

集部第七八冊目次

萬二愚先生遺集六卷

〔明〕萬國欽撰
明萬曆萬尚烈刻本

一

蘧廬稿選十三卷

〔明〕韓上桂撰
明天啓刻本

八一

靜悱集十卷附錄一卷

〔明〕吳之甲撰
清乾隆四年吳重康刻本

一六七

青萊閣二集十卷

〔明〕方應祥撰
明天啓四年易道遷等刻本

三六七

陳學士先生初集三十六卷（一）

〔明〕陳懿典撰
明萬曆四十八年曹憲來刻本

五七三

萬二愚先生遺集六卷

〔明〕萬國欽撰

明萬曆萬尚烈刻本

吉林省圖書館藏

萬二愚先生遺集

柱史第藏板

萬二愚先生遺集序



世之所謂不朽盛事者三而言
居一焉言者文也所以言不徒
文也抱德流勲非言不載故曰
文以行遠而文之所重可知已
以宣衷通理或叙事極諫宵心
而出可猷可謨勒為不刊誰能
湮之若第抽章繪句云者顧所
謂不朽安在哉吾鄉

二愚萬先生天挺人豪自少負
時名制義家得其片言稟若功
令及癸未成進士出宰新安以

德化俗新安人尸之祝之

天子召入中臺居柱下未踰年彈劾
不避如論荒政論太宰及貳卿
救言官糾董宗伯停其存問擊
中涓而寘之法皆關

朝廷大體邊防要機直言勁氣時

遺集序

蓋人、為公危公且以榮辱置
度外生死為旦莫不為沮也表
山喬嶽不佞茂私心仰止舊矣
適者

令姪恒麓君共事昭武合先生
遺集若干首鏤之以示不佞皆

臺中及謫居時稿也盥手讀之
大都先生之文發自正氣無論
封事即凡序記之屬皆因事宜
書有規無諛其詩抒自胸臆往
往有佳致古人所謂君子之文
若先生是已觀先生遺文可以

遺集序

三

見先生心事即不盡行于時而
先生之可行者故在也然先生
當庚寅九月朔日之疏發而拋
棄名位矣豈直遺名位且遺此
七尺身矣尚復遺集之計乎哉
所遺非先生意中物而不遺先

之所遺則恒麓君之克世其家
者也蓋君之性學公誠正大如
先生故知先生所為真不朽者
有在不佞亦深嘉萬氏世有聞
人不辭序一言以寓典刑之意
云

遺集序

四

萬曆己酉陽月吉旦福建邵武
府推官通家眷晚生楊春茂頓
首拜書

萬二愚先生遺集目錄

卷之一

奏疏

奏大臣互黨誤國欺君致遺虜患懇乞

聖明亟賜罷斥決意征勦以保治安疏

公舉錯以服人心疏

乞薄

聖澤以安民生疏

惡宦久干清議乞慎典禮以杜冒濫以息民

遺集

目錄

乙

殃疏

橫閹不法乞賜明正典刑以彰國憲疏

卷之二

記

范希暘公祖遺愛祠碑記

陳守戎去思碑記

入都記事

朝房記事

議錫免封事記

公孫錫封事記

議存問封事記

罪閹宦封事記

開和議封事記

邊議十辯

出都記事

記元日召對

記臺中事

劍州社學義倉記

遺集

目錄

二

劍州題名記

劍州右丞題名記

脩重陽亭記

劍州忠義祠堂碑記

卷之三

序

劍州諭民約序

重脩劍州志書序

重脩劍州志書後序

代郡守楊公作

送童醇菴師正榮遷烏撒衛教授序

又贈童醇菴遷烏撒衛教授序代郡守楊公作

送林廷贊出守惠州序

壽嫂氏閔太孺人八十序

送張可菴父母考績序

賀李洞南年丈考績序

送時湖亭學博致政歸吳序

贈丁右武年丈理漳州序

瑞金蓮塘朱氏宗譜序

遺集

目錄

三

卷之四

狀

大母行畧

先府君行畧

亡妻江孺人行畧

姪女會貞行狀

姪婦嚴氏行狀

卷之五

雜著

書二烈遺事

永哀錄題辭

讀熊孝子傳

卷之六

詩

五言古

七言古

中秋後五日涼飈薦發朱汝虞明府惠衣二

襲以詩代謝

遺集

目錄

四

夜夢丁右武年丈劇談因詠以記時事

飛來峯寺

贈仁邑文學梅閣子二首

贈隱士

五言律

以言事謫劍出京別諸友

宿永靈寺

同盛若華年丈夜坐二首

別吉州陳爲霖二首

贈姚洞陽二首

贈外郎轉考

別陳惟直二首

淮安同蔡儒施全上人泛西湖步金牛墩二首

贈翠巖上人

浮玉別香林上人

浮玉新秋

贈畫士少川熊子

贈太平菴天峯上人

遺集

目錄

五

十八灘貳首

舟中遇雨

宿太平山二首

見燕

郭望

野望

曉望

晚

五言絕

逢僊徑二首

望月坪二首

蟠苑塢二首

卧龍泉二首

馭風臺二首

湧金屏二首

起雷壑二首

招雲洞二首

浸星池二首

出天峯二首

七言律

遺集

目錄

六

登劍閣

入劍門

登重陽亭

四川考試中秋夕作

贈王相士

寓招隱庵

五月五日病寓招隱庵

高郵道中

淮安失水

憶丁右武年丈

謁岳武穆廟和二泉先生韻

謁伍子胥廟和前韻二首

過富春臺

登吳山一首

贈藥賈人同舟西歸

贈劍邑文學熊慕溪同舟歸

登金山三首

贈金山秋亭上人

遺集

目錄

七

十月二日往顧吊紫翁劉老師太師母

宿峽江

舟泊泰和

宿惶恐灘

登江樓

七夕朱汝虞明府觀兵海上有詩見懷依韻

奉贈

遊金山寺

母氏花園

七言絕

題梅贈侄思文上春宮

贈侄思文之任建昌

失水口號

過金扁担

過玉山是日立春

過泰和見二漁舟繫纜乘風而上

遊通天岩三首

遺集

目錄

八

目錄畢

內臺奏疏目錄

奏大臣互黨誤 國欺君致遺虜患懇乞

聖明亟賜罷斥決意征勦以保治安事

公舉錯以服人心疏

乞薄

聖澤以安民生疏

惡宦久干清議乞慎典禮以杜冒濫以息民

殃疏

橫關不法乞賜明正典刑以彰 國憲疏

奏疏目錄

邊議十辯

入都記事

朝房記事

議蠲免封事記

公舉錯封事記

議存問封事記

罪橫關封事記

關和議封事記

出都記事

記元日召對

記臺中事

奏疏目錄

萬二愚先生遺集卷之一

姪尚烈校刻

奏疏

山西道監察御史萬國欽奏爲大臣互黨誤

國欺君致遺虜患懇乞

聖明亟賜罷斥決意征勦以保治安疏

臣近接邸報屢見總督梅友松撫臣趙可懷巡按崔景榮張天德等所奏邊事旦夕憂惶措躬無地蓋漆室之女尚知憂國重義之士一飯不

遺集

卷一

乙

忘況臣蒙

聖恩拔置西臺即捐頂踵無以言報謹昧死以聞惟陛下裁察竊惟曩時俺酋悔禍內附邀我市賞臣是時懼以爲有宋金繒之漸也而當事諸臣石王若侯東萊等唯諾恐後自擔箇建寺請額意圖住牧臣是時懼以爲有宋金人淪盟之漸也而當事諸臣若卞光先等唯諾恐後此豈智不足

哉蓋全軀保妻子之念重而不能爲

國遠謀徒旦夕幸免取效目前故釀禍至今不可收拾耳然猶幸其發之蚤也昔晁錯策七國曰削固反不削亦反削則變疾而禍小不削則變遲而禍大今黠虜之勢何以異此乃縱寇養禍不爲征勦之計果何以故也昔有宋當金八橫恣之時張韓劉岳戮力勤王收復中原猶之瓦掌而秦檜力主和議竟貽宋室亡徵負罪千古至今忠憤之士猶欲寢其皮而食其肉不意

奉祝

二

明明天朝復有如檜者得廁其間以重罹宋禍耶

夫大學士申時行所謂股肱之臣也受

皇上之厚顧不爲不厚受

皇上之付托不爲不重日西事嚴急正

主憂臣辱之時必期滅此而後朝食以慰

皇上西顧之懷可也至前月召對時

上問虜酋侵犯則委之爲檜番無意內犯不知臨警

二府果番地乎抑漠地乎及

皇上折之以番人也是朕之赤子番人地方都是

祖宗開拓的封疆其奸難掩矣

上切責督撫則委之爲武臣之信地文臣無與不知

我

朝經畧西事如劉天和余子俊等果文臣乎抑武

臣乎及

皇上折之以古時文臣如杜預諸葛亮都能將兵立

功其奸難掩矣

一選選謀勇將才曾經戰陣者則委之爲少有不知

遼左廣南何歲不戰果尚有乎抑盡無乎及

奏疏

皇上折之以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其奸難掩矣

上稱款貢乃

皇考聖斷則乘機逢迎欲入和說輒對通貢二十年

保全生靈何止百萬不知去歲西寧之敗肅州

之擄果保全乎抑未保全乎及

皇上折之以款貢不可久恃若專務媚虜使心驕意

大豈有厭足之時其奸難掩矣是

皇上之意在戰公論亦在戰而時行之意獨不在於

戰

皇上之意在絕和公論亦在絕和而時行之意獨不

在於絕和彼非不知和之爲害戰之不可已自

款貢以來巧媚之縉紳庸駑之介胄皆以邊方

爲捷徑既無戰爭之險又有異數之恩陞轉賞

資倍於內地日浚甲士之衣糧以媚時行歲十

數萬計無事則爲之援引有事則代其蔽護試

舉臣之所知者如王國勲送銀三千兩轉大同

總兵董一元送銀五千兩又轉大同總兵米萬

春激變軍事送銀三千兩又調通判林鶴白衣

奏疏

納級送銀五千兩又代其造宅則升坐營羅秀

一富室也送銀萬兩則擢錦衣美秩張鳳來亦

富室也送銀萬兩則授爲門客包領工部錢糧

史繼書受張懋修之寄頓事情發露則送大宅

一所至今居寓許守謙轉陞兵部則送銀三千

兩後則吳時來相囑其索書者與家人嚷打於

石駟馬街至如太僕寺寺丞吳之相其內親也

則連屋而居交通賄賂吏部假官假印事發送

銀五千兩與之怪罪後說事者分錢不平其婦

人伸冤朝房時行報顏令之去邊臣邊將多與
吳之相往來宋九其家人也則出入禁地日伺
皇上起居傳言外庭以章

皇上之過而都城內外皆是爰宮娼優群列終日酣
歌肆然無忌邊臣邊將多出宋九之門若李迎
恩送銀牌千兩謀陞掛印則旬日內也鄧子龍
送銀三千兩謀軍功賞則旬月內也數十年來
與邊方皆援交視邊方皆外府使和議不成則
怯者退勇者進敗者罰勝者賞功罪較然何從

去矣

四

獲厚賂又何從酬厚賂乎語曰文臣不愛錢武
臣不怕死何憂天下不太平以為武臣之怕
死由文臣之愛錢致之也夫以時行欺吳

國家受害已不淺矣而又呼朋引類盤據中外兵
部尚書王一鶚亦時行之私人也虜酋入犯已
經數月未見何處請兵何處請餉惟覆瓿極積
悔友松反覆用祥長慮却顧事勢至此謂之長
慮可乎謂之却顧可乎又曰納款原非和議主
款原非失策彼諱言和而言款夫和安可諱乎

主款者至殘城堡入內地矣而謂之非失策可
乎且張之洞之險鄙狼藉孰不知之然與一鶚
為姻親為總督茲何時也而復為私情計乎
若非時行為之主張必不敢朋奸至此也總督
梅友松亦時行之故知也虜酋入犯傷殘已極
未見作何堵截作何驅逐乃前疏稱虜王叩頭
謝

恩西去矣及至圍臨兆至圍鞏昌果謝

恩西去乎後疏盛稱戰功矣其景古城之全軍盡覆

奏疏

五

則戰功安在乎且虜酋入犯西鎮而又以東虜
貢市為解此何時也而復為此推托計乎若非
時行為之主張亦不敢朋奸至此也撫臣李廷
儀延賊入關未聞一報至今代為悔罪之說稱
其僥倖受罰大而牛馬微而布帕估銀共二千
七百兩夫虜酋之衆大舉人寇殺殲將領數員
軍民萬餘生畜財物不計其數而僅以小物為
罰復欲照舊市賞彼刀劍未寒我金帛隨益如
國法何如神人共憤何廷儀之心死矣罪通於天

矣若非時行爲之內主安敢爲此言乎

陛下謂將才用之不善雖關張無能爲以時行在事安所得關張也

陛下謂督撫受

朝廷委託平日所幹何事以時行平日貪玩安望督撫之得人也

陛下念邊備廢弛軍伍錢糧缺乏以時行弁髦

國事安望軍伍錢糧之充實也再據督撫疏稱得聞部科臣指授方畧不知是何謀策是何方畧若

奏疏

六

有所授是閣部科臣之悞

陛下也如無所授是督撫之欺

陛下也閣部科臣之言彼將無以自解矣再據時行

對稱堅壁清野爲萬全之策不知壁能堅否野

能清否劉永福全軍覆沒是衝壁而入也臨肇

搶掠一空是無人盈野也堅壁清野之言彼將

何以自解矣夫宰相者受機密之重寄操軍國

之大權即將才兵食贊畫當先一至有惡動曰

無將無兵無食壁之臨渴而掘泉渴未易解矣

已病而求艾病未易療矣其十餘年處心積慮果用之何所乎是時行者無一事不欺君而於邊事尤欺之甚無一事不悞

國而於邊事尤悞之至所宜亟罷者也抑臣尤有獻焉昔吳請成於越勾踐欲許之范蠡不可而竟以滅吳成霸楚求和於漢高帝欲許之張良不可而竟以滅楚稱帝今督撫圖爲苟且之計皆以獻罪爲請適中科臣侯先春之言夫獻亮悔罪誠否尚不可知縱實有之當如范蠡張良

奏疏

七

之言不與此賊俱生也豈可計出越漢下耶臣

又觀諸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

出蓋先是董份存問之請時行既以風旨令諸

臣而虜酋聽命之辜時行復以和議阻

陛下是禮樂征伐之權不出自

朝廷而出自時行矣彼款款戒無將無將者人臣之

大惡而王法所不赦也時行縱不爲

國謀獨不爲身謀乎保

國保身無一而可矣伏乞

皇上無忘卽新之志無懷處堂之安特簡不二心之

臣熊罷之士朝夕計議決意征勦以振

國威以保境土則

宗社幸甚生民幸甚

天
六
疏

八

五十二

公舉錯以服人心疏

臣竊惟

帝王之治莫大於舉錯二端即唐虞之時號稱至治而其先務不過舉十六相罪四凶而已曩令共工驩兜與諸賢並立於朝禹益皋夔與諸凶並逐于野雖堯舜不治何也用非其人不惟不足以示勸而朝政濁亂國是紛淆禍由茲長矣錯非其人不惟不足以示懲而善類喪氣豪傑解體治由茲替矣昔孟子論進賢必徵之國人於

奏疏

九

左右諸大夫之言弗信也退不肖必徵之國人于左右諸大夫之言弗信也其慎如此臣竊見近日二三舉錯有不協衆心者敢披瀝上陳惟皇上試垂聽焉唐鶴徵先年以行檢卑污考察降調此朝紳所不耻也乃頻首權貴得轉尚寶已逾分矣即能淬勵自新需之歲月亦未爲晚常少之升何德望而可以當此乎又而李楨起廢多年久應敘擢然必待鶴徵旣升而後推焉是賢者反因不賢者而藉其榮也其何以示勸然猶

奏疏

未甚也及陳與郊驟躡縱曰原酌年勞力但前此與郊自疏曰巍每相見極口同心此晉天下之所共見何怪紛紛然以私相議耶是用之者未當也張一元先年以治行卓茂取補銓部此朝紳之所共仰也偶點檢未及誤升臺官非大過矣即將創其將來罰俸數月已足示戒一麾而出何罪愆而可以罹此乎至如陳應芳清慎多年職掌無悞然亦隨一元蔓延而併逐焉是無過者又因有過者而及其波也其何以示懲

十

然猶未甚也及王麟趾輒斥縱曰疏語狂肆乖謬但前此楊巍宣言曰王麟趾吾不認其爲山東人此十三道之所面聞何怪紛紛然以難相議耶是錯之者未當也伏乞

皇上慎重名器用一人必不得已而始用凡小九卿員缺仍令六部會推而後免冒濫之議愛惜人才去一人必不得已而始去凡諸臣一二小過併賜優容而後無遺佚之嘆如是則君子進而小人退政務舉而至治成雖比美于唐虞無難

矣惟

陛下裁察

疏

十一

乞漙

聖澤以安民生疏

臣竊惟江南直隸浙江江西湖廣皆

國家財賦重地今歲疫癘通行民死幾半加之赤地千里野無青草啼餓僵滿於道路撫臣按

臣具疏奏

聞漕直二處蒙發帑金折本色遣科臣分置賑貸聞

澤交流歡聲雷動黃童白叟願湏臾以死以承

恩德莫不舉手加額欣欣相慶矣但江西湖廣其若

奏疏

十三

無異於浙直也乃竟遺

詔旨之外寧免向隅之悲耶發帑之舉或不敢望矣

即今科臣楊文舉具疏題

請停蠲復蒙

聖恩批發該部議覆夫江西湖廣既不蒙發帑之惠

而停蠲之典倘又不獲併及是同一

朝廷版圖同一

朝廷赤子同一疫癘旱荒而一飽一饑一蠲一徵非

所以漙

聖澤而擴同仁也伏乞

皇上勅下該部併議停蠲則枵腹者有更生之路望而待哺者無不均之嘆矣且江西湖廣二省連年水旱邑里蕭條縱值稔歲催徵尚難若以朝不謀夕之時而為錢糧之計即嚴刑酷法惟忍饑受痛待斃而已何益於催徵之數耶論語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倘不及先期安集計迫無聊致稱戈搶攘如劉虞二賊藉口濟貧雖勦撫有道亦非

奏疏

十三

奏

國家和平之福况軍興諸費不可逆料者乎臣目

擊時艱不勝激切惟

陛下留意焉

稟官久干清議乞慎

典禮以杜冒濫以息民殃疏

臣於本月初八日接得朝報見浙江巡按蔡系周一本爲考禮經遵會典請脩養老之政爲原任尚書董份請存問也臣不勝駭愕之甚夫養老之政古人誠重之矣三老五更事於太學而天子親爲之冕而總干袒而割牲執漿而饋執爵而酌此非爲其期願耄耄年之多歷也非爲其龐眉隆肩狀之豐厚也非爲其位高祿重勢之尊

奏疏

十四

榮也蓋三老者所以參三才而五更者所以備五常在王國則爲帝師在天下則爲人望故事二者不爲屈受之者不爲僭其餘以年稱者不過詔有司賜之票帛已耳天子未嘗親有加焉誠慎之也彼董份者視三老五更果其人耶當嚴肅用事時曲意阿承結爲心腹不數歲而典秩宗卑踞于塘狐附于城處非其所矣且日夕與嚴世蕃陸炳董傳奕飲酒歌舞滿前甘受嘖侮恬不爲怪官常掃地是謂有燕恥耶吳鵬任

奏疏

五

冢宰其女已許聘于張文學賄托世蕃爲媒扼其吭而奪之張文學含羞抱忿死矣抑比弄兒楊秀何故而斃於杖焉豈不冤哉頃被論奪官縱肆益甚田連三郡供張過於王侯甲第上干青雲隱隱若阿房宮也特未戴黃屋耳每出則畫船樓櫓動以百計從者數千人沈自邠父子常從大夫之後未遑趨避而秉甲之士奮呼群起幾不獲生還焉珠玉金寶之藏何啻萬萬即內帑不能與之比埒輿臺厮隸多爲納級指揮三考員役近年以來紛紛側名膠庠矣爪牙日盛羽翼日衆寔繁有徒也田地相連者竟占而有之價值十不得一怨聲嗷嗷曾經御史尚鵬訪察長惡不悛終能如彼何哉日且內憑子孫之貴顯外倚姻婭之寵靈莅其土者承順而不敢問震于鄰者忍怒而不敢言即治以漢法如郭解劇孟之誅誠不爲過如此典一加是虎而翼猴而冠必益兼人田地益奪人妻女耽耽逐逐長此安窮無已又將爲祭葬張本矣無已又

將爲廢謚張本矣縱百歲垢爾甚耳寧不羞

朝廷辱士大夫耶且其衣冠已被猶然罪人也今日

之存問果存問尚書乎抑存問罪人乎進盜賊

於虞矣躋曹瞞於衛武臣不知其可也况賞僭

則福及淫人刑濫則罰及善人僭則傷陽濫則

傷陰連年災沴頻仍皆僭濫所致故耳伏乞

陛下慎重典禮吊查昔年恭親王薨

朝公論如果臣言不謬

陛下該部停止存問庶大典彰人不得以私干而

晚

十六

既滿不溢亦未必非董氏之福也

橫闌不法乞賜明正典以彰

國憲疏

臣竊惟自古國家之亂多由宦官始於至微成

於至著防之不可不嚴也常觀弘恭石顯之於

漢程元振魚朝恩之於唐童貫梁師成之於宋

皆恃寵帷幄口含天憲強橫專恣釀成禍階我

太祖高皇帝深鑒前載之

祖訓不過使令灑掃關防出入而已享國日久稍稍

不戢猶有王振劉瑾之徒流毒天下幾不可禁

奏疏

七十

止烟戒不遠乃臣奉差巡視北城近匝餘月而

橫闌之殺人者數矣本月二十二日太監袁進

等毆殺平民臣已具題至二十六日又據張管

告稱伊姪張子貴被太監布朝用勒令雇工以

錢少不從同布二將子貴登時打死隨批兵馬

司相視驗出多傷等情本日又據何氏告稱伊

夫胡大海被太監逼取私債致縊死隨令兵牌

扛擡相驗多傷等情到臣夫都城之地令甲昭

然近侍諸人尤宜遵守顧朝綏一人馬則中閤

也莫殺一人焉又中閹也今日殺一人焉則中
閹也明日殺一人焉又中閹也此其故何哉蓋
其拖金曳玉富貴已隆而收召子弟家奴黨與
爾衆以陰狠之性而助以撥置之奸以用罔之
私而濟以爪牙之勢不至於殺人不止耳且涓
涓不息將成江河綿綿不絕將尋斧柯而江河
已成斧柯已尋茲其時矣不蚤爲節制則履霜
者堅冰之漸若漢唐宋之末路又將復起豈不
爲寒心哉伏乞

奏疏

十八

勅下法司將布朝用等提究如律仍戒

諭各監內臣無多畜家奴無多聚子弟無恃勢生
事則彼得以享安靜和平之福而人命不至如
草菅矣

萬二愚先生遺集卷之二

記

侄尚烈校刻

范希賜公祖遺愛祠碑記

范公爲南昌郡五年轉省憲丞期年及其年也諸父老遮道擁檐帷如孺子脫父母之懷依依不能捨相從數百里外旣去則諸父老仰而思俯而涕如孺子之慕父母心懸懸千里外思而不已則相與族而謀肖主置祠尸而祝焉如孺

遺集

卷二

子之奉其父母愀然見顏色於俎豆几席間嗟嗟是遵何德而致此哉方公之初下車也賢勞焦思計旦夕出民湯火夜繼燭而晨戴星文無害抱牘案程督不休居有間神氣盡耗閉閣而卧者連月蓋幾於死勤事者諸昨惶惶號呼禱祠齋宮請以千夫代乃霍然起明歲大侵埒一空盡赤人不飽糠食啖草木百卉根節原垆一空行旅多僵仆道間父子夫婦但鳴相吊執手訣別逃處所公泫然曰吾爲若父母吾不能生若

何以生爲盡力籌計請於台憲監司發官庾儲

胥可支者冠帶坐塵中省視窮瘠佔不盈縮名稱所須墾以內郊以外增灶設粥病則有藥斃則有瘞其川原阻遠不能遺業轉餉者必躬爲稅駕出入蓬藿波濤中廢闕同齊民緩急饑飽勅斷一切侵冒再逾年又饑三逾年又饑公救護我郡人也益加於初無幾微厭怠意所存活數十萬家至如義倉之舉也河禁之弛也圩堤之脩也積幣之掩也城池之濬也津梁之通也

遺集

卷二

種植之興也絲役之省也驛遞之裁也其存心於愛人也若是去之故以坐明職掌而忤兩台其重於官而輕於去官也又若是然則諸昨之祠之也豈不宜哉雖然公之理郡也歉然以爲未足其秉憲歎以爲未盡旣以爲未足爲未盡則計其實又避其名固非有期於此也非有期於此而郡之人尸而祝之何也子思子曰里誠如神所謂如者真如也非似之也昔周公篤棗王室成王神之釐以巨鬯二卣今公以其貫金

石乎豚魚者而御郡之人郡之人亦以其金石之貫豚魚之乎者而上通乎公公之誠不異元聖而郡之人之尊之也亦啻由之意乎誠則聰明正直能自神也且公之精誠以郡之人爲以郡之人爲命而郡之人亦倚公爲身爲命即去郡也何嘗遺郡之人呼吸喘息猶然通焉好樂憂患猶然通焉吾郡之人爲華封之祝當祝無不應此非郡之神之爲乎郡之人爲禦災捍患之禱當禱無不應此非公之神之爲乎故曰誠則一一則天天則神言誠一之驗也吾又見公在任時勤學興禮先教化而後誅罰木鐸以警有衆會講以迪多士宗正以軌家法則茲舉也其神道之教歟有善於此登公之堂見公之象有不忻然悅者否矣有不善於此登公之堂見公之象有不赧然愧者否矣悅則善心生愧則不善心泯總之歸於不可知感不知其所感應不知其所應不可知則謂之神惟神之也是爲德之盛也誠之不可掩如此夫公名涑涑之休寧人

陳守戎去思碑記

昔周宣中興北伐獫狁南伐淮夷當是時吉甫召虎匡襄其間摧險廓清光復文武之舊業奕世載德何其盛也今成平旣久人不知兵聲容曼飾武備漸消北苦虜南苦倭

天子拊髀而思公卿大夫游談而議思得吉甫召虎之臣而不一槩見豈天下無才哉要亦所以求才者不豫也康郎山爲豫章阨塞內瀕鄱湖外接長江群盜出沒其變叵測

高皇帝擒僞漢戰勝攻取之區也歲古虔陳公以武進士高等出守是山甫下車而整部伍布方畧倡勇敢選精銳懲惰警軍士無不人人一當百戰艦風馳呼聲雷動商旅不驚士民安堵豈不稱武夫干城哉公獨謂兵與民一也恤民乃可以養兵今茲山民瘠兵何能獨肥康郎土薄而穫微農不飽糠粃利嗇矣歲苦旱澇公獨以身請代步禱于神惟應乃已病者設醫歿者掩骼不啻守若令之召父杜母也與世之分別人我

秦越兵民者其尤致遠矣然有其本也吉甫爲
憲爲邦而詩人頌文武焉虎稽首而頌天子文
德洽矣公固將家種而明經脩行歷試文武二
科居常緩帶輕裘不離寒素而猶刻意清約有
儒將風焉夫介冑士類推魯少文而難于廉如
絳灌諸人可睹也公介石操行而偕于大道動
遵往昔振武宣猷皆其餘耳不亦比迹召虎吉
甫云乎哉頃才名炳著

天子爲公推轂郎陽行有期康郎士民爲之攀轅肘
遺集

卷二

五

轍留公而不可得乃屬于予監碑以致思焉余
曰公忠勇冠世終當勒功燕然標勲銅樹上追
南虎詩記太常區區康郎間如羊叔子峴山之
石無足爲公重矣顧人情有所感則思感既深
則思亦永思既永則必有所托以傳于不朽故
周人之思召伯也以棠志也宋人之思萊公也
以竹志也語曰愛屋者必及其烏而況于親承
其澤者乎公雖無心于立名而康郎士民其何
能忘情余家濱湖上去康郎二舍藉公寵靈得

以安堵謹述公德政與父老同致思焉

遺集

卷二

入都記事

萬曆十七年六月念四日行取報至余七月初一日解邑事辭上官北行八月念七日駐都城之外華嚴庵時同取者先後皆至適太宰院長被論不出吏長科陳君與郊納賂張甚政府家人宋九同惡相濟公論雖明賢否蔽亂有一密友謂余曰君知時事乎余曰知之友曰知之宜早畧余曰榮辱命耳儘饒他智力不能勝命余之授官余知之矣友曰何謂余曰余平生休咎

多疏

多以夢占如夢不爽則爲夢史前月至姑蘇適一晚夢人贈一旂帳摺成一方其闊狹如綉補等視之有一黃鹿綉其上及覺則自解曰鹿者得祿義也且獸類其形似豸此必爲御史無疑矣即不然吾守吾玄不失吾故步惟其所命焉此友每寓東則稱余爲草玄生外事畧不聞也直至十月廿三日始選考是日余交考最先未啓門鑰候坐于廊房少頃帶川段年兄冷年兄蘿陽程年兄相續至有餽以飯者坐閒相計議

謂今年江右取十餘人不識入選幾何余曰必不敢多望多則三人少則二人未幾報段年兄南部冷年兄同知程蘿陽南部余未報程年兄謂必誤傳也即當事者抑江西當不至此余曰此信當不妄傳好者未必然傳歹者多是也次日見報果然余選御史矣自是紛紛議當事者抑江西甚且議諸公多以倖途惟指余爲公道御史也始信事皆前定竟所夢人之以倖進者亦多用此機關耳

委疏

朝房記事

己丑中冬文選副郎南星趙君以職掌四弊疏上其所摘多政府私人其最重者臺長吳君時平副臺詹君仰庇命未下時新選吏部春開李君以出位參趙未幾戶部主政姜君士昌以條陳疏上其所摘亦多政府私人其最重者則翰林黃君洪憲二疏

命既下李君復并趙姜二君以出位參然李君疏於文而前後二疏手筆大異蓋皆吏長科陳君與

奏議

郊所使後疏寔出其手也時戶長科王君繼先戶科萬君自約史君孟麟疏連上語侵李君矣未幾則比部主政吳君正志竟參陳與李矣疏語剴切顧陳爲相府太倉王君所厚睚門生甚患吳授旨於臺臣將甘心焉吳疏下

上旨切責甚究主使者厥明長道者赫君瀛黃君鍾董君子行林君祖述各草疏會參吳主政集十三道於朝房幾七十餘人時赫君掌道事知余意不協盛氣相加余前而問故瀛曰今日之會

參爲衙門體面也問爲何體面瀛曰吳主政疏謂林道長保留大臣此公舉耳余答以保留者自保留不保留者自不保留余不敢附名瀛曰渠謂林道長上言大臣德政余答以上言者自上言不上言者自不上言余亦不敢附名瀛曰林道長之疏爲院長也建白公疏諸公皆與名余答以原未盡知不知所題何事瀛曰舊例不盡知余答以舊例既不盡知則今日何用盡知瀛曰汝既不與名吾當自上之余答以此疏一

奏疏

上恐有議論瀛曰非大奸大惡有何議論余答以戴豸冠穿豸服今日保留大臣明日傾陷言官非大奸惡乎時同鄉周懷魯年兄見余語意峻抗從中緩頰謂再可商量且緩而之辨折移日自朝至晷矣赫董諸君亦自折謂今日且暮疏亦無及俟以異日時政府院長遣人伺于門外不時傳報知余意抗壯懼後來者吳主政得免杖從薄譴矣八故事掌道者有所舉十三道唯唯聽命不暇余爲首難衆相顧駭愕

議蠲免封事記

江南浙直江西湖廣連年饑荒已丑旱更甚疫
癘通行民死者相望於道時長洲秉政三相公
皆吳人省臣請發內帑爲吳浙請
命得

昔余同彭君國光復以江西湖廣請僅得存留稍減
萬之一民實未沾也余方行取抵京候

命於郊關外心耿耿焉及入西臺隨以蠲賑疏

上詰旦謁大司農問可否大司農將許可大司農

奏疏

枉顧許以蠲疏覆乃遲留數日竟食前所事或
者政府皆吳人司農必承風旨吳以外病癘不
關也嗟乎豫章士夫拙於宦海內稱駭民亦受
士夫之駭病耶可爲於邑

公舉錯封事記

元旦召對後輔臣恃寵作威福降墨勅禁言事
者時宰執私人相繼躡陛疏
上不辯是非可否輒斥去蓋挾

勅諭以令天下也此皆輔臣與太宰計耳余以公舉
錯服人心疏

上明指其未當者侵諸公甚人爲余危之余以榮
辱數耳生死寄耳

言小得姑且不究聲言都城雖不用余言然奸諛喪

公疏

膽矣

議存問封事記

原任禮部尚書董君份爲政府申公親家且世宗時典壬戌試事申公與次相王公錫爵皆出其門年八十矣本省撫按以存問疏請蓋申與王之風旨也疏

上京師多煩言然莫敢發其事者余嘗讀書吳越中得庶其不法狀援筆草疏頃刻而成疏語謂外藉姻婭之寵靈及賞罰僭濫皆侵政府疏

上故事內閣送揭帖復見朝房政府曰董公昔日

奏疏

三

立朝固未善然居家却好余應而不答見許公許公曰董公固難存問然公疏峻切不能當求榮反辱矣疏下禮部議竟停止吳越人士且謂余造福于東南也

罪橫閹封事記

京都惟中閹多不法暴戾殺人類畏之莫敢問也示差部皆北城其間盡爲大閹甲第而其不法事最著一日乾清宮內侍毆殺平民余以故率題知疏請得

惟令司禮究問而已渠固有中立也再二三則神官監御馬監二閹各毆人致死余甚忿之乃草疏上語峻烈時掌書記者前稟余故事惟題知

奏疏

四

中貴但前疏題知者止令司禮監究問而已都之內殺人而不抵之罪以中貴爲憚馬用御史司禮哉疏上諸閹下法司竟抵罪諸中貴人領余然余無可指摘即蹤跡余甚密無奈余何矣

關和議封事記

萬曆十八年五六月間虜犯臨鞏之間勢甚猖
京師大恐顧廿年以來主和議政府及本兵大
臣皆苟且了事不過增金帛以退虜而已然每
年市賞虜酋以貳百萬養邊軍以一百五十萬
其養邊軍者大率三分之一以媚虜一以媚當
塗一以入私囊邊軍無毫有也邊報連至督撫
梅君友松趙君可懷多不以實聞惟巡按崔君
景榮奏失事頗詳政府及本兵回護督撫意在

奏疏

十五

和議臺省執奏章數上不甚行雖遣經畧大臣
鄭君洛蓋掩人耳目禁言者耳七月二十六日
上早朝召閣臣議邊事

上明見萬里意在於戰閣臣徒事彌縫欲入和說公
議憤憤諸言未有爲首難發其隱者至八月二
十四日接邸報梅君友松以功罪疏至意圖了
事也二十七日李君廷儀以開市疏至則激衆
怒矣余於二十八日草疏二十九日清稿三十
日覆閱數次且度其言有關於

國家大計不還回久之竊謂余言盡行則

國家有大利余言未必盡行則

國家有大利夫以余一身而博國家之利何所憚
而不爲余意決矣將暮遂覓寫本者及燃燈僕
人賢二問何疏也稟稱主公之名不爲不高矣
主公之威不爲不立矣前此論荒政論太宰及
二卿救言官劾董宗伯停其存問擊中關而置
之法皆與政府及此不可以已乎余曰我豈爲
威名哉爲

遺集

卷

國事計耳力言勸阻漏下三鼓未休余持邸報與
視之謂數萬生靈亦血未乾而今乞和乞盟如
神人共憤何遂以手怕衆大怒曰砍吾頭則已
此疏必上也無阻我寧烈烈而死不泯泯而生
天明爲本徐相者至與視之相曰此疏極好但
利害大余曰余意已決汝直寫無我阻也時九
月初一日午刻進於會極門時闔人憚余甚群
然私問從者曰此疏所言何事從者對曰條陳
邊事耳故事疏上則往內閣投揭臺中候吏問

曰何不投揭余曰揭帖頗繁寫未完出朝房可投疑遂釋蓋泰閣臣則本日不投揭故事自如此不敢輕泄恐害成也次日午刻往內閣投揭少頃政府申公素衣出及廂三相皆出許公遣人招余怒甚曰申公賢相也汝誤聽人言汝過矣汝過矣如我之才力精神大不及申公王公稍福惡申公則何人可以當國閣事煩重汝未之知耳汝所指摘者從何處來也且我輩閣臣如招牌然所待射焉頭牌被射則次者待矣况

題集

聖怒未可知萬一罪申公則傷國體罪言官則我不能救蓋嫌疑之際不容不避况申公爲我相厚同鄉法爲我相知門生教我如何作處且汝此舉爲名節乎爲

國家乎余曰何敢爲名節惟憤憤

國事耳許曰汝爲名節也若爲

國比反悞

國事耳今一疏而泰政府及本兵及邊臣政府本兵決不出矣遲悞軍事非子而何且申公在閣

意主和余亦爭之余謂廟堂主戰邊臣尚未戰况言和乎余意亦與申公未合然申公老成余終不以其言爲非余曰門生爲

國事耳即言未當死生利害聽之

主上惟其所之敢有他辭許相國曰是也即此亦見汝涵養遂別去先是一刺余君中宇謁許相國蓋中宇與相國同鄉而余舊爲中宇之邑令中宇極言於許相國欲其保全言官大槩許相國之言先後相同恐

奏疏

聖怒不測未免廷杖時舊邑民有商於京師者余公具言於邑民邑民張皇不自安禱福於關神購黑羊及諸杖藥因通信於余僕者僕者旦夕戰慄此初二日也余每日尚視城事出入如常至初四日余謂該城吏書檢前院滿差賞格查閱仍照舊批賞諸吏書問故余曰余初一日疏上留中未下今日當下矣疏下重則杖輕則譴耳諸吏書泣數行下謂安得仁明威強如王公者安忍舍王公耶數日間都人士洵洵罷余杖無

奏疏

九

下皆未刻是日

旨未下諸人益爲余危之薄暮得

旨則曰

本當重處姑念言官降一級調外任都人士歡呼曰佛爺舊邑民喜色相告矣

問識不識皆謂余念佛讚曰佛爺佛爺諸吏書

私語語曰我顧主公真御史主公初視城事諸

人以舊院未免房院欲難其新者無可發惟

北城管理九門錢鈔日逐上本例以吏代諸闕

人呵其吏不受謂須親往諸吏書謂婉言解之

主公曰做言官即砍頭即成遣此分內事余何

得婉言每至會極門一揖而退未嘗與之言諸

闕人曰風雨不可避要來主公領之而已亦不

與之言我輩固知其真御史今果然矣故事疏

奏疏

九

邊議十辯

政不肖至愚極陋無所底止獨一念愛

君憂

國戀不忘近北虜叛盟直犯中原此所謂四郊

多壘士夫之耻也忠憤之士孰不願荷戈以先

士卒死而主計者猶然泥和甘貽宋禍蓋不得

不懷杞人之憂而流賈生之涕矣謹條邊議十

辯以抒愚悃惟垂聽而裁擇焉議者曰虜酋入

犯惟和可解耳如欲議戰今邊方能戰之將有

幾能戰之兵有幾餉將安給弓馬器械將安取

是持空譚而備武事也昧于幾矣愚竊以爲不

然夫今年不可戰明年獨可戰乎明年不可戰

以後獨可戰乎天之生才代不乏人姑以近事

論如倭夷一入寇即有李遂胡宗憲劉顯威繼

光等蕩平殲滅使無遺種邊兵不足兩浙兩廣

獨不可調乎關洛燕趙素多驍勇獨不可募乎

兵餉弓馬器械不足太僕馬價獨不可請乎如

曰今歲不可戰明歲又曰不可戰則將飽頭縮

手以待戮而已誠不知其可也議者曰非謂以和終也將藉之以脩戰也今且與虜羈縻我得休力於內備亡羊補牢亦未爲晚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者也愚竊以爲不然自市賞之初至今廿年何嘗不曰藉以脩戰今既一無所恃矣安所藉以脩戰也如曰復踵舊弊則邊事日廢一日終無可脩之期矣譬之儒生臨場時無不踴躍平居閒暇卽勤敏者未免有倦心焉主戰之說是無日不臨場之謂也藉以脩戰之說

是三年一大比之謂也况和議橫于心胸猶可冀其無虞乎將士益偷惰將不可復振矣議者曰主戰則邊費增主和則邊費省與其增也寧省獨不爲國儲計耶愚竊以爲不然夫主戰誠不免增費然所費者以中國之財養中國之軍也彼此貿易流布內地今以二百餘萬賞虜以一百五十萬贖邊軍而每軍月糧七錢內扣三錢市馬其四錢旗甲總領以爲各色支費部酋入內地則各堡取辦供應甚且將領爲奸利焉

邊軍毫無有也日逐部酋虜多人乞賞布不足則乞銀乞帟則二百餘萬之外所以填虜者又不知其幾矣夫天之生財止有此數卽一年二百餘萬十年則二千餘萬也市賞日久則虜酋日富而中國日愈貧不至于匱竭不止山林不足以供野火滄海不足以實漏卮一入虜庭不可復返縱虜人不渝盟亦自斃之術也譬劍肉救飢其不可繼也明矣此于國儲孰省而孰增乎議者曰主戰則士馬損傷主和則生靈保全與其損傷也寧保全獨不爲民命計耶愚竊以爲不然夫主戰誠不免於損傷士馬矣但購和之後我兢兢守約虜數數渝誓戕我墩軍掠我子女何歲不有初年尚聽罰服輸以一二牛馬今獐獍不顧邊民暗自忍痛而已卽責育縛手烏獲弛力是彼爲刀俎我爲魚肉也其將奈之何惟和議既絕則彼得以侵我我亦得以侵彼強弱勝負豈盡在虜人下哉况我有損傷彼亦有損傷倘一被大創又未必不嚙指相戒懼再

犯也此與保全生靈孰得而孰失乎議者曰虛強也我弱也強弱不相較安得而不和也愚竊以爲不然夫虜固強矣而沿邊軍民風氣習尚相近也勦骨射藝相若也惟我以耕種爲生彼以逐獵爲生耳今我無日不息戰則無日不弱倘我無日不戰則無日不練無日不練則無日不強况彼之所謂強者以其能聚而強也吾擺邊則散而弱矣彼之所謂強者以其能攻而強也吾坐守則休而弱矣誠使彼能聚而我亦能

聚彼能攻而我亦能攻倘出奇用間不數日而搗一巢焉又數日而搗一巢焉燒荒也趕馬也使之歲無寧日處無寧居彼安得而獨強哉故李靖出塞而突利空庭允文鼓戰而金師敗北制勝在人惟所用之耳而我未必弱也議者曰邊釁不可開也釁旣開則邊民無安枕之期矣盍若和之便愚竊以爲不然夫蠻夷猾夏雖唐虞之世不能保其必無况後世乎彼胡人凶戾刺害殺伐其常情也非部洛相仇則搶掠內地

耳譬之螻蝻終日而不螫則齧噬草木以致其毒譬之犬然非其主則羣然而嚎之衆相聚則相齧故從古謂之犬羊未有不爲中國害者戰國釁不戰亦釁况虜酋悖叛釁自彼開矣將增金帛以悅之乎抑任其戮辱若屠牛宰豕而不之拒耶故衛霍登壇而呼韓稽顙張湯獲醜而西域寢兵勝筭在我惟欲得其機耳而何妨于開釁也議者曰市賞之許王崇古等所請先帝所允可輕變易乎愚竊以爲不然夫

順服乎况

先帝許其市賞者嘉其順服也今圍鞏昌圍臨洮果世宗朝馬市旋開旋寢令甲禁開者罪至死曩令世宗皇帝猶臨御則崇古等之首懸之葉竿矣又如成祖文皇帝三犁漢庭其威何震而其猷何壯也豈專事撫乎此皆

宗祖故事具在憲典故順服則撫之跳梁則誅之曩令三衛陽順陰逆如今日當有犁庭之舉矣况捨奠已明叛乎此與

原不相悖苟不論其事勢之順逆而槩謂成法不可變易是膠柱而鼓瑟刻舟求劍謬之甚者也議者曰世多以宋自愚之說爲比而不知彼出關奉虜此開關歎虜彼稱兄弟此稱臣妾古今強弱之勢原自不同但得悔罪聽罰服事盟可也愚竊以爲不然夫所謂賞曰者未叛之前尚可言也今既叛矣況已稱臣矣臣而叛君不能加誅然且不可寧復從而賞之乎矧金繒一也奉虜與歎虜兄弟與臣妾皆虛名耳其功主

本疏

二四

計者正藉此以爲口實幸存一虛名也不然寧不爲亡宋之續耶當此時而猶艷虛名釀實禍是畫餅不可以食芻餉不可以守恃之尤者也議者曰邊事重大無務張皇以搖人心惟持鎮定以處之則事可辦愚竊以爲不然夫所謂鎮定者吾事事有備可恃以無恐耳今百無一有猶曰鎮定將空拳以折之乎抑賦詩以退之也萬一虜謀叵測據臨鞏則關中危向伊洛則汴京危窺清源則都城危直搗長驅如履無人之

此則河之事可爲監戒是故空持鎮定之說者非也議者曰虜酋搶掠固常態耳自古及今要亦不能免者惟置之度外治以不治可也此何足以較曲直也愚竊以爲不然蓋未議市賞則搶掠可常不較可也既議市賞則搶掠不可常不較不可也不搶掠則市賞可行也既搶掠則市賞不可行也若朝而歎塞幕而斬關是搶掠之外又加一市賞藉兵於寇而齎糧於盜一庸人能辯之曾謂工於謀國者而乃若是乎況今

奏疏

三十五

住牧捏工莽刺二川侵奪我土地竊據我封疆不止搶掠而已是故謂搶掠不足與較者尤非也凡此十者固上之所以定計持議而下之所以聚論游談上守之以爲至謀下非之以爲禍本居今之世舍綏和決戰無可爲矣愚又詳考前臣市賞初議止謂弭患目前遠不過數歲若以其弭患於目前遠不過數歲之謨以其慮患於數歲者而樹萬年之策使前臣復起必不爲此而何泥之甚耶語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夫

和議之利害前事已可見矣然而不師者是忘
前事也又曰寧爲鷄口無爲牛後縱人且猶慮
之懷社稷之憂者慎勿聽諸人誤爲牛後而爲
蘇秦所笑哉

出師記事

初四日薄暮得

旨幸從降謫是日已晚不及投朝車初五日鴻臚寺
報名初六日謝

恩初七日聞吏部將上除目未敢竟辭朝至初八日
有一同年遺書云初欲補蘄州填註一缺主爵
長者不可謂

欽降者類多填註余回書云某耿耿初心原無生望
奏疏

倘出意外得遠戍邊疆當荷戈以先士卒死即
委骨沙場無望累馬革而還也今蒙

主恩浩蕩得從薄謫東西南北惟命之從先儒有云
京師塞病三日不汗死矣詎謂萬里之外能死
人哉遂補蜀之劍州初九日上除目初十日票
擬十一日命下十二日謝

恩及辭部十四日辭

朝及辭部十五日辭堂故事臺臣言事降謫者仍以
御史禮辭堂三廳及十三道諸道長送於儀門

外東階大門內及簷一躬及門一躬其禮與
升京者等誠重之也合京六部大堂及九卿衙
門大小百官俱下顧即文學之士武弁之流皆
願見顏色馬余駢不答拜懼人議余爲要名爲
計後且懼賣禍人已也余以直誠處友諸友皆
能諒余將行時多携盒相酌自暮達旦十六日
出都門矣北城官吏及諸役追而送之途至垂
涕馬

奏疏

百四

記元日 白對

是日

上免朝賀余晨起謁同鄉二三長者忽見中使數人
馳馬長安道中問之則奉

旨宣內閣及三法司也閣臣法司入朝良久始出百
官謬問故時閣臣先至闕下宣入毓德宮法
司得命于闕下未入蓋先是除夕

上大飲至醉鞅鞅于常侍張鯨醉中傳

旨欲逮詔之及睡覺則忘矣顧閣臣至難于爲詞遂

奏疏

檢雜評事于仁疏起端也自目前雜評事以酒
色財氣四箴併疏入

上怒甚然一一中肯歷上忍之未發是日對閣臣遂
事言之疏中謂

上寵鄭貴妃意欲易太子

上自謂此固貴妃宮也因其勤勞故常在侍耳又引

太子見閣臣稱

皇上之福

上則曰此祖宗之福也閣臣請出閣讀書

上謂年幼且遲之隨謂閣臣曰張鯨近來少檢先生
爲朕數諾他一時行引領語曰臣之事君猶子
之事父子不可以不孝臣不可以不忠

上命鯨叩頭謝閣臣時閣臣復請東宮

上意竟未回矣時國是淆亂政府獨樹私人太宰磨
稜部省諸臣連章屢牒閣臣欲禁諸言事者遂
以此言于

上

上曰朕爲朕心輔臣爲股肱心非股肱無以自運卿

奏疏

富任怨任勞數日後降墨勅禁言者矣顧事權
日歸政府舉錯悖謬士大夫相見者無不扼腕
長歎

記臺中事

庚寅春正月同臺錢君一本參祝君大舟朝士
紛紛以薄錢君未敢明言其非者蓋先是錢君
爲廬陵令祝君爲江右直指有人持錢君陰事
以告祝君頗蹤跡之錢君亦忿忿隨祝君以外
艱去致禮于鄉先生稍過厚亦援是无私囊焉
錢君亦蹤跡之行取入臺中首以此論同臺諸
兄弟與予論可否余曰祝君與錢君上下相臨
數月矣夫刻木爲神焚香而事之一旦析以爲

奏疏

薪猶且不忍而況其親相臨上官乎即祝君不
檢自當敗露能如公論何在他人則可在錢君
則未可所謂言一也出于母之口則爲賢出于
婦之口則爲妬惟所處異耳諸君槩以余言爲
然先是同入臺時錢君倡言斂分金刻同臺盞
簪錄以義起也至是余乃言曰錢祝兩君固同
臺特先後耳且舊爲屬官今以同臺參同臺非
義也以屬官參上官尤非義也盞簪之義是不
可以已乎諸君盡然予言余曰分金已斂矣可

各持一帖索而歸之遂於署中會帖索歸分金
遂不刺錄間有言者曰錢君此舉難當矣無乃
已甚乎余曰錢君固難而祝君關三木受笞杖
謫邊戍果易當乎言者唯唯

卷三

創郡社學義倉記

古者守令之官稱曰父母曰師帥矣城中而大
惟君與親而守若令兼而有之其職豈不重哉
顧二者廢一則人而夷行俱廢則人而獸食溺
其職矣創以來社學義倉廢闕莫考州守渭亭
楊公覈空地立社學三其一在文昌宮之前其
一在武侯廟之左其一在玄帝壇之北立教讀
其間爲童子師義倉在文昌宮之左逐年積稻
四百有奇夫此二者皆先賢之良法也顧行之

卷三

卷三

有效不效者何哉余嘗得其故矣爲守令者而
身兼之其勢不能一難也委之人而未必得人
二難也況夫吏茲土者新故之遞更也廉墨勤
怠之異品也典守者存亡之相代也誠狡勤怠
之異途也三難也創之社學師生絃誦不輟義
倉物力充牣可謂有成效矣而可忘所自耶語
有治人無治法歷數十年而法舉者治人之功
不可泯也繼乎此者無忘創者之心而曰吾如
其人焉則年彌久法彌善矣不然徒法耳何益之有

劍守題名記

連然楊公爲郡屬志於予既成則豎碑題名後
屬之記記曰自秦皇罷侯置守而循良之吏獨
漢稱烈焉潁川渤海至今爛然吏冊此其故何
也當其時爲吏者長子孫猶不失先王封建之
意此豈惟其名之情而家與官俱矣彼不自愛
者非夫也後世數更數易視官府如傳舍其賢
者政未成而輟遷不賢者與旦暮去謂宦日少
名且湮也又何暇顧惜爲身後計耶頃

通鑑

穆皇帝加意元元與天下更始定久任之法一時吏

治蒸蒸奉法循理者徧郡國與漢循良比隆論
德矣劍在方輿西南控蜀北門世亂則爲要阨
世治則爲輿區嵒嵒不遠舟車無冠蓋車騎
之煩無紆麗偵貝之集無繁華艷冶之俗無吏
僚騷擾之雜無大奸巨猾之踞爲吏於茲者守
易持才易見法易行惠易施也土瘠而民貧事
簡而訟希正已率屬而其屬易與也漢以前莫
可考唐蔣脩以來代有其人顧人情實警於其

通鑑

卷二

三六

所難而忽于其易警其所難則難者易忽其所
易則易者難請以蜀喻入蜀者必祝其轅誠慎
之也以故鮮有覆敗吾無以難易二心而平正
坦夷者恒比之爲蜀道之難斯身受其榮而名
同其永矣第名固人心所好亦造化所忌也不
可盜也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惟其實耳苟
其無以表見而惟名之存木石且羞之何足貴
也余忝州司馬有贊政之責重以楊公之委故
次第其語以告州之爲長吏者

劍州右丞題名記

劍隸蜀當山谷隩區俗尚樸茂訟獄簡少蓋在
裁省之列爲州二者獨右丞焉丞所司者獨督
儲一事耳計州稅一千二百有奇其地但宜菽
麥不通舟車難以貿折色幸有蚕叢利資遠商
歲三鵜輸將畢矣即拙于催科者能之職易稱
也余從臺御史言事謫二茲州考古今題名填
置已溢有深慮焉此非如羊叔子所慨爲其漕
減無傳而彰往詔來勸懲攸賴義至重哉夫丞

遺集

卷二

三二

或三四年或一二年而遷而名則與茲州不朽
問其名而得其人之善也非特州民愛之吾亦
愛之矣問其名而得其人之不善也非特州民
惡之吾亦惡之矣顧聞之道路之口鄉校之議
善者固有而不善者常多其故何也余每見寓
內卑官敢職其人則或貢或胄子也或掾史也
以爲資格止是耳營身肥家止矣潔廉自好無
益也嗟乎何其弗思耶彼出身雖以貢以胄子
以掾史固

朝廷命吏也頂冠束帶擔爵食祿居官則稱爲父母

居鄉則稱爲官人受職任事善始善終德在身
前譽在身後豈不至榮矧上焉者越資而擢次
焉者循資而轉國家何相負焉不然而墮名檢
玷官箴輕則被黜重則被罪州之人議曰某之
人猛如虎貪如狼爲民害者也里之人議曰某
之人削籍褫冠帶同類羞與齒者也縱苞苴滿
車身有遺辱竟何利之有焉孰得孰失亦彰明
較著矣然則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二茲州

遺集

卷二

三二

者將舍利就名令人愛而享其榮乎抑舍名就
利令人惡而甘其辱乎天理在人良心不昧必
有能辨之者慎無易是名也余因立石以記之
比于歲銘之義以俟夫後至者使有警焉

脩重陽亭記

劍城東南隅一里而強山阜高峻有亭三楹名曰重陽攷志建自唐太守蔣君侑孤特嶄業風雨飄搖時圯時葺余以言事謫判茲州適安寧楊君爲守越二年大和于民廢興墜舉乃復脩重陽亭余從僚吏燕集其間因相屬曰重陽之義不知所自始也子盍文之記日陽之數極于九九每九月九日俗所傳重陽遠矣而茲山窳高構亭其上將爲九日登高之遊乎抑或以

遺集

卷二

三十九

三五

高屬陽而卑屬陰明屬陽而昧屬陰茲巍巍物表遠覽無際高且明也亦重陽義乎抑或以茲山負巽抱乾乾之貞晦皆陽亦重陽義乎抑或以數可前知宋孝宗起潛邸爲九五之應宋黃兼山相理宗爲九二之應亦重陽義乎抑或以卧龍山居坎位龍固乾象而乾與坎相連亦重陽義乎之數者皆不可考然以爲九日之遊則其說至鄙淺無足稱道何端陽七夕等無亭也第所謂卦象儒者可繹焉夫乾固陽卦也未可

以槩言重陽也其陽之重焉者孔子以九三九四當之蓋三陽位也九陽德也以陽德居陽位則重陽也且下乾終而上乾繼之故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利无咎彼九三才剛而位危若非乾乾惕厲則不免於咎矣四雖陰位而九陽德也以四之九而應初之九亦重陽也故曰或躍在淵无咎蓋龍陽物離乎初則動也動故象躍躍以或言審于進也四陰位配乎初則虛也虛故象淵淵以在言安于退也其不言君子而

遺集

卷二

四

言无咎者上乾始而下乾終蒙上文乾乾占辭言也彼九四才剛而位疑若不乾乾惕厲亦不免于咎矣大抵剛美德也貴得中焉九二九五剛之正應純粹無以議矣初則剛之潛勿用也上則剛之亢有悔也惟九三九四當危疑之際悔不悔之間是以君子慎焉雖然亭以燕游志樂也而余繹之以乾乾惕厲何憂之深歟希文有言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所謂後者非次第之謂乃先義後利敬事後食之後

謂不以樂爲事者也惟君子蕩蕩樂得其道樂常在憂之中小人戚戚樂得其欲憂常在樂之中傳曰堯兢兢日致其道舜業業日致其孝書曰君子所其無逸具可見也曩令太守與余廢事不治日縱酒高會救過不暇欲樂于此得乎至觀象玩占則余猶有懼焉余抗壯不任浮湛動與世忤而狂愚無當見弃

明時則重剛不中莫甚于余况選司推之而輒罷斥臺省薦之而輒留中則危疑莫甚于余堅志

遺集

卷二

四二

六

熟仁固在是乎孔子繫乾之辭曰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焉余茲險矣惟居易以俟之耳居易何道也日誠也故曰閑邪存誠又曰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誠所以居業誠則有恒有恒則文且矣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其強此誠之謂歟乾之義九三九四盡之亦六爻旁通義也余茲表而出之併以告夫世之好剛不好學者與余共勗之而於亭之命名當否姑無論云

劍郡忠義祠堂碑

劍郡忠義祠者祀右丞羅公明及其子文學生价偕義民 公同死賊難者也羅公與同里常聞其事壯其人比余以臺臣言事 氣謫茲州同公官獲拜公祠 進三老詢公死難狀 不能去嗟乎天下之生久矣有生則必 何公之死感人至此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 民之秉彜好是懿德蓋懿德者美德也所謂馨香無邪慝也是物也卽生理也書曰無起穢以

遺集

卷二

四二

自臭言臧此懿德則爲臭也西蜀當

武廟時鄢藍以隴上耕夫奮臂呼召千百爲群橫行郡邑守土吏不能支多逃亡自匿鳥竄鼠息惟死亡之避誰爲捍城計者當其時劔乏長吏獨公與其子與其民守効死勿去之義遂及于難夫士君子委職稱臣爲

天子守封疆陷城池于法宜死守城池于義宜死死等耳然則與其死于法也寧死于義也願變故當前事勢危迫智易以惑守易以搖自非貞心

向義誰肯以其身冒血刃棄妻子而不顧者公
擔當其間其倡義鼓勇抗賊捐身似張巡其父
死於忠于死於孝似卞壺其一心一力與義勇
併沒于賊似陸秀夫公之死也守其官其守官
也死于官九原之下知無憾矣余因是而有感
于世之論生死者謬也彼死于水火死于兵死
于杖死于繩之類輒曰非命非命云者豈謂是
哉孟子曰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而死者
非正命也人徒以五刑爲桎梏耳不知凡有所
繫累凡有所纏縛皆是曩令偷生恃義卽耄而
死期順而死於心中鬱鬱不自安其繫累其纏
縛奚啻三木奚啻刀鋸苦楚更甚卽不然見義
不真窮于勢以死亦未免繫累纏縛皆非正命
也彼真見義者甘死如飴方自以爲得所安知
苦楚哉是故甘之者能解脫者也懿德也正命
而死者也苦之者繫累纏縛者也起穢也桎梏
而死者也公之死得非正命也歟哉嗟夫世之
過求于人者吾尤感焉今有蒙大難立大節不

以爲立異則以爲沽名與身孰重身且不保何
有于名古人常謂不以一臂而易天下何者所
重者身也然則利莫大於有天下名莫大于義
莫大于忠利與名相將旣不以一臂易天下矣
肯冒名而棄其身乎是何立論者之太刻也余
併及之以明夫奉職循理死節官下不顧妻子
者是亦好美惡臭與公同忠義不可猥以爲沽
名立異而非之也

二思先生遺集卷之三

侄尚烈校刻

州論民約序

曩余辛卯初夏抵劍門方期與士民曷所以長
久治安者顧其時從

王事行役既竣復來茲郡士民迎于道褰檐帷
視之咸欣欣色喜適連然楊公爲守又升新穀
矣焦勞于民問何以加其茲狀余橫覽四境黎

遺集

卷三

乙

民滋殖則既大異曩所睹記然則夫子所謂基
月而可其在茲乎富而後教可行也往余常令
新安蓋晦庵朱文公之鄉其文獻遺風猶有存
者曾舉

聖諭與邑人士奉而行之庶幾于是余藉是詔取循
良濫竽柱後惠文茲劍固兼山黃丞相故里昔
丞相薦文公爲天下第一流人而其學相爲師
友故華陽志載曰其民質直好義士風朴厚有
先民之風趙大全明善堂記謂劍多秀民農勤

耕桑男女偕作其文獻遺風與新安等何也雖
老成人尚有典刑倡之者一人和之者衆也
今時和年豐黎民安其田里正漢文所以詔良
二千石而不可得者幸有之矣及此時而日與
之誦說

聖諭化誨懷服則此都人士未必不瞿然頽化喁然
向風也有不然者余與楊公閉閣而自思彼何
以不如三代我何以不如古循良無徒責之民
與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不言而躬行又在

遺集

卷三

二

上之人也

重修劍州志敘

連然楊公治郡施惠肅紀民既太和爰考載記
殘闕失次謂余曰古者郡國必有史所以備觀
省示勸昭戒同風善治也劍州自李白夫陳子
曩脩葺以來歲月滋多湮發莫續書大傳曰天
子有問無以對責之史有志而不以志責之丞
且左丘失明有國語焉遷罪發有史記子常簪
筆柱下知國家故實而以諫遷州司馬則右丞
也今進不能敷揚

遺集

卷三

三

明庭退不能高歌長嘯可無彷徨左馬意乎卽郡志
眇小固古者一國史也幸無多讓余受成事遂
與郡司成司訓文學孝廉若而人會局探討編
次羅遺文故事益所未備秩成復屬之敘敘曰
常聞天子省方太史陳風無非審夷險之故察
善敗之幾制治未亂耑長久計也劍自開蜀以
來當南北門戶之阨通塞靡常嗟乎劍門通塞
其上下治亂之俟哉周之用蜀髣髴也漢之遷漢
中也唐之鎮西蜀也宋之興潛邸也皆通之時

遺集

卷三

四

也治區也秦之誘金牛也孔明之閣道道營也
王建之據益都也楊九鼎之起漢果也皆塞之
時也亂數也治則劍與天下同受其福亂則劍
先天下獨罹其禍余觀關門壁挿如戟高懸百
雉廣僅容考工車周襄重山峭立金城犖屹自
古英雄于此用武文獻槩未足焉是故論治亂
則志輿地最急論通塞則志要害尤最急顧天
下之治亂在天一世之治亂也州郡之治亂在
人一時之治亂也在天者天行之數也天而不
人常能勝人在人者維持之力也人而不天常
能勝天故繕城守易田疇崇風教逆奸宄厚儲
蓄之數者有之則治無之則亂順之則治逆之
則亂夫爲州者而皆治則爲州治主矣爲州者
而皆亂則爲州亂主矣總之制治清濁之原者
心也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見春秋所予必聖心
所有春秋所貶必聖心所無故曰有諸已而後
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此孔子志也然則
是志也吏茲土者置之几席無亦自明已志乎

飾輪轅而弗庸昧治亂之旨者也

卷之二

卷之二

五

重脩劍州志書後序

代郡守楊公作

侍御萬君以言事謫劍州司馬公暇輯遺事論列其故實既成余展讀數四詳不失之煩簡不失之畧渢渢乎大雅之風也謹敘之末簡以紀其盛云敘曰天理之所以常存人心之所以不壞惟此直道而已而維持直道莫要於言官史官言官得以議天下之是非史官得以紀萬世之是非然史有得失言議之言有得失史紀之是又互相爲用也夫豈惟互相爲用言官以史

遺集

卷三

六

名史以講名則言亦史史亦言如史佚桐葉之諫賔筵酒誥之書具可見矣劍志固一郡國史也昔草創于郡守李白夫搜羅缺佚盖建前茅焉雖纖悉未備尚足以信今而傳後繼此作者多枉其是非儒者所不道矣萬君

明廷直臣常抗聲

殿陛爭是非言人不能言言人不敢言

天子動容宰相待罪今之名御史也正言讜論天下向已嘉其直以卜世道矣則茲志也美不虛

不隱其事核其文雅得非永爲劍之信中也與

哉方今

天子紹明

二祖七宗之業收召鴻儒購求天下遺書校讐石渠

虎觀之間以徵一代實錄盛典初新

詔命滂下遍郡國適與時會異日陳之著作之庭

固知太史所採乎倘旦暮遇之

賜環直廬承明敞揚

聖德歌誦太平載世家列傳美惡不掩當如齊太史

遺集

卷三

七

簡晉董狐守節官下匪獨鋪張盛美而已然則
劍志固明史之嗚矢也余不佞忝茲長吏懇無
以貽遠以徵循良美稱幸獲從侍御咨攷文獻
以飾吏事稍稱簿書不俗矣

送醇菴童師正榮遷烏撒衛教授序

聖人之道與王化遠邇我

國家紹天闡繹中外禔福無論名都大邑立師建
學至山陬海澨荒服武衛並令之誦法孔子文
教翔洽即詩書所稱三代之盛何以加焉烏撒
固夷方郡守土司世其官郡有衛衛有學文武
竝用

祖宗深意也童先生師正于劍二年所太和于士頃

邸中報至童先生遷烏撒衛學教授矣行李東

遺集

卷三

八

下弟子不能醒張具東門外祖道群而謁余曰
先生友教海內士久矣茲謂夷且遠迢然倦遊
願賜一言勸駕焉余曰昔孔子欲居九夷欲浮
海豈虛語哉蓋夷方阻深闇昧不曜光明樸茂
未散天和未伐較之中華雕琢之後則化行易
也近日者海內多事兵變凡幾蓋緣武臣悍卒
驕轢莫制稍不如意輒脫巾鼓噪起一譁于武
林再譁於邸中三譁于西夏皆昧道理玩王法
之故曩令將如晉卻縠說禮樂而敦詩書士如

周虎賁三千皆仁人夫安有是耶先生往矣茲地也亦孔子所欲居也先生忠實心誠信于世已有明效大驗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况夷司久歸職貢士習禮讓用夏變夷向風慕義者歟且先生是行不可謂不遇也昔宣王中興伐獫狁淮夷皆武事也然歸而

孝友在御則寓文焉故詩人美之曰矢其文德洽此四國魯侯蒞學載色笑慎威儀皆文事也然飲至受成屈此群醜則寓武焉故詩人美之

遺集

卷三

九

曰允文允武昭格烈祖令

明天子在宥東出師以詩強夷西出師以摧勁虜既獻酋于泮奏膚功洽文德夫烏撒多士得良師講明先聖先賢之道奉

至尊之休德豈不彬彬興起于文學與齊魯之士同對公車觀兩階于羽耶當是時有如前席多士問烏撒所由盛衰將歸功童先生下蒲輪爲申公之迎宜有所以置對如申公者矣

又贈童醇菴遷烏撒衛教授序代郡守楊公作

予命鑑劍陽適童先生爲辟廋祭酒董正多士既逾年矣時膠庠弟子員雍雍禮讓質有其文敦倫秉義前茅示齊民非徒競口耳誦說經生言而已越明年教益洽士益鼓舞不倦風之所被罔不漸靡豐饍饗餐用蒸于父訟獄希少肺石嘉石寘不用焉余方藉先生表士士表民與右丞萬君司慕冒君共協和平之理然而

遺集

卷三

十

天子南顧烏撒衛士無師承

簡命先生往雖然余則京德少助而斯文何幸衛士何慶也夫教之行也近者難而遠者易縉紳之士難而介冑之士易人情恒忽其所常忽之則不尊不尊則不從一新其耳目即柔懦者不敢不惕焉惧人情恒玩其所習玩之則不信不信則不從一開其蒙昧則冥頑者不敢不憬然悟先生崛起於楚蓋

世宗肅皇帝湯沐邑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而豐芑

之仁最深其見知也歟周濂溪先生淵源之鄉
遺風猶在私淑尚有人焉其聞知也歟是故先
生之學有本原而其設施有次第一成就于孝
感再成教于上饒三成教于劍陽於其難者既
然則易者可知也嘗徵之蒙九二矣其曰包蒙
吉先生以之蓋九二陽剛得中統治衆陰陰然剛
而不過有包容之象焉先生敷教在寬士靡不
歡動彼衛士多武人子且雜夷所謂高明柔克
所謂柔遠人者其在是行哉又徵之蒙之九五

矣其曰童蒙吉衛士以之蓋九五陰柔得中下
應九二然屯麗未散有童蒙之象焉衛士少見
聲名文物先生至則以爲北斗泰山所謂莫不
率從所謂敢不敬應者其在先生哉願先生勉
之勿以爲撒爲遠勿以衛士爲武其秣駒以行

送林廷贊出守惠州序

今方興一統無間遠與近咸入版圖

至上帝愛元元亦無間遠與近欲加惠焉願遠者之
望澤不啻如近者之望澤爲尤切而遠者之被
澤卒不如近者之被澤爲彌深彼遠民何辜而
近民何辜也間歲天灾流行饑疫遍宇內先是
河以北災守土之吏朝上帝而夕報可

主上不愛積貲厚蓄發內帑數十萬緡遣朝臣賑貸
蠲歲入田租之半去歲河以南災吳越狀其事

以請而賑與蠲得比之河北再請賑則得賑再
請蠲則得蠲而豫章衡楚視吳越地里稍遠其
災寔相等也余具疏爲兩地

請命

天子下於大司農議覆時廷贊領度支事條盈縮而
獻其數大司農否否謂帑藏竭上供不可已也
格不行復疏請之

天子下於大司農再議廷贊獻盈縮如前大司農執
奏亦如前竟格不行夫謂帑藏竭似矣彼

者獨可傾帑藏乎謂上供不可已似矣彼數蠲者獨可已上供乎譬之瘡瘍在頭面則急之在肢體則緩之人嘗情也乃遠方之吏又可異焉灾雖甚匿不以聞况敢請蠲與賑乎問之則曰朝廷厭聞也恐獲罪也詎不知民者朝廷之民也獲罪于民非獲罪于

朝廷乎余不知其解也惠州魏在南粵歲亦告饑北之豫章衡楚爲尤遠果孰爲之聞而孰爲之請耶今廷贊出守是邦所以慰其望者宜何如

通集

卷三

十三

夫度支總攝天下圖籍某地富某地瘠可知也某地貢物產若干某地貢財賦若干可知也某上供贏可知也某上供詘可知也但度支以盈縮決于大司農定計算而不能以自主守臣則以成賦定歲額而疏請可以自專况司農籍其成法有故例如余所請者或冒求法與例之外而不知裁請于法與例之內故大司農惟約其數于法與例之內而不能借其恩于法與例之外以故多阻格不行廷贊習知法與例矣其不

爲余之鹵莽也審矣其得以自專也審矣其所疏請必爲大司農之報可也審矣第二千者以上有監司有直指有臺丞如請于監司監司否否請于直指直指否否請于臺丞臺丞否否則胞臆鬱結安得報可大司農亦猶之余然聽其主于人而已至于與民休息時相與咻使之安其田里而免愁冤之聲是廷贊事也廷贊責也慎無諉曰更不得辜也余與廷贊爲同年友臭味最投昔觀廷尉政旦夕相切劘其相信也久

通集

卷三

十四

矣故千行也不以贈而以規

壽嫂氏閔太孺人八十序

曩余少習應制文字竊慕聖賢之學常師資小池先生潛心道味潛坐澄神論述孔子孟軻之業於世味淡如也太孺人拮据內政養舅姑必敬薦蘋蘩必潔治紡績必勤款賓客必豐遇妯娌必和臨臧獲必肅壹以內不啻官府井然齊一矣惟是小池先生得以一意篤孝脩行爲名理之宗學使者異之膠庠士共推之太孺人內助之力也太孺人年既艾而小池先生見背矣

遺集

卷三

十五

太孺人忍坐以待二子之成治內政如故謂伯子才也者可宜成家仲子才也者可宜成學無慮未亡人既而伯子理先業而門祚日昌仲子讀父書而登制科登顯任今已報政

一寵命榮封矣二子有成則有太孺人之力也然仲子在仕不獲左右就養不能不動陟屺之思去歲

觀禮成返故里省太孺人趑趄不行太孺人諭之曰家庭之間兄爲政四方之事兄爲政不記見

父未竟之業乎且未亡人尚健飯而兄在待兒何慮之深也顧太孺人雖有命而仲子猶依依顧終不舍過以語余余謂子過矣子過矣太孺人之命是矣今海內多事所藉賢豪竭力助勦其濟明時子以循良稱最矣

王上方加意吏治內召臺省可日計矣小池先生太孺人方將承

恩命其何以畚報且孝經有云顯親揚名孝之終事子宜念其大者舍其小者昔有門不入席不

遺集

卷三

十六

煖突不黔寇不避者彼獨無父母念也耶子趨裝行矣仲子首肯而就道越暮年治有成名日起太孺人益歡伯子奉甘旨伺扶持寒暑太孺人又驩仲子遣使者進簪珥上冠帔太孺人又驩伯子待庖酒率諸婦諸孫拜首稽首祝稱塔下太孺人又驩諸孫類英敏能文章雄發在今益翩翩佳公子也太孺人又驩夫心愉則神定自此而大耋而期願爲有萬婦道母道刑範永水無疆矣茲因諸兄

弟子姓之妻舅詞于席前太孺人解順進庖酒耶

賀張可菴父母考績序

域中有兩大曰父母曰師而守令之職父母于民師於士兼兩大而有漢盛時吏治蒸蒸專尚德化著潁川延壽若蜀文翁記史者班班可鏡焉當是時明德遠暢瞿然碩化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稍一二弟子不率則又屢勤詔書誥責有司及父兄之教不先以故海內艾安追齊成康原所自來非一日之積今

上加意士習崇尚雅道風厲郡國文學屬在有司

遺集

卷三

七

申之久任著於功令我西昌尤都會之地劇邑

當道孔如絲紛也流銓上選牒

簡於能者以崑山可菴張公往

制曰可先是公興起于文學令德孝 振聲南服

連舉上第以經義魁多士諸編氓望以爲父母

博士弟子望以爲師遍九垓也

制下得令我西昌我西昌人土幸哉盖公表于吳

而吳之文學有舊昔子札觀於中國能通易詩

書禮樂之文所謂博物君子言偃受學洙泗踰

江涵淮南至于吳教友士大夫精華爲之盡發

至今有祠祀焉二君子流風尚在而于數百年

之間山川醇懿之氣鬱爲人文又于我公而見

吳雖甚盛公非子札言偃其人哉至之曰晉謁

孔廟謂是陽明封邑稱文邦也橫經據席講而

論者左而左課而業者右而右試以言偃之禮

樂諭以子札之博雅三年於茲諸士服習靡然

向風亦若從言偃子札於著作之庭漸磨久視

聽熟也且也政簡則民逸令肅則民寧逸且寧

遺集

卷三

八

教易行也公以寬期孚催科以保甲關盜賊以

不差遣禁胥徒以投櫃銷積吏弊以息訟勤本

作而其治效至黎民滋殖無愁嘆之聲生養濟

教化行師道于父母者非耶是月考績上天官

天子將大彰休獎藉爲股掌行且見矣諸博士弟子

鐘鼓聚多士於堂尤有成謂予備史職續傳循

吏當首公屬言於予爲賀子謂博士弟子子札

言偃之後得張公者旦暮遇之也而師事焉尊

師道爲大張公深遠矣而母徒尚講說心實體之張公道行矣

賀李洞南年丈考績序

世之論吏治者大都推轂兩漢然以質之聖門諸弟子得其精者什一得其粗者什九何者聖門弟子以儒用而不以吏用漢以來諸人以吏用而不以儒用其數異也昔者子游宰武城親承夫子學道愛人之旨而以絃歌成化其所得士有若澹臺子羽之爲人焉漢吳公稱治平第一而以賈生薦于文帝文翁治蜀遣子弟就學京師而司馬相如以辭賦顯韓延壽治潁川而

遺集

卷三

九

能好古教化士興于學而矚于文次則清淨寧一好黃世家言次則武健嚴贇雜以伯術試以此課吏彼下焉者有幾于吳公文翁延壽未能也况望言偃乎要之言偃純乎道者也澹臺子羽篤于操行不事文詞博雅偃有取焉夫偃以文學稱而所取若此其自持可知已且所謂得者併有相得之義偃有得于子羽子羽豈無所得于言偃耶令信於士士信於令其于正也何有彼漢時吏治次焉者無論已如文翁吳公延

壽祝言偃即得于子羽何如賈生諸人視子羽所得於言偃何如鎖之文詞博雅與操行相提而論奚翅運庭蓋相得之難也洞南先生少承家學篤志聖賢德立而道尊蓋南方之學得其精華深于儒者也故偃蹇二十餘年而猶縮綬竹山直以儒用而不以吏用耳以吏用者機巧諛佞揮霍便捷可以援上而未必可以得衆以儒用者誠心質行溫文容與可以動衆而未可以媚上利于茲土者寧機巧諛佞以釣聲乎抑

遺集

卷三

二十

誠心質行以抱朴乎寧揮霍便捷以立威乎抑溫文容與以綏惠乎精與粗必有分矣治効可鏡睹也先生視民如子視邑如家振貧恤乏舉廢興墜茸治學宮風厲多士一以操行先之而不在于文詞博雅間者其原原本本淵微宥密者不可窺涯涘而施爲次第莫非道之緒餘也是故好士最篤而士之願化最深獲上治民有餘裕矣何也士者民之表而上之耳目寄焉謂公論出于士也民以士爲公而其所觀聽者惟

士士所賢民共而賢之上以士爲公而其所咨
評者惟士士所賢上從而賢之先生信於士而
因以信于民信于士而因以信于上直指監司
交口而揚于朝白叟黃童舉手而贊于野曩之
教成於溫陵真州成均者今大行于竹山矣曩
之政成於廷尉藩幕保康者今大和于竹山矣
政以教立教以政舉儒體而吏用吏賓而儒主
今子游在仕何從軒輊耶余因是而感于世道
焉先生自外而召于內而致內之疑自內而遷

遺集

卷三

三

于外而致外之信蓋內憑交遊而外憑目睹內
不若外之公也內不若外之真也茲當考績上
下信之三年有成矣先生誠無計于通顯而陟
明之典其能蔽之乎自此長駕遠馭匡襄太平
宏休休之度爲天下得人亦儒者之極功也余
與先生爲同年友知先生篤信聖學常從執鞭
而屬士文學羣生篤信先生之學介紹而屬之
以紀治行余嘉其有武城風焉蓋故具論以比
于中和遺直云

送時湖亭學博致政歸吳序

湖亭時先生爲南昌郡司成最得仕三年致政
歸帷中諸弟子乞于臺院監司謀所以挽留之
不可得謂余有舊雅宜有言爲贈乃屬詞焉序
曰昔太史公傳儒林侈稱毛生伏生董生高堂
生輩以經授受從遊之士至千百人守其師說
終身不變或位致通顯然僅能曉暢文義于道
槩未聞也至如孟軻氏比于七十子之徒獨晚
出其澤浸淫五世耳而能述唐虞三代之德明

遺集

卷三

三

仁義距楊墨以承孔子之道賴其言至今廓如
以邇若彼以遯若此其故何耶太史公曰鄒魯
之間斷斷如也其于道若天性然故孟軻氏自
以爲去聖人之世未遠近聖人之居爲甚蓋幸
之矣先生起家勾吳隸籍大興訓于和門論于
吉水郡司成于南昌夫大興乃

聖天子菁莪樸棫教化首及焉而延陵吳季子棄國
如莛澹臺子羽友教以淮先入勾吳千百而下
兩賢英風可節猶有存者紫陽發跡于新安而

和濡染爲深瀟溪陽明倡道于虔州而吉水
南昌皆師友淵源之地漢之徐孺蘇雲卿宋之
朱陸鵝湖白鹿之間有遺緒焉先生生且長于
帝鄉仕且遊于先賢過化之地衣冠祠廟于吳皆
之與之也豈可謂不遇哉昔余令婺時見先生
溫文馴雅類處女矣比歸郡從諸弟子歲復帷
中講論先生養深厚誼類木雞矣行且以致政
車歸則入于杜德機從容一龍一虎類脫兔矣
夫先生孳孳求至于聖人之道其被王化也孔
邇其爲教也不以易瀟溪紫陽二陸陽明氏之
教也不然則子羽之學先生得其精華而以之
友教曰方而解授章門無亦聞孺子雲卿之風
而與延陵季子先後徜徉于洞震澤乎余以
爲先生與道遇故道亦與先生遇流行坎止兩
者皆得之也然予非以隱爲先生高也衛武公
年九十猶交警於國人而晉師曠亦云老而學
也猶之繼日之燭先生方引年其爲武公者未
艾余日以瀟聖均王之矣帷中諸弟子道而謝

曰贈人以言信夫吾夫子拜茲言可以樂而忘
其老耶

贈丁右武年丈理漳州序

右武舉進士奉

天子命理漳州同年友人萬國欽亦以山中之盟赴雲間李伯遠約相握手言別右武左顧曰子亦有贈言乎欽唯唯應曰不佞即不仁烏容于無言第言者以規非以規瑱聽言者亦以規非以規瑱如以瑱江南犀象珠華寧有既手君惟以規請爲君進規之說夫理刑官也昔周公立政於刑獨詳至列于三事等于戎兵託于太史一

遺集

卷三

二十五

篇之中尤致意焉亦世邈三五非生人殺人則不可以治而

天子又不能以其身生人殺人也而付其權于巡御史巡御史又不敢以其意生殺人也而平其審於理官其審故巡御史必可之司寇必可之天子必可之其有反者百不一矣其審肯巡御史必可之司寇必可之

天子亦必可之其有反者百不一矣是生人殺人之權在御史而生人殺人之決在理官理官之設

自天子防巡御史之以意生殺人也理官苟又以其意生人殺人可乎不可乎大都意之門生於偏偏之途生于疑偏因于喜怒疑因于猜刺今夫彼童之詞也多智以求直或柔順以當聽之意甚則賣拙以伺聽者之意聽者不察彼狡童中矣蚩蚩之詞也言不之以伸情或復慙以忤聽者之意甚則似奸以格聽者之意聽者不察彼蚩蚩屈矣彼狡童中則生是生一人吾喜心意之也蚩蚩屈則死是死一人吾怒心意之

遺集

卷三

二十六

也又或喜心勝者則有餘快快則生人無涯也怒心勝者則有餘忿忿則死人無涯也生人也猶可死人也無涯可不爲大懼哉且猜之者何也吾以意先之也彼非狡也先猜其狡則言語容色皆蚩矣猜心起則疑衆疑衆則加喜怒加喜怒則分生殺以喜怒爲生殺如吾民何雖然去偏莫若平去疑莫若明平與明莫若存神今應龍之居也存息以淵定志以寧魚鰕混之而不擾

虬螭觸之而不驚及其時躍飛天而澤被八荒
夫躍而飛者明也澤及八荒平也何也存息定
志有所以先之也故龍之物最靈而以神稱子
收視返聽毋以氣魄支持毋以意見豪舉毋以
威稜博名高存息定志一應龍則吾之神全神
全則可以一天下之動可以定天下之業又何
有于理官是故養神之說則欽之首章矣願子
之無爲瑱焉則欽之規義重矣

瑞金蓮塘朱氏宗譜序

古者國有史家有乘史以載其國之世系并其
人之善惡而記之者也乘以載其家之世系記
其美不記其惡與史少異者也夫鴻濛初剖蓋
一人之身耳烏言姓氏姓氏其起于中古乎自
姓氏立則大者稱王次者有國又其次者有家
而史與乘所由傳也顧世降道微載籍散佚史
猶存什一于千百之間而家乘多湮沒無可考
究矧俗漸于靡情滑其真有異宗衆盛而援之
以爲重者有同宗寡弱而恥與已並棄之不顧
者援之以爲重則坐必讓席行必讓路食必讓
先車騎冠蓋攀附恐後其靡者且君宗之雖里
中相詬咲彼洋洋自得意也恥其與已並則坐
不讓席行不讓路食不讓先負檐藍簞若將晚
已其橫者且奴隸之雖里中相誚醜彼洋洋自
得意也其本心之明豈不知異已者非已族類
同已者一氣而分而一援之一棄之何也聲利
奪其情而趨舍違其分也然爲此者一弗思耳

族之繁以爲重者漢莫如梁霍晉莫如王謝唐莫如杜韋宋莫如呂范至今稱不泯者獨謝呂以叔侄著范以父子著其善者猶以詞賦稱次者直富貴止矣甚者不保丘社並可鑒也獨奈何言聲利乎哉所重者在此而不在彼信矣語有之曰周之士貴自貴之也夫族之所重者亦然爲子而孝爲父而慈爲兄而友爲弟而恭爲夫而義爲婦而順此一身之重也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順此一家之重也子與子言孝

遺集

卷三

二十九

父與父言慈兄與兄言友弟與弟言恭夫與夫言義婦與婦言順此一族之重也其不然者反是蓮塘朱氏以禮義聞于瑞金久矣博士君慨念先世著存不忘蒐輯散佚得某祖而下若干人備爲之系且嚴爲之辨有異已者則曰是戎之來盟也墨之附儒也吾不敢同其同已者則曰是魯之膝也鄭之段也吾不敢異名之字之墓之祠之其用心亦勤已哉夫有譜則有人之名必傳傳則其人之行亦傳即記其善不記其

惡而其實不可掩也彼傳而善也雖仇家怨室有不欣焉慕之如其人之存焉者乎嗚乎其爲善也靳以自淑其身無忝所生而已而何冀其後之慕也其爲不善也特以愉快一時謂其身沒之後與聲名俱泯也而何意其後之恥也惟慕也視之若祥麟威鳳雖欲不爲善不可得也惟恥之也視之若檣杌饕餮雖欲爲不善不可得已斯不亦明章宗法之大端哉昔者濟南關西瑯琊千乘世傳經術隱居教授生徒至萬餘

遺集

卷三

三十

人猶然未得與庠序令博士訓于西昌首重明倫則遠方之士旣以德義導之善矣而其宋之子弟視此有賢不肖之異其能憇然耶故爲之譜以風動之是濟南諸君所不得于時者博士君固兼而有之矣然則是譜人其有所重也夫其有所重也夫

萬二愚先生遺集卷之三終

狀

侄尚烈校刻

太母行略

太母余氏自幼貞靜端整異于諸女比歸太父承順無違事曾大父曾大母一意恭謹得其歡心大父兄弟四人其初共爨而食獨太母筦家督事妯娌間和洽如姊妹然言色未嘗違時食指番庶計口量粟升合不溢伯大父幹理外政

遺集

卷四

乙

殖產括田租大母約束內政庭戶肅如也幸先世遺業頗豐歲積殷富大父志意廣遠落拓不羈使酒負氣大母于其當理者將順之稍宥于理者諫止之大父即豪宕卒免于禍大母儉嗇絲毫不妄費與大父不符也大父欲高門閥以光前烈曰倘後世子孫顯則當容駟馬此何以稱吾豈不若于公耶創樓居峻廣甲于里中大母無阻也爲曾大母卜宅兆得形家言協吉貴頗賒傾帑而售之其意與韓淮陰所營葬地類

遺集

卷四

二

庚子

矣大母無阻也顧大父無祿蚤世大母方四旬有五孀居府君方十一齡連歲饑荒值寧庶人倡亂里閭蕭然雖伯大父夾持府君當戶然財籍已先異矣獨大母拮据焦勞脫簪珥操女工持五尺孤綿不絕之綫厥惟艱哉幸府君成立不負大母孀守也大姆閨內外斬截守口以默絕無笑容即同室不能叩門戶求水火否者則戒之曰婦守有其家者也人每稱家火家火云火不具其何以爲家爲即與之未常不戒戒之未嘗不厲內外諸屬婦咸憚之矣最好絮簪簪不離于側室宇泡漏諸所淨無纖塵朝暮春炊必服敝衣竣則更之居常布素然整好辟積較然不紊諸婦中寡而貧賢而貧者繼肉繼粟時問饋之嘉靖丁酉己亥庚子及甲辰乙巳間大荒發庾賑貸里族求糴者輒減價償之中有行義高者作黍相留價以外倍增致異數焉又未嘗爲積筭計也伯兄疎於財季弟幼好弄常訓誡之獨不肖馴謹憐愛有加不肖常負篋就外

傳歸則解顏而問工程幾何師友若何當則首肯焉歲八十以上筋力衰倦起坐頗艱母太孺人及伯兄持扶調護其歿也未嘗有病寢食如常一日問伯兄何在母太孺人對收田租莫當及及莫伯兄至床頭問安否曰吾欲起浴也母太孺人及伯兄謀曰老人欲起浴恐歸淨界乎湔以香水扶之起曰吾欲自浴也浴畢仍扶之坐于床上復啜粥啜茶良久間媳婦何在應曰在大孫何在應曰在燈何在齊應曰有燈遂鬼

晉書

卷四

三

三

屬續焉平生不信說不作佛事蓋坐而化者歟其性情貞一之驗生成化甲午十二月十九日歿嘉靖戊午八月初四壽八十五葬於王溪東湖里南岡之原枕癸癸履丁背負祝山面臨南池澄波千頃焉

先府君行略

先府諱楠字一京號東臯先大父棄賓客府君甫十一齡讀學庸語孟方竟已了大義時饑荒連年寧庶人倡亂井里騷然先大母孀居瑯瑯子立形影相吊無以爲生遂廢學圖躬耕以養父母甘苦力作比于上農盱眙十晦之間恬如也庄戶田收租不取盈焉散種穀必以時以故所入較厚人樂爲之佃間有水患秋前後潦盡府君仍糾庄戶散種穀庄戶計時寒沍有難色

遺集

卷四

四

三

府君曰穀種吾已捐之矣爾獨愛其力耶蓋一寒沍遲歲有獲未可知也以故種而獲者十常八九所入較鄰庄又獨異焉府君善居積不事商販不生子母錢惟恃本業耳歲豐藏之庾廩升斗不妄費凶年則以易錢緡能任時者也嘉靖丁酉己亥庚子及甲辰乙巳間大歟府君則發庾廩周之各持券來府君面受而與之粟既去則折券焚之曰聚而不散守錢虜耳吾豈以此爲利乎天誠驟乏則大吾後耳每歲青黃不

接鄰族所需擔石貸之但易陳無以息也先世以詩書起家薦紳先生車騎常及門府君趣伯兄而前勞余手抱余弟往而觀曰彼所謂豪傑也丈夫當如是兒識之比伯兄成童即令之負篋從學正趙先生奇昌及文學周先生易二先生有學行世所嘉重故府君隆禮厚遇一無所惜顧伯兄數奇達不得志于有司遂輸粟于江藩給事掾史然非其志也課不肖及余季弟夜讀漏下二三鼓親持茶酒往塾中慰勞囑無怠

遺集

卷四

五

也嗟嗟言猶在耳慨然若見府君顏面惜其蚤世不獲沾寸祿之養致風木有餘悲也先大母甚嚴府君奉之惟勤朝問膳而莫問寢大母順氣稍不善府君徬徨如無歸窮人必意解然後即安里族中有以產屬府君者一稟於大母可否唯命居常好觀書傳田工既暇則手不釋卷字畫遒勁有顏柳風骨此不學而能殆天授耶孝弟力田莫而後發言擇地而蹈之重仁襲義無毫髮過舉里中相講解多恃府君一言以爲

信願府君闔門自守無所持衡于其間也府君獨子從兄弟中有挾兄弟者以睚眦不合怒相加遺置之度外不以爲較曾有共馬者盜而鬻之事既覺絕口不言恐羞之也其容人不能容忍人不能忍者歟爲不肖兄弟授室必以貧家曰妻財不爲吾富令其知艱難也爲大母後事計木必以美衣衾必厚幣皆先時蒞備焉歲時祭祀及高曾忌日品物極豐明禋將事一準于文公家禮治具肅然每夕焚香南向而祝願

遺集

卷四

六

天常生好人願人常行好事願生貴子願作忠良蓋好德君子矣事伯大父及二叔大父必恭虔諸友兄弟間未嘗有違言於宗黨間未嘗有怨惡於親朋間未嘗有妄交與世無爭也暇則獨酌成醺抱膝而歌梁父有葛天民之風焉無何享年不久一旦構危病伯兄從掾史歸省侍湯藥府君啞啞聲不能出口以手麾之從掾事伯兄末忍遽行猶支卧下枕擊之去其好勝若此生正德丁卯七月廿四日歿嘉靖辛亥九月

初二日壽四十五葬醮舍朱坊南來山之原以
余今娶滿秩

恩賜

勅贈文林郎婺源縣知縣

卷四

七

亡妻江孺人行略

孺人姓江氏名雲字慶兆父明母謝氏夢慶雲
見而生故名江故明長史萬里之後世居黃溪
明幼孤依親寄寓于層林趙氏趙故余之母家
也余六歲先府君曾携之往視外大父明見而
悅之謂先府君曰身有愛女相者謂當貴郎君
狀貌穎秀堪相配倘不棄微願備君家箕帚婦
庸君許諾外大父遂主通聘焉明意在女得所
歸不論財賢于世俗遠矣慶兆在母家貞靜淑

卷四

卷四

八

惠學女紅于趙氏諸媼姒諸媼姒愛重之年十
七歸余儀容豐偉緩步祥言余母故慈私心喜
之然而大母治家嚴明督責備至難得其驩心
慶兆能當意若符左契大母好整亦整好潔
亦潔大母好儉亦儉好勤亦勤大母善儲積持
筭綸惟謹不輕錫予慶兆每左右侍養命坐賜
茶或啓篋諸所布疋悉所取慶兆擇少者一
二以答其意更命之則曰太人壽綿長留之服
用孫婦有此足矣其爲太母所重如此老母見

慶兆重于大母則益喜謂有佳婦門祚可昌也
事大母及老母益恭慎不以愛故自矜妯娌和
洽無相忤之色愉愉如也食年十六始習經生
言館師家塾慶兆設饋必豐必潔時時烹茶以
進令女奴拾薪踞地自吹夜則焚膏辟蠹佐余
對坐誦讀徹鷄鳴不休脫簪珥收書籍及就外
傳則先期整裝食物衣具諸所罕有余毫無計
指舊粟伯兄當戶難支議析爰至癸亥甲子乙
丑丙寅絕粒不收典鬻衣服朝不謀夕余不殖
生產又以數奇不能糊口于束脩以資膳養慶
兆鄰比稱貸竭力以供菽水余與慶兆食鷄鶩
之食甚則日不舉火其不為溝中瘠者幾矣慶
兆安之自若未嘗怨也及余既廩于學宮錄于
詞科兄弟親族必分所有慶兆未嘗蓄也余
幼上春官未第求友四方講論姑蘇攜李之間
往還十餘年所慶兆司家督事內外肅然齊一
美飲食必以供老母有餘則與妯娌共之即異

慶三家若一矣三兒就塾館饋如余少時一旦
余遠歸漏下二鼓見中庭有光登堂則慶兆持
燈老母坐上坐既作禮問之則曰兒讀書將返
寢遲此待之頃即三兒懼然躍而前繼即二兒
懼然躍而前問何懼曰兒書工完矣母子夫婦
不相期而見遠歸近歸作書生家風至樂也每
憶之亦足解頤余癸未成進士授微之婺源令
娶故繁戴星出入慶兆蚤起晏寢侍巾櫛饋食
躬操春爨勤紡績種蔬菜衣補綴之衣食麤厲
之食悉如微時嚴庭戶關鍵以助余庶余遇焦
勞有難色則言懷與安寔敗名顧勉之遇大獄
有憂色則言罪宜輕法無盡也每每知大體有
學士大夫所不能及者夫始而助余學也繼而
助余仕也奉老母助余孝也課諸子助余教也
為文而貞也為婦而賢也富貴壽考皆所宜有
方沾諱三年壽五十而止何也及病革問之則
曰我不死我無所言少間起坐而逝哀哉慶兆
氣度從容遇事周詳有心計雖未涉書史多默

與適合善記事歷久暫毫髮不爽各庄租入余不及與但以數聞歲時脩祀甚虔諸器具必親滌香燭酒醴粢盛肥脂必精潔賓客燕饌必豐嚴事尊人行待卑幼以禮遇內外屬人有恩計聞通族無間長幼貴賤皆流涕可謂死之哀也初慶兆歸余時余女兄在室夢程車中緋帛五又書金壽字其上姊妹行私相解謂緋帛金字爲休徵五尺則數知也余庚午見錄報聞老母即夕夢與之同飯三咽而止問之則留與後人

卷四

七

老母夢中自解謂婦當食祿三年也余大計寓京元旦之夕夢慶兆僵卧滿面黑靨膚理縐然層起既寤覺憂之比余南返爲言黑班發遍體旬日復沒余甚異焉恐與夢符非祥也三夢者皆未言已而果病余逆知不起矣潛與老母言之老母潛然淚下亦言曩所夢如是以赴任時計之食祿正滿三年不加多寡又相符也後余歸女兄慰余亦言曩所夢如是食祿于官與壽五十又與夢符焉此豈非命也夫豈非命也夫

生嘉靖丁酉九月三十日歿萬曆丙戌十月朔五日子時男三人長尚夔娶白沙王氏繼娶何氏王氏次尚伊邑庠生娶蚤城吳氏繼娶鄧氏三尚傳娶東壇熊氏女一適五溪丁立命司馬南溪公之孫邑庠生孫男十人建瑋建璜建珍建球建瓚建珩建璘建珂建珣建璉建珮建璵建琨

孫女四

墓在沈岡紗帽山

之原以余婺源令秩滿馳

通

卷四

七

恩贈孺人賜

勅書

萬女會貞行狀

余萬曆丁丑上春官蓋先一年初夏往而是歲季秋始返踰年所矣歸而季弟抱女孩至問之對曰此仲兄去家後所生女會貞也余摩其頂視之不嗔不嘻其容樸然余甚憐重之然余常結友吳會每間歲一歸歸則庭呼之前與之語言貌淑慎起立不易尺寸顧家居旬日席未溫又東裝行未幾其實也比從劍門歸久之其賢行多著一日侍太孺人養余亦在侍見其馴謹

卷四

十三

信五

有禮類于儒生因嘆曰而父生而男也可以亢吾宗惜而女也未免外嚮也以余能知之頗沾沾自喜余自是益重之居有間適舊游二三生強余講業永寧禪寺偶檢笥書得貞孝姑傳有再從兄卿問之異其事相與據案同讀未及卒業而季弟家計至女以烈殉雉經死矣夫其大節彰彰固足以表于世而其閨行嚴飭處死有道不忍使之湮沒無聞也因撮其梗槩爲之狀尚得名公鉅人爲之傳且銘則可以聲施後世

而傳之不朽矣狀曰萬會貞者新建邑庠生萬國隆女母趙氏產病危甚余妻江孺人代舉之將抱爲已有以余應會試命之曰會尋母趙病起復歸乳焉余母太孺人固明習書傳而是女聰穎異於凡兒憐愛加諸孫一等甫髫髻之旬讀楷書及紡績針綴之類輒有所恃輒得其解自是益貞靜馴謹壹意奉教獨坐一小樓足不常履地惟二女奴給事使令飲食旦暮執女紅暇則誦說孝經及諸女傳見賢節顯著及疑義

卷四

十四

信五

積以問余及余季弟族以內諸婦行有能甘貧苦志必極加恭謹事父母至孝問膳寢斤斤如也曩余以言事忤時舉家皇皇女私謂余季弟曰丈夫立朝職盡職言盡言生死以之仲父能盡言即不免亦得其所矣何懼也余季弟以兩男攻苦數每奇因與其母間論世間榮枯事女從旁解曰爲所當爲求無愧怍則已何必人貌榮否哉余季弟爲其擇所歸得鄉賢南湖胡先生之孫欽恭遂委禽焉閏癸巳三月有傳胡生

不利者余季弟念是女重義不遽與聞聞則慮其毀傷生也然女素警慧驚疑于父母容色間每詰問不得所以淚下如雨日不再食比計來則號哭幾絕日夜呼天不輟水漿不入口檢篋中裝納置聘書聘飾以鍵鑰屬之母囑曰此不與人俱朽者亟返之即易縞衣求臨喪太孺人慰曰行可容易湏計而後往女卒應曰古人有爲此者諸婦相解曰汝女也身未有歸尚可待女曰安得爲此言奈何已聘矣身固屬之矣孺

遺集

卷四

十五

二首

子朝以死則宜夕以從夕以死則宜朝以從敢二心乎且人生光景幾多時也間有後言異其所爲者女曰我淚下自是不能止泣自是不可忍即以百口爲解奈我心不可解何諒我心者父及仲父耳余季弟知其意已堅志已決亦從更之曰兒是真心正義哭之是也顧胡孺子弟妹俱患痘未起當有所忌且遲之又一日胡使來囑母問其詳對殯已出葬事襄矣女曰少禮少禮何不待我居廬一哭余季弟又慰曰兒不

必去爲汝計處以終純白古有共姜守義亦在母家豈不聞之女不答亦不諾泊暮同母坐幽室中母忽聞遺簪聲遣女奴舉火覓之女誑曰銅飾也事可已母知其爲金檢以還初不知其棄此與世物辭也惟防護不懈又一日女晨起佯爲適然之意理髮整衣令人無疑心然梳鈿簪珥悉毀而散之塵土中如視瓦礫二女奴問故但曰置勿用也二女奴亦不解未以報聞父母有間飯至父母強之食女亦強食三咽三吐

遺集

卷四

十六

一首

女奴以茶進則揮之去曰漱我以清水也此其意終不餐煙火味惟勉承父母意耳時母病在床猶就母問安否母溫言慰藉覺有婉容隨曰負父母深恩母曰何言及此女曰曩時千心萬心擇聘今皆枉用奈何坐少頃曰欲得自在就嫂氏嫂氏微言覘之又曰人生光景幾多時百事盡屬空耳有義有命豈能由我因給其嫂曰我吐未盡坐卧不能安起而去二女奴不相離一則遣之視茶一則遣之傳餐潛至樓上嫂待

之迈方頃刻倏忽追尋已經而絕矣其卒也日
方亭午立而化面目如生考之方書未有絕徵
皆以爲可救然卒以不救天與之全節也距生
萬曆丁丑二月初三日歿癸巳三月二十八日
年十七歲七世祖均文

徵聘不受官

賜勅六世祖原貞

徵聘不受官

賜御書今書

遺集

卷四

十七

勅猶存原貞生崇廣崇廣生子金子金生海皆處士
海生

贈文林郎知縣楠生國隆是爲會員父隆兄第三
人伯兄國彰仲即余女視伯兄與余猶視余季
弟也女聞中懿事多隱約不能具論大都其志
潔其行芳矜然不滓與世之汶汶者繇致異矣
倘亦彤管中之瑋節特操與

仲父萬國欽撰

侄婦嚴氏行狀

嚴氏婦者爲余侄尚德妻也余侄常與余攻苦
力學習經生言常與鄧太吏定宇爲莫逆交顧
余侄無祿蚤世久已脩文地下矣時嚴氏婦少
也能從一以終有栢舟之象焉余于族爲宗老
儻囑其懿行棄而不載是余之罪也夫于是搜
戢往事記憶書之按婦世家凡山相傳漢子陵
苗裔也婦生而貞靜溫慮寡言笑吟嗜好其父
嚴珍爲婦相攸慎所許及得余侄以其秀穎有

遺集

卷四

十八

異質遂納幣焉始余侄數奇連不得志于有司
婦旣于歸家徒四壁立未嘗色愠操績操炊與
共燈火徹子夜無寐助之誦讀學旣成學使者
及郡邑長吏三試之余侄兩舉首焉婦未嘗色
喜也助之誦讀如初時居無何余侄數復奇婦
常微言慰勞之而勤苦益篤歲甲子將大比士
余侄聚精于文藝一夕遽暴病殞矣是時翁姑
白髮如練耄且昏家不滿斗粟手抱三歲孤操
績操炊待旦夕命蓋瀕于死也者曾有里婦問

節事婦正色厲聲曰吾死分耳所以不死者
一毫榮無所依萬氏不絕如縷者此兒也吾
不忍即死將遲遲待之豈愛死者哉不者吾將
披其面與之俱死自是人不敢有異言既數年
翁病痢床簀穢彰甚相近且難之婦侍湯粥扶
寢起不離側洗滌敬楹日以十數易經五旬時
無幾微然尤也歿則具棺殯殯葬事一無所
苟嗣後姑復以痢歿逾時既久婦即其所事翁
者事之即其所以殯葬翁者殯葬之雖賢才丈

通集

卷四

十九

通集

夫亦以爲難也通邑號余里爲水國人不知糠
粒者十歲而八九婦惟啖樹皮嚼野菜恃饕餮
忍饑而待孺子之壯強而生耳鄧太史念友誼
余念族誼時問饋之其貧也如是然猶簡所稱
貸畏人知焉孤稍長則督之就塾曰而父遺書
在也即家世福薄富貴非所望而明禮義行善
事所宜勉焉迄于今孤成立自植不墜家聲者
以婦之教之力矣居無何孤罹危病幾于不起
婦垂涕叩余曰媼數十年艱難辛苦爲此一塊

肉耳倘天命不佑將與之俱余以天道報施善
人解之爲求醫調治幸有廖未幾婦危病余往
視之婦叩床祝曰媼未亡人也今死後矣媼惟
謝叔翁及鄧翰林待緩急也下將爲報也至病
革令兒媳勿以色衣殮乃屬纊焉婦生于嘉靖
丁酉年九月某日歿于萬曆壬辰十二月某日
子一即孤建祿娶王氏初余侄歿時婦年方二
十八歲于今甲寅旌且其賢其孝若是非但苦
節自貞而已學使君朱公郡邑長吏何公戴公

通集

卷四

二十

通集

表之宅里直指秦公賜之布米皆勸善而勵俗
也余不敏因載其事略俟觀風者採之以
上聞焉

通集卷之四終

一愚先生遺集卷之五

侄尚烈校刻

雜著

書二烈遺事

萬木鄭山世居新建之城頭二人秉信仗義行誼服於鄉間有節俠風結爲刎頸交正德間寧庶人濠謀大逆奄人校尉橫行四出籍民田產收召豪強不附者縛之去木與山一日捐財貲椎牛置酒大會鄉父老子弟號于席前曰國有

卷五

乙

三

常主寧容此反側竊據我土地虐劉我人民濁亂我皇綱乎諸君請如約舉義立營爲扞禦計不如約者以軍法行每家三人籍一爲兵多則倍少則減每十人簡其一爲閭長十閭簡其一爲黨長十黨則山與木分統之每晨夜點閱巡警一支由東路一支由西路約會兵于某處戈戟必其精銳旗幟必其鮮明金鼓砲鉦爲號禁絕一切奸細不識面者綁之究其孰爲戚孰爲友必識認始解鄉衆皆曰如約居有閑寧庶人

遺集

卷五

乙

三

這心腹用事文旗牌官謝重一冠蓋洋洋帶領兵校數十越關闌入都籍民產盡重一爲鄰鄉劇奸投進助逆者巡兵相遇輒拒敵諸校尉解散擒重一押匣空倉中拳養奪其馬畜之空廐居七日令塞兵各舉葦一束置于張睢陽遺廟壇場前出重一併其馬生焚之烈焰燭天兵士氣張甚無不人人一當百奄校震恐里中晏然編氓安堵如故久之塞兵亦歸農山與木亦謂此後可保無虞矣一日相約出鄉收責田租錢飲于江上適寧府劇盜凌十一閭念四等劫掠江湖歸舟過焉向欲洩前忿不可得有校尉識之指二人爲某某也遂趣之入舟持見濠濠曰常聞鄭山萬木矣今日山要崩木要倒問山曰爾軍籍是我家奴其先以何事遣山應曰周王謀反校尉充軍濠忿曰這廝好無禮肥宜烙喚火信信以鐵烙批其腹背膏血漉木面膚併懼之挾其附已也復問木曰產何爲不與我籍木應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百姓世食土而供稅

朝廷產非大王所宜有也濠忿曰這廝亦無禮
宜椎煥火信信以銅椎擊斷其兩足股二人立斃
夫山與木皆受屋之民也未常食祿就職又未有
官司程督而乃倡義拒賊以死勤事倘亦有田橫
之意乎惜其時兵燹殘破瘡痍未起無有以其事

上聞徒傳之父老遺言耳夫世有豪傑勇烈忠義
如此行道之人聞之爲垂涕悲愴志士仁人寧忍
使之湮沒無聞耶因爲之記其事俾采風者

遺集

卷五

三

芳焉

永京銘題辭

永京錄者錄博士朱先生哀其二尊人之辭也
其先嚴之不祿也先生髮初燥竟不及身養矣
其先慈之即仕也先生宦未成今不及祿養矣
其二尊人之遺像昭昭也亦復燬於兵今不及
朝夕見矣豈惟其風木有恨以杳邈儀容且幽
明遠隔是烏能弗哀哉先生居常戚戚焉若有
深思語及之則泫然泣訓於西川者六年於茲
終不鮮也余釋之曰禮謂思其居處笑語云者

遺集

卷五

四

指祭時言非永也詩謂永言孝思孝思惟則非
純孝孰當此乎夫遺像者摩其面目膚髮器宇
丰度與先人相肖者也見遺像猶見先人似矣
然彷彿間耳非其真也即巧手國工能必其面
目膚髮器宇丰度一一不爽乎果不爽焉亦烏
圖滿紙有爽焉者果尸而祝之即抑于心未安
耶何也像者傳其形不傳其神思者與神遇不
以形遇先生之永哀也永思之也然所謂神非
聲氣非魂靈非有所憑先人之意向心術光明

正大者千百世不可磨滅與後人相感通後人思之思之永則神通之神通之則神遇之至與神遇則高明如父沉潛如母蓋則而象之矣此之謂肖子此之謂踐形豈必面目膚髮器宇丰度與其親相類乃爲孝乎先生行成于家教成於邑子弟思至此成矣詩曰緩我思成者是也則至此端矣詩曰鮮不爲則是也昔者老萊子以暮年衣斑斕彩作小兒狀怡歡膝下世以是稱孝直不知比于終身而慕者孰至孰未至耶

先生即不得從衣彩之列然垂老而慕不衰要無愧于舜也已

讀熊孝子傳

孝子熊智余里中人也客于劍門遂家焉余以言事謫判茲州問俗編氓得孝子割股狀孝子即異世余欣欣想見其人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爲人之本與子曰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夫仁者何也即孟子所謂不忍人之心者也即易所謂生生者也夫人孰不欲生故生吾身仁也而生親之心有甚于身則生其親亦仁也彼其當母氏顛危隕越之時求醫

則醫不效禱神則神不應其勢誠急其情誠切其心之痛有甚于身之痛心神貫徹血肉痠痺視棄其股猶遺土也蓋不仁于身而仁于心不仁于已而仁于親其能忍乎哉昔王祥之卧冰孟宗之泣竹皆足以動天地而格鬼神蓋誠一之驗也是故股可割而身不死肉既美而親可生母子重見庭闈如故奚論王孟哉蹈仁而不死亦旣大彰明較著矣此生生之道矣彼解者謂理常存心不泯者迂也雖然臣之事君猶子

之事親東西南北惟命之從此事親之道委質策名有死無二此事君之道余因以自勗云

遺集

卷五

七

萬二愚先生遺集卷之五終

二愚先生遺集卷之六

侄尚烈校刻

詩 五言七言古

中秋後五日涼颺薦發朱汝虞明府惠衣二襲

以詩代謝

遊子行不返秋深滯浦陽鵲翎奏褐洞蛛網納衣房
一之涼颺來蕭颯生長廊糾糾葛履者翻念客無裳
慷慨伏高誼署中缺空囊驅吏向西來手持綿素雙

卷六

乙

三百六

嗟子久行役支機誰七襄解衣分寒風骨肉共相當
令人懷擊筑一息九迴腸願從結纊子生死永相忘

夜夢丁右武年丈劇談因錄以記時事

昨宵右武子到我夢中來正襟相對坐日曉天門開
言下意可了鏡洗我靈臺靈臺發清光一照無塵埃
俄然清夢覺千聲喚不回古有神交者此語復誰猜

飛來峯寺

上有飛來峯下有飛來寺二有同歸幼峯與寺何異
我信造化理有妄即無據既道可飛來何不復飛去

贈仁邑文學梅閣子二首

巨靈震春聲聲動蟄虫驚潭花捲飛水化作商家霖
蒼生拍手歌歡聲達帝京始知神物有時起一起四
海賀平成

鯤魚展尾三千里一吸可盡北溟水凌鱗駕霧轉南
溟俄然一日大鵬起扶搖直上九萬里兩翼雙垂蔽
秋空我道此鳥世間有時來好展英雄手

贈隱士

陽江清淺勝楊州碧天一色落江流柴門半掩理漁

遺集

卷六

二

三百七

釣孺子滄浪歌未休好把歌聲洗塵耳浮鷗逐波沒
且起夜來醉卧一扁舟隔斷紅塵三十里

五言律

以言事謫劍出京別諸友

北闕辭明主高堂奉老親本無經世策空作上書人
勲業看吾友安危在此身邊塵猶未淨何以佐昇平

宿永靈寺

端居絕塵想寄興懷遠山鶴與九臯適鹿宜豐草閒
行藏萍梗跡名姓馬牛間慣我耽雲卧朝春未啓關

同盛若華年丈夜坐二首

一尊當暉夜明月照雙檠
憐君舒蒿目媿我尚蓬心
事去猶存古囊空莫論金
富歌宜自惜世俗幾知音

其二

飄泊江湖上而忘失路人
雄心偏劫命賤子自能貧
道以迂疎重交從簡淡親
賈山真我事與汝共爲隣

別吉州陳爲霖二首

意極不能別湖平暝色收
易消船上酒難捨月中樓
漁唱猶堪聽芳衡不可求
興闌思起舞錯落看吳鉤

遺集

卷六

三

其二

野浦平於席離歌動客愁
長天下遠水白月落深甌
良劔人應惜明珠暗莫愁
遙將別來意併入大江流

贈姚洞陽二首

中吳有高士四海讓名流
目瞬人間世神完太古丘
賈生頗作賦王粲獨登樓
我亦狂遊者雲將肯語不

其二

達人古來少章貢乃知公
宇宙間胞臆江山剩足蹤
詩名擅百手譚咲賓千鍾
詎足天下士尚追孔孟風

贈外郎轉考

詩禮傳家遠長祥發上
好雄心在經濟渠肯任沉浮
舊績昌熊畧新聲到鳳城
莫言勲業異當作况蘇州

別陳惟直二首

對面意不盡長風催客舟
歌聲終夜冷劍影萬山秋
星聚移天象斯文屬太丘
螺川有逝水莫惜別南州

其二

澤國兢南風芙蓉飛亂紅
江山岐路異燈火夢魂同
吾子何搖落蒼天自化工
難禁論離索復聽隔溪鐘

遺集

卷六

四

淮安同蔡儒施全上人泛西湖步金牛墩二首

天濶浮空淨支願淮水頭
湖平連白馬風惡撼金牛
逸氣摩青漢禪心對小甌
采蓮猶未歇况復論僊遊

其二

相依調卿士結伴蔡中郎
棹聲宜暝色荇葉助清觴
長咲催孤鶩悲歌扣短舷
野人渾未解拍手咲吾狂

贈翠巖上人

公明行足說法妙高臺
白象三年轉青蓮十丈開
過從因問字坐久欲生苔
莫謂黃樓後於今鮮辦才

浮玉別香林上人

悲秋那禁向惠休百年抱奇好此日動離愁
中冷足泉味海岸待蓮舟皈依真我事天地有滄洲

浮玉新秋

初立夜旅况忽淒然賒月閣中醉賣月巖下眠
燕啼催出社潮漲欲無天感極易陽去沿山問客舩

贈畫士少川熊子

造化羅胸中風生筆陣雄泉流疑觸石寺古若鳴鐘
信手排山岳舒眉見悴榮不因吳道子何處見天工

遺集

卷六

五

三百七

贈太平菴天峯上人

虔南豈匡麓如何有遠公情塵破幻夢智覺了衆同
見性知無欲降魔已有功扣關時問訣無語指崆峒

十八灘二首

水落石群出纍纍漱泉聲淺深恰受艇楊柳如奏鉦
禹功留險阻天地示安傾舟子好把舵縱橫任汝行

其二

二九灘溪惡灘乾石出頭長鯨吼巨浪鐵騎截橫流
神輦那有力精衛豈無愁禹也今何在悠悠思未休

舟中遇雨

山雨洗石壁江雲鎖暮船聲聲助湍急點點射蓬穿
不憐湖海客偏應立冬寒倩問南來鴈家書傳未傳

宿太平山三首

長雨瀉空谷更深眠又闌雖然離舫艤復覺枕溪灘
雲舍知何處萍踪杳未還分陰猶可惜長熱寸心丹

其二

連雨迎冬立重來客上方聽經仍法樹習靜試禪牀
造化時舒慘人心自顯藏惺惺隨夢覺高枕卧羲皇

遺集

卷六

六

三百八

其三平聲

孤燈深更明三人同牀惺惺簷前傾盃殷堂中菩提靈
虛空知天心浮沉任身萍無言參禪機何須升蓬瀛

見燕

冬立秋已盡石燕胡不歸裊裊拂雲起忙忙掠水飛
恍如羈旅態豈爲主人迷好與征鴻約春來正及時

郭望

城北山連屋城南水遶扉珠方重鐸至樓觀瑞煙飛
夜靜關鳴柝寒催婦搗衣佳氣明雙曉秋深花正肥

野望

青雲家家農事殷田平千澗谷山豎萬烟曠
日侵眸亂好峯當面員剩有蘭亭契臨池思右軍

野望

龍飛龍隱山麓隱鷄聲寺向地中湧天從海外明
江上歸雲簇紫遠橫曉發瞻佳氣乾坤滿界清

望

江壁西風吹暮林海螺催路晚野鳥喚山陰
客來同調操絃謾對樹中原幾兄弟石坐欲更深

通集

卷八

七

五言絕

逢仙徑二首

小阮經尋惜劉郎今又來相逢仍舊識更事覓良媒

其二

道人駕小車頗我不能去我便問真機相向更無語

望月坪二首

時論虜鏡判不言家子夜狂歌發呼童旋煮茶

其二

酒煖宜邀酌瓶輕且漫歌山中燠夜短留着醉嫦娥

蟠桃塢二首

蒼化宜上苑啖實得金莖不見西王母但見東方生

其二

萬劫何如起開花落子時世人愁寂寞若個有誰知

卧龍泉二首

老僧妨擲杖壯士遜磨刀獨有南陽客從容海上敖

其二

噴珠山雨發笛奏谷風生法鼓初醒夢俄驚天上聲

馭風臺二首

詩集

卷六

八

洪武

列御返句初永升讀書處只在此山中搖搖微可茹

其二

大塊初噫氣南華正畫風振衣招老衲縛住樹枝中

湧金屏二首

屏前奏玉堦屏後列星台孔雀躊躇立含翎未敢開

其二

停驂存地步起眼見天門真俗分中界紅塵不得渾

起雷壑二首

月明當夜半默坐見天真不可高聲語忒驚山下人

其二

山從雷聲霹山前雲影移老僧看龍泉問予飛不飛

招雲洞二首

分明瞻太乙指點問河魁會合知何處從龍到上台

其二

愛國頻看日思親獨上臺山妖休入夢不是楚王來

浸星池二首

天河傍紺宮四七貫當中池前作賦者筆補造化功

其二

遺集

卷六

九

彼岸更何如渡之須用筏妙悟越河沙當面青蓮發

出天峯二首

青北定盤針何須此外尋四禪無着處便是自家心

其二

日月旋磨蟻乾坤挿翠標最高能着脚萬里任飄飄

七言律

登劍閣

大地鑪錘山作劍雙懸白蜺倚亭傍風來驚動床頭

夢月上搖連匣底光世事不平看髮指雄心猶在引

孟長應知神物山靈護千古龍文一鑿藏

入劍門

天設千將險莫倫貔貅猶在此中屯雌雄並峙龍爲友南北區分鐵作門萬仞光芒輝日月兩行殺氣重乾坤誰能獨倚崆峒上淨洗銀河報至尊

登重陽亭

重陽亭子冠山端不遇重陽也壯觀雲起卧龍秋是雨風來鳴鶴暑偏寒客懷未覺金僊遠世業那禁蜀道難聞說風流稱蔣脩至今真賞幾人看

遺集

卷六

十

四川考試中秋夕作

棘垣涼浸夜光澄畫角聲喧白帝城不有塵埃成障蔽依然斗轉自參橫唐虞總是清明象洙泗無非諷詠情吾道能弘隨處好莫因窮達負生平

贈王相士

病骨脩髯山澤癯非樵非牧亦非漁杜門不問行藏事開卷惟耽釋老書造物有形成梅指吾生何以謝蓬條應知大小年相似菌蟪靈椿總土苴

寓招隱庵

客到淮南已倦遊長河猶自帶聲流白雲纏縈千山外祇樹幽幽萬木秋歲月不言看短髮乾坤到處是滄洲莫因風雨催遲暮且伴閑僧對水鷗

五月五日病寓招隱庵

五月五日雨生烟愁絕江南路幾千石榴妬濕不欲咲海鶴交寒祇自憐何處得來蒲九節呼童且蓄艾三年道人病卧鯁人國只有青袍當藥錢

高郵道中

澤國蒼茫一望渾中原風景向誰論波翻鳬鴈爭依

遺集

卷六

十一

樹水築漁家盡閉門多是蛟宮藏周兩誰能赤手挽乾坤長沙賈賦空腸斷遮莫斜陽強對樽

淮安失水

淮水茫茫觸石尤先生鳥有爲吾收王孫猶自依芳草漂母於今獨古丘謾說延津驚躍劍猶愁海叟對忘鷗莫孤蒲架蘭陵酒醉倚春風十二樓

憶丁右武年丈

南北風塵摧敝裘庾公無奈獨登樓身安作客過三夏夢慣依君到九洲草木不言驚歲晏泥金何日報

蟬頭臨風無限相思恨吹向漳南滿地秋

謁岳武穆廟和邵二泉先生韻

長驅墮幕爭胡埃勛業巍然列將臺自謂旄頭將北去那知班詔又南來孤忠竟殞英雄恨青史猶存正氣開天暮西山欲斷日玄猿聲斷不堪哀

謁伍子胥廟和前韻二首

朔風吹雪淨塵埃古廟蒼然聳翠臺霸業雖知隨世古開水滿吳江襟欲濕漣漣兩淚向誰哀

遺集

卷六

十二

風淨山塵無半埃超然獨上子胥臺忠魂不化鴟夷在吳苑丘墟西子來孤憤自甘賁志沒奴顏那肯向人開江流不盡沉淪恨激起潮聲晝夜哀

過富春臺

東漢于今仰釣臺幾人曾釣富春來清風自是天星動抗志那聞諫鎖開廟對長松閒歲月人于塵世隔蓬萊扁舟直向清潭下端爲先生一壯哉

登吳山二首

直上山頭意暢然人湖別有一秋天清泉浸草深于

染怪石馱松青可憐氣逐鯨鯢凌海島心忘塵劫散
雲烟不知身世成何事拍手高歌正氣篇

尋勝環山頂盤旋坐石屏林聲鳥語度樹色紫雲凝
地引丹心迥風吹兩腋輕凌虛問僊子何處是蓬瀛

贈藥賣人同舟西歸

海上風來李郭舟月澄波影淨如秋半空霜氣啼寒
鴈萬壑潮聲撼晚樓我倚蒼龍歌白苧君騎黃鶴上
揚州尊前盡飲非吾醉爲喜風流結鳳儔

贈劍邑文學熊慕溪同舟歸

遺集

卷六

十三

長帆鋸浪雪花飛寒鎖玄猿不盡啼造化無心看柳
色陽春有脚報梅知桐江野水雖堪賞麟閣勛名好
自期莫怪歸舟妬風雨白雲已在玉關西

登金山三首

高閣江寒清可憐江南江北氣蕭然金鰲鼓浪飛雙
峽玉壘浮雲散九天月到瑤臺聞廣樂風飄閭闔引
爐烟何須更問楊州鶴已是蓬萊海上仙

水國危岑倚碧空潭花兩岸送飛蓬古書充棟占青
壁老劍搖波吸白虹濤起雪山堆海屋月明璃鏡破

鴻濛任教風急公無渡此地全收大禹功

一樹青蓮江上開分明佛土震東來大荒層閣摩千
丈天上重扉望九垓石柱風回愁鶴鶴海門日出淨
塵埃凭高漫自歌黃鵠興在青霄數舉杯

贈金山秋亭上人

山月平分江上臺何期玄度得重來洞門無雨春常
鎖貝葉連雲花自開風浪不妨僧入定松筠應許客
還栽道人剩有林泉興好待秋風掃上苔

十月二日往贛吊紫翁劉老師太師母

遺集

卷六

十四

三百九十五

南浦登舟往弔虔薄雲淡日近秋天侵來遠嶺皆來
望如意好風都上船鳳渚沙飛今日雪牛洲草擯昔
時烟行行柝舟重携手一束生芻兩泪連

宿峽江

峽江城外宿孤棹興倦登臨緩步回新月舒眉看我
飲危山翹首望燈來誰家兒女競歡笑彼岸孤鴻自
呌哀共擁蓬窓各無語晚鐘分付莫相催

舟泊泰和

瀨灣水急楚帆遲天暮慘黯練雪時一牧吹笛背日

去兩漁舟縮分風歸青山有氣凝霜宿碧水無塵見
鳥飛意古吉地多賢者從頭屈指不勝思

宿惶恐灘

孤舟夜宿惶恐灘高水急聲潺潺恍疑山倒瞿塘
峽不數灘來完海關牀脚癡僮剗正穩城頭起角夜
將闌旅懷百結無能解明月如何不下山

登望江樓

望江樓上望江流二外平分一色秋東起曙光籠盡
艇北京蒼鴈點沙洲開襟懸欲吞天地吐氣直能射

遺集

卷六

十五

二百六

斗牛盡日凭欄無限量乾坤事業屬誰收

七夕朱汝虞明府觀兵海上有詩見懷依韻奉
贈

秋容蒼翠拱層阿爲待清朝命吏過道路有碑星作
福此倚無女鵲爲河旌開岐島風雲合隊列貔貅武
勇多海上不波征鼓息將軍何俟製饒歌

遊金山寺

水上青山山上樓芙蓉一片帶雙流空中簫籟鈞天
動江面亭臺蜃氣浮已有龍門排砥柱可容鼉窟蕩

扁舟相逢莫惜凌虛賦好把葱蕪對席收

母氏花園

名苑奇花對席開恍然身世在蓬萊雲橫劒嶺嵐光
下水遶文溪秀色來鄭谷好文多逸興鹿門大隱有
仙才吾今亦欲遊朝市家傍柴桑菊已栽

七言絕

題梅贈侄思文上春官

彤雲冉冉帝城高玉樹芳妍染絳袍知是調和元有
待先催春色到林臯

遺集

卷六

一六

贈侄思文之任建昌

失水口號

古書三篋足行囊向怪青藜光未長昨夜浮槎渡銀
漢黃姑爲我洗纒綳

過金扁担

赤壁飛來越水東痕橫金檐嵌芙蓉却思八九圖書
數都在先生一畫中

過玉山是日立春節

玉山前梅盡開行人迢遞上春臺江南自是陽和
早喚起東風送我來

泰和見二漁舟繫纜乘風而上

江上商叟同漁業小艇相牽前後風緩緩竹篙欺急
水歸來沽酒醉蘆中

遊通天岩二首律一首

一竅誰開太古心通天容日洞雲深却思周子面無
極一箇圈兒此處尋

全集

卷六

十一

丹梯直上果通天兩腋風生骨已仙醉卧不知人和
世個中欲問又忘言

僊巖幽雅瑞雲疑四壁青山遠畫屏旂影飄飄連漢
影鐘聲歷歷間泉聲古松掛石如龍偃細草迎風肖
鳳鳴直上峯頭最高處凌虛欲借玉龍乘

萬二愚先生遺集卷之六終

蘧廬稿選十三卷

〔明〕韓上桂撰

明天啓刻本

北京圖書館藏

題韓孟郁稿



憶昔歲在濟上逢韓孟郁也出其所著作示余孟郁方爲孝廉而所就已若此矣去之若干年余再入中書孟郁爲孝廉如故而又不第來謁余又出其詩文數種詞愈工而牢騷感憤之意亦時以露才士不遇故宜有此然孟郁故有逸尚好遊佳山水業已領青氊不樂乃請假歸將

從其鄉李太史入秦登太華三峰尋玉井蓮摩娑仙人掌而去適齊魯妖賊起部議湏儒生有謀畧者往覘賊勢而孟郁慨然願行遂辭太史而東余聞而壯之方東夷肆逆遼左沉淪孟郁慨然有請纓之志而爲人所尼雄心未已殆于此行試之矣粵東多才以余所知孝廉中有劉伯栩陳來獻皆績學嗜古而孟

郁尤宏博然皆久困公車豈此
道于舉業能爲祟耶抑造物忌
之耶今天下文武二途皆困敝
不振孟郁文士而談兵差強人
意吾知孟郁以其文耳若他日
孟郁所樹立當有不徒在毫素
穎楮間者吾姑書此俟焉

福清葉向高書

聖賢

蘧廬稿序

韓子孟郁刻其蘧廬稿若干卷以示不佞
曰願先生一言以信夫韓子何取於蘧廬
哉昔者莊生有爲言之也見韓子所自爲
賦焉夫棲神玄漠托處寥廓乾坤爲寄寓
古今爲一宿彼且焉用文之善乎韓子自
况也刻茲何也非韓子志也韓子之友鳩
金爲之以與海內綴文之士共斟酌焉然
而韓子志也韓子天才溢發鬱積湧湔一
息千里其於古人直且暮遇之而猶思與
海內綴文之士共斟酌焉韓子之志於是
乎大矣古今才士多志士少世不乏才彼
其師心逞臆千言立就奔逸橫出不受羈
鞅偶拾唾餘便謂前無古人其無志者達

遑謂運代遷降古今不相及卑卑道俗望
古人而却足焉惟有志之士恥不爲古人
故事非古弗用而語非古弗道精心獨詣
不古不已詞壇所以代興大雅所以不羣
非斯人之徒歟余觀韓子其才可以古其
志又必欲爲古故有所撰造無不取法乎
古賦頌箴贊法漢魏六朝五言古法江鮑
李太白七言歌行法太白時旁及少陵雜
文近體雖不專法一家然皆不卑卑近調
韓子嘗自謂賦頌古詩詩於古得十之四
五獨近體難乎爲工余固未能定其必然
然要能不爲今人者也夫以韓子之才之
志竟其所造約之古誼湛沈以達思淵微
以蓄旨溫厚以發其氣蒼練以遣其詞擬

遠廬稿

二

卷

議以一其格參伍以綜其變自余所交天
下士可與進而之古一人而已往歲韓子
與吾兒懷瑞結社西園凡所撰述兩人者
共斟酌焉然弗自信也比余過里又與余
共斟酌焉猶弗自信也茲且斟酌乎海內
士因以斟酌乎古人若是韓子之志愈大
矣雖然韓子方且遽廬乎斯文而余復詹
詹語古得無迂余言哉

遠廬稿

序

三

卷

端溪區大相譔

韓孟郁遽廬稿序

遽廬稿者羊城孟郁韓子所爲詩也孟郁
屢上公車遊太學于余有維桑誼間訪余
成均手一編見授曰小子童牙時輒任誕
嗜古嚶嚶自鳴每厭薄家人生計而竟其
適於詩幽討冥搜不遺餘力亦有年矣久
乏習而成癖日月忘焉計所存什之二三
覺些微亡當未諗可與言詩否余讀之曰
可未諗可藉先生而傳否余讀之至再曰
亦足傳矣則請受雌黃焉已而索余言弁
諸首余于此道醯雞爾莽莽何如輒謾自
評隲迫孟郁舊誼益容辭序曰嘻子起家
青衿而多聞驚博儻于正業無妨乎世類
逐時流而孟郁高自濯洗耻卑論儕俗

欲軼而過之世急名功祿利而孟郁提關
繙書側弁而俄于生產亡所問世好侈冠
劍樹願欬相高而孟郁匿景埋照若默然
杜機壹意修古乃今棄故業思專而難割
修制舉思曠而失時竊虞孟郁之日以窮
也孟郁曰不然也吾嚮者束髮受書師心
師古視曹好夷然不屑也直將襲鴻濛苞
混沌以宇宙爲遽廬吾且忘吾身矣皇暇
問遇必有所遇而後適而後稱詩乎亦已
卑矣史氏有言詩書隱約欲遂其志者之
思也作者必窮而後工窮何負于小子余
聞而憮然曰吾失乎吾失乎古人日不暇
給志在千秋兩司馬病渴論腐以跼蹐終
然而聲施異世孟郁得無意乎繇茲春秋

方盛俛而就繩墨之言亨塗在前長轡方
 騁彼其睇矍矍不啻十舍少暇羊角之餘
 何難奮翼澠池哉得時而駕奚其窮于遇
 乎何有記余舞勺之年下帷譚藝墨淪紙
 敝曾不能窺其藩中歲厯博一第顧於詩
 道夷蕪謫乃今檢舊業則敝帚也課新詩
 則覆瓿也兩者無當所得與孟郁孰多孟
 郁忘其遇而遇存以爲目睫近也千古遠
 者也要之業足術也遇不足道也茲藉具
 在類非開元大曆以後語計識者能鑒定
 之耳孟郁深味乎南華旨持論大觀有詠
 必高無言不偉竟所至當屬嶺海奇琛顧
 余秉能弗長又味道殊淺讀遽廬賦甚慚
 于孟郁

遽廬稿
 卷一

三

萬曆甲辰季秋西粵友人蕭雲舉撰



遽廬稿
 卷一

四

蘧廬稿選

五羊韓上桂孟郁父著

同里黃聖年逢永父選

賦

蘧廬賦

余少不問家人產惟是敝宅一區僻處
鄉落歲久圯壞莫蔽風雨丙申僦居五
羊之東城戊戌移之北癸卯復移而南
八年之間三徙愈陋管潘岳閒居左對

蘧廬

賦

戎營右臨壁沼自謂孟母之遷不是以
過余踟躕一枝莫獲寧處辟彼倦鳥得
棲爲幸其何敢擇木嗟乎天地浮萍陰
陽過客亦若此而已旣以蘧廬名其居
因爲之賦

爰有達人托心玄杳泰山匪大毫末匪小靈椿
匪長朝菌匪天張六合以爲庭聚溟渤以爲沼
順流水以優游象行雲之縹緲夫其宅連青瑣
戶引彤軒深宮謝夏奧室留暄東京則南陽抗

第西晉則金谷開園信時俗之所艷非予思之

所存若廼買隱情懸釣名心競北山耻其移文
終南嘲其捷徑友猿鶴而非真攀褰桂以徒咏
雖竊耀於羣愚終有違乎至性故其處也可置
可寂如晦如明在山則學巢父近市則同晏嬰
巷以陋自徇谷惟愚乃名始寄寓于東郭未托
跡于南城里甚美而非擇喬屢遷以無情猶得
借巧鵲巢潛形蚊睫鳥旣倦而獲林蟬微翳而
逢葉敢妄意於臥龍廢取適於夢蝶爾乃清性

蘧廬

賦

二

常在逸興難忘種竹間地栽花道旁小樹數益
垂柳三行橘徙比而不變蘭易砌以彌香從吾
遷者殘編蠹史任吾携者短劍空囊一奴平頭
一婢跣足無奉倩之淑匹有孟光之隱服衣旣
寒而尚絺炊至晡而未熟坐蓀床而欲穿眠鍛
竈而微煥其或清晨奉省佳節堪酬市鮮錯韭
盤列觴浮仰橋木而知敬對萱草以忘憂荆素
榮而靡拆桂初茁以成稠忻笑語之常洽縱偃
蹇乎何求至於月到疏簾風來暗閣苦茗一杯

濁醪再酌舊藻猶含新華始吟咏泌水之清詞
想建安之傑作足千古而非誣置三公而如却
寂寞今似揚傲睨今如莊玄草成而愈澹北溟
著而彌狂逍遙塵世之外放浪無爲之場仁義
止可一宿大道不異羊腸卽浮生其若寄況棲
息以何常澤雉畜樊而不王大鵬礙翼以難藏
吾獨超此兩者故能出入宇宙而無方

蟠木賦

余居之傍有蟠木婆娑困輪其陰可蔭
連廬翁賦

有似蒙莊所稱不材木者暇日細視因
而賦之其詞曰

若夫蟠木離奇非楠非梓非桐非椅托根磊落
澹影淪漪震電蛟掣苦霧晨披山精伏處野魅
潛窺旣銜癭癭復垂頤頤頹形異狀怪目駭思
其枝柯則半青半槁若伸若折槎牙虎爪屈曲
尺鐵枿樞恨枯棟柱憐缺削之少平截之多節
其根榦則粗文惡理皮裂心腐苔蘚外蝕蠹蟻
內蠹爲舟易沉爲槲難固圓不應規方不中度

是以匠石輟斧公輪停斤雖婁池墨王璽迴輪
徒然散木共置弗與嘉樹同珍用能飽歷星霜
蔽翳日月秋冬不知寒暑過閱千尋尚加百圍
莫測大可蔽牛高從冒雪驚風驟起則萬籟齊
鳴暮烟宿舍則千山連綴至於春陽始熙羣鳥
咸萃倉庚鵲鷦鷯鷦鷯雌孤雛哀鳴求類
又或窮髮希有卅穴奇毛旻天羽倦運海形勞
亦復息肩暫止弄影長翺下有騷人達士卓犖
高賢捐棄禮法不受世牽自知無用却跡難前
連廬翁賦

覽此奇蔭私心悠然徬徨徙倚以咏以賦終日
酣暢與彼流連迺作歌曰六合未爲廣九州何
足多扶桑高碍日若木低明河梧桐不及拱橘
柚盡戕柯漆以黏自琢玉惟堅廼磨不材吾已
矣爲材將若何東方生聞而和之曰大道本無
名至物初何狀宿瘤配齊王哀駘崇衛相玄酒
不可飲朱紱爲誰暢漆園頌達生柳下吾所尚
笑彼首陽子徒然事高亢願結孤樹鄰終身永
不忘

月賦

楚襄王既遊蘭臺因適桂苑延佇乎瑤階有頌皓月始出直照王懷王乃進朱玉而問之曰夫風之雌雄則既聞之矣若夫月者流照無極萬里一色寧有異乎王曰唯唯若大王之月者閃鏤萬狀皎潔非常經綺檻透蘭房徘徊乎紫闥漏景乎銀牀助高樓之明鏡增素女之瑤粧故其室滿火齊壁搖金電雲母開屏琉璃合殿纖學玉鉤圓裁紕扇度網如梭穿簾似箭至於輪

遠慮

賦

王

涵芳渚采漾金波又若投珠還漢讓璧沉河君王乃召皓齒命雙蛾揚郢曲迭吳歌羽爵屢舉舞袖森羅歡宴終夕爲樂如何若庶人之月者光采如迷清輝莫吐乍升短牆潛窺暗戶室小形虧隙寬影度塵壁損妍敝帷掩素啼每笑於吳牛擣莫資于顧兔恨薪桂之無因念監臨之問訴又或孤鸞獨照別鶴寡棲縈砧既出破鏡徒飛單傷角枕冷惜羅幃流黃易濕素杵難揮與夫負羽遼陽從軍隴水久負閨期未酬國耻

霧苦營空風高陣靡羌笛一吹關山萬里此其人莫不見月興歎弔影長歛永夜不寐中心有違孰與夫金宮之賞會綺席之清怡也王於是稱善始命有司視貧賤發簡戍恤役賜玉雙璧永爲上客

羅帶賦

東都妙繭南越奇絲綠必秦女浣或西施引流黃於素月緞累恨於寒機製凝長而尙窘體稍纖而復微乃成羅帶紛紜綺靡攬之盈握繞之

遠慮

賦

王

遍指稱翠袖與丹裳映朱顏及皓齒倚繡柱而輕斜步錦茵而旖旎羅帶今從風寶髻今玲瓏照天兮碧色弄月兮寒空思邀之兮遠道將約之兮上宮披復披兮情已亂結復結兮心轉同羅帶兮如雲披輕塵兮動絳裙願褰裳而就子期解佩而贈君翻兮欲合飄兮始分擾鴛鴦之逐伴雜蛺蝶之成羣美人醉舞束纖腰圍鬆髮墮釵將搖拖虹迴雪紛欲落手折幽蘭頻見招少歌曰河似帶兮不可屬草似帶兮但縈砌垂

楊遠地惜相連遊絲罾樹同堪繫匪伊垂之帶
有餘水有翠荇牽紅藻病帶寬今非昨日愁帶
長今不自如重曰錦瑟徒懸繡幃未夕紙扇中
道蓮鸞鏡有時斥幸獨得爲羅帶今長拂蒼苔
之履跡

魚燈賦

客有談江豚魚者懶婦之所化也其膏
爲燈明暗無常性戲是供余因賦之其
詞曰

遠遊稿

賦

七

夫何此燈今似晦非晦如光非光托生水族流
照江鄉旣殊殊桂燭亦異蘭缸鸞膏未遇豹髓
藏謬升短檠途登君堂體本香魂質存懶性在
煎未忘縱廢何病應節如知隨方莫定造孽作
妖喜邪醜正其或畫堂宴啓玉漏聲遲旣裁郢
曲復度秦絲釵簪並帶屏畫雙棲金尊未竭香
篆如微將鬆寶帶莫解羅衣時則獨奮奇光罔
勞纖杖四照同輝九華共放斜通翡翠之幃直
射芙蓉之帳觸雲母而玲瓏映水晶而瀏亮一

遠遊稿

賦

八

刻千金爲樂難尙又或高陽酒徒五陵大俠但
喜樛蒲靡知素業夜半分曹探囊競捷射蜀錦
與齊紈賭名駒與愛妾盤宛轉而未分米屢喝
而猶怯亦復丹華倏燦靈耀俄敷辨五木於指
掌定梟勝於模糊劉毅快其得雉慕容喜其獲
盧百萬一擲繞座狂呼若乃鑿壁書生乞光貧
女兀兀殘編紛紛亂緒西遊已困未習揣摩東
賦旣空更輪機杼途或依微掩曖歛燿藏霽似
死灰之欲濕類鬼火之猶青膏數添其彌暗指
屢剔而難明非關袖掩豈屬帷扃蛾詎觸而燼
落窻未曙而光停致使黃卷低看白麻暗索字
或溷其魯魚續莫分其美惡三冬之文史竟虛
七襄之雲錦誰作徐吾爲之歎歎蘇季爲之慨
愕故其爲物幻而多智比而不周最善牧豬之
輩偏宜紅粉之樓專結怨於寒士罔助勤於好
仇豈若青藜獨資著作更慚龍燭靡達隱約流
螢供照書之囊斜月透穿針之閣用並借於清
貧心詎分於厚薄爾廼鮑臭其質豕突其形燭

德無極婦怨難盈固乖氣之偏屬豈下愚之可
明是宜封豨等刑黃熊並殛化村猶輕燃臍未
刻悔且縱之江湖亟欲投之荒域

蛛絲賦

余讀江淹青苔賦見其濃淡殊情歡悲
有致因以爲蛛絲之所感正復相類遂
賦以擬之

嗟蛛絲之繚繞覺引恨之常多性喜圓而擅巧
製象網以兼羅結繩之前已彰奇構杼柚之後

遺廬稿

賦

九

遂擬纖網每依簷而掛壁時着樹而連柯其或
古院陰森高齋寂寞苦相無枝寒松半落靜讀
丹經閑調野鶴拳羅薛以爲衣見飛絲之繞閣
封紫洞以潛扇映幽窻而成幕值日晚而煙縈
向月出而露薄莫不竊賞清貞暗酬寥廓啜苦
茗以高吟擣瓊枝而對嚼與夫紫棟迷雲丹簷
宿霧鐵學網而依微風引絲而暗度斜骨合歡
之牀偏繞相思之樹欲斷還連如去猶住似蓮
藕之難分類春蠶之始吐遂或攬袂聯情牽裳

結素綰上客之餘思惹佳人之一顧至乃幽閨

暗戶脩巷迴廊君行塞外妾住空房庭際無人

積絲滿牆飛蟲自掛敗絮同揚旣蒙粧而拂面

亦塵篋而污裳驗蟪蛄子而不至咏嘯蛸而自傷

憂來纏襟思去擾腸流黃織今明月夜秋蛩切

今更漏長又況頽宮敗冢密棘叢榛石間苔滑

階下草湮遇寒楸而作蓋附朽柳以成綸當日

才情豪貴志氣驕嗔東都帳飲西第留賓錦衾

照日清歌落塵看花紫陌踏馬芳茵一旦埋麗

遺廬稿

賦

十

骨於蒿里滅皓魂於荒隣已見滄田變更憐松
栢薪猿啼狐穴蔓積絲陳悲苦霧之常綴痛脩
夜之不晨故其感必入微思常靡斷抽緒轉長
如毛莫判雖所觸之異條固物情之共貫一經
一緯令人致歎重曰天網恢兮奚尤品彙紛兮
自投蜨何拙兮獨轉蛸何苦兮無求重耳何觀
而啓霸襲舍何悟而潛脩彼遊絲之無意尚裊
態以牽愁

臥病江南賦

嗟何辜今率茲曠野又何慕今遠違故土競蠅
角之微區嚇鴟餘之腐鼠瑟雖工而靡前壁屢
投而見拒幾閱歷乎星霜空受困於寒暑寒暑
今侵人燕越今傷神懷炎荒之脆骨抵嚴朔之
風塵鄙本貧而落甕屈既放以消魂徒形影而
作偶與曠莽而爲隣焉隣兮杳何托幽蛩鳴兮
翻寂寞白露滴兮沾裳寒雲冉兮護壑水蕩蕩
以彌深山蒼蒼而如削欲泛舟而易波將驅車
而復却轉頓轡於虞岑聊憇跡子吳郭吳郭兮

遷廬稿

八

上

千尋虞岑今夕陰士女妓而相雜樓閣敞以高
臨飄綺紈之末袖繞絃管之清音雖甚美而非
故終遺恨于客心鍾楚人而楚奏莊越產而越
吟任險夷而不易徒染淚於寒襟淚寒襟今傷
未已撫顏顏兮悲愈起願借翼于鷗鷁思附鱗
于文鯉朝發跡乎長洲夕返棹乎鬱水就屹峙
以神舒對妻子而色喜幸越影以瘳靈今終乘
采于南鄙重日鳥欲歸兮故巢馬復嘶兮近郊
魂一夕而九逝眉終朝而屢交知不可兮驟返

思以咏夫蠨蛸

木廼瓢賦

汝載子從羅浮山中得瘳木甚怪製爲
瓢器鬱錯可玩既飲客因以自名予爲
之賦

析木之津廣莫之野有一怪木結根磊砢枝旣
碍日榦復低雲銜波下齧野火潛焚孤雌離穀
戀乳傷羣晝夜靡歇擾擾紛紛於是鬱性未平
結爲瘳瘳瘳頽頽頽欹唇俛珠蘿護藤牽旁生
連廬稿

八

上

空實有魃玄虞士見而悅之荷斤載斧援而伐
斯念彼離奇與余性宜雖棄規矩猶近希夷譬
彼雄雞子憚爲犧世人相面僅得其皮製而爲
瓢文采歷錄旣似龍盤又如鳳蹴鶴散龜旋虬
奔驥逐瑤草微生丹華始煜雲已卷而彌舒波
旣翻而猶蹙故其拂拭提携罔離左右几席輝
盈琴書錯繡高揚綠蟻滿酌芳醪沉吟風雅諷
誦離騷送西山之落月引巨海之洪濤箕許陪
箕逸跡顏巷婉其崇操斯時也浩氣橫飛塵情

蕩斥天地爲拘滄溟爲窄賤梁苑之遺樽鄙惠施之五石代能識此寶者雖千金而不易

枝棲堂山池賦

枝棲堂者蘇生汝載之所居也生稔嗜烟霞素懷泉石而婚嫁尚阻羽翼徒艱乃蓄水爲池徙石爲嶽莫不恍象神工儼同天造暇日過視真方丈蓬瀛不異也嗟乎莊生濠觀長房壺隱意之所寄奚必攀蘿躡蹻登輶石駕梁始爲快哉乃

遠廬稿

賦

十三

作賦曰

噫弗鬱乎可怪其爲石也體截齧以如飛勢森羅而若戟遠取象於神驅近借工於鬼役以爲蓬萊又無鰲戴以爲羅浮朱鳳安在天台失其霞標幔亭遺其翠蓋澹暮雨而非巫觸流雲而擬泰於是屹者兀者矧者突者雖形埒蟻封功由覆篲莫不擁礙日以高凌挾于霄而上蔽有曲池焉大不踰尋深惟彌尺朱鱗躍采唼藻漾碧縱意浮沉江湖共適其或飛纖落芥舟盪其

中又若博望達漢賈客浮空閱歷歲月自西徂東復有蟠木累寸擁腫無用葉苦霜繁枝殘雪凍春秋已深螻蟻攸閑猶得等大椿之年發淳子之夢至於砌草下被幽蘭上生苔連莓滑暎帶曲岑頗類湘浦又似山陰應接奪目握芳盈襟是以咫尺之間神情倏王天地之大觀已全仁智之中情奚尚濯纓志潔則滄浪匪遙柱笏長吟則西山在望彼向平五岳徒爾神馳穆王八駿欲去何之大鵬苦其兩翼鶴鷄快其一枝

遠廬稿

賦

十四

荷幽懷之可托縱僻處以何疑

窮馬賦

有一逸足來自渥洼東經瀛海西涉流沙霜蹄汗血文采五花羈帛不可牢絡靡加走必越隊退復驕嗟衆駘嫉之咸來齟齬怒鬣奮縷磨牙誠舌圉人不識隸之駑列俾上太行十步九折體瘠形拘餐風嚼雪幸遇孫陽三顧盤桓睠然下淚撫首挾鞍解衣用覆輶食令餐是馬雖愚振足長鳴聲入霄漢感激上清願受銜勒爲君

遠行一飯不忘況是大恩出入馴習保無纖塵
載德莫報請竭以身

病鶴賦

夫何此西方之令質兮稟靈性之自然跨烟霞
而高舉兮凌日月以便躔茹瓊草而自適兮飲
玉醴以生妍本與龜麟而共珍兮同鳳鳥而齊
翩將比壽於喬松兮長托跡於青田偶降觀於
原隰兮遂投機而被牽屈彌天之遠志兮就塵
世之拘纏觸離籠而柱喙兮望階除而頸延翼
遠廢稿 賦 一五

翁戢而難舉兮足蹶躅而不前意惓惓以如喪
兮形影吊而相憐仙儀爲之減素兮皓態爲之
奪鮮骨柴厓而獨立兮尾凋敝以無全怨氣積
而莫平兮哀響達於皇天舉世忌賢兮盛綱罟
而相迫指白爲黑兮號石爲壁抑展禽於下位
兮老楊雄於執戟焉唐瞽其白首兮君平窮于
學易天雖高而彌跼兮地雖厚而愈踣撫殷樹
之婆娑兮繫南冠而爲客服錦繡而夜行兮袖
隋珠而暗擲雖難憎其腐鼠兮鳴哀視以爲赫

掣貴育之勁臂兮庸夫騁而相益執秦儀之辨
舌兮吃者侈其博覈彼赤舄猶然跋扈兮陳蔡
搆其當阨矧羽族之微杳兮安能縱此遠翮感
時俗之嶮巇兮歎後路之難期禿鶩飽其在梁
兮野雀羣而來欺與雞鶩而爭食兮同鴻鵠而
見羈隨童稚以俛仰兮啄螻蟻以療饑雖作君
之近玩兮心每托於天鰲顧乘軒而非分兮願
在陰而共怡白露警而性動兮秋風颯而情悲
引流星而自照兮對落月以增罹念羽毛之非
遠廢稿 賦 一六

舊兮欲振發以何時安得支遁之惠養兮使我
去塵氛而上之

歸燕賦

甲辰春余流滯京師館於野閣適有海
燕來巢卵殼其上余見其生見其飛尋
又見其去憮然傷懷遂爲之賦其詞曰
有瑤光之瑞鳥集孤客之幽簷振玄衣而耀日
拂弱羽以穿簾啣香泥而作壘雜積雪以成黏
避戍已而不至視顏色以如覩夫其含華堂就

茅閣厭雕梁懷素幕固清性之相宜覺濃心之
自薄爾乃乍合還離既去仍戀影急如流體輕
似扇涼雨過兮掠浮絮於東牆暖風含兮逐落
花於西岸度夜月以潛歸乘曉星而輒散傷寂
寞以成隣弔羈縻而爲伴春已去兮夏亦殘陽
烏沒兮蟾兔還撫卵殼於既育歎覆煦之常艱
始對哺而往返繼學語以呢喃羽未乾而遽動
翼甫就而爭雛母子聚兮樂未已陰陽驅兮心
不閒將歸海國兮路千億玉書斷絕兮無消息
遠廬稿 賦 二

比地苦寒難久留使我念之不能食公子滯滯
今意何爲王孫獨處兮胡不歸山中桂樹花將
蒲白露滴岩草漸衰屈原去國兮思解佩於南
浦陶潛返里兮常採菊於東籬時旣違而不悟
身徒寄以誰依懼世俗之相侮憂霜雪之來欺
同鳳皇而隱見庶縉紳之永辭乃援琴作歌曰
燕之來兮跡共處燕之去兮心隨俱白雲縹緲
家何在青春代謝歲將徂恨此身之非燕雀兮
不能縱羽翼以自如

長途賦題德州店壁

遙望長途有懷神京南抵三江百越北通紫塞
金城垂楊遠道細草繁烟驛屯碁布野店星懸
車擊轂人摩肩但見紛紛沓沓驕驕闐闐冉流
水以窮年當其擁傳心榮棄繻情快腰間之組
丈餘肘後之印斗大順馬首以如飛見干旌之
遠蔽四顧叱咤蕩若無人覺眉宇之非舊美意
氣之凌雲願指則蟻附目攝則虹奔莫不望塵
迎拜聞風震戟負弩前驅屬鞭道側關吏見之
遠廬稿 賦 二

竊驚羅敷盼之自失今年花日麗聊勝往年春
願將陌頭意憐取繡幃人閨中少婦却悔封侯
但數歸日未悉春愁知前途之可計覲故里之
遲留雖險阻之間值若風動而鸞遊若廼陵陽
再別曹沫三北馬齒亦至駿骨靡拾貂旣敝而
翁縫桂將燃而尚濕僕欲棄之易水隣不假其
半匹輒復崎嶇往路躑躅前堤空囊羞澁孤劍
提携來時春尚蒲歸去柳如衰不聞迎候客但
覺雪花迷霜跡板橋水藏宿溜泥滑車摧風高

馬瘦買食道旁寄宿外廐鷄鳴戒裝昏黑獨後
則有遊閒公子天台王孫臂鷹挾彈來往平原
鞭揮白玉座藉錦茵笑蹇驢之蹙蹙耻儒冠之
誤身步高舉而不顧途稍礙而易嗔亦有販糴
汗庸賣珠輕薄競効刀錐苟伸尺蠖竊勢府之
餘瀝過屠門而大嚼執腐鼠以嚇雛滅虎文而
溷鄴煬擅竈而色矜舍爭席而顏惡故其道僅
千里態出萬狀最苦塵途最難客況踐之魂驚
念之色喪九折未爲艱五盤何足讓又況多年

遠廬稿

賦

九

敝箴往日糴糠薄良人之屢挫輕賤子之不揚
怨泥金之信斷謝噪鵲之聲長擬鳴機而不下
徒結恨於流黃將羞薄舌詎拭殘粧又惡知逆
旅風塵他鄉懷抱受宿癩之譏笑厭蝸蟬之沸
擾者哉典裘命酌僅博微酤拔劍起舞慨而作
歌歌曰志士遇合今竟何時被褐懷玉今知者
希騏驎受羈兮驚馬馳鸞鳳棘棲兮燕雀欺矜
當軼駕兮龍螭願奮翼兮渾池

苦雨賦

四時之代序兮惟秋爲最悲況重之以淫雨空
無休歇時吁嗟此雨兮何曼衍以淋漓故其重
雲結嶺玄陰蔽天羲和爲之頓轡望舒爲之停
鞭豐隆怒而未下列缺過而忽焉爾乃頃刻萬
狀連綿九旬池汪洋而作派井漲溢以侵隣草
依木末萍密江滯於是遠人怨居人歎望叢薄
之無烟接衝波於別岸車埋輪而不進馬泥首
而難竄野肆荒臺曠矣悠哉女牆倒其逾半官
署掩而不聞魚淵浮而泳沫鳥林宿以徘徊則

遠廬稿

賦

三

有郭巷窮生衡門處士系邇昌黎學源洙泗名
不繫金閨之籍身不當玉鉉之器故其偶步偃
僂蹇行蹇蹇元亮之冠十年子夏之衣百結促
襟則露肘曳履則跡雪爾乃揉桑爲樞決溜爲
渠同原憲之甕牖類焦先之蝸廬四壁蕭然無
有一瓢泊乎自如提携毫素坐卧圖書將飛寡
翰欲出無與獨處一室上漏下濕陰風東來暗
雨西集門雖投而罕由蓋久殘而未葺散漫流
連委瀉漩涓室無燥土宅有奔泉蟄蟲引砌荒

逕迷烟苔連錢以滋若芥作舟而依然于時囊
金正盡主人無色塵醜朝吟牛衣夕惻仰桂薪
於月闕想瓊實乎崑側將一飽以無時每中夜
而太息於是形如稿木心若死灰擁敝榻以不
語撫焦桐而愈哀凜天威於屋漏恨神女於陽
臺則有往日交遊平生慷慨聯結車騎周旋劍
珮擲千金以無言毀重璧而罔悔方期剖粒相
遺虛車共載托肺腑於當年誓管鮑於異代再
散雲流倏焉變收始猶萍聚末提漚浮此日但

藏廬稿

賦

主

聞嬌歌和管緩舞傾眸掩翠屏而扃戶奉珠箔
以乘樓窮燕飲於十日極歡宴乎千秋鐸鍾伐
鼓不知雷霆之警蘭燈綺錯罔思風雨之愁又
惡能敦好念棘濡鱗借翼過子桑而暴飯哀王
孫而進食者哉已矣哉秋風起兮木葉飛夜雨
鳴兮臺館夷魚鴈杳兮音信斷川原隔兮道路
遲詩書滿笥兮不過千年之糟粕珠玉在毫兮
罔救一日之寒餓固古今而合轍豈吾生而獨
疑

遠廬稿

五羊韓上桂孟郁父著

古騷

軒轅降二章咏甘露也再贈侍御馬公

軒轅降甘露下盪天門淫帝宇璧玉精英玄靈
丹雲結綠雲停體輕微盛膏澤紛珠如光凝射
甘露零闌茂辰先輕風灑絳塵甘露零澤豐草
吉茂祥福壽考甘露零霑翠栢黍稷盛萬民若
甘露零徵上瑞治嘉平樂萬歲

遠廬稿

古騷

聖人出熙以寧相臣降揚光靈天地開擴日月
晃朗鬱蒸玄雲以紛詆蕩嗟五色朱玄黃枝天
矯以沾濯日崢嶸而有光奮金霞飛紫玉纖如
珠密如果噉輕津扇流馥帝德廣大洽四方陰
陽迭叙孔淑章繡使南行歲蕤皇浮膏灑潤變
素霜黍稷茂美麻麥成洗滌困病析憂醒蘊積
秘懿觸上精悠悠天壤垂頌聲

閔逝三章爲友人黎國倩作

若有人兮倚雲端驂白鹿兮駕鳴鸞撫長劍兮

輝遠日組流纓兮切峩冠鼓桂棹兮芳洲抗蘭
旌兮奔渚思攀之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下女
兮瑤環龍矯天兮鳥間關叩天公兮雷帝鼓阻
閭闔兮應余以不閒膏余車兮秣余馬與子驅
兮震之野望大江兮揚舲乘波光兮直瀉蛟何
伏兮水中驥何嘶兮宇下時不可兮再得子獨
奄兮遠駕石瀨兮浚浚草幕兮芊芊遮飄風兮
末路攬白日兮長年值靈威兮浩蕩莫少緩兮
雷連固人命兮有極獨凋朽兮誰憐

遠廬稿

古騷

秋蘭兮紛紛翠羽兮玄雲守芳馨兮靡渝孰歲
暮兮可云與子盪兮蘭橈臨風激兮洞簫與子
駕兮虹橋左軫轄兮右招搖彎長弓兮射遠鶚
披紫珮兮曳明璫秋蘭兮暮寂衆將刈兮長歎
息蒼葭蒹兮何爲却江離兮靡殖主不值兮時
不畱水落落兮風颼颼靡時人兮悔惜獨予心
兮悠悠高飛兮遠宅隴樹鬱兮翳長栢一幽兮
一明孰余知兮中情德不可恃兮今年不可長惡
不必滅兮賢不必祥掩青陵兮脉脉徒流水兮

湯湯

驚風起兮揚塵白日黯兮無津思夫君兮歎息
望渺渺兮誰憐誰憐兮靡及往不還兮出不入
出不入兮可奈何空偃蹇兮山之阿予與子局
其同心兮如帶之縈子姱我兮無悔時諒金石
今匪渝曷歲月兮虛馳世混濁兮闇不見晰謂
蕭爲芬兮謂蘭爲棘子不留兮如雲從風飄兮
莫適策桂車兮翳芙蕖乘龍輶兮曳靈裾將以
歸兮遠漠孰馨芳兮襲予山中兮皓月照松陰
遠廬稿

古騷

三

有所思二章懷國倩也

有所思乃在羅浮之高山白雲連天不可上覆
崖截薛嶺松關藥石又牙而糾結荒榛蕪蕪掩
芳蘭山鬼夜哭機鼯晨歎蝮蛇百尺舔舌肆嚙
得人肉而彌歡暗雨累日秋先寒猿悲蟬咽愁
鳴湍猛虎忽震怒驚風掃林巒道逢退走不敢

視引弓欲射失心肝朱明躍出煜灼其上唇焦
口燥炙之欲乾金砂石乳虛盤桓仙童玉女隔
雲端令人聽此心辛酸思君不見淚琅玕飛欲
極兮恨短翰側身東望空嶺岬慘獨怒兮何時
安

有所思適在南溟之大海惡浪如山不可度陽
春白日沉光彩雷霆闐闐壁巖敷連天感地浮
銀鎧浩浩乎奔車策馬之相送千岑萬壑倏而
改中有鯨鯢鱗鱗詭顏而異首吞山吐嶽含雲

遠廬稿

古騷

四

駿又有天吳罔象之窮奇招風募雨帆檣潰梗
萍飄泊查不知其所底偶然得之糜如醢觀者
皆震號死者不相待嗚呼欲訴兮誰爲宰秦皇
漢武如夢中三山銀闕今安在思君不見令人
餒急欲濟兮舟不逮側身極望涕沿洄慘獨憂
兮心旣癡

望仙歌

若有人兮控紫煙蹕白鶴兮翳青蓮霓橋恍其
在目步瓊琅而上天思邀之兮河無梁身造之

今天一方山兮祥飢水兮漩涓重巖晝冥不見
日驚波夕動心徒然春已暮兮草已萋猥狎叫
兮風淒淒將仙人之共處何王孫之未歸山中
兮白露滴巖花兮月如素沐余髮于咸池騁余
足于天路虎鼓瑟鸞率舞山冉冉其來雲天遙
遙而欲雨呼赤松兮摩其顛召方平兮枕其股
天爲蓋兮地爲輿授丹經兮錄素書將歸息乎
閭風之苑又底跡乎赤城之居日既夕兮倚山
阿守空鑪兮歲月多使蓬萊可得而至今吾又
遠廬稿

古鑒

五

何憚夫渺漭之風波

芝蘭章

蘭生幽谷曄曄其芳真人采之繚空房繚空房
顏如玉飲瓊漿付靈籙紫霞爲冠芰荷爲服佩
明月之雙環翳摩天之若木
芝之生矣維其榮矣僊之遊矣維其靈矣茹紫
芝乘雲車入參寥歷玄虛上有太華之真經元
始之丹書長相隨攬龍鬚

遠廬稿

五羊韓上桂孟郁父著

四明張得春茂魁父選

頌

栢臺甘露頌

今

天子御極之二十有六年聖德洽于中外
蠻夷之長祖裸之國悉稽首內嚮獻琛
奉贊不絕四方郡國嘉禾朱莖麒麟騶

遠廬稿

頌

虞諸福之物畢至廼命御史馬公巡行
嶺表公至奉揚 天子威德所以慰宣
訪問者甚至期年而民大和至冬十有
一月甘露降於烏臺之栢樹中興書曰
王者敬養耆老則甘露降於松栢且列
栢固御史事也今 天子分遣皇華之
臣以遍採民謠而公又能嘉意耆碩不
倦甘露之降有自來矣在昔漢世一草
一木稍著奇異皆著之聲歌被之管絃

夫豈以燁華觀將顯大流美豐盛德於

無窮也況雨露之祥得自天降豈近在

耳目之易致乎夫德緣瑞闡瑞以言章

小子匪文有欽靈貺遂作頌曰

於赫有明代維濟哲日月雙縣星辰拱列 帝

業光融 皇仁道浹瑞啓丹符功藏玉牒誕膺

寶命爰撫鴻圖北通磧鹵南極番禺昆蟲飲潤

草木涵濡德孚飛鳥澤浸潛魚嵩嶽降精岷谷

藎呈篤生碩人保盛翼恭清廟金鑪明堂典器

遠廬稿

頌

二

虎觀標華石渠展幟 帝謂公材授節于南繡
衣豸服赤駟盤髮靡剛是挫靡柔是甘式茲在
位省厥廉貪受命卽途慨然攬轡鷹隼聿揚豺
狼舉避咫尺必芟寸瑜罔棄敬老慈孤詢幽啓
利 皇天眷德聿聞玄靈軒轅洩采氏乳流精
丹霞爰結紫澤云蒸甘當蜜潤潔似冰凝影襲
霜臺光浮栢院曉月低含晨星照絢匪霧匪烟
如珠如貫就日難晞因風似霰昔零天酒今浥
神漿霏微綺戶縹緲金窻南國火齊視之有光

崑山玉樹何足比方觀者色動望者心渴想像
金華有懷瑤屑畢勒虛稱揭雱罔撥沃野徒聞
三危越絕感斯懿錫美迺芳條露維膏澤栢迺
後凋德彰勁節道著明瑤匪零蔓草實途嘉苗
頌矢甘泉詩歌湛露瑞雪紀年早霖資傳五嶺
續紛九夷布濩鬼域欽符越裳委素 皇靈載
剖 帝命弘宣恩覃拒鬯樂饗鈞天丹青業載
琬琰勲鐫公拜稽首 天子萬年

瑞雉頌爲觀察李公作

粵稽神應載考僊祥德及飛鳥靈翼來翔維彼
雄雉寔盛文章禹貢翟羽周獻越裳華蟲辨治
陳寶司嘗精本玉衡光分霞綺錦石流丹芳華
結紫目燦火齊胸函繡理耿介常懷喬桀莫比
審色如知相時爰止乃瞻明德孰踰我公埋輪
志勁攬轡心雄霜凌冽栢雪冒寒松察寃理枉
蠲過迪功威先梗悍澤逮困窮體具文明宗連
鸞鷟有子鳳毛揚輝雞木異彩攸聯精華可燭
願貢微姿接君采服長奉光儀以邇鸞鵠棲從

法署處美華堂臺鳥近映梁燕交揚匪羈縶
豈謀稻梁乍遊已適久習如忘徘徊宛轉奮迅
摧藏豸繡光搖蟬綵綃絢猛性微馴雄情未散
於象爲離取義爲斷文用經邦武資勘亂播藻
炎荒蜚聲雲漢德超馴壠瑞掩隨車鹿轡等兆
鱣服同符鳥官紀瑞鷺冕崇孤將巢阿閣掾宅
帝梧頌抒神雀以叶禧圖

瑞鷺圖

頌

四

蓮廬稿

五羊韓上桂孟郁父著

五言古詩

雜咏

朝上東門城念與浮雲馳四海若茲大放意惟
所之東有青琅玕西有紫玉芝秉性得所欲仙
人爲我期青陽不相待日月漸虧遲且飲飲美
酒莫學競娥眉吾望美門子俯仰慰吾思

驅車涉泗水水綠漸車裳皖彼牽牛星欲濟河

蓮廬稿

五言古詩

一

無梁有婉彼季女盛年處空房青絲爲君被白

玉爲君牀珊瑚光照灼五色錯文章豈不慕芳

華佳人徒自傷涼秋多落葉白露變爲霜魚龍

處深淵鳳皇鳴高岡相思兩不見日暮空

斗酒暫爲樂寸心真共知堂高多古樹日暮生

涼颼同爲世上客冉冉竟何之高冠鬱崔嵬短

劍光陸離臨行重行行歎子未能歸報恩不在

大念怨不在小前路少征人天長見飛鳥

蕭聲遠以揚琴聲淡以長佳人擾素腕入暮不

成章鸞鳩笑鵬鵬大小各有賜人生非豕鹿羶

合安可常誰云歲可采攬之不盈僅悠悠四海

大相向在何方入門各自歎惆悵雙鴛鴦

萍草本無根託生江漢湄驚風一朝起各在天

一涯野月照庭帷清霜沾我衣同爲千里望何

處能光輝海燕不知冬蟬蛻不知春萬物各有

定吾生何所隣

中歲苦離別托心常不移胡爲雙鴻鵠誓志東

南飛鴻飛豈不高望者徒爲勞將適芙蓉沼復

蓮廬稿

五言古詩

二

往幽蘭皐霜雪久零落背上無餘毛常恐罾繳

客哀怨徒嗷嗷

黃雀倚簷屋樓樓若有求飲啄曾幾何網弋遂

見收飛燕慶堂幕出入恣所投同爲世上鳥禍

福何異由機性苟未滅耳目動招尤考叔非不

賢罪乃起挾輶所以貴達人脫身事遨遊

見月

月出如金盤遙遙對城闕照下千仞谿波光隨

波沒幽人抱長想感此歎玄髮三五喜正圓二

八旋又缺如何共照人使我容華歇涉江采芙蓉登山拾微蕨落葉委霜文天長靡可越

雜懷

夷齊雖渴死不飲盜泉漿顏回雖餓死不食覆車糧螂蛆甘腐帶青蠅嗜惡壤鳳皇翔千仞振足來高岡君子秉大道緬邈義與黃豈無曲者容不若抗而方孔子不伯周管仲不皇唐小人徒唧唧誰與論短長

木曲不避影貌醜不避鏡鏡豈爲我私影豈爲遠虛稱

玉言古詩

三

我正周公被流言千古推大聖孔子厄齊陳遠巡引天命君子靜修身此心如圓映善有華衮隨惡有雷霆競夙興而夜寐努力承明盛

門有車馬行

出門有車馬天矯何所之云是漢中豪出身羽林兒大父籍都尉長兄建牙旗小弟今十五執戟侍彤墀居無官作事家有百萬資太平罷征戰金印款東夷王侯多結納七貴競驅馳昨占隴中田南盡渭水湄私煮蜀山錢潛通邸裏姬

聞雞長安陌走馬北山隱珊瑚星灼爍寶絳州連垂行人皆辟易觀者並噓噓但恐富貴盡榮華能久持

京洛行

京洛多貴盛子弟盡輕豪千金粧寶劍八綵綴方豐依倚父兄勢傳誇禁闥高一門三繡節兩族九旌旄抗禮尚書省平交左右曹家滿珊瑚樹燈殘鸞鳳膏王梁施翡翠寶杓酌葡萄金盤賭大擲泉勝奪珠袍酒酣發巨鐘絲管競啁嘈

玉言古詩

四

侍女展朱唇纖聲過雲璈往來驅賜馬却走南山阜便欲揚鞭去因之赴臨洮聖代勤征伐吾家舊有勞

古怨

絕代容華子灼若桃李精采逐雲流下映千江水秀色鮮黃金朱唇間皓齒就月寫瑤琴因風調玉指哀響不勝情曲終還自起夫婿早遠行頻年戍邊鄙家中有姑嫜又無弟與姊伏侍具歡娛出入屏璣珥常恐陰風至霜露凋蘭芷

渴飲醴泉漿饑餐桂樹莢被服常矜持艱難無
與比芙蓉漾清漪鴛鴦戲中吐物性各有常予
美獨于此

遊積翠園有序

余與汝載景衡兄弟姻婭也偶來竹林
吟嘯久之移時主人至苦我數大觥俄
而頽然醉矣既乃卧我碧雲樓下時入
冬夜雨初醒起視方知其爲積翠園也
回念醉時謹呼浪謔真有可笑者主人

蓮庭稿

五言古詩

五

雖至愛客寧逢惡賓手將行賦此亦解
嘲之意也

偶來辟疆園遊戲竹林下雲物遞清新花木低
相亞野樹蓋中庭餘陰蔭比舍礙日構飛楹攢
雲拱朱榭地僻鳥易馴絕缸仍跨蓄水灌蔬
畦寒流滌石罅疎菊晚逾鮮敗荷久已卸方冬
場圃成萬室入禾稼村巷出牛羊主人屬清暇
樽寬北海情展倒中郎送本自托石交況乃藉
姻婭屑語等琳琅芳詞襲蘭麝席地竟長筵臨

流洽飛華瑤饌絡珠盤竹厨行美炙諸蔬錯
蝦嘉果有橘蔗鬱金瓊珀濃寶杓琉璃瀉博木
競梟牟選傳事壺射不醉爾無歸就逋我弗赦
調笑難優俳喧囂恣瞋罵側弁轉悠然屢舞且
勿咤惡賓苦見逢稚子竊驚訝歡賞意正濃顏
色輕相借更久燼欲銷客休主未罷卧我碧雲
樓覆我青羅帕疎星點翠簾東雨消長夜起視
覺茫然宿昔如羽化吁嗟此夕遊洵美美無價
天明起就途僕夫不肯駕豪性周由來賤子謹
致謝

蓮庭稿

五言古詩

六

戲示汝畫

寂寂對孤燈寥寥共斗室天地此中藏萬古惟
一日山深猛獸嗥草勁野風疾此意汝得之他
人徒自失

贈周生

周生湖海士結交輕黃金匣裏雙龍劍天邊明
月心浪跡東南隅瞻言桂樹岑冷水漱吾齒清
風吹我襟有時幽興發往往動孤吟浮雲萬里

來當窻散其陰梧桐固佳樹翡翠信珍禽薄土
此真意嗟哉懷所欽

晚發南浦

登船發南浦桂楫輕相習一水既分流衆星從
出入起視覺茫茫夜久波濤急陰風從東來暗
雨與之集奔鯨噴流沫上襲飛雲濕豈無明月
珠遐哉非所及水怪不可言無使中流泣

題蘇汝載草堂

夫道以意合義以神交故莊惠觀魚見

遠廬稿 一 五言古詩

七

濠梁之真趣嵇向鼓鍛藉園柳之清陰
余與汝載俱性資獨往道挾乖時每值
秋風灑落竹月蕭疎酌杯水不知溟渤
之大據槁梧不思樓閣之宏徒步相隨
虛室矢咏有年於斯矣嗟乎書不盡言
言不盡意作者每恨乎賞音生不同時
時不同域古人亦致惜夫知已況處當
濡沫德洽比隣投珠無按劍之疑鳴琴
有流水之聽有不追踪接席發性抒靈

者哉暇日披視所爲文雖雕虫薄技
有媿夫壯夫而敝帚千金頗各極其幽
致真玩弄終朝覺有餘閒周旋數載久
而不厭者也聊敷數韻叙厥寸懷

風動竹蕭疎水深波泱泱達人抱大觀幽室洽
清況山氣日夕佳雲影胸中盪羨具太古調節
擁仙人杖章服詎足論衣帶頽然放高卧比窻
前緬邈羲皇上少小竝疎狂長大同敦尚巨海
想迴瀾高山懷景仰吐語鬼神驚扣詞金石亮

遠廬稿 一 五言古詩

八

秋竹協清彈楚蘭續幽唱屬興已超奇寄心復
閒曠石鼓裂周文孤碑掩秦嶂磨牙爾旣騰怒
臂我亦抗車騎儼成行劍戟森相向天高殺氣
凌雷動鼓音壯淮陰年少徒渭水老夫將匹敵
勢正宜當仁師不讓遇物構千形窮情刻五臟
意失眠欲枯理獲神俱王匪爾競虛華將以極
心匠寶筏萬人傳丹樓千古舛粉黛出天然精
微奪色相大雅竟誰陳玄風或此咆華岳與岱
宗東西永相望

蘭亭卷爲王如水觀察題

披圖具勝遊緬邈蘭亭襟丹青起妙觀山水儼
佳麗高閣鬱崔嵬崇岡蔭松桂激水瀉湍瀾輕
雲淡搖曳深春佳氣含凌晨赴江滌席地竟長
筵臨流仰芳初絲竹厭喧煩禽魚樂幽契拭目
觸琳琅紛携襲蘭蕙屬興競雕華敷詞吐玄詣
雅望數右軍妙畫誰能儼彭殤未易齊俯仰悲
感繁太傅高卧時擬結烟霞誓丹府信可陶景
物明清霽興公作賦才雄情抗川逝片語刻毫
遺廬稿 王如水詩 九

芒藻雲冉冉流綬子猷風嗜竹值廼修林憩保志
企箕由冥心探寥際謝萬頗淺浮飛情尙凌厲
異卉悵鮮榮青蘿指叢翳獻之性寡言含毫屬
諸弟翰墨匪所艱將爾玄情閉餘子巧拙殊各
以瀉幽滯罰者十六人浮白亦其例杯觸荇暫
停酒盡壺仍貰雅會洽茲辰餘風扇來世勝地
鬱然藏玄談詎可繼何日集時流願言結芳袂
舟抵羅陽宿清暉閣東寅仲諸昆弟

將陟羅浮巔會鼓豐湖柁金沙望尚遙江郭喜

初霽卷牕北牕殊家有南陽系西壁觀令昆庭
蘭襲佳季宗誼夙所敦況迺洽幽契過里叙溫
寒登堂執往袂屑軒許散愁短椽容小憇荒棘
密芟除秋花蒙遠砌開窻市霧黃對景江雲曳
絕壑跨長虹淨屏張隱翠坐久密鷗行竹鑪湯
鼎沸精食具咄嗟蒞醢雜薑桂枕寬晚夢涼客
休主亦睡夜雨滴葡萄輕風漑蘭蕙豈無池草
春協迺幽句麗天明起振衣相將恣玄詣石洞
費討尋攀崖緣薜荔葛真如可從締此烟霞誓
遺廬稿 王如水詩 一

別如水王公

別緒不可道愁心枉自持感公磊落意少致胸
中詞男兒挾憤慨不獨饑渴私羽翼恨弗長放
志欲何之憶昔少年日飛騰竊自期白起小豎
子終軍黃口兒破趙未足齒請纓空博嗤努力
事雕琢振足效驅馳負薪誠黽勉掛角頓忘疲
思窺三畧秘擬集九流奇倫類數見推縱橫邁
等夷將翻鵬翮竦肯學燕棲卑此意竟何爲風
塵久自疑空存骭髀骨莫辨虎羊皮射策阻不

報捷芳知贈誰蹤三十載浪跡越江渭猶
鵲仍結金空囊欲垂觸首督繳礙曳履雖黃
同學寧傾耳居高詎倪眉泣枯憐耐涸敝策怪
駘遲我公瀏遠覽晉接耀光儀道德余夙仰風
流世所師飲我甘露醴映我鷗鸞姿白日驅潛
魅青天躍絳螭似珠求合浦如桂拂瑤池自喜
占星張何知傷路岐朝憑屨海間暮擁雍州騎
秦越逾萬里幽蘭徒見思大臣赴功業嶠岨豈
所辭空憐杖杜弱莫靠甘棠蔭意苦詞彌溢憂
遽虛稱
五言古詩
十二

多步雅危平生少知已況迺悲春離病馬猶思
策枯條且欲披終當奮長劍不負信陵知

別蒙惟易歐陽興善歸南海

西北多浮雲搖曳過城闕遠接江上山近映杯
中月月色正朦朧天風仍虜發歸道數悠長常
恐芳華歇芳華念故園春草憶王孫高屏橫翠
嶺遠樹澹孤村漱石厲其齒枕流滌煩喧故人
音信杳誰共對清言清言懷彼美室遠心則邇
一爲蒙莊生一爲歐冶子利器既鮮儔道遙託

萬里同志不同歸相思付蘭茝

都門別曾乾義

行年三十二所嚮皆無成西風吹我行萬籟送
悲聲雙劍在匣中隱隱作龍鳴我生本南越胡
爲曉上京射策阻不進羈棲欲何管人生世路
上去住如浮萍退者非獨拙進者非獨朋夙興
而夜寐努力副榮名

與子乍傾蓋結交猶未久意氣倏綢繆形骸復
何有子亦初發矓光芒常在手水陸斷蛟犀四
遽虛稱
五言古詩
十三

顧誰爲耦偶然少挫頓雷電猶堪走余雖百折
餘磨厲心如舊大器貴晚成重璞忌輕剖積厚
光自流可以樹不朽

贈翟主簿

海上神仙尉雲間鸞鳳姿意氣苟不羣一官何
足縻皎如秋月照灼若朝霞披雖爲簿書困常
有好容儀腐鼠驕相嚇棘藩黯自嗤青雲長在
望逸性少人知何日釋塵鞅振羽揚天逵

送馬仲高北上

京北有萬臺下瞰易水流云是郭隗時寔佐燕
昭謀本爲孤羈客語合遂見收黃金空突兀駿
骨誰能酬斯人不可見嗟哉成荒丘君今挺高
足杳若控仙蚪青雲紛四映赤電歛然浮願言
弘此謨庶以干王侯

歲盡日云暮冉冉浮雲征俯觀萬物間大小各
有營之子獨何爲瞻言懷上京豈無饑渴念所
志在成名人生多憤惋永夜中腸驚種松苦不
長幽花空自明採之貽遠道因風揚芳馨努力
運虛精

王言古詩

三

善自愛母爲俗慮櫻

別劉觀國時初成進士

携來雙龍精竝是豐城物雄者干青雲雌者藏
秘室顯晦雖異趨精神原共匹風雨一夕來悲
鳴如自失茂先舊有言神物終當合
處則爲下璞出則爲璠璣貴賤有特別精光永
不渝再則非所歎瑯琊深足虞大物戒小用盛
德貴若愚願言珍廊廟毋爲珮環需
登高易爲呼潤下易爲澤丈夫際風雲水擊恣

速翮溫飽何足言所志在驅策盛業繪雲臺
輝留竹帛努力副明時敢以効肝鬲

築室

築室傍南山山空巖可摘絕磴倚寒流崩崖歆
斷石徑曲草漸迷砌滑苔如積地似桃源幽心
學枯禪寂靈簡辨蚪文塵牀看鼠跡但撫一弦
琴莫銜連城壁梅開始知春莫落豈須曆少食
鮮所營久臥漸成癖四海詎云遙三公不足易
浩蕩物無仇迨遙以自適

運虛精

王言古詩

二四

猛虎行

朝廷猛虎行暮逐猛虎宿寄命口吻間形骸常
局蹙君子處危疑大道懷蕭穆征東謹流言尼
陳戒微服幼主不我招衆口紛欲逐脩善苦無
餘襲惡亦不足得失在毫芒禍福爭倚伏窮巷
莽荆榛幽林恣蛇螻惡露曉沾裳泥塗紛折軸
天高劍戟盈地大網罟屬憂思苦日長步危緣
澗曲性命詎足言所念在骨肉世道有波瀾人
情多反覆保性任虛舟存形尚愚谷何當凌最

風超然恣所欲

贈汝載

燦燦園中花萼萼江上草令節既密移萬卉同
枯槁人生非金石安得長美好所以貴達人勵
志事實討大道詎可還緬思豐與鎬中夜起攬
衣愁絕心如擣努力承明時寸陰以爲寶

我有掌上珠精光射遠日遍視世上人棄擲防
泥汨雖子差解意實之如恐逸青陽旣倏馳白
日亦西匿得失何足言所尚在膠漆請子歌一

運虛稿

五言古詩

主

聲爲子發瑤瑟白雲從東來霜露空颼颼時論
薄管鮑古道固無匹

處世薄面目結交忌浮沉與我千黃金不若一
知心知心之可貴愈於璧與琛卅花爲君笑曲
澗爲君吟世患無鍾期不患無良琴我有一盞
簪與子表素襟誰言將西歸我當慨釜鬻

古意

天地任玄虛山川總閒寂人生喜恬淡百事強
汨溺晨起逐車塵入暮駐轡賦賓客會高堂紛

然據華席酒酣發巨鍾絲管週相易趙舞袖徘徊
燕歌聲絡繹椒醴腐中腸蜚躁不可食清性
日消除濃心時剝蝕湍際少停鱗風林無定翼
金火終煎然老死同溝洫徒爲世上人擾擾竟
何極上士守安閑湛心常湜湜所以完天然匪
爾競容飾吁嗟黃綺徒吾將以爲則

出都門東區用孺太史

惻惻復惻惻遊子遵道側往路阻且遙天長杏
何極海燕旣先翔孤鴻從後發我欲挾之還相

還原稿

五言古詩

六

將赴南越宇宙遼難託星辰看漸馳故園有叢
菊可以泛瑤卮碣石高崖吼黃金空自懸昭隗
不可見駿骨幾能存故人有深意強欲止我宿
綈袍不耐寒青精久未熟雄劍閉長匣隱隱作
龍鳴大德尚莫報睚眦何由平落葉辭高樹飄
颻離本根客心鬱若結倉卒思舊恩魯酒雖云
薄飲之不能盈憂懷有萬斛未酌心先醒握別
更何言幽芳挺孤植後會詎可常努力崇明德

五惜 有序

貴州韓上桂孟郁著

萬曆丙辰余春秋四十有五始以乙榜受一
璽於中山其明年冬以憂去追惟少時賴先
人之教頗有知識爲海內羣公所賞拔乃賢
書列後惑志他岐矩矱輒違進取復謬今雙
親繼歿疇昔名流寥落罕存而余行業罔聞
鍾釜靡慰生我知我不兩負耶感而作五惜
以識余過愆哭在疚語多不文觀者尚哀其

五惜

意焉

惜歲月

一惜曰混沌既判倫類斯繁孕精川岳翕氣乾坤
芒兮芴兮莫測芴兮芒兮可原爲仙庭之寶樹爲
幽壑之寒蓀莫不玉挾懷中珠擎掌上羲御初升
霞光始放幼而岐嶷長而韶秀頭角崢嶸精神馳
驟驛驛策足於康衢鸞鳳揚輝於遠岫青春豫樂
以嬉以遊嬌姿婉戀逸態輕柔花朝誇其擲果月
夜笑其藏鉤陌頭桃李競芬芳波間鷗鴉映輝煌

綠鬢少年情自別錦袍公子意非常或聞鷄而矜

勝或縹犬以爭先折柳中和之後執蘭上巳之前

自謂年華長駐春光不改買醉懷高尋歡事倍五

侯第內同追珠履之塵百人會中獨喝金盤之采

雨過雲迴兔轉烏催昔爲美好今已虺隤潘生有

搖落之歎顏駟有老醜之哀髮蒼蒼而就白齒兀

兀以將頽往日慷慨豪談憑陵俠骨扛鼎力雄冲

霄氣勃不覺蹉跎偃蹇虬屈龍鍾語言寡味嘻笑

無容感陸英之寂寂傷逝水之淙淙故日月盈則

五惜

缺日中則晏善作不必善成善走何如善息金火

相守而流陰陽相薄而蝕湍澗之下鮮停鱗驚鷗

之中無定翼雖有道叅玄牝術種靈禾覓丹蓬島

採藥崑阿終莫返虞淵之逸轍抗砥柱於傾河徒

疲夸父之策空倦魯陽之戈是以志士競其分陰

上聖輕其尺璧冠絰樹而弗求屨遺塗而靡索寧

焚膏以續明忍乘駒而過隙引鑑自照憂緒孔殷

四十已過五十無間懼將來之有底嗟往事之徒

紛寄語髫年弱冠莫倚駕電嘯雲

惜志行

二惜曰披典墳以逖覽有往哲之高蹤太上稟德于天性其次歛節於陶鎔恒履貞而迪吉罔投徑以卽凶何吾生之獨闇變往度而苟從當其聞禮過庭執經負笈傍壁沼以棲遲分蒸燈而講習亦嘗仰止高山縱觀大海惕屋漏以興懷望塵紛而恐浼歲月互換軌轍多岐珠以泥汨金逐煅虧猷守方之困束樂放浪以游移遂託意漆園駕聲柱下等毫末於太山喻萬物於一馬認仁義爲駢支

五惜

三

薄禮教爲虛假又况韻學染指綺語馳情將張末隊課抗雄旌屈未供其驅策崔張恣其譏評遂謂吐鳳未工雕龍尚陋花開花落時賡野鳥之吟雲去雲來或代天孫之繡鉢響在而篇成燭痕新而句就於是豪心頓長逸興轉濃淋漓杯酒跌宕談鋒同座駭其論說旁觀哂其形容崔瑗座右之銘衛武初筵之戒箴每囁於垂成泉將淪於胥敗令遂往而弗還誠不知其所屈嗟乎詭跡易炫矩步難遵木從繩則直馬受勒斯馴詩書禮樂總生人

之布菽滑稽放誕寔世道之荒莽用鈎吻以延齡借羊皮而補絡愚夫且謂弗宜智士而云可作在昔周處斬蛟誓志亦有戴淵投劍歸義聞微言而忽惺受嚴規而靡棄割積習之牽纏證本來之清粹並能流聲史籍作則士林就當時而共嘖歷異代以同欽大道伊何迷途未遠譬彼農夫是穰是莠苟夜氣之能滋願含芬於歲晚

惜遇合

三惜曰聖明在御品物咸亨龍興虎嘯道與時行

五惜

四

有崎嶇之賤士獨壹鬱以傷情其處身也寡營其與物也無競巽讓得之前聞淡約出于至性自言家傍南海系遡安陽五雲曳采斗光倚旗峯之畢兕引珠浦之微茫舞象之年知名下邑入洛之歲偕計上方梅花嶺畔白如霜楊子江頭映綠楊維舟建業看春色走馬新豐問帝鄉聞道天朝招俊茂棘院森沉嚴晝漏凌雲杞梓並承斤照日鷄鸞同入穀効太平而獻策擬大寶以揚箴將輸負曝之緼願溉烹魚之鬻燕臺雄駿似雲屯蹇

驚何堪重價論本期燒尾乘桃浪豈知點額困龍
門辭闔闔以逢飄邈河淮而旅泊題詩爪步之亭
作賦荆溪之閣文酒盛以相從賓朋歡其共譁棄
九仞之成勞希千秋之杰作雕霞鏤雪逞新裁筆
底瓊花次第開似從緱嶺吹笙過又向岷江濯錦
回彈寶瑟以干齊服章甫而適越雖工巧以何爲
見趨舍之徒汨玉爲釜今珠爲糧金作楫今銀作
航欲療饑今不可思遠涉今何方豫五起而不中
管三戰而皆北諒天運之多艱亦人謀之近惑日

五惜

五

惜怙恃

已邁今月亦馳虛盛際今空含悲求背城今拾燼
顧然灰今何時懼此生之泯沒故數過而長咨
惜怙恃
四惜曰木有本今水有源覆高乾今載厚坤泉化
雨而歸澗葉辭枝而冒根當吾親而失養何儔類
之可言自少入奉慈規出祇嚴命夜讀晝樵冬溫
夏清願竊効乎微勞肯暫違乎初性江之魚今可
饌庭之雀今可羅慶椿萱之並茂慰棠棣之連柯
乘佳辰而貢喜候令色以輸和舞袖爛斑贈丹花

五惜

六

助咲彌觴諷咏則好鳥酬歌饑來驅人貧而願仕
倖廁賢書遂離故里一曝腮而南歸五揚鞭而北
指鼯鼠之技已窮駘驚之心未已幾跋涉於山川
徒顧瞻乎岵岵歲在閏茂橋木條摧序逢荒落葵
女呈災八年之間連失怙恃酸辛畢嘗荼毒交至
欲仰戴今無天思措履今何地白雲飄其不還浮
萍盪其如寄亦嘗屈心釜祿託跡儒官微微溫於
羶席借一飽於箱盤庭對雙槐之秀齋涇片石之
寒定州學正齋前有兩槐樹情有同於捧檄義無
雪浪石皆蘇長公所遺
病於素餐然而燕越迢遙舟車逗遛北堂之望雖
殷東征之賦靡就腸一夕而九迴眉終朝而屢皺
秩甫溢於暮年哀遽逢於霜候使我蓼莪廢誦風
木馳思怵焉魄散渙爾精離空灑魚臠之淚莫過
雍門之悲欲割股而罔救縱假翼以猶遲已矣哉
榆景逼今虬漏催几筵寂今杖屨煤覽杯捲今起
痛披乎澤今銜哀逐逐塵途祇自嬰夫韁鎖悠悠
世態曾何益於根荄玩白日而弗愛任高年之屢
推餅而旣罄耻乃在壘是以王質躬耕傳咸解職

絕意鶯華但思竭力庭巢返哺之鳥徑刈鉤衣之棘用伸報於須臾忍忘恩於罔極誰無父母我獨匪人揚名靡遂養志無因從此奄綿喘息素衷形神摠無裨於名教惟作蠹於夷倫計蠹衣而蠹食守淡約以終身

惜知己

五惜曰靡德弗讐無言不報雖驗物情寔徵天道故佩刀以之輸誠緇衣用之明好片言之譽義有重於百朋一飯之恩感或同於再造况僕本庸劣

五惜

越在荒蠻聲名莫達進取常艱賴早聞乎訓誨免終墮於愚頑親鳳飛而思附仰虬舉而願攀求追蹤於逸駕庶矯樹於塵寰憶管豹管初窺芸編試檢力同弱敵之讎丹學輕霞之染邑令則楊侯曰

雲南人

言號慎吾郡理則魯公曰點

湖廣人

號樂同乍觀許之爲

驂騑再見題之爲琬琰呼小友以忘年抗上交而靡諂比探泮藻爰應公車則有鑑符郭泰賢埒曾輿遠接仙系近奉丹廬郭也爲浙潮之拱壁曾也爲閩海之珍璵一提衡乎庠籍

郭汾陽先生浙江人戊子督學廣東

一典校乎鄉書

曾蒼巖先生福建人咸審音而歎

賞每屬意以勤渠論欲置之座側賦特薦夫子虛

復有璧沼鉅工瀛洲貴仕胡監丞之淹博品重南

金

胡少白先生諱汝煥

劉祭酒之精研名高赤幟

具天下之模楷秉人間之鑪錘啓太學以談經集

羣髦而命試交口推揚進而器之曰子非羅浮之

幽桂庾嶺之早梅耶升孔之堂可匹游而班夏遊

梁之苑可掩鄒而奪枚母弛心於淬礪尚抗志於

塵埃三復斯言恍焉在耳廿載驅馳長途蹇否學

五惜

今

業罔成功名徒爾嚮之竝號憐才亟稱知己樂借

吹噓俛加料理此日皆翛然羽化杳爾雲征莫副

昂霄之望有孤倒屣之迎生者含羞於辱矜沒者

抱憾於傷明離離者實橋維榮矣徒而在北枳焉

更矣變遷靡定墮厥成矣德厚莫報虛吾生矣山

則有榛隰則有芷云誰之思西方彼美日月不居

年華若駛罷敝可鞭老驥千里竊不敢自棄於清

評哉遺箴而永矢

傲騷

不孝孤上桂泣著

沈閔

上桂

寒劣幼服庭訓長辱知於名公幸列賢

書竊謂弱駒受策千里可致而公車入對報

罷者數自知不材始退然有丘壑之想欲奉

二親以終身適先君子年僅六十遽爾捐世

且遡厥疾端有難顯言者昔屈原行修志潔

傲騷

為其宗人蘭椒所害以今揆古痛豈異乎余

枕塊欲死莫可控訴迺竊放怨騷為沈閔

傲騷

肆南陽之首喬今暨弓高而始著

晉唐以有聞今迄相州而顯遇余祖開基於魏國

今派殷繁而四布

賁馬乎卜處維三十官之隱修今對灞水而容與

青雲而步武伊安仁之閔偉今工錦製以揚聲

族祖宗堯為安仁令有聲

武崗之佐刺秩今譽交注於賢明

祖循舉孝廉仕武崗州同知

位雖卑而未達今德並樹以榮名

余少服皇祖之訓今吏期垂乎清白于公之廣厥

門巷今福若兆乎龜策

而弗彰今誠無微而弗格雖軼軻其奚悔今仁獨

安其如宅迨余考其勤率今道正融而靡隳考澗

繁以自適今志弗習乎詭隨

幽蘭以獨佩今屏蕭艾而不携壁在握而靡售今

誨惟取乎式穀述先烈之可循今譬中原之有菽

余幼憫而善病今誘之以舒徐執七著以諄復今

傲騷

雖飲食而罔虛心隱隱其如動今甫歸薶而知勸

觀辟雍於童年今舉孝廉於弱冠荷孫陽之特識

今駒始躍而輒蹶豈弱力之難前今將轡銜之竊

詭意飄蕩以難束今遂徙業於他藝驗藥餌於仙

經今習方技之瑣細置靈根而弗沃今托繁枝以

自翳遂汗漫於羣編今田甫田以滋穢嗟居諸之

易適今年倏登乎四十無道德之可式今無勲業

之可述願退處於林壑今奉吾親以盤桓製荷衣

以明好今具菽水以承歡時不吾知其已矣今祈

天性之常完委仕進於仲季兮余巖居而川觀

仲季

韜舉武科季弟運轡噓其靡測兮悼吾考之遽殞

上梓邑諸生

由服義而跂怨兮屈修仁而椒慍偽結交以相狎
今蒸醢毒而致困賴良扁以少延今竟痞塞而成
吝傷爵邑其莫解兮歎余罪乎通天乏蔡順之精
誠今同臯魚之涕漣進靡沾乎釜祿兮退莫施乎
萊綵萱孤生而若瘁兮桂被凋而將殆長飲血以
自傷兮覺餘生之已贅魂渺渺其無定兮余終不
知其所稅哀蔡善之無徵兮怨前志之竟虛招別
倣騷

三

缺之我察兮藉豐靈以汎除苟夙恨之獲消兮吾
何愛乎斯須亂曰韓之爲宗末乃太兮世服圖史
靡有懈兮修而獲妬衆所怪兮植莪得蒿孰與慰
今天道茫茫惜矇昧兮

傷逝

日月奄其代序兮傷吾考其何之指九天以爲正
今就皐繇而陳詞余考平生其皎潔兮何繼塵之
能集惡若汚而易浼兮善若趨而靡及行篤信於
重玄兮志惟守乎先服藝幽蘭以待佩兮候橘袖

乎將實何彼昏之恣戾兮紛不知其所仇嫉吾考

之懷正兮汝何爲其好修執往轡而致咎兮設機

筭以來求痛靈均之迨禍兮盛荆棘而靡掃彼如

意之遇醢兮怪終加乎呂媼懟矩步俾速蹶兮彼

年亦爲之不延雖詭謀之竟售兮鑒莫逃乎高天

遺二孽以相厄兮余九死其何畏捫余心而靡負

今任桀犬之羣吠鷹至春而鳩化兮覺彼目之可

憎賁棄施之浸茂兮皇塗懼其穢泰曰盍祖詐以

陰夷兮非余心之所忍余逐禽而範轡兮終無昧

倣騷

四

此幽隱維輕重之在衡兮揆正義而據憤苟余力
之旣竭兮經重燼而未泯余播之而不可兮覆之
又不能身已付於波瀾兮足復履乎嶙嶙嗟民生
之咸固兮余獨坎壈而無憑

悲皇天

悲皇天之不余祐兮禍先集于吾考道清明而靡
揚兮德純靜而弗保謂仁者其克壽兮曾奉訓於
尼宣何今昔之刺謬兮余曷已其涕漣余劬奉吾
考以週旋兮歷艱難而靡倦遽奪考以徙兮使我

呼天而浩怨。天乎何不恤。今何辜乎。考之人考而可殞。今殃願代於余身。余德涼而靡數。今遠不躡考之什。一徒孤生。以煢煢兮。醜吾顏而食是索。民生有子。以待老兮。余負之於末年。沒余齒而猶悼。今罪何解。于皇天。余聞杞人之煩憂。今嘗竊以爲過計。仰余觀而靡覆。今怪天運之倏替。萍飄飄而罔定。今傷哉無父之子。人有身以待用。今余今而可以死難。而弗殉。今病而弗扶。子兮。如此今胡取乎。藐爾之孤。數往愆以自尤。今非一言之可既。雖

攸發

五

軀殼之倖存。今魂已盪。其如棄石可銷。泉可竭。今終難泯乎。斯志亂曰。輿載蒼蓋。以有生。今天而實紀。隳厥辰。今行焉。胡底坐靡寧。今於嘻歔歔。怨何時得乎。今

額哀

涉冬背秋。今草木黃落。道行江峽。今山川寥廓。忽聞計哀。今震欲摧魂。有考而弗追。養兮。胡庸厥身。託輕籃以宵奔。今繼之以馳騎。復敝策而弗前。今步欽岑而願至。余馬蹇余足罷。今幾顛隕而莫憇。

涕洟沱以交灑。今日淫淫而靡乾。聲哽咽以悽楚。今氣鬱結。其若吞而垢墨。以駭矚兮。骨槎牙而凋殘。夜顚枕而弗寐。今晝飲泣而不能餐。願從余考于杳冥兮。俱前憤之未釋。眷北堂之悴萱兮。苟存生乎朝夕。仇力壯而難克兮。覺煩惋之填胸。撫三窟以自庇兮。顧執獲之無從。守余志以終効兮。冀兇毒之有窮。天道若昧兮。網踈無失。疇宿美而弗宣兮。疇襲昏而弗削。愚公之移山兮。靡貳厥誠。精衛之銜木石兮。東海揚塵。貞苟操而未變兮。何病

攸發

六

力之綿也。捐余軀以就之。今求無負于涕之先也。余驚險以申志兮。衆口信而吠余。曰胡修怨於既往兮。不隱嘿以寧居。余知冒刃之銜傷兮。悲思而不可遏也。畢余誠而下隕兮。其猶愈夫枉之活也。余倖生亦既久兮。何纏牽而弗割也。知瀕死而奮觸兮。祈以致帝之罰也。亂曰。復後之慄履霜。枝兮。手莽怒蠶螫弗疑兮。今天不可測。吾虔以俟之兮。

予昊

帝懸穹以下乎。今廣照耀此民生。惟善惡之不爽。

今訖于身而咸平爾付燼以猶芳兮蕭始萌而既
臭桂垂陰而願蔭兮棘刺蒙而致咎固昏暴之難
醒兮遺衆苗於爾後德莫盛於旌賢兮毒莫憐於
尼善怵入井以亟拯兮胡戈矛之屢戰保克力以
外拒兮勢爭得而罔犯余邀雲漢以鑒觀兮漢黯
淡其無明招槍楫以斥逐兮交偃息乎上方文昌
之緩懦兮非我所訴三台叅錯而靡平兮孰能察
余之故歷太微以乞憐兮執法告余以不聞貫索
之隱見兮啓北戶以逃奸余張弧矢以射天狼兮

伏駿

七

孤撓弱而難遠參旗之拂長天兮鉞含愠而靡展
嗟畢星之在列兮謂汝網罟胡弗先南箕之哆其
口兮欲昵譏而助之言凜信信於守閤兮天狗羣
而迎噬騰蛇之舔其齧兮盛毒怒而莫制余以飛
廉爲迅掃兮驚颺舉其何之豐隆殷而欲動兮羗
中路而遲違或告余以刳缺之閃鑠兮屏翳忽而
來蔽冀望舒之嗣厥陽暉兮胡旣盈而倏替控衆
神而靡極兮氣軫結以如悵維彼昊蒼之無私兮
始若寬而竟嚴雖淫惡之驟富兮恒聚族而就殲

呼北斗以迭轉兮孰辰星之敢忒命五帝使行令
兮風雷趨其効力魄化熊而入淵兮肉投虎而不
食曩驕蹇以睢恣兮倏影沉而響息垂昭誠於殊
代兮著荒回之不可作亂曰凡民督惑妬貞賢兮
設機造怨誣重玄兮血氣暴強覬倖延兮剝極當
復久而顛兮告爾凶祥慎厥門兮

伏駿

八

遠廬稿

五羊韓上桂孟郁父著

六言

得也字戲爲嘲六言二十八韻示汝載

卿相事業彼哉算瓢道味回也關門仙客騎牛
塞上老翁失馬夷甫立名非真偃師構象是假
機性能忘濯畦伎心不怨飄瓦受金折脇蟻汚
秉翟錫爵渥赭雞肋薄味休尋蝸角微名須捨
蟠木輪囷離奇王侯不救孤寡西山窮巖堪餐
遠廬稿 六言古詩 一

東籬黃菊滿把天清雁隊繳加水落魚梁網打
三命五命徒然一丘一壑聊且陰崖久閱丰茸
古洞乍開豁開第安墜華茅簷不羨布金蘭若
僻徑柳絲煙迷幽齋桐葉露寫花朝鳥語四聞
山午鐘聲幾下珮結瓊瑤采含服製菱荷香惹
嬾出却步朱門痛飲攢眉白社竹鑪鼎沸烹茶
石澗泉淅淅竿雨後小摘瓜蔬盤中薄蓄菹鮮
種秫百斛供酣割蕉千葉披酒淮桂結緣小山
郢雪揚歌大雅曼倩詰屈陸沉浮下滑稽笑輟

禿黠癯烈糠粃周禮孔書土苴試誦逍遙內篇
讀植廣莫荒野卷施拔心復春及舌無聲值夏
鴛鴦笑比鵬鵬榜櫟壽勝梧櫟懸弓影忌照杯
鑄劍金防躍冶枉教盜鈴作聾何事吞炭爲啞
但處材不材間勿問鳴弗鳴者

遠廬稿

六言古詩

二

遠慮稿

五羊韓上桂孟郁父著

七言古詩

古怨

九月初高天氣涼玉壺迸水更漏長孤燈不剪
蘭缸冷新月斜函翠幌光深夜沉沉望風色銀
漢迢迢杳難卽梧桐樹上怯雙棲舊苗池中羞
比翼慘淡鉛華秋復秋婉轉屏帷愁更愁班姬
此日題純扇衛女當年怨相舟不堪念此意辛
遠慮稿 卷二 七言古詩 一
苦願學秦蕭逐鳳遊

秋長夜

秋夜何太長蘭燈掩暖月無光牽牛織女虛相
望北風吹斷雁中行滿園素葉吟清商有婉季
女處空房肌理細膩膏澤香空嗟物序徂早霜
相思在何方相怨滯它鄉自君行去後啼作淚
痕粧羅衣何飄揚珮玉何琳瑯織成錦繡段裁
作雙鴛鴦鴛鴦飛上芙蓉上恨不相隨逐鳳凰

臨高臺

臨高臺高高入無極下見閭閻色清江環似帶
細草繁如織登高客思哀景物重徘徊天空一
鳥沒日落衆星迴秦中官闕如天上複道層甍
不相讓章臺樹裏隱驂騑錦石屏中圍絲帳大
道何悠悠高臺入望收東連滄海觀西瞰岳陽
樓交甫江臯逢解珮漢宮月下暗藏鈎趙瑟初
停白露冷秦箏續奏輕風愁佳期倏往還花樹
共綢繆漢主初興數呂寶昭陽又在長門後當
年寶騎競繁華只今野鳥啼清晝舊臺無復春
遠慮稿 卷二 七言古詩 二
紫閣漸生塵蒙茸古時道條淡去年人登高見
此長嘆息後庭王樹虛荆棘一水東流去不迴
萬山北向知何極目窮寥廓已多時依舊秋風
掃蕪薇萬古高臺同此恨祇應留與後人悲

聽何與絮吹簫

若有人兮吹玉簫音婉轉兮思寥寥臨高臺兮
幾美逐丹霞而上飄哀響入微兮意未已激流
風兮杳不知其所止松韻高岩兮泉流澗底漱
水腸兮洗煩耳東家戍婦兮淚沾衣西家蕩子

今行不歸何處簫聲繞長怨霜露凜凜侵人肌
聽之一曲猶未罷中絕復起今繚繞梁榭無恨
怨今早朝最好動人今清夜夜既闌今香旣殘
擁雲髻今約雙環秦嬴已去不復返徒有鳳曲
留人間

秋江月

秋江月月在秋江如可掇秦時曾照王龍堆漢
世常穿金鳳闕鳳闕清輝暎畫樓風生洲渚錦
帆秋白雲一去迷前浦江水東迴逐月流光
遽廬稿 七言古詩 三

一何皎客愁一何悄玉盤滅沒波盈盈彩袖飄
搖蘇小小揚子江頭見月光華堂寶燭奪輝煌
魚龍寂寞金波冷烏鵲依微玉樹涼濯濯芙蓉
雙蒂斷怯怯鴛鴦比翼狂比翼鴛鴦自成匹獨
眠孤婦不勝泣春去秋來恨幾時月圓月缺嗟
何及錦帳颼颼可奈秋惜芳人倚木蘭舟金閨
草閣還同照紈扇蛾眉一樣愁幾度霜寒聽暮
笳况堪羌笛落梅花江城大地三千里江月斜
懸四五家良人幾戍交河北妾夢空驚海上槎

海上槎嘆秋月任爾團圓比玉容胡不雙雙對
玄髮千門萬戶竟能爲七寶三窟望空絕姮娥
既老不嫁人吳公採薪何時歇徒有無情桂樹
香不見同心連理結以茲感嘆減朱妍誰分輕
鬟襯繞蟬翡翠樓前鈎獨上珊瑚案上鏡虛懸
拚無藥物能奔托拚無服食可神仙東家流水
西家挹南陌栽花北陌寒曉漏銅樓鷄欲歇此
時不見秋江月秋江月落影沉沉美人一笑千
黃金人生百年難百歲何處雙心共一心雙心
遠廬稿 七言古詩 四

御溝水

洛陽城東花草殷垂楊滿道那可攀始聞絳氣
縈金闕復道寒煙鎖玉關玉關對削圖丹祀仙
館橫連盈帝里深宮寂寞掩芙蓉間道斜通御
溝水溝水東流百尺深絕代佳人但一心紅顏
可照青天麗粉黛空含綠樹陰綠樹陰森不可

見栢梁宮裏陳高晏謾想輕盈擬阿嬌更得嬌
婷似飛燕飛燕雙翻入華堂清歌妙舞逼成行
各取嬌妍迴眷戀何知姊妹借輝煌逢人祇羨
烏鴉挽對鏡真誇寶鳳妝寶鳳妝成不自惜但
願君王賜顏色君心活似劍端環妾念專期林
上翼林上寒烏棲滿枝三春歸鴈濕征衣恨不
傾身聯比目那能奮翮趁雙飛流蘇寶帳塵得
滿承露金莖滴乍稀此時慘淡玄華耗此日之
臨御溝道溝道波浮映遠楊繁絲亂絮結中腸
遠廬稿 七言古詩 五

折楊柳

折楊柳楊柳牽連常在手浩蕩春光不自知慘
淡鉛華那可久憶昨枝頭雪未銷偷將媚眼還

嬌嬈長安大道籠珠箔小苑迴廊映碧綃鴛鴦
闌作銀條脫翡翠妝成金步搖此日離亭惜春
好浪捲平林春滿道已將蝶舞當徘徊可奈鴛
歌生懊惱春去亦無期春心枉自知有條能拂
帶無樹不颺絲渭水橋邊紫玉樓洛陽溝上如
蛾眉別後含顰誰共處哽咽笛聲悲作語極目
烟雲望轉迷但看落絮空中舉折盡長條不復
春祇餘疋馬踏芳茵此去江山無限恨一路楊
花照眼新

遠廬稿 七言古詩

六

子夜歌

月光欲沒花含煙嶺頭遊客愁不眠池中小蓮
新貼水林外輕桃帶露鮮隔牆近在誰家子婉
轉歌聲常入耳吳趨未下楚烟迎玉笙初罷文
簫起銀河燭影夜沉沉寶燕蘭薰香十里共道
千金買醉宵何知孤客憐春正憐春正歎春聲
慘切流鶯暗自驚聞河北去人如夢祇是相思
一路明

採蓮曲

採蓮復採蓮採蓮方未已翠羽拂雲平輕橈乘
浪起越女嬌嬌世所無玉環緊腕色甚都相將
結伴尋芳去但得芙蓉莫浪越芙蓉淺淺映江
側近水輕盈淨如拭將歸東岸隔西潯欲往汀
南限溪北汀南溪北一朝花採蓮誰得似媚家
不憎綠水漸羅袂但恨鴛鴦占浦沙浦上鴛鴦
兩兩飛翠莖丹幹自相依渚口初聞乘月去隔
江猶唱採蓮歸採蓮曲歡未足一路歌聲入絲
雲相看翠袖飄紅玉思君爲擢藕如船斷却長

蓮廬稿

七言古詩

七

絲恨轉連帶似妾心空自苦花當妾貌好誰憐
採蓮秋已暮歸來月如素塞外音書杳不聞江
南年少空相慕摘盡紅蓮悵遠天回看往路空
寒煙君看少小如花女誰不解刺採蓮船

閨怨篇初入京作

長安二月柳如絲大道千門雪未晞耿耿雙星
迷客浦迢迢孤騎指皇畿皇畿帝里迴環織金
闕瓊扉承御極照日丹雘風輦歸凌空紫閣鵲
班直朱館映銅龍鑪烟散碧峰雲間巢翡翠天

際鎖芙蓉北堂晚發千靈鼓南陌朝聽萬石鍾
鼓節鐘聲非世有往日香閨誰獨守鳳皇臺上
弄參差鳩鵲橋邊奏垂手始見桃李貌爭榮復
道芙蓉絲結耦結耦連絲不易求聯軒登蓋度
華軒臨衢綺箔三千戶夾道青簾十二樓紫燕
翔原便嬌鶯轉最柔自言桑海從三變自言歌
舞窮千秋別有妖容善流盼美目輕肌人所羨
清風輕擘碧綃裙明月巧裁白團扇願爲寶帶
繫君裳願爲鸞鏡窺君面箇中尤物真可憐箇

蓮廬稿

七言古詩

八

裏新妝不道錢擲果河陽堪作對採桑岐陌若
逢仙獨有南州季子妻年年歲歲泣雞棲君心
去似離弦筈妾意空嗟濁水泥錦字織成誰爲
寄金鍼淚漬手重題看看已見孤雲沒切切還
驚白日低白日低山不復照青鸞一去何時眺
曉吹長管邀落花暮倚疎牕送殘燒由來薄命
人所同自憐少好拂春風寶玉刻臺雙作鳳香
車授響共乘龍同心紫結含雲采連理新桂映
日紅憶別津頭相痛哭行行不遠海江曲指點

青山說死生更向重波憐鷓鴣良人有意勸銅
標賤妾何須怨金谷遙遙七夕暗相思迢迢三
江祇自知乍可輕寒侵薄袂那堪累歲住孤羈
孤羈累歲徒爲爾枝上啼鶯驚夢起春去春來
枉自持一心一意何曾已念念雕牀並蒂花生
憎絳帳雙鴛被鴛被驚幃誰共薰香爐獸炭生
氤氲奈保青樓飛燕侶不記丹山彩鳳文向夕
臨烟渚風來急帶雨葡萄架上惜交繁孔雀屏
中羞獨舞露灑天桃滴更紅石咽流泉聲倍苦
遠廬稿 七言古詩 九
懶將曉鏡理埃顏不用輕蟬襯繞鬟堦前積蘚
沉沉綠竹裏纖條細細班珊瑚鈎挂窺蟾月琥
珀杯停對銀闕瑤琰鉄馬厭風聞慘切金雞愁
夜歇夜連夜歇誠有之楊花亂下不勝悲金錢
卜盡憑誰告寶劍重還未有期沉吟此事彈虛
指獨坐文窓枕孤几垂楊道外少甘瓜紫陌塵
中多苦李苦李甘瓜亦不常好生毛髮惡生瘡
瑤琴一曲教求鳳錦瑟三調可竊香情知茹蘆
無顏色情知故里迷荆棘當時粉黛尚堪憐此

目鉛華詎足識便隨紫燕越南淮便爲流影入
君懷三切猿聲腸斷續幾迴鴛鴦逐魂埋不信
在山能化石歸來看取故時釵

紫陌行

乙未春罷對自長安抵敝廬時春氣盛
敷遊觀絡繹而余獨蹇行道中不勝壹
鬱之感雜以成篇

聖朝瑞日麗中天淑節青陽遍九埏百二關河
開錦繡三千龍虎護幽燕幽燕士女多婉孌豐

遠廬稿

七言古詩

十

錦繁華同眷戀但願吹笙學跨鸞豈惜纏頭買
歌扇曉漏銅龍報早春昇平景物驗芳辰太史
書雲呈玉葉將軍履劍動勾陳嶺外條風應寰
中淑氣臻文從星漢轉治逐斗杓新斗杓星漢
迴蒙汜象管鸞笙喧戚里羅浮山上早梅開上
苑林中叢杏美共道朝來閭綠春誰知臘裏偷
寒芷春氣競萌芽春光照碧沙枯崖藏翠草古
木發瓊葩渭水橋邊千萬戶武陵源上兩三家
流風一泝龍城逼往日關河如自變水羅黃陰

條庭抽素玉，絳河雲黯黯。度游龍江雪，融融濕
飛燕。飛燕翩翻上畫梁，遊絲雜沓卷垂楊。朱門
鎖後誰衝鑰，衡宇開斜亦透香。沉吟報道春將
度，俠客妖容滿前路。錦帶珠纓絡玉駟，銀絲鉄
網妝瑤輅。連星寶劍耀豪情，映日金環試嬌步。
金環寶劍望熒熒，驅車策馬不曾停。何處依微
開別墅，何處陰深度。遠垆龍鞭輕指點，寶勒近
丁寧。相看一水隔，並笑百花明。仙郎此去同誰
伴，浮英落縷愁將半。丹雘九道接層樓，紫陌千
遠廬稿
七言古詩
上

潯兩岸落花急，帶雨青萍碎。出日還浮弱，荇微
牽風輒舞錦。瑟佳人嬌上春，吹笙王子結成鄰。
有情飛鳥能相顧，無意遊蜂祇自喧。雙雙蛺蝶
銜鬚並怯怯，鴛鴦比翼頻抽手。爲郎折江芷，更
上一枝春。更美蘼棘牽裳步，却難凌波度襪泥。
防淫但取媽妍效，妾歡何辭婉轉爲君死。簫鼓
中流發浩音，桂棹輕移傍綠陰。高冠閭出峰爲
王，長袂斜開縷作金。金縷垂楊但一色，水底龍
文曲更直。葡萄樽滿幾傾紅，竹葉杯乾仍送碧。
遠廬稿
七言古詩
三

晃朗綠髮偏多綺靡情朱門別具豪華賞獨有
經行客子悲散裘已破黃金資風流不減張京
兆雅尚真追向子期琴心懶奏鳳凰曲彩筆羞
裁芍藥詩茫茫天地一何大石澗飛蟲遞鳴籟
輕風不散望鄉愁細草長繁行野嘅祇有南枝
字合歡說忘憂樹北背塵生萊甌肯求憐病
處牛衣徒自悔振鬬何時入御堤止林還借一
枝棲手調商鼎鹽梅和曲應虞絃舞袖低涸鮒
亦思迴涸轍枯楊猶自發榮梯春風一夕能相
遠廬稿 七言古詩 三

識鷹作鳩聲亦解啼

醉歌行席中贈如岡陳公

平生頗有激烈腸當秋板劍神飛楊恨不相隨
漸離輩悲歌擊筑燕山旁陳公官高膺八命經
略東南發神令斫龍灣頭海水腥掣虎山中烟
火淨惟餘下土意磊落使我形神重開擴墜子
何知奉後塵將軍顧待真不薄月照吳江水落
時公歸淮土鳴金羈幕府如雲騶從發揮手欲
與雲山辭韓生意氣消不得欲上青天攬白日

問渠何事遍荒衢不照幽岷之石室猛犬循循
吠九關玉門欲扣排金銀勾陳宿衛森相向重
階累級不可攀萬古精誠盡如此哀絲急管空
滿耳黃雲高捲白日微醉歌恐有悲風起

贈潮陽吳光卿

我讀適越紀思君適越吟越吟一聲風颯颯高
山流水誰知音鍾期伯牙今已矣勸君勿撫朱
絲琴急絃促節未易竟相對浮雲萬里陰嚴陵
之風高可拂洗滌蘊內除煩襟羊裘大澤不復

簞廬稿 二言古詩 十

十

辨惟見削壁兩石嵌嶽岑潮承之潮何時達落
盡千山與萬山山山闕作芙蓉色眼看壯士凋
朱顏三十六根連地軸羅浮雁蕩同躋攀達磨
手提一隻屨麻姑耳後垂雙環人生去住曾何
定四嶺黃雲春樹暝師門使火入虛無列子乘
風凌溟濤吳歌白苧出蘭房越女採蓮移暮艇
沉沉滄海起紅輪瞋目大叫雲中迴子今杖策
跨崆峒我將赤脚蓬山頂

贈楊亦琳

楊生短髮學文章兩目炯炯雙鬢蒼狂來飲酒
盡一石放歌袒裼萬人場縱橫鐵畫一時落白
日爲走青天黃上林羽獵不足數建安大曆失
光鮮與我結交未半載吐詞往往凌金商我言
此道久落莫北地芟除功不薄濟南諸子亦一
時今之作者體格弱深山大澤長龍蛇絕壁蟬
噪過孤鶴玄冬十月風霜來百水倒流千石涸
丈夫意氣任驅馳片語豈肯忘前諾彎弓直掛
扶桑枝圖形擬上麒麟閣驂騑一日縱長途觀
遠廬稿 七言古詩 圭

者紛紛咸錯愕迄今 天子攬英豪子當爲鵬
我爲鷃

送督學陳章閣公以楚藩鎮潤州

有美一人曳明珰左貫日月右招搖驅雲車今
駕神馬升長纓兮漱玉簫玉簫兮幾美縹緲行
雲朝相送已從合浦探明珠更向羅浮聽朱鳳
朱鳳翩翩遠而致玉貝連環若編次九秋夜雨
長疏畦兩畔芙蓉映相媚澤國猶思佩楚蘭歌
當鄧雪春風寒湘靈鼓瑟不可見巫山玉女空

盤桓送君更對蘇臺月蟾鏡晶熒徹毫髮當年
步屨委苔塵幾見月圓還月缺勾踐城邊遍綠
蓀要離塚上寒雲繁長洲茂苑花常滿到日鳴
珂引繡軒繡軒錯轂綺羅春楊子江頭楊柳新
漂陽古廟荒無盡棹歌誰念廬中人君今仗節
駐江南回首青山桂樹林霜落吳門楓葉冷望
美人兮感我心

天馬行贈朱維翰父子

我聞良驥之子常汗血足歷天衢驚滅沒雄姿
遠廬稿 七言古詩 六

逸態轉風雲照日霜蹄明皓雪此馬氣格久負
奇自期伯樂早見知朝策扶桑隨日馭夕經弱
水遶昆池錦障妝成雲霧色金鞭琢削珊瑚枝
乍來漢闕矜形影曳山神宮光陸離世人見此
同嘆息咫尺精靈那敢逼穆王八駿未應先漢
文九馬虛求直只今蹶足暫來東緣江草綠嘶
輕風時來終自致雲漢氣奮復欲跨崆峒不信
世間能有此看君父子盡神馳

送詹生還武夷

武夷之峰三十六卅唯翠削駸必月斗牛合斗
燦星分瞰越窺吳橫地軸日照晴霞裂錦文紫
芝玉樹生氤氲中有仙人撝白羽散髮赤腳踏
青雲一峰律兀各大王金光晝現色煌煌玉女
姣好儁灑掃魏戟列侍君之旁吹簫擊鼓挾白
虎碧玕之管鳴笙簧念此何時縱長駕飄然頓
足山之下便將羽袖拂流霞更得神漿消永夏
慢亭之宴者誰尊知是神仙第幾孫九曲寒流
宜沐髮爲我束歸具玉盆

遠廬稿

七言古詩

十二

蠡湖贈李元錫

請以連城璧敵君明月珠明月之珠安所如鬻
價雙環千萬餘靈蛇蟠胎相對擇小星大星紛
天衢道逢磊落見吾子楚水吳山石齒齒鄱陽
十月風氣寒夜靜蛟龍不敢起蛟龍奮躍從東
來漢武秦皇安在哉聯翩注弩三千士破浪直
射吼奔雷英雄駕馭赫神祖手戮鯨鯢混區宇
當年戰骨亂如麻祇今夜颿風雨浩浩長江
萬里流秣陵王氣勝中州採桑岐嶺知誰是夫

堵青絲坐上頭鴛鴦片片成雙瓦參差綠絮綰
春愁 聖主當軒朝策士匹馬長安暫復遊

有客

有客形容黯如漆裙短不覆纔到膝不知兩眼
爲誰青但取高歌留白日讀書十載北山中泉
石冷冷常帶風興狂便掣青萍劍氣奮欲掛扶
桑弓年來上策獻 天子彩筆揮成裂雲綺勢
踞崑崙萬仞峰更傾百折東流水風雲散合近
如何點額屢困空蹉跎春草春花長駐世祇應
遠廬稿

七言古詩

八

贈劉觀國

君且飲我當歌江間日出揚早波塞上勁雪吹
胡沙行到蕪城菊未花石頭南下少人家此時
作客詎堪陳紅霞斷續垂續紛匣中寶劍光芒
在古木盡落低寒雲寒雲縹緲流天外路遠迢
遙不可會陂澤常生並蒂蓮佳人爲覓同心佩
紅樓寶碗酣朝輝何許關情久未歸中婦流黃

沿溪盡仙郎白雪少人知與君歷盡關山路險
阻交情難具訴祇將薄骨抵風塵浪說黃金買
詞賦詞賦風流未可期西山日夕水雲遲君歸
再奮雄飛翼我歸便倒高陽池他時更憶幽棲
客誰謂商山無桂芝

題張生寫鷹樹圖

畫鷹須畫神寫樹須寫根張生畫鷹鷹欲動恍
惚兩翼凌蒼旻一石點綴太磊落槎牙古樹攢
江濱江濱樹亦得水底明朝日急添粉練細作
速鷹稿

七言古詩

九

韓恐其聽秋風而自失

孫真壁上畫馬歌

畫馬不必畫拳毛好手全在霜豪裏匠意果妙
工婉轉入骨髓孫真畫馬專畫神咫尺壁上風
雲起雄姿勃萃氣莫平一日可走千萬里渥注
龍種竟何存聖世麒麟今不死

區生山水圖歌

咄咄底惟事半壁起風濤周遭僅盈尺常幽萬
仞高日足森森海霧紅形勢大類扶桑東朔匪

古樹摧欲死點綴草石俱天工吁嗟畫工有此
大奇手又何必攀藤緣磴探澤藪

王大夫壁上松子歌

吁嗟乎松子何大奇不在泰山之巔高嶽之垂
乃在王大夫之素壁其枝幹黝糾而離披玄冬
陰雲慘欲黑石根靈乳常如濕槎枵虎爪莫能
當枝柯劍戟森然立我素煩心厭炎焚欲坐清
風巖下可消歇對此不覺洗心魂冷然飲我一
杯雪乃知好手專奪神不獨纖毫濃密之濡勻

題孫稿

七言古詩

十

若使靈氣時能吸久服或可令輕身

點兵行

頻頻聽點兵點兵聲滿衢問渠何所去去去陰
山隅陰山逾萬里臨行緩斯須往年戌海南今
年戌海北邊圉久用師致死出微力東家往月
行不歸但聞短兵初合圖西家壯男今又發弱
毛黃口新裹髮顧我蕭條一老丁年過五十髮
星星生歸恐已逾老醜死去便爾填滄溟滄溟
水深波滅沒處處營頭看苦月秦皇漢武昔平

胡天陰風雨聲鳴鳴

舟行惠陽暴雨

江南十月吹天風水勢直撼蛟龍宮白晝鯨鯢
出浪立猿悲狐怒哀高穹江心小艇盪如失帆
摧掩折中流泣日暮天黃哭鬼神顧見大魚張
口吸

風定示蘇汝載

昨夜天風生怒號攪亂樹木聲颼颼鯨鯢尾擊
古壁上餘波滅沒鱣鮪逃今朝風定濤亦息大

遠慮稿

七言古詩

王

魚小魚空濺濺枝柯膠擾氣未平枯皮摧裂凍
猶澁顧我浮生靡根蒂萍踪漂泊安所繫奈何
與水族爭波濤久念精魂倍驚悸

再示汝載

呼童且沽酒沽酒休蹉跎人生得意且行樂昨
日怨怒今笑歌六釐已斷鯨星實波濤累日將
如何與君飲酒悲天風人生去住飛秋蓬江所
突遷虎豹窟古岬夕徙龍鼉宮我無魚龍之鱗
甲又無雕鷲之羽翼徒然世路爲偏側水忌瞿

塘陸太行首尾畏縮將安極旗亭酒香酩酊時
下視溟渤如杯池江神莫爭子羽壁負龍蜿蜒
何能爲

蒼鷹贈蔡子毓

蒼鷹白頭人不識羣飛江海恣猛力霜毛爽颯
滾雪飛鐵距撐挐絕慘黑側目愁胡破遠天軋
擊左右憑胸臆狡兔未保深窟藏大鵬遂失垂
天翼姿雄往往受衆猜去傍魚磯掠鉏鰕鉏鰕
滅沒泥滓中百轉千飛不得食吁嗟壯士亦如
此高牙大纛張邊鄙上林羽獵竟何爲不搏囚
奴搏虎兕

呈觀察景醇劉公

平生意氣爲誰剖滿腹幽懷不出口生長荒岷
閱歲華久分棲遲付林藪讀書頗欲演三車問
字幾能窺二酉徒掩芸編避靈魚試探石鼓餘
蝌蚪風騷直起屈宋前雅頌未甘曹阮後乘風
破浪思無窮樹德立言心不朽雖然水擊恣鵬
搏豈知兔脫徒株守千金壯技莫居龍三歲用

田但存莠蠖伸或買後生認雖伏便避時輩
慚如季子散貂裘困似敬通親井日憂侵豈藉
背樹萱病瘠俄驚別生柳金谿王公雅望崇藻
識昔曾逢此叟藻才竟許賦三都雅調獨推藏
八斗合浦光探明月珠太華鮮摘如船藕劍開
于莫定雌雄駿索驂驕遺牝牡鑽肉歡從付羽
毛沈痼幸爾捐瑕垢展倒中郎折節恭樽傾北
海忘年友別緒將淒面却難頌德不報顏何厚
公今奉節佐邊猷白日金章輝紫綬論德何妨
遜廬稿
七言古詩
三五
孔李通比姻况復王劉舊玉貝光華世所珍黃
鍾大韻人從扣遊刃翻知合舞竒運斤信屬成
風手夙誇炙轂等龍雕頓驚幼婦析辛受精氣
時令琬琰掄慨歌直遺風雷吼范叔猶懷一飯
恩聶政豈爲千金壽任將溝斷惜儀尊肯道蘇
餘厭芻狗愛護敢同帳裏書抵擲詎覆家中甌
文從義畫究三三術向齊侯陳九九蕭瑟誰知
庾信愁支離勿問哀駘醜尋常拱把未應無赤
札丹砂惟所有歲華倘逐鳳凰飛奔趨未失牛

馬走謬矜險語浙矛頭祇效微吟吹劍首幽谷
寒條久未榮春來或可吹嘘否

少年行

洛陽少年矜顏色袖裏吳鉤常拂拭驂騑白鼻
粧黃金遠映垂楊人歎息調笑胡姬入酒鑪手
撚朱花得似無竟須一擲盡百萬醉歌終日勸
提壺

俠客行

千金置一劍百金置一裝磨礪照秋水倒映芙
蓉霜少小辭家仕羽林深心相結輕黃金提戈
遠出蕭關道指叱牧馬抗南侵歸來論功報天
子賞賜寵幸無與比夜行不怕執金吾陷胸何
知程與李偶然調笑過吳姬信手便碎珊瑚枝
百萬纏頭一日盡賭行六博歡相隨君看壯士
真天矯下視江漢如杯沼男兒須乘駿馬從天
行勿學三尺墜儒空短小

今夕何夕

今夕何夕見春歸今日何日醉春輝春風春雨

知誰在春草春花踏作泥已看春闌連春縷
復春光照春水春水波流去復迴春英暮落晚
還開有時春盡能相憶無復春來思更哀

送盧從龍署教臨邑兼訊邢太僕先輩

禮樂久不振詩書今未刪世無開大覺誰爲訂
羣頑絳帳融陶鄭春風孔鑄顏白馬空浮練青
牛早度關吾子淵源宗魯泗析拔與義誰相示
玄水今探象罔奇荆山會剖如虹氣年來點額
困沉鱗一羶雖冷道常尊入門問字紛從過據
蓮廬稿
七言古詩
三

送豫章孔道王孫

越王城上鷓鴣啼越王城下芳草萋孤臺突兀
涼風起遠見浮雲隱樹低此時王孫欲歸去日
落片帆開古渡劍拂芙蓉射斗牛服製芰荷惹
烟霧桂樹山中重結盟舊時須鶴快相迎獨憐
契合難爲別願折芳蘅寄遠情

送朗上人歸廬山時來遊羅浮不果

上人去住何曾定遠望浮雲相隱映白足深知
出世塵玄心祇自懸明鏡答到羅浮匪學僊今
歸匡廬亦偶然葛洪鍊食終成習遠公遺跡尙
留緣迢遙似阻陰山雪滯潏且美西江月卓錫
他年肯更來看取梅花幾樹開

遊朱季美虹岡園

虹岡之岡何逶迤盤桓間道曲相隨林深莽互
翳白日噴吼兩岬陰雲低背郭遙連明月澗葛

蓮廬稿
七言古詩
三

蒲九節生凌亂石泉汨汨咽龍吟旁繞芳叢環
古縣雉堞雄高壓海天雨餘風散萬家烟窓函
睥睨橫碧落指點千帆相往旋近山恍有卅霞
氣安期煉食疑此地西接浮丘路豈遙羅浮門
戶應同秘春到寒梅萬樹開師雄夢入想徘徊
月光影落如鱗砌炎嶺翻驚舞雪迴傍屋更饒
千畝竹富比侯封卑食肉若道山陰王子來肅
咏累日應忘足襲襲芳池漾彩禽鳴鵲鵲對
浮沉鸞開寶鏡調能舞鶴引卅經振好音中有

主人冠簪冠風流時自佩幽蘭換鷺擬辦黃庭
帖掃兔直灑秋霜寒問字侯已憐寂寞載酒從
遊多不惡日落焚香小座清茶烹石鼎輕烟撲
薄幕猶聞樵笛歸聲入委巷喧相追拂絃促柱
思未已錯以雅韻揚清徽架上牙籤高什襲玩
美信可淹閒日水石翎毛待品題得意千金莫
浪筆有時高咏吐新詞珊瑚細間碧琉璃大兒
小兒方足友九歌七發真吾師社結梅花開勝
地黎梁往韻猶堪嗣郭內幽閒自一村風塵雜
遼廬稿 卷二 言古詩 三

登太白樓醉歌

太白太白我以一杯未乾之濁酒酌爾萬古不
盡之英魂人生去住初何定蓬萊再換碧桃根
太白之星緣何來采石之沒胡爲哉始胡醒而
遽降今胡醉而忽迴獸錦宮袍能有幾高才磊
落心徒哀心徒哀思未已上有千尋之石壁下
有不測之江水水蕩蕩以成波山蒼蒼而結綺

布錦繡于空中散煙霞於萬里羅浮之頂恍逢
君天台之外標紅雲當年綵筆今何在草木縹
緲翰靈文鷄鵠杓鸚鵡杯汝生酌盡幾多酒一
千百篇枉自雄詠誦遺文空在口君不記沉香
亭北花發時醉中立取清平詞一曲未罷一曲
進徒然白壁售毀青蠅緇又不記華陰縣裏騎
驢日長吏執之使勿失任爾霜蹄歷塊奇咫尺
困蹶何能逸曾說蜀道難何地非太行太真旣
善怨力士更多譏終身承寵澤不過供奉班一
遼廬稿 卷二 言古詩 三

應永王召骨銷膽覺寒不如去逐月縱跡青冥
間霓光吐萬丈六鰲相往還念此往事懷太惡
把酒灑空相對嚼日月經天彩未休天賦汝生
旣不薄何必懸名麒麟閣燕然鏤功亦銷鑠後
庭玉樹今寂寞有美一人不可作浩浩長江天
際流蘆花落盡楊花浮此江若可化醺醺與爾
長消萬古愁

贈區用環先輩

謝庭多土樹遶砌常繽紛映日含秀色因風揚

清芬過未已夙著封胡亦能文朱輪度流水輕
蓋團浮雲君家兄弟亦如此儒雅風流誰與比
仲弟已作玉堂賓季弟亦爲名御史入門鍾磬
盡堪調滿目琳琅近相倚吾子最良推白眉雄
詞變習驚龍螭當年擬躍青萍劍此日還嘶下
璞悲君不見安石東山時未起獨傍寒林挈芳
芷一朝勉出爲蒼生談笑功名在淝水丈夫遇
合詎可期回谿終復奮渾池浩浩洪流真自遠
擁鼻聊陰洛下詩

遠廬稿

七言古詩

三九

贈高日觀比部

高視俯中原山川多鬱結屈指歷詞場大小各
區別角觸牙爭勢不同大鵬振翼推輕風鷹鷂
燕雀一時起高者入漢低飛蓬吾粵挺然天之
側羅浮屹峙撐南國靈妙不數珠犀奇曉氣尚
能懸五色開元之世有曲江國初先生五者良
手提隻輪當大隊攬挈日月迴精光濟南諸子
多交厲逸氣自是無一世獨言吾國有小梁迭
主齊盟紛結袂中祕當年號老成篆籀草隸工

較精槓伯書生頗趨梁亦與等輩爭高名大雅
琳瑯間斷絕絲管啁嘈世所悅衣鉢誰人悟正
因文章有道存蠅掇比部高公曠世才大義親
承法服來梁李歐黎都及見夜入寒潭剖蚌胎
大曆丰神建安骨六朝粉黛凋無色玉琬常凌
冰雪虛寶劍乍視光猶逼嗟予生晚後數子得
公引迥差可喜大海津涯渺莫尋一葦正渡亦
如此此事沉吟久未陳世人笑我真狂生因公
感激具至意醉歌袒裼如有神人生世路常偪
側去住功名若瞬息滿腹愁腸可奈何寸心萬
古堪鐫勒詞賦風流事豈徒鳳鳥旣至河出圖
昔賢鞭弭今猶在此日須公金僕姑師武臣力
不失霸置身肯在楊馬下

遠廬稿

七言古詩

三



遜廬稿

五羊韓上桂孟郁父著

五言律詩

遣興

久負林泉癖因知物理幽倒絲蟲自掛刷羽雁
交浮壁響松風入窻虛桂月流悲歌重懷古蓬
鬢此千秋

中夜

中夜意不愜憂心有萬端盛年虛短劍壯髮凋
遽廬稿

五言律詩

一

危冠草木渾欲脫干戈殊未安曲中流水調悽
惻爲誰彈

歎

生年誰滿百憂病每相尋鴻雁差池意江湖歲
月心猿吟淒別曲客淚滴清砧萬事悲歌裏丘
中有特琴

聞警

塞外飛傳警邊兵殺氣連將軍離細柳天子發
甘泉畫角吹霜冷雕鞍灑血鮮匈奴今未滅永

夜枕戈眠

戰城南

昨夜城南戰三軍混殺聲沉雲天地結積甲丘
山平厲血殷青草銜傷接短兵功成不愛死豈
獨爲微名

宛馬

宛馬氣如虹長嘶入漢宮影翻星鉞白血沒錦
韉紅勢屈力逾發姿生奇不窮願得橫行將因
之成大功

遠廬稿

五言律詩

二

新月

新月抱銀鉤當軒淨欲流星欺光尚怯雲薄影
同浮根植桂子固枝空鳥鵲愁娥眉能不妬徒
使漢宮羞

燭

盤龍移繡柱倒鳳照瓊粧獨覺丹心苦空餘玉
筋長得錢頻送喜吐桂欲生香寄語東隣子何
妨借壁光

過梁伯遐柳莊三首

久興拚林石因君愛客心江山時物色花柳特
招尋暗水浮階疾寒雲引戶深入門幽磬發岩
岫起清音

古樹千章合寒林一徑幽當窻欹怪石遶檻俯
清流砌草繁書帶河魚上釣鉤真成雲外賞隨
地得滄洲

水色含鵝迥山花帶戶垂村春催日落野絮任
風吹稻熟春醪美瓜甘各性宜無人信幽豁却
守北山陲

題廬稱

五言律詩

三

泛江

天地日流此平空一劃開鳥過雲共沒湍急岸
將頽草樹微茫盡魚龍噴薄迴壯懷那可競坐
久意悠哉

小雨

小雨夜霏霏連朝滴漸微如烟籠出日似霧點
征衣翠浥竹逾潤紅添杏覺肥獨有傷春客懷
人久未歸

寒食山中

雨久苔逾滑春寒雲不開荒丘一以閉宿草種
餘哀最淒綠食柳中沾爲折梅榆烟斷新火歎
息未然灰

江月

初月湛微波輕盈奈若何俯手近可拾仰天光
較多濛濛浮片玉散影成雙蛾漸與浮雲隔無
爲掩薛蘿

泊西驛

涼風起西驛飄泊詎禁秋日月雙逢轉江湖一
遞虛稱

五言律詩

四

劍遊寄人慚薄面逐櫓愧輕鷗多少浮生事王
孫幾自謀

病鶴二首

病鶴形何似瘦骨洞靈姿婆娑比殷樹蕭颯擬
潘絲警露情還在臨雲興未衰主人恩愛重揮
袖故相隨
鍛羽亂如麻長鳴亦可嗟垂頭啄蟻蟻蛇足畏
魚蝦日落淒芳草天長漲浦沙何時雙翮壯縱
爾拂流霞

咏蟬

蟬聲何太苦切切傍濃陰石咽流泉響風迴素
葉吟蛻餘知物化露墜識真心寄語螳螂捕毋
爲凄斷琴

苦熱二首

早魃驕相妬沉雷閉不流水銷茗碗碧樹失寒
林幽願入虛無國思乘浩蕩舟金莖還有否空
向日邊愁

暑氣夕相纏繁雲毒熱煎萬方同鼓鑄赤地若
遠遊稿 五言律詩 五

揚烟骨肉都成礙衣冠意可捐所嗟懸兩翮不
及迴風鳶

題賓仲紫霧山房

水色含虛幌山光隱翠屏鳥翻雲際白樹入雨
中青龍劍常干斗牛刀早發礪圖南如可待莫
忘北山靈

荒村

荒村餘落照島嶼澹微明病馬嘶不得哀蟬無
限聲桑麻時雨過橘柚綠煙紫物理經行得因

之去任輕

久客

寒花淒斷曲古木翳層陰萬里孤鴻目三年爲
客心地偏春事薄山暝霧光沉身世知何定徒
然久滯淫

擬美人在天津橋

天津橋畔女秀色鮮黃金鸞采飄難定雲光去
復臨鏡花開漾蕩水月競浮沉靜照低無語知
他長恨心

遠遊稿 五言律詩 六

丁酉京邸守歲

萬里辭家客三年望闕情陰陽催短燭絲管入
新聲雪重寒廬壓貂裘瘦骨驚遙知故鄉處縷
酒到天明

送王如水公泊崧臺下

春雲何黯黯天地互晴陰似妬離雄合翻知風
雨心虛臺涵塔影古閣拔江深蕩漾漁人意因
公漑釜鬻

長城

長城多飲馬往往自成羣
滿月翻弓影連星動劍
文風高常落雁山險直
叅雲舊隸程都尉新
從霍冠軍

朱叔祥虹山園三首

城市囂塵甚君家自一村
牽蘿護墻瓦苒篠補
柴門巖密含雲宿林深
雜鳥喧灌園陳仲子口
吃不能言

以灌園者吃故云

水閣波光遠山亭翠色微
樵歌來別逕文酒度
清暉地苦竹從瘦潭深
鰕故肥主人渾無着
鷗

五言律詩

七

鳥自忘機

錦石奇如畫苔痕細作錢
幽花輕壓砌衰柳淡
紫烟架穩從鶯坐竹驚
擾鶴眠何因隣別洞步
屐任經年

門外

吾家棲隱處門外卽青山
一雨江湖淡三秋歲
月閒水靜魚從躍天清
鶴任還鮮食真何事須
知豹欲斑

遠廬稿

五羊韓上桂孟郁父著

七言律詩

西丘懷古

僊人元自好樓居環珮珊珊落紫墟
潭是白鵝飛去後井傳丹蛻滅明餘
探竒獨抱餐霞術避世誰懷種樹書
聞道神山空縹緲月明何處醉芙蓉

陳明府晉陵公枉顧山齋

遠廬稿 七言律詩

北山風雨枕遠廬頗散年來但著書
好事幾何能載酒慨歌空自媿無魚
先占紫氣迎函谷途有青雲下浚
旃別後相思臨絕壑瀑聲猶復想瓊琚

題張明府流霞閣

青溪卜築枕流霞小逕斜開掃落花
屏列雙峰橫過鴈門低五柳噪寒鴉
早秋夜雨宜移菊半畝荒畦可種瓜
曾是仙鳬迴絳闕幾從勾漏得丹砂

舟夜

岸絕潮高雲影飛海天寥廓欲何依
漂瀾片月隨孤影漾瀨西風灑客衣
別路已迷鄉夢斷執方終與世情違
滄江白鶴閒相伴一任乘槎未忍歸

將歸

將歸南郭構林居統屋荒茅次第除
晝裏蟬聲寒噤夢來蝶覺喜遽遽竹
窻曬藥牽蛛網石磴攤書檢蠹魚
但使應門存稚子彩雲休訝故

遠廬稿 七言律詩

二

人車

小徑斜穿桂樹堂竹溪繚繞水雲鄉
江清自喜魚蝦白雨過應知橘柚黃
玄就楊雄仍寂寞途窮阮籍但猖狂
酒酣試倚風前笛一曲關山鬢已霜

江口望瀑泉

逶迤一水掛碧岑突兀遠見山光深
青天半泣螭龍雨赤日翻愁猿猱吟
石上孤雲生細細澗邊幽草靜陰陰
經行綠簾年頻異莫遣寒聲到

客心

舟夜東劉觀國

煙光水色晚相宜，曲裏同操白石詞。
愁思漫憑詩興遣，旅懷羞向舊遊知。
扁舟古樹重重出，並馬寒雲黯黯移。
十載驅馳成夢寐，獨餘孤月照深卮。

南歸

曾携彩筆干星象，擬就甘泉詔。
聖明白壁幾投人，易老黃金虛索驥。
空鳴扁舟夜出燕山遠，遠廬稿。

〔七言律詩〕

三

渡海南還嶺樹平，自是遊人愛秋色。
不妨留滯結芳衡。

歸歎

夢回時自歎春暉苦，憶江亭傍水微。
海內氛塵何日靖，故山松栢未云歸。
黃鸝紫燕雙棲定，柳葉桃花一處飛。
惆悵暮懷消不得，病從吟劇減容輝。

江南

一雨江頭十日寒，故園猶帶暮雲看。
自思裹飯

悲生事誰念歌魚作客難，多病未堪違藥餌。
清時那可誤儒冠，舊存羽翮飛騰意。
祇是間關念已殘。

石頭

石頭高踞倚雲空，佳氣于今尚鬱葱。
遲日江山開掌上，四時松栢護陵東。
衣冠異代迷荒草，勲業當年有數公。
寂寞古墩頻下馬，御溝流水瀉殘紅。

夜

遠廬稿

〔七言律詩〕

四

秋盡霜黃落葉紛，渚鳬汀雁晚呼羣。
舟行下瀨涓涓月，簾捲長河片片雲。
銀夏西州新駐輅，初連比府舊從軍。
行邊戍色風煙杳，愁思胡笳不可聞。

燕歸過汝載館

留滯京華歎索居，風塵回首近何如。
經年不出荒逕沒半畝，但留青松疎絕叫。
奔狂足爾性坦腹，偃卧得吾廬。
丈夫自可食茗蕨，潦倒何必懸金魚。

漫興

三十無成春恨孤一杯今日慰脚躄羞因拙婦
誇存舌笑向樗蒲妄得盧海鶴影從青漢沒楚
妃色與衆人殊解嘲未惜玄爲白寂寞差存宅
一區

寄李長度

少年才子美風流曾記當年汗漫遊走向天邊
探禹穴醉於馬上拂吳鉤湘江一水芙蓉隔淮
浦清尊桂樹留十里郵亭輕往返興來何憚買
遠廬稿
二言律詩
五

遊飛泉洞寄洞主人朱少襄

中宿岩巖路轉通剪蘿闢磴誰人功重來暗壑
沉金瑣不盡飛泉飲礪虹日落猿啼愁暮雨天
清鶴影御微風枕流似洗巢由耳淨土能令俗
慮空

喜族兄寅仲偕蘇汝載劉觀國至

寂寞楊雄書滿牀行歌孺子識滄浪避人門巷
填車馬愛客琴尊過草堂隸幕風塵徒爾月兼

葭秋色淨微霜芳芹市醞無多味與爾相親罄
此觴

望羅浮

東望羅浮四百峰峰峰闢削青芙蓉嵯峨轉覺
白日璇洞古況有陰雲封瀑布銀河紛錯落玉
書金簡光玲瓏師雄夢後有何見春去梅花不
易逢

望海

石樓高壓踞仙壇萬疊洪濤起大觀山峻豈無
遠廬稿
七言律詩
六

虎兇吼峽關似有蛟龍蟠孤帆帶雨愁雲濕爽
氣冒日精光寒乘風破浪有何事顧我且下任
公竿

同蘇汝載泛海懷吳光卿

與子散髮卧滄洲江間水急浸黃牛鷺蹴已見
白浪破鰲坼欲逐青山浮雲氣淋漓圖畫濕天
光閃鏤金銀流欲將瑤草寄不得徒然悵咏簾
葭秋

家蒲圻明府宗堯公墓失多年偶得之榛

莽中刮石題此

鳬鳥風流悵往年路迷何處覓荒阡霜深絕壑
松花落月照空山鶴影還牧豎燒殘餘斷碣卧
麟苔積莽幽烟憑崖更灑羅門淚玉樹凋傷事
可憐

雨後海望

卽看霽色靄芳洲況有澄江散客愁雨過林泉
春濯濯風來湖海水悠悠沉吟久負雙蓬鬢身
世虛乘一葉舟翰紅顏如可望便從天外覓
蘧廬稿 七言律詩 七

神丘

送廬山客

十載論交怨路岐片帆秋色使人悲尋常斗酒
勿云薄曲屈寸心空自知西嶺浮雲番作態址
方多難欲何之君行若到廬山上爲訪鹿門隨
鹿麋

遊星巖過謁還素李公

思探石室扣玲瓏琢削何年鬼斧工似索遺珠
來赤水將因問道出崆峒飛流直下龍門峻古

洞虛懸象緯崇自是依歸情倍切不知身世御
冷風

望仙歌

有美一人弄玉簫楊蛾委盼金步搖袖携神雨
驚初下珮拂明珠宛自嬌瑤草路迷愁月冷石
壇花發嘆春逢靈心欲借晨風翮目極何時躡
紫霄

晚望

江城高閣倚空穹東望滄溟一水通山色正當
遷廬稿 七言律詩 八

層切上月明偏在踏歌中扁舟蕩漾尋芳渚石
澗依微飲絳虹一自病迴衣帶減不堪憔悴怨
東風

東夷

高皇擬絕東夷貢詔令嚴明重漢官豈謂犬羊
多異志坐令烽火照長安委蛇盡日能垂珮矍
鑠誰人可據鞍築舍祗今猶未定強將膚說答
金鑾

和戎本自非長策況復給和計轉踈猷錦金繒

圖孟浪紫泥丹券事空虛乘槎已斷葡萄種奉
節誰傳雁帛書越嶮然雲頻悵望將軍何以慰
躊躇

大將連營十萬騎一時邊徼羽書馳轡弓競說
穿楊易提隊曾無擣穴奇寶勒雕鞍容易賜渡
河開府未須疑丈夫勲業酬知己枉使雄名負
鬢絲

猛士長驅出禁林論功紛欲肘黃金虛疑翟羽
來重譯不見柔黹懷好音頻年輪輓迷雲盡屬
蓬廬稿

七言律詩

九

國江山近陸沉多少謀臣存政府草茅空抱杞
人心

夏夕戲作艷曲

浣沙溪上紵羅輕少小吹笙學鳳鳴近水荷花
貪並蒂依人燕雀羨雙成舞長自喜迎仙袂燭
滅何須絕客纓已遣風光牽宿醉獨無涼雨解
新醒

贈鄭長庚居士

緋髮方瞳老鍊君紫芝靈檢氣飆飆乘時早逐

鵲鸞起失路翻隨麋鹿羣卅洞甌甌迷住去清
溪水竹美平分天風夜夜吹涼月引斷簫聲入
綵雲

當筵曲

芙蓉織就剪春衣翡翠粧成壓繡圖最是醺人
朱粉氣可堪照客綺筵輝杯浮玉液行雙羽燈
發瓊枝焰九微錦帳定添連理樹畫屏休寫隻
鸞飛

繡烟裊篆拂雲低桐葉裁詩和露題莫斷葡萄
蓬廬稿

七言律詩

二

憐細蔓怕驚鷓鴣愛雙棲人疑白壁初還趙酒
似青州欲到齊一曲繞梁聲未歇聽歌須佩辟
塵犀

羨爲明鏡對華粧願作纖羅護繡堂瑤草共誇
荆俗閭玉鉤爭學渾宮藏風迎桃李千金笑露
浥芝蘭九畹香獨嫵短才逢解語更堪多病入
柔鄉

池花鬪臉意如傾砌草榮枯亦有情蟬咽似羞
歌中囀蝶翻猶怯舞衣輕如澠桂階歡難竭和

錫鸞膏恨轉明墮珥已酣齊客席牽裳誰絕楚
臣纓

欲折池荷惜藕絲廣栽庭樹覓相思樂傳唐譜
清平調舞拂燕餘大小垂絃扇可能調翡翠月
團贏得解茶蘼多情却笑張郎筆嬾向書齋學
畫眉

無題

思張楚瑟擬鳩媒願學秦蕭繞鳳臺柳條欲折
不堪折梅花將開猶未開虬箭暗浮寒漏永銀
遽廬稿

河半落衆星迴屏中寶炬空垂筋牀上薰籠祇
自灰

丙申守歲

歲暮陰陽感慨中春光摇曳柳條風那堪物序
年年隔政謂人情處處同雙眼欲穿愁落日片
雲空遠斷孤鴻經營事業心終在悵望寒宵愧
此躬

夕懷

柴棟層陰接鳳臺羅幃繡柱香風開已知日月

終弦望豈謂魚鴻無去來芍藥未投空贈曲笑
蓉初發漫啣杯雕陵罷後銀河隔惆悵音容夢
裏迴

呈贈劉乾陽座師時以叅藩兼副使覲賀
藩岳高臨控海閩當年間氣復生申職叅屏翰
雙轡轉任僉咨詢四牡馴垣序星輝承紫極嵩
呼聲遠動勾陳金壺久注長生液零露應知湛
此辰

龍門欣御借光榮師表東南有重名桐引嶧陽
遽廬稿

風共拂珠探合浦月同明栢梁首韻今誰和韶
石遺歌且待賡 聖主好文興禮樂幾時偕進
魯諸生

甲辰京邸苦雨

經旬密雨勢如傾鎮日驚雷氣未平溜決轉防
瓢子溢梗浮何似芥舟輕饑鳥隱樹愁難宿病
馬衝泥却不行已歎澁囊薪桂盡更憐沉甕水
蛙生

商竿戲舞不曾休黑蜨潛波太自由顏壁半緣

苔蘚蝕荒庭惟有泡漚浮隣翁扶棟先防撓稚
子持竿未覺愁斗米數錢難再得安廬燥壤向
誰求

北臺絃管日續紛寶藝流香十里薰滿目滂沱
徒自見平原哀豈堪聞土龍作祟頻招霧石
燕銜騎更逐雲似是銀河長欲瀉補天無路叩
明君

破塊鳴條豈是祥況逢暴漲劇難當農家晚稻
苗應黑客舍枯槐葉已黃沼國懼爭魚鼈命灌

遠廬稿 七言律詩

三

城憂犯鼠狐藏空聞洪範徵皇極調燮深思在
位良

讀馬曹稿贈沈太玄兵部

羣笏西山日起時坐來爽氣冉相隨官清自覺
馬曹冷賦就寧憑狗監知獨向陽春霏白雪漫
將流水繞朱絲濟南北地成寥落千載遺文恍
在茲

病後休文幾瘦腰苦吟猶欲振風謠臺登碣石
霜蹄滿社結燕山雪影飄自歎望洋逢海若却

懸焚硯似君苗指南爲證從歸路懸耀終知仰
斗杓

同郭朝諤劉覲國諸兄飲潘明叔席是日

洗鵬翼還南海

三山宮闕鬱名髡濩落空慚五石瓢上客已歸
南海去故人初散紫宸朝瓜浮玉井香先襲水
落金盤束未銷取醉不妨分掌液帛書猶得到
漁樵

月夜飲蔣諫庭都閫幕中

遠廬稿

七言律詩

十四

銅柱勲名重漢年荒林風掃淨蠻烟劍花久匣
芙蓉湛陣影長閒虎豹懸稷下儒生同論難蜀
中幽客共談玄夜深不減南樓興綺席踈篁月
正圓

贈李葵孺進士歸娶時初授連城令

年少終軍本棄繻出關今日耀歸途連城蚤售
璫璵器躡景爭誇汗血駒蓋擁晴霞明上苑簫
迎彩鳳引高梧君恩浩蕩何能報葵向深知
赤欲輸

題盧元明草堂

城中車塵看雜遝此地較覺幽棲宜入門老幹
近十抱近水輕桃將百枝無事但可詩酒會縱
飲欲問窮通爲願學齊諸志希有更憶楚狂歌
已而

寄景虛林先生

海岳先生白玉姿金綳紫帙映青絲當階時雨
俄然足入坐春風早自私躋蹙一經元世業沉
吟五字是吾師年來載酒知多少好似侯巴數
遠廬稿
七言律
十五

問奇

別瑞川黃先生

當年意氣重河汾少小辭家問字勤玄水一珠
逢象罔豐城雙劍吐龍文舟從故里迷寒浦日
落秋山慘暮雲魯國書生優禮樂幾時同謁
聖明君

呈王如水觀察

名流天下王安豐簡要常操雅望崇最績屢登
廉訪使褒書頻詔大明宮提衡郡國低昂審執

法東南節制雄 聖主恩深勞問俗憑君爲奏

二南風

禮羅溫石集群才閣似平津倚漢開再別自憐
和氏璧七年誰識豫章材幸依牛斗占靈氣願
藉鸞皇作令媒清譙幾時容授簡雪篇吾欲和
新裁

送分守鄭公陞滇南憲使

鄭公蕭散著瓌姿政暇常裁五字詩天入碧鷄
持使節地分銅柱見蠻碑書紫帶草承家學庭
遠廬稿
七言律
十六

倚其棠寄後思執法只今臨外甸履聲還動紫
宸知

飲族叔東原宅

十月十日冬氣遲當階委素仍霜枝紫萸黃菊
紛滿眼青尊綠醕好爲誰二三兄弟相與酌七
十老翁同賦詩長文雖幼抱著膝百里夜聚星
光垂

蓬廬稿

五羊韓上桂孟郁父著

詩引

揭芳亭詩引

在昔楚詞著什漢賦流聲莫不指名花以儷忠臣借佳人以擬君子瑤臺佚女還期鳩鳳之媒湘水靈妃或解瓊琚之佩蓋心有所鬱每托物而通興有所萌輒因風而動故蔓草用昭侯享木瓜實表桓功非徒以振艷抒華亦欲以宣淫

蓬廬稿

詩引

解結云爾歲在攝提適余有幽憂之病沉悶彌月暢之以鐘鼓弗悅滌之以醪醴弗歡詩書莫喻其旨鍼石罕奏其功余友蘇生汝載楊生亦琳俱字挾風霜情慙月露車服都雅類司馬之鳴琴笑語滑稽效淳于之炙轂于時霜華始薄桐葉微凋金鑪香裊接南浦之行雲石鼎茶烹引東林之皓月旣而僊裾冉冉至歌袂遙臨畫屏婉轉時來比翼之禽玉岫蔽虧不少相思之樹或采蕙蘭而紉女復折芍藥而贈君於是二生

躍然而興迺然而笑彩毫縹緲割來銀漢之霞寶黑淋漓澹寫巫山之雨余雖寒抑亦効雕摩驚水月之貌勝似觀潮灑楊柳之條有同神炙不覺應鉞而成綴雲而就共得麗詞若干首播諸閱覽或博胡盧

別國博董公之金陵詩引

夫自布衣唯諾新知慷慨晤短別長心邇人遠莫不有淒聲曼調感肝抑脾以抒厥幽懷叙茲曠緒而况登龍門者翹首乎仙舟附驥尾者傾

蓬廬稿

詩引

二

心乎天路有不抽思入微寓誠滿牘者哉我董見龍先生清廟朱絃明堂秘琬策應天人紹廣川之心法鑒懸月旦妙郭泰之人倫夜雨滴庭除時行物化春風扇桃李有教忘言禮樂補宗器之遺文章擅扁輪之斲遂令踰嶺珍玩不數犀珠大海鵬鵬倏生羽翼永邂逅者願奉教以終身負儒頑者倭聞風乎百世然而神龍天矯非杯沼所能泰采鳳輝騰豈棘樊所可滯爰光上國定秩四門秣陵鍾王聖制猶存江左崇文

遺風具在雖鐸聲遠振乎天下而鱣服始兆乎
南中于時玄冥告收青陽肇啓遠河鴈羽言隨
雲漢之遊一路梅花擬逐曉程之發諸生或視
聆雅教或私淑名言並懷黜然之賦悵其銷魂
況兼行矣之情最維努力遂徵各咏期彙成編
倘辱披摩如見顏色

贈吳光卿遊羅浮詩引

昔向子平欲畢婚嫁遍遊五岳千載後爲美談
孫興公待遂初衣浪跡赤城當時推爲達議向

遠廬稿

詩引

三

使俗緣尚緊則青山豈無脫屣之人微祿未霑
則幽絳豈盡解綬之輩故率意長往阮藉蓋有
深情乘興輒來子猷不無獨契何則吾人鴻情
何慕祇可曠澤爲盟鹿性難馴最堪長林作伴
況復登高仰眺則千古不平之想悉盪於懷望
遠臨空則萬里無涯之思盡收於目此固若迂
而亦若切能喻而不能言余友吳光卿年甫三
十志托煙霞身繫孝廉情懸蘿薜方曉綠目似
曾與夫冊經鶴骨芝顏若有緣夫紫誥謂吾羅

浮蓬萊之島嶼而神仙之窟宅也危巒獨抗佐
命攸瞻絕壁如縫巨靈莫擘金光湛爍五千仞
上常懸雲氣淋漓四百峰頭猶濕故玄朗以之
伏虎方平見其乘麟衣翻彩蝶疑存葛令之魂
月冷梅花曾入師雄之夢兼以松疎五簾芝曜
九明竹符玉葉舉目猶逢朱鳳碧雞隨在如見
掠名山而靳步烏問遠遊接福地而阻懷詐償
夙願乃振長袂恣孤蹤探阿耨與湯泉跨飛雲
及上界北瞻紫極靈曜如親南俯重溟不克可

遠廬稿

詩引

四

泛棲遲蓋累日令空谷悉有足音題咏殆千言
俾封苔長留墨跡旣而駕來穗石宿霧猶携境
入浮丘丹霞尚染謂我韓生足雖未踐已存飛
動之情暨茲蘇子神復夙投恍接氤氲之氣各
徵短韻務彙成篇凡厥見聞悉期賞和庶奇遊
不泯雖山光已遠披緇帙猶挹翠微倘僊靈有
知或玉書相遺共羽衣而昇超忽也

苦雨詩引

甲辰京師霖雨自夏經秋連綿數旬扉宇欲頽

居廬漂沒灌非晉邑歎沉竈之生蛙決異瓢宮
畏潰堤之穴蟻紅塵紫陌轉作汙池大道長安
翻成折坂於是僕本聚萍心同泛梗僦居湫隘
就爽塏以無從托處飄飄縱拮据而何用兼以
餐投無壁累貴如珠黃煙驟起見生桂之難燃
槁木空存恠死灰之已濕嗟乎子桑臥病尼父
厄陳絕糧誣問晏飯誰因徒絃歌而適性願安
土以敦仁命之爲也遭豈偶乎乃湯作近體四
首聊見已意異時諷詠能不愴懷

遠廬稿

詩四

五

蓮廬稿

韓上桂著

序文

禮樂志序

厥初生民混混淪淪玄黃密閭象畫循湮蓋巢
居者勢顛繩結者道紊天運肇建元辟象玄首
物樞旋軸轉紀渙綱聯以降祐下民闡昏振溺
帝王之道斯爲烈哉然猶治極數殫文窮質敝
咸取耀於一時罔迪則於百世廼眷玄聖是矩

蓮廬稿

序文

是儀俾其綜五德之運酌三正之宜宣幽亢朽
秩正揆異燐燐繹繹錫萬世極猶懼其職孽秩
縻不得底厥訓也故中都兆軌司寇脫跡遑遑
列土靡安厥席以紬精先謨篤弘後範否泰之
故蓋有度焉歷徵作者君莫盛於陶唐相莫赫
於姬旦師莫隆於孔子孔子後天生而貫天始
格君位而肇君模日月以明四序以成其道鬱
於秦芽於漢漢以後膺符紹命者愆正不齊莫
不景耀崇輝日充月仍有豐無漸然而爵號欺

也旒冕贊也衮服借也土像偶也塵羹芻設之

議汨作君作師之道塞玄化鬱焉爰廓大明芟

蕪滌陋高皇創制胚胎聖儀世祖紹之大

章以釐訛者黜誣者革丕揚至聖監古之治高

揭兩儀在三之義使漢武悔其缺規唐玄嗟其

未備宋儒卷舌狄元屏氣是以二百餘年日月

重光天地增朗男女異塗班白弛負委珮垂繼

之輩黨集誦詩讀書之聲閭合百靈駢翕四夷

効輯遐邇同文南北共軌然而粵東僻壤承誣

蓮廬稿

序文

襲故文風之暢厥有所塞郡教授董應舉上其

事前督學袁君茂英懷然曰余其惡哉禮正久

矣而邦國不行有司之咎也且夫登挈皇度

其典順昭融聖懿其勲鉅潰豁愚聲鋪陳三

極之秘其旨遠小子雖陋不敢以儒乃相與採

縉紳之議聲和寧之詩舍像用主餘釐如制左

右墳裸義義如也事甫奏而不佞攝乏適董其

盛教授憚訓之不率且俗之難詔也爲之志禮

樂六卷於往祀若得失焉外史氏曰余入聖序

親所奉釐國制簡而盡尊而不誣標教樹軌與
天地峙煌煌乎帝者之儀弗可以加已然猶韜
華韞懋自漢歷明閱數世矣至世廟而備世
廟迄今文治不矣而東粵猶阻禮樂之務厥惟
艱哉何怪乎聚訟之在昔也抑余聞世廟時
群臣頗有以貶王疑者惟聖明中和建極斷
然行之儀用以不忒今教授之請已後廼弗習
禮者猶間致疑焉民難慮始信哉然此固制也
遵制無倍則有厥志在

遠廬稿

序文

三

獲熊詩序爲顧侍御作

以余所聞代天之佐不貳心之臣莫不有懿徵
顯淑以昭明善事迪聞嘉庸故綏邇者徠柔威
遠者襲猛觸幾蓄秘視履啓祥彼其乎詔之精
翕還洄濩必有不可曉翳云爾厥有稽者昆之
虎恭之雉局嶷州縣稍習煦濡猶或感孚異類
焜耀圖書而况奉揚天子威命以岳動山搖
呼吸變化者哉姑蘇御史顧公既持節按粵暢
休沛澤晰忽耀闇弛鉤棘盪蕪穢解格羅導壘

藝著德甚厚綏理甚勤不彌月民有提携襁負
者踵躡背屬願見威儀蓋詩咏皇華史推攬轡
今茲卑諭何其或歟湛思龐鴻期應紹至有熊
桓桓于惠之陽禮賜就獲稽首來獻詢之與其
一曰熊猛戢多力能拔木伏虎豹爲百獸雄公
剛不撓侃不回天蓋錫公穀物以勝于暴而柔
于德敢告職其一曰熊堅中冬蟄春出喜負山
其於占也男公巡靖黎蒸以休惕無辜天雖高
聽必卑是用昌于而後以亢宗保世敢告徵公

遠廬稿

序文

四

三遜之衆謂公且毋辭蓋神泄玄休以宣示顯
鑠徂徠厲梗齟齬詈回者靡不目懾耳聳蜚屈
鼠伏以無抗懿履故在昔稊莖比櫛卉木蒸鬱
芥之爲符亦猶聞聲歌縱管籥若其恣鵬翰飛
皂霜天鐵大秦之奇貢蜥蜴蛇虺之陰室而猶
謂弗當是發縱之義黜而講德爲靡敷也將以
宣炎響昭來茲毋乃闇與於是藩臬諸大夫進
曰惟公能柔惟公能威我國家統履圖籙至于
南海惟是粵嶠隙壤敢有不譏是懲是靖股肱

作則元首寧弗可以二故觀象告靈有如衆俞
侈而賡之不爲炫且符操於邇證於遐子孫千
億毋亦謂今天子建臯樹應竹苞松茂以儲
芋躋至慶爾作近耳目將錫祉疇釐是不墜迺
弓冶思皇濟濟以赫子亦世乎則凡在事疆理
以聽爾指帥者實有榮藉焉豈不景鏐炳麟昭
昭乎上臣盛應哉既拜手颺言因與聲之詩以
彰厥異焉

妙高臺別方伯王公歸會稽序

遠廬清

序三

五

庚子秋八月望會稽王公將解藩岳之任道出
蘇山抵妙高臺韓子膳舟以俟是夕中秋粵俗
兒女俱鏤燈剪塔斗酒相餽爲樂公舟行既遠
風景頗寂須臾月出江波澄廓壁沉其中曲盡
淡蕩之趣公指而謂余曰此間景物清曠怡人
又何必烟市雜遝絲竹駢羅始爲快乎迺命左
右具杯酌薑醢桂菹僅六物而舟中之蓄盡矣
既而公披芟服挾箒笛韓子倚而和之歌曰月
出寒林露正清當波湛灤琉璃明城中士女喧

相雜海上鳧鷖寂不驚歌畢有風來自笛底聲
鳴嗚然乃復佐以越聲歌曰山月既迷兮胡不
歸締綵今已薄霜露沾人衣蟾蜍輕恣蝕烏鵲
寒無枝清娛苦不足羈棲欲何爲歌未罷韓子
淚琅琅下聲急不能趨舉喉轉如咽江上林木
飛舞若雪片集公遽撫手曰上止曩視子色似
達者今聽于歌乃善怨何也夫義陽朝警宵耀
匿形王輪夕湛歸鳥翕翼故魚動而鼓鳴商昏
而辰旦消息有時寒暑惟化天之制也且子亦
知茲臺之跡乎邇相靡常圓光軼映故德雲以
泡影火傳子瞻以宿因寤理冰水釋凝孰知其
紀今予浙而子粵山川悠隔幾千餘里始孰招
而倏來今孰麾而遽去逡巡轉徙掠此臺而北
也其亦有不得不然者乎其邇者乎吾子縱之
以曼聲切之以急響縱縱瀝瀝滲滲浩於長清皎月
有靈將忌穢滓矣於是韓子抑悲緩節清讌終
夕比月將匿歌赤城諸詩以別

赤城詩

赤城建天上東接滄海霞霞光芝作蓋絢爛五色葩僊人王子喬邂逅薦胡麻袖裏酬真誥相教服丹砂

鏡湖詩

鏡湖波漾蕩星月倒光懸荷花香十里燭龍爛晴川食之益客顏上壽五千年剪荷輕作服如霧亦如烟

釣臺詩

嚴陵一片石磊落碧雲端寒烟積不散玉露拂遠廬荷

序文

琅玕大澤既曠莽羊裘詎耐寒幸有如鉤月千年待爾看

蘭亭詩

蘭亭春已暮鶯燕喜相酬絲竹雖乏響雅歌亦悠悠彭殤誠妄語俯仰誰能謀至今懷妙筆猶復見風流

八僧遺墓序

五羊城西代有光孝寺虞翻之故苑而師能之化地也師道接黃梅心懸明鏡藏衣匿鉢演教

於此暮年習跡靈爽猶在自唐歷明生徒繁盛經藏輝盈咀誦之聲不絕言南宗者悉以此地爲祕府嘉隆間積習玩愒遺教陵夷三車妙乘蠹蝕已多貝葉靈文魯魚莫辨僧本空憫一脉之將微懼真果之或墜偕其徒八人披荆躡棘涉川跋原始抵京師用探聖藏請其全編以惺後學雖白足之塵未染而黑灰之劫隨侵疲已極于津梁厄難逃于面壁道遇野毒相繼殞沒豈正法已紹提屢旋還將習質難憑歸根示遠廬荷

序文

人

寂乎于時當道宰官痛惜綠業擇地捨葬表以碑碣然而燕越迢遙雲山擁隔誦遺文者徒思功於寶筏想高範者莫灑涕於幽墳牧豎燒殘叢棘道絕五十年於斯矣幸而吾鄉黃君隆信道人也以就銓來京雖業本襲乎刑名而法正沿于清淨其徒哀懇託以詢求君慨起悲慈許之盡力道歷滄州訪其遺跡偶遇一叟年已踰耄備悉其事遂引示塋所至則遺碣幾沒數塚纍纍居人種植其上棗栗成林蒼翳難辨君乃

拭碑展祭具述所以俄而陰風蕭颯暗雨浙瀝
聲若怨慕者於是叟乃泫然曰異哉曩八僧之
葬也以是日今君之來省也亦以是日且風雨
之景一如其入壙之時豈非冥漠有知故後先
舉合耶道路聞之莫不嗟嘆居人業是土者遂
願鋤荆去植悉復其舊比至京邸行以告予予
思佛教一生滅齊去住故拂衣雙樹覺萬法之
皆空脫屣纖塵見涅槃之靡戀然而八僧雖跡
湮數紀而響應一日期會適符蒼旻若動豈有
遠庵稿 序文 九

情之系淨教所不免而首丘之心縱緇流猶未
忘耶昔人漬血驗骨尚感觸于至性而掩骼蔽
骼或檢舉乎空文今情異葭葦事殊教令而奔
走匪遑咨詢是獲則宿草之義度越尋常而絮
酒之誠再見今日矣予特序而表之且合好事
者同爲之詩以見八僧之慧性不泯而黃君之
然諾無宿均有可紀者焉

送襟寰胡公陞湖廣左伯序

蓋嘗與汝載扼腕天下名臣推賢輓士汲汲如

不逮有古大臣標致者未嘗不首方伯襟寰胡
公也公曩者曾守吾郡矣大率謙仁爲度而明
法濟之一時揖讓風采縉紳先生閭里小子悉
能言之蓋渥澤若斯之厚也越二十餘年公以
藩侯之右節而來轄則莫不懽呼率舞喜見儀
形蓋至是時壯者老少者壯曾被公覆露者蓋
翹然有生矣是孰不曰是嚮所爲灑潤吾民酌
廉泉而揚其波者也今何如矣既下車訪諸子
弟習古文詞或少年知向慕者悉加拔擢解上
遠庵稿 序文 十

公之嚴修布衣之誼觀公道貌承公啓教者莫
不人人自謂知已也上桂不敏當公去時而生
迨公來時蓋生長若斯之年矣草野行能有何
優異而公爲之式其廬蓋一延見間便及豪雄
會合千古不朽事它如起蘇生於陋巷念孫氏
於遺孤其先所獎拔卒能風雲自致者未易更
僕數繡玄束帛過閭里焉治粵三年寬和以信
與左轄游公寔協贊成事政舉大體安民俗而
已韓子曰吾於胡公而得下交之誼焉詩詠于

施丁歌鹿鳴虛懷以講滄赫往事抑何盛也交
下衰卿不揖客守不迎師抗跡高視蓋邈然曠
者數焉方今 聖道休明人束於習得氣者蕃
滋失時者零落士大夫稍當要位輒以七國氣
習平原之徒爲解不慕吐握延攬之義有平生
款合後脫跡視之者惡望其詢幽振乏擢蘭茝
於暗壑乎胡公獨能毅然志於古道所交遊率
一時文士彼於是業寔有味乎其言故不覺傾
倒至此耳豈固爲僂僂以重矯世俗云爾乎政
遂廬稿 序文 二一
成秩秩 天子遷公爲左轄宣政湖廣夫楚地
襟帶洞庭吞吐雲夢昔賢屈原宋玉寔生是鄉
有忠潔之風披華振秀濯鮮條以自藻者後先
不輟公至其鄉將登神女之陽臺賦大王之雄
風吊湘纍之故事俯馮夷之所宮回望番禺廣
野羅浮仙窟銀宮瑤闕氣相往來不覺翩翩兩
腋舉矣雨露所播詎限此一方民耶將行諸賢
悉詩以美之而屬小子爲之序亦以識甘棠之
思也

曾伯子詩稿序

詩自三百篇後何其遞降而遞靡也騷出而風
雅絕上林子虛出而騷絕古詩絕於六朝漢賦
絕於初唐律詩絕於宋元雖屢絕乃其間因時
起製相生之機亦互有其致焉卽如宋元靡極
矣至於小詞若曲今何寡和之甚也譬諸草木
始而萌芽旣而枝葉旣而榮華當其始華色鮮
氣茂倍異於常及其玄冥告盡青陽肇啓葉隕
旋萌花落更出卽在老幹生意盎然彼此氣機
原不相借乃見元化流行之妙若必待始生方
榮則造物之功息矣詩亦猶是古人氣力雖特
厚然體約而思簡得以專意獨詣如班揚張蔡
諸大家後之作者固難爲儷其餘一絲一竹偶
爾垂誦者亦不少今則異是士非奄有衆長羣
譽不歸己意不慙使騷捕鼠使牛追速色古矣
矯而之華思麗矣強而就質屈濶武以矩旋拓
短章以全幅窮年靡月未究其贖又安望其思
與古人爭玄味與古人等厚乎故求才於古猶

易求才於今滋難欲出咫尺之力以挽頽波非
識辨淄澠力扛鴻臚鮮克有濟蓋古今制作各
具體格頌體宜莊箴體宜嚴銘體宜確賦體宜
典以至歌謠律曲莫不有度風雅之味淡離騷
之思幽漢魏闕而壯隋唐婉而縟此其意運筆
先態呈象外非苟焉而已者故必識與力兩據
其勝後可以無微不注無鉅不肩大包元氣而
細析毫芒臻其域者是旦暮遇之余友雷乾
義少有杰才且鑑古極精研心極銳希踪自河
遠廬稿 序文 十三

陽而上肆覽自長慶而下卽其所作未敢遽謂
驅班轅楊冠張軼蔡然骨氣峻嶒規模闊遠如
始生之豹氣已食牛吾粵文獻不絕詞場代興
可以建旗幟而獨當大隊者必此其人是刻乃
其靈籟之始鳴欲與海內同聲蚤相印證若其
濬而深之徐而飫之今之讓古吾未之或信也
已

族叔疑始于古賦

古賦起於葛覃關雎螽斯比興義懸要不離賦

爲宗風雅猶雜出頌迫於古而最其爲賦十居
八九焉靈均旣放變而爲騷騷怨也怨之情曲
詞難直遂其於賦近也而別司馬相如工爲賦
詞始苞衍謂曲盡經緯之趣比興合而賦名東
西京罕得而儷焉六朝復間出小賦詞旨麗而
響切體遂蕪弱去古彌遠矣要之古樂倦聽鄭
衛聲繁循古制則必胤嶽襟瀆淡醴疎絃而一
花一石一絲一竹淺而易工激而少致作者不
能與之以思綜之以術論器不必明堂揆音不
遠廬稿 序文 十四

必清廟故織靡代浮而遺響遂絕且語溢則咽
字棘則刺被虎文蒙羊質何暇包宏其中而溢
肆其外乎昔左太冲賦三都必十稔乃成作者
良自苦要以絳山川之勝屬草木之奇繹風俗
人文之變非假之歲月未易爲力也植槿者朝
而榮植豫章者七年乃見此豈可同日語乎吾
叔疑始于世經術少事易稍長徙業春秋繼而
詩日誦數萬言吐爲詞雖尺幅寸牘依擬秦陶
以故藝罕得志嘗習賦遂兄馬弟左孜孜不倦

世人至捫燭揣籥茫不可辨而叔獨享爲珍錯
真所謂包風雲籠海岱文心古質超乎上哉周
漢以下是日暮遇之也嗟乎士懷藻被黻阻不
見售業迷之賦賦復嗜古罕雜響以眩里耳誇
於黃鍾警車適越而舟適胡其能以無騷也乎
叔之不騷而賦也其怨微也曰吾自習古耳古
之不容其何忍纒江離而泣露荃離魂弛節令
自放爲雖然屈不遇楚而馬遇漢左得皇甫洛
紙以貴玉鬱而耀劒沉而輝苟有凌雲其患無
遠廬稿 卷之三 十一

楊意乎余生也弱其何足爲吾叔皇甫廼椒蘭

之妬其知免也已

吳光卿詩序

余束髮時已知潮有吳光卿矣常從蘇汝載所
獲觀光卿所爲古詩則雄深有致大抵力踪漢
魏置天監下弗道也且謂光卿爲人慷慨悲歌
有燕趙氣則愈自抗腕颺颺然如風之將拂何
物光卿廼令直上哉今歲秋始一接光卿於汝
載席上遂定交杯酒間語竟夕不可斷盡出其

所爲諸稿而讀之則種種具備莫可測識汝載
所言真不虛也夫詩淪於宋沒於元我國初
諸賢間出其力以佐之籍稍稍振響至北地濟
南迭主齊盟海內遂翕然向風誦者輒不虛喙
蓋至今日稱極盛矣夫物盛之極則必以潰爛
繼之殘膏冷炙充爲上俎非激以真液盪以玄
水夫孰能不波今天下靡靡滔滔猶是也江河
下流日不可挽光卿何人乃起閭閻之間出咫
尺之力爲世瀾砥耶夫古道遠矣車不行於越
遠廬稿 卷之三 十六

舟不行於胡也試取光卿之文歷抵當世不按
劒愕之則廡下置之矣然吾聞光卿奮於潮掠
於閩翔於吳會千里不羸糧豈大雅之音未盡
絕響耶何戶履之衆也不爾一人不得當信之
十百十百不得當信之千萬千萬不得當俟諸
來茲吾與光卿共之矣何憂無和耶夫織管者
數日而成織穀者非月不就向使持尺幅之穀
日與管敵吾懼其始燁然後乃譁之矣光卿所
織其穀耶其不與世爲管耶其止耶其亦有不

可不爲之日耶吾願光卿免之矣雖然光卿勤志力行人也將求之不得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黃與東試稿序

蓋余與與東少同里長同學也與東自其幼時聲燁燁起郡國間余年十五亦獲隸籍學宮而名遠不逮與東甚與東長余四歲余兄事之每有論難不憚往返癸巳春使者趣督學余窘甚與東曰若能從我於靈籟之圃乎時歲且旦越遠廬稿

序文

俗喜懸燈結勝斗酒餽問爲樂與東乃偕余遁跡城之東南隅析諸與義遙望囂塵遠絕若息美陰然守之五日余不覺茫然之感與東曰若塞爾允止爾遁神將來券余如言既謝絕一切事矣守之又五日心復動與東曰若漱精於淡濯足於涼道乃可常余如言自謂寒石幽澗雜之綺錯弗易矣守之又五日心且勝然猶有所禦也與東曰而睢睢而而于于而因以全吾愚余始豁然大悟相與爲無相與之遊守之彌月

不變也山林城郭弗知也清冷乎鳥乎寒煩暑乎惡乎熱也比試與東復獲最而余亦坐是少進以示汝載汝載曰異哉子之及與東遊一至此乎響者吾兄其募條今謝矣沛厥靈根焉耳居三月竟以累奪去疇昔囂塵擾擾復起甲午余雖先與東舉計偕而頓跡者再識者謂寂不勝囂之驗已亥與東以明經拔起將行余視其色夷淡猶故也若無與爲耦也是真能不變其初者也夫惟不變者能神其變龍泥蟠而天飛遠廬稿

序文

一八

送潘太學子朋赴選詩

昔司馬相如奏大人賦天子飄然有凌雲之氣
今讀其書所稱載星旗靡虹網騁意崑崙弭節
九疑旬始格澤靈囿黔雷極其變幻詭譎奇異
真令人覺區中之爲隘乘雲上征有以也然說
者謂漢帝已侈當是時北築祁連西南通昆明
東置樂浪諸郡不爲無事而復導以放浪母乃
幾於逢平封禪一書意正表裏曲終秦雅則又
惡在其爲諷也今 天子外威嚴而內順治間
者祖尚玄默羣臣上書言事多謂巡狩古義不
遠慮稱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可以已又七十二帝卽謙讓未遑然封亭亭禪
云云瓠憤匪躬則僉且惡焉宜得縉紳學士文
似相如者撰一家言以廣 上意鑠金鑄石垂
之無窮甚盛事也櫟園潘君少有文名結交盡
海內豪雋所至敬重如遊梁客叩時不得意入
貲爲太學會且次爲郎今之京其壻黎舍孺饒
之郊酒酣韓子舉觴言曰潘太學人皆言漢武
皇雄才蓋世相如作賦君臣相得後罕爲繼子
卽盛文采惡所侈詞乎太學唯唯曰今 聖德

廣洽匈奴內屬往秋靖寧夏今春平倭夷朝鮮
孤城幸且卯翼詔書所布強者震弱者懷仰威
至大且武皇耗中國事無用今上振天旅討不
庭所由殆異頌維侈不爲諛韓子舉觴再言曰
昔班固作典引稱相如靡而不典雄雖典而亡
實今寓內誠康阜然汾陽澤馬間且無聞他如
草木之瑞又以瑣渺不書子將有所論述典乎
實乎太學復唯唯曰漢世矯誣得一野馬著之
聲歌登之郊廟識者謂之他何論乎 聖德卽

深自拒却而紫芝靈獸駢穗連理之屬朝夕郊
圻具所覩記且瑞莫大於得賢方今英耆布列
羣公百辟肅將承事太平之治如日中天可歌
也已於是座上客僉贊曰如子言瑞果不在物
子所著作諒典實不靡且相如由佞盛進佞監
於時爲幸臣天下雖乏賢奈何令幸臣進士今
公卿在位旣多賢碩進一才必能令才重又令
天子彌重才子至將必有當事大臣先爲延譽
賦奏說且滋甚寵滋深區區負弩無庸炫耀也

已於其行也相爲詩以送之

山水圖說小序

語曰雖小道必有可觀焉故東方角技於宴數
季主察兆於西京景純驗機於相宅公明探術
於禽鳴此其人皆懷才抱道遭時不用罔所泄
漏輒借一二瑣屑之奇以自見非苟焉已也不
佞少迂狂讀書效舉子業時輒輒不成章至於
陰陽卜筮星官諸書抵掌談之或通答不寐曲
士薄夷而好徑其性然也後借計吏上書報罷

遠廬稿

卷之二

三

者再愈自拓落道經金陵親諸葛武侯所稱蟠
踞狀入會稽謁禹陵以歸銓眺之餘聞得青囊
隱術珍之不翅常自惟粵雖渺土亦東南隩區
迺輒弭不及中原甚豈智慮遠不如人耶抑地
氣固南盡也已亥春御史顧公來嘗進見咨及
城北之鎮海樓意忌高厯議去之便不佞退自
冀息長生粵郡不能少有補助幸而明公精識
博議不及時進說釐所妨害術將安用謹按原
法叙各星體演爲圖說以俟採擇管孔子稱少

賤多能夫多則吾豈敢若乃文不成述之詩詩
不成述之雜術隨俗俛仰通其狂惑此亦賤者
之爲也大德君子無過討焉

遠廬稿

卷之二

三



遷廬稿

韓上桂著

祭文

祭陳麟台先生文

昊天不辰兮，喪我先生。遽此凶慙兮，時與害并。側
側先生兮，命是用傾。惟日月之不畱兮，歲以徂征。
側坎壈其僻，頗今天地爲之不平。目睜睜其有覩，
今心凜凜以如焚。惟先生之玼美兮，翹然有此芳
聲。旣紉之以幽蘭兮，又約之以杜衡。懸日月以爲
遠廬焉。

祭文

珞珞兮，組雲霞以爲冠。纓性鄕軸以黠訥兮，情又
闔其有意。極古烈之審履兮，曾無可其方。比嗟冀
非之軼羣兮，誰其競此鞭弭。朝騁足于扶桑兮，夕
漱流于弱水。舒長袂以如虹兮，賦青雲而獨起。志
不與蹇驚同阜兮，亦復觀乎蘭芷。列球圖於東序
兮，寄獨尚乎文史。維闕逢之令歲兮，爰措跡乎海
濱。欽合浦之照爍兮，嗟獨有此續紛。梗與梓其並
收兮，攬虛廓以無垠。惟騏驥之標伏兮，欣旣合乎
方歎所進者其九人兮，今悉峻嶒其意氣。踵周室之

遷廬稿

祭文

廣烈兮，顓唐虞之郅治。狀柴胡之却車兮，類瓊瑤
之編次。吾徒自謂得所依兮，寥相隨其未旣。豈其
始之繫緣兮，復中道而僨棄。位旣不盈兮，運又不
時。曾物序之幾何兮，挺吾師而踣之旣潰。盪其心
腹兮，又撩撓其四肢。狀四鳥之未成兮，風慘凜其
適至。聲鳴鳴其永號兮，羽翼凋而未試。走獸爲之
跼蹐兮，行路爲之委泗。中夜起其徬徨兮，鬱黯淡
以中悸。昔正則之散越兮，音獨著乎大招。彼惟衰
國之不可兮，固相與乎噍噍。今君值此休明兮，識
者矢其虞詔。何不振如雲之盛裾兮，垂若月之明
珪。徒然就此幽都兮，若過肆之輕颺。上下四方，黯
其無人兮，終與我乎相遼。怛化者之無知兮，識生
者之無聊。若使德而必壽兮，吾將問乎青霄。亂曰
河清不可俟兮，空渙渙兮。知化不可期兮，虛惋歎兮。
棘慕蕪夜漫漫兮，瞻仰昊天。吾何以爲晏兮。

同祭黎國倩年丈文

吁嗟羅浮峻峙兮，南州蒸霞吐霧。控斗橫牛，朱鳳振
采翠羽。鳴儔蘭依曲澗兮，結丹樓爰生哲人。迅若

驂騑哲人伊何紹自重黎司幽辨紀派衍潢遺猗
歟尚哉不可悉癸廼族于南峻嶺逶迤鬱靈輶興
世德惟宜于彼羅陽爰在增湄岐疑而兆以鳳以
鷗自其冲年式仁倣義不做不馳惟親是媚克虔
于師克慎于肄在寬能動達旦不寐執親之喪孔
悼而瘁季子悲慕顏丁委涕禮若成人永思弗置
弱冠而華剪絢披霞沿涉九流泛覽六家軒轅之
下寓宇之遐握珠保耀襲璧芟瑕梁遺蕭統晉薄
張華操觚灑翰璀璨琳琅馳情玉潔結想金塘美
述廬稿 祭文 三

譽績者衆雖擬潛龍未慚德鳳路歸古渡歷吊前
墟金臺望渺易水悲餘背澗面洞越濟遵滁乘流
軌浪陟峻攀隅禱期蠡澤顧歷匡廬沉吟古韻奉
法前模宮商迭奏徵角紆徐覃精漢魏掇采楨瓌
長楊讓響大層推輿在憂能失處困彌劬欲著一
言傳之大都山嶽吐氛龍蛇顯證處士失精神鯨
靡定鳳皇墮彩麒麟喪勁丙申之冬乃殞天命嗚
呼哀哉天並子安殤同歐建種松未青逢此霜霰
玉擣珠焚風淒雪戰棟宇虛存人琴靡見巾有遺
逯廬稿 祭文 四

蓉借麗蕙蒨輪煥思懸五柞綺煥三湘以追以琢
其色煌煌歲在闕逢爰校羣靡大收士鳳廣儲人
龍維嶺之俊如雲之從廼命曾侯爰及劉公荆楠
梗豫檜栢梧桐靡長弗錄靡奇弗庸君惟灼耀五
色懸虹敷奏詳明進納惟衷江河浩蕩嵩嶽龍從
驅濤陣豹貫鶚穿鴻僉曰能材克振頽風羣豪駢
會爾據其雄起跡與洪播藻南宮公車肇啓蒲輪
攸重望闕懷忱占星擬頌萬騎爭馳千虬並控足
蹠雲飛鞭撻岳動才力旣齊馬蹶弗用豈子一身

現匣無往瑱書史徒塵縱橫楮硯嗚呼哀哉翠掩
鳴鸞香銷蕙帳霜冷彤房烟迷別嶂蘭燈曉曉蟾
蜍延望在河一方疑漢之上白首期歸盛年失壯
栢舟矢懷蘭橈靡盬似聞其聲不見其狀惴惴小
心如臨其壙嗚呼哀哉荆幹虛榮棠枝半折俯歎
鵠原仰嗟鴻列亦有倚閭白首而耄日暮行人關
山斷絕壯子崩懷衰年痛烈小小龍駒生而汗血
百仞義松餘茲于孽四顧徬徨含憂靡竭子依母
命兄憐弟孽嗚呼哀哉吾儕與子義貫金石並詔

徵輿聯輝筮籍駿駟雲驅鵬鵬電擊方息晉南志
奮伏櫪視子爲予靡不會錡子志未酬溘然遠寂
日月銷魂山川掩色蕩瀨惆悵低林俛翼素蓋踟
躕轅駒踟躕命之如何子也不釋人誰無死子死
獨惜嗚呼哀哉

祭同年霍誠吾文

踰嶺之東大海之濱篤靈韞異是生哲人派先博
陸族會朱輪光澤世啓玄德肆耀藻摘丹林文披
若照縱意豪吟長懷浩嘯披褐而來振跡金臺矯

遠廬稿

卷八

五

如警翼迅若奔雷隋珠乍剖卞璞俄開事罔虛期
功無踰月發獸舉雙射鵬若掇寢處羣雄馳聲魏
闕餘勇未畢逸氣猶驚將橫勁槊復抗高旌中原
藥韃萬馬奔鳴山嶽閉精寒雲隱曜雞骨頓銷蟬
綏罔療詎卜龍蛇莫徵慶吊德悲哀鳳道泣傷麟
康瓠易鼎檜栢摧薪孰凋者菌孰壽者椿嗟我同
儕托心金石處厖其鋒進矜其跡匪競紛華實證
三益感今憶往若遯山河風霜旅食夜雪丘阿艱
難共濟此義如何德旣罕憑貌亦靡恃古道無人

深心者忌瞻念之子中情如刺皇天靡造吾黨猶
疑潰我羽翼墮我四肢黎梁隆矣子復奚爲落落
晨星淒淒暮雨棟宇虛傳人琴靡處斗酒隻雞奠
於何所嗚呼哀哉

祭新寧明府王我希先生

嗟維先生稟七閩之間秀鍾五岳之奇精溟海濤
光供其杯勺幔亭霞彩襲其冠纓系遠紹乎青箱
占永符乎淮水道式規而中繩文含英而吐綺標
桂籍以流聲孕龍駒而奮起當御史之始仕鳴璫

遠廬稿

卷八

六

琴千古罔奉鯉趨而揚訓植花樹以成行比白簡
之頓膺凜霜威于永繡戢嚴誨以平反寓陽春而
廣宥維吾粵之寵徽辱隆施於橋梓寧與會其適
降作與述其交美觀造化之虛盈順陰陽而舒卷
綰墨綬以來臨逞庖刀而獲展錦習製以能工香
經句而愈遠同誇大小之馮何如父子之蒲蔭並
接於羊城風頻披乎蘭畹伊考績之旣最甫仰沐
乎綸封承莖露其未已挹瓚鬯之滋濃胡二豎
之作崇遽膺疾乎厥躬卽星黯而弗耀椿樹悴以

告凶嗟萬姓之徬徨闔三邑而涕泗童叟爲之長
吁市廛因而罷肆馳吊問於庶司繫悲思於多士
某等托醜陶於寵亂辱盼昧於孫陽慰棠陰之密
邇倚訓迪之方長歎芳模其倏杳望仙施以街傷
申愛慕於椒筵布精誠于孫席楚些切以招魂薤
歌淒而致惜期盛社於來昆祝隆褒於地錫監畏
壘之遺思儼俎豆其來格嗚呼哀哉

祭區海日先生

嗟維先生環海儲精扶輿捷秀采孕珠江芬含桂

蓮廬稿

祭文

之一

岫白壁溫純黃鍾朗扣仙系玄邈顯自漢唐博陳
昌議冊重南鄉端溪宅跡偉族交翔厥考積仁循
良著績伯叔迭興露華濃錫瑞則麟遊雄乃鷺擊
維我先生最稱白眉苞鸞輝藻編鶴揚姿性與古
協行爲世儀待價而沽有道則見青雲聯翩紫霧
屢爰鵬翅翺溟驥足追電爰躋藜閣共羨瀛洲花
磚日晏蘭砌風柔直操孤筆望負傳舟遂輔青宮
奏對惟允陳詩諷微援易情隱節抗權璫不避虎
吻才而見妬忠乃被疑徙秩同佐于滁之滯早朝

見馬深夜題詩北闕馳思浮雲久蔽蕭艾腰盈蕙
蘭道棄匪懟於懷惟激夫義謝病自免考槃云依
章經用迪鯉訓常貽喜對芝玉慰覩芳箕日月不
居寒暑屢薄劍返重泉丹藏大壑台曜輝潛卿霞
彩落帝乏顧問國失儀型公卿共嘆遠邇咸驚
玉堂闕今仙署寂綸章滯今祿管停慨啓沃之莫
竟惜棟柱之誰勝嗚呼哀哉雅韻漸隳古風待起
擬砥中流遽遭大否鍾簾寂今缶釜鳴琴瑟絕今
簞簋理傷旣喪於斯文悵遺音乎正始嗚呼哀哉

蓮廬稿

祭文

八

維予小子夙藉甄陶顧瞻融帳感念度刀陵陽逝
今荆璫擲伯樂沒今鹽車勞芳塵墜其愈後泰岳
仰以彌高嗚呼哀哉爰續騷篇兼摹些三句孫席肅
張椒漿潔注巫衣動紛紛如雲竿鼓雜兮聲怨慕
信德言之可傳悼容輝之已故嗚呼哀哉

蓮廬稿

遠廬稿後序

余聞之遠廬者可一宿而不可久處旅館宦舍是也莊生以仁義爲遠廬其言頗謬于聖人而韓孟郁取以名其篇是豈無意六仁義兩者誠不可斯須去乃有能遠廬一切始深于仁義者余讀孟郁遠廬稿以無極爲原野以太極爲臺基以宇宙爲棟宇以日月星辰爲戶牖爲牕櫺以五岳四瀆爲垣藩以雲霞煙靄電霧霜霰之屬爲藻績以寒暑晦明爲關樞鎖鑰其言如此

遠廬稿

後序

天下幾莫能載焉萬古且一宿矣安得而不遠廬之故讀孟郁之詩若文知其胸中所包涵無方無所無有邊隅不可執著跡其生平儲經天緯地之才不肯以金門一第與時必爭而以其身浮沉于國子先生之間其人脩然其容穆然其觀超然其志趣泊然冲然其吐而泄之燁燁然榮名遠廬也高位遠廬也偉功峻伐無之而弗遠廬也彼所謂蝸角蠅頭彼所謂雞口牛後是又韓先生吐棄而不屑道者乙未之役家恭

敏公分授士得先生試牘以和璧薦王者爲楚王之玉工竟不售顧于恭敏公知我之德終其身佩之夫棘闥受一宿知直遠廬之遇而孟郁遂作久要不忌觀徇知感遇銘之師勝乃知孟郁固深於仁義不第詩文見奇也余足歷九州之半所過咸遠廬顧此遠廬中所見如前所稱韓先生不屑受者皆是物使盡收而入孟郁道眼中豈不足爲悲歌刺諷之一助彼其之子至以世守家物目遠廬與孟郁大刺謬不思鐘將

遠廬稿

後序

二

鳴逆旅主人且驅之去矣豈不同弱喪者之不知歸哉試取孟郁之稿讀之其不恍然自失者幾希

天啓丁卯夏日甬東友弟薛岡千仞父誤

曲之乎

靜悱集十卷附錄一卷

〔明〕吳之甲撰

清乾隆四年吳重康刻本

首都圖書館藏

靜悱集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率性

而行則謂之道性可行即

可言矣吾臨川吳元秉先

生獨以靜悱名其詩文集

何哉憤悱字並從心而論

語註學記疏並曰心憤憤

口悱悱以悱屬口蓋心欲

言而口不得言或且不能

言故曰悱也考先生成進

士於明神廟之季世仕宦

出入中外僅終天啟當時

東事日壞南蠻復蠢動璫

祠遍海內士大夫有識智

知忠義者固無不憤而緹

騎四出又有不得不悱者

且齊黨浙黨相攻於前而

魏黨與東林復交訐於後

君子以小人爲邪說而小

人亦以君子爲邪說先生

既不得震言路即越職以
言而黑白莫辨王之不明
井泥不食亦惟有靜而已
矣悱而已矣今讀先生集
序武舉則激以同仇序浙

左三

士甲子齒錄則諄諄於去
朋黨以同人爲傾否之法
見之咏詠尤爲激烈至於
一傷二涕三哭四慟又謂
發帑虛糜徵兵嘗試以功

業讓驃姚爲媿其自命爲
何如而愴時之作以靜息
時事起以誰咄九闌止固
已明示靜悱名集之意矣
鄭子夫韓求仲二公爲先

序

生同年密友其序靜悱之
意倣詭奇麗然皆推測文
義以立說而未能細讀全
集以窺見先生之深意余
特表而出之以見先生之

志固將以志士仁人自處
文章特其餘事而詩古文
雄警以真性情為真文章
亦非當時植黨營私不憤
不悻者所能及也先生諱

之甲由松江推官游轉禮
工二曹督學浙江所至有
卓偉聲子奇杰舉於鄉亦
有文名今重刻先生集來
請序者先生五世孫重康

也

賜

進士出身通奉大夫詹事
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
士加一級前

經

筵日講官吏戶兵工四部

序六

侍郎巡撫廣西總督直隸
都察院左右副都御史同
邑李紱拜撰



靜悱集序

靜悱集者予友吳君元秉
詩若文也鄭子居懷玉杪
冬剥琢聲得孝廉令平徵
弁書於龜峯僧則君艸宿

本一

矣嗚呼逝不哭寢門白馬
謂何亟取讀之涕字俱下
竊愧識君不盡又惜造化
予君亦不盡初同舉甲午
君年最少纔帽布袍曰是

殆素人與司李吳松即破

碎滑渙獨知其平允君子

也遷虞莚二曹直天啓元

二後遼左軍興且大典殷

繁戎械敵統罔勿弔爾省

本二

金錢無算朝夕艸儀疏知

其為望郎耳甲子晤武林

得士盈公車絰結青衿請

寄不行曰是真執瀟督學

大夫哉雖心折君所知如

是已矣而君竟卒於較士
讀其詩有一傷二涕三哭
四慟余昔年曾見於郵壁
末不署名不知為君詩也
異哉是以推敲代雒陽之

序三

流涕它詩五言五言古似
選七言排律臬古絕句上
駟追唐下駟猶不北江西
君陋曹劉浮沈宋轉側
從一派胸襟流出以性情

行音韻予選禮詩社中古
人出世矣文一似宋語錄
仁義藹如一似莊卮言玄
梵間擇勒之可斂骨折步
不涉過失亦可拍合天壤

序四

生變化而前乎緯務甚矣
夫予遊君垓北中久也君
生士鄉都中未嘗與予譚
藝獨時時言家乏著去臨
汝依婦翁于會城窮且益

堅鳴呼淺候稍予以年記
名大室何足道而厯厯若
此此予所為深惜乎弁曰
訐文皆文也陸平原曰渺
衆慮以為言直言之耳與

五

金樓子命辭賦為文何異
李漢命為貫道未免言串
而道錢焉暨許文正謂排
禮部韻而成章心之明德
使然不第此也凡排得次

第大而君臣父子小而米
鹽碎細總謂之文以其合
宜謂之義以其日用恒行
謂之道錢與串始合而為
一而予謂淺言之直人心

六

之悱耳非獨元秉有悱嬰
兒亦有悱學語咿嘸心口
相爭者是而蹈詠之艸稟
已具矣非獨嬰兒有悱天
地亦有悱辟非祖氣野馬

氤氲者是而龍龜之底本
已具矣非獨天地有悱有
生無不悱毋萬物者日以
其一噫與萬竅之籥相謫
激亢熙并茂熾熾乎怒生

卷七

皆其悱也而文象之喏吟
已具矣然喏和者不能喏
和而非聲者能喏和也玄
者不能玄又不能黃黃者
不能黃又不能玄而非色

者能玄黃也喏吟者不能
喏吟而非口者能喏吟也
則必有霄霓無朕兆者為
之主是之謂靜非靜曷悱
非悱曷言試觀陳新蔡籀

卷八

記市譁喧譁易歇而宵春
夜織翻犁然有當於人心
蠶靜眠而腹絲犀靜望而
角花象靜聽而牙紋固其
驗已繇是言之非文載道

乃道載文也元秉曰道从
首从之人生後來添入皆
智術意見其首念所之狹
提之愛敬也之者悱之波
首者靜之派拇腓股之奔
字九
與輔頰舌之動同一靜稅
中之感而已矣君為人清
真骯髒不能偕世居恒興
被髮入山之嘆夙病河魚
賦詩自嘲曰慙比周伯仁

澤去清虛逼其風流如此
乃省不掛無但之戚心不
留可喜之法以故守身居
官粥粥乎若膩之浣兢兢
乎懼事之不稱饒湛然其
字十
若淵猶乎其畏四鄰悅悅
乎其未始孩何則心無欲
則靜靜則能如理觀而乙
乙於喉臆間者遂丙丙淋
漓於筆舌如嬰兒終日嘔

而吮不噬得首尾從卽元
秉不知其所之其之者非
不排而位置也而其所以
首者隻兀無偶位置而寔
未嘗排近於明德使然君

卷十一

自命其集意當在是予所
嘗數卷止鼎一鬻昔臨汝
有二吳幼清之為文不令
世好仲谷之出世求為無
媿君兼而有之吳氏世不

乏季子矣顧亦何能不使
世好而謂不媿世者非出
世乎夫前六一千古後六
一千古人生其中不過百
年而叔孫豹稱三不朽言

居其一蓋造化於君能朽
其骸體之骨而不能澤其
清虛之腹能河魚清虛之
腹而不能啞其靜悱之口
能啞其靜悱之口而不能

朽其幾道之言主人觴客
豐而卜畫不若約而卜夜
之為賒造化即以約享君
而其賒者寧有窮哉予交
令平如嵇鄰父子間所著
舉藝菽思草予慨喝博旋
轉研龜拆食武夫占勝於
弓刀咸得奉其專氣鉤吸
采合于靈應而令平寢食
瞭明於文乃格一注於春

卷廿三

官令人疑不律之靈反弱
澁於枯骸絲鎖識者知對
大廷必能藻火化權丹青
雲陛是又憤元秉之憤悱
元秉之悱者也合賒交以
論元秉於是乎四不朽
崇禎己巳春日上饒年弟
鄭以偉頓首拜撰

卷十四



序

年友吳茲勉參藩既歸道
山余寄生芻一束哭之南河
得其長公手書淋瀝恣幅且
以遺州屬為每展卷淒鬱
輒復悶筆昔昌黎之祭子
厚也曰玉珮瓊琚大放厥辭
其誌貞躍也曰劇目鉢心又
臣綏解蓋相知之深片言居
要無結縢為之表章余生乎

厚知愛何如者其將何以為乎
茲勉六曰風骨隱秀其詩
文中所有也情采和雅至體
性中所自脩也聲譽彌綸其
宦商中而自叶也日月之氣
非所以臣畜殊璧之光非可以
埋遁觀其賦物成象憂肝
致新或扶陽以出條或順陰
而閱跡者躍而義不孤豎
轡提而馭不他款茂先短章

源本說難太冲流韻接萃
咏史士親貢其朗練長虞執
其剛中殆真體用支合而神
明自通處乎憶余行樂天台
歸及三望正值公試士初畢
移席眠鷗浴鷺間為談萬
八寸丈日升月落之狀相與
浮白而後視公眉宇間飄雲
氣直欲攜句問青未幾而九
涿九曲皆歸杖屨又誰知天

上言憂人間可鄰之思以
公厭世之識也計公一生不操
熱官之券不開軟語之吻
微吟閒詠長軸踈箋自貴
自矜獨來獨往即其邁往
不屑之氣傳世已無疑矣公
雖歿而有子接武國香家
寶禁多世孫異日茂陵求稿
金匱徵文赤字綠函豈大洞
酉門所能秘公有倚玉樓

而舒嘯耳

吳興舊治年友弟韓叔
損首拜摺并書



靜悱集紀事

烏乎先大夫生平蕭寂無營欲獨好讀書曉讀之不旦脩夜讀經生讀之不旦冠晉賢讀愁餓讀病讀謫諄之場讀一觴一茗亦讀甚至如李公垂三上讀嘔心斷髭研肘齟齬日索顛易辨呪齟眠食乎其與而孤騫介對靡顧世術詭恠竭焉其窮托荊客于南州而讀齋苦以故先慈於史傳詩誦間快事而句能劇譚不瀝飛翰不厓無減章逞之毋博究經典也迨登仕版不肖愧謝肫賦土山年矣庭受塵經以來布幃案對殘燈嘍嚶眠困苦師弟子庚甚故李五茸左擁萬卷書右著讞絮今日執三尺平反

諸大獄夕讀百篇董損長卿一少橫雲
寸英果君魚蝦菜腹而已移水曹垣河
威器兩有事而抗中璫忤權勢省將作
朱楊三十餘萬惟襟被携餐葑事隆冬
帶雪酷夏臨爐以為無繇吾職而已起
南宮舍人會百禮士林凡胙膾胾咸
得共蕭蕭高遠毋不敬至晚時雞或
吃毫草流涕策或磨盾鼻作射天狼檄
而已橫經兩泐峻殿詣前手翼捷揮高
高下下鬼淵三改科試詔厥成而又開
詩賦選第月日課至捐贖錢千兩助大
工為凡郡國倡歸來越舩輕似萍而已
林棲家食片刺不達公即號輸將入鮑
決亡使世利刺吾耳必吾舌獨羅列古

今錯陳玄史咲傲于楊亭傳帷而已然
素性澹泊即柑棗植言亦不喜以是流
相炎慕雖天文有改墨兵有彙律銓有
辨麟獲有著筆且成塚矣寧為白駒夢
之然梵率土之封已矣是集也則詩文
什卷爾屬名靜排焉乎蓋自寫心口中
之神趣乎不肖言出中不能讀矧淖潏
弗飽遑問殺青就會諸知己索遺藁且
千里贈縑也候焉目瞿心瞿矣敢湮手
澤爰授荆氏聯殿讀書之誕畧如此肯
已已被河日不肖子奇杰謹識

重刻靜悱集序

先高祖茲勉公性狷潔慎取與戒俗氣
爲諸生時恥談鹽米事鍵戶讀書經史
予集精熟研校所著述富有成進士後
歷位顯要仍一貧士書生應司兩浙文
衡拔單寒拒請托防投刀鑿實毫不可

重刊叙一

手於人以此精神微耗致政歸兩袖清
風而已凡所著作俱未付剞劂先曾祖
令平公謀之門人鼎嘗一醫助刻靜悱
集書成海內名公靡不稱賞康熙甲寅
間板毀於兵燹先祖述之公嗜學而天
祖母相繼先君年甫三歲先曾祖母歿

力撫養百計支持不暇矧有餘貲重刻

書集哉然是書贈炙人口凡來江右主
文教者下車即訪覓先君輒手錄賁呈
篇帙繁多募善書者抄謄靡有寧日擬
志曰再壽忠梨奈有志未逮今不肖勉
畢先君志一句一字悉依舊刻俾先高

重刊叙二

祖一生勤苦碩果猶存後嗣奉為手澤
也云爾時

乾隆己未孟夏上浣五世孫重康謹識

附錄祭文

誄發美終悼賦寵亡先人清畏人知縵縵
夜臺應不願過聽也門下士有相知最深
者其些詞出真手筆字字紀實讀之不敢
譏然不能槩錄謹鐫數首 奇杰又識

門人黃元會撰

於惟吾師生平蓋文而清者也師之學問直
欲躋福運以上而通蒼輿以前攜天老挾地
典雖官雲間時百職交關之者若馬逸車擊
于子午道師皆以緒應之若亡事入夜乙乙
焉與不語先生儒林丈人相怡暢襲六爲七
摘三爲一不申且不休凡師之治挈令無周
內因諸多及除嬖鳥明之建福比視墨之除
灾去焉人歌舞生焉人尸祝一經一緯皆師

真文章也壬子偕諸大夫主都試師所弋獲
舉皆時人魁宿旋多晉接延英之席獨元會
在材亡以瘡人亦繆與衆婢並麗乙卯在楚
闈徵奇選雋識異人如庾亮座上集名士若
文選樓中猶南國也迨及甲子四月主爵忽
悟進師一袂違衡雨浙文時扼黃且落矣士
之呈能也大萬主司之較菰也緝刻而洞洞
矚矚照同石鏡睥比天目不獨最擇于經書
抑且傍試之詩賦笑古人之十行俱下爲不
奇謂開士之五官並用爲易匹茲固從來絕
無而師之神理亦繇此病矣凡師之文湛皇
陸離溢爲名業未易一一稱妮而總之煌煌
焜燿者皆文也至稽師之品格淵玉夜光冰
之朝暎無可定名名之日清其爲李官也金

璫玉繪猶以爲多其在起曹也省將作金錢
無筭筭而治事自具筭器食其視學政也在
官長物悉刊諸籍而數卷圖書以歸此循清
之跡耳乃其泊然若無其名蕭然若無其官
斂光華于數祿不知爲誰氏空空沈沈舉生
平學問知解而并滌之不罍一絲斯清于神
者至矣嗟乎三七之運害氣未究推無文者

輕詆適俗韻者儉重少從進孰不學無術安
所得師之文斧大柯而纖皇路乎人知祖祖
鮮知下下逞一至之偏檢三游之賊貪彼聰
明淫于名位亦滓太虛何況真婪情波日下
天之東南愈見不足安所得師之清治人情
而滿天地乎元會于門下士中有異緣師之
官吾松七載嗣是會隨牒茲土亦且八年是

未嘗一日去吾師以至側聞啓予之命潛佩
真冷之言易簣一緘涕淚千古嗚呼痛哉詰
人雖萎不亡者存天不憖遺吾其哭世

門人姚希孟撰

側仰瞻兮乾緯見東輝兮隱芒識文星兮實
落并天漢兮無光以致苴孤短穩含譽毀章
德曜乘南箕之尾啓明入北陸之房金支揭
落兮共絳節而吹墮銀潢潰瀾兮佇黃姑而
徬徨望妖氛于璇圖兮兆至人之歸藏予懷
夫子玉質金相擬德兮維乎尹與瑾瑜振響
兮如戛擊乎琳瑯少則瑤鬋挺蔣長而琪樹
翱翔果腹兮惟洞淵之蘊滌煩兮則沆瀣之
漿迺其抽萬卷發子細無論丹鉛帖括特有
稽古之癖抑且奇書秘冊猶紛訟牒之旁

二酉儉而不富笑五車渺而可量每欲問祖
龍于劫灰池畔還將逐老蠹于脉望僊鄉方
其篝燈夜讀展卷徜徉或結茗甌伴侶或共
尊酒評商樂莫樂乎此趣何羨乎三公之鼎
鉉與百城之旌幢若其酌水自甘剪蔬逾芳
理葺城但挹泖峰朝爽佐司空不羨水衡膏
薌鶴子爲司閣之吏石丈作歸舟之裝改墜
露兮清秋採竹實兮高岡豈爭鳥鳶之腐質
競雁鷺之稻糧至於憐才好文慧眼熱腸賞
一義珍于木難火齊拔一士愛若驥施威矯
或摸索而心知爲鮑謝或品藻而譽定于王
楊若吳楚與越地爲才藪之名邦操風斤而
遊鄧林之野懸鐵網而投滄海之洋獲梗楠
兮充棟羅璣琲兮盈箱總以獻之彤庭而作

奉璋之斯皇又如弘獎風流倒屣靡遑白日
靜而鳬趨者萃菁莪之秀絳帳闢而鯢躍者
蒼衿裾之良遂令然明躡鄭僑之堦戴崇入
張禹之堂論文娓娓其忘疲啻孟亦淹淹而
未央翳非劣如不敏類賚蒞兮藁長廻紉以
爲雜佩更美之爲國香哀鹽車兮剪拂飾溝
斷兮青黃旣廼憐其介性亦復恕其疎狂理
有陳而必採言無微而不藏每倚棹于閭亭
或停橈于胥江揚藝文于著作之壇感時事
于磊塊之場每焚膏以續晷更促席而傳觴
若非曉鐘催纔必至晨烹促轡又若西子湖
邊吸秋光于欲罷昭王臺畔睹藜火之焚煌
先生顧余曰今而後可無憾矣而不敏所以
報先生者益耿耿而難忘至將作不煩乎朱

邸而郎署復轉乎青陽遂縣吳以入燕感舊
遊之星霜撫陽山之巨石望震澤兮森茫始
題攜尊古寺繼復剪燭蓬窓余復請十夜之
談而先生以爲得置之不詳蒙竊揣焉覺其
殊常豈其尋安息之旨保有涯于無疆孰知
一之承門遂成其志有郵寄給繹相
望當先生東歸之會而不敏幾罹鈞黨之殃
敢致微分禱聲補助虐之彼蒼敬吾母兮太
速傷棘人兮巨創捧手訊之勤渠增報緘之
惻愴豈意終天之慕未艾而山頽木壞增余
涕泗之零滂也耶誰無知己惟玄賞之罕觀
誰無感恩比高厚兮難償今象賢已策名于
南州而快婿又媲美于東床芝蘭無煩乎培
護堂構何待乎劬勩第覩徐孺之鏡未磨遂

使陸氏之莊一荒寤言今有慄涕泗兮交睚
嘆人生兮今古感世變兮滄桑聊擬詞于大
招寫酸楚于盈腔

吳茲勉先生崇祀名宦錄

浙江杭州府屬學公舉呈詞

浙江杭州府屬學舉貢生員丁允和許文岐
薛宏繹嚴渡鄭法秦之珍張觀鏡秦駿生顧
有榮沈捷等呈爲愚 思崇祀名世憲臣以
先文運以嘔士心事竊惟秋梁奏夾日之功
昭代之域中盡是文明之天下別兩浙爲人

文之黃北藉一人爲名教之指南已故福建
興泉道參政前任浙江督學副使吳公之甲
神從嶽降道覺民先繩世德而麟趾振振藹
天倫而常華韓韓虞絃孔鐸直追聖域之宗
陸海潘江兼擅才人之妙夢奇鬼焉納象致
文鳥之生吞驪珠耀掌無能遁玉石涇渭之
形鸞鏡懸心所知出牝牡驪黃之外初任節
推平刑嘉肺圖扉綠艸生春應聘兩闈塵匣

青萍吐鐸拔尤若姚黃輩得士埤歐梅間燃
太乙之藜光騰奎壁賞柯庭之竹吹發官商
匪徒鼎貴一時抑且楨扶奕代迨晉水部軍
興無乏於麴蘖比權春曹宗盟獨高于泰岱
已而督學首藩科期孔迫憲節遄臨以數閱
月之勤渠邊十一郡之才雋惟公惟明惟慎
斤斤尺牘持衡如翁如姜如凌矯矯魁名連
翩坐員嶠而把釣會掣六鼇望阿閭以來巢
直低三鳳下里折楊之調難溷齊竿中原正
始之音聿追大雅排異端于五教作人司禮
樂之權崇正學于六經報國藉文章之用兩
浙攀留平師範八閩歌舞于新參持節而去
王程模範未遑騎箕以歸天上音徽遂際芝
焚弗輟留香鳳去何慙委羽爲光爲烈尚亘
斗牛之墟亦文亦忠應錫朝廷之盛褒崇未
稱遠邇興嗟伏遇

太宗師臺下挈國網維代天賞罰吏治固錄
之綜核士風亦賴以奮揚伏乞仰遵

會典俯順輿情將本宦題 奏檄通省該府縣
造主送人名宦祠春秋崇祀則哲人湓逝猶
瞻梁木之崔嵬多士雲從倍憶型模而感奮
斯文幸甚

三祥幸甚

崇禎二年六月

日具呈

杭州府看語

杭州府知府萬 看得吳公 淵乎其貌

質有其文素業家承衍仲舒之繁露才名蚤
擅賦司馬之凌雲自做秀才已抱恬退無營
之度迨登仕版益勵特立獨行之操謙鄙以
明允著聲蹊田恥訟爲郎以清修起望入棘
頻推聲衡文于兩浙之間適期會半暮之迫
辨荆山之曰璧野無抱璞之嗟探赤水之玄

提學道看語

提督浙江學政江 看得吳公茲勉先生品

爲世重覺在民先提文衡于浙中振風聲于
筆下木鐸化遠日鑑光懸立程門之雪爲依
歸靡不速肖過冀北之都而回盼無復留良
閩藩之命方來蒿里之音倏至星移物換人
懷下馬之陵師去道存士傑登龍之地宜磨
春祀秋嘗之典以垂泰山北斗之瞻仰府卽
行通學導入名宦祠奉祀繳

吳茲勉先生崇祀鄉賢錄

撫州府臨川縣兩學公舉呈詞

撫州府儒學臨川縣儒學廩增附生員經起
鵬章登岸徐朝嘉黃日彩徐玉瑞甘鳴鳳李
九標戈靖遠馬大章花茂等呈爲公舉清忠
名臣懇乞崇祀鄉賢以表實學以彰公論事
竊維學問以特立爲有本高節摩青寧品格
以至潔爲無瑕尤名爭白日蓋操百折不回

之志在朝則執法而獻忠在鄉則維風而正
誼嚴一介不取之心在朝則庇民而福國在
鄉則範俗而持身至用經術以光邦載敷文
華以翼治雖大儒之餘緒寔四海之淵源固
未有潔則屈靈均之芬忠則段太尉之笏文
則昌黎之起八代守則關西之凜四知世仰
爲瑞鳳祥磨士宗爲泰山北斗如已故鄉宦
庚戌進士福建興泉道參政前任浙江提學

茲勉吳公諱之甲者本宦係撫州府臨川縣
人降嶽負異質學弄而刻像祀素王舞象騰
盛名下筆而連篇賦先哲如蘇子始總角卽
取時賢之頌爲我知似范公做秀才遂以天
下之大爲己任家徒四壁游衍天地步凌雲
學足三冬覽見深鴻比繁露賢書誇最少布
袍草屨不猶人繼矯秋霄南宮爭第一奇文
古字能驚世兩乙春闈歷律兵刑漕河邊屯諸條
綱筆端如辨白黑文詞詩賦疏章策議諸著
作胸中似吐琅玕一錢不名鄣風僅有寒儒
壁半刺不謁破苔常有長者車時賢尊其文
爲轡龍當路榜其才曰倚馬追射策成進士
遂出李於吳淞泖水生寒芒之光冰壺映月
疎林無夜哭之鬼鐵筆如山得情則哀矜民
歌七年之棠影片言無宿諾寃銷六月之繁
霜平亭慙方寸之心出入快通都之口堅謝

請謁赤牘不能奪吾丹書獎進子衿青萍必
見重於碧眼分試南國登鉅儒若瑚璉濟甯
焜耀於東觀應聘荆湘羅奇才盡杞梓文章
掩映於上台士慶駿茂之升階人誇彭宣之
造室解李官以應內召有清風而兩袖不完
居水部以佐軍興抱介石而三公不易清城
河以固內禦按汴梁分治寡之法千鍾舉而
萬槩飛除戎器以壯京營倡分門而合責之
議攜餐隨而襜被往其大者遠城有玉山一
派水中潛堤壅而斷流不畏疆圉以開決之
而藉衣帶金湯以嚴封守將作額每門數萬
金積習侵漁而滋弊極力搜覈以節省之而
裁三萬朱提以還庫藏輒忤宦登之情每逆
權貴之旨斯固摧貂璫如雉兔氣徹青雲惜
國費如脂膏潔方白雪者矣顧勞怨之日叢
肆權奸之多忌遂拂衣以遂謝公東山之志

旋劈縑以登山公啓事之書特起春曹用襄
典禮時代維陽之太息流涕或効匡鼎之托
諷陳詩我陟學憲于首藩正值賓興于甲子
西子湖上見槐花之已黃東壁府中驚帳色
之新絳僅淬百餘日之精力徧蒐十一郡之
英華匪五官之並施則十行以俱下經書之
外旁及賦詩發遺之餘兼試童子書檄如雨
不開雙魚于貴公熾暑如焚不進樞扇于小
役拔譽髦以植上國勸經術以正文風洞鑒
比雷煥風胡魁名謾足而振翼選材盡龜蹊
竹箭文采射虹而吐光相士不拘于牝牡驪
黃至今盛推翁姜一派賞聲每得夫焦桐岸
鼓豈直上與韓歐齊名既歷科歲已兩週勤勞
甚矣復捐美鏐凡千兩長物蕭然迺晉秩于
太叅去備兵于閩省盡瘁已極抱病寔深甫
陳掛冠之疏旋驚易簪之計賢已星隕嘆金

馬之能病相如八逝琴亡恨玉樓之遽死長
吉身後圖書數卷正人涕淚千秋蓋處鄉無
異常人竟乏寸土困粒恬退而無所取居家
不減寒窶豈有完采重味清盥而何所管瘠
馬敝車絕少王伯安有富貴時流念葉羹鮓
炙不似范忠宣爲妻孥故損清以立身爲居
官無雜蜀兩部之隨雖悠悠詆正人爲轅下
而不顧以報國盡所學有剛勁百鍊之操雖

九

毅然櫻權貴于炙手而不辭至于孝支出自
性生人言無間若夫忠貞矢于爲國朝論有
歸固將記名史官知吳氏世有季子豈特著
書靜排誇臨汝代有才人湖士以桃李爲甘
棠璧水久崇于俎豆本鄉以桑梓爲通德哲
人宜享于烝嘗用敢合詞上請伏乞 採公
論于久定垂懿楷于來茲速賜轉詳崇祀鄉
賢庶清風偉節直與星日而同光萬墨徽音

長懸春秋而不替則老成之典型常在後進
之程範益高矣

崇禎四年十月

日具呈

府學勘結

撫州府儒學爲公舉清忠名臣等事據本學
訓導毛尚燁等稟增附生員黃甲周夢鼈傳
道弘等結稱本宦端亮各臣清貞粹品天質
不琢渾成瑚璉之姿性慧自來早卜公輔之

十

望當總角之日卽標聲價于千金甫弱冠之
年遂擅才名于八斗文章剡拔下筆而萬言
立就類士衡之恒患其多道業遠宗邇源則
六經爲師法子靜之先立其大接人無媚骨
蔚然古瑟寒松持世有貞心卓爾霜柯雪幹
擬元會于丁未歲共嗟日色之昧捷進士于
庚戌科果協雲呈之瑞分符吳郡飭憲淞江
敬慎五刑議中孚而允噬嗑平反庶獄消積

案而雪隱情三尺無私七葉連天莫易如山
之判四知常凜千金一歎難渝酌水之心玉
律噓和三泖五茸盡藹陽春之脚冰壺徹鑑
南金東箭咸歸月旦之評聲光馳郭隗之臺
薦牘滿山公之落躋華冬邵懋績水曹濟城
河而決玉山一派以固金湯忤勢端而罔忌
賢將任而累歲額萬金以歸帑藏逆權貴而
靡阿貞介石不易之操勵脂膏不染之節範
直之汲黯見忌時流清忠之子瞻終蒙辱春
嗣膺

帝召特起春曹當甲子之賓與領浙江之學憲
秋期已逼閱月而課十一郡英才水鏡高懸
刻畧而收數百千豪儁火山照徹並詫爲神
目電光玉笋成班競羨爲麟祥鳳瑞甫週科
歲晉備兵戎罔恤盡瘁之躬負荷就道未下
陳情之疏易簣告終歷宦二十年遠學宏猷

真兄經邦而輔世捐館六七載清風亮節信
能起懦而廉頑尚論其生平至清至直至勇
允稱一代偉人夷考其行實立德立言立功
不朽千秋大業始終一節歸受兩全誠昭代
文獻之徵而邦國儀刑之式也該本學看得
本宦熙朝碩德命世奇才少有重名號神童
于月殿上之日早標峻望任天下于做秀才
之時道業崑龍科名烏奕秉丹毫而飭憲解
吉羅之網八埏草木回蘇握水鑑以檢材陳
伏相之籠十地菁莪樂育吳泉洞酌操同泮
浦俱清工部水心欽與梅花並馥至于忤中
璫而決壅水逆權貴而剔蠹金大節凜然孤
忠卓爾春曹典禮肅秩序于圭璋越岳衡文
式儀刑于山斗勞心兩浙豈恤厥躬之弗遑
秉鉞八閩竟致六星之告隕生平絕溫飽之
志真如趙擔孤琴子孫惟清白之遺止有韋

經一篋繇其學業醇正操履清貞是以在朝廷則精忠正氣信能貫日擎天在邦國則亮節鴻猷洵足迴瀾砥柱徽儀如在已徵弓劍之懸輿論久孚允協豆籩之祀

縣學勒結

臨川縣儒學爲公舉清忠名臣等事據本學訓導孔尚時等稟增附生員章成美杜陽春經起龍等結稱本宦經邦碩彥輔世重儒學

志

追董子之醇文法歐公之正亭亭直節如黃河之水經百折而性靡回皎皎清操如崑山之金火七日而色不變科名無媿卓爾名世自期道力原弘毅然天下爲任迨成進士出理吳淞秋月鑑無私觸多威名先試李陽春行有脚祥鸞惠政遍垂棠以欽恤副堯心玉律噓而析楊臥雨以經術飭吏治丹毫潤而棘水回春投醢肅豚奸左右凜雪霜之負焚

香清鶴夢故人欽天地之盟平反清肺石之冤樂育藹菁莪之化陪京額後一時亮李爲公門赤壁榆英三楚梗楠標閭棟久繫堂衡之望僅躋水部之華濬城河以固金湯除戎器以增保障不憂疆禦決玉山一派之壅堤中璫氣阻肅肅肅弊賈省將作萬金之監額

蒙

志

主春特起春曹郊廟之典久湮寅清之念愈激方襄

累朝典禮旋乘兩制文衡時迫秋闈躬親勞瘁淬百餘日之精力過十一郡之譽髦照徹大山有美會稽之箭波澄水鏡無遺滄海之珠再歷歲科俄峯閩岳方陳解組遽夢奠楹蓋正氣可貫日而凌霜高風足迴瀾而砥柱會謂大行可卜不期賁志以徂乃其門德層輝

箕裘接武淵理學仰繼勉吾公作述之光
清白家聲俯貽孝廉君丕承之懿允稱人倫
師表無忝宗國典型該本學看得本官忠貞
性植端潔天成少標對日之奇資蚤擅凌霄
之偉望氣節不隨流俗居然尹任夷清學術
期並古人卓爾軻醇董正德躋邁種仁闡好
三春三人以明刑庶獄仰平反之猷秉六條
而貞度百城歡察舉之衡襄帷驅當道之對
狼冰稜氣肅結網羅中原之麟鳳水鏡波澄
迨晉起曹蓋隆懋績濟都城之河決玉山之
水壯雉堞而折貂璫除京營之器汰將作之
金清振奸而振虎旅薑桂之性不易松柏之
操愈嚴特召禮闈遂躋學憲直筆正鄒愚之
文體教翊迴瀾反經闢楊墨之人心功扶砥
柱匪躬蹇蹇終日乾乾乃朱紱之方來忽緋
衣之見召人存子墨戶盡庚桑亮節高風朝

野久孚于輿論清脩雅度邦國不聞于人言
誠足冠冕第一流而當俎豆百于祀者也鄉
評允協祀典有光

申府看評

臨川縣知縣鮑

看得故宦吳公

碩

品鉅才清風偉節儀望高峻于泰嶽文采上
炳乎慶霄獻策彤庭世寶其文爲火齊木難
司刑泐水獨潔其守于玉鑰金莖嘉勝無冤

其

非矜化地礫鼠丹心孤秉共瞻威鳳祥磨味
在起曹倍矯高節敵于穀胃鐵騎生成濟河
勤墻金牛比速約朱提于不脛之走鮪食弊
清摧紫貂于炙手之時隼擊標峻晉襄盛禮
出主文衡蒐兩湖之英奇慧眼若月殫數月
之精敏造士如雲惟公惟明脩繩墨而不頗
盡勞盡瘁雖萎絕其何傷貴而能貧視貧者
之處猶儉忠而且孝惟孝于之身能終國有

庸公至今日典型尚在家無負郭識當年清
介無塵鄉國之人咸思宮牆之享宜配

申道看語

撫州府知府蔡 看得故宦吳公 撫之
祥麟學者泰山知覺爲先做秀才時便存心
天下科目不魏登仕籍後豈分念飽溫玉尺
平刑之刑之沈寃盡洗金鏡剖璞吳楚之荆
足皆收同內園卽決玉河之壅雖怒觸權瑞
有所不避除戎器隨清將作之貪凡奸屬駐
鼠無所不鋤疇若干工叠勤

聖主之眷注晉典禮署直佐彤伯之經綸兩制
借以衡文則崇雅黜浮何論昌黎之起衰近
代七閩俠之分藩而安內攘外直望君陳之
保釐東郊跋歷宦路共計廿年櫟葉圖書僅
餘數卷雖壽不配德猷未盡展于阿衡而家
留遺經事還有待于著述信品士惟三雅志

在功名之上卽師世有百聞風實夷惠之聞
亟宜祀之膠庠用以快乎月旦

學道叅語

提督江西學政陳 看得故宦吳公 生
負異才少登高第起家司理政頌廉明當分
較兩閩所拔皆一時國彥已擢工曹疏玉山
一派水利省將作三萬金錢苟利軍國卽忤
中貴勿恤尋轉禮郎由視瀾學甫三月而徧
閱湖東西十一郡五官並用冰鏡無私多士
服其公焉閩藩盡瘁大用未展惜哉公自諸
生歷太憲始終廉節自砥居恒無完采重味
咏歌一室泊如也所著有靜排集若干卷古
文章之士類少特操公寔兼之其爲鄉國典
型俎豆明祀宜矣仰府行縣卽製主誦吉迎
本宦入鄉賢祠崇祀繼

靜俳集

目錄

一卷

詩 五言古三十三首 七言古八首
五言律四十五首

二卷

詩 七言律一百九首

三卷

詩 五言排律十首 七言排律四首
五言絕句六十五首 六言絕句十首
七言絕句七十八首

靜俳集 目錄

四卷

錄 一百二十六首

五卷

錄 一百四十一首

六卷

序 十五首

七卷

序 二十一首

八卷

記 一首

傳 一首

祭文 八首

誌銘 二首

九卷

議 一首

策 四首

十卷

啓 十六首

靜俳集 目錄

書 四十一首

靜耕集卷之一

臨川吳之甲元秉甫著

男奇杰編

詩

世孫重康刻

五言古

蓬齋臥起學古

散髮耽深臥而非玩俗情微尚故有託况乃寡所嬰
幽徑蓬蒿沒楚蘭時復局草氣薰陶漫惠風與之并
環山聊入夢攀涉迴且輕舍傍有高樹野鳥忽焉鳴
遊鞅一以稅追憶有餘清俛默輒竟坐詰問常不甞
證非集 卷之一
間居取適志偃仰隨其形所以古之人遑遑事沈冥
焉能雙碧眼鎮日爲人醒

其二

造夕戀閒寥嚮且厭偃僕寢常鷄鳴晨醒則鷄鳴午
倚枕一披衣野馬隙光舞起立據枯梧面頤髮垂股
欠睡信所如排簾坐竹塢淖藥滋亦清菜甲不盈簋
腹果無它營散帙橫今古磨鈴手自響如華淫乃吐
有時聞其奧大笑後儒腐童子報客來題門歷可數
豈不懷情親無耐巾幘苦人生各有尚削足難適屨

但保素心在務俗焉足取

桃花源

二月桃花源桃花正深發未平傳至今不知幾腰膝
靈根蟠幽谷芳華未云歇風生動顏霞鳥去翻紅雪
天天况之于麗色故相埒因思兩妖姝恰住花林樾
安知非花魂幻形作二八晨肇誠仙愚縈戀不能察
歸來已隔代東情向誰說我欲探真源雲深石齒滑
呼問山間熊有水長瀟瀟內外各隔凡塵趾帶可達
日色已高春野鳥聲如豆大吐浮大白春氣生顏髮
靜耕集 卷之一
摘去兩枝桃有美在車輅

獨坐有懷

世端日以逝交道更浮沉都燕不可杖磁石詎連金
冠蓋紛相索悠悠非達音方丹愁獨泳對酒嘆孤斟
飛蘿亦託體鳴鳥亦求心玄燭有芝髓誰與定栖尋
久雨

淫雲莽不開淡月皆狂澍遠山匿其面不敢矜妖婢
澆醜枕間聞鶯簫如有唳卷帙潤於礎縱橫走魚蠹
蒸薪無修餒羹糜廢已數幽陽離畢邇豈遠弗移度

長電卷金虬碑磯發切怒顛翻繩河水倒向瑤陔注
我欲徑箋天爲天作露布直斬雲師頭山之白榆樹

題雲間衙齋偶涉園

吳俗競繁麗園亭輒數頃盛飭奇艷花以此相馳騁
刈花而種菜嘲爲殺風景余性故村陋斯趣不能領
園奢示以儉尤宜發深省解傍有隙地綠垣作遊境
結亭名偶涉別署稱此靜雅果頗離披編竹以爲簾
嘉卉亦羅生焉萎未遑整挾雨驟且蕃乃屬管與簾
偶暇一散髮見茲不勝耿有客顧余笑此園久望幸

靜惟集

卷之一

三

爲木芟其荒爲花去其青加以九錫名寵以八碑影
佳致旣云饒遊目庶堪遲余抗手謝客不敢諾此請
有色皆爲幻凡觀卽是梗豈獨佛理然我輩合相儼
遂命二三僮犁畦蒔蔬荇白莧及紫茄其滋寔甚未
殷勤講種法先教課兩晴雲歸爾應探月鋤我將秉
勿煩漢陰甕亭北除胥井但疏泉脈動可以垂修綬
菜甲心所欣園丁力當黽客至可薦盤家常令充皿
黎腸旣愜適詩脾轉清警况有竹柏叢蔭映交桃杏
恍入武陵源似造嚙嶺小摘并冥探所得亦已倖

人生如微鳥屋室同岑簞簞貴彼達士矜超世遊箕顛
區區尚豪奢何異錦覆筭苟持蔬水心種種都應屏
祇向知言者末俗焉能炳

阻風吳江適張前之寄檄有餽

越溪催進艇客齋指吳潮石尤鼓危浪撼地如狂雷
日落松陵渚古岸胃輕橈獨夜燃官燭旅魂何次寥
故人生滿李念我去吟遙贈以山陰酒翠色等青瑤
風鏹及鰕腊減題儼相投遠覺頃筐中飛來望雨樓
引滿且大嚼足可度清宵與豪不能寐持杯登石樓

靜惟集

卷之一

四

纖阿鑿欲上眺望凌層霄虎丘與鶴市滅沒山之微
明發戒榜人破浪排扶搖我已蠟雙屐引勝陟岩巖

感月

月朏曾何時轉盼復爲朏因感我生來閱此不知幾
去日良苦多昔人所共俵修名苟不立隕落隨百卉
赴壑有修鱗誰能繫其尾

劍吟

採得鬼國淚陰森發光怪借彼歐冶爐煅作蒼螭佩
干將爲施鍾馗九爲持鞘須臾火候成躍出生劒采

揮之若紫電卓之若青檜擾之曲若鈎束腰可爲帶

酷暑詞

大暑如酷吏蒸鬱勝鉗羅祇廟侂陋鬼嫉吏獨何過
吏能人人辟暑亦增人病安得揚仁風入絃掃繁苛
出之大火聚濯以清冷波

雲間紫薇館偶坐

小橋紫薇館多種紫薇花花繁綴柔條習習如頰霞
我因城旦書休沐日常斜坐此一流盼形爍爍交紛葩
遂疑亦城峯飛來爽塏偶僻素頰帳主蹙相參差
靜排集 卷之一 五
銀管調五色似與關清佳文章聯腸胃九英焉足誇
興來呼大白好風吹幌紗引酒醉花神花應芳韻加
相與共朝夕羈館憺忘家

愴時口占

我聞小虞山產鬼輒食之東方有黃父飯鬼以充饑
造物惡陰勝權搏固所宜別茲昌明代靈曜方揚輝
如何當晝嘯乃有魅與魍慣弋行人影能生慈父迷
時復兩鬼鬪跳踉聲爲嘶達士恥爭光引避恒恐遲
鬼遂闕高室魏魏棟之屑誰佩函關鏡照態無畱遺

并鏡爰后問獻狀使人知勿令成鬼國妖嬈蔽赫羲

閱武

莫訝是文虹連蜺睽睽軍府筆陳繖五花烏蛇間龍虎
盾鼻墨光浮黑雲壓城堵角射狸首懸銀的爭奪取
亦似戰藝時不律當旗鼓昔人閱兵戈文字乃益古
書法上波磔寔因看劒舞我觀壁上歸奇兵在營膽
抱膽何縱橫釐然按部伍詞塲射鳴手一二頗可睹
殺氣暗三韓棹烽連畿輔誰能拔柔翰咄嗟誇退虜
擲筆起長吁推几望空宇丈夫寶刀雄毛錐焉足數
靜排集 卷之一 六

秋歸吟

秋思已難裁秋歸矣奈何厲風捲木盡獵獵鳴空河
調霜無定吹旋鵲舞寒波忽念故林日冬淺氣猶和
叢橘耀星髓纖笋綻雲膏鄉迷不可望羣星漸沒河
敲蓬語三老乘明促榜歌

舟泊梁山

待水蜀山湖夜泊梁山泊水貴於醴泉膠舟若藏壑
畫翼不可飛小舫虛青雀烟生去路迷雨向羈人落
豈乏探古懷荒邨泥沒腳所欣日觀巖懸流下寥廓

蕪湖舟中除夕

秋日起行役忽復冬亦老眼看葉成朱又見雪如縞
栖遲蕪城濱明朝春色好椒酒來能醉絳燭含花早
對之聊達曙卒歲已草草

鵲鵲

酒賁有仙意敗意莫如俗淳于量一斗懼受禮法束
單判多苛政衆比醜籌飲我擬真率會謬繼坡公躡
不分賁主坐不用招延續饌不列方圓堂不羅絲竹
隨緣而來甲子注意詩歸歸湯或筆新并針惟供脫衆
靜俳集 卷之一 七

倦則支頰願燥即號巾服袒裸適其常放流聽所欲
興到恣呼盧情來憑角局酒罷茗堪傳晝淹夜可卜
我醉何妨眠寘還命不復一日省冗賁二日刪煩縛
三日洽交好四日發餘福此名君子鵲守之爲家鵲
姻遊儻同志持約以相告

雨登華蓋山五鼓謁罷星漢粲然

華頂入天半山氣多氤氲遊子不待霽我行兩方紛
草木隱霧幕巖嵒埋霞霏倚杖入盲谷驚管徒聲聞
中夜叩仙扃此來款靈崑不一望山色虛歷諸天門

願以神通力掃除素月雲晨起再拜罷忽現慶霄文
敢擬韓退之能開衡岳雲

春色感懷

草氣方蒼郁條然聞舊周落紅飛片片相與淚殷流
懶時舒一嘯足叱動林丘欲買青陽足供子展月遊

避暑

涼颼不可賒赫叢恣嗜灼秀蔚望修林翳然垂翠幕
羣轂不及曳五體投叢薄數蟬咽其顛松濤起寥廓
隨夢讀道書題之以片牋或有客見窺不效牧之卻

靜俳集 卷之一 八

呼與對彈棊開談難狂譁崔舌隨意烹鷄頭任手制
消搖火宅外俯仰差亦樂何必清涼散肌髮都如濯
瑞芝詩爲豐城馮侯作

聞道河陽令手種紅錦花亦有新塗麻畫苔陸敷華
信美非循跡絢簡多增誇惟我神明宰淑問清且嘉
收睡來阿閣渠黃起渥洼駉鷄焚句歲澍澤被蓬麻
尾青懸不試塢壁暗宵笳烏啼人吏散澹魄浸虛街
時引玫瑰子譚經施絳紗新瑟絙瑤軫乳雉隨行草
雌雄千載氣幻結幻靈芽煌煌三秀草揚榮吐奇葩

分房袖鶴蓋，覆采衆龍拳。夜望光疑月，晨被頽若霞。
恍讀繆生讀，寧欺蔡誕家。矧托素王席，書帶相參差。
滴歷文露集，駿驟非煙遮。匪觀如堵關，咽動四還
穆。誦瀾翻發，宸旒聽詎賒。芝泥御鳳味，端下劒江
涯。

望雪

夜來酣白戰，造亘轉彌連。青腰亦狼戾，剪水競誰妍。
振風慘以慄，四望河皎然。試策盈數尺，繩編一幅天。

雜書

靜軒集 卷之一

曰子乘涼昧牽時，寔不任撫中滑無屬。僉默事幽尋，
家貧差帙富縱橫。陳古今望洋知海大，汲井患泉深。
枯梧日相抱，暗暗作蛩吟。昔人朽久矣，徒爲書所淫。

接報起儀部

石龜亦懷海，浦杉猶戀洛。踐土食其毛，豈必耽巖壑。
顧我稟劣根，項強骨復薄。阿尊既不能耐，雜非所樂。
自効投山林，冥心侶俱鶴。家貧乏山資，逝將隨行腳。
近遊匡廬巔，遠則訪嵩嶽。勝具豈云饒，陟險期度索。
紫芝或可餐，微生乃栖托。亦於探歷暇，畢力窮流略。

碑板信高梁，梯臺無縫模。庶以了生平，名山藏著作。
微尚定如斯，膏育未能藥。何意白板扉，忽有相剝啄。
童子遽問之，芝檢亦於腋。秉禮故清秩，忝竊得無作。
聖恩誠浩蕩，網羅及寥廓。或緣知己言，溝斷施丹堊。
撫躬良不任，感激難爲卻。九頓向名香，拜 命終貽
愕。矢以徇馬驅，馳驅供侵錯。必報 紫宸知，終歲青
巖約。

手談口占

李綱有某癖，見輒忘其溫。孤山林處士，直與馬爲
靜軒集 卷之一

人各貴所好，斯類不可問。達人并冥之，無足留方寸。

過澗河偶得苦賣

鄙性類參蟲，習苦以爲快。傳薨欣苦茗，薦蔬耽苦賣。
家園食所需，宜穀種亦載。今歲早春出，乃未嘗茲菜。
越絕故樂土，安有苦可賣。我行叨乘驛，數日厭羹膾。
頗懷持素情，已厲殺牲戒。忽於水晶盤，見此不勝怪。
疑從故鄉購，願忘行邁正。啜茹色靡引，筋舉者再。
清滋一以進，腥膻愈堪噁。相真非肉食，腹或爲沉滯。

登涉味

人生志四方豈不鹿常聚布襪及青鞋將躡靈昆路
出門野風清淒淒吹古度仰盼雲外山橫玉如束素
千里詎云邁行行有餘趣幽鳥思寥廓振翻出籠箴
長林即翫賞佳水隨浴潏短鍾斷蒼烟乏髓應能遇
修生復怡情庶愜夙所慕每怪向平言遊情待婚娶
更訝昌黎勸層崖亦奚懼但祝雙趺跟努力供勝具

長安遇劉冲倩

嘉林上有雲鼓踵下多砥物固類相求而况於人理
并擡既遺生吾豈不負死莫言空爾為結意良有以
靜林集 卷之一 十一

曰予寔涼昧一切法無喜雜世在玉壺世波日云靡
孰謂京洛塵邂逅逢之子之子信辭雄矯翼稽山趾
雙眸炯巖電意氣凌蒼兕問世非狂言存陰亦深旨
長揖公卿間悲歌燕市裏未嘆百六辰中原暗孤矢
誓以八尺身揮戈向戎壘快飲黃龍庭題銘雪園恥
此意懷未舒言之泣不已有時劍重磨鋸嶽陰風起
虎氣真騰驟足愧肉食鄙與我結交親相期執鞭弭
新歡勝舊知不啻蛭蛋倚有語輒披襟聞音卽倒屣
生平少所可一人足知已獨慚鷄肋軀無以充龍尾

贈君雙佩刀淬以西江水待君立奇勳茲屬尋芝髓

雷雨

山崩片虹接兕斧太露痕雙龍自空來初怒裂雲根
捲水一百丈砰雷何恣喧飛沫作濺雨時濺遊人軒
僧證聲聞佛相對及無言

嘆世寫懷

世路焉有常顛翻若瓊髮黑或以爲黃未候看成碧
衛青平陽奴未幾執巾幘晉公起甲第卒爲負土宅
事輒類如此外互誰能測有形卽屬勞在旅皆稱逆
靜林集 卷之一 十二

悟化返自然修生厭多識謝客不開扉爲園誰聚確
量足結蔬躡相體裁蘿薜薄藥以充長濁醪聊未久
筆素似遺轍書拋若寒屑或彈無絃琴或吹無孔笛
或讀無字碑或對無罪夾或出澤畔遊傷然忘所適
以此畢生平至性非狂易譬彼昌羊草穢清詎能全
病中自述

園令善病病謝監苦憂憂我才非昔彥流浪此扁舟
二豎胡相勝五鬼爾焉求兼旬半伏枕僊骨不勝稠
遙夜耿難寐聽鳥識更籌息心書強來逆順殫屢休

秋願畢以弄乃類重性幽猶幸未入務形影或相酬
微醺倦空席徙倚見叢丘支贏不可捫永暉代冥遊

惜遊

人徒一以謝孤泳何寂歷水月及我三和驛燕相瞻
水自歸東海月自歸西極望望不可回撫中空太息

蛟水

太白怒天關手撼銀河決老蛟眼睨狂雷光相閱
鎖柱不可支望鎖鎖欲脫倒捲西江水頓翻靈怪穴

七古

靜排

卷之一

十三

閨情

嬌小深居翡翠房碧玉爲簪明月瑤石榴半掩凌波
竚桂葉凌描秀黛長那知冶貌花堪蔽不及華池蓮
有蒂娟惠空誇味雪才尋常却嫁浮雲嬌香車鳳轄
蹴塵輕寶瑟踟躕絃度曲清移眸遠見風波惡對面還
看山嶽生

暑夜讀書

大塊爲爐煎人泣六幕環圓不可蟄何來蓬勃出土
囊徐聽乃有微風入敲梧憂竹漸成聲頓覺輕衫涼

氣襲場來卷帙不解織夜清聊復披雲笈濡筆繞吹
脈望開飛龍白鳥尋近集千橫萬射去復來亂撲蒲
葵驅不及天生此屬亦何爲以人肌血供呼吸雞肋
微驅味幾何饒涎衆口焉能給移床讓客任爭噪跳
向空階露中立注目林霏夕更佳歷落長松飄翠粒

丹行長江

青雀銀羽何離離友魚鱗鳶宿江湄北海蓬蓬大塊
噫噤然鼓翅怒而飛黑蛟掀雲相追隨巨濤拍空萬
馬嘶奔岸千山麗且消退舍及走以避之朝發蕪城
靜排集

卷之一

十四

夕統漢追光躡景如虹蜺我行萍浮倦水嬉願托迅
翼赴山期家在香鑪五老西故林將有曙鶯啼

嘲文狸

環華無疏遺鼠壤相銜鼯鼯猶紛紜幾欲投之祀所
忌更有馮焉未可薰不惜青蚨買文狸有餐必賜甘
必分莫言一日一甌餅三年恰足饗千軍莫言一日
一醬肉片片割自雞與鴄食人食者終人事伐檀之
什胡不聞虎氣絲來必騰上巨牛雖齋能壓豚底事
挨排度駒隙空將萎蘭學鴟蹲花榭有陰惟豈臥茅

齊無兩定宵奔豈乏利爪如鈎刀亦有銛牙似劍唇
垂頭縮項却何意詐瞽伴聾癡絕倫坐令奸饒與
繼縱橫跋扈成黨羣穴困穿窬穰稻粒披藤挂篋咬
詩文不以無鼠養不捕况此穽等正紛紛有時強着
房儼睡遶榻對聲聒夢魂掉尾蛇行乎不應似含真
怒必未馴此物噴嗤真負義懸壺坊百莫遂巡自客
嘲遷此尸入高聲借問卿誰謂我述憤表殊歷歷客
陳陳亦津津中自語猶猶飯食官用官各伴食若
便爭爲國博定安之安之安之安之安之安之安之
靜持集 卷之一 十五

贈陳養晦

陳君本是穠纖子垂帷穿榻富文史懷槩好問子雲
玄窮經擬拾夏侯紫數奇牢落苦不售壯志琅琅空
食牛却拋泔洗千金業去效鴟夷七澤遊遠道滇南
珥海西點蒼天馬帶昆池少年意氣輕阿堵杖底青

峽一擲遺賸有黔中英俠名爭道陳遵四座驚揮塵
橫經取重席霏談振柅折諸生歸來兩筐圖書在生
平知已惟龍鼎甘寒嶺鼻向衡門唾壺往往狂歌壞
青飢會從石扇食手執金鸞炊玉丹枕中祕訣開鴻
寶肘後遺經受鵬冠自憐未了青龜味起肉與僵終
小技祇于壺內隱靈踪不升茅上誇神異天道猶掙
錫美深黃髮懸知墜兩金瑤草千眠抽瑞帶碧杏離
披散德陰絲束挂樹凝甘露二芳競爽標賢祚義門
落澤况坡原全活千人應萬戶

靜持集

卷之一

十六

遊吳口號

我本吳人更仕吳遊吳真與風懷符每聞吳俗如蓬
島又道吳山是圖圖吳水洪渠開麗曲吳船赤馬蹴
芳湖獨憂吳賦難供矣并慮吳文太盛乎我欲爲吳
作砥柱率吾澹朴守吾愚

送鍾洞玄還蜀

大岷戍削江清泚井絡歸來緯人理飛雲一洞校奇
最巨靈斧斷窮現詭難封薛繡知何年伏化闕靈虛
氣紫遂有隱者白鶴若與鶴相將集於此讀書厭爲

章句儒姓名直欲隸仙史河東九卷肺後懸碎裂天
殼搜地髓倒櫟三千六百軸杆剝八十一萬里卓杖
遙知帝蹕臨勃流竟遣馮夷徙五銖御風聲銷鏘和
雲吹墮匡山趾匡山數點如旄墩彭蠡黏天杯沼耳
巖電飛光入倩葱千峰收拾奚囊裏枝報葉懼避颶
輪逝將盡吸西江水我家豫汭東潮東避俗墮門長
掃軌相逢忽漫醉清光慢憶頃折甃然喜大噱高談
迭唱酬鳴音又戶輒倒是有時靜對太古心鵲尾香
浮烏皮几或倚樓後訪名區佩鏡追舉動淹滯勝引

靜排集 卷之一

七

勝具兼勝情青見宛覺排虛起入夜徘徊興轉豪
安霜劍蒼天倚白墮同枯塵亂揮遮真鍾鳴蠟化瓦
看君真古管郭倚萍茫六幕誰知已嗟予五嶽秉微
尚向平絮在箇中止浮沈世路徒爾爲宜意文情薄
於紙素心端合話山期無那歸帆欲西靡紅燭啼殘
紅燭飄楚江白浪奔且駛灩澦如馬艦如雲天末出
同漸可指凸杯祖送石亭隈五兩膨脾爲我蟻蠟胸
唱罷弗自持何以贈君江之芷祗今大角纏妖氛眼
見中原多故矣螭蛇嘈嘈不忍聽一木難扶大厦堤

休將長順駭時人何用哀吟驚墓底爲我預拂我眉
石結伴分雲觀太始

過鄒縣

邾子之城空齒齒城濠積骨腥風起戰血磷斑繡草
花鬼母啾啾哭未已飛鳳山頭太白祠焚香曾處猶
遺址吁嗟此輩亦么麼一吏威靈可禁呵煽頑鉤連
遂十萬勾萌不折尋斧柯削平縱復收成績欲盡膏
鋒傷已多督撫親征一何疾妖氛聞風不寒慄守宰
墨守固多辜將士虎怒真如乙酉功大府 王恩深

靜排集 卷之一

十八

漏曦拾星恐未悉只今四望無青草野儲官爺都如
掃瘡痍政恰當拊綏協從不用架裒討願言軫瘼我
生靈汶陽有田畊宜早

五言律

夜飲望新月

喧收天較澹嘶憤倚前楹月自庚方出人當甲夜清
蓮花憑漏促竹葉信杯傾少女憐孤酌飄來按曲聲
匡廬瀑布

銀河萬丈落轟怒出高穹山霽雷春日天清雪濺空

疑奔大僕馬，陡跨美人虹。一水渾何際，香蟾幾點峰。

秋夕聽雨

賴此溪澌雨，遂令秋夕妍。爲山晚洗黛，與月巧籠烟。
草滴螢仍火，枝寒菊正然。疎聲連曉溜，清絕小蓬眠。
遊白湖嶺逢友未遇

幾望白湖嶺，今來始一過。春歸花發盡，山僻路迷多。
石室同僧卧，松行賴鳥歌。日曛騎鶴返，細雨宿孤柯。
早起續夢中句

夢殘不可續，躍起一披帷。花將零露動，月在曉風吹。
靜竹吟

卷之一

十九

屋落園前影，鳥喧林外枝。從來多睡病，此趣得應奇。
初月次友人韻

今宵光景別，最是水西樓。纖影窺虛牖，微暉蹴曉流。
稍開秦勝鏡，又學楚鵲鉤。料得嬋娟意，將無怨白頭。
其一

感此清光夕，移尊到小樓。共看新魄出，也識世波流。
挂壁虛疑弩，封侯只貴鉤。修娥還怯妬，不敢駐蓮頭。
登華蓋絕頂

牽蘿入名嶽，踞足層阿嶺。下瞰見征鳥，橫陳皆亂烟。

遠俗已無地，交氣徑爲天。遂覺深松處，羣仙可拍肩。

秋夜泊舟

涼夜天逾寂，移舟泊淺浦。水清驚月墮，嵐起訝山通。
村醪對還罷，漁燈望忽無。遠逢喧宿鳥，或念旅魂孤。
悼二謝

兩謝連翩起，居然康樂儔。襟期俱任放，文酒各風流。
豈謂龍蛇歲，均惟鵬鳥憂。九泉無寂寞，二陸亦同收。
承恩幸避者

避暑秋蘭若，涼之獻夕妍。竹花飄衆叶，松露落僧前。
靜林集

卷之一

二十

磬寂經初罷，堂空燭尚然。蒲團隨意坐，駢學嬾殘禪。
武城道中

勞勞率百丈，其奈衛川何。枉渚風常曲，崩堤水莫過。
齊庭憂旱泣，漕卒負舟過。欲以霑巾淚，持添雁鶩波。
暑夜雨

小齋竟夕雨，潯著蠅焉收。跳脫掠花砌，廉纖暗竹樓。
枕稜山石冷，檐響澗泉幽。急與庭梧語，應無誤感秋。
七月朔子時秋

節朔時參會，茲秋事亦奇。莫方新着莢，桐已早辭枝。

露自今晨白天惟昨夜低併開三夕宴應及對蛾眉

明水寺夜坐

禪僧如宿契相拉坐空亭聽狄啼深夜停魚說梵經
指忘應是月悟罷却非星但守尼乾默悠然對古靈

閑居漫題

終朝不事事枯坐斗方亭風拂烏皮淨爐開鵲尾簪
三薰佩紫字萬過誦黃庭敢曰期冲舉聊因養性靈

其二

古亦重交好我生何所憐草堂無羯末竹徑鮮羊求
靜惟集 卷之一 二十一

野鳥時窺室孤雲或伴遊倚欄成獨笑世路總悠悠

其三

不肉恒三日杯糜味亦清園猶饒菜甲匕或得魚丁
客去頻緘酒身慵久束經祇餘閑坐癖夜愛一燈明

春雨用真文元三韻

側寒猶痺瘰亭午始開門日笑知多雨天深度好春
草騎簾有色苔回砌成文小院添岑寂攤書手自薰

山路行

小輶停復發山路石如漸淅淅雲粘屐瀟瀟天近人

嶺爲雄鵠舞泉或玉蚪噴瞰望經來處都成已棄塵

日暮行

宿雨悲行子荒邨日欲斜穿泥驚九折迷路隱三叉
惜障頻嘶馬栖城不辨鴉旅魂增寂絕轉嘆客程賒

歲時事口占

弧矢中原暗機槍色未銷照盆驚日闌測管嘆星搖
東海頻憂虜南藩更苦苗多慙竊祿久功業讓驕姚

其二

防秋五載餘坐使封疆棄發帑祇虛糜徵兵亦曾試
靜惟集 卷之一 二十二

聞飲月氏頭先斷匈奴臂所以結吐蕃汾陽良有意

雨霽

久苦簷花亂新看林幕驚綺霞粧曉靚暖日發春痕
燕雀聲如喜魚龍氣已吞前山初沐罷待客款雲根

過楚麻

漫漫荆楚道鈴柝不相聞村樹多衣衽山家半隱雲
還潭知馬散望堞見鴉昏松炬燃還滅車人暗度輪

初秋

碧宇澹無際輕商動桂梢葉蟬方警露蘭燕尚依巢

清心禿桐几涼生蠹竹初漸蘇煩病骨微客賞林郊

出都門

邁邁發京國行行覺夜央黃羅侵驛路素景暮歸艖
鳴姑尚盈耳燐難乍出湯不堪雲水夢更復遶明光

初春江行擬會齊君求未果

春光黯欲動片席剪江流雨洗山青髻風催浪白頭
歸情依雁盡麗景惜鷗浮悵指柴桑近徒懷昇舉遊

春暮苦雨

極目春將盡能堪日日陰照泥星易沒歇腳雨方淫

靜懷集

卷之一

二十三

鶯老聲如怨苔驕座亦侵最嗟絲萬縷未足縈愁心

醉暑

火雲驕百態醉暑亦成醺命樹爲揮麈呼蟬與和歌
眠還因葛草醉旋折新荷久倦攤書趣流螢莫夜過

平望夜泊

平望望平楚凄然夜聞寥木蘭丹已繁竹葉酒方浮
吳越愴陳迹江山憶舊遊倚舷應一醉栖泊任春流

立秋前一日

連旬耽夜坐此夕倍清幽宿暑殘將謝涼空澹欲流

風篩蟬響碎堽汎竹光浮拂石宜邀客明朝又賞秋

立夏日過沙溝

春色已歸去我行正路蹊潰園方過未挾瑟更如齊
灌木殘鶯舌飄英茜馬蹄世途都類此聞道愧王倪
時爲郵符所窘

自充至新嘉用壁間韻

五稔羈重解幽亭景未分曲池吟細雨古木冠曾雲
竹竿經旬倦松濤水夜聞郵人供濁酒小飲不成醺

其二

靜懷集

卷之一

二十四

感此魯鄒地鳴咽輒夜分青燐連落照白骨莽寒雲
怨鳥猶如訴哀鴻不忍聞絃歌幾欲絕對酒詎能醺

宿東平愛檻前高槐如蓋移尊就之望月

荒館如村舍清尊檻外移許槐張素幔拈月作銀危
鼓寂煩蛙奏更沈賴鳥支興來眠不得徙倚夜分時

瀛海驛過風

石尤聞阻棹不謂困油緹自笑成車儻寧如學水嬉
行惟愁鷁退立擬僮龜支怕聽音迎角屏雲卷使醺

長安病中

旅邸愁多病無醫付此身經旬惟伏枕鎮日或休殮
藥裹懸牀柱朝冠委壁塵所優之間處謝覺故人親

山中曉望

曉色與山色相兼更復妍霞經仙杵織石自鬼工錯
羅木初飛鳥平崖半入煙披衣一送目幽懷別有天
長安歸舟夜泊

敬冠坐小舫隨意泊荒津已失朝紳色遂空京洛塵
風雲將意氣魚鳥定交親逸契自茲始誰言無四隣
途中遇雨泥行

靜俳集

卷之一

二十五

竟日浮濱雨平衡過海潮馬嘶疑惜障車度瓦乘橋
握髓仙應敗言詩婢恐調世波多若此吾道合漁樵

山流汎舟

溪曲流如織扁舟乘漲來屢逢山面易轉入浪頭回
鷗鳥環相戀林嵐撲不開境多柔櫓緩更稱採幽懷
潮歸感懷

家機前春別重遊態已更穉桐陰過屋小橋實垂柳
門盡憑苔繡垣龜賴辟傍僧懷變燕在舊瑟壁空橫
病中望春色

少女枝頭動因知渡母開遙郊郭綠縹緲半青苔
病後惟高枕春深未舉杯紙鸞應笑我日日摸天回
病後展書

病骨愛深居迢然焉所須蒞牀耽靜後茗椀結跌餘
琴疏絃長廢杯減客久虛獨難忘積習時展後中書

靜俳集

卷之一

二十六

靜俳集卷之二

臨川吳之甲元秉甫著

男奇木編

詩

世孫重康

七言律

野寺夜宿

夜坐居然在佛邦浮生比蘆已全降忽聽黃犬聲如
約却愛村僧語帶曉林外月陰偏澹澹殿頭燈影尚
噹噹借來半榻還慵臥學讀波羅遠竹牕

中秋同客對月

靜俳集

卷之二

高秋空氣碧於銀入夜香颺動白蘋微客正逢天隱
子傳杯兼倩月夫人桂輪幾度光能滿荷葉三傾興
益新我醉願言君莫去酒醒獨坐怯蕭晨

談詩

自古詩歌養性情豈應刪後反秦荆曹劉也作浮甌
備沈宋徒工轉側聲對白蟻青綠底事彫雲刻露欲
何營英雄直洗千年陋纔是騷壇大主盟

遊黃鶴樓

黃鶴摩空壓楚江荆南景物鬱蒼茫樓啣鄂渚清孤城

迴水抱洪山足練長忽聽雄風生二別遂疑瑤瑟響
三湘憐子健筆漸供奉祇對巖桃涕滿裳時有母憂
巖桃名仙試人孝親古跡

題雪用宋人韻

銀燭敲殘朔氣森一尊聊欲破宵嚴鶴飛忽化仙人
三虎刻誰分使者鹽每憶心知思放棹更耽僵臥任
封橋酒酣不惜呵毫凍逸興蠕蠕出指尖

其二

靜俳集

卷之二

遙望洪崖古檜森忽歌黃竹倍寒嚴似憐客饌爲加
壁遂訝晶盤更益鹽變景濕從生素筆占豐喜亦微
窮檐明朝擬載西樓酒細玩千層玉笋尖

哭余中宇先生

怪道重霄拆上台江東新失謝公才兩朝駿業成山
嶽千載虹光耿夜臺紫氣可從金鼎散玄文應是玉
樓催遺昨此日遙聽笛掛劍悲隨弔霍來昔理昭武

晚舟

乘舟喜遇清涼夏送目偏貪落照時水靜似吟霞設
色雲升應與岫爭奇新蟬蔽葉方成韻遠鳥環林欲

定栖丹子也知人興好徐機橋屬小江涓

近溪宗侯六表

碧甯高鶯秋氣蒼南孤星彩暎天潢靈椿繞發千年
色叢桂猶浮九月香不盡東平爲善樂况逢北海引
杯長爲言賓從如雲集可似鄒枚昔在梁

又賀近溪六十舉曾孫用孫字韻

見說宗英啓後昆彩弧瑞影映朱門子靈忽滅西山
氣夢笏俄添畫室孫十里鳴笳遷哲盛一星著鄒太
丘尊爭知班贊耆英日四世洪文繞玉闌

靜悱集 卷之二

其二

銀潢寶葉本靈屯蚤茁偏于樂善門不數梅山誇慶
事依然蕭傲見曾孫詒謀總席家公德披薄逾增太
父尊况有鹿車雙壽侶合飴共對洛蘭盆

春雨新霽步立吾叔韻

積雨兼旬愜掩荆忽看曙彩映江城書帘共訝蘭風
軟野服旋薰草氣輕不分曉花僚窠夢最憐午樹落
鶯聲佳辰賴有豪吟侶散屨尋芳石檻晴

盛太史張給諫已酉典試還祔遊廬山時重九

日

虛嶽深秋草樹齊相將詞客此攀躋已搜俊士錦壚
冶併取名山入品題五老掀眉迎劔佩九屏摧翠藉
油緹多慚凡骨陪仙蹕不羨浮丘袂可攜

其二

芙蓉片片倚雲開選勝還紆勝引來共訝雙星臨洞
府况逢九日上崇臺不妨更落龍山帽恰可高持栗
里盃到處吟懷揮麗藻擲金端不數天台

其三

靜悱集 卷之二

石道千盤插太清忽從平楚往飛楹遙望月几晴嵐
合絕巘風搖虛北鳴竹影久沉丹竈火繡甯猶起絲
雲聲馮高正合瞻辰極謾道烟蘿好結盟

其四

竄竊窮探興未休山寮岫幌總宜秋瀑泉倒卓銀河
影江色遙分足練流世外乾坤真別構南中風物已
全收烟霞挈榭還天關絕勝龍門禹穴遊

吳瞿谷宗伯六十

日麗蓬山瑞景新看皇覽合昌辰千齡遐算纔週

曆入座崇階蚤致身漢署從來隆俊艾虞廷原自重
清寅只今嚴陞虛榮席定見黃麻拜老臣

其二

南極祥輝接上台桑弧高俯五雲開人驚玄鶴巢珠
樹天錫元龜重鼎槐六甲珍甘分玉案雙燕沆瀣泛
瓊盃歲星正捧金門日不道啁談執戟才

其三

臚唱曾高豹尾前西清歲月幾環遷試看太傅典儀
日方及平津獻策年登華每府金恒寵鳴球爭識玉
靜惟集 卷之二 五

堂仙更誇慶宅靈椿茂宮錦頻裁綠服綢

其四

華蓋千霄疊翠清遙遙降嶽滙元精談經入擅金華
葉建禮尤高玉尺名冠履千班歸藻拂文章八代起
頽傾繇來張禹兼師相可但桓生拜五更

其五

扶輿紫氣藹繽紛競祝岡陵總鸞羣驚管遠分振緒
月鳩筇新馭碧山雲芳庭已展分陽簿華髮還操石
建希準擬中書逾廿考集門尊寵孰如君

其六

報主身方六十秋經知蓬閣抵丹丘東山本爲匡時
出此斗真堪曳腹遊煉骨不妨披一品伐毛應自計
三周祗慚賤質隨仙隊剝取鯢籌祝海籌

孫年伯母節壽

一自南天落少微芳心泣盡掩重幃黔婁謚向閨談
定孫綽孤從外舍依子夜書燈連續人清秋涼帙暎
寒機只今好報長吟塚錦襪兒方錦襪歸

歐年伯母節壽

靜惟集 卷之二 六

井落偏揚瑞葵光綵袍更綴舞班行爭誇割股編彤
管不負咀參向墨莊六一遙分門德重三千共祝海
壽長懷清舊艷巴人口何似慈儀照錦江

袁吾廬刺史左遷長史

如君清問重璫璫正喜來朝錫路車明牧可當投短
劾王門聊復曳長裾也知梁苑須枚乘共惜江都屈
仲舒日飲無何堪寄傲不妨細讀枕中書

其二

雄藩自昔數青齊太傅秉軺擁碧綬爲問陳詩稱夾

補何如執板向輪蹄且將雞肋憐官况護對牛山泣
路岐見說賢王能下士日華應復盛招攜

其三

猶記論交豐樂亭只今回首已周星多君久勒銅符
續愧我初標劍閣銘夜月幾同千里夢曉風偏散半
池萍却憐緇素京塵變不及王園可獨醒

早朝接本

祥雲發鑾護宸居道蒼黃半未除維尾虛疑開寶
扇猶頭角憶度輿與忽傳內殿鳴嚴論又道中消
靜集 卷之二

制書無數論儒懷獻納豹關何計引龍裾

其二

五更重入紫宸居手板凌兢侍玉除師濟千班搖絳
綬昇平萬國頌貴輿貂冠解報龍顏喜鶴詔驚看
卿書獨惜微臣無寸補掖門空復曳長裾

沈嬰梁太夫人壽

太史千秋獨亢衡也容內千得齊聲上書駟道牛衣
泣解衣偏深鹿麕情一自剝肌餘毀骨又憑截晨課
遺嬰少君此日多榮壽天爲雙標二鮑名

長安秋夕

待次長安傲舍居颯逢秋色在庭除綠槐弄影陰猶
合脆葉迎風氣漸疎獨夜祗煩嘉月便經時已絕大
雷書孤檠黯對添愁寂數卷殘編尚惜餘

題雲間衡齋侍丹室

白雲齋靜夜深時丹筆如筵對獨持欲人便應同畫
地識詳猶恐或卿卿敢言東海竟能雪自信南山側
弗移每憶古人四字律法如是足最堪維

其二

靜集 卷之二

一官幸好類禪居吏散抽毫尚惜餘倪渴時添五色
水壅闕未挂四鯢魚莫言解奏廷平議正恐難諧城
旦書但視青衣傳詔令東南其喜棘林虛

閣筆書懷

骨最崖柴性最慵七年身在箭頭峰但知茹藥師張
趙那解輪脉媚顯恭文致可堪謔舌巧量移尤冰
主恩濃藏身吏隱真吾志枉却風波幾萬重

舟中自雲間歸

倦遊久矣欲辭名忽捧新除動隱情 鮮勝微官原自

薄羊腸世路轉堪驚秋風小傷塵偏遠夜雨孤舟夢
亦清獨有寒空高唳霍寥寥猶似著中聲

宿草萍

度索馳驅到草萍鳴驕聯繫路傍亭樹應喜客含顏
赤山亦迎人掃黛青鳥道盤雲石齒齒瀑泉帶月響
冷冷明湖已入西江遠望家園更渺冥

讀草萍公節孫忠烈王文成二公詩步韻有感
事業斯人豈易當遺鑒似指我津航未傾頭血心先
烈纔定府功意轉忙萬國只今分黨部九重不復

靜俳集

卷之二

九

問黔蒼悠悠安得如公者七尺軀惟許廟堂

遊龜峰

蒼岑遙望迴鏡天巖壑周遭若闢妍裁葉真疑仙掌
立谿銜殆費鬼工鐫偶煩丹犬爲迎憶欲借靈龜代
折筭馬足已疲雞肋厭可能此地卜終焉

自雲間抵里

七年聊效邵生遊此日初衣入故丘松菊久無人作
主雲山似與我相求也知祿命逢磨蝎只合饑貧向
特牛垂豪喜羸書數帙閑居吟詠儘風流

和汝器宗侯韻

擊佩相看意氣新朱門不礙玉天賓駸壇獨擅鄧城
賦犀塵與同晉代人郢市悲歌誰屬和中原綽帶已
情親祿渠佇起青藜事子政才應重漢宸

和章水宗侯韻

君侯名重小山叢喜結芳隣泉石中邂逅忽看雙劍
合慙慙頻得入行通豪情不減蘭亭趣秀句真追郢
水風愧我才非枚馬輩揮毫何以答優隆

賓川伯九十一壽辰

靜俳集

卷之二

十

爭詫榆光失歲星那知遊戲此山局五朝芳草浮雲
過一礪長松舊日青胡果與深猶入社伏生齒宿更
談經試看逾九還嬰色可道傳衣但百齡伯曾祖壽
百歲故云

其二

且道傳衣是百齡南弧光正瑛柴荆方墮直印三還
色靦齒尤微九易形未藉成龍青玉杖應懸相鶴紫
琳經蓬扉已抵羅提國况復蒸蘭種滿庭

送別王太蒙師

一典郡

夾道旌旗豫汭前登車猶自憶當年竹符併領陽春
至葦杖時同化雨懸遂令帶牛爭解劍難逢飲馬亦
投錢到今千里酣謳沸盡是王褒講德篇

二衡文

文章太守舊知名持借詞壇秉士衡化牡不馴騏驎
色雖雄偏識斗牛隋昌黎八代維衰運長慶千秋擅
主盟桃李歲幾都統座可誇門半魯諸生

三秉志

輟耕集 卷之二

十一

蕭肅霜飛盡歲寒法星光映鶴鵲冠一腔總切蒼黔
膜四履平銷赤白丸德裕俸緡皆作餉休文妻子不
之官恩威試問能多少月滿西山水滿灘

四總轄

江藩長楚瘳彫餘行省居然得尚書一院薇花堪伴
崔半簾湘竹祗縣魚生釐有犬知膏浴通尾無鳥見
弊除間左千箱饒露積論功莫但數儲胥

五開府

廿載威名草木知節旄高擁對蒸黎龍沙月朗鳴刁

斗臺亢風嚴冷戟支百萬災昨緩鴈鰲三千組練壯
熊羆東南鎖鑰真無忝匡嶽應鑄峴首碑

六行河

聖主愴顏軫于歌負薪端賴重臣過馮夷自此當遵
軌文命于今再治河美玉方沉神沛遠玄圭應錫首
功多百揆晉宅司空事四乘旋看易五紘

七臥轍

一從南浦映冰壺姓孟名陽滿道塗軒旆忽歸星漢
上聲欲還駐水雲隅聞唱百隊攀前轍魚雅千行涿
靜耕集 卷之二

十二

後驛更有懷恩門下士臨岐洒泣不成珠

八瞻巖

兩兩危東接上台宣麻非久自天來六鰲杆舞綵綸
手八翼翺飛匡濟才范老聲名聞虜帳魏公勲未重
堤垓并州棠樹餘清蔭瑞露知先舊草萊

贈錢元冲明府

雙鳥飛來五稔餘棲賢山色照圖書一琴猶伴華亭
雀四壁惟懸蠶澤魚幾度逢星當退食每看澍雨是
隨車只今滿縣甘棠頌長似絃歌被里閭

其二

日月湖邊雲水涯，驅雞翻若主烟霞。莫言刀尺非隨錦，已見城池總作花。褒德未應輸卓茂，施蒲何用祝江華。千秋俎豆尋常事，信史還須特筆嘉。

愴時

靜思時事實堪哀，聞闔烟雲晝不開。鵲鳩有啼皆落葉，青蚨無集不巍階。序天黃鵠爲梟制，駕霧神龍受蟻裁。眼看滔滔波日下，誰人大叫九關來。

山居却暑

靜惟集

卷之二

十三

投迹林泉擬避囂，那知中熱未容銷。夏雲也逐人情變，晝暑仍同時貴驕。衣集菱荷還怯重，交惟蓑笠并慵邀。仙家聞說如清曉，便欲高栖作老樵。

秋色泛舟

樓船簫管漫催歌，一望蒼茫興便多。何事橫開十里鏡，誰家巧抹萬層螺。雄虹雌蜺參差弄，紫電清霜激灑波。八月更高天似洗，直疑身已汎繩河。

辰巳歲兄弟並失揮涕作

閨闔三珠正薄霄，那知兼稔半殘凋。歲嗟真應龍蛇

識秋爽偏驚鴻雁，遠對觀竝看填塵尾。評才祗復剩蜂腰，夜臺綵服如堪舞。更勝羈栖慟寂寥。

王孫新樓

飛閣嶙峋百尺開，朱門佳景日裴回。斜陽隱暎高春下，新月玲瓏寶玦來。爽氣西瞻堪挂笏，物華南望好銜杯。賢王自昔歌叢桂，故作樓居象海臺。

其二

亭亭傑閣倚雲開，載酒應知日幾回。玉岳遠排圖畫出，金繩遙捧夜珠來。簾簾真氣浮仙仗，拂塵雌風動容杯。况是孝王饒逸賞，定攜枚馬賦平臺。

靜惟集

卷之二

十四

輓莊天初公即

共詫眉山草復枯，謫真何遽返清都。絕憐二酉胸羅盡，可道三壬壽法無。白社留矜傷阿麓，玄亭弭筆失重烏。天門未遣凌虹斷，丹穴旋翻五色雛。

茅齋

茅齋安榻已多年，喜瞰東湖近碧漣。徑仄草能充綠屨，家貧者可當青錢程。公不必嗟羅雀，楊震何煩賀集鱣。京洛縹緲風味惡，寧如蘿薜臥雲烟。

午日哭兄

笳鼓聲喧野渡濱感時涕淚倍霑巾
蒲花又送天中日隸夢俄爲地下人
忍聽招魂三楚舊虛傳續命五絲新
憑欄更擲傷心酒黯淡悲風捲綠蘋

丁巳新秋有感

幾時春色正恢台忽道新秋葉裏來
碧甌淒清眞若洗明星歷落已如排
悠悠自哂時虛擲習習端爲成欲頽
却憶去年祖暑日吳儂闌咽送行杯

登滕王閣

靜非集

卷之二

十五

傑閣如鸞臺大江千年帝子此啣鵠
波光激灝陵高堦山色奇偏帶夕陽
捲幕披衿塵已遠憑欄送目意還長
獨憐宇宙登何許終讓王生賦擅場

立秋後八日酷暑

八日秋來暑未銷朱鳥跋扈赤龍驕
氣噓丹嶽生雲幄汗洒玄珠濺霧綃
河朔尚堪開劇飲湘沅莫漫賦蕭寥
閣中更秉蒲葵扇細數梧桐幾葉凋

歸舟漫筆

山醉殘陽夕未醒小舸遙望翠村停
細鱗瑟瑟水清

淺獨鳥飛飛樹渺冥酒浪欲騰欺噴渚
奕盤野點學殘星歸程未半驚時換
愁見霜華照白萍

春暮奉使長沙

鷓鴣亂噪春欲盡蟬螭斜掛雨初殘
烟騰始識林藏屋雲合翻疑水漲山
四野總看新綠染一騎緩逐墜紅闌
前峰簇立如相逆又領松篁娛旅顏

其二

柔櫓乘風度碧灣馬頭日日有青山
數回徑轉仍當轍一遇雲生更整髮
偶爲猿啼增寂歷又教鶯語伴幽閑
擬煩柳線繫春轡莫便收紅拾紫還

靜非集

卷之二

十六

山行早晴

今日山光別獻形却將新旭點蒼青
石蹊霞暎羊腸曲山茗風飄雀舌馨
最快田家歌子雨敢言使轍應雙星
不須候吏留車轄自戀幽佳小隊停

其二

頻朝穿雨困遙程何處疎鐘送早晴
林樹也應褰霧幕草花似欲鬪霓旌
已知曉曉鶯唇滑遂覺車徒鶴背輕
明日征途過石乳清泉合試綠昌明

道中觀稼

馬息車疲乍息轡誰家帶雨新山田白雲添自生青
笠紅森何綠映綠阡邇近不煩持鐮拜倦遊翻羨荷
鋤賢相隨更問長安事幾是銷兵緩賦年

屈賈祠

一望湘江黯自悲悲看屈賈此祠殘春恰值愁鵲
候新雨偏當問鵲時世道今仍堪慟哭物情難復與
推移孤臣千載均尚恨魯季何曾更決疑

登鈴閣遇雨

靜軒集 卷之二

十七

山色城頭野興舊何當霖霖迂高軒座中亂濕燕鳴
躍檻外奇峰遞吐吞妙與卓泉添雨味好從古石辨
雲根從來遊子晴難待又向洪陽印展痕

再至黔岡學博王處素見招

絕愛鈴岡黛色濃那禁妬雨滯遊蹤重來已號粗相
識此去應知山改容況有追陪人似鶴不妨恣探杖
爲龍馮欄畢景應忘倦遞莫隻林出暮鐘

夜行

川谷逶迤楚寒長行行山已下牛羊松濤挾曉嘶寒

壑麥浪含風戰夕陽幸好一岐客鶴蓋不嫌雙炬借
魚樂翻嗟征騎搖纓珮未及幽人宿五漿

其二

大澤龍蛇氣已腥晚林攔雨更迷冥忽逢雲起相環
君但覺山掩未了青橫浦真看洲似月遙村却訝火
爲星心知世路原瞋黑勿以嶮嶮怨巨靈

驛夜聞歌

驛亭雲鎖漏方深何處飄來靡曼音乍聽未知工曲
隨輕哦應欲逗琴心得非楚鳥啼山樹或是湘妃奏

靜非集

卷之二

十八

水吟忽覺羈情添寂絕起看清月在高林

使至吉府

一道朱幢引碧車使星恰得映星沙劍文夜拂湘江
雨絲絳晨披嶽麓霞北渚開衿懷佩芷西清列宴醉
飛花馮高試與瞻宸極却認响屐是翠華

次穀城王贈韻

春晚花殘徑未開嚶鳴翻逐乘輿來奇書總入河間
購麗藻遙籠鄴下才致使偶然探嶽麓招攜也復到
平臺風歌十二非先德多愧名園大雅杯

步登嶽麓絕頂摩禹碑坐飛來石上講經臺途
遇微雨

鳴嶠且繫蒼苔谷徐步懸登嶽麓巔壯趾直排風雨
入綿韞多仗薜蘿牽摩碑細認唐虞色問石曾飛衡
霍煙我倦山光休太過暫客跡坐學僧禪

立麓頂望衡嶽

衡山之麓已奇絕七十二峰應更幽想見祝融插雲
半懸知回雁入天悠洞庭微波發外出楚湘雄傑望
中收此去算程應未迺可無片玉訂聯遊

靜修集

卷之二

十九

雨過醴陵

其奈峰陰幻雨痕清岑曉靄碧潭潭經知島樹雲爲
幄怪見山居水作村能對烏皮飛白墮可禁龍杖吼
黃昏最憐靈巖成虛約夜夜幽芳入夢魂

其二

試看山頭水一痕出山容易判清渾塵流自遠笙歌
窟幽派還歸樹石村誰與鶴見加斷續虛勞燕蝠競
晨昏只今盡道文成學雨後湍鳴聒客魂

解組

撒手長歌賦遂初笑將荷芰換簪裾竹寧至死難磨
節蘭未當門已被鋤自昔蛾眉多妬妒亦知雞肋少
津餘寄言鄉里諸兄輩豈有芳菲競吳都

庚申除夜

此歲相逢只此宵泥人偏覺夜爲遙春光暗逐爐烟
動朔氣俄從蠟炬銷戀故真教催爆竹從時也復汎
花椒酒酣任作家園夢不怯鴉聲促早朝

其二

關思昨歲度今宵霍眚眚回江路遙不謂家隨春色
靜修集

卷之二

二十

至又驚年與雪華銷圍爐愧我耽煨袖剪燭呼兒學
頌椒最是停杯不忍御可堪一夕屬三朝

倚舷見新月

起看明霞斂碧漪瞥然初月若相期不知秋去光猶
淡未與波沈影輒移戀故多煩隨鷁首隱簾應怯妬
蛾眉更憐寒夜西歸早不似羈人放棹遲

謝客

衡門重鎖少人過坐自塗鉛行自歌貪愛務觀占力
量病憐摩詰證禪那所嗟春興杯中減其奈秋霜鏡

裏多塵世茫茫何足問竹花松粒滿雲窩

哭盛曰文世兄

靈雛九色出房林準向天門振大音不謂胸蟠饒二
酉翻教相腹闕三壬阿連才富偏凋玉長吉詞工竟
嘔心最恨北邙腓宿草故交纔得泣人琴

其二

猶記分袂歧路前清言如屑氣如烟忽傳佩逐龍竿
化忍說棺將壙尾聞共訪濬中真死孝可應靈運遂
生天祇憐一奪壙烏後寂寞揚雲閣草玄

靜悽集

卷之二

二十一

其三

山陽吹笛不堪聞回首天涯失雁群少別夢中猶覓
路多才地下已修文青牛未散函關氣白馬空嘶華
嶽雲愁絕延陵當日劔何年彈涕報徐君

其四

師德爭推第一流擬將渠祿作弓裘何當老鳳升金
鉉却送名駒記玉樓豈爲玄成逃繼相終知曼倩定
嗣侯君應未忍騎箕尾更降星精續舊遊

閑居漫作

條然雲碓與風帘准擬微生向此淹把釣長披青箬
笠磨鉛閑較碧牙籤時攜白墮尋蒼嶺或借紅鞋寄
黑緋人代濃昏何所事祇容鴝鵒伴幽潛

避暑夜坐

不禁醉暑倚晴軒天若憐人放晚妍風鼓竹琴成野
曲月描園景倒苔牋檻明蟪蛄網翻多態花挾螢光轉
欲然病骨趁今輕似羽好攜清夢赴遊仙

其二

小園露坐欲初更夏木陰濃巧結棚遠籟多情吹暑
靜悽集

卷之二

二十二

去孤雲隨意學山橫忽看雌蜺層巒掛更待涼蟾屋
脊生不用繩牀微美睡便從蘿幄展桃笙

登華蓋山

貪覩羽客此題鵲絕磻纖蘿不憚緣千壑飛流真蛻
地數峰迴蹊總通天岫啣石殿龍應守笙沸松寮雀
自眠漫道對仙形厭濁只今筋骨已如烟

其二

曾讀浮丘相窄經幾懷挹袂訪雲軒牽蘿正得相迎
兩兗閣誰懸可摘星豈念游聽開麗職若憐育谷破

蘇軾先生詩亦含仙質擬便身圖五嶽形

壬戌七月既望集仰聖樓懷古

真讓坡韓擅壯遊相期此日一登樓清風也自生江

清明月依然在斗牛山色遠侵焚尾酒湖亭乍抵柏

浮舟家林密客饒深坐差勝萍蓬楚水秋

喜孫女小詩

蕭質先秋漸欲零呼翁纔得女寧馨轉喉似覺哦詩

句蘇甲應知彼蘇龍遂覺入懷長有月何妨著鄰常

爲星安排老去多餘日恨爾能傳伏氏經

蘇集卷之二

復遊龜峰

杖策重遊恍八年山靈應爲故人憐乍飛翻雨疑春

雲却放新晴獻曉妍把酒石杯亭隱局發鑑松壩試

清泉豪情正發王程促羨無山僧此結禪

贈僧雲緘

幾載忘言學少林悟來願力轉弘深浮杯弋水因扶

法掛錫龜峰爲了心八萬魔軍應淨掃五千梵典合

幽尋衣珠鬘寶元無盡豈待祇園別布金

懷玉公館暫賦

懷玉峰前行役倦游驪小解一柳鶯春深蕤蕤暮帷

窗雨過山紳曳練長石棧盤空車欲軋松濤催駭客

初忤已隨越鳥東飛去猶羨溪流指故鄉

次禮部林堂翁韻

老伯千秋不易尋駕臨空復築黃金四星天市俄張

焰百日都城總積陰周召刑餘非帝意葵蕤深草

見臣心願言訪求英詰商道中興賴作骨

身大兩腹向本節有疏

長安病後

蘇集卷之二

靜持集

不才多病昔人悲何事翻勞探訪騎門草謾教頻叱

客壁節旂倩一支贏官寒莫問床頭盡骨痛休驚帶

眼後對樹未煩談七發天涯痛鶴翅應垂

閱世

未來過去兩悠悠且放閒身現在游燕蝠虛勞爭且

莫鴛鴦等自度春秋區中儘足供行樂天上何須迴

寄愁久矣世空如嚼蠟牛溲鼠選也仙丘

對客有感

勸若相遇且傾尊世事紛拏更莫論黃口兒能誇李

范清朝士總領荆濕波流誰作中峰立剝盡幾無碩
果存我輩燕身何不可泛湖遊嶽隱金門

其二

舉世狂攘我獨閑夢魂夜夜遶青山誅茅暮靄晨嵐
處闢牖紅穆翠粒閒燒罷丹頭騎石坐踏殘屐齒採
芝還胡麻數椀溫齊候不飲醪醪亦藉顏

烹茗

雨滌風銷春氣清野樵閒拾試昌明爲斟紺綠崑中
濕却與誰言竹裏烹烹端動官商鶴欲蒼烟回波律鶴

靜軒集

卷之三

二十五

初醒素瓷一吸詩脾沁漫抱殘琴曲几橫

久病

年來終日鎖蕭廬病後浮生已是餘瘦骨直堪儔野
雀微官任笑等鮎魚藥場大戶應全減竹几中書亦
久疎獨有雲編三四卷閑披聊用送居諸

靜軒集卷之三

臨川吳之甲元秉甫著

男奇

詩

世孫重康刻

五言排律

下第北歸與友人汎船

一水牽長鏡千峰染綠鬟春深香作隱雨過玉爲田
乍解青絲轡聊乘紫宙船八窓都翠鑿半榻稍幽偏
鵲汎衝雲入鷗馴趁棹眠良朋堪嘯咏佳境輒流連
酒政常崇確談鋒略帶禪忘身是客謝愛日如年

靜軒集卷之三

因憶觀花者其猶簌然厚顏何足論我輩正登仙

漢陽司李太崑叔卽吉之京

旋源游祖德殊構挺家聲翕翕開人紳冲融起代英
千尋標韵宇八斗富才情桂權初登選茅連復葉征
獨弦鳴北道重席借南瀛茶屐文園滿笙歌綺幕清
三鱣視畫集一鶚見秋橫遂奏見寬獻爰持定國平
日方東海麗星忽北堂傾鷄骨哀尤切牛眠兆已營
門人休廢蓼孝子合揚名釋直披祥詔素帷就吉程
浦雲迎鶴蓋江草藉霓旌拜隴還攀柏還朝及薦櫻

新除看燁燁吳數定嶧嶧嘆我仍居青勞君每目成

荷基慚伯玉文在愧雲禎臨岐何以贈命管代投瓊

祖父酒中作敲門尚可沾句命續成

敲門尚可沾爲語酒家胡我興差難敗君眠莫厭呼
且開浮蟻甕來注吸鯨壺烹葵增作供拔貧與燃爐
拚取歌通夕無妨鼓發响人生行樂耳惜費何蚩乎
莫復言就磬敲門尚可沾

德政格天詩爲南昌黃侯作

尹政何明祖語微此蔚揚天曜玄緯潤日煦午絲長

靜軒集卷之三

境益中牟化民舍長壘懷邪知王極日誓訝祝融祥
鵲味推商紀烏嚆識宋殃信幡遙自集瓊竿未容懷
可勅南陵使誰提東市倡衝颺彌悍疾虐饑轉披猖
綺術俄灰朽朱桁入廣壤鬱攸官寺側扇赫著門傍
拾齋終標計行歟豈峻防孰收銷咎績共羨幹時郎
德足移星罰才能辨畢方登陴旣飭守儆事亦塗傷
弗借書囊燒翻憂象魏亡滿帷當表道嚴服額重蒼
引舉援身禱齋精立夜央一言迴屏翳再頰掃氛辛
蜚室獻滄淳此峰放寶瀲別風翔鷁尾嘉樹叶商羊

思或來符島獸應現丑陽緋衣妖竟伏赤幟崇旋藏
微爾緬琴宇依然讀法塲屏宮森保障應事屹靈先
似噴英英水疑分郭憲鵬神偏時半樹天亦愛甘棠
卽并微誠妙因災顯令良咽聞觀堵合嗟咤口碑颺
谷肯功非偶書焚燬若忘劉昆今劉美希亮昔駢芳
只尺紆宸間按面酌斗綱定標銅綬則長映石渠
章

賀南昌黃侯遷儀曹

爲我勞并印廉臺佇收賢汾郁金泥動依烏玉斗連
帶排集

卷之三

素絲銜綬日紫邑善刀年穆我河陽宰居然勾漏仙
辨蒼標風梧叶鳳見遐騫遠韻黃陂湛遺書漢德研
判經能百兩奏廣必三千賦以誇胡重絲從製錦牽
半由涼是雪萬井蔭非烟泛瑟橫金吼揮犀發著玄
溫輝春自益直節煉愈堅彩奪雙莖露清凝一耿泉
梓箱渾未飾官燭豈曾燃訟剖空庭鉅神調改化絃
悼民常苦吏傷俗憤懷碑不去羊群敗難紓馬力鞭
錄茲披記內問姓下車先屢伏烏通法頻催鮪魚咽
大祁舍脅息綠幘敢播虔出入星爲駕征求歲海蠲

察府收道殢行目柑民瘼四履餐風惠群黎聚德壇
委輪翻繼厲效實更駢圓綠野千門月青山百里天
灌漑封外雨彭澤望中田塢壁暗聲鼓荏苒劍經
循斧旣阜爾逸藻轉東焉虞祈開堪越潘花色本妍
人倫歸簡鏡縫掖半陶甄若騁軻偏解蕭騷劇已刺
竭來開荒推荏苒困誅賡虛豎工毛犖奇民況選端
恰逢人是鳳誰道志無歸穿距資強項行當倚特行
拽開敵李隱航詔數任延立第遠安堵閭門不改塵
多虞徵健令久任職桂棹再上春明課重登宴賞延
靜排集

卷之三

望流瀟密後政列次卿前有譽稱豐玉寧云度缺恰
頻鱗清泚沫白雉紫郊眠豐碑殊蹟紀惇史吳文鏞
于薦歌方布中和樂久傳推班資擬晉峻秩席遷專
帝意終深遠天曹妙品銓欲優彈擢器預受秩宗權
瑞錦原清級冰廳實要聯好敲南省石暫肄外朝綿
鷄舌螭吻吐鵠行豹尾偏終知開四廩定看應三
鶴擁輜車下民羣盡舫邊浦雲浮驛路漳草戀綏軒
行趁櫻桃獻恩因蔽芾纏孤生無書省弱質抱奮鎗
元禮通家席與長共載駘吟僉分剝觀碎耳暮踏塗

點淡窮魚賦差池客鳥憐春風吐每化秋露欄曾懸
愴望行旌發傷心去蓋過壺水行欲贈瓊樹思逾綿
湖水漲溢小居爲魚鯢所遊志異

鴉雀依成井毗時數徙封苦雨連三夕驚濤湧百重
嘆我蝸牛室都爲魚鯢宮過庭乘小筏登閣架高虹
幸爾未沉寃已覺可飛蓬夜睡頻遷榻長行欲倚筇
鮫人時自泣對役業稱窮浩蕩鳴堪仰泥濘馬不通
屢回故人轍仍辭御史馳不異水爲國真同鳥在籠
濕氣蒸肌骨波聲駭夢魂所欣天色霽瞥見曉霞紅
靜林集 卷之三 五
莫作沉淪語應傾醴醉鍾

投効自適

良辰已鵬鵠吾道合龍蛇片屋依山結層樓跨石斜
垂檐星可摘對酒月堪除曉靄棕櫚樹披瀝葡萄花
逢人總岸幘愛客或同車採餅尋芝蘭炊爐試問砂
倦隋眠茂草饑則飮胡麻野鹿邀爲友冥鴻到卽家
視儕差獨樂計得亦良奢俗務都無問浮生蓋有涯
暮春渡京口遇風

欲渡金山去江聲咽棹前狂颺忽捲地駭浪已黏天

舟人都駭矣吾意獨蕭然愛此風濤色堪參恐怖禪
蠅龍原不異爲蟻詎須偏但合牢操舵何妨笑叩舷
漸看瓜步草搖曳遊鱗

疎癢

禮法羈束人何殊牛負輓一日解其羶五體都如釋
過午尚酣眠逢賓未畏憤無日廢丹鉛有時浮太白
不會說喃喃何能誇噴噴遮莫世途間撫掌談狂易

其二

何物塵纓竟牽人不自絲垂維身苦拮束帶背如繩
靜林集 卷之三 六

臨集行鴈苦過從蒼面愁僕夫同解卒妻子頗監頭
豈以風雲客翺爲天地四顧言同志者稍消率真游
七言排律

賀翁周野郡守奏最

豫章東郡故雄州噉噪提封控上游靈嶽未渠銷勝
氣專城長得借英流竭來編戶膏逾竭况復懷碑俗
漸偷燕闔誤疑鈴下崇羊腸相戒畏逾遊幾回除目
虛分虎十載苗畦枉賦鳩會有觀風馳特請頓令

甯宁屬撥雷亂繩合付樊都尉劇地專煩郭細侯畫

有乍啣雙鳳味彤禧快引五驂駟文章太守才名重
風月主人襟度幽手領陽舂回歲津車隨甘雨浥春
晴殘黎望轍歌先沸墨吏聞威効已投高竊慈情真
日登脩脩道宇本天悠郡齋伊昔持還議春歸如雲
費作猷淵識獨超居室禁貞心肯伏乞胡謀陞中風
雨偏無患井內聲光竟亦收每嘆城烏好未別故憐
蕉鹿夢爲響盱衡首問民捐瘠調慈車更注資旋聽
察直堪窮象罔撫摩忍更任鴟鴞養名盡屏棄永核
政略全裁指服西一市寒淮風烈臨五峰露冕擁提
靜持集 卷之三 七
油于公邑子應懸托張讓私人未許度關臥夕陰弘
大體師空午署見餘霞金莖寒澈高千仞玉尺端嚴
鎮百浮力挽明閣還推遜化霜縫掖就薪樵孰林漁
笑羞舊履鳩壁依然恥帶牛真道世無先聖更並誇
政與古人儔只今課入京房考遂見聲傳何武誣江
國瀾翻推召杜漢庭徵拜到黃劉清風長拂東亭下
霽津彌深免水頭假以詩評方月旦定知異績紀陽
秋

題史侍御怡怡堂

滄高山俯首陽巖二讓風微緬邈前誰道煌煌驍馬
使却還春春鶴鶴篇傷心鷄骨支床日屈指龍駒蹏
角年子夜烏啼庭樹月寒空雁泣疑門烟夢我有什
歌仍廢蘭玉初抽枝自連錦襖响咻惟至性書龕辟
呼課遺編垂階棠棣光原合拂祀荆花色轉妍永矢
美肱堪共詠忍云薛氏更分錢只今門德開昌祐
見台名重斗壘誰紀總稱天下士機雲並數洛中賢
撫篋和韻盈芳樹花亭祥暉映碧軒趙禮昔膺兄府
宴魯恭曾就弟名先懸知義行多鴻祚玉友金昆檢
靜持集 卷之三 八
御建
遊洪陽洞
成削奇峰曲逕懸忽開古洞翠微前恰舒已極天工
巧恢謫尤煩鬼斧鑄鐘鼓稍醒塵壑夢火風應發開
鐘烟斜通瞥見岷峨雪再入真逢華岳連絕怪百尋
尤緬邈最驚十里更袤延玄嶠長遠千秋楫白鶴猶
翔五德田碧柱負山仍負巖長絃絡地果鈎連雲壁
似留禪客御石床若待古仙眠葛妻去後誰爲主藥
杆重操定幾年

題陳侍御一門節孝

粵子陽羨駐輶駟勝槩嘉謠得盡探窾窬群峰清若
黛滂濫二沈翠於藍巨靈迴賈離搜巧真氣長從戊
削涵遂有義門承九派絕憐婦行重雙南芙蓉裳初
幽蘭佩寶璫瑞浮明月簪瑞璽纔籠香霧幕臨町遠
傾客星迴愁生桂葉銷春榮涕掩菱花濕晚嵐箬
矢隨祥毫尾捐軀願倩鴛鴦鐫殘英委地猶餘元足
練升天幸翠男影啼烏悲昔昔將離綠燕語喃喃
紙因年子墓骨驚散為蝶片兒恩食和刀端并紅錯
靜性集 卷之三 九
落并刀裁髮絲鬢參飛魂幾對深更燭纖素還個子
夜蠶乳乳機絲連講噓嗟嗟續火帶書龕凍冰倍較
丸熊苦食麥糊踰葵燭甘風烈不須誇令女寧馨况
復似華譚隋珠原自胎藏異竹史多縣口授語委宛
奇籤皆吐呬呬秘檢亦沉酣絳帷列樂生徒盛綠
服娛親水菽耽至性已徵公紀橘貞標詎問叔平柑
太丘名德遙相肖仲舉淵衿衆莫忝無那青萍迷薛
燭坐令白首賦稽含霞升恰北翔鱣館雲臥長懸桐
蠶應豈道銷沉同草木爭看慈夢悉櫻楠文章衣鉢

良非示節義子表復不慙汗血龍駒方蹀躞澄清聽

馬正趁趨梓彈直便層巒動化澤偏教吳融覃石奮

家聲應號萬泰娛陰教且流三陸誰采色光吳岫業

皮孤標接海蜃 聖主揆爾飛來緯史官珍重記琅

函微昨魂乏如楮管聊共千秋作美談

五言絕句

花幕

施繡護信風兼助花幽親譬彼庚杲之復爲蟬冤映

墮葉

靜性集 卷之三 十

落葉舞庭隅寂歷轉幽趣何必太一秋衆鳥軌啣去

閨思

生憎檻上花絳白紛相雜不及頓遜樹畫開還夜合

其二

獨眠不知旦感此批頰鳥弄舌作嬌聲亦惜春閨竊

其三

我心只我知譬彼相思子終日醺醺中盤旋不能已

秋夜

秋高空宇澄夜氣收羣籟月白浸千山靈然真絕待

瀑布

白龍掛石壁時作洞簫聲驅馬一雷吟玉露沾冠纓

望月

秀月出樹顛幽光生薄幌屋角有明絲亦化寶珠網

遊芹溪

山光宛在目人已繫扁舟欲借塵絃枕陶然續畫遊

夜坐

獨坐忽深漏熒熒短燭前暮光動拂掠無乃勸高眠

暑暍

靜非集

卷之三

十一

醉暑意如狂秋輟亦復脫更欲兩翼生虛舉撒膠葛

其二

比總有涼颼一睡願已足披衣應行歌睡若新生憤

閨詩

繪辭非性情拘韻失音奏誰秉風雅權一洗沈宋陋

宵征

天懸蜃市遠雨過蜃帆輕浩淼望何極柳塔一燈明

酒中雜詠

酒清浮竹葉素隱梨花益然成酩酊隨意宿山家

其一

汝陽甘露經歷歷載醴具擬抱入名山斟泉窮酒趣

其三

春日惠風入閑居逸興長釀成不待壓先醉玉浮梁

其四

奉常甘已惡拾遺辛未良我酒薄於水無味味之王

其五

長安酒價高數杓客輒去安得天公匙相逢一盡醉

方竹

靜非集

卷之三

十二

直自凌霄出方尤矯俗偏寄言甘露納莫漫斷爲同

三登華蓋

三上華蓋峰低徊不能置得似玉華翁登嵩七十四

山居

竹柏亦清佳都有雲霞意我以皎然軀相映巖流際

揖客

生平稟氣弱頗類蔡元度一日接襟實退休輒騰吐

其二

相對但諷嘯莫及很俗語我無建勳磨可以代清耳

漬墨

朱黃不去手徐錯亦疲勞書貴識大意焉用哺其糟

苔花

苔花如疊錢鑲畫更清翠縱解作牛聲貧家無爾類

江行遇雪

一幅美畫圖江天正烟雪着我於其間孤舟逐鷗末

占象

白日倏已匿大火正當戶蹶問此何祥歷歷星南鰲

其二

靜惟集

卷之三

十三

黑雲壓邊城妖風捲沙漠悼此穆王軍竝化為蟲鶴

門屏

笑此廳前屏終日倚門戶莫復嘲溫公突兀遮賢路

茗輿

轆烟竹外起松濤欲沸時老僧方睡熟呼取試天池

夕佳樓

蔡潤善江水巨然工晚烟茲樓兼二絕圖畫是誰傳

苦炎

輕雲無停揮日色烈如緒不堪萬物銅當此天地治

其二

新浴暑未除傳粉作胡舞每厭于建狂興來聊復爾

自嘲

剪桐開赤社刈草辟英僚軀才多病日誤作土山頭

其二

多慚韋表微五十休歸未拭鏡撈白時一級復何味

放鳥

渡湖長如許青霄樂處多休爲辛仲甫偏入識人羅

憐魚

靜惟集

卷之三

十四

憐此釜中魂尚憶江湖處欲置葛玄書吐墨旋旋去

其二

斗水且澆滄碁刀亦有數識得張胡命何煩高爽賦

其三

曾爲獨角仙或是青城簿對得上元章金刀焉足拒

其四

鼎鑊不足惜恐爲群蝦笑慚愧嵩山魚水淺不受釣

其五

淺水不可遊浩淼詎難寄所以乖崖于深爲鯢鯢刺

其六

飲水托微生無端施密霖寄語江湖中志性亦難任
驛樓早起

閱古

歸夢滅羈愁恨爲郵鼓促起來轉鬱陶馬上還貪續
放達取適意江東張步兵豈知一杯酒翻爲身後名

內亡遇雪

庭樹泣寒飈蜀死燼燼絕一片冰玉魂幻作彌空雪
其二

靜軒集

卷之三

十五

博山香母銷魂淚墮如島一夜朔風寒天地爲爾竊

哭內

汝心貞似石至死未應殘莫爲恒惴草空住舌埋山

其二

良友不可見情來時一慟愧無孫楚詩駢增伉儷重

除夕

擁衾徒腹悲容輝不可覿醒聞焠燂聲知已過除夕

出山

千時非所長出門復總總恥以麋鹿群博彼麒麟槍

秋熱

暑闌時復逞秋氣夜未靜風雨攪林急台更飽眠
讀書

其二

張壞老喬妓子老耽書史生平嗜無存惟未能遣此

過樂清

讀書須大用范質非知道我卷不去手聊復從所好

茶波

山色都如繪船從木末緣欲邀王子晉快飲沐簫泉

靜軒集

卷之三

十六

撮茗烹新火爲勲亦幾高可憐杯沼內也自起波濤

酒浪

酒浪學江浪半射夕陽紅停杯試探問或有客乘風

覽鬢

葉葉漸染霜無異秋林葉四序自爾爾聽然擲鏡鑷

官態

仕宦若戲海謝傳取忘機風急浪轉猛如此將無歸

其二

熱官知銖壁沃水不能濡闖入堅中者多是銳頭兒

春盡

落花敗石級啼鴉數聲聞垂老無它念愁過笋簾春

園悟

高僧已數擡憶取苗芽時看花猶如此人生何以支

中秋夕病筆

病裏中秋月號號也不明應知憔悴後無復酒杯情

飲蔗漿

侯時琥珀黃囊齒沉澹冷却笑癡虎頭倒食稱佳境

病河魚自晒

靜伊集

卷之三

十七

病後太瘦生攪鏡不自識慚比周伯仁湔去清虛逼

六言絕句

花竹

花謝家無七七竹生徑有三三但得此君入坐何煩

彼美盈簪

養生

劉晏寒朝胡餅易簡醉夜五齋適口即爲芳美奉生

何必珎齊

邨相人者

有骨素不善媚無形可謀成光自知如顏都尉河復

問張懌藏

過常山

樹古望同跨霍山重遠若橫螺城郭半開霧市人家

盡任雲窩

悲時

世路一片纏黑人情百狀澆僥我欲乘桴浮海不然

披髮入山

惜時

靜伊集

卷之三

十八

日似奔蟬易過人如夢鹿何常已知去冬來水寧須

幾短心長

望望

翠竹園中主人白楊道上村父相逢便足留連姓字

何須問取

宜歸

馬頭塵鞅既謝牛背缺笛將次但得三花可餌何須

二草相隨

憶前生

人生何有定態世局每多變者石渠門中麗姪陽望

澗上赤脚

重夢入匡廬舊徑

披老廟中見馬趙公木下逢聯舊夢身曾親歷重遊
理可微參

七言絕句

題醉茶軒

瑀軒鑒翠倚雲霞素業惟餘石乳盃白是興深茶亦

醉不吟狂癖陸僧才

靜非集

卷之三

十九

其二

小院收春景物佳尋芳不用醉流霞玉杯懶得仙人
掌一啜客如桃錦花

其三

杯賢酌聖翅壇豪物外還嫌酒政勞鵲尾金盞翻沫
停竹齋彷彿聽松濤

其四

茗椀蕭疎伴短筇也堪倒屣弄長松傍人未解沉酣
趣誤說盧生是酒龍

其五

曾從瀑布遇三牛金馬何妨戲筆遊見說世途難獨
醒聊將茶甌抵糟丘

其六

露液霜華瑞葉浮不堪人喚酪蒼頭如今名向瑤軒
重烏帽黃衫作醉侯

傅仲綸年兄歸娶

聖朝偏眷洛陽才特許鳴簫向鳳臺玉笏珠銀叱

嗟美人雲英堪人回

靜非集

卷之三

二十

其二

晚曉啼殘上苑鶯更歌白水出承明笙歌花月添豪
俊不學終童但請纓

其三

暑齡腰已佩瓊瑤到處相誇擲果車莫待都人輕看
殺暫客叩市着相如

其四

伏日初逢餌肉期細君何處憶歸還承恩更有榴花
酒激灑持爲合卺卮

其五

虹梁曉日兩矜新
占斷風流洱水濱
猷笑花筵開軟
晚垣城尤得玉郎親

其六

綵騎如雲綵袖垂
離亭競唱標梅詩
懸知雙控還朝
日前席從容問西眉

懷古

萬古綱常隻手撐
夷齊非不解尊生
墨胎世爵輕彈
翼然兄周王血忤爭

靜軒集 卷之三

其二

中夜無爲氣孔神
靈均已與太初鄰
怒來甘向湘流
死不肯嚙吮事婦人

春暮送客

林鳥調簧饒落花
雨中行客倍思家
暫煩柳線繫游
驥寒食縣來且任佳

暑

長夏燁燁暑氣嚴
依金傍玉也如燁
綠知色界無貞
骨抵是清風不附炎

除夕聞鐘

宜龍屠蘇酒氣濃
早催春入鏡中容
東風又饒年爲
客怕聽無情子夜鐘

其二

無情自是寺樓鐘
歲月平分一柱中
鄭重樽前銀燭
影照人猶是去年紅

看雪

滕六飛揚戰艦高
平明幾處瓊瑤迤
山未必牽愁
緒一夜何緣也白頭

靜軒集 卷之三

牡丹

丹樣曾甘窠洛陽
盛名贏得號花王
寄言韓令休輕
斷解領春風到錦堂

蘭

自以當門衆所傷
轉於幽谷背人芳
三閭也識堪爲
佩底事離愁對楚湘

梅

冰作丰神玉作裝
先從寒節報春光
絲來金鉉和羹
實定歷窮崖幾雪霜

荷

田田翠蓋護芳粧出手偏逢大宿時無數明珠輕葉
擲赤心祇自對連漪

菊

群陰漸欲剝廬時細擲金錢問後期此意一從元亮
後芙蓉月下塞鴻知

七夕

新月甚微射碧欄冰爪初劈玉津寒自憐根性如鴉
拙懶對天孫乞巧盤

靜惟集

卷之三

二十三

其二

世事如今局轉新虛飄假泛不求真天孫終歲勞機
杼何巧能將乞別人

過烏江項王祠步謝巡撫韻

咄咄徒爲真主舉赤龍縱斬亦何如鴻門終是英雄
事可笑人皆右亞夫

其二

楚帳歌聲隔斷聞恍然一劍謝三軍淮陰爲虜蕭侯
繁已覺英雄不及君

阻風

一笑生來多落花行蹤到處少將迎石尤恰爲扁舟
設不合江神果世情

晴空下雪續紛如毛

東風已捲彤雲去空際還看六出飛可笑青腰輕薄
態憑陵赤日舞珠璣

東湖小居

俯湖聊結野人廬戶有蠟絲釜有魚未覺生涯全寂
寞滿床猶自足離書

靜惟集

卷之三

二十四

有感

一尺圓潭翠碧新誰教明月滋生塵忍君自取金膏
拭莫待門前負局人

其二

白衣蒼狗亦何常巧弄輕陰羃晝光野老園疇疑日
落擬將長矢射天狼

題路傍竹步吳本如韻

憐君誤托道傍桮殺割雕鐫何弗有自昔入林不厭
深琅琅高節能全否

過陶堰有懷

一泓溪水遶青山，裴樂應知住此灣。
幾道牽船隣可卜，張融今日愧高閑。

門前古松爲風所摧，作詩弔之。

高松偃蓋已千年，長奏笙簧綠水前。
一夜風雷虬鼠化，空餘鐵骨倚遙天。

燈花

獨夜頗然坐小齋，玉蟲忽逐九微來。
紛葩亦自撩詩思，疑是江淹筆底開。

靜俳集

卷之三

二十五

其二

久無春色到幽齋，舊底紅芳入座來。
猶記宋人當日句，燈花應爲好詩開。

聖壽日望廬山

五老長春藹瑞圖，微臣草莽亦高呼。
噲嚨慶月祥雲裏，遙指廬峰作寶爐。

鍾洞玄還蜀

歸驂蹀躞綠雲蹄，一路山川更品題。
猶記說淵書逸事，洞玄真不負巴西。

其二

白雀仙人跨玉螭，經行風雨輒相隨。
吳山楚水搜羅盡，又向三巴餌九芝。

丁巳五月念五老雨不休，湖水盛長小居爲波。
臣所奪漫題。

半畝湖邊雲水居，微宵風雨化爲渠。
馮夷應念卑陬客，駕鯉駘虬顧敝廬。

其二

捷戶蕭然四壁餘，刀機生蘚釜生魚。
誰言居士門如市，作矣宋之三

二十六

水此日翻將水作居

其三

昔人性僻愛清溪，一日三迴到水邊。
何似五湖烟雨景，送來蓬壺小齋前。

其四

拙性繇來厭俗營，閉門聊復得吾生。
那知造物仍相妬，平地興波似世情。

其五

雞肋捐來家似洗，雁行斷後溪成河。
何當更激西江浪，

水添作衡門幾尺波

其六

穉子裁箋作小蓬也能破浪駕長風寄言世海乘濤者得與虛舟不繫同

其七

伏枕繩床萬事慵柴扉何自有鶯深豈因酒轍思流水故決西江贈白龍

其八

上雨旁風屋數椽殘編尤不廢丹鉛如何半夜風雷驚排集
急一望真如米芾船
卷之三
二十七

別亭前柏

亭前霜柏迥千霄數栽相看色未彫瑟瑟金風君識否吾行已卜甲之鼂

過武城

絃歌臺畔草離披反照迎船旅雁嘶獨有無人城外徑真源還接大江西

渡江風急舟欲墮少選乃濟

駭浪黏天萬木嘶舟人五色已全迷自憐胸臆無塵

萍不作興公向客歸

其二

衣囊半束伴擔簦父老休徵篋裏奇天水忽來看若鏡江神不爲辜黃詩

其三

跋扈將軍怒未燭橫空吹沫撲人寒循思晏起科頭過應甚當年管幼安

富春謁嚴祠

富渚垂綸本待清南陽猶自昧生平眼看諸子雲臺靜排集
業爭似滄波一粒輕
卷之三
二十八

登釣臺遇雨

千尺層巒插水邊雨臺並峙客星懸長松忽送淩激雨點出羊裘把釣天

越人以笋腊爲素火腿以瓦瓶爲金剛火腿笑

作口號

爲笑越中三火腿一脰一素一陶罍貯酒充盤聊取醉世間何物有真名

漆室吟

一傷

從來黨錮空人國惜也吾生復見之賢隱定知天地
閑如何國步得清夷

二涕

歌言轉致言宮橫言路侵權國體輕九列三公都掣
肘如何世道得昇平

三哭

二祖艱難百戰來將爲九廟千年血小臣蟻闢與螭
爭莫獨不周天柱折

靜仁集 卷之三

四慟

深居日久太阿移識者蚤知天欲驟恐即全傾大內
金也難補得金甌缺

長安雜詠

藏花

御苑琪花特地芳飽聽歌舞醉熙陽可憐秋老風如
簇獨遣虬松拂曉霜

醞熟

頻年海宇賀昇平獵鼓征繞總不鳴昨夜西頭笳吹

發人言新市已開清

文狸

御樣文狸價十千錦爲茵褥玉爲體夜來巨鼯作人
語猶自垂頭恣意眠

燕娥

擬結香車載玉容曉來紅雨亂霑胸自言妾似溝頭
水不解離亭送故儂

宴客

邇來燕市盛賓筵選勝徵歌數月前途左忽傳三路
帶排集 卷之三

覆花神翻得覺抽肩

謁客

最是同人會面難平明懷刺下春還長安歲月輕於
土半擲風埃款段間

捐俸

未許金花借急邊豈堪間左更加編小臣微祿知何
濟也道書生愧俸錢

妖氣

妖孽飛光已亘天四方灾釁更駢填中人不識周脾

話猶指長星慶萬年

九日次張家灣買菊不得

江頭秋色正凄然回睇西山尚幾尖對酒悵無叢菊
在空將歸去學陶潛

對湖偶坐

散性依流小結廬閑來真得友禽魚敢言賀監爲湖
主正復張融在水居

飲糲書樓下有佛庵

小湖平臨雉堞開登踏一盡雨中杯醉來欲借維摩
靜排集

卷之三

三十一

南飢掃鍾王對古梅

午日

條達凌絲迭臂輕好憑蹋草卜長生佳時正屬修文
日五色何煩說辟兵

遇隱者

結束翩翩學遠征浮雲世路若爲行何當更遇三芝
侶好向崑崙食玉英

弄星

長榆歷亂紫樞分小星行約下天門五丁夜半追神

物幻作西冷一縷雲

相者

世路紛紛但舉肥君羞皮相相天機只令誰兼人倫
塵難霍龍豬半已非

唐荊

碧玉爲葉珊瑚枝花開截瑤檣戲鞋不知寒嶺松頭
雪樞結林園入夏時

其二

香生拂拂小花叢日炙冰稜却未融自別集英三四
靜排集

卷之三

三十二

載誰人更舞玉龍容

靜辨集卷之四

臨川吳之甲元秉甫著

男奇杰編

錄

五孫重康刻

道从首从之首之所之謂道凡人生智術意見統屬
後來所之其首念所之者孩提之知愛知敬爾
理从玉从里微而有條者玉也通於天下而可絲者
里也斯道亦如是

孔門以一傳心不昉於孔也舜惟一開之又昉於
舜也羲皇一畫開之又昉於羲皇也河圖洛書
靜辨集 卷之四

皆起于一則天實開之矣

荀子載舜對堯曰執一無失行微無怠執一如天地
行微如日月觀此見虞廷惟一惟微正以法天

老子言道者萬物之奧也室西北爲奧西北陰方而
於卦屢乾乾之道不可見見不可聞聞故初言潛
終言无首藏于至陰所以爲至陽有味乎奧之一
字古人尊奧乃以尊天

字書日之所寺爲時時習卽日新

宋儒皆言天道尚左星辰隨天左旋至我 聖祖夜

坐懸驗始發右旋之論然古亦言星辰西北移非
右旋乎蓋天極在西北衆星起於極仍歸於極耳
謂天不足西北則妄矣

內經有最微之言曰在天爲玄在人爲道易言天玄
地黃非但言天地之象正言天地之德黃中地德
也玄天德也中庸於穆不已無聲無臭只摹寫一
玄字在人爲道正合天命率性之旨

天無爲也而人爲爲之人有爲也而天爲爲之故終
日思而思之所能通者天也終日行而行之所能
靜辨集 卷之四

至者天也聖人動無不直以知天也賢人事若有
制不敢違天也

心在人如心星在天心星中天則離光燭爛品物恢
台及俄而西流遂颯然以秋凜然以冬成閉塞景
象矣

或問天心曰無刻不周流者天心也何以知之心星
東則爲春南則爲夏西則爲秋北則爲冬有頃刻
不周流於天否

天命謂性仁義也禮智也天道也附庸于人之耳目

口鼻四肢中者也。而或謂命不謂性，欲其即人選天，不以形色單屬人，開天下狗象之端，或謂性不謂命，欲其即天盡人，不以道理單屬天，開天下課虛之見。

向秀言天者萬物之總名也。邨萌謂天了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眼瞢精絕，故蒼蒼然。東坡亦謂天者非人目力所可至也。目力之所極，蒼蒼耳。試高而視之，蒼蒼者亦高，卑而視之，蒼蒼者亦卑。此見自地而上，皆有是氣，也是氣亦

靜非集

卷之四

非在物外，即萬物之氣也。故分言爲此物彼物，總言則曰天，分言爲人性物性，總言則曰命。

易言一陰一陽謂道，則道盡於陰陽矣。又曰太極生兩儀，道之上更有太極乎？周子曰無極而太極，豈太極之上更有無極乎？余謂天地間只有一陰一陽一陰一陽氣也。總言之止一理，則所謂太極耳。實非別有一理，即一陰一陽之氣而已。故又曰無極太極，正無極無極之說，恐人於陰陽外尋太極，反增龜毛兔角之障也。

喜怒哀樂惟怒屬義氣，義之節尤不可踰。稍踰於節，即遷矣。易小過是陰過，大過是陽過，過有大小分而爲貳矣。

王輔嗣以老解易，非深於易。張商英自言學佛，然後知儒非通於儒。

天地之氣剝於亥而復於子，故易曰復見天地之心。剝而必復者，天地之心也。人身之氣亦然。亥子之交，景清籟寂，真氣融融，然來復與天地沆瀣之氣相應。視平時氤氲於五濁，噓翕於六根者，迥異也。氏

靜非集

卷之四

所謂夜氣離騷所謂一氣孔神本此

易曰知至至之，然及其至，雖聖人有所不知，又安從至之？蓋知聖人所不知，乃知之至也。聖人所不知，有深於知矣。

告子不動心，即佛氏無所任而生心之學生之謂性，即佛氏色即是空之學。孟氏以有事勿忘破無所任之說，以養性知性破色，即是空之說，正爲竺乾豎砥柱。

夫子五十學易，此圖書之數也。圖書之數皆五居中。

而上下左右各配爲十以與中之五會天數五地
數五天地交其數十則五十者易所以起也夫衍
四十有九不過五十中虛其一以盡神耳夫子五
十學易其欲從圖書之數直究先天之奧乎以是
知易數學也夫子於易亦必卽數窮理如此

河圖五居中而以五合下之一則成六爲水以五合
左之三則成八爲木以五合上之二則成七爲火
以五合右之四則成九爲金以五總合一二三四
則成十爲土此數始于五而終于十也洛書五

靜軒集

卷之四

五

中而合戴履之九一爲十合左右之三七亦爲十
合肩足之二八亦爲十合肩足之四六亦爲十此
數亦始於五而終於十也五者天地之生數也十
者五之所生也而天下之理備矣

五土數也一二三四共爲十水火金數也五行之精
存焉四時之序乘焉五方之宜辨焉五倫之教因
焉五事之修寓焉對待流行之機禪焉翕聚發散
之妙萃焉於此察其生剋消長之端調其亢害承
制之宜可以無太過矣

古常新者曰管子曰心者人之日也關壯繆亦曰
心在人中如日在天上故易以新爲日新

嬰兒不以目求乳不以耳向明則衆人皆生而知之
孔子學琴于襄學禮于聃則至聖亦學而知之
死壽亦何貳之有百年之內彈指卽過相去幾何或
死于兵刑或死于考終旣死之後考終與兵刑無
別矣或殤于而死或期頤而死旣死之後期頤與
殤于無別矣

靜軒集

卷之四

六

果實之仁藏於堅邪厚邪中倏然得土膏乘春氣則
抽條吐葉發絳疏枝茂榮芊眠全體畢現人心之
仁具于軀殼何以異是而不能敷布以出無土膏
無春氣耳土之數居中中者人心之土也春之氣
主和和者人心之春也

易之成言感也而去其心有心則不能感矣易之夫
言決也而去其二有二則不能決矣

西竺智強識劣智劣識強之說亦自不謬蓋人生而
靜智卽合焉後來機一分識反損一分智後來之
識盡去本來之智復全所謂何思何慮非廢智也

去識耳

常存不放心可以不規衾影常存不欺心可以不規
妻子常存不苟心可以不規奴隸

道敎以玄爲宗然帝典言玄已在青牛未出之先矣
釋敎以空爲宗然魯語言空已在白馬未馱之先
矣玄者天象空者天體二氏執天以言天故止曰
玄曰空吾儒不離地以言天故玄必以庸爲基空
必以實爲主

黃鍾不獨以生樂其一論容于二百黍重十二銖兩
靜非集 卷之四 七

之爲兩積爲斤爲鈞而五權生其一論之黍積十
爲合合積爲升爲斗而五量生其柁黍一爲分積
爲寸爲尺而五度生其平權與物均而五衡生衡
運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而種種之
制生故曰黃鍾爲萬事根本然黃鍾又生於河圖
其屬土候中氣亦河圖五居中之象也其數八十
一三分損一下生徵徵三分益一上生商商三分
損一下生羽羽三分益一上生角角聲數六十四
以三分之不盡一算數不可行而聲止於五亦河

圖始於五終於五之象也故曰河圖萬事之祖

張衡作銅儀研覈陰陽備極機巧可爲瓊瑤之翼北
齊信都芳爲輪扇二十四座地測氣每一氣感一
扇自動他扇皆住與管灰相應可爲黃鍾之翼

言星莫精於辰居星共一語執辰極以爲樞而衆星
之進退現伏可得而推也孟氏求其故三字尤爲
切至識一故而思過半矣後世星學動稱巫咸甘
德石申三家然其說愈詳其不合愈多即紫微垣
巫咸以爲四坐一十八星甘德則以爲二十一坐
靜非集 卷之四 八

一百二星石申則以爲一十三坐六十四星太微
天市垣巫咸以爲共九坐九十三星甘德則以爲
太微七坐一十五星天市二坐十星石申則以爲
太微六坐四十二星天市八坐四十一星天星之
數且無定說何況其他其後李淳風乾象一賦稍
稱審確然天高星遠非管中之窺能得其委悉不
若循其故期于曆可治機祥可察而穿鑿附會之
說一切置之可也

伊川云秦漢以來不識權字及觀陸宣公曰權之爲

義取類權衡若重其所輕輕其所重若上行之必
失衆臣下用之必殞身其認權字宋儒何加焉
理義養心養字最妙心中常有一理義令人神日充
氣日調體日腴如飲食養人一般長源謂經書養
人根本亦以理義所自出耳

或問和而不同曰察人身內肝膽腎腸耳目手足有
一不和者歟曾相同歟觀天地內日月風雷山川
原隰有一不和者歟曾相同歟君子亦復如是

桎梏械繫手足使不得動之刑也孟子狀放心者
集 卷之四 九

曰桎亡而易于養蒙曰利脫桎梏梏脫良心亦
動自如而蒙可養矣不然成童以後物欲漸多糾
纏莫解如足鐐手杻至老且死而不悟所謂桎梏
死者非正命也哀哉

華嚴論云六波羅蜜中無方便波羅蜜達磨面壁九
年纔出少林長慶香嚴二十年坐破七個蒲團纔
成一片趙州三十年不雜用心蓋不就惡辣鉗鎚
于煅萬煉不能證道耳况吾儒學問何許深遠孔
子且韋編三絕顏子且鉄錡三椎後之學者豈能

悠悠泛泛不功不課浮沈世情稟曰假名慕利以
成道乎

第五輪之公尚言不免中夜十起程伯淳之靜尚言
不免見獵喜心王伯安之達尚言有流入富貴時
候可見賢人之心無異凡人之心但收得轉爲賢
放將過爲凡

韓昌黎登華山絕頂慟哭則死生之念未忘真德秀
登吳山謁夢梓潼則富貴之情未淡

趙康靖置黃白二豆于案以自討念之善惡楊慈湖
集 卷之四 十

置小篋實豆其中以計過念多少

雲水無心然天行莫大於雲地行莫大於水無心者
天地之大用故神龍乘雲依水以成變化

人情之多變也如趙鼎化爲青鹿復化爲白虎又復
化爲聚洞中鼠而未有定形也世故之多變也如
梵志口忽吐一壺壺忽吐一婦婦復忽吐一男而
未有定局也

莊周曰芒芴之中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
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秋冬夏四時行也

讀此可忘人之死生和靖曰得之太虛還之太虛
我在何處讀此可忘已之死生

張橫渠見程伊川卽徹畢比此善信處王心齋既拜
陽明恩有未合次日入見復上坐此善疑處善信
固是信善疑亦是信

人心有鈍兵玩愒之念是人心有叛卒浮鷺之念是
人心有降旗疑畏之念是汰鈍兵誅叛卒收降旗
而後學有完壘道無勦敵

變化氣質非大力量人不能提點身心非大智慧人
靜排集卷之四十一

不能呂伯恭少下急一日誦躬自厚而薄責於人
忽覺忿懣水釋劉道原作自訟文謂生平有二十
失十八蔽其力量智慧過人多矣

未富貴而有富貴之念識者鄙之既富貴而有富貴
之色識者羞之管寧與華歆割席而坐知其有富
貴之念也謝瞻與謝晦籬隔戶庭因其有富貴之
色也夫友不以爲友兄不以爲弟富貴累人如此
天之於人有富貴壽考多子而反以損之者房琯負
重名不見柄用後世且埒之於李泌王荆公不宰

相文章節義蘇氏父子不敢雁行焉則富貴未必
爲天之愛人也諸淵勸進拜司徒人謂使彥回作
中書郎而死不當爲名士耶夏貴七十九而降元
人謂先數年死無事讎之恥則壽考未必爲天之
愛人也張耒位太師有子二十四人竟以第八子
附叛伏誅鬱而死則多男子亦未必爲天之愛人
也

水泉之初發也甚澹及出麓漸化而甘至海遂化而
鹹布帛之初成也惟素及加染漸化而青再染遂
靜排集卷之四十二

化而紫人生亦然孩提未有不澹者也嗜慾之味
投之而甘矣情緣之氣蒸之而鹹矣士習亦然窮
居未有不素者也功名之途澆之而青矣富貴之
情清之而紫矣惟知學者能于甘鹹之中持之以
澹儻紫之時守之以素

金銀之氣惟不食識之則慕富者不能得富金石之
壽以無心致之則祈年者不能延年故君子豐約
付于天照石煉汞之事恥而不爲修短順乎命態
經鳥伸之術置而不用

人但識得空字八萬四千煩惱可立時消滅人但體得寶字三千大千世界可片念開通

向晨謂貴不如賤富不如貧其言似激及觀梅詢爲學士一日書詔頗多屬思甚苦操觚循牆而行忽見老卒日中酣臥欠伸甚適梅嘆曰暢哉則貴不如賤審矣劉伯芻每過鬻餅家必聞謳歌召與萬錢其後寂不聞聲問之曰本領既大心計轉粗何暇唱渭城則富不如貧審矣

李栖筠食兩盤糕糜二十碗湯亦爲術士所偵知
靜集 卷之四 十三

則一食飲皆有定數矣費孝先壞青城老人竹牀其下先書某日爲費孝先所壞則一器物亦有定數矣況功名富貴壽考乎

孫觀嘗言軒冕之樂造物者視之不甚惜每於一丘一壑之間未嘗輒以與人此語亦有所本相傳一士人夜祈天久不懈忽聞空中問所欲士荅曰所欲甚微但願此生衣食羸給逍遙山川間終其身足矣空中大笑曰此上界神仙之樂何可易得若求富貴則可耳以此推之富貴者天之所輕而清

樂者天之所靳世人儘有清樂可享受乃棄而營富貴抑何愚哉

騷疾者覺岸之馳雲飛者覺月之駛自是者覺人之非無厭者覺世之闕

謹言于喜怒時尤急喜時多言則浮氣盡形怒時多言則戾氣畢露最令人悔

君子於親有終身奉養時祭是也有終身哀經忌日

是也不特此曾子仕三千鍾而心悲則受祿日皆

念親日矣寇萊公聞太夫人受時求一鰲不可得

靜集 卷之四 十四

終身不忍畜金帛則居溫日皆念親日矣徐孝克

以貧時母欲梗米爲粥不可得終身不食梗米則

食厚日皆念親日矣樂羊子下堂失足而憂則遭

疾日皆念親日矣趙清獻欲絕然繪父母像于臥

牀自誓則室慾日皆念親日矣王羲之欲休官自

誓父母墳前則解組日皆念親日矣趙彥遠每生

辰必哭于廟有欲爲禮者號泣辭之則初度日皆

念親日矣劉溫叟父名岳終身不聽樂每赴宴聞

鈞奏必涕泣徐積父名石終身不用石器遇石輒

避不踐則遇諱日皆念親日矣路隨幼孤母言汝
眉目宛若父眉目隨攬鏡觀之殞絕于地終身不
復臨鏡則睹貌日皆念親日矣故曰孝子之身終
非終父母身終其身也

妻子具而孝哀先王立教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
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
焉其救孝之衰耶身家重而忠薄先王立教曰國
爾忘家公爾忘身其救忠之衰耶

徐庶事昭烈聞母被執曰方寸亂矣遂辭去此不以
辭排集 卷之四 十五

君恩故忘其母也謝朓事明帝帝勅縣鳳莊門入
莊朓父名也朓曰君處臣以禮遂不入此不以君
命故忘其父也

夫口亦何常之有縱其所嗜即何曾日食萬錢猶謂
無下筋處節而抑之於陵糟糠有餘甘矣體亦何
常之有極其所適即韓持國許昌第涼堂深七丈
猶以爲不可居約而處之原憲環堵有餘安矣
儉與侈異儉以養廉侈以敗廉王起三仕節鎮傳入
盡爲僕妾費老而窮至分伶人餽自給失在不知

儉蘇被官監司家饒富而每鬻產與售者爭錙銖
輒失色失在不知愍之非儉

拂意處忍得任可以愍忿快意處忍得任可以窒忿
裴師德唾面待自乾幾忿歸無忿矣張乖崖悅二
姬中夜繞室曰張詠小人卒無所犯幾忿化無忿
矣

處困有二法一曰不怨尤二曰不憂懼范純仁安置
嶺南在道舟覆衣盡濕顧諸子曰此亦豈章惇爲
之哉鄒浩竄新州田畫送之浩出涕畫正色曰使
志完隱惡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
海外能死人哉味此兩言可不必怨尤可無庸憂
懼

吳幼清曰爲文而欲一世之人好吾悲其爲文爲人
而欲一世之人好吾悲其爲人吳仲谷曰士無求
用於世惟求無愧於世兩語皆格言也深味之幼
清高而迥近狂仲谷正而潔近狷二公皆臨川人
唐令則歌娥媚娘視欽明作八風舞士流鮮恥至此
不過起於希榮一念故君子先立志

茅容以蔬飮餽郭林宗而得譽公孫弘以脫粟飮餽
故人高賀而蒙謗品固自別無怪也至晦翁以脫
粟飮餽胡絃絃怒其不近人情痛詆十罪此雖于
晦翁無損然君子遠害全身正宜相其人施之不
必拘于一轍

我輩生平快心事一在閑居觀書一在隨地救物李
謚言擁書萬卷傍南面百城則青細徑可作赤社
矣富鄭公言活饑民四十萬過中書令二十四考
則陰德徑可抵相業矣

心辨集

卷之四

十七

要煉身心無如耐煩要養身心無如習靜頂天骨力
都從煩苦煉來蓋世氣魄盡向靜坐養出

善取友者如東海之魚假蝦以爲目也善改過者如
西戎之布投火而結於雪也

衣毛深山者不見虞帝之大也披裘夏月者不見延
州之高也行吟拾穗者不見子木之賢也長嘯種
門者不見步兵之曠也披髮北山者不見中散之
達也

對芸鱸啜茗椀可長人清思玩法書覽名画可長人

幽致探奇山泛勝水可長人逸興撫瑤琴吹洞簫
可長人曠讀誦雅詩讀前賦可長人深趣繹經典
綜史乘可長人遠識披異書抽怪牒可長人奧情
繙貝藏輿道笈可長人澹想此八者謂之文人慧
業可謂之閑居經濟亦可

流光迅駛人生危促豈惟遼鶴千年始見人民之非
卽十載間遷謝已不可言昔周姬嘆西園賓主三
十年無一在者歐陽永叔謂經數十寒暑將無此
身爲呼虛度一日生滅一日死近一日良可哀也

心辨集

卷之四

十八

夏侯玄倚柱讀書雷震不輟其神專也睦昭符雷電
猝至金蛇布案神色自若其氣奮也

自古真聰慧人偏不屑小處炫露真伶仃人偏不屑
粗處整飭許敬宗見人多忘之王文正公控馬卒
相從五年尚不省其面此與三家村健忘叟何異
嵇叔夜一月不櫛髮陰子春半歲不洗足柳宗元
一搔皮膚塵垢滿爪此與慈悲院龜皴兒何異然
在諸公爲之氣槩益以遠矣

世俗摹倣態甚堪嗤鄙郭林宗遇雨中一角墊時人

乃故折巾角以爲林宗巾謝安偶執蒲葵扇士庶競慕扇價數倍此時有達者介其中肯折角耶肯執扇耶夫古賢詰亦有寸瑕尺璧如林宗之巾謝安之扇多矣學者須反而求諸理質諸心勿漫爲倣倣類黎宗孟之稱模畫手王元咎之號轉般倉也

戴安道就范宣學每事楷模獨不喜其國古人師弟一繪事尚不肯苟同況其大乎王猷之爲右軍子書法盡變其體古人父子一孫爲尚不肯蹈襲况其構乎

非集

卷之四

十九

劉熙作釋書契云五典皆亡惟堯典存則書止一篇矣孔臧言尚書二十八篇象二十八宿則書止二十八篇矣墨子引禹總德篇今無其目矣賈子引大道重寶其去身不遠今無其文矣諸書此類不可殫述則壁經佚漏增益豈少乎至字句音畫一譌于漢伏生命女代授之口再譌于唐衛包古文改楷之筆其謬尤難究詰學經者不可不知

魯史何以名春秋曰春秋仁書也始於元終於麟元

仁原也麟仁獸仁應也涇寒之後有陽春歌暑之後有涼秋天之所以仁物也聖人之政法春秋二氣居多此所爲善體天平劉熙釋書契云春秋溫涼中象政和也得其義矣

儒者正統變統之說固維世正論但史以春秋爲法春秋于桓宣何嘗不稱公于齊商人宋鮑何嘗不稱爵蓋據事直書義自見耳儻盡黜魏晉等朝安見宋之取國非篡也只從據事直書例而書法中微寓黜之之意可矣至帝王廟自不容此諸朝關

情集

卷之四

十

入而呂武附高惠莽附孺子又不可易也

謝太傅使侄輩以關雎螽斯諷其夫人夫人問誰撰此詩曰周公則關雎螽斯爲周公所作晉時必有此說矣曹孟德引青青子衿句于對酒思賢之什則是詩非洛風乃求賢者寓言漢時已有此解矣淳于俊對高貴鄉公曰包犧因燧皇之圖而制八卦神農演爲六十四則六十四卦不始于周漢魏時又有此論矣恐去古未遠者傳聞更有據未可盡執後儒之訓爲是也

文章足成名亦足敗名楊子雲太玄可垂千古而劇
秦美新一論敗之陳子昂詩名橫絕一時而周受
命一頌敗之徐彥伯文舉艷稱當代而三教珠英
一書敗之楊管不可不慎

柄史職者如張華口談建章宮千門萬戶如數一二
無窮筆矣如范文正爲人作碑夢一貴人求祕陰
事甚至欲奪公于卒不動吳兢修則天實錄張說
所改數字說不可無此筆矣如子雲作法言蜀人
貴錢十萬頭載其名竟却之章質之辭表均于萬
姓矣
練撰銘曰亭餓死豈能爲是穆修爲毫中作記富
人遺五百金求附名修擲庭下曰不忍以匪人污
吾文無穢筆矣

著書古人不得已後世以爲名餌已足羞矣乃又有
如慶虬之托相如張率托沈約王士源托亢倉借
人名重其書何異蔽螳螂葉攫物乎如郭象竊向
秀莊註齊丘竊譚景升化書寶月竊柴廓行路難
詩借人書重其名何異蒙於菟皮驚衆乎

陳壽譏孔明將略非所長楊畏譏司馬君實不知道

於政事未盡何異胡議神虬鵠嘲鸞鷟近時文字
以翻案爲奇黃口兒動輒搖筆弄墨詆呵先哲無
復還忌雖于日月何傷亦壞風教不少

章子厚日臨蘭亭一本東坡曰章七終不高從門入
者非寶書國小技且不可從門入况斯道可依門
戶乎黃魯直詩曰文章切忌隨人後藝文細事且
不可隨人况爲學可隨人口吻乎

司馬遷謂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鍾嶸謂李陵不遭
辛苦其文何能至此則詩必書而後工之說不自
非集
後人防矣

唐子西云六經後便有司馬遷三百篇後便有杜子
美六經不可學亦不須學作文當學司馬作詩當
學杜此不知詩文者也劉須溪批李杜云詩至六
選爲一厄此不知學杜者也不學六經能文乎不
學文選能李杜乎登枝去其本固應立槁耳且司
馬純學孟子孟子得於六經杜工部詩曰熟讀文
選理其所本可知矣

文字有以之梯進有以之買客如改表五字而獲大

用咏寒食東風而典中書作宮槐落葉而蒙赦宥似借三寸柔翰爲寒女蹇修焉乃若不才明主棄語非不佳而以放還十五嫁王昌詞非不工而以擯棄空梁落燕泥調非不警而以詠戮又若奇章綺句翻成灾身之祟矣不龜手之藥或侯或辟沈自無足怪而朝廷以言取人以語言文字爲人之罪皆不可訓也

人但知杜陵爲詩史不知三百篇皆詩史也詩存則史存春秋不可不作作春秋以詩亡耳則春秋者

詩史

卷之四

二十三

夫子之詩也詩者天下之春秋也三代以後天子不採詩與述熄等矣史備記載亦何補于詩亡乎竊謂廣搜詩集探其有關世道者錄焉寔修史一助

讀書不識字自昔病之考玉篇諸部所載不過二萬七千七百二十六字而學子不能辨也又考古人字不過三十六字而學子莫能正也况侈言博物乎

後代作史每摹倣春秋而或得或失如孫盛書帝正

月則無謂朱子書帝在房州則有意何也魏晉自爲天子非若魯用周朔而中宗見黜武氏亦猶襄公見偏季孫也

沈約韻書割裂牽傳輒與三百篇悖豈足盡詩之聲律唐人近體駢詞儼句并與漢魏之格悖豈足爲詩之局哉後世錄秦守之真是矮子觀場

天道惟直所以甚惡人之枉訕譽枉一時是非得禍猶淺紀載枉千古是非得禍必烈歷攷作史遷固壽暉諸人無一倖免甚至崔浩刻國史於石卽以

作史

卷之四

二十四

此赤族而宋末朱墨史貽殃且數十年甚哉是非不可枉人而魏收自矜舉之上天抑之入地真謬語也然則史終不可作乎非也孔子作春秋血食百代惟直爾

蓋信書不如無書不信書遂如無書最可絕倒者子瞻謬言恐西漢并無楊子雲而宋咸謂文中子乃後人假托實無其人審爾一切古書都可付鬱攸矣然書不可盡信不可盡不信攷事者當衷以理見跡者當遇以神

書籍之厄不獨咸陽一炬也東漢雲臺所藏圖書
術籍一日燒盡江元叔收江南藏片數萬卷爲僕
竊去裂以藏物趙德甫李易安夫婦所藏書數萬
卷金石刻數千本建炎避亂載十五車鎖青州第
一時煨燼兀术括南中寶物放舟十七帖石在其
中卒沈于河古人奇書與策湮滅不傳定因于此
大可惋恨

管怪真西山真一世盛名及主嘗試不免士林嘲笑
蘇子瞻素奇字每言有司當以第一技方叔及

知貢舉方叔見黜寫榜垂盡相顧駭嘆後遂有平

生誤說古戰場過眼真迷日五色之句文章難暗

慎如此

今士人厚于舉主薄於受業師及觀古賢不爾也臨
淮王或薦祖鳴勳勳不謝曰爲國舉才臨淮之務
顧潤之從俞觀光學觀光無于潤之敏葬祭享如
父母焉曰生服其訓死而委諸草莽仁者不爲至
宋儒黃幹爲朱子服深衣加經又非他人師弟子
比矣

三軍曰師法官曰師傳道者何亦曰師人墮地而情
生情生而性失以道治之如九伐誅暴五刑懲淫
撥亂世反之正非師誰賴

莫尊於天而匈奴則名以撐犁是天且無定名也莫
實於地而數千年桑變爲海海變爲桑是地且無
定位也矧人事紛紛新故代換而可以名拘象執
乎

世傳孔子像多鬚及考孔子七十二表不稱鬚孔叢
子亦云先君無鬚髯夫鬚貌之至顯者尚多誤傳

况其他乎孔子垂世者論語然今所行魯論二十

篇及考貢禹王吉輩傳授齊論則二十二篇魯共

王壞孔壁得古文論語則二十一篇夫篇次書之
大目尚無確數况其中文字乎王介甫曰獨不可
求之六經六經多訛又大率如此學者將安所準
獨喜陸子靜言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在天萬古一
日在人萬古一心求之心而安焉卽不合於六經
不同于宣父可矣

天下事莫不以平得之無取於怪故左腋出水右腋

出火必不能證佛左臂成龍右臂成虎必不能得
仙至吾道無人不可爲無人不能見後儒妄傳夫
子辨吳門馬志祖龍識諸事皆不經語耳

後人敢於誣天以羿妻托月宮則月爲受逃蔽矣以
劉安主天廟則天爲納叛鄉矣以王欽若名隸紫
微則紫微爲庇奸所矣

化日長亡日短不過謂太平民生多暇日亦覺舒

世奔走不遑日亦覺蹙耳乃 國朝正統己巳官

曆蓋刻短至三十九夜刻長至六十一歲者以爲

所集 卷之四

陰過之兆卒有土木變若然化長亡短不信有其

實乎

自古美文彩者無如屈賈兩司馬而正則投湘洛陽

生謫長沙死長卿困茂陵蚤卒于長服官刑自古

美姿儀者無如衛玠潘岳而玠夭歿安仁三十年

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亦不得下壽豈造物

陰阨之耶故曰美好者不祥之器

第宅俗多禁忌然趙興每入官舍移穿改築故犯妖

禁而子孫累葉貴盛何嘗忌不祥日乎郭進宅成

勞工役令子弟坐諸工下指工人曰此造宅者指
子弟曰此賣宅者何嘗忌不祥語乎范雲宅成方
移家聞友王咳官亡遂昇其厥處東廂營舍招復
如禮何嘗忌不祥事乎

遣女納婦以醜裝相尚惡俗也吳隱之嫁其女需一
犬成禮至今傳爲美談范文正爲子娶婦聞以羅
爲幃幔不悅曰吾家素清儉敢持至當火于庭其
見非流俗可同

喬俗癖錢則有龐公之家資沈海矣然棄于不復返

所集 卷之四

二六

之地又不如積子有終散之日也矯俗嗜色則有

陽城之終身不娶矣然忍斬先人之血食又不如

情安居室之常倫也

世都通顯非難世著賢聲爲難漢石奮以孝謹傳家

子建慶等皆不言躬行晉王元公祥貞公覽以孝

友著聞子若孫皆篤實謙和時號長者則萬石之

榮累世之盛非偶也乃唐韋肇不肯附元載子貴

之亦不肯附京兆李實其孫渙亦不肯附中丞高

裕人品氣節相尚雖官不達愈足嘉焉若家行腰

薄而重龜壘紫卽一門二相五侯十將軍亦何足言此造物將欲踣之必高舉之正可慰耳

昌黎擅文章其子杲至不識金根杜佑抱忠讜其子崇至號禿角犀東坡尚氣節其子過至父事閹宦甚墮析薪矣溫公疑孟子其子康謂孟子書最醇正吾取其克幹名賢之壘焉

荀淑與陳太丘相會五龍上食陳省華對客堯叟堯佐堯咨列侍孫盛從庾公餞二子齊由齊莊俱行爲庾公所重范仲淹在邊子純祐方冠與諸將錯

折集

卷之四

二十七

虞鉤深摘隱得其材否任人無失張魏公開府建業子枋年少每贊密謀幕府諸人皆不能及此家庭盛事或閒暇或搶攘兩可稱慶

宋王祚見客于溥年三十二拜相朝服侍立客求去祚曰學生勞賢者起避耶祝諫侍廷中值臨軒賜進士三子一婿皆見擢每唱一名輒稱謝拜殿下者五仁宗嘉之人修爲家庭盛事然此一時榮遇耳陸凱言父慈于孝家之盛也於榮遇何關

周之八士以四乳八子爲瑞及攷北齊秀客郡一婦

每產四男四產十六男安見其祚乎乃知八士之盛在賢不在多

古來疑天道之爽者張湯有子鄧伯道無後然細攷湯所按皆豪有力至下戶羸弱多所財察且善政種種可善安見不宜昌胤乎伯道全佗而縛其子致死此端情嘆名之流絕賴非不幸耳故世人之口不及天鑒之公

呂蒙害關壯繆一日恭卒人謂壯繆極之羅願以父汝憚害岳忠武不敢入忠武廟一日入拜卒于像

折集

卷之四

三十

前人謂忠武極之二公正氣貫古今未必修邵乃爾或者天機其魄以慰二公之靈乎而小人戕君子者宜知戒矣

刑官將官無後謂多殺也然能慎殺天輒祚之虞經爲獄吏務存寬恕預知子孫必爲九卿虞誦在朝歌殺賊數百自此二十餘年家不增一口曹彬不妄殺一人子孫貴盛累世曹翰克江州盡屠其民身沒未幾子孫有丐者天道不爽若此可不慎殺乎

祥瑞之多莫如徽宗朝芝草彌漫山谷五色咸備不
數年有蒙塵之禍則祥瑞不足爲吉可知妖異之
多莫如龔紀家牝晨鳴犬中幘猶立作人語未數
日有兄弟登第之慶則妖異不足爲凶可知
趙鼎見河邊木下有官署驛與三十年夢合而知使
蕃之行不足怨王果見巖腹中棺有欲墮不墮遂
王果之銘而知雅州之謫不足訝

天下未有爲其事而不問于外者致五行紀符堅廿

洛堂識密矣而筆端大端化青衣大呼長安市以

集 卷之四

三十一

洩之又放風窓小牖趙韓王封國告神密矣而大
風吹墜朱雀門以傳之亦異矣

文帝賜鄧通以銅山而終死于餓明皇晉玉環以生
死而卒不免于經天所棄帝王且不能生之况他
人乎太宗知代唐爲武而不能誅壘柴世宗知檢
點作天子而不能去匡胤天所與帝王且不能死
之况他人乎

祖龍之死告于蒼水使者栢玄之亡歌于朱雀小兒
此猶國運也乃穆應之五日後拜官亦預泄于寺

東古畫梵僧陳堯咨位宰相預告于大江遊奕將
可見榮貴皆宿生定分人苦費求覓何爲

天生一君子必使成一君子事生一小人亦必使成
一小人事孔子料宰詔不死以亡吳之事未成也
龜叔用料蔡京未死以亂宋之事未成也夏侯勝
料丙吉非死病以佐漢之事未成也
蘇洵海未必死以爲僕射之事未成也
龐顯公病非所憂以作相之事未成也

集 卷之四

三十二

自領史事以養子煊修曆日以禧子墳修實錄又
欲以一尺簡欺萬世耳目而兩公至今爲人唾罵
足見掩護雖工無益

杜預好後世名刻二碑一豎山上一沉山下爲陵谷
變遷必有存者而楊賜則以爲碑頌徒遺後人作
石耳吁有杜預之勲雖不立名必不與庸衆同
泯無杜預之勲即豐碑歸然何裨乎楊賜之識超
矣

狄梁公贈昌宗集翠裘與謝安石贈紫香囊同意一

焚之以折其輕僇之念一灑之以折其驕恣之心
皆用意苦而委曲行之非淺識可及

王微之途遇相伊便遣謂曰聞善吹笛試爲一奏伊
下車偃胡牀三弄畢上車去主客不交一語袁粲
見有竹石率爾步往直造竹所嘯咏自得不通主
人古人無委曲相如此

項羽焚咸陽三月骸骨亂如麻哭聲慘動天日而借
客不敘董卓當宴殺人宛轉几案間而飲笑自如
此皆天生一副鉄肝石腸非人類所固有也

集 卷之四

八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以孟獻子之儉素其兄
不免美室以李文靖之祿榮利夫人猶以葺舍請
弟維猶以治第請以趙清獻之高操子侄猶易隣
居廣其第以范忠宣之清節猶謂進退雖在已未
有不累于妻孥者而補外廚膳加料厭飫則雖通
顯尚不能使家人忘其貧況于窮乎

伊川編管涪州或諷其故人邢恕救之恕云便斬程
頤萬段恕亦不救此猶小人恒態晏元獻愛宋子
京才稅地相近朝夕接見中秋召宴達旦翼日公

罷相京當草詞極其詆斥揮毫之際餘醺猶在至
此無人理矣故君子取友不當以才當相其器
俗曰流靡士人中求素心可共者終不能得因思古
人與方外釋子相周旋如楊學士於廣慧張無盡
於兜率張侍郎於大慈蘇玉局於佛印黃山谷於
晦堂卽昌黎極力排佛而晚年與大顛最密或亦
不得已取其曠逸蕭寂視流俗稍別耳然此輩可
與復不易也

集

卷之四

三十四

靜悱集卷之五

臨川吳之甲元秉甫著

男奇杰編

錄

世孫重康刻

主德莫大於納諫莫美於愛物後世止筆旌檻之君
吞螳避蟻之帝卽稱明稱聖亦可

君素能持正雖私人在側而申屠嘉乃敢御前責鄧
通王公度乃敢門上歐死馬順不然路馬未可尚
矣君素能思過雖詔旨已出而李藩乃敢引筆塗
而李流乃敢引燭焚不然逆賊本可捉矣

集卷之五

武宗欲誅楊嗣復李珣戶部尚書林餘奔馬見李
德裕曰天子年少新卽位茲事不宜手滑宋仁宗
欲誅晁仲約富弼謂范仲淹曰主上他日手滑恐
吾輩不自免此皆仁人之言也然人主有好殺心
而後有多殺手不求格心欲無滑手得乎

人情信目常不如信耳漢文帝拊髀嘆無頗牧而有
李廣不能用唐敬宗當饋嘆無蕭曹而有裴度不
能用宋太祖嘆安得宰相如桑維翰而有趙普亦
不能盡其用後世思李裴趙者豈少哉不知眼腔

中盡無其人否

人主肅如雷霆不惟小人畏其威君子奮焉如神龍
蟄深淵聞雷霆聲則動矣人主明如日月不惟君
子觀其輝小人懼焉如隱風行土中見日月光則
死矣

隋文帝令饑民就食洛陽攜老幼者輒引馬避見負
擔者令左右扶攜然有君民一家之象宋藝祖以
禮義待士大夫辱罵不及公卿鞭笞不行毀陞勸
然有君臣一體之象誠可爲萬世法

集卷之五

高之或二世以人君深居稱朕爲樂唐太宗英主
宇文士及亦曰南衙群臣面折廷諍陛下不得舉
手今臣幸在左右不有將順雖爲天子亦何勝而
太宗不加譴何耶

唐太宗貶李勣于疊州謂太子曰我死後當用爲僕
射親信之宋藝祖謂太宗曰我得張齊賢不欲官
之他日可輔汝爲政夫見賢宜卽舉而留待後人
手明示以留待不敕後嗣用私人之漸乎非任官
之道亦非貽謀之道

誅貶多者朝廷肅而國之元氣傷晉秩繁者臧獲懼而家之元氣亦傷宋太宗時有雍丘縣尉疏言官聞事宰相請行黜削太宗曰朕曷嘗以言罪人真仁君之言陶淵明遣一力供家薪水曰此亦人子可善視之真仁人之言

古謂帝王學與韋布不同而唐宣則云天子大須博覽蓋博覽則治體嫻習可以裁決庶務若徒侈博而已隋煬陳唐後主豈乏藻麗高貴曾何裨於亡玄德不取荊州本盛德事而曰從其言人必以我

集
卷之五

為薄是純在名譽起見矣唐太宗貞觀之治本後世不及而曰魏徵勸我行義既效是純在功效起見矣功效起見故功雖成而道日衰至名譽起見併功不能成耳

秦晉謂斷斷無技則宰相不必有才韋澳謂爵賞刑罰人主之柄公無以喜怒行之天下治矣焉用權則宰相不可有權然採時相又須有相才又須收相權何說曰不自用其才者相才也不自弄其權者相權也

唐制諫官史官隨宰相入閣議事以防壅蔽之私宋制臺諫官不得私相往來以杜雷同之漸此百代可行美法

漢制郡國上計先報太史重史也宋制先親民一任方許入省府重民也亦可為百代法

相有不愛靴鞭之陸贄而僚吏之累冒者必警將有索帷衣衾之曹彬而裨卒之掠園者必賤

漢光武燒文書令及側子自安唐狄公對武后不願用諸已者明君賢相所見略同

集
卷之五

不誤國庸相亦誤國伴食之盧懷慎粥飯僧之李愚模稜之蘇味道國家奚賴至三旨宰相之詔長樂老人之邪又不足言矣

柳公權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許衡曰人心如印板板本不差摹千萬紙皆不差可為格君訣亦可為修己訣

韓休之相也明皇謂吾貌雖瘦天下必肥用賢而至貌瘦天下能肥乎何處順為相多食豈作贊曰天下樂今憂乃忘宰相而求忘憂天下能樂乎

李吉甫拜相問人才于裴垪垪筆三十餘人授之

日登用略盡司馬光爲相欲除諫官問程頤頤終不爲言溫公虛懷決不後吉甫伊川汲引之心亦豈冷于垪乎必時有難深言者故君子夾袋可出當效裴垪之公嫌疑易生寧守伊川之嘿

陽城爲諫官七年不言事而卒能裂延齡之恥鎮重者養力厚也任伯雨爲正言半歲上百八疏而不能止章惇之惡淺躁者收實微也

子騫仲弓同列德行科而閑不仕季仲仕季不仕

集 卷之五

五

歸李也後世管寧陶潛之流正閑子一派仕爲隱也後世秋仁傑之流正仲弓一派

密子賤治邑鳴琴不下堂歐陽永叔典郡官閒如傳舍非經濟過人不能若才諳未賡處一邑一郡卽手忙脚亂矣

范文正官廣德日抱獄具與太守爭是非呂正獻爲倅五鼓起秉燭視案牘黎明出決獄歐陽文忠官夷陵取架庫陳案觀之遇事不敢忽韓魏公鎮大名牒訴甚劇無大小必親視之今人少負時名便

薄吏事爲不足理它日所就可卜已

武侯伯仲伊呂而自比管樂常見已之不足也見已不足人樂爲用故能成功張濬好虛談無實用而自比謝安裴度常見已之有餘也見已有餘人必忌之故不能成功

陳湯斬郅支頭而魏相不錄其功郝靈荃得默啜首而宋璟痛抑其實俱以沮生事爲名然邊釁不可開邊功亦豈可沒宰相校忌之私非盛朝公平之法

集 卷之五

六

公撫越州毀淫祠千七百所移易風俗之化遠富鄭公知青州活饑民五十萬餘保全生靈之功大

得君專行政久君子以成其功小人以釀其禍林甫相十九年而唐亂秦檜相十九年而宋亂皆專且久致之它如魯魯公亮自嘉祐執政至熙寧中不爲不久而相業無稱祇博老鳳池邊蹲不去之謂亦視面目哉

國家不可有權臣然不可無重臣重臣者風采足歷

衆聲望足勝遠宗社陰藉其維持而不覺如文潞公令遼使却立改容李魏公金人每入使必問其安否所鎮定者多矣如薛仁貴免胄而突厥下馬羅拜郭子儀釋甲而回紇謝過受盟所補救者亦多矣

唐高宗欲立昭儀懼長孫無忌不從賜以寶璽宋真宗欲封禪懼王旦不從賜以美珠皆有顧忌心焉二臣受之事遂不可挽矣人謂成君惡者二臣也亦不僅成君惡也唐玄宗每有過必問韓休知否

宋之五

七

說諫疏已至宋仁宗嘗言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凡有求于朕朕每以衍不可告之無忌與且能如韓杜金寶美珠之賜惡從至

宰相以登進爲恩澤僥倖之習日長僥倖長正士日淹言官以搏擊爲風稜所馳之才日黜所馳黜庸流日昌范仲淹嘗謂王曾曰明楊士類宰相任也公盛德獨少此耳曾曰恩欲歸已怨將誰歸若曾者其得相體乎程顥爲御史對上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臣下短長以沽其名

則不能若顯者其得諫體乎

陳寔弔張讓史稱其所全者多然非君子立身之道蕭望之攻石顯史稱其忠發于心然非君子保身之道

神龍善變大則須彌小則蜺蜃屈蟠亦善變葉青而青葉黃而黃君子善變雷侯在韓爲忠佐在秦爲俠客在漢爲智臣徐邈當武帝時則通在涼州則介柳仲郢爲京兆則嚴明治河南則寬惠人之神道也小人亦善變楊畏在熙寧則從熙寧在元祐

宋

卷之五

八

從元祐在紹聖則從紹聖人之屈蟠也

有梅福之高市門卽首陽有盧藏用之僞終南卽墻間

處亂世莫妙明夷一卦陳仲弓周旋強璫而卒賴保全善類秋文惠委蛇化朝而卒克恢復宗社善用易也

李沆對使契詔宰相也何易于邑令亦能焚詔楊紇使京兆滅驕從宰相也何易于邑令亦能使裴荆史導從不過三人可見邑令之權與相權等

呂氏之亂群臣皆爭而陳曲逆不爭卒之安漢者曲逆武氏之亂群臣皆爭而狄梁公不爭卒之安唐者梁公此皆胸有定畫姑委蛇出之使天下不吾測始可萬全而不敗非大識力不能

漢博陸之威而魏相白其副封唐汾陽之功而裴諤奏其殺羊宋荆國之灌而蘇軾彈其亂法此謂風力此謂言人所不敢言

古豪傑料事度變瞭於觀火即時日亦預訂不與漢

易屈指五日有吉語聞唐李泌言二年當無虜

朱 卷之五

九

王彥章對破賊期曰三日宋寇準對了此不過五日岳飛示張浚八日可破賊後皆如其言此天授奇智非淺識能嘗試偶中也

人孰不欲延其祚羊叔子祖墓有帝王氣鑿之則無後祔竟鑿之可謂真忠人孰不護其子范文正作碑至厲鬼欲奪其子而不肯曲筆可謂至正人孰不愛其身王荆國病喘需紫團參薛師政贈公數兩不受可謂真廉

天下事有呼吸轉盼禍福安危係之非提智奇識不

能迫迎猝應處之恰如如張乖崖當眾兵呼萬歲非卽下馬亦呼萬歲者三能免於禍乎如韓琦當太后還宮片語非卽厲聲命驚儀司撤廉能不中變乎此皆畧刻少延大事立去惟豪傑無後幾之悔

好賢惡不肖人孰無此良心而在朝是非常多顛倒不過總官爵一念蔽之果老禪師曾問張天覺溫公何如人曰大賢也果老曰然則公何故論他曰是後生時死急要官做故如此噫此語道破古

朱 卷之五

十

今顛倒是非者之本心矣然官爵原有定數非可急得郭祥正爲武岡令奏書乞天下大計專聽王安石上以示荆公公極陳其人不可用竟罷楊愿媚秦檜動作悉效之檜嘗當食而噉失笑愿亦陽爲噴飯笑檜厭之斥去夫此兩人舉動無非戀一官爵而反取擯徒資千古笑柄士人立身可弗慎哉

私利念易除忤忌念難除以李泌之賢猶不能容陸贄以呂夷簡之賢猶借出使以陷富弼以蘇軾之

賢猶賺孔文仲以劾程頤兩賢相遜不投漆及探戈殊不可解於是益知寇準短王旦且益稱準忠之不可及也

秦攻齊令有去橋下季堊五十步而樵採者殺不赦金入洛令軍中毋驚司馬太師家元兵入建康求汪立信家恤之則忠義人所共嘉也金兵入汴令索蔡太師家美姬孟珙出軍令糞溺秦太師塚則奸邪人所共嫉也

中包胥泣血能使強秦出師而雲雲隨指不能得賀

集 卷之五

十一

愚進明之救人心之茹壘堅于函關矣蘭相如避路能令廉頗肉袒而呂大防調停不能消元祐紹聖之黨士類之戰鋒鋒於武將矣

貴盛多陽喬之魚失勢有羅門之雀此自世情無足深惟劉元城師事溫公平居往來甚昵及溫公登政府未嘗通黜墨庶幾貞操耿丁未立不附李贊皇後贊皇敗最親幸用事者爭先下石獨柔立爲訟寃庶幾高行欺下此則种放蘇易簡爲慮多遜所器多遜得罪賓客皆散去獨种蘇徒步送之干

里而還庶幾厚道歟

死生亦大矣然月犯少微處士戴逵求死不得蕭衍篡位范雲欲疾速愈預盛禮寧二年不赦一啖名一附勢皆自忘其七尺亦惑矣

小人欲得志天下每每行一二善事以弋聲譽而後奸邪之計獲售盧杞奏去官彖除數州民害王欽若片言獨五代訖咸平民間通賦一千餘萬釋繫囚三千餘人童貫至吳見民苦花石卽便宜作手罪已盡能網運并諸局場務當時天下歌功頌德以爲仁人君子而小人遂棄焉以恣行其不肖之心矣

集 卷之五

十二

高宗欲立武氏李勣曰此陛下家事何必問外人玄宗欲易太子李林甫曰此陛下家事非臣所宜預小人逢君真千古罪人後李泌諫廢太子德宗曰此朕家事何預于卿泌曰天子以四海爲家臣任宰相一物失所罪歸于臣况可坐視太子寃橫而不言識臣節矣

林甫捨宅君子不以爲廉惡其以禱祀之術媚君也

似道捐田君子不以爲義惡其以聚斂之說誤國也

人臣懷二心戮也一心爲國又一心爲身若家卽二心矣古名臣未有以全軀保妻子爲念者韓琦常言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豈可預憂其不濟遂輟不爲富弼使遼聞一女卒再往聞一男生皆不顧得家書輒焚之曰徒亂人意此兩公文臣知大義固亡足與武帝爲霍去病治第去病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爲弼西以美人遺李光顏光顏曰戰士棄家

朱之五

十三

言白刃何忍聲色自娛乎吳玠飾名妹遣岳飛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耶嗚呼武士且盡忠若此讀聖人書食朝廷祿而滿腔從身家起念觀此可愧死已

郭侯英識千古無兩然有陸贄之賢不能薦而薦實參董晉自代不失當乎至韓休之賢而薦林甫遂貽天下十九年之禍知人維艱信哉故武侯薦費禕以安蜀梁公薦張柬之以復唐自不可及

英雄當窮約時定有一種才料與世俗不類處却幾

蘇弗露惟具眼者識之如馬尚書亮之于呂許公曾諫議致堯之於晏元獻呂許公之於文潞公夏英公之於龐穎公皆預決爲相才如韓擒虎之於李靖裴中立之於李光顏李太白之於郭子儀宗澤之於岳飛皆預決爲將才卒無不驗故國家得二知人之豪傑不患乏任事之豪傑

化妖改唐遭醜代宋爲宇宙奇變君子當化朝爲梁公之仕可也以可移鼎歸唐也當元世爲陳咸存大臘陶潛書晉年山居川觀以畢世可也魯齋幼

卷之五

十四

海軍實躬而仕豈正乎或曰魯齋之功不可沒也

曰未嘗移鼎歸中國何功

韓魏公未嘗以膽許人吾謂膽生於識有識則有膽澠池之會相如與知秦可以氣奪鴻門之宴子房真知項可以計奪澶淵之役寇公真知虜可以勢奪都非使着膽橫撞將去

仁宗問置相于王素素曰惟宦官宮妾不知姓名者可充選孝宗言仗義死節臣難得張栻曰當于犯顏敢諫中求之夫宦妾不知姓名孤高之品也犯

顏敢諫黷直之士也惟孤高之品可任大事而不
疑黷直之士可臨大節而不奪

薦人不可不慎真宗幸呂蒙正第問卿子孰可用對
曰諸子皆不足用惟夷簡宰相才也後夷簡為相
一時而貶范仲淹尹洙歐陽修諸賢甚至書詞口
傳互異欲陷富弼不顧國事之壞又甚至以柔而
易制者為腹心以姦而可使者為羽翼如孫元規
所言相業可知矣蒙正朝夕家庭豈不洞其心術
浪舉以誤國也

卷之五

十五

論事不求苟同不求苟異惟其是而止范仲淹
與韓琦平日同志而鄭延之議及覆相爭不以同
已而附和范純仁與蘇轍平日多異及轍上章獲
罪從容解之不以異已而擠排

晏元獻在館職不出燕集帝嘉之特授東宮官元獻
曰臣非不樂燕游以貧無具王文正見帝喜兩詩
誤寫一字欲進請改王欽若止之翼日帝怒問何
不奏來文正曰昨得詩未暇再閱有失奏陳二公
非特抑已以周旋同列也隱然有不驚寵辱不附

意旨之節是謂相度

人主所倚為心膂者宰相然觀仁宗問置相王素對
曰惟宦官宮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選則宰相從
宦妾進者古來比比何怪平章事業不多見乎人
主所藉為耳目者諫官然觀秦檜以群臣為患龍
如淵曰相公盍擇人為臺諫使盡擊去則諫官為
為宰相嗟異已者古有之何怪佳奏議寥寥乎

人臣至於震主未有不禍其身宣帝見博陸背苦芒

宣帝謂賢皇每顧使我毛髮灑漸斯時即辟留

卷之三

十六

以殺泛范伯舟尚懼不免而猶爵位是戀乎故汾
陽功高勢重至薄天子不為之語聞于帝耳而帝
不疑其平日感孚之深不可及已

開闢來士流有二厄呂政盡坑儒生焚其書朱全忠
盡殺朝士投黃河口一則在野之橫議激之一則
在廷之紛爭召之橫議洩瀆如水故有土禍紛爭
熾烈如火故有水禍

魚朝恩觀軍容而宿將李光弼等且為掣肘唐從此
無兵制矣梁師成任翰墨而大臣王黼且以父事

宋從此無士氣矣

南北部之門戶分而漢衰南北司之水火分而唐亂黨爭禍人國如此

晉相冲之智猶嘆謝安不嫻將略可見豪傑遇豪傑未必相知宋蘇軾之賢猶嫉程頤不近人情可見君子遇君子未必相容

有陽必有陰有君子必有小人小人與君子對言若陰陽不用無其人定亦有才有力或依稀君子所

向而聞人堂與或謂破君子所爲而別開局面矣

卷之五

十七

見之皆亦以爲君子自君子視之始別其爲小人耳

曹孟德一夕屢更臥所幸李林甫一夕屢移床爲小人者勞極矣韓侂胄戮首玉津園實似道殺身本綿

庵爲小人者苦極矣

小人性陰每骨柔而口甘物亦有類之者猶無骨

虎誤吞之虎虎腹中自內噬虎而虎死鼯鼠口甘

食牛至骨牛不以爲疾餒及心而牛死小人敗國

亦然

山海經載崑崙有蜂名飲原大如鴛鴦葦鳥獸則死

蓋木則枯小人剛惡者似之水經注載蘆水惡氣

中有物名鬼彈不見其形其作有聲中木則折中

人則害小人柔惡者似之避飲原猶易避鬼彈最

難

人不可附小人亦不可爲小人所附蔡京初附蔡襄

爲兄弟襄孫佃廷試居首京以族嫌降爲第二其

後洛陽生蔡薺尊京爲叔倡言紹述遂擢第一一

可爲小人所附者之戒一則可爲附小人者之

卷之五

十八

五

叔孫通事秦二世爲博士秦亡事項梁又事懷王復

降漢此亦五代之馮道也乃爲編最習禮人而不

仁而禮何

宋亡而有文文山先生是天以青松貞操點綴成寒

之色以成其終明興而有方遜志先生是天以孤

梅鉄幹開導陽春之氣以成其始不可認爲虛生

宸近有阿柄欲朝廷無調士不可得京輩通球環欲

邊亭無償帥不可得李質皇素者風裁贈楊欽義

珍玩數牀因得相位它可推已杜征西雅負氣節
在鎮日餉遺洛中權貴曰不求爲利但以免害它
可推已

天下大事未有不資人之力而成樂毅于王蠋令軍
中三十里毋入自徒步往見之韓信于廣武君致
上坐而拜之余玠于冉進兄弟上客待之得其徒
合州策卽密聞于朝請官之此等虛懷熱腸負奇
之士安得不奮躍爲用乎

同預知石勒有異用張九齡預知祿山有反骨
卷之五 十九

昌瑋預知元昊必爲邊患皆以神情覘之非僅相
其體貌也

寇萊公十九歲成進士不增年曰吾初進取可欺君
乎晏元獻童子時張文節薦于朝見御試題曰臣
十日前已作此賦乞別命題二公貞亮之節少年
業持之定近世易庚兇舉夙構求售習爲故常閭
三公事亦宜少愧

人臣不可以家事視國事却亦不可視國事爲家事
程頤謂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 國朝

魏公驥不喜門人擁戴曰樂將朝廷事爲一已事
安得善終執朝柄者可鑒

國家置三公如鼎有足一足不任則美實覆張洎與
寇準同相政事一決于準而洎惟甘言善柔而已
至童貫附蔡京時人目京曰公相貫曰媼相廉恥
掃地矣鼎席亦何榮之有

狄武襄貴顯猶存面涅報國之心不以成功替岳武
穆下獄猶示背涅報國之心不以臨難忘

八當寬文法者議論若一切絕以文法摘以議論
卷之五 二十

言無過準乎郭子儀之略且以軍無統制上下解
體豪皆种世衡之賢且以不法事按驗有狀獲罪
誰無偶誤乎武侯用兵如神且有街亭之敗李魏
公料敵無遺算且有太原之潰取其大不苛其細
賞其真不誅其偶而後可盡人之用以成天下之
功

嘗閱金統殘唐記黃巢以應進士不第遂爲叛賊流
毒天下此其生而暴戾固無足道及覽元昊傳華
州張吳兩生偶儒有縱橫才俱困場屋薄游不得

志韓范巡邊見之躊躇未用竟走西夏夏人立國規模入寇方略皆二人教之又儼智高傳因發三解不得志起兵兩廣又武穆傳兀朮屢敗欲棄汴去一書生扣馬曰太子毋走少保且退矣自古未有權臣在內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嗟嗟何物書生忠虜若是然其言自破的度非常人儻亦憤科場不收爲此倒行逆施乎故論士者定當另開一格以蒐絕異之材斤斤拘文字之局所漏吞舟必多若韓范知兩士志在掃清四海而不能即舉今飛去別家又不可解矣

卷之五

三十一

武有足爲文助者張顥見公孫大娘舞劍而書法大進是也文有足爲武助者崔伯延每戰令僧超用笳吹壯士歌項羽吟然後策馬入陣所向無不捷是也

唐太宗初定天下卽聚書二十餘萬卷于弘文殿令學士宿直講論宋太祖卽位盡令武臣讀書知治道此欲化武爲文也唐太宗引諸衛將卒習射顯德殿宋太宗宴群臣遂習射水心殿此又不因文

廢武也咸得馭世之術

漢明帝問移中而百官莫知是滿朝無博雅士也苻堅命群臣賦詩而姜孚子丁下無屈是群僚有不識字人也至宋翰林林摠臚唱集英不識甄益字何敬容署名大作苟小爲文貽羞益甚而侯思止不識字以解薦不學能觸邪爲解尤堪入笑林矣夫子產之識實沈臺駘董仲舒之識重常劉向之識負貳寶儀之識乾德世豈盡乏其人當事者羅一時從備顧問不可謂無益也

卷之五

三十一

以李林甫之奸而用註疏于貢舉以王介甫之僻而頒新說于學宮自謂相權可強人必從不知壞亂經術徒增一重罪案

蘇子瞻以荀文若比張子房已若龍之於豬矣游酢以秦檜方荀文若不幾射之於驥乎擬議失倫至此洵知人難也

燕燕號苦醃蚋嗜酸非有意于廉其性使之鵲鴿甘帶蜣蝦抱丸非有意于污亦其性使之違其性各不樂矣烏不黔而黑鵲不浴而白非有意爲黑白

其天定之鶴不引而長鳧不縮而短非有意爲長短亦其天定之易其天各不能矣官人者因人而用之令之節取之器使之則無不得其所以成宇宙之大故曰思知人不可以不如天

易事如舍公槩最自參苓以至溲渤無不可用以活人難說如火焰之上縱大禾蟲無處不緣亦不能緣於此

詩賦不足得道德士固也并不能得詩賦士唐以詩取士李白杜甫不能成進士則所遺詩賦士必

卷之五

多而道德又可知文藝不足得行誼士固也并不能得文藝士國朝以文藝取士謝榛徐渭不能預科目則所遺文藝士必多而行誼又可知

頭之有腫衆髮之累然第宜漸理以勁櫛一旦盡刮之腫盡而頭亦不堪藏之有疾百病從生然第宜徐消以和劑用藥驟攻之痰去而身與俱斃夫關之麗於君非若腫附於頭痰匿於臟乎陳寶欲盡去之雖挾太后之權不能濟及不濟而後何進招童卓兵入常侍無遺類漢祚亦以亡訓注欲盡去

之雖藉文宗之信不能勝及不勝而後崔胤招全忠兵入近侍既駢首唐社亦以屋可爲永鑒

古暴主莫過呂政而茅焦能以直言聳之古嬖主莫過德過武墨而梁仁係能以婉言感之古猜主莫過德宗而李泌每諫能有以入之無他誠之至耳至誠不動者未有不能動必誠未至

馬融喜讀書而有誦詩之婢蕭穎士善屬文而有愛才之奴司馬君實尚清節而有不愛錢之園丁陳

卷之五

三十四

每問龜山先生安在可見道德真者且取重外夷雞林爭鬻居易詩詞可見文章高者亦絕傳絕域

嚴光與光武有舊強以相助爲理而不就王顯與唐太宗有舊自請朝貴夕死可矣人之相去如九牛毛益信

公孫弘相見鄒子故人呂坦夫相見譏于總警交鄒弘以脫粟布被私忿也譏坦夫以廢后公議也未聞公孫怒故人而呂并其子逐之去弘遠矣

相溫欲害謝安安從客就席以鎮定銷也魚朝恩欲

害郭子儀子儀屏從赴召以朴誠感也

阮嗣宗之放達而未嘗雌黃人物司馬德操之情鑒而以人物問者不辨高下輒言佳王導之勲貴而坐客廿餘人逐一稱讚韓魏公之剛正而不太分別君子小人不特全身亦以養德

矢陰事未可陽行之法曰形人而我無形言密也裴

晉國雪夜舉進崇乘敵不及知耳狄武襄上元張

大梁軍後至瀾下二鼓稱疾如內而已奪其益

之五

二十五

劉尹部下不及知矣劉曄對魏文帝曰伐蜀中

臣夢中猶恐洩之則并親密不及知矣此之謂淵

略

服敵以威以信威從信立信無威行不可相無郭子

儀脫兕登見吐蕃以威行其信神世衡冒雪詣奴

訛帳以信示其威

兵法莫妙于可使由不可使知韓信謂將校曰此在

兵法諸君不知耳裴行儉謂士卒曰第如我節制

毋問我所以也大將每每類此

天下事未有不相和成相忌敗長官稱兩贊府道晴

且不能治一邑用兵尤甚貴察其幾而善調之調

之不得則分用之分用之不得則權其勢而專用

之如魏延楊儀有卻武侯兩用焉令各盡其力上

也曲端王庶有卻魏公殺端而用庶次也若賀蘭

進明許叔冀有卻房相國並拜爲將使自相齟齬

及南霽雲請殺進明懼叔冀已不出師遂陷睢

陽胎禍于國大矣

千步可以一琴對之是應變真方略由求富強

之五

二十六

以一慧消之是幹世真經濟有形之制禦不若

無形之妙有心之匡扶不若無心之神雅歌投壺

而安邊其深于安邊平國基賭墅而破敵其微于

破敵乎飲博歌謠而退虜其奇于退虜乎

應猝之略非敏不定非預不決張遼屯長社行伍有

反者夜驚火起一軍皆亂遼謂左右勿動是不一

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亂動人耳乃令軍中不

反者皆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得首謀者

殺之須臾皆安此敏而鎮之以定者韓琦爲相內

侍任守忠交構兩營司馬光呂誨奏之琦一日出
空頭勅一道樞密使趙鼎不肯簽歐陽修曰第書
之韓公必有說既而帝可光誨奏琦恐中變立至
政事堂召守忠覈斬州取空頭勅填與之此預而
行之以決者

謀略果備則敵齊賢之束芻可破遼不必兵騎之衆
也訓練果精則賀齊之白楸可擊山越不必器械
之利也

卒在能聚處降卒在能散二者兵家最難虞允

之五

二十七

至采石王權軍已潰金方引軍渡江允文詢于
衆曰金帛告命俱在此以待有功於是諸卒三五
星散者皆集請死戰大敗敵此得散者聚之法
爾朱榮以七千人破魏葛榮兵百萬降者甚衆慮
有他變乃下令各從所樂親屬相隨任所居止於
是降衆大悅四散至百里外始分道押領隨便安
置此得聚者散之法

國必有親信之將將亦必有親信之兵方能成功樂
羊子謗書盈篋文侯不疑有親信之將也岳侯選

軍中勇健者另爲籍名曰背鬼所出立破有親信
之兵也韓魏公請諸總管置親兵百五十人鈴轄
以下數各有差月加給錢二百主將陷并斬之得
兵法矣

相冲遣精兵三千入衛謝安不受曰朝廷處分已定
可自留防守則離水之役其握算者素非倖勝也
寇準當虜騎薄城斬獲大半欲大擊之曰如此百
年無事不然數十年戎且生心則澶淵之役其制
者深非常試也

之五

三十八

令欲明謀畫欲閱李光弼令諸將望旗而戰
旆旗三至地則萬衆齊入如此可稱號令明明則
士卒有所據田單僞拜小卒爲神師每食必祭飛
鳥翔舞而下凡事皆言神師所授如此可言謀畫
閱閱則敵人不能測

武將知大義不獨郭令公岳侯也高崇文入成都得
二殊色監軍請獻于朝崇文曰天子命討凶豎當
撫百姓爲先納婦求媚豈天子意乃以配將吏無
妻者視岳侯却名姝更高一籌矣狄青年廣南賊

尸有金龍衣者衆謂僂智高已死青曰安知非詐耶寧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邀賞此亦有令公誠朴不欺風矣後世納賄飾功者皆二公罪人

郭達治兵延安擇諸較習金鼓屯營者六十四人使人教一隊頃刻而成得分肆之法也李綱當金兵渡河治戰守具不數日而畢得分繕之法也

選將首重膂力然韓淮陰力不縛雞將領之轅門平

次重技藝然杜征西射不穿札將麾之戲下平裴

公曰勇而知大義必能立功庶近之然英雄無

之五

二十九

一定之居未可尋常測至李勣選將先相奇龍福艾者不足訓矣

溫公言養兵之道貴精不貴多非但謂精而不多猶勝多而不精也將能用多者實難高帝雄略淮陰止許將十萬爲賈謂子玉不能過三百乘爾朱榮謂兆統不過三千蓋兵愈多愈難訓練愈難攝束才智不足勝之勢必情竅竊悍無事康餉見敵友走不精之弊每從多生然臨陳又未易言李晟受甲不多而請減王翦四十萬而請益在相敵勢何

如總之養兵欲分行兵欲合精與多乃兩收其用大將有氣欲奪人者狄青披髮出入而賊皆披靡韓世忠瞋目一呼而衆皆辟易是也有望足備人者仁貴免胄而突厥失色子儀釋甲而回紇羅拜是也有計足驚人者尹繼倫潛躡徐河而休哥當食失箸岳飛斫馬鄆城而兀朮慟哭夜遁是也

兵家最陰之事莫如用伏用間然伏須得地利間須

得人心劉琦藕塘之役韓世忠金山之役真知其

可以收土緘馬收奇捷而人不知耳神世衡一

之五

三十

出而殺野利再聞而去天都弄點吳於掌股亦惟得村僧番將之心甘受榜掠備極痛楚不辭所以

成功

至難東者戎兵然有術制之亦可不訐如麗籍招討延州法令嚴明使十萬戎兵散處城中不敢犯法如馬燧當回紇歸國抄掠無忌乃先遣賂其渠帥約無暴掠帥遣之旗令有犯者自戮之燧取死四爲左右小連令立斬回紇相顧拱手遵約此等方略夷狄且就駕馭又何兵不可整乎

用兵貴在可分可合能分能合而似分而實合
吳三分其卒撓楚而楚遂疲奔命令而不能分之
過也元吳併兵一路以入寇而宋諸路兵勢隔遠
不相救援分而不能合之過也

古將極重今將權輕古旁置少今旁置多卽有孫武
能戮美人乎卽有穰侯能誅莊賈乎椎牛享士如
李牧司農不以糜餉奏乎屢斬罪囚如馬楚司寇
不以擅殺議乎皇甫嵩不赦陳倉必不免逗遛之
罪中庵致書西夏必不免通夷之罪也今之

功難矣

之五

三十一

兵未有不訓練而可用未有不親附而可爲之用唐
以臨時召募再失河朔宋以卒非素撫大敗好水
古人貴節制之師戒臨敵易將以此

以夷攻夷中國之利然唐初借突厥取隋世受虜患
後肅宗用回紇擊祿山而所過陸掠且入寇不已
宋初用喃廝囉制西夏差得其力迄不能成功及
徽宗約女直滅契丹契丹亡而宋南徙理宗約蒙
古滅金金亡而宋不顧矣亦後世殷鑒也

嘗怪祿山一垂腹胡奴耳以唐方盛用郭李二良將

郭侯輩間世人豪爲之謀主乃不能縛致帳門懸

首葉謝天下僅賴天厭其惡畢命于慶緒之手

手然數君子恢復之功猶偉也至鬼理小兒妄恃

驍點淫號銀西抑何難剪滅而宋仁宗之明韓范

諸儒之經濟竟不免一敗延州再敗好水三敗清

澗呂穆公空有一戰不如一戰之憤直至吳越自

稔滅鼻雷今與祿山同轍所謂人不能討而天討

之怒安在嗚呼後之英雄無易言天下

哉

之五

三十二

將有爲敵所忌而匿之以解其志者白起令軍中言
武安君者新呂蒙僞稱病篤還建業是也有爲敵
所畏而暴之以奪其氣者薛仁貴以白衣自表岳
飛以紅羅爲幟李晟臨陣必錦裘繡帽韓世忠出
戰必錦衣聽馬是也

博而處下厲夢也子犯詭爲得天卒勝楚靡折楸沈
凶兆也劉裕歡笑進兵卒破盧循日直往亡惡辰
也李愬揮戈不避卒平淮蔡故精于料敵者妖妄

不足沮災異不足懼

史公肇謂安定國家在長鎗大劔安用毛錐此真蘧人聲吻孫吳一書文章自足千古古大將博詩說體後如賈復幼習尚書杜杲晚通理學曹景宗作病競詩余玠爲白鹿洞書生王夔驚曰儒者乃有此人趙葵從李璿爲有用之學秋青從韓范受左氏岳飛好讀春秋何嘗廢毛錐且安定國家須讀書知大義長給大劔寧足盡恃焉

三十三
人稱其忠而欣梁公相薦賢不

力謂謝子盡在公門謂非忠乎霍去病將不肯預招士人稱其賢而余玠將築招賢館于府左右供張一如將帥得嘉謀密上之朝廷謂非賢乎

兵家以陳濤之敗失于用車遂諱言車戰非也馬隆仿八陣作偏箱車地廣則鹿角爲營地狹則施木屋于車上且戰且前一則也魏勝作如意車及砲車掛塔如城壘二人推之可蔽五十人一則也李光弼撤民屋爲礮石車二百人挽之所及輒殺數十人一則也車法何嘗不可行房琯正坐不能用

軍墮火攻之術耳

唐元稹均田圖倣古井田畫畝分民之意宋林勲本政書倣古井田寓兵于農之意師其意而善用之誠致治良法然三丁選一以習射非李抱真不能成澤潞之功三分抽一爲公田賈似道遂以滋漸西諸路之擾矣未可易議也

井田之不可復也猶之裂幅鬻人各售焉而難以再合也封建之不可復也猶之集腋成裘王者御之難以更分也

三十四

之興本有不繇于得民其敗也末有不始于用兵故魏絳行師以息民爲本劉晏理財亦以養民爲先王昭素言治世莫若愛民岳鵬舉每憂東南民竭識其要也後世但知強兵不知存民於足以兵妨民而停襄邑之杼廢浚陽之耕矣以兵取民而實二月之餘需五月之穀矣甚至兵不足而抽民以益兵又甚至民已飯而假兵以屠民國有不亡者乎

海內之財在帑可散于民在民可歸于帑惟兩大孔

爲財盡其一塞上金續輸流委棄出而不可復返也其一市上珍玩斷白銷黃毀而不可復存也計國者勢不能挾許公言之術取掌中藥須臾成金勢不能借晏陀之井令沙石盡成金祇宜簡將練卒省金帛數百萬以實中國之儲崇樸獎素禁描鍍箔酒種種物以完天地之寶在帑在民都不必言

唐太宗令五品以上官直宿殿廷不時召見諭百姓
民者法宋太祖凡歲終用度所餘皆
以爲軍旅餽餽例可爲節用者法

昔有譏雨不入城者曰雨亦避稅有譏榨油令薪無入城者曰請拜禁明月夫賦斂之重至雨爲之避月不得明雖屬諛諧亦可哀已

秦封松爲五大夫灌封布爲將軍名位被草木矣陳封石爲三品榮級遽礫塊矣唐封德爲供奉鳥啄爲龍驤將軍冠帶及芻畜矣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假人人且不可假況異類乎

范魯公書大暑去酷吏而祇廟土木短鬼曰酷吏何

止如大暑公他日當深究此弊鬼之惡酷如此劉伯龍歷位九卿貧窶尤甚將在家營什一之利一鬼在傍撫掌大笑鬼之鄙貪如此

攷王莽敗有黃金六十萬斤梁孝王死有金四十萬斤劉澤一諸侯賜田生金動計二百斤當時大內所藏尤可類推今何如也東坡所謂寶貨神變復歸山澤特戲論耳

宋太祖時大辟多得貸死惟贖吏棄市未嘗貴益冠而劫者其害甚于盜而濫索自娛又人情所便非
無以止墨而活小民用意良遠

蔡京撰姦黨碑而安民不肯鐫字則宰相不及一石工矣莊宗欲殺中牟令祥臣莫敢言而欲新磨以微詞解之則朝貴不及一伶工矣武后欲廢太子舉朝不能諫而安金藏引佩刀自剖其胸以明皇嗣不反則儒紳不及一太常工矣

祿山之亂群臣多從之而舞象矜目不動一象不優於朝列乎朱溫之篡重臣亦甘事鋒而孫供奉向之跳躍不置一猴不賢于半執乎

魯論記孺子瞻缺諸人之去非徒傷魯事也聲音之
道感人最速况躬操其器乎後世高漸離之俠骨
敬新磨之忠諫安金藏之直節吹笛之父知東巡
不返李玉之伶能以死免名將于酖流光史策而
南唐初下置酒作樂群臣從者如雲獨樂人執器
大勳詔盡殺聚瘞之名樂官山見曹景建詩序益
烈矣誰謂三代下無師摯輩也

程嬰匿趙氏之孤家臣爲其主也王成匿李固之子

明隱匿竇武之孫輔則門人爲師矣朱震厯陳

之五

三十七

之逸則爲其友矣至負李元之孤親自哺乳則
又出于奴矣抱郭斌之兒求脫火授人則又出於
婢矣數千年義烈之事繼屬不絕各能成其事意
天亦有以陰掖之乎秋靈慶殺師袁粲之孤以微
厚賞未幾殞于乾犬之喙視程嬰諸人孰利孰害
哉

君子之自愛也有時舍生其愛人也亦有時欲其舍
生南霽雲見執未死張睢陽大呼男兒以激其死
此愛霽雲也至矣文文山見執未死王鼎翁作生

祭文以急其死此愛文山也至矣

之五

三十八

蘇排集卷之六

臨川吳之甲元秉甫著

男奇杰編

序

五世孫重康刻

壬子蘇松武舉錄序

直指房公奉 聖書按行東吳四郡文武將吏仰承
磨厲之風者再朞於此矣屬當壬子冬諸郡國宜選
選武士以晉大司馬直指公乃偕治兵廉訪使臧公
建牙樹纛蒞長洲之苑合四郡飲饌良家子材官如
千人初試之騎射而擊銀叱撥信像駛捷則收之次
試之器械而挾金僕姑并弦微中則收之又試之論
兵試之策事而能吮墨盾鼻談鋒鈴將略則收之三
試三善者遵故額得五十人錄其名居并文辭以告
成事而命下執事颺言簡端用彙諸士某樸邀文質
無所底其何能彙士惟是疇昔慨然有慨於中者今
日請與諸士商之自昔言武事者以爲盛於北而衰
於南而今之東吳四郡尤所謂脆弱不振者也世胄
子弟飽縣官白粲拾堯莖而謬爲輕裘緩帶之風大
抵皆備下材耳間左豪俠少年指顧祁連在掌握中

而其力實不能挽一石弓養名駒躩躩金鞍招搖於
大堤自愉快豈真有封侯志哉今日所登雋定非若
而人卽非若而人而所謂三試三善者余更欲進而
問也諸士謂善騎執轡如組矣若夫戰陳之內徑來
如風霜蹄人立從戟林劒樹騰躍而過此何等時哉
迴視今日馳驟康莊而莫敢犯其後塵猶之臨席上
栩栩自適耳則今之善騎政虞其不善騎也諸士謂
善射可懸弧而貫其心矣夫兩敵相交非若木偶人
坐而待射也拔敵出房將失之百步之外而捷於俛
背者已瞰吾隙而乘之且今日惟榮辱得失心而異
日有生死心榮辱得失能迫之使精而生死一念反
挽之使不得精孰難孰易判於黃壚碧落則今之善
射政虞其不善射也至若楮上陳說真所稱土羹塵
餅豈能就尺幅數言而收淮陰登壇之效哉然而
祖宗取士不出此三法者蓋鼓鼙聲之思亦窮而
無所寄矣欲使之對壘而角是自爲楚漢而學醫人
費也仰射飛爲下逐疫免其於習射近之矣然可爲
一時之戲駢佐軒渠而非所以爲令甲也 國家用

人不以言而求人不得不以言即今之斯皇械僕僭
計吏而集 闕下者無之非卮言也而豈獨介士顧
此三試之法亦 國家所謂姑收之而姑試之諸士
毋以僥得自幸也旅而升之司馬不售則伍者歸於
伍農者歸於農猶然咸陽布衣耳升之司馬售矣虎
符龜紐朱紱方來而封疆之寄亦日以重幕府功臯
之簿無歲不上 天子坐明光而時按行之不懷然
懼哉賴 主上明聖淑衷宴衍無事得以美田宅投
壺雅歌托於承平之頌較序有小故而獨所謂戰林
青非美 卷之六
劒樹出生而入死者爾介士職也今之三試三善者
果善乎其有所用之否乎夫爾勾吳三代以上董董
支身斷髮與蛟螭爲游屈至一日從荆南來教之乘
車教之射御遂號勅國爲天下最又有孫子者練蛾
賈鷁綠之姝赴湯蹈火惟所指攝安見吳兵之不可
教吳人之不可將彼謂東吳四郡盡脆弱不振固亦
規磨之論也矧今直指公體 皇上拊髀至意頓網
羅賢不遺管蒯允諸士距躍三百曲踊三千時矣而
甘於脆弱不振若局促驂駒竊爲諸士愍之諸士尚

憂自圖苟異日獲 天子瓜牙之任擁麾幢佩斗大
印從事燕秦三晉之間得當虜一隊則以東南便利
之習而調伏其西北之獷氣使其如虎如羊者馴而
爲紀潰之木雞或 當寧厓南顧憂俾之鳴笳披繡
爲粉榆保障則以西北勇悍之氣而振其東南肺腑
之骨使其如驚馬如蹇衛者奮而爲昆陽之虎豹無
所不使亦無所不稱是之謂將材是之謂大將材而
今日之侈爲善騎善射善籌畫者實收爲中原一臂
之用慎毋托處後之鐔怯先登之羽使天下武士目
青非美 卷之六
攝勾吳謂若屬但工毛錐小技無足建矢石旂常之
烈也不佞昨以一經謬竿文衡幸藉手主者以無落
事猶記主者之黠都人士也以壬子之屬爲水因借
水爲喻嗚呼天下之至文而至武者孰有如水哉輕
颺拂之流霞映之倏成素練倏成絳綃見者爭以爲
文而溺弱而善下忽遇風號石觸聲若句雷而勢若
奔馬摧山撼岳浴日吞天不可復遏諸士長於海壖
其知之已審必有激志濯慮應壬子水運仰副直指
公隆指無跋鄙言之嘷嘷矣

甲子浙江武舉錄序

昔維昭諫言防亂在用武勸理在用文若手足之遞使舟車之更載也蓋兩事端然分途矣某也鄙以文起家代置衡文于浙惟是挾筭管對松肪取寒措幅又咀之嚙之若蟬蛻脈望日向側理縻喻中作活會直指臺李公文轉既撤將有事於武按故實俾某從諸大夫後參董其役焉以謂士氣不遠嗟乎于時歲為開逢開教日在龍尾元時武廟夕之期甫指公乃御道捐車建大赤節來付官誠承良家子勿謂在集

武之飛蹄蹀躞再試之引強牢札中舊者旂馳蹀鼓逢逢藉名而鎖之閱比耦筆戰若遶文士然已而申厲制令非馬步多奇中不得輒真高等又若有意昂武不欲文掩然某伏而思之因悟 國家於文武之際互藏其宅遙遙類此也夫語有之文與武左右也古者學士官春夏學于戈秋冬學羽籥未嘗分習也諸侯歲貢士天子試之射宮中多者與於祭未嘗分選也 國朝學舍皆設射圃武臣胄子先綴澤宮豈分文武為兩哉洎後文武分試典行古意寢夫矣雖然

昔之病在文武分今之病翺在文武不分何也隨陸無武絳灌無文猶然文成其文武成其武各足共縣官之用至今益可吁怪矣逢掖子厭章句動喜說劍談兵而赫轡之流反鉅鍛繡苔大弔挂壁以燒青對白自命有謂是文詭於武武復詭於文一異也不寧是也國客不軍軍客不國從昔辨之邇年舌戰疾力龍尾道攝成一片壘形而塞上文犀六屬者反怯如鼃未風鶴業奉頭走是文化為武武復化為文又一異也不寧是也文象陽武象陰不可易已竭來野史

彥會神機鬼藏不啻九地九天而大帥帶邊及僕露情素令敵窺而角我是文轉象陰武轉象陽又一異也夫文有武象肺腸已足亂世議論已足殺天下猶未立見也若武有文象體將為骨審趾將為趾蹀躞登瀛陽之雀不足戰而羅江之狗不足守如之何不貽國家債覆之禍也哉且亦不寧是也 今天子文武聖神宜不難追 祖宗山鐔海鏑之盛而頃念外廷不可恃內操起矣高鋒雲華于 禁近礮車霆碎于帶帷禮所謂太白不入廟門詎應如是乃京營組練

天子親軍也。願任其德。德焉如唐子之不可求。驕子之不可訓。則文及象武。武及象夫之病。不但在邊而在朝。不但在朝而在官。掖異之異矣。嗚呼。諫寔不力以爲君憂。誰執咎也。每周覽爾浙地貌。兩高對。蓋如文武狀。以故文之餘氣。率爲武常。稱勅天下。矧今諸士。欣肩踣立。又大中丞王公八門六花。以肄之。而直指公。竭宵旦力。三拜同事。以綱之者。何至以武不成。武爲諸士。虞然而政足虞也。夫爾諸士。程功市能。自謂養由讓。投孫武。儔精者。不過花法耳。竊談耳。此如拍張梓胡。僅給人耳目設也。鑿門而遺禍。禍而誓出鹿塞。指龍堆。卻月關。營侵星。聽角能作刑。天銜威之舞集事乎。又設也。驍敵在郊。城壓黑雲。羽插赤日。戰聲喧吸。戰股交綬。關而鑄錐。不亦晚乎。故曰。政足虞也。聞之躑躅之酒。烏喙之脯。食苦之膏。治葛之乳。初噉之若芥。再噉之若黍。復噉之若丸。又噉之若脯矣。諺曰。習伏衆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故彊弩可以漸引也。巨鼎可以漸舉也。水火可以漸狎也。虎犀可以漸侶也。且爾諸士。應鷹揚之選。行爲熊羆之臣。

矣。抑知鷹與熊羆之說。耶月令載。季夏鷹乃學習。陰氣甫動。遂刷羽振翮。修搏擊。具其豫如此。陸左丞記熊羆至春。臆癢即登高白墜。謂之撲騰。其不自逸又如此。諸士今日非鷹之夏而熊羆之春乎。毋沾沾曰。花法竅訣。便可梯榮。戎幕浸假。填環輪輦。貴便可憚。斗大腰懸。餐五鼎。宿餐娥。愉快也。國家東吳西江。大梗設流。蒐羅若輩。固將一面寄之。度無慮可逃而餌可避。且孰無血性。國恥未雪。又雄子。魄動發夫。豈立時矣。諸士麓讀冥按。有年止齊步伍。擊刺攻圍。非非集。宋之六。何事不有實用。從實用處。效鷹之習。熊羆之撲。而後漸有所恃。以養其勇。劣信。僕之氣。可以縮兕甲。而佩虎乙。視胡若芥。剪羯若拾。斬妖腰。亂領若掃。如此。庶幾武成其武。武成其武。焉用倚劔脊。磨盾鼻。後競病之。豪詠。詠敦悅之。浮聲爲哉。天地脉圖。謂氣趨東南。文章太盛。是天地一病。夫文病太盛。當昂武以藥之。安知聖天子無不測之舉。大用爾諸士。爾諸士。祇憂武不成。武勿憂。武成仍若曩時。換眼不敢視石澗。生口不得語爲文墨。所困矣。郭汾陽以武士任天下。

安危岳忠武起行伍盡大臣之節雖醉儒悉烈焉又
烏見武之不與文合也諸士勗哉使今日斯典與李
供奉宗留守並稱知人之奇兩浙山川其益增勝事
也夫

均役全書序代

中丞徐公之撫吳也首憫民苦役謀蘇之執直指房
公手俛眉而喟曰甚矣億于不見負重而趨者乎勾
羣集力邪許遞呼卽千里遠不告罷沒假舍奉勇之
士令一蹶蹶作需於道旅而前不十步蹶矣沒假
靜惟吳

宋之六

舍壯齒之群令一兇嘔黃群慙慙吸踏而進下一步
蹶矣吳苦役非苦役苦役不均也於是下教守若令
各疏部中田如干應役者如干以一易二易三易衡
田以上下中衡役而田與田均役與役均令受田單
厚者服重役差厚者服輕役簡寡者役終歲不及焉
而田與役均役與田均先是富兒匿智輒分裂校戶
以自益其夥願其附炎之汙復窳穢強有力家竟世
不受征繕公悉命窮搜根窟而悍民與孱民均謫民
與愿民均指授者纓弁者佩璫玳者砥以爵而復其

家勿令疲曳于踐更之場而君子與野人不均而均
君子與君子不均而均事竣公舍然喜曰吳民今無
復不均之憾矣勅所司伐洞庭石紀其績且召剗人
鑲之棗以志不朽余行部至吳適典事會攬轡之餘
輒見原隰之民輟鉏而慶閑閭之民倚市而歌若枯
旱既久毛澤都盡而涪雲膏雨滂然霑浹也不覺聞
而擊席曰美哉公之舉也識治體也夫民治之道莫
善均莫病不均賦役尤甚神禹不受股肱脛毛取九
州白壤黑墳青黎赤墮一一甚列而絲分之無他欲

計惟矣

陽卷之六

其均也周制小司徒稽其人民以役公甸某者家三
人某者家六人某者役一日某者役二日纖瑣諄悉
不少置無他欲其均也其後役法漸壞始有天潢七
科之制元鳳三更之議大中差薄之設元祐雇免之
爭漆漆焉囁嚅焉以求均而天下之役滋不得均善
乎徐氏中論曰庶功興在事役均事役均在民數周
民數者庶事所出也三吳故雄繁浩穰一大都會豈
患民數銷落不足應熊旗鼙鼓之令哉無奈支離權
臂之術役而減年從役之意微耳公累仕江南熟知

情形而獨換健輪是以持之定行之堅排舉國崩剝之口犯豪右側目之情卒能成其功于不可傾然後知公之難及也蘇文忠言富人之謀利也常獲世以爲福非也彼富人者信于人素深而服于人素厚所爲而真能害之所欲而真能非之公此舉非哀仁博義素厭服人心抑詎能奪其久相狎之俗以鎮普其還瞻觀望之端歟余反覆深惟公之均役不賦均一役也憲令著明幸民不復生心而拱手受事則均在法度有司按田以資編卽欲旁貸亡所施則均在政

律例彙編

卷之六

十一

事力役有籍無敵愾期買及而于囑以修貢則均在灌輸大東北山之味不作而民用番休輯睦則均在風俗公之造吳遠矣昔人以治天下爲均天下大塊之塊北也命曰洪均冢宰之職千百官無不統而主于均四海均之道其大如此今天下墜不均者董董吳役哉異日者公入秉均以均吳者均四海又奚憂豐功偉伐不與洪均並垂乎余承匪視雖竊慮民實肥廬之不均爲之清穡海蕩以均其利矣又東飛輓經軒之不均爲之起發白粲以均其運矣雖罄竭尺

寸之愚不過如沒微肅深駢髮一隅龜坼及讀公均役書愈服公之才識神魄足運一世于均陶之上也敢發明均之說爲公序

律例彙編引

諺有之讀書不讀律致君澤民終無術我輩解却羊頭削玉條金科亦案間決不容廢之牘矣 國朝功令更欲人曉律意意固隱寄文外者例翻俗吏窠臼闕取 昭代微旨豈浪言易哉余釋褐卽購刑曹律例善本乙而讀之粗舉大義比作李于瀚松俗喜訟

律例彙編

卷之六

十二

院道批牒如雨異獄疑案種種應接不遑而律若例有直載本條者有旁見別卷者有而條各可引而引彼卽纂重引此卽纂輕者有律之文原晰而註律之語反晦者有律之內失載而律表之意宛合者每判一事必全本翻之參校定之則目力不給草草拈一條傳之則失重失輕自多也至借脫胥吏滋不可言此亦司讞者公以爲患也余不揣迂昧手取律例區分而彙合之某類咸歸某款詳開某罪不捨星而漏曠不難卒以潤瑟律例載未必盡者別攷會典洗冤

明刑錄諸書以補之而間有互爲抵牾兩相依似者
謬出管見之見以辨之此書也成處斷獄治爰書如
探物于囊索火于燧耳縱有真工大指環立左右亦
安能以奇請它比論吾之聰肅吾之柄哉雖然知律
莫難守律則難矣猶記余初蒞淞友人愛余者溫余
曰子過自苦無乃傷矯乎余曰余愚敢余以此守吾
律也未識官異它官不自居苦未或能銷上下索一
之疑者我執法而上疑疑則撓撓則肘掣我執法而
下疑疑則便便則背誹擊且誹勢不得不轉從其法
非此則調停即官未必敗而損于我害于地方已不細
矣嗟乎余何能效任公治蜀見高于法舍法以用見
哉然一行作吏所不甚抱恨寸心者賴此律例也夫
所差能堅守此律例不骫骳於威富不折缺于大軀
而充孚於上下者賴此踴躍之愚也夫此語從未敢
以告人也姑濡筆錄之於此

古星堂集序 代

每疑言直批耳何至與德若功四足稱三立已而思
之德無容名每托於功功還托於遇犬遇立大功小

遇立小功夫言則建自可殺青可初不關遇遇

國朝以木天號詞林若以言一途竊託之而二百餘
年間如楚史倚相讀墳索丘典者幾人如漢司空辨
鳧毛雉聲者幾人曾未必得言之其孰德若功又勿
深譏已宗伯唐先生起家鼎元游歷卿貳于士人窮
經稽古報禮已崇而天不假年松蘿未酬既卜猶滯
不可盡謂遇也顧通籍幾二十餘不離天琛夜玉之
曹第二酉究六庚一時推爲江南夫子而不佞出先
生門各德瑰助芳詞緒論決神滯耳有日今視嚴五
茸又得武先生開攀先生墓柏槐不能爲宋玉之賦
大招尚思爲相譚之述玄論會冢君奉使歸以先
生古星堂集徵序焉始受而泣曰先生之言盡是嗟
夫先生其第以言也既卒業而嘆曰茲第爲先生之
言乎哉先生方稜天授介直性鍾矩儀律聲曷映中
外登朝來昭謨升備矢公珥筆功在綺園羽翼之
間而職成于左狐子牽之際卒之躍龍無危黔鵠不
染竝以精白所磨揭而行之信王惟是惠僚惟是
且其末年孤張車鳧龍戰血野人方拱手橋舌懼昭

空發誠轉喉觸疑先生以百口伸正士之誣植善類
之職茲豈第以應 制恭題代 天機藻誇隻語爲
山龍邀尚方金錢之資者耶于今莊誦茲集大都寬
而果博而直紐不入雕鑽之林淡不漓醞醑之味至
其豁扉通中之概抱膝憂杞之情時見穎端恍逼眉
睫雖謂先生之言卽先生之功之德可也驂驛將駕
而忽輟其晚官宦假成而忽罷其構致使先生光贊
冲詰砥柱紛敷之集字如曙星一灑石火不留天不
憖遺帝無是書珍瘞之亦與勸朝野文雅之喪飲泣
靜排矣 卷之六 十五
儒紳斯不佞所爲三復沈闌掩卷不能多讀者也抑
更有感焉范文子策內寧遠言驗而後人嗟爲識者
李文靖奏水旱洎十數年後而人服爲聖人先生集
中扼腕時事儼指朝政者甚備當日或以爲不必然
之計而迄于今靡不歷歷相應猶記先生甲辰閏中
論品論學雅雅不置及撤棘詔不佞輩尤以宅平無
奇使人可信純白提躬瀝丹事主爲訓嗟呼先生之
言至矣實先生之言寧渠有後來藏劍束甲毒霧腥
風不可嚮邇者哉今先生而在柄政鉉路定有徵機

妙用撥九五之惑解二三之紛挽百六之運詎徒在
諸空言亦大可慨矣昔傳說之在商也爲箕星東方
曼倩之在漢也爲歲星李供奉之在唐也爲庚星而
近時孔公之逝也亦云孔鏞星聞先生始震時有奎
宿降于廳事因名其堂曰占星屋之有奎文明象也
先生之不以功鳴天下而獨以文鳴蓋天也夫然則
欲闢先生之功與先生之志者其以茲集也夫

甲子浙江鄉齒序

是歲也余被 命視湖學則夏幾半矣磨鉛策鈍以
事非矣 卷之六 十六

三決月畢全湖科試語有之疾書多乙疾行多頭取
謂有當焉賴主者之明直指諸司之力是科湖得士
獨盛分剝采洎余余不勝喜一日諸士旅謁冠蓋盈
珮鱗鱗少長差肩若同產焉者曰序齒矣余益喜坐
而論之曰諸士於同籍之好敦矣抑嘗深惟同之義
乎易於否後受以同人見傾否非人同其心弗濟耳
且諸士食萃之什不猶琅琅耳畔耶毛詩草蟲經曰
鹿飲食皆鳴相召志不忘也埤雅又載鹿善善走者
分背而食群居則環角外向以防物害繇此推之

國家歌謠士其訓諸士同心之意深遠矣且勿談
上臣卽如陶侃因蘇峻難作而釋庾亮之憾馬燧因
王武俊禍發而解李抱真之怨子儀因祿山變起而
忘李光弼之仇此數公皆宿負盛氣不肯爲人降下
者亦惟是國事方急非同心莫與撐拄故忿憤憤憤
之思不覺盡平從來貞豪傑志略往往類此邇者時
事奔奔多故不幸亦有否象而士大夫肺腑愈分資
限愈列舌筆之戰愈酣甚至丹宏之用免荆溫之師
隨若寒暑詭反難東市子日毀玉其間度無所施解
事半生 卷之六 十七
構之策嗟乎不同心之象亦不幸見於天下矣夫人
心裂而封疆之裂應之同類陳而它族視陳者乘之
則謂天下奔奔多故卽不同心所流咎亦非微論也
言至此可爲悵泗索息也哉雖然余猶記此習也大
約夏子 神廟甲辰以後距今且二十年世數已周
闕逢再起亦天道一變之候而人心復合之期矣計
天下人才漸常得十之二三則欲天下同心宜從漸
始欲漸與天下同心宜從漸士自同其心始此余所
以反覆持同之義爲諸士告也且夫宇宙總我輩過

客之場不必認誰爲鄉也天下人總混沌一血脈所
分不可指誰非兄弟也諸士亦能燭然作此解乎不
然父子且有爲梁之分門夫婦且有爲蔡之割宅又
焉用取譬道蔣逢素不謀面之人冠蓋羣珮鱗鱗而
序之而錄之爲或曰君子不同之說非乎曰不然不
同政所以同矣蠅騰應集羶蟻聚抱凡足言同乎
易于同人之後受以大有而元苞象大有曰蒸六六
多羣羣朋鑒於貞晶灼於天極言同也大無不有而
見其大而後成其同而後可以傾否以爲泰微哉諸
士心識之七日立朝有用余說佐 天子同明之治
復俾余色喜則世道賴焉矣諸士唯唯遂志其言爲
錄之引
劉清 watermark 留觀序代
今之墨綬視古旬侯其修 觀奏計略倣古輯瑞攷
政遺則而以漢京氏法參綜之率三歲連佩比笏鱗
次春明亦燁煜重典矣故事股肱郡斗僻邑部使者
間得疏 請議留然非理行尤昇人地是相引重不
得請故往往新爲異數蓋兩權於王事民事之間而

爲之節也吾臨故多良令先是未聞有以 觀留者
頃公以能治劇自宜移蒞在事旬歲而邑之旺者舉
結者添百化宣協四履匡肅矣余代匱填吳每得於
醇謳之所騰布音采之所懸襲則嘗竊歎 觀且及
以公之功狀不怠不首膺宴賞之班顧當求蘇而卒
之治謂邑事何已而薦留之剡上矣余不自禁手之
加於額也吁嘻良吏洵有愛徵也夫吾臨屬有厚幸
也夫夫臨枕肝於南阻菁密北薄島鹵境領斥而
田之一易再易者雖半歲少惡奇民即靡然發動箠
靜祥集 卷之六
領紛擘日發百函猶案有邇事邇稍有橋度吏工於
御榆林迫公至僅乃譬定賦格征籌始有成顧嘯澤
之椎依權怙亂糜沸偏介之間公至適缺鉤止境中
漸有需刀劍者一二統袴夸毗關變民或受其贅公
示之以整而群兒股弁爰書讞篋平亭綜議所上立
得可言皆行下蓋自公至而課無奇緒歟無奇請無
潰禁無壅奸民趯然有起色地隤然有寧宇於此復
以 觀行 天子卽重吾臨再錫之亦且迂迴數月
新折之姦殘不虞選孺平新調之化惡不虞滯蓋乎

新免湯火之民不依然賦無鳩乎無惑吾臨之獨扶
繼屬而均公于當事也雖然此第邑之不可一日無
公耳抑先正言爲子愛日子民者亦愛日自昔言良
今鳴琴與戴星並稱余謂撫平者利鳴琴之高劇劇
者利戴星之理公卽沈凝淵管類有道者當茲政批
民瘁何能以拘紮委隨縮朒不任事者理哉易之象
臨也咎于甘而吉于知非者索之漸也知者振之基
也舉者玩日不自知振者兢日若不足然則上之人
其亦當公愛日心而不爲公愛民日乎公乘此寬假
靜祥集 卷之六
銜轡綬聚駭除之政以次實行所謂日有益月有功
青年而愛三年而化吾蓋屬目焉如是卽足不登文
石之陞身未廟鵠立之聯而自顧一日晝幾便宜獨
幾疾苦其對揚 天子休命甫益大耳 上方加意
練群吏必不愛賜 璽徵擢以旌顯效者余又悲吾
臨之終不能守闕遮留也公好士善人倫挹獎訓者
人人以爲親已日者士民謀建祠尸祝公謙讓謝絕
于是相與錄公德政績之尤囑于光讚之未足也而
爭徵言以獻故敢拜手颺之且志維桑之喜

中丞徐公考績序

今天下建旂方節之任自九塞都統外號稱根本
治者必首屈指大江以南大江以南固高皇帝首
善地山川清夷膏壤雖發非如飛狐塞北真番樂浪
之陲有望烟鳴鏑之擾也其民秀細緣軌詩書起乘
簪服非若箚搖羈屬陰陽往來綰弋驚而鳥獸駭也
顧國家數百萬漕綱歲不能銖粒貸其他貢金供
餽踐更輸作之役甚動蜂外窮疆壘流鯨氛喙息靖
現無時又其間民隱之苑枯吏治之徵晦訟獄之誣
靜情集 卷之六 三十一

論調復之緩促稷稷籍胥于填撫大臣一身持衡
而提量之故三吳樹開府之憲者東護海中護漕西
護江以外傳青銅發督責轉綬之理畢幸焉上下
重書迭舉其職視他省獨重而夙夜兢兢控壓百城
之上無憂疆圉以報塞簡注至意亦綦獨難頃歲
部曹以撫吳大中丞請下廷議推擇股肱近臣有
儒酸風望者以聞而浦城徐公繼岡寺受詔
詔初下江南吏民載歌且舞曰是能濡翼我起膏肓
而肉之骨也其在釐敷則曰是主上重根本地訪

舊臣而賜之履也蓋公之官績所在流頌而獨大
江以南維松與皖實再著其澤匪第飲冰茹水蔽芾
其棠而批郤導滌所經慮熟矣公既已練習東事甫
下車則首疏請稽定賦法盡復其田之飛寄而詭
匿者四百餘萬令按畝就役曰吾無令貧氓爲富者
代瘠也主上軍國之寄無大稅役全倚吳亦莫苦
於吳吾先其大者而後魚麗之籍可按也無藝之誅
可減也允法沈命之奸可艾也文武吏士可以功令
申而良楷定也封域可謚也貧士之涸可澤也於是
靜情集 卷之六 三十二

賦且定公乃一意拊循解煩去膠決滯剔穢諸理政
瑋術次第舉民慶若更生而公亦茂有成績昨歲合
同傳奏最主爵氏以政聞上溫詔留公填撫如
故迨今蒞吳且三年所矣不佞與楚楊公後先以
簡書至望見公丰采公推誠而腹置之鈴索春開戟
門畫末青荏無微赤羽無諱澤鴈無歌牙風無構擁
輪綰綬之長貳無軌法爲奸佞相顧推服以爲公之
大有造於茲土非自今日始也先臣王端毅之言曰
卿寺諸司日奉朝請徧翔咨輿非有執掌編緝之煩

然職守分曹亦不必獨行其志獨督撫制一方推
就在心寒煥惟命恩威所至朝咻而夕布之 天子
委其權于機旒之外而群諸侯秉胆帖項受要約于
風行草偃之餘雖荃宰腹心有時似隔而雄陞大藩
一肢一股可以無患乃今大江以南非獨一肢股之
繫也 國家門庭肘腋之禦扼吭于北而咽喉腑臑
之籍給脈于南南之瘡痍不竭杆軸不空而後可以
飛蕩纖腕一應 尚方邊徼之急南之壺海不驚潢
池不弄而後可以銷兵鑄器一意擅庭絕幕之防有

靜非美

卷之六

三十一

如徐公之撫字吳若安丹帖席寧詎江南半壁之藉
寬 主上東顧憂其爲宇內源本完植之計者何永
也凡吏道患苛濕惟中丞與采風使以一人耳目知
慮欲燭群枉測群疑弭變勢難肅給示博大則不能
無生得失示精調則火爆水溢又易擾烹鮮迺徐公
以雍穆濟嚴明以綱紀行德惠精心爰書破膽斥實
卽老橡宿猾不敢欺以意而公未嘗驚擊斷聲剖析
利弊洞見銖微卽千里之外窮跡之杪不敢欺以隱
而公未嘗驚淵察聲燮香虎拜露禱額天鎖院飛章

爲民請旦夕命於命堂高之聽而公未嘗驚勤瘁聲服
浣食糲飯身率物以轉移橋多淪汰之俗而公未嘗
驚清激聲蓋公通達 國體務持其大其究主於遠
略救時實心爲 國而已今御史臺自中丞至御史
皆爲 天子耳目各秉剛方以風勵百職劉之儀所
謂交章言事不必附同然今世道之患在實心任事
者少而張喙號影持首鼠之意者多矣與揚公儻獲從
公受成還轅 命度公亦且莫庸 寵眷復登琅
靜非美 卷之六 三十一

靜非美

卷之六

三十一

琅在八座間 主上馮軒問兩臣狀兩臣無似惟有
賢撫臣蕩平和衷懇惻爲 國之實心在請以置對
又中丞徐公考績序代

嘗攷漢制以中丞督司隸司隸督丞相而中丞之名
始重迨後與御史大夫引咎至階唱呼入殿百僚皆
受停駐行馬外內率得紀彈其秩滋雄峻已然而居
梓板蘭臺中以侍從察舉爲職洎 國朝特命中丞
填撫重地其在備邊主於修戎索視疆事別有都護
才者勝之內甸則申討軍實拊綏編氓厥職舉矣獻

大江以南故 高皇帝扶風馮翊之鄉也東枕巨海
爲倭奴闢入徑道西阻復嶺荏苒時也結崇鼎
密菁又 國家數百萬張精與 大內一切服御寶
帛無不責辦勾吳數郡故撫臣以兵兼儲挈軍國兩
命脈推輪而任焉 天子往往難其人弄印孰視未
肯趣予頃島氛甫定歲海大設流殪幾以澤量細
民胼重胛股如瘠烏窺魚莫必其命 廷議并得翼
亮重臣填之不能有牙則同舌推公以公會牽絲下
淞剖竹于皖僉砥名迹且與其地服習云疏入

香林集

卷之六

二十五

上立報可公擁六牙以至至亡何余與關中張公亦
相踵以巡方之役戾茲土初挹公風采亭亭嶽嶽若
朱絲繩之勁且潔若玉尺之不示人以佻竊相顧服
公有大臣之品已與公談天下事則通達國體更持
議如砥之平與公談九邊則若老將聚米成山古之
陳三表五餌者不能過與公談民間利病吏道良窳
則又策慮備億意色飛舉如日親徇于窮檐下部偏
州斗邑之間爲之計便宜程功狀者復相顧服公有
大臣之識公熟知吳民苦役一日語余曰昔人有言

欲大興功者先料民力而嘆休之我輩能坐視此上
掠下叩不爲所耶因檄有司以田定賦按賦定徭明
懸以免格而窮搜其詭實其豪有力如元人所謂蘇
歿者弗便也挾牘以譁于鄉飲章以譁于朝不啻駭
駭譁譁公時不爲動卒也 上允其言下諒其命曩
之譁者詠者轉譁之訐爲謠之謳復相顧服公有大
臣之力公夙挺端稜恥媮媮得湛食世俗之耳居常
爲民爲 國一片熱腸一段苦心喀喀然欲吐於喉
吻聞而尤田中賈行與人不設城府亦不肯深刻鏤

香林集

卷之六

二十六

急買焦赫之舉至流品有特達者美譚接引靡所不
備復相顧服公有大臣之度嗟乎 國朝拜中丞者
自劉青田而下無慮數百人乃其建白者可數也深
中隱厚之倫輒去細苛弘大體而不免同鴈鴒于衆
會晚大利大害直河中水汎汎東西耳其雅負風猷
者又或鷹擊毛鷲礪碑其目列缺其聲以張赤棒之
威究亦無補嚴最求用意弘遠秉心塞淵休有光烈
如公者豈非百千中之什一哉公蒞吳兩易歲通計
同卿律例得奏績而 天子嘉公治行下 優詔

留余與張公謀所以賀公者伏思公事業在旂常公
聲譽在士民之口何能以管穴光讀第余與張公皆
侍御也聞之蕭至忠曰御史人君耳目得自彈事不
相關自然御史府之有中丞謂之官正又謂之臺率
抑何說焉竊以爲御史臺之職與六曹異六曹所司
在政其相率也以形故其象爲手足御史臺所司在
法其相率也以神故其象爲耳目從來臺臣相與必
有潛通嘿結之精神出于期會功令之外溢于章疏
箋劄之表而後好可共鋤善可共揚利可共興稅可

靜非衆

卷之六

二十七

共剔交無所沮而交有所成余于公無能爲役顧肩
隨張公後與公周旋每見公之朴忠類汲長孺公之
慨慷類魏弱翁公之不吐不茹類薛韓君公之持正
彌操不畏強禦類王仁威徐孝穆余嘗自喜典型在
望古人可作未嘗不心折而神儀之而公亦若張公
與余犁然有當于心者時推赤見素往復虞山澄江
之衝余輩所取正于公者險大而公表率乎余輩者
甚深矣日者余與張公行部告竣且莫且報 命萬
分一 天子賜對問兩臣何以勸吳中吏治將對曰

賴有賢撫臣在賢者不患不行其志不肖者無所府
其奸兩臣寔藉手奉揚 休命問何以卹吳中民瘼
將對曰導民以若其生扶而翼之以禮時其害民者
而去之 上之制也撫臣之訓也臣何力之有問何
以扞圍封疆將對曰肅干振勤蒐徧嚴調謀難隱
幸民不敢上逞海夷不敢東興微撫臣不及此

上以兩臣言爲然卽兩臣之績皆公績也又何能有
以賀公之績乎今天下不無事矣官府分于鈐書
議論分于營壘兩臣分于門戶一本誰傾識者憂之
靜非衆 卷之六 二十八

安得公之品之識之力之度以擔當宇宙又安得如
公之精神嘿結潛通坐銷張弧載鬼之習以裏成蔭
平和表之道哉余與張公願終俸公要束於青楓紫
掖之地矣

備兵昌平王公奏續序 代

每考 國朝官制而悟以其武事屬文臣也夫大司
馬統邦政亡論已外之兵權絕不以委羣弁家待命
九列大臣領節鉞式臨之又遣憲臬諸臣爲治兵使
者分部其地其于邊亭事權滋重故事備兵邊臣功

積望者得超擢爲大中丞所以殊異之者甚備雖有
選鋒宿將茂不趨下風受繩督唯謹此豈左支而右
武蓋曰致悅之儒定燭于金版六爻云耳縱按輩類
不識 國家深意誤以爲卑視介胄遂意操薄號
弄文翰一片精魄盡銷泐于蠹魚叢中兵機劍術墮
斥爲材官蹶張事不足學幾不識戈鋌壁壘爲何物
間一二年少推鋒津津說談兵自謂不難左縛護
于右血尸逐一且躬篋戍行舌縮膽悸憤耗莫知所
爲甚且仰武夫鼻息以保旦暮嗟乎豈不負 國家
靜修矣

卷之六

二十九

薪樵任使而示人以儒術無短長之效哉余謂此并
不可言儒者夫儒者未有不知兵則嘗見之壹鎮王
公公以文章起家射策成進士何嘗服綬胡纓執金
僕姑從事鞅駘理奉之業然筮仕李官卽得蜀郡蜀
故被邊崇崖密菁閭民夷雜處號難治公佐郡大夫
渥以周澤疆以戎索諸羌舉踵嚮化識者已知公曉
陽兵事矣於是徵入爲兵曹郎凡九邊赤白羽書見
告靡不決計於公抵掌運籌每捷發奇中有 詔視
山海關關務畢舉物無奸竊民無鬪鬩虜無窺伺自

是聲譽闢滿天下皆咤公有邊才矣于是敷歷藩臬
治兵廣寧者二治兵貴州山西薊鎮者各一所蒞俱
要害地而公在事無日不討軍實申警之無日不與
守相令長將校之徒相械飭而共董振之以故殄帷
偶駐卽卒不譁伍農不寢末女不輟杼到今歌思不
衰頃 國家承平日久軍容浸弛萬慮寒盟待命加
緩而昌平共當路塞也 天子相憐思疆場臣弄甲
莫知所予主者以公請 上立可公至昌鎮下令郡
邑諸司曰永惟寡昧待罪行間亮賴有王賢良共義
事惟集

卷之六

三十

石畫繼自今毋以民飽虜毋以賄易民毋以民與身
博賄下令將領曰下下祖祖兵法所尚死是賊士功
是將軍詎其忍旃微爾車徒練爾籍伍敬敵王愾勿
刈無辜以冒功賞勿恣餉食以虐瘡痍又下令諸兵
民曰欲立威者始于折膠不一勞者不能永逸習乃
步伍遵乃止齊比意同力敵至勿失余不敢以鞭笞
使爾爾不若於命余亦不爾貸公于是親乘武剛車
循行境上營堡之圯者修屯種之廢者舉士卒疾苦
阨危者賑不數載而威信大著黑虜聞之辟易引去

不敢犯塞先是公以參知上三年最 天子嘉其績
賜璽書勞問增秩右轄仍視昌鎮兵事蓋謀所以代
公者難其人故徙官不徙地其倚重如是今且以方
伯報滿矣主爵者豈惜不次之位以矜尤功自是建
牙開府自是入掌樞政皆不足爲公後談余獨羨公
以文人而知兵輒試輒見效也昔人雅歌退敵緩帶
安邊公庶幾近之誰無鉛槧韜鈴分裂兩句而儒雅
經術中遂終無元戎之選哉公蓋余關中人河湟瀕
氣華岳英靈助繼勃率結爲人豪是以傑品屹乎有
聲於集

卷之六

三十一

運峰壁立之高識度卓乎有天门餘衍之奇才激溢
乎瀚平有噴薄萬沫澎湃千里之勢余讀秦風諸詩
大抵勇于勤王而樂于赴敵亦秦之天性也 國朝
文臣有武功載在旂常者秦獨盛公其勉竟美業益
奮鴻助與先輩諸君子肩摩踵接竝建旗鼓尚亦發
桑梓光而增河山色哉余東官史局疲神殺青於經
濟之實媿八寸無暨然每讀邊報未嘗不色飛撫膺
緘長嘆也大丈夫廟宇宙精光最多千秋事業豈一
額石可了當此時翺覺公等不可及矣雖然余亦就

兵言兵公之瑰壁偉著投罔不宜 天子柄用公更
有大焉者在

黃陽平郡守入覲序

蓋吏治其盛神爵五鳳而神爵五鳳間良二千石黃
次公寔爲稱首則次公于吏治亦千載之一人也乃
按其治郡狀第曰宣布詔令令民知上意而已爲條
教勸以爲善防姦而已後誅罰去泰甚務在成就安
全而已未嘗有規政璋術焦赫可喜之事也然而爲
良二千石稱首者夫亦以武昭後海內騷于軍興瘡
痍未瘳而吏復右酷烈用法涿次骨使民驚然喪樂
生之心幾蹶而成亂獨次公蒞潁川識其大盡掃廣
漢斷斬餘虐而壹意帥之以德化元元者自是再飲
文景以前之膏焉其借一郡收復國家元氣爲功不
細則受金帛之錫拜通侯之爵原自非過即謂刊載
一人亦復可耳從漢迄今歷數循良傳中鮮有與次
公爭鴈行者至余豫章爲地福矣南州號首善顧衡
瘠特甚邇歲復番民幾爲魚恒賦且無所給更適幸
內急遽索派徵助之令旁午迅發斯亦人海陽九之

卷之六

三十二

期乎 朝議撫綏大江以西非得仁明太守不可推
擇太倉黃公往公時以水部郎治河夏鎮法不當出
守其出守蓋與黃次公繇揚州移潁川特高車蓋同
數云公被 命辭不克則驅而之郡周顧四履曰甚
矣德此豈太守居膏自潤時耶此豈太守飭廚傳媚
客時耶此豈太守立威福擾百姓時耶于是吳中載
糗簞薪自給誓不以累畝畝僅飲西江勺水視古人
弄無在懸之魚可留之憤也正色堂上不假人頰笑
老胥股弁鵠立無敢隻字舞文及與閭左細民嘔喻
聲咩集 卷之六 三十三

輿睨問其所疾苦盡其胸膈所欲吐不啻庭幃婦子
道寒交拊者然故事太守受訟謀移佐領若屬邑代
判而告緡上之郡以充非時之需月不下累百事公
一切禁絕有結襪而爭輒寬譬令愧而解去祇取一
二重甃三尺者秩之坐之示剗而已郡當孔道輪蹄
相錯授衆致嚮郵人司之太守不能獻青晶攜白墮
修畧刻之驪或以此賈罪弗復郵而在郡二年所竟
未嘗施只尺書問長安乞子公力節自持多此類也
久之人人畏公方嚴服公清嘯士大夫曰此獨立使

君也可干以私哉而不復託邑子矣小民曰太守不
好訟如此何恩乃公爲而獄訟日棄息矣假途者曰
吾鮮車怒馬不可令賢太守見而強半別寄徑去矣
真工宿猾曰吾屬何能上下其手慎毋以身試法而
俛首求謝罷矣諸子矜曰吾郡有文章太守祇可商
略墳素而不收以陽綸迤矣然風俗還醇而民
間漸不覺有火被之苦與征旅之憂焉 以家綏定
大江以西庶幾自成勞爲大節公之治郡略約倣次
公勸善防惡成就安全與宣布詔令之意不欲以焦

聲咩集

卷之六

三十四

赫可喜市聲一時而其規撫尤有遠過次公者何也
次公米鹽靡密殫極精力食穀馬糲肉烏猶關聽察
而公濶略細謹獨持大體有名臣風則遠勝次公次
公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致乏軍興而公事事綜
覈足仰裨軍國則遠勝次公次公好符瑞奏鳳凰神
爵數集而公淵然似道凝然不可測才而不欲以才
見廉而惟恐人知其廉則又遠勝次公余以次公况
公公得無夷然不屑哉今公椿蒲壁入觀 明光就
道 聖天子御極方新加意吏治不減神爵五鳳定

將以寵異次公者寵公公自茲有聲天下非豫章蒼
赤能遮留矣雖然次公當年未嘗學問僅獄中受夏
侯勝尚書耳是以才具長于治民而爲相風采不及
丙魏于定國功名損于治郡時公固海內文章祭酒
書亡所不綜石室典故時政善敗亡所不晰嗣是而
秉鑒題才則水鏡之譽也建牙專征則節鉞之隆也
而端揆首晉立光明備偉事業直繼桃鑄之矣以况
次公固益有夷然不介者乎余叨公一日之知又受
塵茲土瞻公政成不替喜浮顏面且伏枕林間日久
靜惟其

卷之六

三十五

賴公無杜密可言之事獲經經默然托於劉季陵自
同寒蟬之風相成者大矣兄婿輩列在下坐浪與計
偕未悉稱子可能教王子淵作中和樂職歌否古之
贈行以言公行古道者也爰授之簡以當離亭之祝

族太母萬安人七表序

吾家席先世慶基庶幾無虧文雅 今上踐祚以文
章起者踵相接而比部華石公最先鳴射策成進士
著聲郎署出入垂十年一時靡然想望風采惜也不
竟厥緒則有丈夫子二人善傳夏侯之經工讀枚生

之賦雕龍之業若世禪焉閭中私陽秋者謂崔魏之
時賴干峽嶧河海之祭先乎原委茂不交口誦說比
部公有賢內子二嗣君有令母氏壹型陰訓絢赫煒
彤以爲人倫之盛寔始是矣歲己酉獻春三日而安
人始稱老設悅之辰御魚軒設象服容與于舍子若
孫擊鮮治具娛宗族賓客爲安人壽于是舉室相與
慶于庭舉宗相與慶于廟是皆升者繼掖者側注者
未勝章甫者環然共集爭謀所以壽安人或擊節進
曰安人之壽有似于此部公之清夫士刻廉自喜

卷之六

三十六

易廉而不損于家累難劉安伯之儉以內盛綺飾天
下疑之比部公通籍有年敗歷雲司而衣不垂采口
不刺肥目不視阿堵安人承其志躬執家苦茹荼若
甘初縫操作至日朕拮据不休公以是無內顧得畢
力綜爰書 國家賴其便安人輒自謂吾非苟爲倫
誠便干體也天道豪奮無翁不張所取滋薄所償滋
單厚斯其壽徵與則又有嘖嘖稱者曰安人之德吾
有徵于比部公之孝夫毛薛之孝不及其婦禮修之
孝不及其夫錫類之難也每見比部公之事二人說

意甚謹頌禮甚嚴然下惟服官什九恒在外安人竭
屢視視獨滲隨微甘毳食必袒跼疾必納履甚得二
尊人驩及見倍而公與安人均僂焉鷄骨支床此非
有至性不能昔人謂孝所以動天地逢吉之符康疆
之占其在茲乎則又有沾沾喜者曰安人之教吾有
徵于比部公之嗣昔馮勤之貴人以美歸于其嫂柳
公肅蒙之賢識者知其積習于名教比部公早世以藐
諸孤遺安人安人司養而齋用故俠居恒勤慙豐瘠
日鉅參政騰討諸則而申督之曰孺子而志而父之
靜非求

卷之六

三十七

折而并乎二嗣因是感法磨銳不敢負薪願膏接
武競爽詞林所服膺于教訓居多夫安人式穀其子
以亢吾宗而華吾氏而吾數百年宗祏之靈共式焉
之壽庸有既耶猶記壬午歲 天子旌比部公執憲
詳平 覃恩安人奉命孔嘉章服有煥而安人襟然
意下項項然無衰矜之容衆以此服其遠識乃今子
令子孫聞孫德昨彌盛將門成羔鴈之群進且取重
綸疊表爲安人壽董董稀齡直切羨耳某輩于安人
非丘嫂則母及太母行外言得入于相請鞠臆長跪

引康爵爲安人祝始酌祝曰比部公之政爲吳季英
兮安人贊其平成其清宜安人之壽永貞兮再酌祝
曰比部公之孝爲吳隱之兮安人統爲度肅爲儀宜
安人之壽無涯兮三酌祝曰比部公之嗣吳氏世不
乏季子兮安人食而能飽怡而無恃宜安人既壽且
康發祥而續祉兮祝曰三鐘互奏慈顏渥丹于時三
素在空五彩在側德隱乎刻刻乎真氣充乎燕喜之
庭願命爾史以爲宗祏

曾伯公之序

卷之六

三十八

壽受也酬也受滋厚酬亦滋厚酬應得受司券此謂
長生符余輩以會君友也見其昆若季腰古才名瓏
璫部發詞壇奉駿藝園推雄秤玉璫黃汭也已友
閱深則昆若季又怡愉友共孝具敬文陳讓其雍石
遜其韓莫不矚然屬目曰天祚曾氏矣阿翁何德厚
受之天天乃以蒸蒸酬答及此洎論其家大人景山
翁充隱丈夫也宅心醇粹悉捐詐故城府唯度已以
繩接人用世無諍好無噉行喘言腹動樂然不跳于
尺腹翁故號素封垣笏錢刀溢羨然庀家政未嘗伴

悴以富利爲隆節用御欲布袍制屢遇至于贊益饒
 以窮弱者且輕翹擣泄聲眺俱明而翁益偃躬後勢
 慎陳抗飲絕食鹽衣華鮮車屏泥之奉自牧倫如也
 尤善養生粥壽含神孕和結情象外不僂然以氣垢
 執操自餉隸舉丈夫于五無盤馬之常寶之桂翁津
 津教忠誨義銓之重之不稍懈以故諸郎君粹掌自
 厲用發翁未剖之璞更罔敢齟差亂行悉陶然秩穆
 用帥翁德禮之訓茲翁且六袞矣仲子擅華膠宮叔
 子已得需孝廉諸君亦皆競爽騰茂而翁以六十年
 壽惟矣 卷之六 三十九
 居士醢顏嬰色左鹿車右鳩杖挾尊康娛其間孫荃
 芬薌于瑞砌芝莖鮮集于華階執竿則各士登堂進
 壽則并冕在列造物豈私以禧祉景貺輳而酬翁哉
 翁有所受之也聞之曰考祥視履又曰美意延年翁
 之壽且將以旗翼爲春秋而諸郎君聯鑣疊武褒嘉
 薦奏直可攬指以峽區區六袞翁方跡爲始孩胡足
 爲翁壽哉于是諸兄弟雜舞班之衆誦天保之章翁
 首領之遂于干適適舉禮發顏盤乎網緇扶輿之氣
 以充初乎大宅

婦壽序 代

昔精彤史如中壘蔚宗所論著其相墓誌謫炳竹
 書矣乃至逸妻隱婦亦津津袖揚不少置詎謂執轡
 而躬操作處約而標令聲肝榮途則貴賢相萬也然
 則余姊氏良有足多者初伯父舉姊器異之甫甞受
 七誡傳大義動履與珮卓有遠識里中已訝姊女也
 逾於子比結褵于其薦舍後屏執紼而披隱裝蒸燭
 在官其堯在堂魚菽在廟賦事程勞雖黼黻間杯蔑
 不約絲而嚴辨之以故儲特日益饒浸浸擅素封而
 享高堂里中於是又訝姊婦也力於夫已而媿佳胤
 振喬葉闔門而修內型書茲而塵陰訓逮耆齒黃鶴
 且中摧尤憫然祿未亡人以徇於諸嗣規之膏之銓
 之重之斯夕忘疲求無負地下盟里中於是又訝姊
 母也燕於父夫女德易與婦行鮮完鹿馭乎衣恬競
 所以鍊節折蘂咬膳勞愛不免疲情執有力花內外
 之政警過弋鳧互操慈嚴之權功高截髮如吾姊氏
 者詎謂非笄禮之表幟帶帷之義行哉卽今收繡算
 璣稀齡矣屬教機髮舍始弄孫聚樂北堂德祚慶緒

亦既有微矧家君之英奕孫輩之秀文其陟馮勤之
貴列而成陽元之宅相者茲未既也象服甄書又惡
知非姊氏右券耶余兄弟竊願願祝之矣是日晚辰
羣從畢會屬某贈言某故不文因志平日庭聞所習
聞而深望于姊氏者介執筆以壽

徐正峰七袞序

昔人言朝有不二之臣野有不二之老蓋名節俊艾
鳳鳴鶴引並稱國瑞焉漢之南山皆泉石幽人唐之
香山皆巖壑名流以施崇重白以顏眉衣冠甚偉者

壽序

卷之六

四十一

相絮已不相當爾紳之壽山林之壽同堂合社從古
難之矧一家之內玉昆金友之倫簪纓逢掖並臻大
年篋笈互唱觥籌交祝不尤難之難哉迺如翁一門
壽考則貞希觀而罕儔者翁之尊人封公壽八十母
太夫人壽九十里開業噴噴爲美譚矣至伯氏宿遷
公仲氏太僕公壽各踰八望九人益橋舌驚羨壽豈
徐氏箕裘業乎胡繩繩若是而不知翁更引而弗替
來而未有艾也蓋翁積學窮經才不亞諸昆而獨滯
膠序之列砥行履躬德不亞封公而循虛軒級之環

天之單厚翁而全昌翁者諒自嘿有所屬且翁處差
鴈成羣之閭當鷄鸞克朝之日岑毗既貴介恒德精
佚亦末世惡習而翁泊然怡然無鮮軍無怒馬無珠
履之客無珍異之奉惟樵戶深居一編自娛與諸昆
色笑相依肩項相隨西堂拜南山菊相對而已卽陳
氏二方謝家羣從不能彷彿萬一何論今之波靡者
耶誰謂第五之名減驃騎而少游之高讓新息耶宜
不飲刀圭不訪芝蘭而遐齡之享無量也別翁令子
賢孫蘭森玉立嗣清白而拾青紫無俟詹卜今日之
壽序矣

壽序

卷之六

四十二

壽壽於山林轉盼天子下綸褒賜靈壽乞言齒耄
奔爲更老與諸昆益相輝映所稱不二之臣不二之
老直一人兼之又下第一門萃之矣余感葭莩末敢
借子墨客卿以爲長生頌并券之昇日

靜俳集卷之七

序

臨川吳之甲元秉甫著

男奇

世孫重康刻

南畿奇士稿序

史稱孝武之於詞臣也以俳優畜之非謂賤之也蓋以其肢體代人之肢體以其舌頰代人之舌頰而出以便給婉靡使凡者徒以爲真不覺喜欲狂叫欲絕此俳優之技也詞人之長技亦畢此耳然古之詞人不過上之代王言以達諸下下之代里巷風謠以陳靜俳集卷之七

諸上凡富于才情而嫻國體諳民故者饒爲之至乃今之時藝直將枯累寸不率代數千年以上聖人賢人之舌何異執塗人泣鮫宮之珠強僉父櫛羽客之杯能肯否乎余每謂有聖賢一段胸臆纔可效聖賢一耑頰頰輒教學子先存心心存思自運氣自顯才自歸不爾胸中有數斗塵而能代聖賢轉舌輪者無有近日作李吳中轎車過虎丘龍山數呼父老問震澤毘陵諸先輩何如人具言居鄉有至行居家有至性迥與流輩絕嗚呼此數先輩豈非時藝中登壇職

志號稱作家者哉其人固亦聖賢中人能代聖人言聖賢人言賢者有以耳浮薄輕淺如馬卿牧生之流就令俛首指心作今之時藝知其未必能工也今歲南闈之聘余以不敏辭之再且四竟不得請強受一經嘿自念邇士子文弊極矣爲聖賢語却不求自聖賢而漫出入它氏傳會傍機若有餘才可馳騁幅外者及與之談古事策今事謂當喀喀吐出喉中奇願復塞淺不能置對一二也吾安得能代聖賢一古者收之乎否亦能代王言代里巷風謠者收之乎於是竭靜俳集卷之七

日夜力手校謄擇盡抹殺一切時趨俗諦唯與聖賢語脈肖似者實之致驟然喜曰此其心度與聖賢近矣又細繙其後場能自吐奇不拾人餒者真之穀復驟然喜曰此其人富才情它日可供世用矣隨質于主者主者覆有英豪盡萃一門之謂迨撤棘後移宿蕭寺諸子各來顧余余與之縱談千古間商略世務往來送難機鋒捷疾果謂所謂嫻國體諳民故者也已又徵察其爲人皆正大恬曠澡心砥節非嚮所謂浮薄輕淺之流者也余益驟然自喜曰射覆之驗若

此誰謂制舉業不可得士哉諸子謬以余此道頗不
淺各攜篋中藏稿或數首或數十首可余品竄余立
馬詮定之因舉手似之曰子之文似矣余不愛子不
嚮用于時矣雖然子不見優人之登場乎代忠臣則
忠臣代孝子則孝子代聖賢則聖賢未幾鼓罷拍絕
衣卸幘改仍然一優人耳我 國家待士良厚諸子
從此應公車而售卽列薦紳之林對 大庭而最卽
躋金馬之署與漢主俳優畜之者相去萬萬而我曹
忍以俳優自待爲夫 聖賢言易行聖賢行難實看
靜非集 卷之二 三

脚跟以履之硬着石隅以擔之高着眼睜以睇之潤
着痕入以茹之不徒向舌本間發慧齒牙間得利也
已矣余願望之腸視初得子時滋益熱諸子勛諸余
付其文尤善者于梓爲亡日券

吳會觀風錄序 代

觀風之校比來以爲修故事不甚重余竊不然古稱
軒使者車軌所交輒采覽方言登諸奏籍齊晉懇
宋徒楚誦之屬蔑不畢載蓋亦辨章風謠一鉅典也
余斷 命猗吳吳中吏道楷良錢穀騰耗仵微表辟

絲紛磨集端一人手力安所得選穰微暇之期而
每預節一郡邑必首集博士弟子拈題試藝藝奏必
反覆繙繹某也縛某也餽披沙揀金扼領取珠罔敢
鹵略告成事及周遭四履後探筭中所得諸牘合觀
之於是有概于吳文之盛也夫天之文莫榮于斗而
吳分之地之文莫偉于江海而吳襟且枕之吳于文
章天建地設所從來矣然吳在上古猶荒服至延陵
君子始以博物雄上國而言偃氏遂哀然命尼山文
學長齊魯華萃斯斯諸儒莫能爭鴈行其後卯金典

靜非集 卷之二

吳會觀風錄序

四

午以還數于百年士修詞賦屈宋口吻幾挂孔孟之
願吳中號大家者二陸張融顧野王諸人而外指不
多屈不克與他方對壘比入我 明黜諸科二稟孔
孟吳文復大競一時舉業家所推前茅如王如瞿如
唐薛輩皆吳產甚至吳人士所爲文今日曉于手明
日不脛走海內海內奉爲先登以此推之孔孟開于
周而吳之人文開孔孟盛于 明而吳之人文盛于
由間文明之運視吳爲升降而吳之文明又視孔孟
之學爲升降與孔孟之學爲升降正吳所以應斗

下應江海而爲真文章也頃者龍禧之子棄師法而趨異說祧嫡統而祖偏門識者爲憂數厲功令相禁切竟時然無應者余謂天下望吳如斗有竹如江海有岷源文之盛吳開之其浮靡纖薄亦吳備之導盛者當建吳以懸旌砥衷者亦當授吳以金柅嗚呼此所以反覆致意於吳文也夫余亦非以一術繩士在姑蘇則錄其圓破虛和而刻其譏刺在泖澤則錄其沈刻淵懿而羅其蔓投在毘陵則錄其封頭宛摯而削其膠粘在京峴則錄其莊栗蒼遠而汰其滓澱要

靜林集

卷之二

五

期於合正道嗣正脈與斗分真氣江海真派相迎耳且不讀星官水牒之書斗斗之爲宿隋而不銳光而不輪其有芒角四射闌入曜次者必星妖也江海行於地中崩波駭浪故無所不有俄而天杭群飛大極怒關人且駭爲異水而所傷必多士人應運而起但爲斗勿爲星妖但爲江爲海勿爲異水詎獨操不律舒側理號稱真文章即點綴神州大局亦以斯矣余不自度勝欲憑尺幅作諸士指星木障流囊以爲天子文治光亦請諸士毋以余蒲盧之祝爲迂而無

當庶此舉不致夷爲故事之修也

汪魯生麟義序

自經義興而古文詞衰經義與古文詞差近者莫如麟經麟經經也是史不博覽金匱石室諸書盡燭其體法文必不工然史也而經非沈凝務內之士心與聖人近者必不能平亭甲乙疑論以不詭於聖文滋不工猶記童時見老宿輩采割帖括中駢詞響語輕創成章自爲篋中珍祕此詞場所謂跳賊不足道其高者翻翻啼古龍門中疊迭出以供其濡劑而不免

靜林集

卷之七

六

才情滔蕩經傳語脈或反爲纖穠習氣所掩久之奇芳漸泯浮紅早鶯魁杰士狎而厭之於是稍抗之以名理執康侯見文百過讀之寸櫛比之句嚼其嚮宇搜其奇若探驪龍常恐人先獲珠不暇取其鱗爪麟義至此工矣然亦有鑿井深而不必得美泉者析字分文疑誤後學復不少余竊謂善窮經者測經于傳善悟傳者還傳于經以傳則經不得不洗爰其藏以傳還經不必更校駢其說輒不自量願轉素王舌輪不願僭康侯牙慧欲與天下一掃近癢顧往往苦于

思得而不能徑入窘于才短而不能精出迄不能有
所就今歲幸廁南宮與金陵汪魯生同門魯生故以
是經名其家余往讀其鄉闢薦牘心折之神交垂十
年所乃得奉辟呼相與雖甚因盡發其奚囊中經義
迴環展讀決累長不能去手大抵魯生經義別于世
案外立一鑪鑄取遺者逐好寄人雖下其體裁格力
壹稟咸陽西京然絕不着咸陽西京隻字精心味傳
剖微抉疑而未嘗用舊章合托未曾有以市異余所
心銜而力弗克請者魯生業饒爲之殆可橫厲千古
集 卷之七

龍草一世哉至其文中幽冷孤澹之神靈瀟灑爽之
趣書舊草眠之色迸集遞流特魯生之刺耳余觀魯
生神格清爽風性高簡望而識爲有道者其能傳聖
人之神有以也余於魯生無能爲役乃不意孔北海
猶知天下有劉豫州屬余定其文而爲之序余獨喜
魯生之文行天下麟義當又翻然更一局也嗷嗷鳴
其管窺如此若爲魯生玄晏則規非其人

朱敬輅麟義序

世情無一事不因熱文章本清人寂士之業亦復連

尻結股嗅聞達人靴鼻而頃來春秋之文尤甚余也
骨不媚甚羞薄之嘗言寧爲文章中狂狷勿爲文章
中鄉愿然亦以此累陷於時丁未與雲間朱敬輅俱
爲闈中賞識而各不售今歲竿一第復與敬輅同師
門兩人執手驩甚每喜敬輅爲人蕭爽饒遠韻絕無
臭濁場熱鬧習氣已而發其行篋春秋義甚富則又
酷似其人或而孤清或而鴻麗或而翟采或而犇骨
要皆自樹一番頰脰不屑舉它人齒牙間物讀之可
凡長安中十年性味之又可平亭諸老千年案咄咄

敬輅集 卷之七

敬輅春秋一枝遂讓君踞壇席矣它日見敬輅常醉
吮筆向扇頭作松水雲嵐森洒自如須臾湖山飛來
逼人寒栗余笑謂敬輅子華豈大靈斧耶惟底春秋
義中多峭蒨幽華之致也昔東坡老人亟稱朱象先
語曰文以達吾心畫以適吾意而已夫自適意之畫
乃真畫自達心之文乃真文較佛殺祖乃真禪無門
無傍乃真學今敬輅之文行矣余獨謂學敬輅文者
非自己吐出野狐涎密從阿堵中打破終不能得敬
輅因敬輅徵序附此狂言敬質之知者

黃經甫行稿序

往余下帷覽吳中諸刻得經甫文輒擊席大賞神交且十年所矣比通籍幸雲間時泛輕船往來婁江楓從長吏問部下嚙嚼黃生近何似而經甫就醉自負閉棧城一隅散帙削草指指不休恥與軒冕中人俛仰作緣長吏莫能舉其狀即余亦竟無從勗已也今歲聞中役余始讀百餘卷無懈心者已而得經甫卷見其神道骨勝了不似人間語大異之再閱其持論射策博學詳書明習時務若千古以上千古以下名辭排集

卷七

九

人韵士取列左右供其驅使者愈益異之然經甫平昔行稿精刻奇峭而閨中諸作高華雄渾轉一法門頗不自料爲經甫及啓糊唱名闌然經甫也余自喜得人且愕貽曰英雄欺人耶賢者固不可測耶一時同事者僉抗手爲余稱慶顧余私度經甫以才情橫一時聲譽復噪一時定踔厲豪廣跋扈飛揚不能自禁亡何經甫隨輩謁余三山禪舍其人故素心質行內訥如不出諸口竣竣未嘗失尺寸余不覺躍起叫曰經甫文不易測其人亦爾耶亟索其笥中藁盡讀

之連牋數百首於體無不諳於品無不入有幽冷歷落若野笛孤吹者有芊眠映蔚若名園春闌者有輕駿敏疾若黃間直發者有悠婉翔迴若鶴舞盤旋者余曩以經甫爲奇已矣卽闌卷以爲高已矣至合觀所作始知工矣變矣極此道之致窮此道之神矣嗚呼文之神者宜非人所能測也經甫擅詞賦浸登作者弁山浸後幾無尸盟歌代興者非經甫而誰而余寔不顯顯以此期經甫余期經甫正以其人世味淺道心湛它日可當宇宙一面也余所終能測經甫其辭排集

卷之二

十

斯也夫經甫自愛

齊君求西湖草序

君求壬子卷出轅中同舌賀得珠比筭彙行市門赫蹴騰躍數倍固已名噪天下承明著作之庭讓一片壇席後之矣乃竟不免癸丑之蹟豈嘉林神物有青雲覆之不輕許世人懸酒佗髮以求哉嘻嗟都不足致詰也君求變時炯炯如巖電而體清靡不勝衣比還數病病微有刁騷之感鄉語觀我先生曰文不遊名山大川不奇且子奪取江山作酒杯澆胸中塊磊

顧不壯與君求領之是春發桐子歷曉上眺九華之
秀過蕪城憩建業登燕子磯泛莫愁湖折而東訪句
曲入吳會乘小舴艋飛鷹虎林常羊西湖之上者淡
展泰望慧日飛來之巖石鼓龍井六一寥寥之穴屢
齒躡探殆遍焉與會所至輒洒墨濡信腕爲文取適
意而止已而問道若雪湖震澤望太湖度婁江觀渚
塔與余遇千里艇中出奚囊間草本咏余余倚舷讀
一過大異之長者纒纒千百言若江濤噴薄萬馬奔
驚澎湃浩渺莫知所際也短者寥寥百餘言又若線
事非集 卷之二 十一

吳楚門人稿序

余理雲間謬叨推擇校讎闢者一校楚閩者一採風
之校見委者不一而足余又性嗜此遊數數拈題課
諸士諸士亦不以余也矇居平論著數數挾豚余余
遂得縱觀其奇每遇賞心輒錄其副置齋几今七年
矣頗多所選逸然几案間亂堆盈仞不啻也會量移
瀕行欲載之舴艋與俱西差當鬱林之石焉已復思
名籍異鐫古照奇麗之屬不過一耳目玩猶能從重
丘層壤中勃露光惟煜熒陸離以躍現于人世宇宙
靈異之氣不甘沉淪湮抑也類如此矧七年來與名
儒若而人祇馮此精神相收聲氣相求耳文章非精
神所結集而聲氣所篇發者乎天下之至芬者聲氣
也至貴者精神也奈何聽其縱橫歷亂於陳囊敗篋
飽蟬蛸之腹爲因遺其最板行之顧蒲之白不勝緝
竹之青不勝殺畤存璣璧之光於一二而已

霞秀堂詩序

象與王孫更生心相於有年所矣輒心儀其人束之
素也品之重也神之清也致之遠而度之夷也猶未
論其良于詩頃歸自長安瞥見所著霞秀堂草先輩

張魯更先生所點定馮集凡讀之蓋不自覺願爲解
手爲拊而慢幢爲折也夫豈壇一片席幽人逸士黃
紙橫項其間至擁被腐毫撫斷髭嘔出心猶不克吐
一快句弋一奧語乃更生優游朱邸足不歷鬼炭浩
然天劃神劍之奇目不睹煙蘿蒼石髮林衣歷落
刁騷之景胡叩寂獵微窮幻極變旋登風雅之場乎
且家緇市玄素反幾一臂失之乎噤噤詩之道難言
之衣粗食澆之子所習怒馬鮮車呼盧蹴毬固不珍
丹鉛何物其一二夸說學問落粗解觀有對自便
齊東野語 卷之二 十三
嚙嚙以韵士詞人浪自標置不少顧此等之子陽之
見耳更生負才英冬居 遠遼若不勝衣於一切選
伎徵歌曳輕刺肥傾巨羅驅叱撥都無所者而與人
需接又絕口不以豪吟朗詠自希厥美惟沈精務內
斗室呻吟以三百篇爲師以十九首爲友以黃初大
曆而下爲游從其用意固邈矣試及復所結撰其遊
戲翰墨冷然攸然栗里遜朴而左司讓濬者其素衷
也其刻而不佻肆而不詭爲供奉仙才勿爲長吉鬼
才者其重品也其汰之淘之不餘澱滓如入水晶簾

內外映徹者其精神也其按之易索咀之轉求取佳
處難岑嘉州孟襄陽什中不易別者其遠致也其刻
盡晚唐纖艷撲去宋人俗坌直寫本地風光使人人
見而意消者其夷度也然而更生蚤已竟體皆詩而
蒙廿年來心儀更生之人者其心儀更生之詩不既
久哉潛宗法太拘無絲效東阿自試之請耳不然天
祿百渠橫經論道豈必減漢之更生也更生詩懸國
門矣行令赫蹏騰涌蒙烏能爲更生玄晏聯筆此志
相於之雅并脉天下知一時隆準中復有更生其人
靜非集 卷之二 十四

姚孟長絳趺堂藁序

余自帷中奇孟長知其爲文人後往來吳閭造絳趺
之堂見孟長有節母事之謹甚浣櫛潔膳未嘗去鄴
而後知孟長至性人孟長故奇貧然不嘗省郡邑大
夫望眉宇不可得會謁余柳上不遲一休徑去詰之
則曰但遂龍門之登敢作豬肝之累乎而後又知孟
長清人宅日偶過余片雲舫下上古今達曙不休所
持議真如坡公所謂五穀必可療饑藥石必可伐病

者而後又知孟長經濟人余量移出吳疆孟長捧臚
艇送之聖湖系日探山深夜步月跌坐斷橋骨髮都
清疑在小有洞與笙鶴爲群不忍解維去而後又知
孟長有氣誼肝膽人每恨宇宙茫茫誰能用孟長者
今孟長成進士行嚮用矣余又何言雖然文章道後
未有如今日者也數十年來壇坫幾虛無主太倉之
後長洲代興孟長勉旃天下之多故亦未有如今日
者也以孟長才識骨力畢殫爲國家用豈必文章
勲業終分兩路不可復合哉但使孟長充竟爲竹帛
事非長
余之一
十五

余懋修近義序

通余善病捷戶東湖上習壁觀情常山草謝客頗厭
讀書尤厭讀制舉文字昕晡惟墨君石丈次寂相對
閒啟雲笈貝典數函取遊目而止獨友人余子懋修
時來款扉且數挾課義印余余領而置之一日緒風

拂拂吹案頭檄纔作聲忽意動應手拈讀一二義則
清言幽韵駘然涼然宛與蜺前明珥蕭森互答而磊
砢并骨更不減座上生煙古石真可當聲鶻奴之紆
受南宮長之拜也吁嘻所厭應舉文字政以闖入俗
趣無異楚客猴羹誤噉七許使人據地喀喀欲并五
色靈藏噴出不則一種野狐妖誕善中人令群兒狂
易於嚙不休庚堪僧耳審皆斯若又誰道八股伎倆
逐不及雲笈貝典籤膝乍解沆瀣之氣飛來撲人哉
懋修英齡負文名郡邑使楊介孺李仲達蘇孺子諸
名公亟賞之而尚艱大售家貧幾次骨然不嘗肯輒
與快友丙夜浮白軒輊劇談迄發胸臆忘勸者此人墨
君石丈間故自生韵它日冠進賢應勿許五斗塵埋
墨面孔如時賢續續矣因歸其文而志之赫驥尾如
此

吳越觀風錄序

人皆知昌黎起衰八代然追觀五馬度江群魚食蒲
以降作者不翅排穿至今學國拾魏晉六朝裂帛殘
什率抵爲紫琳赤瑣蘭芸薰而緇纈襲襲敢以慢噫

相繼安得所謂衰而藉昌黎氏起之亡亦以文不衰
於衰而衰於盛起衰於衰之時事顯而力薄起衰於
盛之時跡微而功遠譬玄朔之候百昌歸根天地宛
藏之氣盛極于下而斗杓以一東起之泊星鳥日永
赫曦鬱洞燿趾煥肥天地發陳之氣盛極于上斗杓
忽又以一西起之起衰于盛乃不乘于衰深其阜而
聊其根接其功而幽其所以然是以學者尊昌黎爲
北斗也 國朝制舉之文海內共推吳越獨盛吳越
士又自參今日尤盛余不敏往牽絲東吳頃復濫吹
幸非笑 宋之二 十七

越學獲周覽吳越之文嗟乎盛則信盛矣機藻之子
繪句綺章微有紅糝紫苞五色絢爛不復含蘊之象
別開出幻眇一輩則刊落鏗切以不可讀之句爲句
以不盡解之意爲意又絕類歲過月死陰律叩牝使
人悽咽之景夫葉之美也解其柯柯之美也離其枝
昔皮太常以繼孫北走歸咎文字雖未良然亦可惜
歐會敬矣哉文盛爲天地一病不敏向嘗憂之雖然
力劣不能起也侍御田公夙以文章秉羽中原者適
持繡斧東巡吳若越盡屬分履調吏鳩民暇最嘉意

文學文學弟子所奏讀悉手自差擇甲之乙之各選
其所至而止而大意在付必軌之以法華必抵之以
實氣必收之以理珍挈必斟之以淑靜如朱仲相貝
赤電黑雲鷹喙蟬脊性味之甘寒兩齋之輕重無不
畢辨又如國工新穀養其陰齊其陽規之萬之縣之
水之量其數以黍不少覘闕於是吳越士傑然若失
沃然若有得輶軒所過文體爲之一變與斗杓指而
滄熱立轉品類立換杓異焉昌黎以一生筆吮墨濡
之力差起八代而侍御公僅以旬歲起三吳兩越百
靜性集 宋之二 十八

餘年來盛極微衰之運功不啻倍而名且益遠矣
喜宋孝宗曰成一代之文章必能立天下之大節蓋
節義文章原匪殊局侍御公立朝勁節亭然不倚芒
寒色正爲海內所宗嗟乎此所以能旬歲而起吳越
之文也夫剗剗告成命不敏序之不敏烏足贊一詞
哉聊代文學弟子述其起衰之功如此

兩浙甲子科考卷序

虞伯生嘗言文章須似浙庖治齊太臠去滓冷然如
水余謂此種清滋亦惟浙文差足擬之蓋天下文章

莫盛吳越其國神大壑機神山天吳靈彩若木初光
吳越人入識田先領之故吳文相如其山蒼迥而峭
蒼越文相如其水清曲而響駛鉅者如聞風玄曠蚤
聞謫幻細者亦如微響之卓碧替近水之牽長鏡斯
其誕際也余昔幸五茸吳山吳水登泳垂通吳東舊
髦以余曾劇心此道挾義見賢如雲余因得恣觀焉
獨恨不及陟秦竿訪禹穴覽句踐千年未銷霸氣耳
頃被 命視浙學恰補十載缺事時去賓典僅三月
許臚余若咸曰弟趣試而使未經四三郡可告典成
梓惟集 卷之二 十九

縱十行竝下能抱累萬憤嘔之而點黜之耶余唯
唯然私心憚餘不傾崑取瑣倒海探珠不快也疾驅
竹竿西極若東極發扶日併夜手眼互競長夏如炊
則引幽冷之句當辟暑卑初秋有聲則誦蕭寥之調
爲迎涼脯漏永星沈魚睨曉劬則抽雄快惺忪之帙
作已勞瘁蓋餐不膨脝眠不駒駘者八浹辰而十一
郡吮墨之子都就品目卽不敢言禁轡畢嘗燁鵬燐
鵲約略在隻袂間笑是歲陳秋濤太史董試刻意收
奇食萃歌闕亟問賞心數子受知吳某乎達達以特

達對太史大噱以此信海況昇霏野伏扇羣士夏
下豈憂識寡雖然嘉林百莖青雲覆而神龜守造物
閱靈不盡許醪酒取擲去也夫定州僧壁潑墨爲水
吳道子第自翻筆越何問老龍下瞰與居人駭定哉
輒怪楊大年夜得蔣生文長以告同列此爲誰飽誰
饑當自詰不免失笑者嗟乎難言之也偶簡案頭故
卷未忍委飽蠲腹邀而板之漫洒數行其首

兩浙乙丑歲課卷序

日余以山水况吳越之文士論頗謂良然夫文章者
梓惟集 卷之二 二十

山水著藻之氣挾于人手口以傳焉者也文章外徵
山水非知山水山水外徵文章非如文章余昨歲科
試之役以三易結璘周覽吳越如快驅疾駿行名山
勝水間趾不給趨睇不給延攬擷雖饒領略終未嚙
也今春若明之考不以余無似復俾守其官余乎是
假典興陽刺須臾度錢清過山陰道泛鏡湖溯剡曲
舍舟東關乘舸而入天台披赤城之霞瞻石梁之懸
覺是掖于筆談墨瀋時亦作姪霞色潑潑聲已而防
雁宕覽龍湫弭節東甌望海上山峭挿天半疑其地

必有化伏靈閣從柔翰逗出亟搜之已復歷括蒼踰
寶婺所至峰谷回嶂怪石餘鈇使人磨跳髮飛斯亦
東南巨觀也折而西濟漱水涉七里瀨還會城則纔
夏皎日燦燦矣休沐差暇分題八十餘類都試之蓋
余創起一格補行部所不足使士人無日不魄悚焉
奏藝多奇趣動人魂識比新爽入帷則飾棘館構斗
大軒頗曰芙蓉鏡匡坐其中大閱武林武林積累萬
不啻崑山玉可抵鵲竭宵旦力幾浹辰乃竟竟則秋
老山山黃葉擬或溫輿幽探禹穴窮賞名山迭登頓

靜軒集

卷之二

二十一

于烟雨之榭三癸之亭畢生平始願而二豎倏來相
勦豈文章一途造物亦忌多取耶居亡何量移之
命且下於是益信勝情勝具難兼而山水之緣不易
奢取也因舉一歲所弋獲者最而剞劂之嗟乎昔人
言山水妙在玄對余豈敢言然以吻隨耳以足隨吻
若阿尊譽要唱美稱佳者心寔賤之是以銛鑿險障
巖窟歌賓人楚音鮮到余每牽蘿以造而陂陀曼靡
紺碧翁絕之處意弗善也駉浪湧波潄汨懸劃粘天
減日余觀而樂之而不激淺渚衍出磧長未嘗臨泛

及焉山祇水伯或不拍掌笑人乎瀕行諸文學追而
問業若不能去余余出是編曰此吳山越水畫本也
坡公有言我攜此石歸袖中有東海是編勝東海石
多矣諸子毋追余知余者其索余於山高水流之間
也夫

方仲子制義序

古來兄弟並著才名無逾雲間二陸眉山兩蘇機雲
際亂朝功業不少槩見玉局樂城文章氣節各籠罩
一時而家庭及愛慕惟坡公每呼弟爲卯君吟嘯唱
和不絕亦千古人倫中絕快事也自是幾百年來卒

靜軒集

卷之七

二十二

未有踵其盛者乃今光州二方殆彷彿似之余與大
方衆知公同茵者三所著官草輒示余余心折之覺
南無大陸後無大蘇而甲子役仲公又舉中州第六
人余初聞耗不爲訝蓋羔雁一門時有耳及讀其制
義然後大叫起舞曰光州之方真可與雲間眉山稱
鼎足也哉何兄弟各名其家若是參知公又與余言
吾弟砥行一如其文不隨俗流靡與厥兄相師及終
身無忤容鳴呼此又居歛蘇家卯君陸士龍不足言

也昔平與有二龍千年與氣至今復合乎雖然眉山
草枯以後文雅寢不逮初長公子退遂至父事權璫
爲門德玷余曾讀參知公長君文奇氣咄咄不第伴
老夫名而止無論雲間卽眉山當退舍讓之矣

茶箋序

茗按清供第一而昔人言茗戰言茶勲是竹爐亦戎
壘雀舌亦麟圖也馮楨卿初至湖卽咄嗟定吳興亂
余甚異之及見寫石與尊公竹各檀一絕則仙然韻
士已復出芥箋余笑曰墨君不丈間駘蒼頭更關入
靜庵集 卷之七

手相與絕倒每喜唐人素流傳靜夜之句以爲曲盡
蕭寂况味楨卿在吳興風鶴驚魂何得饒此幽趣因
知韻士能辦奇事亦韻士能不見奇事爲奇事戎壘
卽竹爐麟圖卽雀舌也海內正多故余益厚期楨卿
矣寄語尊公好煮石醉茶日埽百尺明珥與楨卿平
分數業

館課序

齊君求者桐城奇士也少孤家室幾無以生而性絕
慧於書無不讀好深湛之思遂以文章名天下余壬

子棘中弋獲之如拾押忽珠一闌傳觀驚異爲南榜
第三人已而因公車十年家益奇窮且更奇愛余撫
其背曰青蓮世皆欲殺仲宣爲荆俗所欺無傷也王
戊果成進士選庶常閣試輒壓卷于是宇內稱文人
首屈指齊太史矣君求遂遂自好視世味若不屑啗
時多故刻意經濟業有識僉以它日救時相期之不
虞其貴志蚤歿也余聞之梵書能文者福祚所歸古
來文人不多大都長吉子安之輩才近于鬼詞傷于
浮者耳君求文章奇而雅藻而不窳造物既窮之又
靜作集 卷之七

靳以天年誠不得其解豈真皮襲美所謂才高應亦
被天嫌耶抑榮祿腐草淹促剝那天謂此兩事無足
重每不愜畀庸流而奇人才士享用五行菁華獨多
政不必復以榮祿壽考兩腐局點漏之乎若然君求
可不恨矣余終不忍 國家得君求而不得君求之
用并不忍君求錦繡腸琅玕腹與其人俱盡從厥嗣
索遺藁散佚無存僅得館課一帙付之衆氏嗟乎玄
豹一斑吉光片羽不足盡君求之文也假令君求得
竟其所請文亦不止此也掩卷爲之泣

龜峰修寺募緣序

蓋不佞性癖煙霞於區中靈勝蠟屐而遐探披圖而臥遊者不勝紀昨歲西還取道葛溪翁輿中瞥見遠青一抹斜倚天角奇幻非常愕眙而問騶士騶士指點曰此龜峰也余憚憚不自持因卓馬輒車鞭小蹇往遊焉石路千盤夾長松而綠窈菁蒼翠匿匪紺碧周遭都非人世經見亡何度飛磴歷峭壁穿丹巖入幽壑三十二峰陡起直上有莊嚴似大士者有縹緲似羽容者有似三秀之草者有似四照之花者有一靜作集

卷之七

二十五

片帆影似銀河之查者有五指並矗似金莖之掌者有似吠雲之葵吼法之獅者有似衛舍之鉢蓬海之樓者種種殊狀無異雕鏤而成鑲削而就鬼工神斧窮變極巧使人目聘不暇應接者乃石洞巖穴竄隙餘研險駭坤牢高挂天竿足張百人之筵供彌旬之宿觀石絕頂一派飛流紆迴蜿蜒淙淙下注方尺之井恰承其瀾韻清滋甘冽之割瀉而愈燿而山以陰石果透迤雲棲峭崿巨壑藏丹鉛鑿插劍奇觀麗瞻更難殫述真玉靈夫子之表儀而金果如來之窟宅

矣傳稱天下名山五三在中國二在外夷姑不必評評千里邇封內如匡廬雁宕不可謂不巨武夷仙巖不可謂不奇至于做說幻渺盡圖所不能摹匠倖所不能甄孰有如此山者哉獨其梵宇傾圯方丈弗廢琳宮貝室半鞠爲茂草鷲林龍藏幾委于荒蕪頽垣倚亂峰那見紫岑之杏閣竹逕從初地嚙達翠幙之蓮臺危石泉咽寥寥古木無人巡青松日冷香杳深山何處鍾夫三吳兩粵奚皆有此天造之奇而繡稅玉題萬楹百拱丹牋交映金碧相煌若彼嗟嗟此山靜作集

卷之七

二十六

譬之草木則幽谷之蘭譬之君子則重巖之逸也余竊喟之因與老衲智鏡謀所以鼎構而貢飾之者智鏡卓錫茲山積有年臘焚修律苦禪悅功深殆悟無生之忍參不二之門登壇喝棒擎鉢建幢龍且聽法石可點頭矧難創起堯率知名之寺更新真如會法之堂乎第法自心生財資外護摩尼影動雖云珠紫北丘衣香火緣深還須衆結菩提福用是削簡爲簿徵草于余遂將分命滌流徧歷大地持軍持而乞十方之力鼓法鼓以證三因之緣所覩諸事知識發憤

施心現身宰官者歸依天上之天同舍佛性者各証
果中之果鳩工庀材丈六映金身之色誅苾芻土大
千垂寶積之光庶功德比恒沙足方祇園布金之烈
而山川增氣榮不羨着閭累玉之詞矣永嘉之聲發
于康樂九華之重始乎青蓮毘盧有靈豈乏龍象余
非其人僭效糠粃之先聊作乘草之導云爾

廬山銀臺庵募緣序

廬山之嶺有銀臺庵相傳遠公說法空中忽現銀臺
後人即地起庵焉或疑其事近幻余獨謂非幻正禪
華林集 卷之七 二十七

宗也禪家五千四十八卷則則公案有外空即色色
即空兩語平素色即空易參空即色大難夫天亦空
地亦空日月亦空衆生亦空種種法亦空畢竟空在
何處悟得透時大圓依舊還天大方依舊還地赤輪
依舊還日白輪依舊還月衆生依舊還衆生種種法
依舊還種種法遠公說法說空耳而空中忽現銀臺
則空亦成色空現銀臺臺是非臺則色仍歸空空不
着空是名真空認空非空是名打破虛空須菩提說
法而帝釋讚嘆雲光說法而天雨花遠公說法而空

現銀臺分明將空色色空直掣橫拈爲初機抽釘拔
楔坐斷天下談空人舌頭余故曰正禪宗也然則銀
臺既空矣焉用庵之而焉用修之又非也經不云乎
遺其所遺空中更不容空離其所離幻上何妨立幻
達師以寓經修寺爲人天小果有漏之因特對梁帝
言之若大善知識從布施門修維摩行立見甘露灌
頂寧復惡水焉頭哉且金粟如來托體虛空縱饒瑠
璃爲地金繩界術軒窗羅網皆七寶成千空體了沒
交涉第借此喚取惺惺衆生破堅貪一分便空却杜
華林集 卷之七 二十八

體一分而禪和子能使人施一阿堵便代人拈却一
廣脂帽脫却一鵝吳衫了也以此推之謂勸施之法
爲婆心誠切亦可爲垂釣鯉龍亦可爲丙丁童子求
火亦可爲過于臨濟喝俱胝指大隋拂子無不可耳
銀臺禪僧西一根性絕利能作方外詩有惠休靈澈
韻度亦有德山向孤峰頂上盤結草庵氣骨得得而
來徵募緣引于余余不喜作婁青對白文字特爲遠
公提出銀臺密義及西一修銀臺之意如此世人莫
莫莫莫如猿逐影如蝶抱丸聞是語已當亦罷然有

會自持智箭禪弓反射慳貪之賊向赤肉團無位真人別索一副真正家珍受用倍饒矣雖然銀臺亦空修銀臺亦空禪和子亦空余亦空余之言亦空聞余之言者亦空以空施空以空勸空以空聞空空無所空請問之遠公遠公亦空請靜對廬山幾點白雲之峰誰非銀臺誰是銀臺此可以悟禪宗

明水寺建藏經閣募緣序

往讀謝康樂詩時時到陵映碧淵石磴瀉紅泉之句以爲何處乃得此一則奇絕詩料比覽郡志則邑西靜惟集

卷之七

二十九

明水寺有藏葉山曰銅陵卽碧淵所映而紅泉所自瀉也不覺撫案躍起曰有是乎謝客詩在眼中也此何异衣珠鬻寶不自識認不能受享者哉自是對烏反則神遊枕紅粧則臥遊者垂二十年爲學宦禁持山期亦垂二十年今歲因在告林居多暇遊興遂勃動不自遏拉同宗世經甫一乘竹竿一策蹇衝往探焉時也首夏清和霽雨新霽羅紈初裁絺綌未御出北城環西墜壁睥睨如魚齒盼橋梁若虹氣少焉度津升涯石道橫斜溪聲澆澗麥浪翻金松濤奏瑟

又折而西則宋處士之條奉大夫之驍艷相繁響相答而數百年豫章大可蔽牛者復亭亭矗立周道中如代遊人張艷霞之蓋已而陟摩微越葱青歷溫泉之池沸沸焉如鼎鼎之熒火熾熾焉如藍玉之生烟如圓潭當負局之磨毛髮可掬如曲水當上巳之日孟平堪浮曾聞溫泉有數所往往煥而未必冽冽而未必芬而茲兼擅之固道經所稱神瀛區域所號德水者矣余膠胎而不休低回而不忍去者久之僕夫告靈曜且下春無陽戈可指乃行行數里許從百盤

靜惟集

卷之七

三十

屈培援弱羅登高嶺傍修欄豁豁飛瀑箭激與人指點此紅泉源也東望有巖然深然一水則號冷泉與溫泉對列如日月明水之名昉此也起而睥之刺空摩雲如黛如屏者銅陵也銅陵而西若斷若連若佛指高聳插天一角者葉仙龍會鶴足仙桂漳源諸峰也而明水古寺蔚蒼乎郁份乎托棲于衆山隱蔽之交前峰象舍衛鉢左岓象法王鐘右崩象雲山幘其它岩岫洞壑竄窺委蛇類鸞笙類鳳簫石門旬然披豁類西華箭括真南瞻部洲驚嶺龍宮一大法界

豈五濁世凡骨得負而趨哉波旬闍提機駟狂逐良
亦嗤矣顧令麗囑株蕪勝景落莫苔繡如來之面塵
侵金粟之容羣飛棟毀帝釋無以昭靈雁集臺空天
龍因而下泣使四方遊客謂吾鄉有名區弗克整藻
聖飾及雕牘之衣冠之羞士庶之詬也邇者禪僧了
心匡徒數輩卓錫斯山雖微支遁利根頗祗中峰苦
行尸羅軌則不懈燒脯畢卜餘載劫据力梵宇粗爲
改觀玉毫漸以發色惟是寶殿之後少藏經佛閣終
爲浮屠未合一尖何啻大厦不成三瓦空門法財簡
罄惟集 卷之七 三十一
寡寡能左腋出水右腋出火微鬼運金錢就莊嚴佛
事乎不得不吹蠡以規助干浴門鳴魚而賴施于檀
越也夫彼雲水緇流猶不忘其饒丰矧桑梓名公可
無爲之龍象乎余于是庚有愾也人生頂至踵如椰
大所需幾許幾幾瀕絕曾不能攜半物玄仍以下終
爲不可知之人耳有金在櫝有帛在笥不自我用之
以種善根殖善業而鎮日持籌權校積不能攜之物
貽不可知之人究竟枉被造物小兒哈哈懷攫以去
親衣珠簪寶不自認識不能受享者抑又甚焉余竊

慟之願我衆善知識亟破無明共證有漏劍鶴錢饒
者勿靳輪藏啟鑄大發阿耨之心瓶映蓋薄者但使
委礫捐鉢亦結人天之果儻席弘護協舉勝緣崇構
雲連不讓一百二永寧金鐸雄樓日杲遂掃八十四
陰翳垢塵從此貝葉六時翻頭可點生公之石將見
優曇千丈發天且雨定光之花昆盧藉力固多地絡
資靈亦不小矣噫余非佞佛者家又壁立安所待施
然念諸有情墮愛欲海中頭出頭沒無有是處請借
此將慳貪結習聊一洒之自他兼利應不啻余言願
爲禪和子饒豐千古也 卷之七 三十二
龜峰佛像募緣序
龜峰法界開于唐盛于宋其來最古寺山周陸延表
最恢胎入 明金碧輝映冠冕江右名人碩士題詠
而覽賞者紛綸踵接不虞隆萬間有羅刹數輩不畏
韋陀之杵侵牟山趾強半賴大中丞邊公恢而復之
然遞吐遞吞淋宮亦未瘡石泐幾成圯廢余丙辰吳
歸過而惜之因與老衲智鏡謀所以興葺之者迄今
又八年藉賢中冷力諸善知識功殿宇鼎建峙然一

新矣獨門廡未構繪垣未築而最亟尤在佛像未成
不啻三瓦之闕九級之失于合尖也老衲復來合掌
白余曰奈何新入一之題不爲丈六之因乎余因思
如來之教不立語言文字不標色相聲音五千餘卷
如來之心影也三十二相如來之身影也第欲續如
來四十九年慧命不斯又對三十二相以求參五千
餘卷亦何絲入門闢與故大千功德以布施爲第一
而種種布施以莊嚴佛像爲第一斯亦人天之果恒
沙之德哉且夫朱提赤八百年不可將去之物也玄
靜持集 卷之七 三十三

西文昌橋募緣序

余林居暇蠟展佩鏡遊銅陵華蓋間偶晚泊西寧見

亂石砢砢噴雪淙雷落照射之若危柱斜轟半空歌
垂亟問黃頭郎黃頭郎指點此新造西文昌橋也遂
具述茲地定孔道五方結軻趾相錯緘遂迭謁紫玄
者更無停畧津復險絕磯磽露而水怒飛狂颶暴起
輒縱纖臂鯨吻爲有普民高懷忠氏身殫殆者屢乃
恍然以建橋自命傾囊殫貲伐石鳩工不足而罄罄
腹產繼之又不足則上告郡大夫邑令尹遍走高門
懸薄頭借助半臂然拮据幾十年所功第半就無異
一簣之虧千崇止三瓦之缺于廣廈也余聽而喟之
靜持集 卷之七 三十四

因思朱鼓素封之家構瓊榭在講館曾不淹旬決歲
輪奐之觀爛然又如梵宇琳宮鳴魚唱暮即備卒婦
孺拍裝騰赴恐後此卑不過娛耳目高不過媚毗盧
耳猶然不嘆乏財矧是役也爲千萬人造命爲千百
年種果顧反壑網難破坐視舟中鼻氣之青波下荷
骨之白乎且突突名邦獨讓懷忠氏毀家救溺曾無
一人焉恥蓮環之獨載李篤之半不亦異哉于是懷
忠氏聞余言趨來揖余昔稱陶白今化爲蕭然要人
子矣余靳之曰甚矣懲于挾中人產欲肩大作得無

類捧玉蓋玉津御石填巨海耶懷忠氏匿笑不能對
余曰雖然曾聞之巧之極可以驅石愚之極亦可以
移山子愚客有未極歎請子畢子力無落子事教密
齒以修舊諾賈初銳而乞新緣豈終無激起應者奚
患焉懷忠氏唯唯請余更序之余不暇別爲可市之
言第泚筆次此語預代批導願我善信共拯淪胥勿
立人我山分遠時時擁高警者何妨多揮馬埒之
錢儉阿堵者亦可量創缺粟之惠區區橋王直擇日
落成耳嗚呼釋氏謂人天功德以布施爲第一台佛
靜性集 卷之二 三十九
亦云全活千人者當封萬戶侯古人航一壺載一龜
冥報立驗詎爲千萬人造命千百年種果而至唐捐
莽曠野哉有慧性者應自了此若乃翁水神鉤地絡
形家恒談置勿喙可矣

靜非集卷之八

臨川吳之甲元秉甫著

男奇杰編

記

五世孫重康刻

南昌縣黃侯去思碑記

夫昔之稱良令者曰循曰健循者承平之翔步健者撥劇之英規健而不循或以悻直峭嚴成毛鷲之治循而不健或以選懦模稜貽帽錫之譏循健分者駁吏也循健合者純吏也然而循矣健矣未必得可于上得于上矣未必不詆挫掣繫于旁簡左右者不盡

靜非集

卷之八

蒙即墨之封居潔然者倏而收西門之壘一民十吏蓋亦公患焉每兩吏見何易于之焚推詔李朝隱之搜闔豎一何清強充亮而當時使者竟不効易于天子且加朝隱一階古之上下寬餘良有司猶得行其志如此比者兇權使分道並出綰轂之口靡不括也雖刀之市靡不剝也有司少不稱詔指輒讓書貶逐甚則緹騎逮治沈休文有言晚代樹績垂風艱易百倍嗚呼安望吏治蒸蒸居見德而去見思哉余邑黃侯蒞縣出入六年所卓有愛徵及就徵邑之勝衣

舉廢者夾轂攀號闐咽塞道業創貞珉構特標歌之醊之尸之祝之永矢弗諼矣邑之西南什碑有聚落曰市汊其中具五民自以食侯德滋渥庚子閉閤之際臺專祠祠侯有市以來所創舉也或詰之曰侯之祠國門豎之國人祀之國士紀之矣歷一市也乎哉市民趨趨然起曰嘻余安得不祠侯余市往者苦關變苦句奪矣自侯在事而警于掀嚴偵邏惡少不敢弄赤白丸里旅不復馳赤白羽臥戟生耳臥犬生犖侯之賜也市有蕭紛侯決微亭疑隱見鷓鴣之曉深

靜非集

卷之八

窮象罔之珠亡奇請亡周內大駟亡所寓其奸此又侯賜也侯之治若鷲刀若釐鑑一切貨利賄賈侯無擅賈焉群商得以熟觀萬貨之平此又侯賜也侯恥狐白反衣貴能省士孳孳焉以驥余市曩以少儒自侯而文術蔚起此又侯賜也安得不祠侯也或復詰之曰侯之澤家佩惠君尸蒙慈父矣私一市也于哉市民又潛潛泣下曰吁余市安能以衆人之德侯者德侯追憶棺使入境以余市百粵襟喉浩穰甲南州議設局徵其課歲額且于緡閭市波駭察齡靡所控

侯曠曰抗擊曰縣令宛陵男子當仗節官下不能坐
視部民爲宵人所魚肉也挺躬訟之日中爭至昏以
此爲權璫所衝而市課濫滅徹無算市之民歲享侯
賜幾百緡安堵列肆免于誅腰幾千百家余市安能
以衆人之德德侯也余聞而憫然壯之又酒然異之
夫憫憫之吏鮮也奇樹項之令稱著聲聲遠才易
務各不能至乃今身前而論侯何循也以後而論又
何健也知侯節壯而中府始橫良幸蒙受時說首趾
相清視易手朝恩時局信吳海內文俗東阿尊事
靜惟集 卷之八 三

貴萎腰咋舌又手從族以獨薄責希速化者比比也
而侯獨策慮屈億不難燭哮聞之威爲元元請命而
卒能宛轉掌距坐縮凶豎之鋒以予民分子之厚侯
其直不挺而曲不詘者歟余每見侯識度澹晶風性
高簡柔嘉而惟則幹肅而有章且足知善御衆好激
厲名迹錄下車問姓來破豪右之柱而煮不制之僧
更僕莫數而茲市其最彰晰者蓋侯于是非警警會
不入其胸中清濁淺深舉真能定其涯量曰循曰健
惡足以名侯哉譬之時雨膚寸而起崇朝而灑八溟

亡不濡也亡不悅也而病癘所者呼爲瘴枯之液加
額而慶施苦鬱攸者印爲拯焚之膏羅拜而謝澤矣
宜市之民思侯誦侯而豆侯亡已也聞之劇良曰
衆不附者仁不足也附而不治者義不足也侯之循
仁矣侯之健義矣操此道可以烹一世之鮮可以射
天下之隼次公精吏職而立朝稍損詎足爲侯道哉
此又市之民及匪邑之民所思而祝祝而幾幾望之
者也道路之口可當春秋請勒諸麗柱之石
傳

靜惟集 卷之八

百歲翁傳

百歲翁諱緝輝號敬庵晚號止庵丞相十二世孫先
世自蘇之宜再遷而新俞宋端平臨川令延致正已
公之九世也公少孤弟妹六人嬰變銜恤公居家嗣
定惟家督所以撫存訓長之姬昧甚渥一切斧斤畧
嫁禮率周情舉無言素諸孤賴以弗隊後並茂勵克
家鄉里以此誼之公志行修潔惇學不仕用高嘗推
爲萬石長西北邑入悉使督促公披誠戶曉問咨其
調發不支者出家錢代之償于是編氓無復收責各

呼之苦相誠亟輸勿嬖負長者迎期繼屬如奔先是
同區宿通尋續質累且盈三百有奇至此未浹辰報
竣藩使嘆異賜綵仗旌厲焉公家承殷羨然不屑煩
拾印取以殖貨君賄爲業散卽越之資削君雲之契
甚爲里中兒所歸施與有贏輒以廣市宅址嘗謂人
曰吾努力種德子孫寧不昌滋聊以貽奠宅需耳晚
遂歸事諸嗣常羊自逸鹿冠鳩杖嬰色醜顏見者不
辨非茂皇以上入公生宣德戊申泊嘉靖丁亥春秋
百歲又二月十四其揆覽日也時郡守林公又沛等
靜惟矣

卷之八

五

走幣贈言以安車敦迎欲禮以上賓公辭不赴爲詩
酬謝曰神明德舉重南金體悉 朝廷敬老心筋力
未能遊泮水寵光贏得照山林百年奄忽非難至千
古循良豈易尋願假須臾霑治化漫隨童穉誦棠陰
牧守啟誦愈益嘉賞曰真人瑞也何物山川鍾此命
鳩工建坊表其里門公又懇辭曰淹蟄類齡取情多
矣胡以之重動里旅爲且未聞由光以甄表重也于
是遠近喧言爲畸人出就宅聚觀饗饌相錯是年冬
十有一月既望之夕公寢室忽有異香細氤騰騰弗

散移晷香散公遂委化蓋距百歲令後又踰九閱月
矣公娶澤城李少公二歲先公四年卒壽亦九十四
而公百歲日公弟且踰八十子亦七十餘竟皆出入
百歲爲一門長壽里中尤異之公二子一女適袁內
外孫爲博士弟子者相繼其河南左方伯奎者乃次
外甥蓋之曾孫也自是子女二家遠益豐衍則夫公
之德符也

五世侄孫之甲贊曰夫登年盈百生人以之大齊卜
筭及願養壽爲上壽至少饌珍執醕下不替于耆
耄惟矣

卷之八

六

髦供綬乞言題尤隆夫貽背豈修命考終遂古艱之
矧澆季促運鮮札芒仍張單獲災木雁兩失所從來
矣卽絳上甲子濟南春秋十室之中百祀之內閭史
漱一二記也翁猷遐紀奇齡百年過曆儵然爲七朝
耆舊將期數使之然乎抑安所得服餌至是家王父
今亦九十高矣爲余言亂時仰見翁起居狀蓋體不
嫺經申口蔑譚盡園唯是葆德服形絜行忘機所謂
考槃君子漢陰丈人者流吾乃今知祁年凝祚事寔
稟于組修與善壽仁理無闕子導引昔奉國應其福

門面高九參爲陽報夫詎唐捐之社亦寧非材之右
也翁仇績門行家延富貴未爲不荷而注紀莫聞拙
傳漸斬余產宗惟尤心儀之是以銓厥本事拙其遺
綢用表庭闕之希禎并備昭代之美談云爾

祭文

祭查虞阜師母

望舒聯表元媼淪晶清嶂芳歇馬帳歌停倚與夫人
流徽景胃嗣疆方才左芬儷秀奕奕鄰選載協飛皇
兩階瑤瑤南國明煒燁以練要危以肅正鑑形女圖
草作美 宋之人

徵詩女史曰相吾師登檀詞增誇胡射策望冠朝端
瑞錦牽絲衆推獨誦司隸少君相爲引重 帝眷賢
匹象服孔宜唐命烜赫龍弗委蛇追昔吾黨藝林倚
席卑者藹靡高者鉤棘主爵斯喟錫以名賢虛衡定
目拂塵談玄結韜題才輒無停砵惟薄聿修厥有內
子或易或于綢繆約綜明河射角然燭在宮宦海揚
飄魚軒夙駕侍從版輿徘徊子舍吁嗟不弔酷割頻
仍童烏阿雀矜殊鍾情羸博方悼倚虛載哭鷄骨文
床牛眠應卜麥我既廢松檟長依千草霞舉十載雲

樓夫人解裝薜蘿借隱言必稱姑笑不至矧 帝恩
舊臣未許投竿東山拔鼻北闕彈冠惠我江隅稅駕
南浦快觀隆師瞻依慈母謂師碩德慶叶螽斯謂母
懿質鴻祐永綏胡然觀化柳生于臆迎醫度劑二暨
甫臣支就厲成竟逢白鷄金鑪易結不弗難職宜厭
濁界言返輿載登近銀臺學彼夢綠嗚呼薛王異悼
莊荀殊情是沒敗觀達者所醒門有衛玉厥標令望
豈乏陽元以成宅相芳靈何憾容與玄扈生晴迦克
沒載瘞形

祭陳孟常

力命之相識也才運之難并也昔人往往嗟天道之
焉如而致訝數之不可全詰余嘗謂未始不可詰也
自古才而祚短如文考長吉之倫大抵以收貽瑰異
之姿自托輕娟吟吶之器靡得鴻祐苦於無所凝持
而疾子彫殞豈真有速取忌完若文人墨士所談者
哉乃今觀于孟常則信有不可詰者孟常生綏冕之
緒家有賜書自相師友狎主詞盟此珠族玉折之源
也幼標才悟思緯淹通窮該流略應敵有餘此對熊

辨鳥之識也揮毫奮筆妙絕儕偶試必秉羽見皆焚
硯此舊緣奪席之稱也夫以才如孟常溢氣全涌橫
屬高時未必後于古人而每觀孟常恂恂若不勝衣
落落若稚少文其于阿堵猥務若無嘗省然其潛篇
散帙沈冥幻渺又若專愚不能數馬足然余私計孟
常之玄度遠器未有不峻發而長驅已而孟常累蹶
省試隨筆括選余蓋信天之不輕假孟常政以重其
器俾之晚濟而學淵淵孰悟其不登年以歿哉今而
後疑天之果不可言也以爲滿掄之先零而孟常鍾
壽亡矣壽亡矣 一畝木之八 九
茂異矣以爲培塿無松柏而孟常席慶基矣夫明月
之珠猶蛭蠃之所守百莖之蓍猶青雲之所覆天之
呵護靈物以爲世用如此而胡獨斬修齡于詰士降
酷割于名流哉孟常攻苦有年幾度嘔心不逢拼眼
詞壇飛將真中虜率憶昨午闌公弟魁賢書孟常之
文有司輒乙其處而竟不售歷落蕭瑟不能無少望
焉何意尼屯之味翻成絕命之辭人琴俱亡風流頓
盡可勝悼耶嗚呼文章千古之業于今已矣修文作
賦之說未必良然所可爲孟常解者棣華瞻瞻羔雁

成群諸孤岐嶷皆足繼枚賦而傳夏侯之經平子曰
累世窮道極微子孫必命世不絕然則天未必終不
可詰原臺庶幾無猶視耳嗚呼年壽終盡宇宙生浮
駿骨猶芳鴻名未朽梁木忽摧宿草已腓酒醴依然
河山緬爾載辭陳詞典刑如覩

祭楊岳翁

天平何悟千岳翁遽爾長逝乎予聞從人受天者得
壽于天從天酬人者得壽于人以此相天下小年大
年百不失一母私察翁廣積豐頤隆龜倬韓非管生
壽非其壽非其 一畝木之八 十
之無三甲三壬者其受形于天宜壽一翁爲人落穆
沈毅淵冲山峙氣不待鍊髓不待澆其受神于天宜
壽二翁薰然其慈蕭然其朴機巧不爲造物所妬高
明不爲室鬼所瞰其受性于天宜壽三且不特此翁
生平無妍媚之行無讒訾之言無褻薄傾崎之事雖
前食父餒後因子貴中簪大司空門楣之榮聲勢赫
翁何求不得而翁過里輒下過族輒趨校竣翼翼未
嘗先人一步也揆之天道福謙之理宜酬翁以上壽
翁丁年力學涉獵墳典有聲膠序曾未獲占一科名

子奉諱來幾欲屬一言食竊靈凡而骨肉之間痛巨
增深不忍紙筆尤不忍琢句雕詞以相矜稱聊直敘
舉家哀楚之慘如此翁素知我其尚洋洋來格鑒予
之衷耶

祭宋幼清

嗚呼天有意乎無意乎遽欲予幼清去乎予觀天生
才抗墜淹速未有無意焉也至其慧則放之先鳴老
其才亦留之晚令惠華松茂並有遺焉幼清釋象之
日業負才名而落落不偶殆玉子遺子始得一箇復
靜非集 卷之八 十三

三舉進士三報罷則疑天姑誣之歟之行且大伸之
也孰虞竟如是焉已乎夫古亦有才而不逢以沒者
矣大率賀之才而鬼也郊之才而寒也昌齡浩然輩
之才而浮以誕也幼清奇博出以奧渾文章載以道
器孤韻介節俠骨剛腸參御以游世識者謂詞人烈
士合爲一身可奴僕命騷亦可糠粃鑄世而如是焉
已乎其胸有二酉之書體無三壬之相乎而幼清庸
賴豐頤修眸偉軀非形慢神穢法不宜壽者不寧此
也幼清於仙錄道笈蔑不弋玄微微自謂大還之術

欄柄入手縱不絕粒輕舉會須易髓代毛駐景長視
適復爾爾豈過服文成之馬肝覽茹甯封之飛魚乎
抑中散石髓成泥衆天丹鎔終敗乎嗚呼妬妒諸
至近態極矣豈造化小見仍學世局忌才面孔偏毒
蒙而短薛生食而死廉平痛哉予不能覓聚窟之香
以返吟魂予不能採月支之草以活溘化涕泗沈瀾
徑欲借正則雖虹乞曼倩赤鵲叫天闢而訴與宰也
百迴思之或者天上情才視人間較熟人不能用而
天用之如往時所作賦修文故事乎然幼清不用
靜非集 卷之八 十四

祭黃母朱安人

于人用于天益不禁殄瘁之悲視予之慟也已差可
解者兩兒繼舉皆房林九色雛叱日可傳裴家文種
捉放生賦筆而幼清彌留篋死之辰手書寄予自言
去來了無所繫似悟蟲臂鼠肝之指而幾于朝聞夕
可者則幼清之天原定無庸予嗷嗷問爲耳嗚呼幼
清生也名人不數貴仕沒也才鬼猶勝頑仙獨予愛
子之血如斗望子之目如箕而今已矣痛哉絮酒陳
詞求不忍文靈其聽之

望舒失景瑤發收芒青鳥夜咽白蟬長翔悲纏姑岫
涕溢肝江其涕伊何安人是傷緬思幽懿追溯潛光
扶輿孕淑閼闢祥曜闌爲初明月爲瑞歸于華胥
儼彼賢良鶴巢珠樹燕棲玳梁既尸家秉途解凝妝
洗腆甘筵以適尊章調潔蘋藻而奉烝嘗招搖橫戶
絡繹吟房機絲尚御操作未央夫子賴焉內政克襄
併精玄素宣意鉛黃聲飛膠序秩典巖邦維先賢且
憤亦留杭 天子嘉之賜重褒揚象服委蛇冠冠
嬋人伶異敷潤視高驥安人處然謙謙弗違日有美
靜排集 卷之八 十五

祭先姊

嗚呼昔人以日况兄以月况姊人之見月也少于日
而親月也甚于日則懷姊德者可推矣矧吾姊之賢
又倍萬恆衆者乎姊之生也東石龍之秀嶺蘇洲之
芳初琅玕以爲佩藥芙蓉以爲裳七歲既讀四德乃
彰慎于遂對至年幾二星齡侍父母之傍以故弟輩
受機哺覆露之日最長追憶茲時其衣天香星象轉
隨月之光乎及夫結縵而後儀型滄遠寡念如初授
衣賦食歲不絕逢其時共怵感必同吁嚮時涕庭德
福相遺夫士知陽舉伯鸞之玉案諸甥擬出光陽元
之宅相斯亦可謂纖阿按轡瞻彩凝祥弟輩茂不色
欣欣而相向矣已而余家祚薄繼遭閔凶姊亦降割
冢甥早終忽忽不樂涕下無從如李母之傷長吉如
王家之失潘冲姊之病遂胚胎于此而非藥石之可
攻然而覽觸宜更旣缺當圓偶苦空華之患幸逢上
池之方在魚軒乎豫納殯燕喜今芝房况也蘭生于
室槐植于堂綵幌方設葵輝孔揚應叶三祝之頌合
舉百歲之觴胡爲乎悲動青鳥北翔白蟬遽厭女紅
遍從夢綠望舒宵沈素娥夜哭嗚呼痛哉頃余趨侍

爲事所迫語未及深車已在輓向冀源來詎期疾革
思見面而靡繇欲焚鬚而不得嗚呼痛哉我思古人
任俠之骨惟姊知之離憂之慘惟姊悲之而今已矣
能不歎歎八年之中爲日有幾哭弟哭兄又復哭姊
骨肉虛無孑然誰侶金石爲躬亦寧堪此嗚呼痛哉
計及之日適余長驅驛騎驂驛集已在衢邸金波之
掩翳感素魄之西歸漫長夜而不可旦愁羣芳于鵲
鳩之啼命兄啜泣累酒隻雞代生芻之獻致婢媛之

惟所修靈之不昧鑒楚些之哀詞

十七

祭齊君求

祭齊君求

嗚呼君求遂與予永別耶何爾才之豐爾命之壽耶
初得凶問猶疑忌口相蟻欲詢而咽已摧每念而勝
爲裂而今果見孺子斯焉衰絰矣豈不痛哉嗚呼君
求之品玉質黃流君求之文千鏤琳球君求之識然
犀可以燭魅君求之度巨隅可以函牛猶記南園之
役獲爾奇卷大叫不休以爲淵雲再出董賈堪儔迨
見爾面標格勝詩吟吟若不出口恂恂如不勝衣益
嘆賢者之不可測遂將大用以相期乃至鵲九未逢

趙壹不遇既受困于三刑復見燒于二豎牀頭盡今
覺壯士無顏帶眼移今似詩魔爲祟且也文雅見疵
獨行多厄玉化城以射人爲挾鼠而相嚇不啻荆俗
之欺王粲幾如唐人之欲殺太白我心慙慙營救莫
得賴天悔禍豚魚乃格而君焚舟之志益銳背城之
借竟克看花御苑起草明光木天清秩祕館仙郎各
冠羣英聲馳帝鄉聖主揆留眷顧未央他年名相
世舊擔當固爾氣之方吐亦我色之孔揚京邸相對
戰勝方肥一肉厄酒談笑安蛇我出都亭君遠送之

節惟集

卷之八

十八

臨行執手不忍分攜豈期一別會幾何時君遠棄我
長翳幽扉霜彫玉樹風摧瓊枝花碑影斷運炬輝微
昔賦長楊而去今乘廣柳而歸豈不痛哉嗚呼君求
爾亦奇矣少負奇才長遭奇窮中遭奇禍予意必有
奇逢且享奇壽立奇勲以展君奇抱而孰悟歿之太
遲奪之太暴抑何造物之無知而昊天之不造也既
予以才胡不呵護其身既老其才胡不終用其人反
覆思之古亦有才不獲修齡長吉才而鬼子安才而
醒寄實速取理亦有憑至如君求純操質行坦衷直

情孝友俠烈皆壽之徵如何世歲蒲柳先零豈世俗
忌君求者不乏而默雷亦復忌其才名也耶嗚呼君
求昔人有言寧爲才鬼無爲頑仙爾金馬之名已登
爾名山之訓已傳爾少小讀書之志已略應一二而
不至同朽腐于衰草寒烟爾疏孤文劣修謹虛足
趾美而象賢君求固可無負視于九原也已獨予失
良友何以爲心惠辨無質于絃息音慟不自制涕泗
盈襟及鴉索酒聊寫哀忱

祭先考先鄉賢

辭作主 祭之人

嗚呼吾先子之學也以實踐爲先以標榜爲戒宗餘
干之主敬契金谿之立大從靜裏養出端倪懸淡中
銷融沾帶經歷奇窮異變百折千煉而不易其操持
博涉山鏡塚刻雲笈貝藏而不流于詭怪篤孝友于
家庭而不類王太傳拘牽一節于天地四海之分量
終歸振教鐸于膠序而不似馬南郡之脫落細行于
居身率人之模範先壞後學擬之以周元公或可得
其瀟灑之胸襟方之以程伯淳庶足盡其冲融之概
嗚呼不肖侍先子于穉歲失先千于髫齡雖未能

領略先子蘊含之祕窺測先千學問之精而至今追
想其音旨遙憶其儀型終日無怠慢之氣終身無溫
飽之情絕口無詆訶之語絕跡無徑實之行片言提
撕畢世體貼而不盡一字指點生平迷謬而頓醒叔
季以下如我先子者恐指未易屢屈而名未易多稱
宜恭惜數十年于茲服先千者萬人而一轍頌先子
者異舌而同聲而相與俎豆先子于孔孟之庭以此
見三代之直道不泯德義之人人有徵嗚呼曩昔人
祠之舉不肖方奉 簡書衡文兩浙未供抱主之役
靜惟集 祭之人

誌銘

洪洞晉公墓誌銘 代

晉體冲公余綰帶舊交也今歲捐館舍余東官省闈
未獲素車謳緇然未嘗不潸然震悼矣嗣子以從弟

孝廉君狀徵銘于余余惟仲宣殂而思王表其德孝
若亡而安仁紀其行斯亦倫好大情也敢以不文辭
按公姓晉名應兆字行吾號體沖洪洞晉氏故稱著
姓祖偉爲元城丞有廉能聲以子貴封戶部員外偉
生朝臣舉于鄉爲和州太守多惠政至今和人尸祝
之以子貴封都御史配張恭人生五丈夫子公其第
三子也生而發慧幼時見家訓傳汎詞波珍馳
菰圖合伯兄陽去官之二子人京邸公扈行遂鼓篋
成均綜覽天下文章之學太恭人嬰負茲旋轉床
靜作集 卷之八 三十一
第考數月公侍同爲華雖古戶外納履節變機帶者
亡以踰也及棄栢棧柴毀骨立幾至滅性恭事太翁
色柔容婉視所欲得亡不羅致市有邪表價且百金
度可適太翁體無斬于直竟嚮以進其曲體親心每
類此歲戊子例當謁選公念太翁春秋高不忍行太
翁強爲視轅迺就選人試拜大官丞先是中盾襲恣
大官頗困躓靡所措公至條十議大約備員修廡酌
改解禁冒支清弊蠹而肅官守娓娓數百言奏
上報可是後禁廚肅緝巨端斂手不二年而羨米二

千餘石麻蒲薄物亦積價數百後陳張二公庇輯堂
庖不煩帑錢而事集皆藉公餘貲也語在蕭太史記
時江南歲大侵民多流殍公復疏請增饘蠲賑便
國計且蘇民病上可其奏焉有忌者事竟寢格而
公聲譽益燁燁流播矣它如議復西門監獄得之例
以振墮規嚴禁瓊林宴罷罷之役以飭軍興一時朝
紳同舌多之庚寅歲公充甘肅巡撫旁午且歲惡餉
匱士呼庚癸天子曰若忘食主爵以公有幹濟方
略超擢臨洮別駕督餉治堡并理馬政屯監蓋異數
帝梓集 卷之八 三十一
也公久知甘肅爲當道塞兵食兩疲師老械弊難以
制虜奮筆立草六議皆籌邊長策時不能用識者益摩
爭鑒傳之郡中紙爲貴焉初公未拜郡也太翁壽八
袞公欲歸祝不得則過索名公巨卿筆墨繪圖勒文
以獻至是取道省覲長恐稱觴萊綵充庭自以一日
之養三公不易也而太翁輒曰若受命行邊王事
靡盬遑顧家耶若第能以吾治和者治肅俾邊民安
堵吾滋樂矣公乃展拜之郡下車廣恩威撫孤餼食
無甘味寢無安枕給餉必唱名面發以杜侵剋收糧

爲三平一尖以絕朕機軍民翕然公憂邊思職燕居
深念自謂夢在日中矣條議二十四事奏記當道會
題減屯糧三千石寔公成勞也公更刻康自將處
玉關彌年未嘗私取寸玉堯乎昔人難於退敵緩帶
安邊懸魚表清留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
悟天道難詰邊民之困公之勤勞之疑
亦稱矣太翁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
秋丞歸士幸甚公之德澤之深公之德澤之深
至苦次謂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
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
多望者宜有特徵率橫中飛語公遂削述榮衛幅巾
草履矢作烟霞之主焉居鄉尤多施子賦衣授粲里
中兄待舉火者指不勝梳施茶創利歲以百計倒庾
傾囊不靳訓勗諸嗣不愛楮幣延名儒設臯比羅四
方高才生相切劘諸嗣嶽嶽皆國器亦公博義哀仁
之報矣壽登七十

論曰懷經挾術之士含毫抵掌高談經濟蔑不條天
規地一旦委之機柄試之盤錯則首鼠胸臆莫知所
出回視君臣持論不幾去實之珠璣而無當之玉璽

乎晉別駕起家肯子曷嘗有英詞瑰說足以博半豹
之稱折五鹿之角而泊登仕版敷歷中外吐奇標異
職大庖則羣瑄不閑掌兵計則邊柝不鳴幹國之長
材而投報之令器具見焉惜其勳勳屈于烹鷄舍光
輟于齒內耳令得躋當時之柄建封又詎勝道哉至
其孝友天植忠義性成尤所謂恂恂篤行長者矣余
每觀晉氏羣雄輩出各以品局流奕一時豈門德家
行薰雕者素乎昔傅王氏人倫之盛大者龍鳳小亦
虎豹余于晉氏亦云是宜銘

節節集 朱之八

二十四

銘曰遙遙景賢寔啓諸賢公今鼎立位輕德軒儒耶
俠耶吏焉隱焉何以傳世名山有編何以藏骨首丘
有巖鳴呼後之馮而弔者尚識爲獨行君子之肝

朱安人墓誌銘

朱安人者余友翁源令黃南溟之母也猶記庚戌余
與南溟同長安邸舍繩床相向伊吾聲互答間關及
家惟中事津津母氏聖善不去口余業舌詭而心儀
之頃南溟令翁源忽衣縗款余門余驚躍起問則泣
數行下曰吾母塗棄諸孤矣子知吾母久益爲我沈

華光一片麗牲石平出其狀大都曩同舍時語也余爲之怡然愧不文無能爲役然南溟之母亦吾母其焉敢固辭按安人姓朱故玕望族父少川公娶劉僑居粵東生安人安人生而早慧且貞靜婉婉少川公子畜之弟四僉出姬媵安人蔽翼若同乳數數陳大義曉譬毋劉劉感其言有樛木風識者已詫安人善處骨肉少川公嘿念安人非凡兒偶盡室還玕命塞修遶佳婿已而得見莘黃公喜曰此真吾家玉潤矣許委禽焉安人十六歸見莘公悉屏去鉛冰解卸簪

靜非集

卷之八

二十五

吾嫂賢而相內外人人稱吾家內子賢有同舌焉見莘公嗜學耽寂十九臥書龕不屑問阿堵安人獨持家業所需促辦得以併精一路博討窮搜宛委之藏漢冢之祿拍綜都盡南溟繼起帙而大之父子雕龍之譽幾與兩姑山爭峙蓋安人內贊之力實多已而南溟以丁酉弱冠舉鄉見莘公以戊戌擢明經高等里中見爭以殊榮相賀安人色不爲喜及見莘公蒞仕杭州別駕稍遷嶧勸太守歛歷數年挾安人俱安人曰吾忍以七著節御區區者累乃公懸魚素絲之

靜非集

卷之八

二十六

國恩未報有爾在乎何官不可表見願爲紅綾餅類
涎不斷也南溟唯唯已未之役遂盡焚公車義授翁
源令還報母自御板輿逆安人之官安人曰毫及不
堪爲若作東征賦矣予笑曰公不謂若甘爲之養
第忠君愛民義理之所在雖死而不避
唯令翁源移成仁信今不爲人知神靈之靈不虞
遂有安人之詩予反見翁源爲忠義之臣也
吳子曰余讀女史之傳以爲婦人之道不貴
不撫卷異之然其言曰婦人之道不貴
不經見孰若朱安人仰獻斷織之規俯效畫荻之訓
使賢守廉令一時輝映哉至以笄緯緩頰作理學中快
語又可稱女中閹濂矣卽編之煒彤奚讓焉是宜銘
銘曰父有雛女則翼之匪女也家之式兮夫有親婦
則穀之匪婦也家之寶兮父有子母則訓之匪母也
家之君兮翟冠孔熒象服孔嘉其祉也邈兮維子丹
穴維孫渥注其氏也華兮塚高臥麟塋成致蛇其城
也佳兮安人之藏偕姑山永固安人之澤偕盱水無

涯兮

靜非集卷之九

臨川吳之甲元秉甫著

男奇杰續

議

五孫重康刻

平播議

竊聞邊境者國之尾也譬之牛馬處暑之既至寒蟻之既多而不能殄其尾則不免於患當今播變何以異此播會介在川書世作外藩美地爲夜郎且蘭之故穴牂牁對道之舊墟國初內附以來素受戎索莫逆頓行自都縣置而設公使耳通跳梁不軌致結靜非集卷之九

吏議天朝眷乃世討議有議撫恩施未已奈何爲悲弗摧蔓乃難圖始猶怨隙所備間橫逞其狠侵繼遂申禍無良益大張其豕突七姓三司盡爲魚肉黃平白泥悉就鯨鯢而又躡轅我城守荼毒我將士虔劉我生靈悍然以鴻毛而干大鑪煙臂而嬰車轍此門庭利禦之寇而肘腋爲患之仇也且小醜縱橫諸會觀望一微震動百國睥睨儼天罰久稽元兇不殲恐樹梗于荒裔示弱于邊圉事已至此類非辟之病在一方面而失今不圖將跋盭之疾遍天下然則筑貴

安危寔係國家利害尚可養癰憚一割之難縱敵

貽數世之患哉愚斷謂羈縻之術止可行于昔而大創之舉不可已于今也矧伍千征倭之偽請以

朝廷爲可戲贖錢贖木之罔納視中國若無人此其狡情叵測誰云王法容誅嗟乎朝鮮首議固其已事之驗矣第楊酋伏莽據阻怙衆櫻城我急則蜂屯入保我緩則脫兎相加我寡而怯則補戈增國恥我衆而強則堅壁困軍興出沒無常輕點百態誠難殫鳴伊吾之劍述馳深入之車嘗晝夜往復孰等之有六靜非集卷之九

策而尋常兵餉之說不與焉一日選裨卒訂賞格兵志曰疆場讎讐一士賢于百萬師司馬遷曰壯士先登陷陣走死地如鶩其實爲重賞耳蓋偏裨死官也諸卒死士也戰死功也未有不得死士能致其死力者今充行間役中黃者非盡乏人而將領不必識韜鈴兵伍不必開擊刺又川貴土著多軟脆重死罪謫戍籍鮮忠憤捐軀從糜餼餉而未有銖兩之報愚以爲當博延慎選各處曉暢兵機會暨旌伐者委以事權假以便宜使效虞詡三科之法召募各省直村

官蹶張一切投石拔距超亭擊劒關索彈瓦連弩風
角占測之類悉得收用然後定其功賞能掃靜蠻烟
者賞如千登陴陷敵者賞如千尅獲俘馘者賞如千
庶人興挾纘之恩士鼓投醪之勇昔淮陰亡命而禽
勁楚衛青人奴而滅強胡彼么麼叛酋又胡足辱天
聲而膏齊斧也二曰調地圖廣鄉導孫子曰不知山
川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
地利况播州僻處層崖密菁中如鳳山拱辰紫霄諸
山鎮湘江小鳥江白泥江諸川津皆險隘峻絕路難
行

靜林集

卷之九

三

連騎峰堪束馬惟不知其要領故相襲以爲鬼區免
窟莫敢窺左足而擣其巢耳今欲決策攻勦必先熟
習其境界詳考其形便兄林莽葱蘢之處山谷曲峭
之處原野紆折之處某可結寨某可設伏某爲高陵
勿向某爲背丘勿逆皆可畫地而談聚米而計因按
其勢鏤成一書展籍彼圖婦孺可曉庶敵在吾目中
而夜郎詳河之險與我共之矣然地圖非可遙測臆
想神遊而知必得彼之叛遁來者啗以厚餌令爲我
向導此楚才晉用之術也倘梓耒有便莫如懸金幣

以募憤遊商賈此屬出入既久道途必諳誠致其人
以資指南則靜可坐堂與以知千里動可就熟路以
駕輕車昔張松獻地成都不守呂凱進圖蠻賤成禽
而唐蒙通夜郎之道亦問之蜀賈人而後上書此察
形觀勢之良圖入元取子之先計古所首議者也三
曰伏陰謀務訪諷諭子曰善戰者致人而不致于人
六韜曰鷙鳥將擊卑飛蚊翼猛獸將搏耳俯伏言
兵貴諺也今楊師素既親探羽書未馳邊遽未告彼
輒先覓而早出而後入其計固已周然以武震臨之
靜林集 卷之九

靜林集

卷之九

彼必波驚獸駭詭詭險地挑之則不出越險而覆之
則又不能縱久當自困寧不需歲月而兵幾頓哉謂
宜潛謀密運動九天藏九地陰蒐軍實而陽敎兵容
或羸師以張之如伯比之間隨或曳柴僞遁如樂枝
之敗楚或七遇皆比以驕之或使勇無剛者嘗寇而
速去之如爲賈之滅庸公子突之破戎然後因其無
備襲其不意前角而後犄乃可踏也即令彼不爲吾
誘而吾亦得因是以審物審備養氣養力可居安而
無患入險而不脫矣三略曰將謀密則姦心閉將謀

泄則軍無勢此一策也四曰扼要害關曠途孫子曰
善攻者敵不知所守善守者敵不知所攻曰與人鬪不檢其吭拊其
背不能全勝今播石棧鉤連衝波逆折羊腸復道轉
石礫厓自謂一夫當關萬人莫能過也然吾計彼之
出師不過往來于數徑即後兵不出計彼地所產不
過班竹文通布蜜茶鹽沙黃之類餘物所需亦不得
不仰給于外郡即有積而末嘗不可以計殲竭也
今微塞之危如涓涓諸處業有屯將然堡堞未固防
禦簡疎謂宜其備衛若合江鎮遠等界精銳兵

靜修集

卷之九

五

嚴立選鋒禁其往來捕其介使俾無以窺吾虛實而
利吾實遷彼突而出則厚集而廢其歸師路困之術
也彼入而伏則勢不能以久絕中虛之道也而又即
吾屯營簡練之衆日侵月軼斬燬其林茨壑關其隘
區尺寸而取步武而進吾威稜漸逼彼保障漸傾又
內訌之勢也此亦一策也五曰精戰城防敵稜孫子
曰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鼂錯曰兵不
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射不能中與無
矢同今播平原相遠川谷居間所謂弓弩之地也崔

葦竹蕭枝葉接茂所謂牙鏃之地也曲道相伏險阨
相薄所謂劒楯之地也此不可不日夜肄習固也嘗
考晉馬隆擊鮮卑以山陁隘乃作偏箱車地廣則爲
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于車上轉戰而前殺傷
甚衆遂平涼州其爲制殊便于今但車陣久廢不可
律修則諸可用者惟火攻一法蓋播地草木蒙籠火
甚可施且火之爲器號兵中飛將戈矛矢石止能殺
人于十步百步中惟火能殺人于五里十里數十里
之外誠用善于火器者廣市硝磺精講製造以此攻

靜修集

卷之九

六

堅何向弗克然又有可慮者曾枝有滾水播石尤巧
于用暗箭向者決戰多爲中襲莫如兵各設一長牌
退以結陣進以翼身則彼雖有坐草毒射之術不足
恣其奸爲吾恐而吾亦可舒旆長驅而靡顧忌此又
兵志所謂以長擊短勿以短擊長利則能趨之害則
能避之之說也六曰行間謀構黨援孫子曰上兵伐
謀其次伐交夫交有內有外外交構則其羽翼孤內
交構則其手足掣今播所錯壤而國者有安黎諸司
賓靖諸苗芒部烏蒙諸夷聞夷性無常所食者金帛

耳誠使舌人歆以貨賚令爲我轉行間謀則彼必深
中不疑吾可得以奔縛也不然則令其引兵前驅吾
從而尾之又可得以衆壓也量錯所謂以夷狄攻夷
狄中國之形也第或貌貅之出不微于它豺狼之德
未必爲用嘗聞楊酋性兇獷多殺戮諸司苦其虐議
輒欲食之肉而寢其皮特刳于積威罔敢發難倘賈
募辨智拳勇之士數輩厚其貨送而遣之往遊因交
關其間嗾之內隙自相猜異以爲中應夫嗷嗷之衆
方以楊酋爲怨府而吾復許以應龍既執不吝傳聞
計惟集 卷之九 七

相封諸軍將徒亦前漢無所裁則彼皆知元濟既禽
淮蔡卽吾之人懷恩已亡回紇爲唐之用豈無操戈
相應者此又所謂中人腹心之疾而舉敵掌股之上
者也是六策者操縱不同措置互異統之機有所當
乘變有所當國竊謂營定荒夷殲滅戎醜帝王萬全
之道或不出此兵法曰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
災莫過狐疑夫誰無疾青能者蚤除之以堂堂中國
尺組且可繫強虜寸劍且可斬樓蘭而最爾苗酋世
在宇下曾不富一彈丸反猖狂躑躅真敢誰何令不

奏請勅獲其何以息臥榻之新睡而掃藩籬之盜賊
哉此愚所以爲鷄鳴起舞憤然欲請戲下之纓而借食
前之筋者也

策

經機 王子蘇松武程

古之善兵者言機不言經也夫機之用神矣進退恍
惚出入杳冥固有機而寔無機也况規規焉執孫吳
之科按韜鈴之說而曰是經乎哉乃後世介冑家聞
儒生端本經術謂武亦有經動執經以談兵轉相
誦惟集 卷之九 八

傳會某也奇某也正某也分某也合某也紆某也直
處女脫兎之喻非不捷于機也振鞭絕弦之形非不
決于機也龍變虎發之說非不極機之幻也震雷通
雲之語非不諳機之神也然模畫殺中失之千里鑽
研紙上已隔萬重矣昔太昊之難七十戰而後濟黃
帝之難五十戰而後濟少昊之難四十八戰而後濟
昆吾之難五十戰而後濟當是時豈有經哉古者兵
出受命于廟受服于社設明衣鑿凶門而出其不可
必知此且決機兩陣之間百脉驚心五色無主天運

遠塞雲舞飛旂即平日深于機者且恐無用而可執
吾熟嫻素習之經當之吾見其舛也是故古莫古于
黃帝之陰符經日月龍蛇反覆之妙得其精可以養
生竊其餘可以治國此非偽書明也然已不無免葵
燕麥之疑焉何者謂帝能經帝之妙不盡此也亦莫
古于風后之握奇經風雲鳥蛇循環之神演爲八門
變爲八卦此非舛作用也然亦不無免角龜毛之疑
焉何者謂后能經后之奇不盡此也宋兵號最弱而
宋元豐中始定七書爲武經頒行武學其間孫子一
靜集

九

書精言妙理雖尺幅不賒而九天九地悉羅其中矣
吳子穰苴之深奇次之尉繚之縱橫又次之三略之
名附于黃石六韜之語不類丹書烏自定其爲經也
嘗攷善用機者如陽與陰如陰與陽無窮如天地不
竭如四時破勁敵于襟帶之下解重圍于談笑之中
是故棄燧係而吳師奔連鷄火而姚襄敗非有舊說
可師也更鼓不發而寇弭女子彈琴而身遁非有夙
聞足術也曹操起沙爲城以渡渭郎基剪紙爲羽以
破敵鄧訓縫革爲船以濟河非有成策宜用也試按

古諸書中果載何經于彼後言兵機者謂有八機五
權則又淺于機矣雖有至神之機一爲八窺固已淺
陋不可用譬幻師之市幻也必先焚人耳目使失其
視聽然後擲盆化鶴噴酒成霧莫有測者聞之盜有
含水喫人者乘人未闢而喫之往往致勝人識其術
乃刺刃于其水不及發時于是盜死人手矣况兵機
而求之經得乎如李衛公果水以擒蕭銑使其排不
及至而考之兵法臨水必待其定張彥澤逆風待契
丹鼓其不意而求之兵書逆風則結陣以待馬陵之

伏孫臏死焉消涇用之而成擒何故智之不效也新

十

野之趨先王劬焉烏林踵之而逐北何勝筭之無常
也昔趙奢子括能讀父書及長平之役代廉頗將其
母上書言括不可用卒債趙事南唐朱克弘者再用
之子也博奕酣酒口不言兵時以爲非將帥材克弘
請效死行陣其母亦上書言克弘有父風可大用而
常州一戰卒敗吳越夫孫括言書似不可用及觀克
弘未必非家傳力也且以二母敏識洞若龜策似成
敗先機婦孺能識者則有機乎無機乎機果可按贖

而求否乎難情于機者至按牘以求機因而摹跡以
用機甚而緘囊守訣以閱其機昧神明之用區區責
之傳授遂以六韜五勝之術天乙太乙之符蚩尤經
余之篇鬼臣無忌之略魏太祖之新書李將軍之戰
法機莫神焉不知劔之精良者至龍淵湛盧魚腸驚
觀止矣刀之淬利者至脫光孟勞青嶺素臂止矣不
能用之則皆倒持其柄授人曾得效一割之力哉是
知兵莫神于機舉世習聞其說而不知習聞者非機
之至妙者也心將喻于口而已悔于言文欲授之于
筆非矣

卷之九

而不知所教泡起焰滅影過風馳縱曰進退之妙存
乎一心然心非神化不測精溶明妙之心卒難語此
機既昧矣不得不用勇以決不可必之勝又不得不
用衆以集偶至之勦觀世談兵不出此二端而不知
用勇用衆俱不足恃也烏獲夏育力冠千古不聞有
戰伐勦魏曹章能負太廟萬斤鍾而趨解白象尾頓
于地以臂繞虎尾虎伏不敢動然是時海內稱關張
萬人敵不齒章也南梁羊侃以指抉壁入三十弓力
至二十石北魏盧普以海神馬骨爲稍齊神武諸將

莫能舉然是時天下以高敖曹配項羽不數羊盧也
力勇若此而暗于機遂與三尺孺子同其無用倘以
爲衆足恃耶則王莽以百萬圍昆陽也而殲隋場以
百十三萬圍平壤也而潰此其兵莫衆矣光武悉漢
將之良以圍天水而析北神武悉齊兵之銳以圍金
墉而隕身此其兵莫衆而且加以良將矣拓拔英揚
大眼以四十萬圍鍾離而隻輪不返郭子儀李光弼
以六十萬圍相州而九師盡奔此其兵莫衆而所遇
又非勁敵矣然後知兵也雷附之勢不得其機見無

筆非集

卷之九

七

所用而今之訓武者設言經也豈知兵自有經必明
于經不執經而後可用經明于兵主變不主經而後
可讀經不然呻吟章句是儒生之守也賈復之儒術
阿蒙之刮目不幾爲藏拙者口實哉按漢書儒林傳
明帝別立校舍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
當時以爲非訓練所急又按白帖載涼州刺史宋邊
惠多寇令家習孝經而蓋勳譏其不知務夫孝經在
儒者豈非經之首而施之兵至不相蒙如此是則虛
慕儒生之經術而責蓋勳以經也非知經者矣今

國家久享太平遵花劍鐔秋月刀環幾爲繪師觀聽之用以故選材者試之弓馬課之論策亦既鯁鯁無遺法也但絕塵穿楊旣未必皆妙技而規畫文字不過襲鉛槧虛詞曾不見其虛虛實實能發揮胸中妙用者選士不洞觀其機異日又安望其設法及其登用權甲執冰世且日爲狙人僞僂喘喘搖手閉目以避文史之筆條精神敵于趨事耳目敗于承迎安得深明于寒暑晦明雷霆風雨之變以求所爲隱之大者乎安能觀合于山川向背險阻伏起之形以求所靜休集 卷之九 十三

爲隱之地者乎又安得瞻勞佚主客之機審虛實生死之故蔽之于前望之于後以求所爲隱之于人者乎是平日既不講機臨敵又安能出機且訓練教閱止習花套自四方平定陣三衝三突外無所見奇卽爲鸛爲鶩其遺法亦未聞也又況上焉者乎是既不求機之迹其又安知機之神愚草野何敢言機第嘗下上古今名將竊謂機困于心如錐藏穎見機發于心如鉤動鉞飛機之所來眉不及肝目不及瞬可以精悟難以學至張子房之神于機也非傳于下邳受

履之父老也怒後期之一言撥動其機也王景略之神于機也非傳于嵩高山踞胡床之父老也倍償番直之一言撥動其機也則謂兩父老傳之以機亦可也甚哉機之不容口舌形容也我 皇上昭文隱武內謚外寧有道之長遠軼百王薄海內外方將望風占牛稽顙細管摩前王閭之路威喻銅柱之鄉士生其間亦何用曉曉兵機爲者顧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知在周易師之九二言師中之吉也孔子係之曰懷萬邦江漢之師圭瓚車豐王之所以嘉召公靜休集 卷之九 十四

也乃虎拜稽首而曰天子萬年夫以兵戎之事而推其心則以爲懷萬邦致其頌則以爲享萬年然則際雍和無事不獨上以此貽其下使得從容偃息識機明變以稱任使而腹心于城之士相與深其機老其智樽俎之上折衝于里以弭四海未然之變而壽國干不傾之域亦所以永綿 天子之純嘏者也如第按金匱讀玉韜以稱武經非愚所謂知機并非愚所謂知經矣

虜倭 壬子蘇松武程

國家有鴻毛彈赫立而不譁整而愈暇顯示敵以不可犯者勢也有偪億勃萃不鼓欲躍不忤欲赴隱足以待敵之至者氣也勢如鉅鑿絕歟兀峯戴葉倒卓太青使登頓者飛睇千盤惴惴而不敢躡氣如越彪怒視鼓鼠露鰓吸衝颺噓烈焰役之者蔑不骨盡肉斷以出能設勢則以我制敵可以靜而無不同能治氣則我不爲敵制可以動而無不從自古鞭笞四夷控御八紘未嘗踰此兩嶺此可策今日侯虜之事矣聞漢人曰戎狄者四方之異氣也大部虜得西北一

海峽集 卷之九

十五

種天不足之氣其性頑痺不可曜明之以禮天恐其爲中國患故特置之莽莽大莫之鄉而限之以邊倭得東南一種地不足之氣其性慄疾不可凝持之以信天亦恐其爲中國患故特置之炎歎毒厲之隅而界之以海中國如花然邊與海其符莢也中國如果然邊與海其毛廓也然我勢與氣足以運掉邊海則邊海爲我之外護以代我達當其不若我之勢一類氣一散彼將倒拾我墜勢侵襲我敗氣環起而闔邊截海與我爲難愚請識邊夫邊之立自秦防也秦政

命蒙將軍斬山堙谷築起塞城延袤萬餘里歷代藉以作繆垣入明定鼎幽燕尤與邊隣其在東爲遼鎮建州海西毛憐諸大直駐牧其左兀良哈種類福餘泰寧衆類三衛偏側其右雖皆疆我戎索而往往介我不虞以穿我塞則肘腋之患可虞也遼鎮之西爲薊鎮薊州故屬大寧大寧與遼宣墓峙共號邊境自割大寧予虜而遼宣斷遼宣斷而京邑孤始不得不倚薊爲遼州之閘如古北口喜峰口潮河川最當虜衝而去京師二百里許耳卧榻斷睡孰甚於此

卷之九 矢之九

十六

已巳庚戌之變直薄內地豈非關入之易致之耶則門庭之寇可虞也薊州西爲保定保定雖馮翔近地而紫荆倒馬龍泉三關寒隸之保定西爲宣府宣府山川險隘稍易守軍士素稱敢戰乃王經之陷郭舉之叛皆起於宣而老把都喀羅兀慎素囊五路諸孽又踰踞於外彼去京不過十餘舍而堪瓦注耶則鎖鑰之疎可虞也宣府西爲大同永邵卜虜庭在焉大同西爲山西擺腰虜庭在焉皆殘元苗裔也大同地平莽一邊漸岷山西地峻絕三關可憑而虜每徑大

同以鞏山西則輔車之不固可虞也山西西爲延綏
延綏西爲寧夏皆負黃河爲險地有浮沙余肅敬諸
臣所築城多傾易踰寧夏西爲固原固原西爲甘肅
視它邊尤斗絕孤懸自蘭州迄肅州僅僅一徑路大
如線而北隄南脊出入其中大約四鎮境外起黃甫
川通遼花馬池至嘉峪皆吉囊種姓火落赤松海諸
雄巢所盤互正勝國之鎖籠也近且才廣河套而假
道內地以馳騁於河湟青海之間得夏之階易有既
平則藩籬之自撤可虞也凡此皆九邊之衝要可聚

靜惟矣

卷之九

十七

水而善也哉請談海夫海之防自漢昉也漢以前朝
鮮爲中國屬邑無門戶之蔽而人不爲盜及元封間
因朝鮮殺漢使涉何遣樓船將軍楊僕浮渤海左將
軍荀彘出遼東擊其王右渠定朝鮮爲四郡而海之
防始設其後有戈船下瀨橫海之制至開昆明以習
水戰而防海之具始備然唐宋以前中國未甚苦倭
其爲備不甚關緩急我國家南北兩都並馮海爲
禁帶而倭適當浸強乍順乍逆洪武中有巨燭藏藥
之說天樂中有望海渦之倭宜德中有大嵩桃渚之

寇然猶不過牙牙偶突未敢數也至世廟時而壬
子六七年間倭患無歲不告然猶不過很性多貪飽
所欲則去無他圖也至邇歲平秀吉之亂且悍然與
我爭王京遠左幾震動矣其睥睨之日甚可虞也海
防重在二汛以冬春之交風多颶不堪渡及三月距
五月東北之颶動而倭可來故大汛王於春夏殊之
交風漸惡又不堪渡及九月距十月小陽屆令而倭
亦可來故小汛王於秋一歲中倭之可犯者強半而
又無地不可入其備禦之難施可虞也倭之患莫棘
於犯遼一渡鴨綠泊金復抵直沽不惟可擣遼亦可

靜惟矣

卷之九

十八

擣天津其輦轂之受驚可虞也其次莫棘於犯吳犯
淮犯潮其犯吳犯潮也多於中界上界玉環舟山柘
林乍浦青村川沙吳淞劉河福山諸地而勢且徑吳
越以衝留都其犯淮揚也多於通州狼山揚樹港餘
東麥角廟灣新塢諸地而亦且浮長江以衝留都其
狡謀之叵測可虞也又其次則犯青齊犯閩廣矣登
萊懸於海濱最易受敵而危礁暗沙往往敗舟尤不
便禦敵閩廣奸商往來最能誘敵而民脆易動如昔

又不然則陰媚虜而陽出塞至棄疆場侵金縉而猶
自謂有勘定功此無異割臂啖餒虎原不謂之款愚
所謂款不惟借款以行其守亦借款以行其戰我未
嘗一息忘守一息忘戰但無釁而伐敵則虞敵勢堅
不能滅敵而輕用民則虞民心瑕姑捐尺寸之利以
秦之俾其智昏於利謀弛於貪我因乘無事日整軍
經武潛視間隙鵠起兔脫指虜虜誅指倭倭滅如李
東陽所謂操之得其要如胡世寧所謂五間次第畢
用如霍韜所謂聯絡各處夾制其逆順方可謂之真款
靜悻集 卷之九 二十一
雖然禦倭與禦虜又有難同途言者虜可以款爲守
可以守爲戰倭則來也止有戰一法未來也止有守
一法而款則不可何也虜鍾乾坤之殺氣從古爲中
國患三代聖王亦未聞有滅之者然能戰而後可議
款漢孝武分道遠征羣庭掃穴而匈奴保塞者百餘
年其效可觀也能守而後可議戰唐太宗便橋定盟
息民休卒而一出大破突厥擒名王頡利其效可觀
也宋兵弱不能戰而專恃款遂至幾於遼劔於金覆
於蒙古甚哉款不可恃也若倭處海表卑下地爲天

死氣與我隔大海蜃市之所迷冥封姨之所攝束
縛不能與我爭中國中國亦萬不可與通好第任其
來之鉢而堵其入之途未來時申嚴海禁勿使尋民
王直之類爲嚮導可也將來時多借戰艦令于料等
巨舸兩翼衝之中流擊之勿使登陸可也就來時各
兵策應而起用百子九旁之銳力奮擊之賊床子
連城之勢環而攻之勿使喘類得計可也 高皇帝
刻意勦虜而絕後之說錄於 趙國其言固亦微矣
嗟呼中國之盛盛於夷之勢自京中已之氣強固矣
靜悻集 卷之九
之氣自弱勢與氣非旦夕可積而盛也昔漢
得劇孟隱然若一敵國唐用尉繚業賢於望遠師則得
人以成其勢者也楊祐鎮南夏緩懷遠近甚得江漢
心而遂克強吳則立政以成其勢者也狄武襄好讀
書悉通古將帥兵法計事必審中機會而因以平賊
則善謀以成其勢者也勢既成而敵可談笑坐收皆
是類也覆且申明約束斬寵臣莊賈斷君之車駟馬
驂不少顧忌則磨厲之以作其肅氣者也劉琨與士
卒同甘苦分衣食撫葛從周家屬不矢其所則响呼

之以作其忠氣者也田安平言敵兵使其劍卒獨
墓而城上望見者皆涕泣則顛倒之以作其怒氣者
也氣既作而敵可叱咤盡矣皆是類也魯邊海者誠
能設勢與治氣何憂咆哮天驕之焰么麼日體之氣
哉愚非敢問肉食之謀顧長於海嶠志在邊功純事
有意振拂之其何忍效秦客之喪忘終童之請也拔
避管穴聯備經世君子時權焉

謀陣 甲子浙江武經

兵陰事也不可以陽用凡兵家皆能言之然而本為
靜非矣 宋之九 二十二

得也夫天地間孰有無陽而可為陰者易以坤象陰
而曰化馬未離于陽矣陰疑陽則戰戰曰龍戰戰仍
是陽事也其血玄黃則陰陽相雜亦戰之窮耳故說
卦以甲冑兵戈屬離離一陰而二陽易之于兵深矣
三墳三皇氏之易也說者疑毛正仲所傳會通談兵
有非漢以前五十三家所及者其曰兵陰謀兵陽陳
合陰陽言兵與易益互證焉而愚竊謂陰行于陽之
中者也謀亦行于陳之中者也易稱人謀鬼謀而陰
符專言機後儒謂士以正立以謀濟又謂成天下事

者機而譚景升曰藏于人者謂之機奇于人者謂之
謀大抵謀如赴的之矢而機其牙括也不好謀不足
成事不審機不足定謀機之伏若諱之靜機之發如
礮彈之激約紉之逆急駛不能留瞬微乎微乎孫子
所謂不可先傳伏波所謂不可偷度李樂師所謂變
而神之推乎天岳鵬舉所謂運用之妙存乎心皆言
謀皆言機也兵之謀曰陰謀兵之經曰陰經即以機
亦為陰可也而畢竟屬陽以為陰則不可不觀黃帝
所作握機經皆言陳下言謀乎陳非三墳所指為陽
靜非矣 宋之九 二十二
子謂陰藏于無陽著于有故謀不可見而陳可見似
也然嘗取握機陳法潛玩而精求之則并不可專以
為陽何也握機出于井田者也井田本于八卦者也
八卦生于河圖者也河圖一陰一陽之道也三八居
左易象之以震而陳象之以龍四六居右易象之以
兌而陳象之以虎二七居上易象之以離而陳象之
以鳥一六居下易象之以坎而陳象之以蛇四者正
位也四九與一六合而易象以乾陳象以天二七與
四九合而易象以坤陳象以地三八與二七合而易

象以巽陳象以風一六與三八合而易象以艮陳象以雲四者變位也則四爲正四爲奇之說也五十居中在易爲太極在陳將軍所握則餘奇爲權奇之說也圖以五爲主而生八卦故陳亦始于五終于八焉八卦生于田象造象無端故陳亦四頭八尾謂處爲首焉乾坤易之明謂卦皆以乾坤爲體故陳亦皆有天衡地軸焉易有陰來以象開故陳亦有清軍定兩端焉審而爲八八中四陳即八卦之重而爲六十四卦也變而爲六十四卦之重而爲六十四卦也

靜作集

卷之九

七

天陳地陳人陳以象三才象陳曲陳方陳圓陳以象五行十二辰陳以象四時象麗鵠鶴長蛇等陳以象百物無非法八卦之參伍而錯綜也德從河圖一陰一陽之理生也易經體神無方不可爲典要陳亦渾渾綸綸變化無方形極至于無形故非知易者不可以言兵也武侯魚腹壘石布其形未言其理相溫知常山蛇勢得其偏未得其全獨孤及使客錄古兵法既其粗末既其精即藥師本平旗號本平幡名之對亦陰用其術而不以告人耳若李荃太白經綸

爲九圖八合八離離而無紀其不知陳也蓋不知易之過哉知易則知陳即謀謀即機機與謀非他陰陽之變而已陳足以盡陰陽之變而不足盡機與謀之用耶歷稽名將未見離陳法以爲機謀者李廣張左右翼擊匈奴機不即寓于鳥陳乎安守忠以驍騎九千爲長蛇陳擊官軍機不即寓于蛇陳乎淮陰垓下之戰孔將軍左費將軍右皇帝居後機不即寓于虎陳乎韓彭公大儀之戰先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起擊機不即寓于龍陳乎謂陳之外別有機謀者非知

靜作集

卷之九

七

兵者也今天下兵法不講久矣平居則苦多兵非多兵兵善目也臨敵則苦無兵非無兵兵善逃也兩者天下所以蔽也議者率咎其不識機謀愚謬以爲咎在不識陳何也善目者非以多而不可覈耶然將兵多多益善以治衆如治寡也治衆如治寡分數明也儻行握奇之伍法五人爲伍十伍爲隊十隊爲陳隊間容隊陳間容陳分若眉列聚若繩聽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如睢陽尚虞冒平善逃者非以紛而不可制耶然四機以氣機爲上人人自闕也人人自闕法

素行也。僅行握奇之戰法，左防其左，右防其右，進無速奔，退無遽走，失一人則一伍誅，失一吏則一隊誅，使賊旌至地，萬眾致死，如光弼尚虞，逃乎夫兵不敢冒，則尺籍皆可成行，列矣。兵不敢逃，則市人皆可蹈水火矣。而惟陳法能坐收之，甚矣。操機一經爲今日對証之奇咳也。雖然，讀握機經，又不當作陳法觀也。其不言謀者，言言皆謀也。謀有妙于無窮，如天地與謀，有幻于不測，如風雲與謀，有存于能之蟠虎之縛，鳥之翔空，蛇之伏殺，與奇正之說，古未有言者。言自靜作集卷之九

兵民 甲子浙江武程

曾讀郁離子曰：有國者必以農耕而兵戰也。農與兵孰非君之民哉？猶足與手不可獨無，兵暴農而君不

禁是見手不見足也。吁，噫！此文成救世之語，然祇言兵農不可相離而未言兵農不可相分也。愚又三復易之師師象，兵也而家獨取容民蓄眾，以此推之，師民卽行師之法矣。此猶上古兵農合一之世也。至衛公之精于論兵也，而所詳者非敵軌里忠武之神于用兵也，而所憂者東南民力豈典衣而謀冠司祝而議，應過計若是哉。亦深知兵與民必不可分焉者也。夫謂兵與民不可分，非真欲盡剗陌復行井田之制也，非真欲立校授鉞，觀蒲望杏之畔，強授以鵠

靜作集卷之九

三八

血之弓魚腸之刃也。天下有兵，兵有民，民有兵，民者民矣。服纓胡者，誰無作力之時，非兵之民乎？又況民爲民矣，衛民而使民不以自衛落事，非執兵之民乎？兵爲兵矣，飼兵而使兵不以關飼妨技，非服農之兵乎？故物有相資以生者，噴玷腹蟹也，物有相待以動者，水母目蝦也，人有相資以生者，兵之口民也，人有相待以動者，民之項兵也，必不可分焉者也。愚勿談往代，國朝今丙設軍民兩籍，立司農司馬

兩曹疑分矣然鄉有鄉兵甲有保甲何嘗民之不卽
爲兵也衛有衛屯邊有邊屯何嘗兵之不卽爲民也
祖宗用意深且遠如此後來承平日久武備弛而民
不知兵屯政壞而兵不知農兩受其僂已非朝夕頃
遼豸蜀犬豸驢三大豸竝起微發旁午遂至一派再
派而兵凌民矣調遣有符召募有使而民益苦兵矣
甚至索賄則呼庚遇敵則棄甲而民更苦非兵之兵
矣又甚至按籍則徵課課則爲有而民尤苦無兵
之兵矣迄今國餉歲額至六百餘萬餉餉歲額至一

靜非集

卷之九

廿九

百五十餘萬而派之數不抵額之數者且數十萬也
海內元元毛盡澤竭而畿閩險塞尚謹伍脫巾莫識
所稅當事者仰屋浩嘆將何術之操乎每聞督工言
治目如治民治齒如治兵愚亦以爲治民如治目治
兵如治齒也治目法在靜垂簾對壁可以取驗治齒
法在動一日不漱垢剔膩則盜齲齲作楚矣故說者
謂無當之厄江海不能實請什什而覈之伍伍而梭
之虛冒清而軍須可減十之一二也一則也說者又
謂引弓之倫飛渡非所長請紬三方布置之謬罷津

門登海之戍浮閑燭而軍須可減十之二三也一則
也說者又謂不捕之猫常家無所用請裁通灣翔翔
之卒汰營衛家甯之徒耗盡剔而軍須可減十之四
五也一則也嗚呼此誠權緩急剗齡益國計所當
出者也然而不過以兵治兵非其本計也愚嘗弘覽
埽埽之大勢熟計當局之策者大都遂爲重黔次之
則且置黔先籌遼夫奴賊我官民裂我疆宇誠宜應
時膏膏弟弟有之金兵萬萬則難敵也以

靜非集

卷之九

廿九

越長白抵黃龍聖具庭掃其穴而郡縣置之豈容易
設哉乃戒心滅此朝食之不易而低恍猶抱關門
鐸絮瓶以守不敢出三韓一步怨老師糜財遼局未
畢中原已立稿何異相回之伐螻蟻壁土門賈民然
取五丁之禍耶竊謂遼之失也非兵少也以民潰也
遼之復也非可兵取也以民收也則莫如卽兵爲民
之策何也虜雖破遼旋拔砦去遼沃壤固繡錯也膏
腴上賈我安得既說棄焉亟宜令援兵與遼民若隴
隴相銜以出劃地而授之庸次比耦而耕之從關外

漸暨寧前從寧前漸暨廣寧稍給牛種而時其勸勞
行之數歲歲可得粟幾百萬種意種幾百萬石而東
南飛輓可以漸寢廣寧定推之遼瀋亦然開鉄亦然
寬假籌策而不必驟密通呼吸而不相離實因糧上
術亦尤復偉圖也則又莫若卽民爲兵之策蓋農者
以遼守遼之說未爲舛也特不能善用不能善用遂
至徵召四出而產它變今遼民歟噉而蟻附者驚魂
浸浸定矣我既驅之與士卒盡共艾殺遼士度彼亦
挾弧矢戈鋌以自藩而我因勢順導之聽以什伍課
靜懷集 卷之九 二十一

不以易數十萬審矣我第走舌士往燭定堅約必不
我整毒也難者又曰奴頃帖耳以我虛遼無所得陸
掠設屯遼必宿兵宿兵必戒備徘徊陳輜重不復啓戎
心乎此亦不然我且屯且修戰具奴動我慎磨劒足
相待而且傲葉世傑多設溝澮限胡馬之法而且倣
吳玠天水軍作地網阻金騎之法而且倣智籌更審
迭肄敵敵師之法而且倣張仁愿築堡官是相連之
法奴善疑向輕我故敢入犯今見我能兵必不敢穿
塞蹂躪我也然而茲事體大用之得人則地可斥壤
靜懷集 卷之九 三十二

不信也雖然不獨可試之遼也黔民爲饑卒散垂盡
其擄擲地豈可分給士卒耕闢也釜息餘黎久出入
兵變編伍而教之戰直差易耳士飽馬騰之旅大祖
高驤扼水西區區殷殷敢與巨石角堅哉又不獨可
試之黔也張德遠之宣撫也使韓世忠屯楚州張俊
屯盱眙岳飛屯襄陽則無地不設屯也今能師其意
而影占必清子粒必稽瘠土悉督亢矣虞升之之收
士也攻劫爲上傷人偷盜次之不事家業者爲下則
無人不堪用也能師其意而民壯實練巡社實行斗
計惟集 卷之九 三十三
僻悉長城矣愚聞禦戎無上策治安中國而四夷自
服乃上策也又聞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強敵不足
畏願握 廟算者首信任君子俾兵不浚民民不苦
兵卽王會圖重繪頽利舞再誅可耳

靜非集卷之十

臨川吳之甲元秉甫著

男奇杰編

啓

五世孫重康刻

請袁滄謨明府

天曜煥景汝濱分鳧鴈之輝斗氣縹緲章浦卜龍淵
之合歲稔煌煌効篠簞擁迂軒旂燭燭春郊倩花鳥
所迎玉佩恭惟清夜燭惠泛長綵埋政宣猷學天
機而蔽日銜冰懷空煥動星駕而惜露臺購書一千
僅料絕鮪食烏池之膏謹速收卜帝赫震刀牛劔獲
靜非集卷之十

之鋒再謀春明重登 宴賞綢繡有餘月計循良茂

著資深孝婦封肝寧數村維翔鸞之異野耆刻臂早

騰犬驚雀乳之譚乃者葵曉軍儲蒿憂 國計瀕漕

創唐收耿壽長圖揮倭鳩工屏安陽掠欽撫昨若瘞

奚鮮脛股無毛庀政燭家爭道陽春有脚某謬叨驥

剪倍庇鴻私用敢潔竿開尊繡衣戒食柔楊拂席雪

浮彭澤之醪桃萼數蓮日麗河陽之樹

侯盛陽陟座師

舊林班清侍從著六如之望龍門地峻文章尸一代

之盟恩賤品難備參苓喜散材獲克桃李恭惟河嶽

淑精穀雨靈氣斯文賴陸辰不墜校讎遍三篋之書

集賢即徐錯所家記注過八碑之影分經比士則水

鏡聽品牝牡驪黃爭就孫陽賞識乘傳據衡則冰壺

映承棟梁樞機總歸柱石裁量慰下見六韜之明案

華又標青史極東學三階之明官臨符拜 黃扉某

汝澤孤生臨臯末學千金徒享乎敝帚五石原類于

空孤何意寄世人定議定丹青之價遂令泚標單惠

浪剛都講之班既曾遊以相知復忘分而苦受從游

靜非集卷之十一

衍衍獨許戴崇到後室使節煌煌肯載泥生隨末乘

辨國士衆人之遇藉骨莫酬匪門生座主之常循泥

可報颯風塵下吏蚤絕念丹箭紫盃之塗苦奔走卑

員日疲神敲朴喧囂之境受事甫三月于此茹荼已

萬狀難描回首斗城不能逐合浦飄葉遲瞻師席祗

復美竟陵通波偶聞片羽比翔更拂雙眸西盼望光

陳尺素晚墨達寸丹三沐三薰無可告虔鈴閣一字

一涕何時問奇玄亭伏願終開繡綉愈拓鈞陶庶汗

猶肯修三顯晉公之得俊而牙緋後進轉見古靈之

知人

壽李明翁道尊

蟠鬱元精五百昌期正合扶輿瑞霽八千茂祉方新
喜南極恰期弧星慶東吳長瞻德曜寇衮祝華士庶
歌嵩恭惟刺天興闢拔地修名才發豫章世受文詞
衣鉢根盤仙李蚤傳簪紱其表榮翰淋漓百篇不減
風流千太白填腹縱橫萬卷足追韻度千長源獻賦
形庭龍章臥藻之聲翁爾喧騰紫蓋牽絲赤縣繼綬
蟠屈之誦到今洋溢黃山途應 徵車爰時要路入
靜非集 卷之二 三

含雅舌風猷振禮樂班出制虎符勳業榮朕股肱五
滂已聞輦轂 九重偏眷東南謂閭閻借寇方殷不
妨露冕使君便作金閭保障知鎖鑰非準不可仍許
擁旄舊府重稱吳會屏藩畫戟凝霜海上鯨鯢咸息
警胡床嘯月帳中貔虎悉傾心結玉律以持肺石之
平辟者辟衷者衷光沉貫索懸冰鏡以定人倫之目
涇還涇渭還渭察比澄銜蓋品若大呂黃鍾既有以
激貪而厲俗且才如泉阿巨闕復不難披劇而剖紛
真為二十餘郡邑建廉並之春臺允與百萬戶生靈

開無窮之壽域茲者金殿拂署碧宙凝華欣逢初度
嘉辰幸值覽揆今日進前桂吐謬當年此會始有匹
練經天樽裏菊浮數伊昔今朝共見神光照社佳氣
雲蒸鈴府歡聲雷動工條四履矜紳并手獻洛書之
數一時文武加額宜大衍之文

候傳見介

籠宵彩筆直疑千牛鈿氣壯華豐賦冠玉奇標共訝
箕尾輔星重躔傳葉主詞壇口血射策名高節劇色
腰章裁花望重勳章此日晉秩南床秉六條而按陪
靜非集 卷之十 四

京前蘭霜凝畫戟提三緊以建 宸鑒凜凜日轉皂
囊指侵嫉邪不啻如鷹鷂之逐鳥雀拾遺補闕寧肯
問狐狸而縱豺狼

荅縣令魏系

仁涵紫杏津沁育郊爛漫新韶剡發河陽之色殢眠
淑氣倍浮樂園之春採玉舜而淪清泉稱神仙令尹
擁琴堂而酣茗戰誇文雅使君乃念塵坵中人賜以
名山勝品香灑雀舌頓接盧仝之枯腸簡絢龍文更
過陳蓮之寶璣不惟吸罷而風生兩腋固亦誦畢而

日佩五中

賀徐撫臺代

鈴閣參省懸卑公保釐之績彤章煥日並尚父報政
之猷驪聲沸動于三吳瑞氣飄浮于九關衣冠勝
事齊宋嘉逢恭惟天啓文星地紀靈氣增輝價重敷
歷爲清班虎竹堂詩 八麒麟秘殿晉卿垣而
應月玄鸞表南國羽儀陔同寺以犀霜味馬播東郊
穆頌衆謂名公寔 清制柱石便合鼎台 帝曰金
陵乃王業本根雙等節鐵漢笑甲兵十萬汛掃紫海
靜性集 卷之一 五
鯨波縱橫禮樂三千變華林積俗甯下車而後平
從簡兆民不賦無爲及累歲而治定功成四履爲歌
有豸蓋惟南中紳士素熟威名是以掌上江山不煩
指顧其猷以夏王謬連潘茵茲當安撫奏績之期政
屆表帶委蛇之會典型在望何幸執板肩隨勳代彌
崇祇有彈冠額慶

請房按臺代

駕車懸六詔芒寒獨鶴之星辰騁節泣三江威肅千
鳥之鉄鉞久企法星于天上幸瞻化日于雲間僭藉

稱兇肅迺飛羽恭惟班奉亦擇簪香白簡惟泰三湘
蘭扉凜五月之霜轟傍九山栢禦履千門之露取令
耳城赤子迺張輪于道左頓解鴻雁之謠更使滄渤
波臣望桓馬于臺端盡息鯨鯢之殺某叨趨烏府謬
侍龍門沐紫案清風鄙吝盡值朱明淑景河朔可
尋諷日敬尤藉盤恭延芝蓋細聆犀塵度把瑤華

上李本寧

著作擅千秋獨執斯文旗鼓宮璫高數仞共推吾道
宗盟私衷久切議韓以願伯虛御李瞻巖心折削暗
靜性集 卷之一 六

神飛恭惟衡廬間氣江漢英靈終軍辨一角五蹄妙
年已標慧識倚相讀九丘八索博物真號史才擢管
爲文翻郢中白雪登高能賦壓楚國雄風故談古詞
者謂先秦祖兩漢宗夫子獨接其派許明詩者稱千
鱗高獻吉大先生更集其成允藝圃之補轍火龍洵
士林之景星鳳鳥雖入則論道出則分陝浮沉數歷
弗彈五百年經綸然藏在各山副在京師曼衍連行
業稱數千載獨步宜風騷壇姑食奉牛耳之歡於巨
工而魚雅名派爭乞龍領之珠於玄匠茲因先人電

交尚圖不朽之碑欲得命世明公曲賜如椽之筆金
題玉啖與琬琰俱輝鳳狀龍罕令忤陵增色不惟傳
仍雲于奕葉永佩黃鍾大呂之施抑且揭白日于九
京長教秦州隋珠之報

賀陸鏡泓太守

九部九淵之學術家衍真傳士衡士龍之才華世擅
大業牽絲使署則清言令聞足光 鳳味之綸置位
農曹則石品金規每盈離舌之奏痛前星多故批鱗
抗疏不辭九死于 殿廷憤外戚無良請劍伏蒲願
辭非集 卷之二

致七只于 社稷車千秋一言寤主真善處骨肉之
間汲長孺片語寢奸仍借治股肱之郡汝水何幸邀
重獨立使君桂峰有靈得遇文章太守即看行春露
見三市沸五袴之歌佇見問俗褰帷六邑奏兩岐之
頌

荅朱工部代

星泄荆南青山來雲間之鳳凰翔冀北素書傳天外
之鴻企德心儀披函神越恭惟迷品三泖蟠秀九峰
丁年李膺文章煥秋月之輝甲殿蜚英姓宇燦春雲

之錦旣陟亨衢而策駿遂晉盡省以舍鷄枚梗楠杞
梓于荊州不數揚州跨鶴醉雲樹連花于沙市豈誇
燕市乘鸞從此入佐統均黃金鑄就人倫鑒自茲榮
躋臨顯白玉修成天閣棲某猥托矜期久嗟離索方
切遙懷于萬里忽辱遠寄于八行宛楚澤雄風翺翮
入座似瀟湘夜雨漸漸驚秋

荅陸守備

歲輪暗換烏兔之光如馳世浪潛催犬馬之齒益長
繞對回渾而抱愧同煥方物以榮施恭惟龍標望重
辭非集 卷之二
虎幄名高發詔吳邦久推大樹之績擁旄蓋澤彌堅
細柳之營佇見上將登壇勳猷猷于銅柱終當通侯
錫券繪圖像于雲臺某謬識汾陽幸交劇孟正快蘭
蕭刁斗鯨鯢屏息于湖干詎意戀戀綈袍羔雁頻修
于車戶况應庚巳虛魄兆生申寔負嶽神真美屢移
徒吟驚蝶之句芳猗下辱敢當祝鵲之虔

荅程嵩極

卿士之省惟月慈著安撫之勳翰墨之氣如虹遙映
清寒之署割華碑結勞素蟻蟬恭惟修靈結縻昇不

昇雲慕瀛洛弓箕畢狀窺平大命屈宋奴僕詞壘
皆讓其雄敷歷榮衢躋躋崇貫海天懸麗日鯨波龍
嶼盡奉降旗福地借德星蛟穴層宮都成樂國揚僕
樓船之績三組其何存焉裴晉鍾鼎之功一班固已
露矣某才同窺木官類積薪蠹蝨附于榜花嘆三十
年光若夢近紹續于瑞錦奈一二芳軌循新輒丐賸
糴以自薰徒對華滋而結思詎意鴈足帶關雲下集
途覺鳳唳叩海月遙來座溢程風惠分夷雪誰無可
卻佩豈能談

靜吟集

卷之一

九

答徐映薇

瞻彼高人宛在鍾山之仄惠而好我忽枉瑤華之音
恍襲蘭芬滿深柏悅恭惟光嶽間生忠貞世馬才高
辨銳宜居天祿之班識朗燃犀合秉人倫之鑒以天
下爲已任仲淹期許豈虛乎致太平必此人沂公龍
眷久定矣蓋正人爲國元氣 宗廟社稷寔式靈之
而天意使佐中興蠡水匡山不得私也差某經經自
局碌碌亡奇拙宦積薪難助殘滋已狀長安素未驚
駘戀淺堪羞愧是雁不足有無懼神木同其腐朽每

憶先輩如尊公批鱗勁節其典型可仰細數同寮祇
仁堂鵲鶴清操與前徽互映是父是子夙塵竊往之
私相應相求敢言聲氣之合迺蒙剡月爲箋儼若從
天而墜句輕千乘不徒筆精墨妙之驚人字抵長城
詎羨壁采珠光之入握倚馬索蒼未罄任華權隔之
情塗鴉疾書恐取疲翁噴飯之喚

答鄒肖巖

程門在望久陳立雪之誠陳廣運頌驚捧拱天之句
詔均辟哩誦切贊崢嶸恭惟一代詞宗 五朝人瑞教
靜吟集 卷之一
絳縣甲子幾周伐毛洗髓之期守靜夜庚申愈見紫
眉方瞳之異 殿前雲壽豈但若漢代禮三老而賜
五更山中隱侯且將繼郭公骨九仙而承一品茲當
嘉平屆序又喜海屋增籌方愧陸氏荒庄尚闕歲時
之獻何意彭宣多幸獨徵師寵之隆珍錯駢闐藜腸
頊飽醴醴芳美椒竿生春即鄉律黍谷之吹無以過
此雖馬帳笙歌之聽寧復加焉

候朱平涵閣下

富公人相百官相與慶於朝郭侯還山萬世以此高

其藏輪屏傳爲嘉話林壑驚見殊榮恭惟紫極元樞
清朝瑞氣談經鶴禁功旣收於格心贊化鸞坡猷益
擬乎盡瘁 天工翼亮時幾飭而庶事乃康衣職登
閔喜起廢而百揆以敘 社稷寄安危之托擬調玉
燭於萬邦君子識消長之幾遂解相印如一葉晉公
暫車懸綠野安石益望繁蒼生佇看 聖主思舊揆
重叶五百年明良之遇更望名賢裕世道克期廿四
考中書之勛某汝澤孤生越封下吏元禮門牆尚峻
詎許小子托通家司馬於度冲虛或恐後進無點墨
靜持集 卷之十

侯洸何怙明府

景合天曜十五曜頻發依鳥之色氣還斗屬三千年
欣逢列雉之賢徐驟愧適干班迎減鯉度將千慶款
恭惟胥游速精吳山賴荷操解命賦直令屈宋作衙
官擊鉢裁詩祗許鮑庾爲伯仲當入明光起草薈就
劇縣栽花牛鼎烹雞如公豈撥煩之長吏蟻封試馬
使人知才子之能官其誇載道口碑潘懷縣詎專盛
美定看題屏首簡卓褒德且讓顏行某澤沁新霖誼
叨舊雨養疴岫愧未能披樂令之天折節衙門遽先

在陳君之牘報深面鐵錢切心珉

書

上孫愷陽座師

某謬處是非勞怨之職燕在風波嶮巖之鄉民情士
習窮奇變幻恐禹禹不及辜溫犀不及燭唯仰承師
訓書之座右不敢失墜所携香屬數人從家載米川
地時蔬以自給一薪一水之外地方不敢有涉也出
外隨巡刊布崇雅約言凡儀從供費迎送醴饋悉從
裁省惟僕飯車車存還不敢有侈也小大之獄一以
靜惟笑 卷之一

答徐魯人

蒙諭我輩止當以精神相照弟即最不肯生乎不以
苛禮責人深察年丈佚宕多奇端不從世情中作累
白况一頂進賢冠何至使高士成俗物耶諸凡浮縹

可密可疎慎勿頻煩齒頰也惟芳猷一事諸公皆有
實政十數款在年丈獨少殊大不便雖清畏人知志
懷靡及儻然古人之風然列款載冊已是定規既入
宦途無妨俯從耳

候王坦山

裏江舟次祇謂尋常會晤豈知遂為數千里別耶迨
安元老復來道及伯母之變震悼無地嗟呼伯母享
壽高又親見年丈為名進士為名司李哀榮之致略
已無備可以不憾獨加冠象服計日將臨而不少符

靜性集

卷之二

十三

此一段差堪短氣然不轉盼 登袞重褒高碑大隄
責耀泉壤又足補此闕案視弟母勞苦一生并不見
不肖一第而歿者相去何啻泥濘哉讀手尺云如泛
海者颶風吹落峴上四視驚悸弟謂年丈雖失高堂
亦拋去風波黑海如弟者政在與齊俱入與汨俱出
之中年丈從峴上從觀亦代為失色乎尚乞知已勿
靳千金之軀度我也

寄方旦心

弟雖驚抽然于海內英流素知嚮往如台丈亮節高

名允生平願為役者隨牒雲間謬交一臂折肝剖心
真同骨肉雖奔走之人十九在外未及昕夕紉叩玄
提共訂大業而累月間所受裨益已無涖矣長發時
弟留滯宅所不克臨岐把袂到今邑邑若有失別來
又數閱月忽捧手尺浣澗局喻坐詢使者知台旆業

抵清江從此泛鵲淮徐鳴珂仙掖恐宣室一片席不
覺為洛陽生再前耳峰渚士民雖控簾驂盈道左豈
能更辱禮惟哉弟鹿鹿輟駒折腰方始入夏來無一
日不掉容膝之軀往還諸郡間烈日蒸之于上敲濕

靜性集

卷之二

十四

薰之于下如檻猿籠鳥釜魚燂雞即石骨鐵筋亦應
費幾况孱劣如弟何能勝此近已百病交集萬狀委
頓拂衣還山與會頗濃宦海艱劬破除是福知我者
以為何如前蒙錫我大刺寔千古未有台丈未嘗面
十年壁何處得此玄諦弟于舟次遇煩惱悵怒時輒
誦一二段一字可浮一大白一句可當一良友自謂
日日瞻依台丈之側矣

答王遂東

讀大札知以漕院一疏遽起拂衣之志蓋此疏果令

人通身駭汗無怪抱不平耳然第竊謂君子只患自家舉事不當舉事苟當憑世人千言萬語終顛僕我不破但合閉目微咲聽其自作自止如運兌一節自是一片苦心一段熱腸即一人以爲未是衆人已有羣而是之者何至以此遂委手板哉况隆重舊望卓越新聲旦晚間微車且至又何必悻悻爲也願速已之勿復萌是念

侯湯若士

雞肋微官飽繫海曲遂不覺離過門牆四五載于茲
青身身 卷六十 十五
追憶風昔教言時覺琅琅耳輪間恨奔走風塵苦無暇刻問訊潤絕動輒經年咏韋佐司俗吏閑居少同人會面難之句使人三嘆吳中諸士渴慕椽筆所剛宋史冊府元龜欲得懸諸金昌之市不識肯以旒秘示人否聯卷一序自是千古以上見解千古以上文字定人品於誹譽譽之表相天機于皮骨膚理之外林宗子將言當自驗彼區識隔見者烏足知此不肖吏吳飲水嚼永不敢言苦上之人頗知之惟素少一副習骨不能趨附時局末路風波惆目賊心政恐

不免知我者何以指勅之

與楊太洪

台臺以楊伯起之真清行卓裒德之昇政虞山境內幾於民不見吏犬不夜吠熙然三代以前景象昔人言有先聖之民無先聖之吏繇今推之有先聖之吏豈患無先聖之民哉輒不自揣心儀步法求合萬分之一不虞性拙才鈍未能少追塵垢反結成一蹶涼孤子氣習唯生平不敢萌一害人之念不敢生一尤人之心此可矣神明質天日者耳

許性集

卷之十

十六

答錢受之

每過吳門晤孟長論知年丈屏居靜攝不以物務裝懷澄心如水宰相之胎也貴邑父母今之古人古之良吏商葵周鼎見者蔑不嘆爲高品至不肖生平癡絕不能疑人謗人亦不計人之疑謗彼悠悠之口亦枉費蜚蜚曉空之力哉一歎

候董思白

不肖猶待罪地方而目擊境內大賢橫罹意外之難越在宅所不職之譽尚可言哉日者獲覽刊布之示

霧釋冰銷盡置不問道尊又傳台語云地方之事地方付之而已此一片心腸卽與孔門不校何難千古合脉王伯安先生有曰如愚不校體輕視千古英雄獨出羣不肖嘗于座右書得饒且饒方顯天下無敵手之聯竊謂奕者手段愈高饒人愈多其爭攻爭圍甚之爭先爭劫爭官著大抵手段底耳聞下此語真可師表一世從茲品望益爲宇內重矣數時正與各紳相商另卜一廬有司鄉哲率五學名上具啓執輿迎大駕歸伴九峰三洲間復睹翰墨如虹之氣也曹

許惟矣

十七

與陳仲醇

某散村鈍根無足省錄待罪五茸七載每念世波已極稍當以古道自振而才不足副之每不爲時輩悅竊今觀之真拙吏真癡人也惟燥髮來側聞君以屈宋文章韓范經濟爲巢縣隱私心嚮之及近在部內願不能日朝長卿門時設孺子榻然微觀之一似以

不肖爲可教者口瘞筆揚靡所不至甚之匡之不然之處薦之不知之地頃量移之報已喜出望外猶稱枉唱屈溢於詩篇文翰中道義相成何論今人千古上亦豈多見第行能薄劣得此殊獎異賞於命世大賢是增赧汗耳病脾病瘡之餘多離任士紳祖送如雲未敢言榮獨以不及握手訣別爲嚙特乘舴艋走叩山扉得縱覽巖岫之奇水石之勝栽竹種木之趣攜書品畫之幽而未見主人宛是一段雲深不知處景象使訪戴之興頓盡御李之願成虛又自悲也

許惟矣

又之二

十八

出境後覽懸聖湖三竺兩峰巖巖殆遍最快心者一片孤山老梅依然林君復先生廬在焉使人低回不忍去越十日渡錢塘過桐廬登子陵釣磯尋羊裘把釣遺迹因憶今之子陵君復富春山孤山余山殆鼎峙宇宙間不朽耶雲水煙林寫盡隱君子神骨始悟向之未見所得多矣江左江右一水盈盈雁行未斷勿靳德音儻此生得一代偉人終身依歸彼世途悠悠稱乙稱鴻呼牛呼馬舉不足問也

與馮五玉

不佞癡絕無適俗韻合見粟於世不意高賢獨愛念
無已豈非浩翁所謂勤勤惓惓以艸木臭味同哉遠
途牽衣殆不忍別無奈病瘵奄奄餘息頗不耐勞竟
未能養青晶呼白墮極相傾倒而去到今恨之不識
甚日又得與知已握手清話也天下才定不久蹶并
敵一向千里殺將萬惟留神不佞行臥豫章之酒矣
得意近作尚能寄我一增寔然之喜乎

答吳永錫

復讀新稅格力愈益雄渾精采愈益煥發真詞場斬
辭非集 未二

十九

將拳旗手也連敘大物遂主齊盟非門下誰屬至書
生文字相許何爲門戶作此謗口無異蛙鳴蛤吠我
輩第塞耳若罔聞技將自息耳

與張伺初

承乏道鄉七載每侍坐間清德素風銷人鄙吝卓識
茲議發人蒙贖通解任時竟未克握手話心爲別到
今嚙之及過武林偕一二知己遨遊明聖湖不微聲
歌不設宴會祇一觴一咏領略清月寒煙之趣三竺
六橋虎泉龍井林亭葛塢探歷幾遍所至之處漁父

衲子輒言明公展齒方過且相述幽於遠韻與湖山
爭勝千秋而後蘇白諸賢共傳不朽者非明公其誰
踵塵而游吸湖光飲山淥想見大雅之遺猶覺餘芬
翠襲眉宇獨恨命駕猶遲未及追隨荀爽爲臨風悵
然耳

答吳曙谷閣下

自宗臺入綸扉來未敢隻字潤千典記非自其疎慢
也蓋竊慕劉元城與司馬公相處點墨不通相府之
誼乃不肖濶略如此而耳食輩猶有以私昵疑者痛
之排之不遺餘力此亦付蒼蒼之知不足挂齒類矣
至不肖理雲間七年茹荼飲水薄俸糊口外從未染
地方一絲一艸番索歸里寔無以資體粥視古人釜
魚塵甕之說更甚焉里中人人知之天日在上可矢
也曩歲蒙慨然假貸爲德最宏久負未酬汗顏寔甚
且仰體宗臺蓋世清節治喪之費尤宜以此時修舍
購賄槌之禮但啓視囊中無一長物日來心如懸旌
肯如負芒始知拙吏不可爲至此極也萬不獲已乞
賜寬假容多方設處以圖報稱儻力可勉強而謬言

奇情集

卷八

二十

相欺是爲外名教非夫矣

寄韓求仲

客歲去雲間病骨強起委頓盤跚未能走若嘗躬別
僅以一介代百頓迄今數之還里卽違家變秋杪弟
喪夏初兄亡鵠鴛之悲旣深犬馬之疾轉劇慕狀艸
穉生趣都盡無問其它矣吳中託息已如隔世忽敝
門人宋孝廉遠過寒廬知馮飛冥冥猶有弋人之慕
賴仁兄昭雪不但慰屑玉之談亦太勞明駝之使此
祁奚免秘向青蓮釋汾陽之高義也詎意商瓊如弟
華作矣

卷之二

二十一

得之大君子哉

荅錢元冲

雨露之施渥于敝地履載之德庇于道鄉自祖宗訖
家衆自受任至去後無非隆恩所及卽千筆成塚不
足述銘載之私萬一矣讀去思碑刻字字信史然六
載異政尤覺編赤墓高未盡總之鍾陵邇封内外人
人皆碑耳

一 荅僧雲緘

客秋偶過名山恭齋法座謬荷清梵誨兼損香積厨

到今銘佩執意上人亦垂念遠命高足持賜琅函俯
以佳品無異涅槃甘露灌我之頂般若慈輪照我之
迷矣生平眺覽佳境延見高僧頗多未有山之奇還
於龜峰而性之慧踰於上人者獲結勝緣真身世幸
所覬弗靳光明藏良有以開我焉訥修蘭若寔稱盛
舉募緣題詞敬已忝成愧乏山資無能仰助暫捐不
腆少見區區春和秋爽俗務簡寡更當飛小艇滌葛
川頂禮禪扉細談三乘了證千燈

荅孫蘭晚

靜軒集

卷之一

三十二

敝省地瘠民疲與貴鄉與區膏壤遠不同而葛溪尤
甚輪蹄絡繹民力旣苦莫支山澤幽深盜寇及易生
發洩茲土者不多方撫綏則民日窮盜日熾不多方
振刷則法日弛政日頹而不多方調停劑酌又捉衿
肘見此直彼敗日成衰靡之象事亦難矣今閱所教
清滯贖平市價嚴保甲革羨妄蠹興文等項皆洞見
積弊率此以行何憂苗疇不登枉席瘠瘠不化樂土
耶竊爲葛陽父老稱慶第恐茹荼飲蘗賢使君過受
勞苦耳

荅陳中湛

墮戶日久與世隔絕耳目都成塗塞昨而映垣墮石
諸老談及輦下光景令人默噤不忍聽祖臺蚤道眼
觀破矣大略誅求既往杜絕將來兩念並熾而杜絕
尤亟所幸垣長猶有不為已甚之想或者社稷有
靈不至碩果之食也南州兩銓諸臺盡在咀嚼中而
貴鄉錢繆或數日金馬或七載冥鴻亦復吹毛它可
知已若祖臺正大公平無偏無倚彼悠悠雖未免側
目而泰山喬嶽孰能撼搖益古來鈞黨何能攻李元
靜恃長

卷之十

二十三

禮必不能攻郭林宗但能攻伊川必不能攻明道先
生攻者不貶其高不能攻者轉見其妙耳侯 命諸
君消息尚云聞知恐疎通在察局告竣之後不肖輩
鹿鹿何足措想當事者竟拉為妙選之陪賓擲作長
林之棄梗矣自捫專愚非入世鷄肋已不萌於心
雖黃已不形於口徐孺子蘇雲卿遺風猶在東湖煙
水間儘堪尚友何須於世也

候孫座師

索米長安咫尺鄉不能快觀奎歌之帳侍恩師以

官冷而忙之故寬而賔之甚水曹非盡冷生當之
冷京秩非盡忙生處之偏忙客夏入國門恰遇遼有
警天下多事初交濬河以數百年夷為平陸者一旦
開鑿所役又遠來班軍大半雇倩流丐不用命設法
驅率米嘗陸步離河千甫將竣事復以造械見屬同
事者甲乙交持幾為十數年不可了之局伏思京師
震饑如此豈能待之草率成六議獻巡視幸九具
題分門受事一洗積習不數月果畢事原估二十六
萬五千金僅費三萬金省二十三萬有奇此皆抱關
擊柝自盡職業於萬一耳而携殮而食抱衾而寢嚴
冬為風雪所壓薄皮肉皆皺敵夏為爐煤所薰蒸毒
瘴驟發則艱苦寔萬端焉當今優游受享躋登速化
者何人哉人皆笑門生拙門生亦自笑拙不能改所
謂大愚終身不靈者也

與姚孟長

匆匆出都見夕陽意微嚴譙欲鍵未得從容話別到
今如有失也門下風節品識直是千古以上人既出
一頭地何憂不登麟炳事業非止知已之光自是

宗社之慶昨致掌院書政懇懇其以六一公待子瞻者待門下也京塵衮衮我輩那得搏全副精神陪奉世緣一日周旋酣應一日扃戶讀書似亦雅俗參半之法而先詰耐煩是學脈與自不妄語始兩段工夫最當于長安中信受奉行何如不佞骨不媚身亦多病蒲柳漸衰指楊瘼苦爲道既不能行道爲貧又轉益其貧細算兩無所裨縱難效仲長之樂志獨不可學泉明之忍饑而贊齋作此等行徑耶節省一事何異可市何功可遷何名可買不過拙性認真謬謂會辭律集朱之一二十五

計之當爲委吏便應如是我輩但自盡其心自潔其身衆人之口豈堪調劑楚以爲鳬越以爲乙燕以爲昏蝠以爲晨姑聽之矣登舟兩日如篆鳥乍放鼓翅自如倘河伯無梗儘是偷閒妙境凭几哦詩呼兒說經其適可知

候劉是菴先生

向在都門謬蒙忘分下交提命訓植卽肺腑骨肉茂過焉展別來曾從歸棹中拜械鳴謝頗吐衷言諒經電囑嗣後奔走道路踰伏出里外未奏記左右而暇

慕之私則眠寐食飲罔敢忘也恭諭道韻日粹猷望愈隆中外遠邁莫不拭目引領望揆席之首登且兩公既諱物論一柱終難獨擎借重名世鉅儒爲枚卜前茅以先宣麻履旣之典此宇內冠冕同心亦天子夢卜久定不待靈氛報吉奉主稱辭矣文介休拜平章而士大夫皆慶得人司馬公作相而何如相戒不敢入犯千古後爲美辭今昭代後有先生焉可並列爲三輝映乎哉維維維維正位之後願以爲格主以公則公於盛世之相才漸收數十年後之相昔年集朱之一二十六

權而成統二百餘年不再見之相業則後學所日夕皮視者耳

寄朱如客

拙人寒官爲世疏棄至累知已上章爭執受獎許于大君子三旌九列豈足言哉弟初無別觀祇謂樂行憂違出處正法世旣冥我網羅我自宜掛冠遠引縱貧不能自活爲無堪之鶴尤勝處檻之猿乃今連端德誨始知解官仍有不可則亦計無復之也裝回家廬伏枕養病惟聞從牀几間邸抄見歷歷大疏訂謨

石盡洞中寮會不減劉更生陸敬輿執解人願耳東
事決裂至此有識已蚤知之獨笑二三大老當此緊
時尚無足著而効怡堂之燕當關之豹無廟算而有
邊功從古無之甚至中出一節厲階不小韓低胃聽
劉敬之計去趙汝愚朱熹彭龜年輩皆因內此爲名
其奸可效无耶事堪慟哭如何

荅僧雲緘

別來數月糾縉塵鞅遙念名山法座仰夢寐未諼也
薄宦量移以如來法眼視之不啻臭腐何足爲賀詢

靜林集

卷之十

二十七

知殿工經始使我喜動顏色此是千年勝果三界巨
勲幸龍象主持一切鳩工庀材之事加意料理若羅
刹作孽雀角啓爭自有案冊如山不容移易縱魔軍
跋扈八部威神必能掃除之何足慮

賀魯大雲

老父母澤旣及民德更動天天上麒麟遂煩孔釋抱
送且敝鄉爲子固兄弟鍾靈之地而公郎誕育于此
他日文章德業定當輝映千古彌月屆期長庚瑞彩
與桑弧相照叨在知已忤舞如何

寄姚孟長

近讀邸報東事途決裂至此識者久料及之而當事
不悟今旣至此尙日有可爲事者又何太驚惶失
措也及三岔河東此一水豈爲不深澤人馬難過西
南卽斜行人海奴恃騎決不令騎而航海則僻三岔
不過二三十里造堡築寨一室聯絡周遭宿數萬銳
兵多操火器方矜以守之虜豈能飛渡度西虜利我
市賞不利河西折入于奴亦其本懷但陷之之利多
於捨河西之利未有不統約束西虜就約束如萬萬

靜林集

卷之一

二十八

不敢長驅事體甚明只患不著實去幹耳何必驚惶
哉可嘆長安諸老倏爲善哭之偶倏爲怡處之燕倏
爲未見木而登且登且下之猶豫倏爲九首往來濫
忽吞人之雄鷹百葉雜施何疾不斃三老自鬪無浪
亦淪斯種種亡微不可言者矣門下大才品真經濟
見此景象得無慨然乎造第之差不俟非求解脫蓋
錢糧必無從借中璫必難共事與其坐困於後莫若
決辭於先可仕則仕不可仕奉身而退自是正法生
平一副崖柴骨止行我意不避人言長安諸君何爲

我過於萬也。創付未來無從往差。得以家園偃卧。過此酷暑。殆亦造物憐我乎。嗣後當安之。若命用坡公逢著卽喫。遇到卽行解脫之法也。

侯盛座師

門生受師恩。無論弟子卽父子中。亦可謂偏墮而獨憐者。然枵腹徒費。蠶磨齏不成章者。屢焉此固奇舛之數。無足訝。乃若侍立門牆。料亦造物所不靳。而兩入春明。兩逢帥駕。西歸。魯不得從容質疑。送難以畢生。平豈依蘭傍玉。仍須多福之人。不易承當哉。至今

其非美

卷之二

二十九

番走送淒涼之雨。與滂沱之涕。並下深潭。馬殆欲遠涉。一舍不可得。愈令腸輪九轉。心旌百搖矣。第吾師此去勁節傳天下。清風書史策卽拜三旌。加九錫。詎樂於此。識者蔑不以名重千古爲美。諒吾師亦欣然自得也。昔人論相謂宦官官妾不知姓名者。可克其選。吾師不但不知姓名。且見憐見忌。卽日聖意大寤。宜麻首召士大夫。慶朝庶民慶野寧止。如富公已哉。門生小草之出原爲藉此一見恩師。倍道馳來。及瞻師顏。已無憾矣。返自蘆橋。心祇思歸。忽忽不樂。遂

成大謬一暈。什地既絕。復蘇頭面俱傷。伏枕月餘。近始席庇小減。勉出受事。猶未霍然。部中無差可覓。欲量移一冷道。誰相謂言恐不免掛冠耳。病後死生光景亦略。有悟矧區區宦情業冷如松上雪。奚德戀之有。

與高懸圃

此心無一刻不在座右。但五月杪火疾偶發。一暈什地瀕絕。後蘇。四牀。憊不能起者累旬。坐此久不候興。居臆呻。喉中相念。全形於憂。於常不置耳。每思七

靜非美

卷之一

一十

尺空存慚負。知己舌輪無從聽者。邈如旣不能効郭令公之報青蓮。又不能如朱公偉之護尹端。也可勝嘆哉。數日前偶寄書。敬座師。愷陽相公。另致一啓。爲台臺言之。本不欲相聞。而適與陳令威道及。令威曰。何不聞之。少憚其紆辭。然亦不識得當否也。凡力所可爲。斷不敢不殫竭。大約非旦夕可就。乞著自尊攝。靜以需之。趙宣賦烏駘。丞諒。安知非文人一段奇境乎。

上孫相公座師

竊聞唐德宗拜李長源同平章事曰軍旅糧儲卿主之長源曰宰相職不可分天下事咸其平章若有所主乃有司非宰相近者時事孔棘借師爲救時相宜端席綸扉養義客勿而遇以疆事相煩固知老師憂國自請行邊然已非相體矣且唐之晉公宋之魏公雖履戎行皆有名稱若戰守之務二公僅主持帷幄耳今將領未聞最俊共事文臣亦復爾爾一切軍政悉師心計于主又非復所謂懸相印作樞密者一日之勞不已過二十四考哉乃引疾疏至舉朝嗷嗷以靜性矣

卷之一

三十一

爲不可生甚感之大約人情非不服師鐵香石屑非不念師勞苦功高獨謂榆關一線天下命脉懸之齒簿還朝誰爲鼎履者頃天語慰留計不便再三申請矣而生尤有惑之惑者以師坐鎮踰年百廢具舉致奴賊拔皆遠遁卽昔人稱漠南無虞陰山無鳥未足多讓而長安衆口猶以爲關上事未盡實做未盡豫備欲言而彈需者不乏也亦任事之難哉生謬謂師既身任社稷人知不知都勿顧惟關門籌略須出萬全每讀李綱十議首言中國禦夷狄能守而

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莫若以守爲策俟政修士採然後大舉此數語似今日定的也或謂關兵往往逃亡而將不知開糧如故此必將官不識分法淮陰多益善能分耳誠用束伍常法伍伍而分之十伍爲隊隊有長十隊爲營營有總五營以一裨將總之卽不能將識士心但得將識士面豈能逃能冒倘乎又或謂兵未嘗練無以待敵夫操練之套斷不至廢第恐徂於花法耳誠肯每隊用一教師日日實學弓刀擊刺之術而又以八陳常法肄之俾如李光弼跳旗

靜性集

卷之十

三十二

家齊人狄青麾旌縱橫不亂庶可言練乎是皆兵家不可易之成規而諸將未必行監軍者未必嚴也古有真將不憂無兵將能訓練卽粉黛皆可戰古有真兵不憂無將兵能習戰卽卒伍皆可拔爲將訓兵一段工夫恐亦收時第一要務度師尚有數月在關乞加意嚴諭之多方鼓舞之設法查考之今日之守屯日之攻安不胚胎於此生迂腐兼體弱等病不能請纓代父師勞貫愧死無地道路之聞不敢不告款啓微見亦不敢不獻乞有狂愚而採芻蕘焉且當今

外未寧而內憂已伏四星生芒玉帛失戢酌斗調元
更亟於疆事萬萬秋冬後防守事竣蒲輪返國留我
公相 天千古今人心豈殊獨幾幾望之

答鄭方水

不肯絕癡奇窮善病生平勘知已獨年臺念三十年
舊人每降尊破體時時發餘之至大句擲贈情見乎
辭倚枕讀數過覺清韻幽味拂拂來沁人焦府不翅
聽已病之公已病之公也從此以歸後鄭夫子驪
不珍藏美詩公之公也從此以歸後鄭夫子驪
不不已今公之公也從此以歸後鄭夫子驪
增執哉書年耳非年夢其誰名山副本可能出一二
示我使知苦小國縱觀大邦壁壘乎

與姚孟長

春莫過吳聞得快談累日差破數年積荒然別後追
憶仍覺未吐欲言之一二也至煩三鉅公美夜登艤
徐桃遠泛浮杯餘月艷歌停雲楓橋艸色留人寒山
鐘聲送客真可爲一時勝遊千古佳話而次日乘竹
竿探大石窮得瘵之穴陟餘衍之顛一種奇光幽趣

正亦深宵歌舞後所不可少情我追晤盛師情迫未
能從容作經旬游恐山靈尚喚人耳倚醉分携東方
欲曙佩刀解贈握手欷歔門下故人之誼幾前無古
矣雲陽僅一會前之卽舍舟登郭去以後旅覓沈寂
無復可論心者淮齊道上每奇峰入眸高槐當月輒
思同人不自制咏夢中識路之句不知幾多迴也四
月杪入春明喜暑中清暇了爾接外絕無事事乃清
福難消二豎又來腸之疾疾忽發一暈什地幾絕復
蘇胸膈如大火聚呻吟牀簟者月有旬日今始支離
伊非矣 丙子之
悲起不但宦情冷如松上雪卽生死之際亦略可識
恨粗緩不速禪也

寄黃陽平

門下品格文章實近代不常有而公輔之望肇起於
敝鄉衆論共歸學政借鼎差足還文人本色與空同
先生後先輝映爲蠡水匡山千祿嘉話卽知已亦分
餘未且昔年期望一片胸腸至此少陽開命之喜不
啻躬承之也雖屬實學事破壞後措手非易然竊觀
陪奉物情邇來已極迄未有言其是者可見逢世終

非勝著祗自敗生平耳我輩正宜於此立得腳住爲
千古人勿爲一時人人生功名都有定數仰息權貴
何爲乎但人古督學須至明至公不佞謂不如宋儒
頭巾知明處當四字蓋子衿中真才亦復無多若自
矜明且公之至必有過於矜者莫如隨其地所有
取之而弗責以勝隨其人所長錄之而弗以我有
味當之一字固最妙處法矣敝鄉文字知法學者亦
少祇當看其意以爲偶過世者爲上意無以異而
同尖新者次一切平熟似正大空淺似清真者不可
非矣

荅吳香坡

一別五稔矣足下異才非石渠天祿無以置之不佞
心折最久卽屢厭霜蹄豈終無九方阜其人者頃入
國門覽宦籍瞥見列名州守深駭爲誤刻及會君求
諸子具道其故爲之嘆嗟惋如有所失者累句告人
得方竹而圓之識有猶恨况如足下乃輕以一官官
之岳石老豈真相印哉且制科以外官我輩豈能爲

麟皮作靴龍泉南陶宜不數月百家文攻也然惟百
家文攻文人本色尚在儼不擇官而就又一味陪奉
世情不舉生平盡喪乎不佞心折終以此耳

荅丘太丘

春間扈台使遠存環事曉觀舊文惻惻而振筆之者
迥迥恒格何意近日世漸饒有篤古誼如年莖爲豎
紫之音義詞似雅壯發音夏杪倖抵長安冷署幽栖
無所事事頗覺疎慵之性而病豎窮魔見矚不休以
此知清福并非淪落之骨堪消受也迺取紙瓊錫又
解律矣

卷之十

三十六

若使天而墮仁兄寵身得無過溺而惠不幾於傷乎
錢肝誓脫不論何生能爾報一二耳讀按豫錄刻一
何留心民隱燭及喉頻之曉辨及牛渚之幽至此真
仁人君子一片寶勝非但仁言而已全活千人當萬
戶德祚自茲處矣至起言一集借入股小伎倆寓至
世大議論雖世大經濟雖世大機鋒不當以時藝目
之中州有此建方使鳳仁鳥也文瑞也安得不至哉

荅文太青

憶樞曹連茵無日不聆碎呬如昨耳不覺已十五易

草木矣年登位益崇道望益赫良不負此十五年若
第十五牛馬之走徒疲犬馬之齒虛長可嘆也向
從友人處得讀所著玉壺觀世竊謂過於王文中乃
今蒙示太微經又遠過子雲司馬之虛豈足道哉陶
唐振德非教條一部古文也弟奉司南矣嫂夫人尊
姓尚記昔年有文武之誰不謂金華訓便爲丈人堅
也無問其才若品但即識右軍一事不減鄒公矣敢
不力薦揚乎

答李愚公

詩集卷之一

三十七

猶記往從行卷中讀大篇已知當代文壇執牛耳舍
愚公不它屬及在長安又聞溫州李清節異政冠絕
海內益知命代文人不徒擅筆墨之長更兼風節政
事兩大局而有之真千古罕儔哉承乏越中極喜可
御李君不謂入境卽走蒼雪終日謹戶作童子呶呶
聲至今未能聆名賢警咳茲偶返省署忽捧璠函何
鉅公猶著小巫在念獎借不置愧感益交集矣遙望
真氣不審何日獲披對樹生平也

侯陳仲醇

別教逾十年追想高世之品名世之筆垂世之談未
嘗一日不往來八識田也頃者鼎湖再駕祿渠有
事編摩特召當代龍門起明光之草增聖德之輝
誠一時奇絕快事向在羣下每想應當事行之竟未
有毅然立地承當者爲最相知年友初頗謂
然卒以未相見不便入告爲辭可見明眼
熱腸人絕少卽石門草近世豈多得哉乃臺下自
足千古微垣一品衣增色也代匱淵中與
五茸衣帶一水如江之氣龍隱在望第受事場逼三
閏月完全省科考勞冗百狀甫竣遂憊病不自支抽
性硯固不能省改又復買罪權貴自審麋鹿止有山
林之骨拂衣應非遠矣師每兄云臺下有意起春色
游聖湖藉蘇堤探林塢梅若然再得乞靈西子一
望故人顏色豈減左執浮丘袂右拍洪崖肩耶

寄趙儕鶴先生

往讀邸報見先生統均大業復隻千古正色卒屬收
回旁落事權破格用人挽轉情面世界而祛墨倡廉
興恬仰競使仕路穢濁之風盡掃宇宙陽明之氣漸

昌其有功世道甚弘聖賢作用豪傑手段殆兼擅之
國朝名太宰雖輩出豈有能與較風裁比力量者
哉不意正人君子方以此彈冠相慶想望太平而宵
人亦以此側目相與比以擬其後也國事至此殊可
流涕痛哭不肯痛子自守爲一海征濤掀空
撼日以專愚絕癡頑強骨不折者投之何異章甫之
適乎猥欲師法先生挽世盛心樂矢忠勇不敢一顧
情面度無所定論也

候無題石

靜軒集

卷之一

三十九

長安奕恭新著奇著述至於此固前此諸君有以激
成之乃閣宦朋黨合爲一傳實前代所未有最驚人
者今日拉蒲州明日拉君溪就鉅路首席如逐鵲取
巢不能少待恐操養無此狠手言路推波助瀾曾無
一語梗澁豈皆鬚眉婦女手南都清議從出亦畏轉
喉觸忌乎唐韋澳有言時事浸不佳繇吾曹貪名位
所致耳可嘆我不肖抵浙但持定虛公二字克分量
到底不敢此執彼通不敢前執後通自致府訖冷曹
其不能狗一也方今之時幾能如此不諛但時命當

願即不如此未必不驟削足適履生平不爲矣衙齋
如洗止一肩行李收束已久以便撒手卽行不致博
悲棧之誚也

典樊致虛

向竿丈衙極多負乘惟初任至出境未嘗名一錢未
嘗徇一情未嘗續取一人未嘗批一寄學儻有正案
外增數附名卽係異獎至日用原給現銀毫無支欠
衙中什物悉照原設留存毫無撈歸心紅紙張刻卷
裝刷工費悉清完明白毫無虧蝕儻有解欠卽係侵
奪非其 卷之一 四十
匪蓋此等事端弟前已親嘗故行時各有申明揭之
更不敢不說破耳浙中衙門積弊考較欠寶神出鬼
沒弟摘發頗盡刻有欽條翼數款板存衙門取覽略
知弟苦心也年臺公明精敏億萬倍弟何虞此哉若
贖緩申助一事非弟立異緣學道衙門紙贖從來前
不留役或陸續支克衙用或去時差取送家賤性儉
約向未支用量移後吏書循例送票愈取弟思將行
爲此寔未雅便是以具文報院聊守生平本色然猶
竊有私匿不繳者敢求一查以維此局

答毛比予

門下雄才造物竟斬一第使人扼腕然我輩自豎正
不在此 國朝起家乙科建勳名流竹帛項背相望
何嘗劃限生平哉凌江爲東粵上游事簡而輪蹄絡
繹亦未易理顧以門下沉毅指練當之應自綽如猶
記不佞爲李官時衣粗食淡從未買絲瓜只布未受
各屬鐵鑽未飲諸給勾酒獨自裁迄夕指臂不休到
今一身疾痛都從雲間得來言之則毛骨凝滯也門
下清苦殆自損伐或爲悲別贈之此比及下差省乎
維時美 國朝之一
大約此官有三要愛書宜速而不可漫於評官評宜
嚴而不可憐於許爾上按下宜實而不可傷於淺此
中最費劑量非折肱之後不知耳崇階偉業全胚胎
於此毋忽雖宦海升沉原有定數不可不盡其在我
也不佞當日題舟上一聯云以虛受人自可心同胡
越但欄在手不知世有風波又題廳柱一聯云須勘
到可哀於處纔足道士師得情非真正無宿諾人且
休誇片言折獄又題衙壁一聯云得饒且饒方顯天
下無敵手順事應事始知忙裏有閒身又後堂大書

八字云清泊寧靜忠厚正直李官法門似略約盡數
聯中矣因在知已特敢舉似不佞近况善病飲啖大
減伏枕淹淹閣中之役屢文乞休尚未見允官味如
醴醪乍飲壯顏久耽腦脅好散場時便合散場何如
別論西席事細訪無甚受者敝鄉邇來習麟經絕少
曩見輩經意亦自課無師也

青萊閣二集十卷

〔明〕方應祥撰

明天啓四年易道暹等刻本

北京圖書館藏

方孟旋先生
青來閣二集

一集序文

一集尺牘
一集雜著

青來閣二集序

方孟旋先生初集既成之後六年而易曦侯鄭從周等取其自戊午迄癸亥所積外著爲二集行於世顧初集冠以制舉莠序先生者大都爲制莠而發於先生外著尚未之及予旣得

序

先生

卒業而嘆曰此非先生之文

盡倫之書也今之論文考

與其法與詞而已而未常考古聖

賢之所存夫聖賢之所存見於詩書

禮樂語孟之書者非爲文而發也其

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際如

饑渴之於飲食未嘗一日而離其於

五者造微極變深思遠慮則雖聖人

之徒有終身不能盡者矣以子貢之

賢至願息於事父事君而不得而孟

子之所以稱舜者亦不過曰察於人

倫而已耳夫必舜而後察宜乎詩書

序

二

禮樂語孟之文賡續以見之經緯以

端之此君子之所終身而亦後世衡

文者之所本也乃若師友之倫其尊

不如君臣其親不如父子兄弟夫婦

然其相成之義相須之急常與四者

並重而人之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

疎濶而不治阻隔而不通則常待師友而後全士而有志於聖賢則是道也將若何而可然以其相須之急也賢者將過而慎之於是陳義愈高者常至於門庭狹而意氣肆門庭狹而風流不接意氣肆而士友不附所以

序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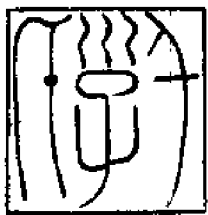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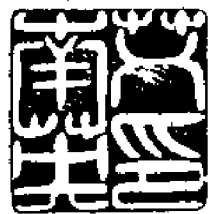
於制舉業推而上之得其始終盛衰之故以爲人心國是之所由認認然欲障狂瀾而返之其汲引天下文士無論識與不識爲之表章發明以揚其幽又爲之聯上下疎戚之交以廣威輔氣者不啻如韓子之於李翱張籍歐陽子之於介甫子固諸人也然先生陳義愈高而門庭愈廣意氣愈恭雖後生新學無不人人自以爲得先生譬之開瓊林大盈之積恣其剽取而盡洗近日文人刺譏嘲駁矜肆以待後進之習故雖不肖者亦目擊

序

四

而道存其急交游而護持斯文見於
前後序記尺牘之篇者窮通得失死
生憂患無不畢備至於紆隱曲折讀
之而可涕不獨受者知之雖天下之
讀其書者可想而知也蓋先生因文
章而敦師友之誼者如此及讀其所
序
五
移當事諸書指陳時政與一二友生
謀其父子兄弟之間雖夷齊泰伯嘗
經聖賢所發明而其義有進焉者則
又先生以師友之誼而全人於君父
以造微而極變故曰此非先生之文
而先生盡倫之書也性情之所極而

文生焉若是又何必論其爲先泰爲
兩漢爲唐宋大家而後足以定先生
之文哉雖然先生生於伯安汝中二
君子之邦二君子之言盈天下而先
生文章議論不獨不沾沾於其鄉之
大人而二君子毫釐千里之謬亦似
有待先生而後正者又予私心所嚮
往當再有以序先生此固不足以盡
其什一也天啓四年甲子孟夏古臨
晚學艾南英書



青來閣二集敘

國家以五經孔曾思
孟之書立教脩之為
德施之為政垂之為
文何所不具是道其
末流第以供士應舉
既得科名弁髦棄之
號曰時文而別取則
先秦漢魏六朝唐宋
之文號曰古文若合

之兩傷離之雙美矣
今文章名家祠部方
孟旋稱首而旋為諸
生工舉子業吳越人師
事之已成進士四方士
復師事之其言多叢
明五經孔曾思孟之
旨與濂洛關國諸儒
訓詁同切而所為古
文亦無不出於五經孔

曾思吾之書者即以
置先秦兩漢六朝唐
宋間又未嘗不合也自
萬曆戊午迄今七年
予旋著述日富門人
楚易生與同輩哀而
授之梓為青來閣二
集而門序于余以讀
集十卷尺牘最多序
諸為舉業者次之襍

體備十卷示其體裁
時因俗謀王術國可
以觀以廢法舉業可
以觀其來漢唐之道
德仁義禮智忠孝
無傷美而不離其以
文章命令一世豈偶然
哉孔門有四科作世
說新語者曰之雜雜
以他自要不越其範圍

余竊謂言居一科非
關德行文學政事奚
取焉蓋旋集中有言
論語一書聖賢義理
精奧就其同答之際
亦如人間師友之常
豈能言下簡妙如此
蓋出之於口與筆之於
書不同故曰脩辭立
誠而後儒輒以其語

錄如術語卷議以
論語視古之擬經續
經以僭王用罪者何
如筆由此以法四科可
合為一而予於是集具
體焉故是術也余序
出而知我罪家聽之而
已

京山李維楨撰
莆田宗正書



較刻二集姓氏

易道遲曦侯

黃岡

鄭之冕從周

真州

任 傑文升

臨安

莊持志尚之

徽州

方如騏士雄

徽州

艾南英子

東鄉

易為瑞于萃

黃岡

唐誠可君倫

武進

張文耀光遠

句容

陳紹英生甫

仁和

錢 稱彥林

嘉善

陳 梁則梁

海鹽

艾 容子魏

應天

管嘉遇元會

寧國

唐宇昭孔明

武進

程鵬基吳昭

徽州

青溪閣二集

姓氏

王儀民非子

新水

陳丹衷

應天

陳昌明扈治

海鹽

徐 應文

常山

陳 羽修

臨川

王甲桂應孺

瑞州

湯開先季雲

臨川

張 宿謫宿

朝州

高士煌無英

黃正色美中

江夏

薛正平更生

松江

曹之棟喜王

黃岡

王都會岷生

脉城

宋 珏比玉

閩縣

陳元慶允嘉

應天

易為鼎用主

黃岡

金 璣卜公

新水

張 基典公

梅之煥惠連

麻城

周邦炳虎文

麻城

盧爾倬以崇

黃安

吳 頴見末

深陽

汪之彬文若

徽州

汪之霖雨若

徽州

方將搏長逸

徽州

陳名夏禹聲

深陽

汪 倫敦伯

臧照如

何 默

焦 炯

馬

王 籓君翰

陳則象燃

深陽

青來閣二集目錄

一卷

序文

已未房稿板序

易職侯制義序

楊尚賓近草序

冒宗起渡江草序

黃俞平燕邸近秬序

周廣孚近草序

青來閣二集目錄

一

兩李君近試草序

范升伯近草序

黃公升夢草序

談節甫雅言序

顧九疇選義引

徐公穆乳雪編引

步凡中唐宗之制義序

王開美邑侯制義序

莊尚之北遊草引

王性卿近業序

李嶽生遊草序

徐闇仲四書瑤草序

余懋修近業序

二卷

序文

送鍾伯敬督學閩中序

蘇公祖撫浙定亂記略題詞

王伯揆張子房椎秦記序

青來閣二集目錄

二

錢密緯石經堂草序

儲東方年兄詩序

鄭邦衡聞過齋詩序

毛氏重修宗譜序

壽葉母張太孺人六表序

賀王母徐太孺人八十序

壽管大夫暨元配從夫人七表序

壽潛溪鄧太翁九十序

壽潘封翁八十序

壽吳荆吳

賀張養吾榮受冠帶序

賀覺如上人冠帶住持序

三卷

尺牘

奉曾棠芾座師

又

又

奉若翁韓師

青來閣二集目錄

與劉工峰侍御

奉舒碣石先生

與徐玄仗先生

復阮圓海年兄

與徐明衡年兄

復錢受之年兄

與茅孝若

與錢抑之年兄

與汪生洲

三

與李梅臺年兄

奉曾棠芾老師

復董見龍先生

與張容老

復宋鹿遊年兄

四卷

尺牘

與錢受之年兄

復張容宇先生

青來閣二集目錄

與徐觀我

又

奉堂翁陳蠡源老先生

與陳赤石

與李愧菴

東魏仲雪

與易贇戾

與薛孔泉年兄

與李寓庸

四

與李仲達年兄

與徐魯人

候許仲葵先生

與詹廊齋

與李復吾老師

與詹古愚

復諸葛孟旭

復韓止修

復錢長人

又

與陳元朋

又

復董見龍先生

與徐爾芳

與陳生甫譚菴

五卷

尺牘

與徐子卿

東吳伯霖

又

與鄭見廷

與勞塞叔

與詹古愚

與胡居敬年伯

復卓去病

與徐元晦

又

與錢受之年兄

與徐元岳

與徐伯林

與孫不伐

與鄧匪石

與元駒

與劉冲倩

與謝韶石年兄

東王弱生

復徐元海

與徐中錄

與王陽修

與子將

來宋比玉

與繆西溪

奉諸舅

與徐觀我

與余四泉老伯

青來閣二集

目錄

謝黃寓庸詩老母八十後軸文

謝李東一爲老奶奶壽文

復管鶴阜

復馬瑞草年兄

復黃美中

復金卜公

復曹喜王

與鄭孔肩

與陳古白

復馬君常

與陳冥昭

舍文谷上人

又

與蘊輝上人

與徐星鑑遊楚

六卷

尺牘

同門公侯韓老師

青來閣二集

目錄

與文文起翰撰

與葉敬君

與徐元晦

又

又

又

東楊聖聘

復樵使孫鳳林

與楊實夫

與錢彥林

與錢彥林

又

與魏孔時年兄

與盧子占

與唐宜之

與賀廷玉

回葉復陽

與張紹和

青來閣二集目錄

七卷

尺牘

與葉敬與

與任文升

與李衷一

奉信

與潘景升

復唐宜之

復劉太穉

與錢彥林

與馮宗之

復徐汝翔

與劉吉戾

與王平叔

與虞卿

與尹上理

與葉郁華

與徐彬宇

青來閣二集目錄

與張子成

與爾正爾受十九弟

與萬孔里

復黃贊伯

復曾降吉年兄

與顧伯欽

復諸孟旭年兄

與嚴印持

與聞子將

又

八卷

尺牘

與肖白玉

東尹長師

與聞子將

與嚴印持

復陸天陞

與王無治

青本閣二集
尺牘月錄

與勞人

與孟楊印持子將

與伍弱生

東鄧嘉陽

與徐二官

與徐介夫

與姜有源

與楊志辛年兄

與徐元晦

與李無言

與徐文新葉良甫方元卿

復余又新

與王清寰

與徐君卿

與馬與甫

東黃公升

九卷

尺牘

青本閣二集
尺牘月錄

與林鶴胎年兄

與張夢澤

東鳳陽太守王震川

與熊子候年兄

與呂巨源年兄

與楊蜀亭大尹

與莊若疾年兄

與魏仲雪年兄

與蘇與紫

與阮集之年兄

奉斗冲李老師

與黃貞父

又

與嚴德清年兄

與劉令君

東國博辛茂年兄

與徐府尹

與張月沙年兄

青來閣二集目錄

十五

與楊寨雲年兄

與徐乃孚

又

復曹銘石年兄

東張繩海年兄

東勞叔良

與嚴忍公

與詹廓齋

東詹休倩

與留人甫

復李衷一

東毛表叔

十卷

雜著

重建玄通庵碑記

遊馬鞍山記

鷄笑軒記

乞詰命揭帖

青來閣三集目錄

一四

題劉冲倩手卷

志棠編跋

書風雨亭後

放生會原啓

贈寄星術文

祈雨告神文

黃大年兄像贊

蘊輝上人像贊

賜戶部尚書景暉墓誌銘

徐母王太孺人墓誌銘

赴任辭先考墓祭文

祭先考八十壽文

先王母毛太孺人百歲奠文

祭李副使徐巡撫章太守文

祭仰山上人文

徵賻止樂先生潘景升歸樞疏

易太公家傳

青來閣二集目錄終

青來閣二集目錄終

青來閣二集卷之一

西安方應祥孟旋甫著

序文

已未房稿拔序

西子天下之美者也。攬鏡而自照，其面其于愛已之美也，必甚于天下人之愛之。故夫天下之美盡在已，世漫以爲物之相物而不察也。國家取士之文，稟聖賢之神情，像貌爲功，令聖賢之神情像貌夫人之神情像貌也。操筆而爲制義，青來閣二集卷之一

殫吾巧心以極所欲，致生平之面目，晶晶躍露于尺幅之間，聖賢之面目具是矣。天下讀吾文者，人人之面目并具是矣。今夫片語會心，推几欣賞，千載之上，萬里之遠，恍焉低回流連，晤言恍恍，一室之內，豈有斬乎吾之美而愛之哉？以吾文爲之鏡，而自見其美于鏡中，非天吾之爲愛也，直自愛焉已耳。然則見西子于面，以爲美而愛之，必不若西子之自見其美于鏡之爲愛之甚也。亦明矣。吾輩于天下之文，無在而不

可見吾美何妍，觀之觀有不齊，又何患是非異同之論相爲詭哉？三十年攻一執，歷平困躓而不悔，以謂吾巧之不足以極吾所欲，致吾與聖賢與天下讀吾文者其神情像貌未必從吾之文以躍露以吾技之不工而致隱人之美。吾滋思焉耳。舟行少事，課兒子爲文章，時取二十房稿質余，亦時爲論次示之。蓋寄吾與會所偶至，俾兒輩自尋其面目而已矣。曼山氏並請諸謝君實申維烈品鑒而梓行之，得文五百紙而奇。青來閣二集卷之一

君實題之曰：稿拔而又爲之廣其說，自發明其作者之旨，非余之所得當也。嗟夫，文之有定論而無定論也，所從來矣。孟子曰：天下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乃捧其心而輦之，學者彌以供人之唾噉，毛嫱西施人之所美也，又何以鳥見之而高飛，魚見之而深入，天下果孰爲正色乎？世從不乏于鑑也，軒轅氏之匣記著之，夫非直匣之愛也，謂其匣而軒轅氏爾矣。天下之面無不具西子之美，天下之鏡無不可以見西子。

之面誰謂軒轅氏不至今在也哉此五百匪者固明明相與互映尺幅之間矣

易職侯制義序

制義之文以題爲命無論六籍四子語不相溢卽一人之言一時之事修短小大之較殊壹隨當機之裁割爲差數蓋面目之別不能黍米神情宵壤於其間夫聖賢立言垂世尋常罄咳莫不有鬼神守之一題之命天地萬物之命也故制有所憲於王義有所諦於聖經生之文有所以導性情之竅而綜運世之紀此必非揆其意見氣力之偏王逆駕旁驚以苟爲勝者所能辨亦明矣余與職侯精神臭味十載往來已未夏初始定交京邸職侯大奉貽幾竿然命世精志純氣懋以成之其學無所不苞舉其才足以盡取天下之美好憂憂乎并銳于經生家言長安邸中文史究切彌月周旋朝子卿而夕于余老厓大三十年持論嶽嶽所快印于子卿而媿其效于吾黨之未遑者得職侯而使我無復膏肓

之疾也吾母八十職侯哀其鄉長者言走乎里而進祝嘏之觴已出一編視余曰是將揭之國門請介以予之言余受而讀之其文已未以前滔蕩奮擢雷動雨澍帝出乎震百卉怒生已風散之已日暉之今乃駸而致坤之養矣又駸而麗兌之說矣吹萬不同一氣轂轉櫛舉其文以題覈之其於聖賢之神情面目渢渢乎響之命而緹之應矣世之日儕而麗也惟是當世才敏之士挾其勝氣以煽之庸衆而舞其檢押以譏聖賢君父不得伸其操柄以馭臣子彼謂尋常罄歎之相習不妨騁吾意見氣力逆駕旁驚以爲快不知鬼神必不肯以天地萬物之命受吾之越滌於鍼芒此抑可推職侯扶進此道之極思已學無所不苞舉不敢萌一勝聖賢勝君父之心才足以盡取天下之美好不敢造一違心之言以吾觀於職侯其志豈僅蘄乎以經生家言鳴于世者哉夫稟王以立憲而統紀一矣考聖以衷諦而道德貞矣因題之小大修短爲吾

文規矩準繩均節度數通晝夜之道于繼續之
息定四方之極于秋毫之末宇宙在其手而鬼
神惟吾所馳驟矣 經萬年熙明之治造命于
制義之文幟不必懸于上扶進之道不能不責
于其下焉者當此之時宜有賢者呼其同類共
肩任之職侯問業之履自其國中越南北達
于四遠擔簦重趂一士風聲親則羣從以至朋
友委巷深峭獎翊靡間一言欣賞名山之藏帳
中之祕縷蒐襲積雅恐漏佚精氣激蕩家奉盤
墩蒸然各士之總萃丹鉛晶晃百城自擁人有
品騰副在典刑凡几十五國風之陳列矣倡草
萊之義申在斯之旨掖賁文之觀以培彙征之
慶士固有在菰蘆中而志及此者哉若曦侯者
謂之吾黨導師之領袖可也非經生也詩曰鶴
鳴于九臯聲聞于天君子不以身未當事一日
而弛人心世道之擔也行矣曦侯余共子卿所
期德音之嗣視諸斯矣遂取其牘書而送之

楊尚賓近草序

制舉家言詩之流也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
之曰思無邪義之寓于詩者也曰關雎樂而不
淫哀而不傷詩之被于樂者也制舉家言其于
詩也樂之屬也無邪之旨橐籥于聖賢性情之
秘憑吾寸穎爲之鐘鼓管磬羽毛于戚以動盪
其不淫不傷之嫩于依咏憂拊頰仰節奏之間
樂之爲道與政相通莫不于其聲候之審聲以
知音審音以知德天下之能事畢而文之觀止
矣余與尚賓以文章相慕說者十年所而奇茲
挾其近稅過于爲盡發其篋讀之深靖飄越恢
詭誦惟悄焉身遊亢竄之野怒風激而萬竅號
使余荒忽而不自持也嗟予尚賓胸中抑何瑰
磊而多奇如是哉洞庭廣樂吾聞其語今且儼
然軒懸森列吾前矣尚賓將裒其文以並質于
世屬余數言先之尚賓之于此道也天下賞音
之士所鼓歌而舞之有日矣奚事余言之姊妹
亦相與言樂而已矣夫聲音之通于政也非其
器數之謂也故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之說自昔

著之言則聖人之作樂也壹取歌喉之繚渺如
抗如墜者以寫宇宙之和足矣物之種種又安
所用之聲之候子器也猶之性情之候于聲也
一陽動于黃鍾之宮生生之氣勃衝于緹灰之
管毫不當子所位置日月星辰之紀棼如矣樂
而不淫哀而不傷關雎之亂所以洋洋盈耳也
吾夫子必以邇于師摯之在官而歸之反魯之
樂正何稱焉果以無邪一言直蔽三百之纒纒
謂足畢詩之能事也乎哉文章之道有所以導
和于性情而總天地萬物之竅會矜勝于名理
才情者孰辨之卓哉尚賓居常下帷子古鮮所
不如其雋而以易爲宗擁爐相對三日夜其言
澹漠超遠往往會心意象之表瓶少餘粟急人
嘗若不及言恂恂不出口然諾必赴意所不可
貴勢親嫗莫得奪之稟古狂狷之神以假脩聖
賢之行非夫忼慨俠烈自惠者也以無累之神
合有道之器樂之出虛殆乎惟其有之者與是
編也行偕夫屬而和之者一酒滄漣流縵之音

以昭宣國家大雅和平之治吾直躋而族之矣
冒宗起渡江草叙

自績文之士輦輓相嫗督爲高者挾其名理經
濟以勝之夫名理必取精于性命拈空之性命
非名理也性于題斯謂性命于題斯謂命矣經
濟必核實于人之情事之境掉影子情境非經
濟也合文于題題與文之情達則人之情達境
盡則事之境盡矣名理經濟之文豈靳勝而督
爲高者所能辨哉宗起自京師以文過予讀之
其氣骨高秀而出以愷悌渢渢乎大雅琳琅之
音也其人儵然玉映言娓娓嘗有以自下已歎
其中不可量矣于是函其所謂渡江草者屬予
叙之其氣逾以醇言逾以蔚而旨復逾以深其
廣剗切于當世博文有道之士又何逾多而靡
有饜也夫六藉四子無匪性命之言六藉四子
性命之言無所不通理于人之情事之境題爲
之五音六律而以吾之文稟節按度抑揚高下
于其間佩之于身不祥所以遠施之家國天下

順治所自筭也逆駕以勝心謬索黍而九譯隔矣勝心之難持莫如去子衿而新爲孝廉盛氣乍鼓蹶不卽奮以爲不得吾意于不我知者吾所得爲者由我耳有物中衝發不自禁自以爲名理經濟之文賢于輦輓相暱者不知其爲此道之靈實倍之由此觀之宗起之樹子吾黨與今之世也是篇固可爲券矣

黃俞平燕邸近秣叙

文章不通乎性命雖工小道耳國家經義制科鴟一世之士以性命而按候其精神之用于文章其道甚尊士豪自喜者跳而越焉挾其才情氣魄之偏王以競勝尺幅之內去性命日遠文章亦日卑微時之會意得而儻其生平所樹識者固已銖稱黍絜于操筆之際矣俞平過予談經生家言其持論鑿鑿不少假如此俞平胤服吾師穀菴先生與言之教舞象從游吾友李宗謙稱高足弟子淵源所自非常可企其中抑然若有不勝盡發先代所藏書咀其菁粹相與類

切當世博聞道術之士治經生文意放物相壹達吾中所明了劃然成一家言不爲纖趨臆語以靳諸子世閩海距京師將萬里俞平以其業試行李蹢躅再往返而色不渫所取精性命之旨以尊吾之道如此宜其持論之不肯假也俞平且南歸手一編屬余言以爲先余亦何言贈俞平哉今夫膳宰之于果臝也胞之披核之剔麗子水土以爲質者浸假而窪然轟然以還其所麗并所謂腴美者烏有矣彼浮動于百體爲潤澤丰濃露靈于五官而爲聰明聖知者果何物也哉凡人之才情氣魄有偏勝精神之用隱約駘蕩于性命者敲蒸于空際而無所不之經生家言其緹之始衝也極天下之腴美無當于性命之旨吾輩所宜剗心于此道者可知已夫遇合固士之所爲也士豈能爲遇合哉此三寸不聿鬼神所憑出入也致吾不分之志以聽之爾矣不惠祥三十年治一秣嘆焉無所發明師

友之提誨對俞平而不禁吾寄之深也俞平行矣操斧伐柯其則不遠摩厲以須異日聲上之業是編固亦吾千鈔之衡黍之量矣

周廣孚近草序

善貌人者必于其人之天顧未有能得人之天于其貌之外者也頰上三毛之益其關於神明何有乃并其人生平至致躍露頰端世人勦毗天機之鑒以謂玄黃牝牡之可弗問夫馬豈有玄黃牝牡外之天機哉予始治經生家言聞先輩神理爲主之說心欣慕之以爲作文但得題之所以似與非似是題精髓具在其中以此爲賢于掠似于皮相者久之而媿吾技之未工也何也以我御題而不按于聖賢當境之意象于是格有可以詭反而鬻長語有可以闡出而襲采矜慎一切是處狐涎中寔不競而偷取欺人寸心得失孰能昧之莊生論治天下曰九變而形名可舉也夫至形名可以舉而道德始玄同非九變之後安得此持此以鑒文而後神理乃

不爲唐肆經生之業乃不爲郵書乃爲善貌聖賢于其天耳嗟乎難言之矣廣孚過我而論文晤言三日夜不厭也嗟夫廣孚所歷此中之變寸心失得之所可自知而不可言吾兩人箭鋒之相觸有日矣今其文具在所爲跪坐而進之鼓歌以儻之者駁道東南之壇坫予亦何能更益廣孚哉爲之丹鉛諸君子之後以縣于世庶知吾兩人生平心境辛苦墊隘所熟嘗寔有慨于中而不容已也夫人之不同有如其而天地雕刻品類之太巧百千萬億之一端文章大業造化所由生心也奈何規一切之燮盡蔑聖賢之神情象貌以快吾講張即捷而偷取乎當世吾輩所以盡性至命之道謂何哉吾知廣孚必不以其一時之捷得而易我寸心之不失矣

兩李君近試草叙

吾友李澄之偕其仲氏涵之以文章之道自相剗切一時鵲起不翅兩陸氏當年其天奉學殖亦各似之澄之氣穎蒼鬱游刃有餘操筆伸紙

飛酒歡礪興象迸躍劃然風雨至而蛟龍驚涵
之兢兢持論非法不言其孤情絕照頓轡直上
恍然筆墨蹊徑之外譬之王謝家兒不必容服
矜勝其頰仰睇盼自睨帶門風余嘗從會間目
攝澄之子兄弟之於斯道孰與李將軍與程不
識哉澄之不言視余而笑於是余抱絕鐫之痛
於涵之至今蓋二年往矣一日澄之過余手出
一編曰此不惠洎家仲作也日者予戲我子程
季之間夫二子吾不知所裁譬不惠之與仲氏
其猶楚蠶之于距虛乎自吾之得吾仲也吾入
而奉太夫人脩拙者之政而諧萼不之樂出而
共二三兄弟賡伐木之咏而不呈終遠之愷日
偕之而忘吾遭而今已矣吾不獲以身從吾仲
者所謂有老母在也哀吾兩人之文而梓之庶
猶吮毫而相視時乎夫吾篋中亦不盡於此此
之存者縉紳先生所識拔與二三兄弟所鑒裁
也生平知己之好而未得一當以爲報蓋屬續
而念不置焉是仲氏之志也予其爲我叙之吾

嘗讀蘇長公篋管谷偃竹記及贊石室先生墨
竹飛白之作故人之念淋漓慨恍其手澤所遺
必縷觀識之以示不忘况澄之在骨肉之際者
乎惜乎吾與涵之交不薄於與可而吾文不逮
子瞻不足以重斯編也余又聞之庚子之役涵
之業已病矣有勸之稍消息者對曰士援桴鼓
則忘其身予豈謂吾此足不可解耶君是時蓋
疽附於脅不謂遂自此而劇也嗚呼有士如此
豈必論其文足遇哉令當一面其於緩急必有
可觀惜乎賁志而歿也澄之方擅當世文章之
譽其居嘗撰結必有白壁贄之以俎豆於元程
之間者余不具論特叙其梓文之意以及存沒
之感如此嗟夫士不乏硯磊瓌瑋之致名湮沒
而不稱者多矣附青雲之士可以聲施於後世
况身在青雲之上者哉澄之勉旃得一當以報
知己不獨以是編成仲子之志矣

范升伯近草序

余交升伯自蘊輝上人升伯韶齡發軔進趨顧

好方外遊余心異之余與蘊師有所論質多事
往復每設一端動至經日師手不飢且嚙且談
嘆屑盈几余或輟然投箸升伯持理前義不了
不休三人以此過從無間升伯治舉子業雅尚
清真不爲溪刻其推擇當世作者論特嚴遇所
奇賞輒自箋錄卧起與俱帙不經踰余所削積
殆參之余知升伯自蘊師乃升伯干余昌歎之
嗜固不以師也屈指丙午之役行且十年往矣
余茲有事金閭道訪升伯適師亦寓升伯齋頭

蘇東閣二集卷之十

七

意中邂逅言詠甚懽升伯出一帙視余曰此吾
近年所草四子葩經制稅也將藉此問世之人
請一言先之余讀升伯近草幹理清真自性所
殖至微按其神氣之消息所載其功力以浮動
於楮墨之間匪近匪遠若隱若見庶幾曲折以
赴其意之所之要于尺度無繁泰之爽藹乎先
民之音也嗟夫升伯之技至此乎升伯世狎純
綺性慕恬漠齋居供養盆花茗椀外無長物久
從蘊師參最上理更歷世惜極人所不堪一無

蘇東閣二集卷之十

七

損色寡里閑浮沉之好屏跡斗室燕坐觀空居
然老衲而絕不道禪語恂恂言不出口嚶鳴友
聲之求常若不及傾蓋周旋肝膽劇契無論世
人交態穆然中和之感使人不可親疎并不見
矜視世交之俠氣吾觀升伯自丙午至今所師
友天下賢俊之士尚論乎古之人默以通其心
性之微渺其學與識既日以壯更歷人所不堪
之惜本所自來以觀其復金銘淬化玉錯神全
宜其人之峻造大雅蒸潤于文亦洵美如是也

求一識面夷然不屑也蘊公冥心禪觀特精宗
解游戲翰綵光彩掩映其胸次空潔迥遶形表
真有古德蓬戶朱門海鷗時儔之致蓋兼世出
世間以其法施者也卽所論交兩人之旨抑亦
可規升伯已余學道無成巔毛種種何當升伯
卽稅文一事十年以往二俱故吾此亦足懸偏
嗜前鑒矣奚取吾言先于世乎嗟夫升伯子焉
斯乎世之人問之哉以得失問也者是非不得
而操之以是非問也者同乎我異乎我者并不
得操之當年嘆屑授箸之義升伯所持理者具
是矣且焉靳乎世之人而問之哉本序近草往
事經懷不禁娓娓讀之一笑屬童子燬之蘊公
曰是文也以序升伯近草似言之長以志吾輩
十年交契之梗槩卽與此帙並存可也于是爲
余書而梓之

黃公升夢草序

往公升授予十九義其言深奧穎觀駸駸正始
之致已公升齒方韶耳予與書詞翻復推論今

昔大家寸心之宗旨日新之于富有所以操議
而變化兩人有味乎言之也今得夢草新編讀
之舉向所爲深栗穎觀者壹出之以清和澹蕩
使子益深天際真人之想甚矣公升之妙于變
也陶元亮詩有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之語
蘇子瞻愛而誦之一日取紙書陶此言遂至案
百要思作者與賞者之意豈直詞觀之會心與
興象之標舉爾哉三復斯編恍共伊人玄對楮
上覺予向言之煩矣文之靡也學者不求之我
而耳目是驚觀聖賢之藏于室外而意之妄襲
先民之武多交淺而言之深離邊相詡誰能不
波善乎公升推言之也孟子曰在我者皆古之
制也制制古而我制制借與爲無竟而變化生
其中公升于此道所以新新而不窮者與

談節甫雅言序

當今操觚之士急于自懸其文其意得于主者
而以徵其信與不得而質其疑者蓋泰半云夫
士不得以其所可信必之于主司至于拮一世

以質其疑品士之權始不專屬于上矣况又愛而從吏之夫士有所不得于上患在士也氣結約而不伸以其疑者斲乎下而轉以其信者計乎上患不獨在士也世道囂詬之端識者宜隄其漸矣節父既再懸其文亦再索叙于余而未以有以應也蓋余信節父之文深已世豈乏真鑒賞者以千金享之與其與節父質其疑而冒計乎上之跡毋寧徐竅之而以信徵耳執意文如節父而猶厄一青衿也嗟乎遇合之難如此歟士無不平之鳴豈可得哉節父爲文好深覲曉劃之思草不厭十易不肯一字一語未極聖賢之神理與闢入世人之口吻其才情之所播宕尤好拈歇後單側之題以窮其致今其牘具在可按也余嘗舉南華蠻觸之喻以似節父莊生斯言誠善謔也以視子文不可稱獨解乎夫業有得子于濠上者何斲乎世之人哉節父輟然爲予引滿茲者索余叙乃更峻韓昌黎序柳子文子厚黜不父窮不極爲文未必能傳于世如

今無疑也以節父其文與人定非長貧賤者也使蚤得于主者而文不必如今其肯以彼易此乎勉哉節父吾志在江沱之卒章矣世不乏真鑒賞者吾且終藉以信吾言暫而冒乎疑之跡奚辭焉

顧九疇選義引

制義之文像題命勝譬之貌相百子萬億之人亦百千萬億其貌其中蓋有依希肖似疑不可辨者矣天下之良工政于此用其心夫貌以象而有一筆非其所貌者無論神不可使附非其質子不可使事非其親卽欲從百于萬億之中覓一人以當吾貌吾知其雖畢世而無所得何者人固不可僞而肖也六經四子之言莫不就依希疑似之間微懸其是與非是之辨世儒作者自命挾其偏至之才情與顧頭之名理一意逆駕以爲快汜涉其文似少所不似覈之實無一筆是者胥天下爲弱喪之子坐令千古聖賢駢而受若敖氏之餒亦可哀已九疇之共余

攻苦此道也其已行之帙舉世所爲鼓歌而舞之者幾乎子墨之不勝孰是予是與非是之間扶良工所用其心之微者兩人未嘗不相親而愾于懷之渺也夫天下事各有常而不可易割焉東西南北之各爲位而不相濫此夫人而知之也試指一毫之端以爲其中間四邊之差池可使東西南北易面不可據能了然于心而又了然于口與手者此其人必非常之人也由此以觀乃知才情必稟抑其權輿名理必有同異橐籥彼一切逆駕以爲快者窮于魑魅魍魎之無所施其伎不得不反而精其辨于似是非是之依希然則九疇之于斯帙也所爲德子天下孝子慈孫春秋霜雨盼饗之感誠不鮮其居常余所忼慨指畫天下之事端夫亦賴見于此矣

徐公穆乳雪編引

晨起坐樓上雪片如掌漫僂眩目倏忽澄霽日射流蘇庭中兩老槐玉英霏簇凡一枝端一珠乳綴上下參差晶瑩旖旎冷風拂之若欲向人

盡墮衿袖之間公穆過子共取垂珠咽之齒牙漸冽香沁心脾大叫清絕公穆手其近義視子每遇快意爲摘一乳和墨賞之往復淋漓不覺竟奈詫謂公穆子從何處得此不經人道語哉昔人詠雪以爲滴瀝垂土膏闌干懸石乳謂是足當玄對矣詎知累累明珠馮子寸頰釀而出耶卽以乳雪命是篇可矣公穆尊甫方爲當世貴臣顧不屑以翩翩佳公子自見日求寓內博聞道術之士相與顛切性命之旨屏去嗜好一味素心友生譙聚蔬果淪茗夷然終席蓋啖臠飲露之人乘化而來發爲文詞宜其清真超妙世間纖趨靡態烏得賦之公穆行且西還屬于商所進于文者以志別夫所爲進于文者豈于文也他有進哉聞之汜勝之書冬月取雪汁漬原蠶矢雜穀種之使稼能旱故曰雪者五穀之精也由此觀之道之所貴于清虛超妙者可知矣今夫曠然而朝流者日也颺颺焉而續拂者風也乳而珠累累于槐之枝者雪之霏而日子

融風于凝適相遭而成者也方乎抽思爲子之
文其有幾乎與我于此數物也者相對而欣賞
也哉神理空涵忽然映發卽此可見天地萬物
之情矣夫陶堯鑄舜之業無當吸風飲露之致
其爲塵垢秕糠也彼所謂其神凝使物不疵厲
而年穀熟者何耶然則塵垢秕糠之爲風與露
之重甲卷城也不旣多矣乎萬色熾然合之總
現空之大惟是壹稟素心善所陶鑄于有無之
際而已矣吾于子以文相摩厲者也按所得雖
于文者以益女其就于大人而質之

步凡中唐宗之制義序

結髮治經生家言卧起六籍四于中其習之也
日以親友生觀切微密義諦自謂亦日以晰迤
邐老洫省悔居嘗用意作合多方索解求一字
一語之當不可得也夫山高不崩而祈羊至焉
淵深不涸而沈玉極焉堂構締綳高明顯融世
以弗替而春秋歲事薦饗備焉聲靈盼薌儺愧
耳目心志之表仁人孝子相與奔走從事于其

所不得已此豈有意象可與作合語言文字可
容索解也哉誠之不掩而物自爲體漠然格思
于見聞之不可度如是以稱鬼神之神之盛焉
爾矣拈筆課經生之業我與聖賢精神默相往
來千載以上千載以下一時映靄迴薄三寸穎
端此非盡讀天下之書而精研其理譬之牟尼
寶珠光瑩掌上山河大地毫髮歷然能擅殊勝
于此道者未之或有嗟乎難言之已子從聞子
將讀凡中文深妙簡遠蕭然靈籟恍如射神人
吸風飲露其塵垢秕糠猶將陶鑄堯舜者也所
謂伊人十年心往辛酉之秋凡中宗之偕以其
業質于白下天涯期契爾晤言心境豁宕形
神駿洽生平夙好希有快會昔人所謂一而頓
盡者未足喻之宗之天奉倬敏名理勃率而貫
以開悟壹欽其少年警鷲飛動之意醞醅湛澹
于性命精變可了不可了之旨意致灣環風流
映帶片楮會心如穿花蔭月香光沁暈非中非
邊是處超忽世間都美具失所在按之先輩賦

斌宗方城諸理齋兩先生間凡中近菴舉向所
爲深妙簡遠者確之煉之以人之情事之境最
采日煥發而不可遏抑其神明亦與之日凝固
而無所越濫張子房李長源白香山蘇子瞻其
人見宰官身領受世人錦衣玉食暫時供養泉
石烟霞當年本色時時迸露眉宇睽盼之間神
虬爲御紫鳳聯翩日可見之以視宗之可謂日
月雙懸貞明不貳八股四比功課天固命之明
啓兩人和鳴並驅先路矣夫經生家言以博一
青來關二集卷之一
弟猶之小兒號啜六籍四子聖賢性命本領在
焉西氏有言佛生于法而法未嘗生佛佛亦未
嘗從法而生有相與爲無窮者非佛亦非法也
盛德所以日新大業所以富有道之所以生生
而不測具是矣王者郊祀上帝配之祖考掃地
而祭薦用明水先以腥魚殫天子之仁孝以告
萬物之順成所致其精禋僅如此操豚蹄而侈
徹菹羹汙邪之護者君子又何以笑之夫執聖
賢之書以窮聖賢執吾之意以窮聖賢之書無

惑乎合之而乃以離解之而乃以昧也 國家
造士大典鬼神之所憑依柰何其易言之夏初
凡中過予曰念培此行以拜執叙之諾又曰宗
之將以仲秋爲燕之道持先生所定之業以爲
贊且固所以證彛吾兩人者于行之後也予之
老洎于偏執求一字一語之當不可得也安所
得贊于當世之君子而以壯宗之之行哉無已
衍吾居嘗密地所省悔志吾與凡中宗之交勉
弗讓證彛於當日齋頭翻爾晤言生平希有之
期好其可也矣
青來關二集卷之一

王開美邑侯制義序

士之績文氣以爲主學與識佐之一事未稱絕
世未足與言經世之業也三者總供養題目之
具譬孝子之供養其父母莫不胝吾心與力與
物之至不至以爲衡有說于此又謂養口體者
之不如養志何也經生制義比于仕進之羔雁
言乎其道稟裁 王者三重之權梟括之以千
古聖賢道德性命之指此豈馮其氣與學與識

之偏勝詭遇逆駕于聲音笑貌之依似爲得意者許大哉王侯一再過于示其所爲經生言讀之擊節而不能已蓋不覺帙之竟也噫嘻技一至此也乎文所馮者氣也萬竅之怒而號也調調刁刁于喁乎樂之出虛鵬之飛也積風之厚以負其垂天之翼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而無所天闕也氣所傳而行者學與識也其奧而博也含吐典謨之鼓吹麗以則也出入風雅之襟裾矣日月儼天光彩常鮮風霆挺化奇倬靡青來閣二集卷之一

亂何所不有按今日之文以覈于時之遞變隆萬以來君子亦可以論其世矣不得乎親不可爲人不順乎親不可爲子以天下養而莫與易也明此于制義以爲子則孝以爲臣則忠以居于民上則豈弟而稱民之父母夫奉親而思孝者均之藉備于心與力與物也養出于魯于尋常酒肉之將饗恍焉躍露塞天地橫四海之神情況胥天下以致其人子之一念者哉侯之示予以文也一再過而不言其所以神乎不能使人無予保之色晶晶愔愔心目間也吾以知侯之所重其言者有在矣斯帙也蓋我侯所爲本持世之心要于道以善用乎絕世之氣與學與識以發明吾經世之業非直其文之謂也如以文焉云爾無所事祥喙之軒也已

莊尚之北遊草引

文章之道節度淺深之所至莫不各馮其光與澤以爲候澤者精之所茹也光者神之所迸也人之生也四肢百骸總之灌輸於一氣之津潤

以能和柔其骨節而通理於動息其焄蒿凄怆
發揚昭著於空與形之互相爲摩盪執途之于
而問之至於聖人無以異也乃其中節度淺深
之懸別極于霄壤而不可算數所攝受於天地
萬物之精神有至有不至焉耳故曰文有可爲
而不可爲此卽世之工於文者未必辨也尚之
挾所爲經生言介吾友饒德成過我讀其文欣
歎希有相與微言再日夜矍然沁脾心日間已
出一冊視予曰志將篋此爲燕之遊先生其曷
書來問二集卷之一 二十九
以命之夫世之稱工于文者曰理扶質以立幹
文垂條而結繁謂是執死之金科已進之性命
之諦名法之指鴻濛以來大府所度名山所藏
弘演遼廓沉蔚雅澹之致壹驅其上駟總萃以
供吾寸穎之嬾婉尚之之于此道也可謂維其
有之矣豈猶斯之未能信借吾言以蘄乎世哉
夫尚之志固不在遊其所挾爲遊者又匪直經
生言之以也吾迺直與尚之言文而已矣淮南
子曰陽燧取火于日方諸取水于月不出掌握

之中而引類太極之上陰陰同氣相動也又曰
中山之玉炊以爐炭三日三夜而色澤不變至
德天地之精也文章之道司契于吾精神之至
與不至亦若是爾矣厚聚天地萬物之精神以
韞培其德之至寸穎之嬾婉爲陽燧方諸引類
陰陽之氣于吾之掌握日月照而江河流天下
古今之能事固已畢于經生尺幅之業矣蘄水
而木之繳出火而石之擊爲之乎光與澤而失
之于精神求工于其文也日甚不知其去吾之
道日以遠嗟乎吾能無深望于尚之乎哉
清來問二集卷之一 三十

王性卿近業叙

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試今日把似君誰有不
平事屠龍之伎學成而無所用任公子之釣且
以非第一義寘之故必異雞無敢鬪者而養鬪
雞者之德乃始全利器在吾手而日競以殺人
爲事此夫輕試其鋒以斃幸于世以身犯良工
之忌而不顧者也嗟夫斯不空負十年磨砥之
心一朝把似慨恍之托也哉余與性卿生同里

性卿讀其先皇父中丞公所藏書下惟切獨自其髫年嶄然必期有樹于此道矣獨身孤露益發憤于先志之未就旦夕取古之人以自課不一步輕措棧之外少穎之士挾其所業僂正先輩標訓爲名高性卿泊如也余從友人所數勞苦性卿性卿于余亦不能無介然者兩人寤寐之愾實維余之多遊蔚之兩人之以此道相商自予癸丑北旋始也余偏嗜自喜一往不悔蹢躅道途辛苦艱難備嘗之際題與文心與手作將來補二集卷之一三十一者與較者鍼芒之所以忤合譬之取周客之畫英映日以祝之差謂了其條理緯繆縱衡參錯于目中性卿齒亦漸向壯卽其所切礪于古之人者以淬鍊于世之變空與境之密爲摩盪氣與神之互爲蒸餼慘澹漂渺駿宕恍惚一經一緯于尺幅之上世間虛憍恃氣迫飛遂走自侈以爲工者讀性卿文莫不爽然自廢也性卿文益進顧其遇益蹇乃肆力于其所好也更益專以勁說在紀消氏之養闢難也殆乎德全而異

雞無敢闖者性卿謂余與葉敬君先生評吾之文以問于世子豈可以無言嗟乎性卿吾亦安能外所嘗言以序子之文哉坐中拂拭時看劍莫使塵埃蔽斗文非吾所嘗語卿者乎子笑而睨余海內常令萬事平匣中不卹千年死言在吾耳子豈忘之君子不以天下之治亂易吾一日之令睽其志之遠也如此此可以諭似君之意于吾兩人矣性卿其人天賦遒毅而用以靖沉多讀古人之書以熟觀天下之變每與之上李天閣二集卷之一三十二下其議論王景畧之開敏李文饒之精思時時磅礴于眉宇頰仰口吻茹吐間時事需賢如性卿豈長貧賤者以文遇者逾時稱老以人遇者齒無壯也吾與敬君且懸是編以券之

李嶽生遊草叙

嶽生弱冠領鄉書挾苞舉一世之志載其圖史往來邦水鍾雲間文酒之社俊彥屢錯孝廉船所至蔚然槐陰之市北海太守之座也數上春識者悅其懷器而未賈嶽生夷然不屑也四

外多墨當事未有勝著俾定旦夕士之抑不得
意者敝蹤故業的詭談兵說劍以徵進用獄生
非是之日手一編鳩其同人磨厲彌勤 皇祖
文命啓基周過其曆吾道不非所操天欲平治
之標宜有量吾以候夫氣之所必至者于三
寸之芒穎借一世與登假于日月之常朗而已
矣獄生所自信其道與信于世者如此今其所
爲遊草具在已鍾阜 王氣之葱蒨廣陵風濤
之滔漭匡廬彭蠡崑崙崑崙一切蒸敵翁嗜之
青來閣二集卷之一 三十三

見南馳取胡兒弓引滿以擬追騎觀箭鋒所直
發之人馬皆應弦也伯時笑曰使俗子爲之當
作中箭追騎矣心之于境身之于世神情肖貌
遠近離合鍼芥霄壤譬之畫家筆墨之妙卽吾
心手不能相爲有數存焉于其間發于文章尤
其煮薰之較著者故天地萬物之氣可密候于
三寸之芒穎必挾苞舉一世之志劃然無所撓
寧于是非利害之刃劖者乃能以一人負之而
趨獄生胸懷本趣所煮薰吾可于其遊草卜之
青來閣二集卷之一 三十四

徐閻仲四書瑤草叙

文心世境兩者非相峙也學士大夫操三寸不
律描畫聖賢之神捕風捉影茫無攔柄第行之
旣久蹊逕純熟一旦得售儼然臨于民之上當
其綜理勞畫以意度之以理與時與勢揣合之

世故人情達達不遠彼直憑于虛以縣爲券者耳設令一切世境實歷吾胸中發之爲文其光景親切又當何如哉閻仲穆年已聲噪吾黨予辟易其穎甚僞甚周旋折旋之甚已從其先大夫爲四方遊所交一時奇僞之士頓華舉秀筆墨游戲之業無所不極其工巧映絕儕輩予沾沾經生家言愧不能以滿吾志閻仲所謂其才過人身兼數器者予益心讓之先大夫老閻仲身任家棟入奉兩人高堂燕喜之娛世態風

青來閣二集

卷之一

三十五

雲變幻日有孑然一身拮据其間予嘗從百爾倥傯之際人所忽恍與所張皇以觀閻仲所咄嗟指顧妙中窺會動臻厥成匪直天奉殊異卽所熟嘗精練于世者以愈濟其性情之經緯雖閻仲有不知其所以然者矣閻仲與予同舉丙午馬足蹢躅勞苦相藉天豈虛生吾子于當今之世哉閻仲自都門函一帙示予曰是弟年來蹢躅勞苦所留余子何以命之丙午之役予及閻仲兄弟同僦者四人仲起藉勑超乘詔令自

憲化爲異物風流慟悼予婆娑名理稟功令出之擇地而蹈寧失之固子卿亢志高尚絕塵而奔犖然自立一家之言閻仲明珠翠羽蒼蔚都美鼃采披紛湛以道德片語隻字心花霏映人恣所好各不相非閻仲是編都美之所奮其精日以內瑩道德之所湛其神日以旁達所爲得力于馬足者多也閻仲需次選人得廬州府推官推官視太守分政而理其專職在刑古者士師之秩也臺使者奉 上命廣厲部內耳目之

青來閣二集

卷之一

三十六

所寄重司理爲政從旁不得問焉其處地最貴踞所平反登紬得失亦最易生廬之先哲與所嘗宦其地者無論南宮之瀟遠孝肅之鯁烈六蓼大柱之間咎繇氏惠哲遺風依稀在焉閻仲予此其惡乎取衷而可乎予卿方令上洋不惠貽之書兩漢循吏于斯爲盛未堪厠春秋諸大夫庶下然語諸大夫以武城單父之治理又覲然僉父自屏矣况進而驟中都之乘此弟關才之有至有不至也哉葢子卿至今言予言也夫

必通理其性情之和以不中于陰陽人道之患
然後神全于無碍而萬化生乎心其于爲天下
卽其爲一官者是已世之剽掠于詞觀以爲文
而矜幹于才諝以爲治者熟辨之勉矣閻仲二
十年熟嘗精煉所得于世境之微密吾且執券
觀成吾于儼然于民之上也矣

余懋修近業叙

后羿連鳥于青冥之上詹何驚魚於重淵之深
意之所至若從掌中取之斯亦天下之至巧矣
青來閣二集卷之一

三七

道有進于此者淮南子曰張天地以爲之羅又
何亡魚失鳥之患乎六經四子之言以聖賢之
心性爲天地鳥翔魚泳於課文者所偶拈之題
操筆治經生言豈不自謂惟吾之意可以無所
不得乎哉矧一家之殘名理可襲徵于佹出也
寸心之得失不可遜之以鍼芒乘一日之遺廬
實亦可獵收于偏囑也千古之是非不可蒙之
以纖纖吾之文不能窮聖賢之言聖賢之言又
不足窮聖賢也后羿詹何之巧不免情焉亡魚

失鳥之爲患君子所以進乎制義之道可知矣
懋修挾其所爲文贊予蓋再越月而周旋焉竊
有意乎其人也今且別余還豫章出所刻近稿
屬一言以志所證嚮吾言無能重懋修吾友魏
仲雪當世有道之士其讚歎懋修之文也與予
所臆測無以異此足以樹前茅于吾黨矣夫六
經四子之言不足窮聖賢之文又不能窮聖
賢之言將安所取天地之羅而張之使我與鳥
魚兩借適于無窮也哉聖賢之心性吾之心性
而已矣鍼芒之得失不任其遜於寸心而後纖
績之是非不受吾蒙于千古何必更夸矧殘於
一家之業商遵會于一日之偶于懋修行矣子
之鄉有碣石舒先生以聖賢之文提斯道之命
天下之爲后羿詹何者所稟以致巧于其技者
也其術予言以證之

青來閣二集卷之一 終

青來閣二集卷之二

西安方應祥孟旋甫著

序文

送鍾伯敬督學閩中序

余竊見近世文章之士與衡文之吏交相刺譏下之人謂上寔無目上之人謂士寔無奇殆如方今財用官民皆竭竟不知宇宙英靈銷沉何處昔禹臯商語知人之事則曰唯帝其難之而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夫以帝王求人遠寄

青來閣二集卷之二

問察近徵岳牧非若文辭之悠忽卽如仲尼倚重知言旣與其人相對而爲語必有載言以出之容氣又有先言以逗之眉目種種所交皆相覺發至如對往世之言雖其人已往而有其人之生平與前人之論列互而參之比而擬之皆非若近世制舉之業合智愚賢不肖之流童而習爲一律之語倉卒之間非有左右之可詢平生之可案與前人之論列可以參互而比擬又或者襲他人之面目爲自己之面目主者又安

得日取四方之行卷摺而讀之以爲發奸之地也哉因想見與謨之際彼時所尚者非文辭而在廷之語雖聖賢以亞莫不簡厚卽如史筆亦總非後世司馬遷左丘明之所敢望論語一書固由聖賢義理精奧然其問荅語意之際亦如人間師弟之常豈能言下而簡妙如此哉文中子自擬論語而拙薄之狀羞對記者可見暗中轉移之妙風動神喻非人之所能識者閩之文戰伯仲吳楚赫然宇內者非一日然伯者未免趨功令之心太重而求性命之意少疎以故一時苟簡之習間有沿襲他寶以眩主司者弊且甚於吳越主者亦但能據其見在之文章以施優劣苟非具他心之通未易以懸合也令天子慨然以閩之士界公公當年文章之盛旣立海內之鵠而其幽深凝遠之趣得之性成者又往往紙墨外鑒入鬚眉無論舉子之牘程士之文懸諸日月一時都士功令稟之其灼然一家之言或胸懷本趣借發往來片語隻字出入風

雅證鄉今故性情之渺忽義理之機緘千古成敗之林是非之致有豪傑疎掛之處而公示之有英雄未剖之眼而公揭之二十年來海內治經生家言不得鍾先生一言之品藻案頭不度鍾先生一編曹柏非笑以爲不足以比于士公操當世文章之命如此閩之諸士寤寐師服之久旦夕儼然臨之風動神喻暗相轉移其弘文博學之彥固將彈冠而慶知遇之遭而夙以括帖爲學者亦將灑然洗心易慮以無佚維新之請來關二集卷之二

南郡而臭味之雅尤不敢後于他人公且行矣爲閩之諸士慶而不暇自惜其畏友之疎也司農馬君 爲公門下士與余同情者而又與同藉因其情而義無所辭爲次斯語敬質于公蘇公祖撫浙定亂記略題詞

古大臣之烈履平無奇多在已亂云亂之所生業釀成于久錮之疾復迫治于突起之症變復滋變莫可揀療秦越人之言曰人之所病病疾多醫之所病病道少天下孰爲不可治之疾哉惠在于道少而疾有出于吾所療之外此長桑君元里公之禁方所以重也我浙東南與島夷隣鮫宮蜃室之間每藏不測並海屯宿重兵而供餉如流水無賴奸徒借張其勢出沒爲憐士民習于威惠之臨多驚悍不可禁使平日瞋目語難風起塵動所在詢詢此我浙肘腋腹心騰理之病非一朝夕之故已 祖宗朝養簡重臣授節鉞以彈壓之時方隅無警竊伏者卽有蠢蠢欲動之心而不敢自遼左失事大司馬尺一

之符徵發無虛日視厄羸之卒如字驕子異時
鼠雀輩寢假名號乘間四起下至閭左乳臭無
不喜談兵潢池中幾于盜算病且駸逼膏肓有
不忍言者我大中丞蘇公以淵德巍望奉 上
特昇來撫茲土公惠以勅憲靜以鎮罕甫下車
卽爲地方請命如停織造汰冗官蠲逋餉凡所
條奏罷行不一而足閭閻懽若更生時適台州
華兵見告無何而寧區之援兵橫益甚又無何
而昌國之水兵黠者挾不逞逐其主將冀以自
立海上劇盜王鍾等走波濤如驚荼毒商漁幾
十年所蹂閩之介盤結爲梗勢且勾引巨寇以
闖我市猾賈祥挾郅牒一呼萬餘人麇集會城
既格不令前發又困乏無所得食勢窮而攫其
胡不至葉朗生輩公肆窺竊訛造符命擗焉帝
制而自爲者浙河以西蔓延吳會人屢反及縉
紳之家聲悸奔竄榆刈首難其餘黨難之解之
幹辦長吏事耳夫不有狐兔一取而寃成叵測
者乎豈有積衆隆藉以決其無所復之之計哉

治之得其道與不得爾矣浙于今日譬之于人
生氣既薛潔于平昔一中于辛苦墊隘之猝至
陰陽人道之患交發而狎賊之廢而聽之將遂
糜潰不可收拾不勝急而雜治之則肉視喘息
鍼砭蕩液攻擊所不能任有起之困而已此何
等時勢也公所爲經營振刷整剔熨輯候桴以
鳴當機而發不言心行爲饗底績具載公所著
定亂記略可按而覆也辨脉察理輕重急緩挈
事之總而躡其中瑕衷羣之策以神其獨睹欄
柄內湛斷以出之動刀于其微渺之觀而奏成
于大耳目之表嗟乎浙于今日所病益不翅多
也已公一一而起之無有出其彀中者公果就
病而求其治之道也哉方應祥曰予適里居觀
察陸使君遇于澱上備術公所救寧吾浙狀診
著之精握算之固受響之虛應機之捷想見諸
葛武侯開誠布公集思廣益非徒語也使君所
謂遊乎公之彀中者公之所以持預定猝於此
可知其大已禹之格有苗也拜手稽首謙受益

滿招損之昌言吉甫文武爲憲臣定王國詩人
歌之曰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又曰侯誰在矣張
仲孝友敬共豈弟在武弗敬孝友之士相與咨
詢行陳之際爲之燕喜于受祉之日也夫人一
有功能之念橫于中馳驟不可下之氣必犖然
時見于面目其必不能茹吐一世之精神而睽
攝百物之條理亦明矣元老謀國穆然深念福
食于上下面已不必有其功性情經緯之妙非
陶鍊澄湛于問學之醇遠孰與此秦越人之以
醫著也長桑君飲之以上池之水視見垣一方
人五藏癥結洞在目中借脉診之肉骨起瘡無
不應手取效者故曰醫可喻治者此也且浙之
亂非無前轍可鑒賈祥葉朗生等又非尋常赤
子之弄兵未可據一時區畫不勞而告成遂謂
去廢無煩鄭重也嘉萬間海寇吳平等曾引接
夷內擾武林悍卒嘗以索餉譁于伍其民亦乘
饑阻而誣于市矣東南半壁遭受蹂躪悉數省
之物力頻歲之征營上勤 赫怒改命大帥第

臨設方略誘其戎首置之法止耳 國威無損
所費公私過御亦劬且瘳已卽今蜀黔之游鯨
而拮据于一道以息肩齊魯之郊數十萬生靈
肉野饜而血川溢夫非募卒之自焚于不輯妖
黨主名私相調煽治之不得其道者實激而速
其猖獗乎由此觀之公之所以特創數世苟且
參安之習逆折其倉卒突起不可知之變揆之
今昔未見大有造於吾浙如我公者也公旣綜
所勞畫條上報可率觀成事復撮其略記而存
清未閣二集卷之二
之凡在當事輕重急緩技經肯綮之密嘗意法
合睽之懸會得之于心應之于手而不可以代
辭于人謹而錄之藏諸守府意將比于脉書藥
論良工取之于以決嫌疑而定可治或有考焉
春秋天子之事孔子不妨親列汶陽之歸公非
記以自張也嘉惠吾浙之極思有不能已于此
也夫一事卽爲底一事之局議定則不必於曠
之需任勤亦靡假於傍之貸畏此簡書我是用
急翼之大也上自紀綱之司及於馬走賤隸勞

在吾不受其偏逸功在人何難於交讓寸有所
長厚以相下謙之至也諗着之精握算之固受
響之虛應機之捷有嚴有翼以將之不伐不德
以居之吉甫之文武中興大禹之明德維遠其
於天下視諸斯矣寧翅吾浙緊公是賴已哉公
于是出其記略以示祥而屬之叙祥之不能爲
張也再謝拜命之辱而不得敬述所聞質於公
如此 肅皇帝朝當天下民物全盛風塵晏如
之會總海內以注力東南之一隅當事者得以
青來閣二集 卷之二 九
壯其師武于嘽嘽焯焯如雷如霆之軍實以奮
揚薄伐之敵愾報上奏當峻秩撫賚章顯茂伐
一時能文之士侈爲咏歌騰諸日月光映史乘
是或一道于時之可爲也公之撫吾土也惠以
勅憲靜以鎮挈動不誠爲侈大故勒之記也其
言壹稟諸情事而無取於炫夸古大臣定亂之
道固如是又非直時有得爲不得爲之故矣然
則公之不肯自張也吾且安取吾言以張公祥
之祇命斯役也若曰他日有稽蘇大中丞吾浙

始知詔召而問太倉公治病生死驗者幾何
人何病醫藥已其病之狀何如持公所手爲案
以視之更叅之撫浙邸議以覈其詳猶之長桑
君元呈公之禁方底以告公無已之極思于吾
維桑與梓之共敬也已矣

王伯揆張子房椎秦評序

秦始皇帝瀕死而倖免者再荆卿徐夫人匕首
失鎬于殿柱張子房博浪之椎誤中于副車也
荆卿之智不如山鬼有之子房顧亦作此蚤計
何哉雖然副車碎而祖龍之心膽已與俱碎矣
沙丘之鬼安知不卽此奪之夫天至神且威也
雷霆之擊物有不必盡制其死命者矣豪傑舉
事礪礪靡落一意所至百折必前馮吾一意以
遊戲鬼神其肖吾之意與不必肖吾亦以馮鬼
神之遊戲懸的而射之巧者以必中爲奇伯昏
瞽人有穹后羿之射時或以不中徵其巧老猴
之雪涕而乞死矢固未嘗去由基之手也况乎
策勲中不中間哉有能賞吾此語者可與共賞

吾友王伯揆張子房椎秦記矣或曰伯揆之發憤于秦也何以不並譜荆卿而譜子房嗟乎丈夫胸懷本趣遊戲千古于傀儡之場瀟灑高寄豈可世人情量言之然則子房父祖五世未伸之痛備快豈于博浪之一椎副車誤中千古惋惜博浪百斤之椎感慨知已于伯揆椎秦之一記矣

錢密緯石經堂草序

國家經義陶士羣三百年彥秀偶哲出沒其中
清家閣二集卷之二 十一
士束髮操觚治舉子執臂之小兒馴去咿哇作成人語蓋父母未生聲氣薰息循業傳布宜不待學而自得之詩歌古文視經生執意製詭別微妙不殊國家經義陶士其取之之法六籍四子命題而外佐以內科策論學成而升簡其英者標之中秘舉業餘勁雜而用之詩歌古文稟聖賢鍾磬管籥爲功令蒼五風之嘯沓以度數衡量子其間蓋體以含氣而氣籟成聲陰陽律呂之均節於是竅聖智始終之條理并于是賅

我明一代物士之制所以會苞千古之粹精懸日月而莫與並也予識密緯自其尊人浴沂先生其人與博都雅質有其內其爲舉子執及詩歌古文陳旨運懿攬藻連竹兩壇勝場一時老宿開道先之已茲乃得其所謂石經堂集者屬叙于子夫石經堂集者密緯所著詩歌古文也六籍四子經生之執所取程稱石經以觀其詩歌古文也何哉密緯曰家嚴半生宦遊篋中所存止咸陽十三經石本構室三楹度之居吾輩而課業焉堂曰石經青陽趙先生所額是爲錢氏志云爾自士之習頗帖括之家組屢文理娜枝卷婁一先生言宗匠自命沾沾道古者跳而托諸左國秦漢晉魏六朝三唐之業以爲無甚高論而卑之夫世有不稟功令于六籍四千參盟詩歌古文而得稱工者哉春秋之義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然後夷者可借霸以憤而迹可不中熄于王事者可取義以裁而道可不久假于霸孔子所謂志在春秋天王所貴大一統之治

也歌咏性情矜風裾雅不刪摹三百篇而矩步
晉魏六朝三唐詮理慕事杆古概今哆口制作
之林而毗夸經國之烈不矧心易書春秋三禮
語孟而襲影左國秦漢學語粗成離邊自喜雅
伯雅夷比于橫議嘻敞也久矣善哉先生之志
密緯推言之也予偕先生遊先揚止翁門丁未
京邸月許周旋其行古而言深有道士也甘載
燕詒一經斯在家之猷也國之憲也聖之諦也
聲氣傳布今故證鼎志在錢氏以爲先立其大
請來閣二集卷之二
矣紹明大義光昭今德一經斯在然則密緯之
行斯集也子矜而泄千秋之壇坫直詩歌古文
云爾哉

儲東方年兄詩序

王元美論蘇長公若謂其才掩于詩學掩于文
以爲嘵此自以其元美衡也長公益以初唐之
詩爲文而以兩漢六朝之文爲詩所顛倒古今
以操其勝元美亦在其顛倒中而不覺耳文與
詩之可相爲也莫如我明舉士之經義故予之

治經生家言嘗取于詩以爲之當世風雅之士
時有過而臭味焉者顧予不敢自信也夫以吾
之肄業千詩而未能安在侷合于文者之非實
悟乎東方之嫻于詩也吾以其文印之已經緯
之精變四始六義之要渺寧是肄業及之通理
性情之微以磅礴于筆墨之際抑何風風乎先
正大雅豈弟之音也言成乎心韻以出之詩于
何有東方去經生甫爲詩未幾尙而編纒纒讀
者詫其江文之變也知所傳依其文者固也風
天神之予也也無所不憐攝思我有物以潔之
文與詩其一端耳且惡定其孰爲學孰爲才又
儼儼焉分儼而偏衡之此元美之所以無解于
太原之目論也東方生不喜火食啗果蓏苾苾
以爲猥徹夜目炯炯不假寐至乎弱冠一日也
聰明湛然于其內人間訓對之分誼若有所不
聞而不見疑古服食度世之流應化而至者其
神全矣載此全神以遊於世規規語言文字之
業詎足概之予白首而媿一技之未工且優焚

筆研以從東方相尋于混茫懷恍之域矣

鄭邦衡開過齋詩序

瑯琊王伯與終當爲情死情之于人也豈有之乎死之道哉人可以無生必不可無情譬之食可以無肉而居必不可無竹常棣之華翩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夫人之情也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聖人之情也伯與所謂情者吾不知其于聖人孰當亦可覩其胸懷本趣所致至

記余所與邦衡未識而稱交以此玉也此玉亦常道余于邦衡稱交而不余非何哉邦衡移書比玉吾母七十之觥藉孟旋一言以爲歡余忻然而願從諸君子後者誠好邦衡之言庶幾以及吾母也嗟乎邦衡豈遂爲情死於我邦衡所餉余詩具在也始之以有母私以志吾兩人高堂之娛亂之以宜子而共吾母以太夫人含飴之樂邦衡于余未識而也何瞻余之深而計之則若是邦衡所以稱交于天下其胸懷本趣所致至此可見其大端矣孔子適衛于岐之周有

風動竹聞瀟瑟團樂之音爲之詩曰瞻彼淇澳
萋竹如簣有斐君子溫其如玉聖人之情見乎
詞矣夫情之子人與竹之于人也此可易爲肉
食者道哉嗟乎邦衡已矣小人有母春髮絲絲
當年中概何日忘之余以此序邦衡詩余三人
生死之交情其以此爲息壤已

毛氏重修宗譜序

宗之有譜以著親亦以樹別也仁之大也殺是
至焉昭穆之序其昭然者也物類相親而得
其類容襲也其支有旁而附本不可二也春似
子真一支于本此毛氏子孫修譜之義也余先
大母毛產也聖于皇于虞卿以外弟從余遊出
其譜視余曰吾毛之先得姓于周世于衛自歸
鄉公子毛村自祥公思文之澤代有滋者茲且
曠焉負荷之未克也雖然指日繁而葉牙焉我
宗老所由祗斯役也斬一言叙之嗟乎一披卷
而后稷以還繩繩誦誦之統如列眉矣甚矣古
君子之重其姓也非其姓而有公爲援私爲驅

者于是有同姓而疏屬夷于路人天性等于疏屬也者不知重姓者不知別也不知別不重親也夫別嫌明微之義著而後尊祖宗宗之道立睦族儀衆之教明毛氏之于今譜也可謂得其大矣余幼遊毛氏至于今見其父老矜重淳龐衣冠古質含先民之致少年多與其長上是非不假而言不出于口依希萬石子弟之風文采彬彬自余諸父迨兄弟行匪直三子蔚然充閭也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族又多賢龜勉作宋公侯子孫必復其始光朕前譜其在茲矣安見負荷之嫌乎哉予祥及叔氏文烈皆毛甥也豐水有芑世哉明德幸綴姓名于執事者以徵所自出也敬拜手而泚筆焉

壽葉母張太孺人六奏序

僧牟春中別余都門曰熙母今年壽六十矣臘之三日實偕子姓稱觴之辰幸先生一言先之于是僧牟又以書來縷縷陳其母氏爲女爲婦爲母者崖略蓋歷拮据勞動而有今日者母之

懿詰安貞應地克嗣徽音終始情鞠有造于葉至大光昭少梅公內則至著也余少從世初兄弟結社里中具知母視明星而急翔翔趨來順而報雜佩謂世初有相助可無廢軀管之樂已僧牟謬以犬馬齒師余母且稱緯蕭之養身棟門內之成而余又謂僧牟有賢母稟其九臆盡秋之誠爲足以幾醴首令聞長世故余二十年知張孺人于此者夫孺人于今日而豈易得哉可得而言者守姆訓以藐諸佐夫子于坎壈叔姑御牽之藉于奉繡堂上莞綸之代其負擔諸子若女枝梧而胥其成立其不可得而言者手口捋茶心意折紉委佗推分于處地枯苑之交而蕭條霄霏如風之拂籜瀾之激嶼于世初捐背之後余二十年所知孺人於此固未有一日之優游怡懌也僧牟之稱斯觴也蓋味鹿鳴而旋焉兩太宜人翟冠霞帔烏燁以臨緬想當年孰是愀然如苙之青衿之無所以逮吾親也伯氏吹埙仲氏吹篪奕世令德光奮維始于以藉

予告成于我先君斯亦人情優游怡懌而進二
觴之會矣僧年亦何取余言必致之爲孺人壽
哉余之所以壽孺人僧年所自撫孺人拮据勞
勩具是矣人之精神與天地之氣默相吹息于
空濛之中夫惟辛苦愁悴之人善抱其神而不
脫氣之往來所謂爲物爲變惟所自取而無禁
者嘗隨吾精神之堅固凝閱氤氲塊圪而不散
真以治身用之不勤爲難老之曆其若蒿浸腴
于頌仰之間知巧神聖于是出國家昌明鴻茂
之祚于是綏老子稱有國之母歸之蚤服而重
積德蚤服歸之于善善乎僧年之狀孺人也曰
安貞之吉應地無疆坤于卦位其德爲役萬物
致養齋以承乾柔順利貞躬莫瘁焉含弘光大
福莫滋焉堅固凝閱以抱吾之神天地氤氲塊
圪之氣乘吾一身往來不散而惟吾所取用萬
物資生爲有國母孺人于此其肯以世人一日
優游怡懌易吾六十年無可若何之辛苦愁悴
哉僧年自其高皇父卓齋先生以博學連行樹

都人士師表內政穆雍紹庭維貺周咏姜原嗣
嬭妊姒生民之始萬福之源君子以此知姬氏
所以王與其繇之永也世載成進士兩太宜人
發祥令善凌寒峻操翟冠霞帔馮 帝寵嘉風
表一時巋然象闕闡繹葆隆離離梧鳳朝崗之
嗜翮矣僧年擅其高視百代之志發憤下帷于
先世所藏書肌解乳合于天人性命内外上下
之條貫人世一切修士之所讓任士之所爭不
欲屑屑焉索傳于薪盡之火直思握其本領之
在我者于以冬起雷而夏造米于其間此其抱
一于孺人堅固凝閱之神煬和于其氣之蒸薰
浸腴爲物爲變氤氲塊圪安知其極余亦安得
以世之人子所錫其親者格之黃河源出崑崙
湫地三千里而流入于中國方內舟楫所經涉
國家財賦萬貨所灌輸以爲利盡乎一世河之
觀止矣孰知其奔歸大海散布空濛蒸爲雲霞
蕩爲雨露盤礴燼燦爲日月星辰薰滲羣彙儲
與扈冶富有日新與天地萬物相綿邈而無算

數也者由斯以觀孺人所光昭其內則以大造于葉氏者豈有量僧半之所以壽其親豈有極哉余日者以此序世載接雲樓課狂吾言而不以聒人也嗟乎奕世之堂構儼然矣僧半自顧于所爲接雲之旨何如居焉夫一日之優游怡懌而足以壽吾親穉穉穉之子皆得備養于庭象服魚軒之艷世之累累而若若者亦不難被親于蚤小人有母不敢謂是足人子也敢斷此爲僧半與爲僧半弟若侄者壽之先僧半而不狂余之言今日所進孺人之一觴唯是卽所自擬孺人爲人女人婦人母之拮据勞勩未矢而弗諼焉爾已

賀王母徐太孺人八十序

歲在庚申祥母鄭太君與內人王氏之母偕壽八十祥守官南馬曹太君就養官卽知友之爲予謀者卽于卽中上吾母八十之觴太君亦旣首肯矣一日謂婦王汝母今年亦八十矣吾子婦稱觴衍然家慶何以保汝老人不低回倚睇

其女若婿之千里也哉祥乃于是丐子主者便差南旋吾母旦屆命飭輿以迎太孺人一再詣而未得請也十月之七日是屆太孺人稱壽之辰尊酒寸脯絲履襲衣之供婦王奉以上而不及祥兩婦弟寔三馳太孺人命以止之蓋太孺人旣自嗇于視聽之官念又不樂以賀客徒煩其二子老人執意甚堅予不敢不勉承之回念吾母千里還棹之祝相視不勝中之耿耿矣婦旣行矣書于缺焉附以告于太孺人乃予竊手此知太孺人之所以壽也凡女之母無不愛其婿爲官人者愛其女爲官人之婦也今通可馮波芳可藉懷不身墮饗之某孤貧之士荷先太翁異知歲時問侍太孺人從旁別甘腴以食子異日者成顯名以芘吾女每見而祝加勤焉肫然說康之色至今炯炯心目間也天幸一命以報孺人矣再休沐里中求展太孺人于堂與迎太孺人偕吾母同養而再不得請直謂聰明之用旣嗇無取不聞不見之世娛以徒煩重客爲

僅僅哉吾計有所以托其女則已矣有子而可依以老吾烏知夫輶軒之譁衆有田而種可資以飯有山而蔬可拾以茹又烏取夫洗滌甘脆之爽傷凡物不存于胸而其心不二于境是故其天全而可以操盡年之券祥五年冒進賢冠日侍吾太君之左右不知其非復老措大之母割鮮大官羣彥土壽以爲不如姑姊姁姁分餐道故之爲愉快以太孺人二十年企予之倦勤幾一日而報之食矣北堂燕喜祇挾其子與女以華菽水之故吾不問吾所期爲官人而詭得者有吾之婿物構境移風雲殊別至性迥介超然兀峙兩俱一致世人在物與境之中安得情量而景測之然則太孺人之與吾母所謂難老之算蓋未可以今日涯涘矣婦其稱此言以壽太孺人或輟然取吾之善解而進一觴焉所未遂伸千里之忱夫且爲日圖之已

壽常大夫暨元配從夫人七袞序

歲在徒維冬門人管嘉遇自辟雍辭予還宛陵

踞而請予曰遇之無以致予親也伯父訥吾先生偕母從夫人且七十將從吾父後稱壽賜焉惟吾師一言重之予以生世誼不得以不文辭先生腹經笥史質行循循稱里中祭酒自幼稟誨尊甫寅齋公下惟不闕戶外聲已藉甚鄉校間冠軍者屢矣無能歌華食而賓之者遂自丙科謁選主爵得高安丞尋徙衡幕豈弟之理所至穎見顧非其好也何物小草驅役鬚眉五斗可戀不妨貪仕其君純鈎湛盧之出匣以不藏犀切玉而以薄柱石敬亭白雲差足高卧吾自有吾拙者之政耳先生于是解組言旋一切杜門却掃著書致道卽今年七十老矣神明恂穆范乎若嬰兒之未孩此非有充乎其中以導迎夫氣之善能若是耶先生受室爲仁齋從公快婿從公故勃率理窟精心濂洛關閩之學富隆萬間耿司徒兄弟偕今焦太史講學金陵從公時捉松枝交相往復金湯不啻輪攻墨守先生從丈人行侍諸先生臯比每每虛往實歸以爲

紫陽集成新建致知易地皆然哉要在不立門
戶不墮窠臼不傍人籬壁其庶幾矣聞者僉以
管先生爲知言兩受食命爲吏專心利物在昔
先儒茂叔之薄上元伯淳之判道州所期道在
其中匪徒然默默低頭就之者也孝友之德施
于有政乘田委吏日可見之先生所脩躋于其
學如此視夫尋常折鹿蜚鱣高言夸嚴自標護
鉢者果何如也夫人服從先生家訓爲管氏家
婦莊靖慈質儉以佐廉惠以迨下五十年筭家
棟一德靡悔先生倚之如輔員軸蒸蒸冀儲梁
春少君提甕挽車之概已有子六人翩然堂構
諸孫林立夫人奉先生撫三世而處其慈白髮
相對耄以逾莊于舍日廣視食以爲歡悅詩人
之歌借老易繇之揭交愛先生所謂維其有之
者歟方應祥曰管生鼓篋游于子信安其尊人
鶴臯先生實携之距今二十年往矣歲時過從
郵筒往來勞苦無間父子兄弟之好居然屬毛
麗裏也鶴翁之子予自其兄生之子予自其父

子伯父天性篤胞輔以道義孝友施政燕及朋
友子不佞遊于先生之轂中抑亦二十年于此
矣鶴翁亦嘗服組爲官人駸駸列亭途矣不勝
在原差池之念未艾而謝以歸偕先生尚芊尋
童于嬉也先生所樹惇于兄弟之愛可知矣學
不爲名不爭勝于道德之嶮夷戒教于其所不
言孝友之政施以之官不爲身不構燒于功名
之穢瘠取餘于其所不足朋友之燕及以之終
和以乎神用斯聽天祐明德有所底止壽考維
老從以孫子吉祥善事維其有之安取三多九
如之祝寄望意表所不可知以強顏于一觴之
佐哉管生文業冠冕流輩蹶于試而色不曠以
得馳稱先生夫人之壽以爲快此其審識所重
必非長困疏蘆之人亦明矣商瞿之子五丈夫
而皆以其父之學者于世先生子六人于其家
學殆乎彬彬德充其中道迎善氣吾道不非神
聽匪爽行且光大先生商瞿之業融顯一時錫
厥所自直髦望期願爲足祚先生夫人哉予且

以生卜之矣豐永有芑四方維則敬亭白雲伊人不遠予之壽先生也志在高山景行之詩矣生歸其以予言跽而贊焉

壽潛溪鄧太翁九十序

萬曆癸卯之歲不惠偕元晦孟陽入都門論交惟馨三人相視莫逆也遂得承歡太翁太翁長者澹樸無爲行年六十而六十化間植花木種菓一寄寫其閒厭瀟疎澹蕩之致而孝友斌斌施于孫子行不言之教當是時鄧有太翁而徐翁復貞鄧翁懷泉方共健飭無恙不惠以三子交咸得侍左右奉几杖盤辟上壽妙領玄旨于言笑之宴余之樂有三子之樂也幾幾三十年所矣余以試事往來白門凡過婁東必着元晦齋頭武林湖山館穀蹢躅荏苒時月要于般礴追隨陰晴寒暑三十年來煦沫親暱無若我翁云一枝南樓近且五稔職務清暇食共周旋殷然曩昔依懷之靡間也不惠何幸復從惟馨終始荷翁也與翁空空洞洞莫窺其中昏昏默默

幾不自得豈弟悅康之色隱見于眉宇間擇言而發非叩不鳴與之覲論當世事之善敗折衷其情境所從迓合清沁映人如漾荇委波可摘入遊其藩莫能定其名其得乾坤屯蒙之氣獨多其視日夜代乎前風雨晦明之逝乎其序猶一瞬也迄今三十年而步徐徐而視睢睢筋骨與人同而神明不與人異俾爾彌性豈有量哉覽昭陽之淵獻遡皇降于星虛淮南聚桂嘉與楚曉滋蘭相爲輝映是維我翁九十攬際之辰惟馨偕其兄若弟若諸孫等于是日鳩其宗姓樂其賓客客卿裨史學士王公獻頌稱詩旅逆而佐萬年之觴舉醕逸逸翁弟悅康以臨之不惠亦步亦趨瞻乎其後譙言堂廡之上婆娑謔浪共閒顧茲瞻瞻元老振振公姓穆穆嘉賓懍今忽今躋身鈞天廣樂之野相與油然共鬯其人親人子之念也人子之于親也有如此焉稱之壽者哉或曰天道三十年而一變積德百年而大興維翁九十年之苞孕湛生維惟馨五

十年之深微密諦父子作求天人合矣天蓋將以馮翼孝德長發冲聖之光菌蒸樂虛薦生豐芑之瑞非維馨誰邁其會而出者乎嗟乎時又何可爲也士又何可知也不惠天賦奇蹇踈足詞場丙午而倖收南國又十年博一進賢冠踐頓遲春惟馨才實倍我竣頓同之命之或猶斯政考之其可之時矣天錫難老景命自僕安在忼悵之合之晚也雖然翁則何介介子此人情所莫樂者有年而有子又有孫仲以讀學冠冕之望伯若季以克構拓俎豆之舊諸生林林珠玉繞鄴安雅岐嶷蔚稱其家兒之慶一堂之上皤皤黃髮擁四世而處其慈彼可知不可知者可以聽之天凡爲人子固不以三公易此一日矣夫不有徐翁鄒翁也乎哉孰非人子之於其親也士固有所不可知也時固有所不可爲也自翁視之風雨晦明之一瞬于吾前又何所事介介焉方某日不惠四方之交稱惟馨元晦孟陽皆得侍其尊人匪直世講子姓惠顧爲

歡爾已皆有平生知己之感焉鄒翁少長余十年而距翁及徐翁儼然父行視我矣余之耽讎晚合世人多目攝之翁一見謂惟馨兒亟此人弗失也丙午揭曉持報帖而索楷者屬至窘余于室翁出金錢分餉之暮合樂賓余惟馨並行酒炙而已不曠丙辰請假還省借道謁翁旅橐垂垂章服未具翁爲市文錦紉製畀余歸奉太安人緋衣細帖以稱家慶緇衣其宜翁之以也翁遺以此爲德訂券中發于天讀以致其攸好之所不容已匪美之美人之貽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夫湫隘則寬與之勞苦亨愉而倍相爲慰藉煦沫親暱毫以益劬翁之子視不異惟馨乃余自顧未能展其于姓之分于翁之退讓余則媿惟馨也已翁及徐翁鄒翁皆古德出世鄒翁慷慨然諾行義拮据徐翁高亮簡摯剛腸格物翁神明秀爽凌蹕一世收視反聽泐泐于于以獨苞其天地屯蒙之氣不必習爲養生家言四十年屏處一室卧起自將其于藐姑具茨畏

壘亦松妙密義旨獨契之深膩肌白背履蹈田
田雙瞳碧漾齒牙的皦嘗以堅緻迎紉輒解俾
爾稱性高明有融行且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
辦以遊于無窮祥不惠安得微刀圭之賜亦步
亦趨始終而後我翁噫嘻惟馨此一老進賢冠
以謂所得孰與仲多也哉

壽潘封翁八十序

代

太師封柱史翁明年壽屆杖于朝之歲月在
孟陬旬有八日寔維攬揆之辰時事埤棘天
子端居崇攝所與彌縫摩厲振幽昭遂倚藉侍
從耳目之臣吾師夙夜在公更迭少暇義不得
以親請則爲飭安車屏幸舍微進一觴申人子
之懷介父老子姓以爲請再而三矣不得也曰
子弟勤子之官老人無所煩乃公矣夫其愛我
以子之日也者其與以我之日還我之爲愛也
孰是舒且長也乎哉吾師於是嘽焉若無可以
當太翁也久也吾師十五年弟子太翁矚子猶
是諸孫附之也要惠而從師之後稱一觴焉如

所致于吾之親以師之嘽然于此也夫又何以
當吾師哉小子久葢于是竊睨太師所以有其
壽之實所成吾師以壽其親之大非可居嘗父
子之情格矣夫日之于人也相與爲春秋冬夏
而四時行無有私焉人之于日也孝子以事其
親忠臣以事其君亦無敢私焉操不減之紀以
與天地爲弗敝有道以司乎其間彭篴喬松之
以久特聞匪于其聞之日也故能以其壽與日
者乃真壽矣能以日之壽與親者乃真能壽其
親矣一日二日勅萬幾以偕砥其聖人之勅堯
所以耄耋而觀垂衣之治華封老人所以婆娑
而效垂雲之祝也何也有其壽者闢百途而身
歷之所貴夫馳驟之靡罔也不則俛仰欠申彈
指歲月當晝而涉夢之境曆之延固不似其晷
之輒矣有其壽者族萬物而身閱之所貴夫茹
膏之無竟也不則吐置一切食氣之母無病而
強軀之隔形之苑已莫贖其神之枯矣所謂凡
之存也不足以存存所用吾之日非其道也四

十年子衿之祭酒三十年而爲衆父二十年而衆父父朱弗斯皇稱聖世之外臣翁所歷世之途不綦邈乎三十六巖之遼窻七十二峰之嶒嶸大江浩淼旦夕拍浮千丈飛泉濺沫如玉一編課兒呬晤之際支筇獨往或尊酒玄對乘夫灝氣之出入以窺觀寒暑晦冥變化生生之所以庶幾周公瑾李伯時其人在焉與之愔恍而夷猶翁之用物不已弘而取精不已多乎華封人之祝堯是已富而分之人有子而授之職有吾之日以爲壽不以吾壽旡于世爲不辱太翁所與天地而委蛇偕以弗敝之道也此道而可傳莫樂乎傳之于其子此道而可獻莫樂乎獻之于其君夙夜在公更沐浴少暇處埤藜之地翊身拜佐天子端居崇攝壽考作人之理幽以此振逸以此昭忠孰懋焉孝孰盛焉唯忠與孝環萃之而以怡其親壽孰大焉故曰太翁所以有其壽之實而成吾師以壽其親之大益以此夫其愛我以子之日也者其與以我之日還

我之爲愛也孰爲舒且長乎哉百體之堅強耳目聰明而心聖智矜羨太翁之壽者以爲八十年而一日詎知太翁固嘗一日而八十年也無疆之履難老之錫占之老者杖于朝以俾其君之義太翁之自壽具之矣夫勞于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北山之懷千載著之彼所會者時之季又四方之役瘞之也聖明在宥廣孝逮下吾儕小人獲托半弓之邸以聚其家人父子之樂由此觀之人子之所以致于其親也直一奠酒之子子足申罔極之懷哉記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也要之所期道在其中此吾師所庭服于太翁久所十五年稱師之弟子也唯是百年之兒觥其得請于太師而進之與其不得請也其又何所置噉乎久也鄙計所壽太師者于吾師而不得當也且亦何以當太師草野蠹測所偶至聊佐舞筵之一粲或可耳若夫善禱善頌之言諸大夫之所稱引爍哉琬琰列而日星懸矣奚族小子之媿媿焉

壽吳荆吳

左據天下圖右手提其喉雖有貪心之人不取
倖之巧也以其指試語人曰斷子之指而易以
倖寧愛已之指不愛倖之巧也人情之于利無
弗競也其于名也無弗驚也生重于利夫可
使抗繁于由夷痛切于身拙工不難割名子輪
耳豈夫以讓爲媿幟之而以驚乎世之人也哉
孔子著太伯之至德曰三以天下讓而民無稱
焉生重於利何天下之有斯可謂不以天下食
而真能愛其指者矣故曰德之至也吾聞古郭
有吳荆吳者嘗以不識其人爲恨也泰昌之冬
友人吳應圖過余青來出一帙以視余曰是當
今先生長者爲吾弟荆吳所爲述也子可無說
而處此又曰此纚纚者非我荆卿意也二三友
生于以示天下之爲兄者有所不能已子此耳
夫代其父以主家之樣不知其蠱之幹于子也
殫其力以胥諸弱弟于成不知其勤之不出于
父也病于急而功不居焉浮沉其身于仕與隱

之間而自命曰荆吳吾弟所謂此物此志矣方
應祥曰微哉吳君之以荆吳自命也吳之爲讓
國也延陵季子棄其室而耕而于荆之遁稱奕
美焉所以處父子兄弟間難言之矣夫利之遺
者之爭于生也名之迷者之爭于身也與夫競
于利者之以生讓也驚于名者之以身讓也君
子于此亦安取趨舍排譽于其際哉太史公之
贊季子曰見微而知清濁抑何宏覽博物君子
也不著其讓孔子之于太伯著其以天下讓矣
而以民之無稱爲至德由斯以觀可知吳君胸
懷本趣之所寄矣夫君子誠無樂乎以天下易
吾生也置父子兄弟數世于亂而自足其一身
之安吾寧居吾拙已耳何有閱覽博物之揭揭
爲哉讓以天下而并讓其稱祚於有國周道醴
焉代之樣而父不知其蠱之幹于子胥之成而
諸弱弟不知其勤之不出于父重生愛身爲得
其大卽述此爲吳君壽可矣嗟乎安得一識其
人而質之

賀張養吾榮受冠帶序

天地于民資生之物所鮮所多各于其產不能相貸于是爲之商賈以流通灌輸于其間無論衣食之原仁義所附得其所欲豐美之澤並儼王者纖屑猥瑣時有緩急用有巧拙莫不有以致其能而見于世管仲擅齊國之政設輕重九府均有無以盡天下之利足衣食以明榮辱實倉廩以著禮節冠帶衣履天下一匡之烈此其選也白圭之術樂觀時變以陳我取人取我與其人知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子彊不能有所守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白圭祖管子者也管子學老子者也老子之言曰不足以取餘也不大以成大也有餘不足與天地取于此言積蓄之理甚精今夫治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奚償償乎無若處奇十之行長貧賤而語仁義爲哉我國家均利正賦謹政通商材竹穀鱸魚鹽齒革丹沙璚琯金錫解囊之屬偕田畯之穎粒紅女之縞絲比出其思

以給上下之好用二百年來富商大賈修業而息之素封夸嚴自比列土在在有之民計不劇而經用穰裕茲乃稍稍稱詘矣張君自臨汾獨身遊京師慨然陶朱公計硯之遺策顧其橐董董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君之意不爲矜也誠壹其心完幣無息與時稠端而不責于人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凡用事者同苦樂君雖遊于賈人乎質行恂恂重爲然諾獲饒倍不先爭遇折閱不後讓曠日彌久入逾益附之君于是以賈爲家君二子方垂髫延子戚春陽章君授之書子時過章君二子侍從容服彬彬居然儒家兒也君之姻屬待君而舉火若而人賓朋往還供億之具恣所美好榮辱之明禮節之著此得其大矣夫獨身京師董董之橐何以有此哉且蘖麴醴醬鹽豉鮐鯢鮑茜莖瑣物豚金璧丹沙絲漆文彩旃毳狐貂其獲之鮮不能倍從千萬算數也君處不足用其有餘又何術而得此自通商之政敝而富商大賈之不得安

其性命之情君概于中之日久矣權焉而難之
懷吾何取厚畜以重之饗也鎬焉而虎之擇吾
何取肥肉以滋之暴也權時之變而取餘于不
足以未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天
地于民養生之物孰鮮孰多廉貪之門巧拙之
效也安在販脂賣漿酒削胃脯之不可托業哉
嗟乎君之意深遠矣白圭之術祖于管子高扛
柴池原本道德其有所試非苟而已此亦足以
得所欲而自見于世矣于是當事者嘉君之誼
授品官章服以褒君而章君介子言以先賀者
夫賢者治生漸以養性非以性養也豈必千金
之家比一都之君稱素封耶且夫人之趨富驅
伎讎齷豈有概哉膏以居財好行其德若張君
者蓋賈而隱者也卽褒顯之以風機利者可也

賀覺如上人冠帶住持序

天寧禪寺故隋弘業碁院其稱今名則我 明
宣德三年僧從聞奉 勅改之寺又爲廣善戒
壇從聞拜壇主宗師本寺住持稱第一代祖後

嗣相仍壹從寺衆所推舉爲之其的派子孫有
法行者請禮部劄代職其事某以上歷可考也
上人濟照號曰覺如某大弟子也某示寂諡可
嗣者寺諸耆舊共推濟照于是本部遵依前事
劉准冠帶住持以總寺衆上人肅躬見予言呐
呐不出口其精神靖湛儀觀豐懿使人莊說居
然佛子宰官也丙辰之役予共朱道子實弛擔
天寧之上方見其僧等日食二時一鉢之外無
張物且夕經行禪誦寒暑一如無雜事喜其澹
泊專勤不忝釋子上人于儕衆中尤穆然兀然
有問之悶然而後應終日相與處若不知向人
之所在古無懷葛天之民也夫騁龜毛兔角之
雄辨屈人之口而不能服其心亢馴龍押虎之
邀行事出尋常之外人亦或並參疑信于耳目
之際惟夫無所靳乎人者人不靳歸而自歸之
又何疑上人之受黃白緇素之推湧哉

青來閣二集卷之二終



青來閣二集卷之三

西安方應祥

尺牘

奉曾棠帝座師書

謹啓不肖獲以文字因緣稱師門弟子時侍函丈挹瞻其一之儀仰窺台衷不言之教沁然有以作其進乎技矣之想言自去春迫于夏徂每奉誨切生平潛伏猶細隱或每一獨銷不肖獲稱師門弟子豈直一人知我如往所矢爾哉因緣文字之遇以傾領聖賢性命之微之造成我之大生與罔極又不啻其知之感矣當今天下之患外非有黠猾不可控御之酋虜內非有方數千里積歲不可支救之災厲惟是廟堂議論之未定而君子小人黨與門戶之未清近者之局抑又變矣木以闕牆之釁開外侮之端更過張禦侮之幟而不慮其導君父之猥瑣官鬼中事且莫究夫使旣翕之好藹于下則其順之美自昭于上矣人不問于其父母昆弟之言孰敢

侮子而無所事禦矣觀其通于性命之情而欲以和于不言之教微吾師平安所藉之不肖獲落比之不娶之婦而指畫姑家之事此誠狂而無當也竊諗師之知我進乎文字之間敬以仰窺于時侍者請政耳祈不靳而風示焉拜違台光冬首抵家老母微庇不損眠食兒子消息追今查如造物爾爾委順任之蔓藪支戶菽水之餘冥坐觀空而已寂寞之味漸以覺長恐終不獲以世間功名報師大恩也惟終教焉勞生之便附候台禧薄侑并祈照臨楮不勝依馳

又

拜違老師八月廿四日馬曹受事南校一命斥遠聲歎駕言將母抑維癩拙性成庶幾鴻得其稱稍寬竊祿之譴逢時云燬適罹多棘受事以來拮据期會茫無端緒譬替之斬跡蹟之斬起竭其心力之勤頓曾無效于一物之曙跬步之往之纖毫蓋其癩可振而無如性拙之難化艱柅之患固自取之夫世事云棘之時一命而仕

者無可式燕之地此亦度其頽尾而能爲效者可耳今日之南都况南都今日馬曹之職方不肖其人可旦夕而妨賢者路哉纖毫無效勛勤之數祇以重其性命丘嶽之憂此而不蚤審所自處至載與胥溺有嘆悔之無及爾矣臨行私懇仰荷慈俞不勝中惻敢申額之夫乞差乞假例必歷任逾年以外其限又復不得逾年不肖旣旦夕靡遑况祿無可借且田少可耕維谷不免得於此中徙一間曹升斗可奉老母職事之

香齋閣二集卷之三

三

隙得分晷刻以讀舊書安其爲食之仕又不嫌于辭難就夷達材易務以速官謗吾師甄鑒倫品經理一世竹頭木屑無不俾之得所宜處不肖載其私卹遂于憐覆九里之潤挹濡無量分于大海波之餘也圖之此時匪於吾師其誰顧之仰叩不得遷迤春明計惟告養以去長放山澤而已矣私心惛然維谷之惻匪於吾師其誰決之讀近日邸報朝野蒸蒸豈弟風采之樹因衰激極導迎善氣托重總持夫天下之病癥于

邊境而苑結于聖主之一身附在外者癰有所不得不決壅于內者澤有所不得不通非醫者與病者躬診其脉理而面諭其劑剗隔壁之藥孰爲洞見夫垣一方而起患于刀圭者哉吾師靜觀濬發之神用所爲噦噦于未旦而喈喈于始旭者不肖敬共天下之士踣而誦之瑣瀆不厭伊特摩瞻別狀統希崇察拜啓悚馳

又

某百頓敬啓老師臺下

四

祥夏初兒邸報旋拜拜論知師成真定募兵之行時有小狀附張提督人致上不諗徹台覽否某緣老母年屆八十不勝歸思五月間得部便差暫還于舍所居寫僻京朝息耗宵絕霄壤吾師近禧旣無從申候半歲以來大疏建明亦不可得讀當此風霆澹蕩日月回薄之際耳目自銅如蛙在井底闕備可言天地變化雷洊險習日以重明此亦君子激哀導善千載之一會已夫以血氣未定之年履盛靡妖華暎心炫目之境雖天縱睿德不能無

藉輔養之助故以策國家有道之靈長則聖躬之維獲不可不加意也以杜宮闈近習之蠱惑則聖學之緝熙不可不及時也竊謂總宅之地必先注精于持矢而後可凜心抱柱之泣補察之司必共瀝誠于射石而後可告成沒羽之功諸葛武侯身在戎行拳拳宮中府中之厯慮大臣制勝本計欸于此師必有道以處此矣夫禦虜十萬必須二十萬之兵養士二十萬必仰二十萬之餉兵家常議豈能易之顧二十萬兵必慎簡將二十萬兵之將二十萬兵之餉必精講用二十萬兵之餉之道兵之將非其將故士如林而不與決勝于奴虜舌如電而強以爭勝于中朝餉之用非其道故賦倍益而士不免于饑之呼帑再發而國不收其飽之效此其憂豈徒在於餉過又可單任之將哉非其人而以將誤國之封疆者一失於使過再泰於黨驕也用之非其道而以餉不餉賞不賞殫百姓之命辜王聖之貺者昧目多孔之難于檢督樹恩明詔之

可以支吾也夫國所恃以勝敵者士之死生也士之于國所馮斷死斷生者刑賞也人臣之不可掩者功罪也天下萬世必不可投者人心之是非也刑賞之行不覆人臣之功罪以合于天下萬世之是非止以奉供一時之人情與體面師中安得有誠死封疆之臣百姓之膏脂主聖之貺資安得不席以爲質生追死蔽國市虜之藉此之厲階誰實爲梗激哀導善于廟堂之上日月之照雷霆之震并伸於萬理之外其本計又將安出師又必有以處此矣吾師募兵之役今日徂征之一事也吉甫文武惟憲而鉞未秉於元戎諸葛武侯鞠躬盡瘁而命尚需夫三錫乃當此千載之時儼然古人補袞之署斯誠無不可以盡吾言與行吾道之一會矣天下固有理事俱窮之世衆心茫靡所屆其標提必擅于一人而默轉必操于一念泰山之石膚寸出雲不終日而雨天下其力之大而培之以醴之深鍊之以畜之久時而措之所謂浩然之氣配義

與道塞乎天地者固不誣耳非吾師乎今誰望之舍親汪生洲便附申荒候不類耿耿私懇前狀悉之願企德音不翅旱稼之企雨也北首燕雲依馳曷極別有啓事伏祈存

奉若翁韓師

門生應祥自于客秋企師錦舫一借北道暫申益請之忱寫茲五年弱喪之懷徘徊河濟陟阻維幾伏讀仲春陛見之報始眷焉溯流之靡從也天地氣運關乎文章文章盛衰蒞爲議論蓋國家所標網羅一世之士士所稟爲靖獻之資科第之權有所旁貸于文章性命之檢押不必憑仰于六經四子 聖祖神宗制世之紀綱不復式繩于多士矣縉紳而競僭同室之戈矛其盤之稔安得不坐啓邊圍于里伏尸流血之毒慘吾師靜觀今日十年以來世局之變果何如哉作始之謀既晚窮變之通緊人况我之爲所得爲此豈異人任乎莊生稱藐姑射神人大寒凝海而不沮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蕪彼于

大寒大旱之際獨抱其風之吸露之飲者偕一世而綽約焉以凝吾神于寒與旱之所不至所以物不疵厲而年穀熟此陶堯鑄舜之業所自出也不肖祥以老措大事吾師所效弟子之疎意亦有端奉所嘗肄業者以終其請爾矣不肖南枝一命駕言將母隸籍戎曹又當時棘書生面目自覺形穢私有悵懇敬疏別牘伏祈察而計之不腆俸資奉勤從者日者荒途菲屨之供非敢齒于門人之修脯也希賜勅存百頓肅啓

北望依馳

與劉工峰侍御

敬啓都門承觀丰紀領挹慈接缺日無多依瞻明發之懷以寫其頻年岬蛄之懷斯抑旅寄之殊快已南枝一命駕言將母青陽升天景被無遠煥煥大疏時耀心目不翅時承丰紀之覲于輦下也夫秉公論之平以帝王正直忠厚之道尚中行之泰于君子小人往來消長之幾大雅豈弟言造國釐翩然一鶚之空翔宜鷺鳥羣百

之共維懷于好音者矣簡書按部桂林象郡之間先聲以企風行之偃竹馬舊叱蒸蒸手額借茲原隰一望我君當年豈第台光怒馬鵠企未由仰浣謹勒荒城百頓申臆大雅持平熙泰真衷不以繡衣行部暫弛密勿根本之慮煩煩大疏日願誦之第緣老母思歸之永便差旋里期限行且至矣郎當措大覲談戎索計返吾故服而祿養鄙私無能自割繫我父母何以教之寸縷將悃伏希崇茹拜械影遡

奉舒礪石先生

夏間從元晦計得讀先生近製洎所哀行惟中之文力振先民大雅之音于詭刻汜濫之際仰覲大賢君子所以濟溺起衰急先當務苦心至意幹持世運之功直見諸行事之實矣尺幅先資生心發政桴鼓不爽居常面驚矜愚騁慧蒙面違臆之言立朝制議分采軌衆能相循于平康正直之理道之所必不幾也反覆先生論著之旨身先厲翊之效駸駸大江以西游原濡沫

浚假四訖日可竣矣屏居山澤未見賢書不知操鑒取士者果能相與有成否耳不必聯翩競秀但得一二意匠所屬鼓行面前表則風聲卽此而是天之未喪斯文當須不遠人意也公子試事亦復何如渥注神駿定不久局羈縻耳元晦罷自留都移書深以與世枘鑿重負知期爲媿夫士經先生之鑒定有終淪落不偶者哉不肖不以此爲元晦患也顧念此人赤心烈腸必以古人之道行之于今吾黨之士忻信日深而非我族類從旁而齟齬之者遂日益甚多有衣冠而爲盜魁者陰主其間兩年以來飛訟相螫百方搖撼幾身家不可保吳俗之不相容于名而相噉于利一人伺間糾卹成聚所從來矣此輩于元晦非有不解之仇也不過忌其名之高欲牽撓之使不得前進且事起又可以爲利也子然一身狡者四抵非元晦素負孔北海之襟次矢石倥偬之際不萎然而廢業者罕矣今復隨翅而歸伺者將逾肆譁張蓋元晦挺氣之絕

必不屑儕于俗彼之相煽者黨既日衆亦必不能無事而寢解不類私心徒懷坎壈而氣力不追恨無能爲元晦廟勝之策竊計當今知元晦深而愛之至力又足以出之于險者先生天下一人而已矣有慨念當年游婁之約一詒元晦孔邇訖可之慶使得事精本業以無負知期先生豈有意乎元晦非求快心于嚙我之人也陰以折之此輩不生戎心以無妨我所事事止矣太先生春秋高矣元晦亦念先生出問甚難誠得請以中春命駕夏仲歸寧時日不遠吳越來秀得要靈元晦共藉考德問業之益于元晦可以詒孔邇訖可之慶豈唯不類獲與榮施夫武林之兩湖三竺吳昌之虎丘天池鵞石洞庭之勝先生杖屨臨之吞吐翕張胸中硯壘之氣當更一番洗發也先生其有意乎不類猥瑣無似謬膺賞識丙午侍收于南服先生不戀戰三字符也今者自覺面目又頓殊矣違者一題入手如生龍活虎不可捉摸所以馴之擾之之術亦

應題而出一噴一醒再接再厲不從萬馬之中獨提主將寧百易稿不輕拚手今漸研無生之理覺一義一解總屬支離厭棄之過轉入枯寂所以兩年以來有經時沉湎之題而無十首脫稿之蕪不知又用何餌以變化之不類年事崢嶸生無他長亦無他嗜于制義一端似有宿業往往危病之際的見其然幸奉先生提誨此天之憫其顛愚而賜之覺路也嘗夢中發願矢于此道死力判斷寧終身作論試舉人必不戴舉人紗帽以遺生平不酬之憾夫有先生振釐于前不奮決步武仰負知期之媿豈直一時榮遇爲相報哉不晦者心實與元晦渫血盟之矣先生之門髦士如林有如二生過承寄注自分先生天下一人而已故言每縷觀孟嘗君不厭彈鋏之請求况先生慷慨急士一人知我者哉惟不蘄而終教之李雲將諸作恂恂儒者其匠心之語雜之大篇不止優孟具體而微耳濟溺起衰羽翼斯在大雅不作久矣宜先生亟稱之也

不腆之敬不敢徹通於太先生敬藉典記叱賤姓名奏茲下忱可勝懇切魏生近作何似此真英物也陶冶之下當更軼前觀矣謹附問焉

與徐玄杖先生

奉違先生德範二年子此缺焉益請日企履恭之聲可以遂寫負牆楚然之怒荏苒南枝又以老母永思日於主者乞急通里借逕上國可申所遐邇於函丈之前積茲嗟愴未由疏白先生貽書交知少所不齒不類姓名者管劇見存胞媿如此不類何以自逭情棄之辜哉讀長公會卷恪謂扶遙決在茲舉益培垂天九萬之搏爲日埃之次君奄忽惜生意外獄負千載志行不及作世間三十歲人此世宙之氣薄吾黨之德孤消受如此人不得非直天性一無解之喪悼已也夫生則先生造之期之修短亦孰非生者鑄之君子不以條來條去之數疑吾握中風定算子亦明矣先生於此何介介焉奴兒未必能爲阿骨打持廟議者必盡輟天下之勝者幸之

憂在誤國者罪之不正瘼實結於賣國之奸之內場耳自非聖赫然怒臨孰爲先奮其鉞于此輩者彼思借賣國之奸以蒙荒誤國之罪者計必不肯出此矣孤注之經略不能保遼陽不折入于虜則宜急商所以守都城之策今主上之堅定孰與世宗肉食而纍纍者孰爲于忠肅又未有可權信于目前矣此凡抱憤子國耻者不忍須臾之日也况已嘗在貴寵之位而係望安危之重者哉皇華告竣之節先生又何容緩緩焉不類祥南枝一命駕言將毋實惟顛拙成性庶處不競時適孔急豐鎬重圍樞曹小吏與職捍維非可安其貧仕之地又老人四載旅食不勝歸思茲得便差御板輿而旋茹采食釣駸還老措大菽水故吾矣斗酒隻鷄一哭次君墓側台旌未遂前發可扼趨函丈快茲缺焉益請之私此小子之幸也非所願于先生也祥三世牙身止有一母從事靡效時卽孔急何有一祥先生所謂當今之世舍我其誰西京寤嘆

之懷夫直謂此皇華有不得不竣之役哉薄將
候倅伏祈崇錄拜啓影依

復阮圓海年兄

弟勿勿治行之際適承老伯大人軒輶于止資
帳屏屢駛焉猶予北道敬共老母思歸之永仁
者亮其不可須臾缺焉此中溯洄耿耿不能百
喙疏矣紀遊大著反覆推玩輶軒之所敷歷性
情之所慨忼山川縹緲人族嶮崎之所映發所
謂天壤窄途異境奇趣豈直巧供使者筆花墨
氣之含吐文章今故證曩不朽之騰煬哉皇華
說說周爰咨詢以輶宕宇宙之心洞晰逖幽之
日載之以慙微煙域無不蹈蹋之足迹其天之
與者可以河憑荒包曉裁成輔相之思其人之
與者可于乘馬班如軫經綸之畫自昔紀遊之
文弟所嘆頌而神趨者舜之陟禹之貢先師孔
子之魯論次則太史公之史記之自序煌煌乎
殫揭萬古之大觀光昭文苑之曠事具此矣使
者于此將何取焉東氛靡熄鎬京之震不啻于

鄰誠如台慮杞人私恤葢有進焉震來虩虩笑
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七鬯聖言著蔡吾輩相
共童而習之今者震不足使人驚使人懼徒以
忽忽夢夢泄泄杳杳者當虩虩之境以幾啞啞
之福恐天將悔其播蕩老奴此番之無補于救
徧且更有進以窮其技者以奉我所爲躬七鬯
于宗廟社稷間者不知何道而坐食有事無喪
之佑耳集之且爲日而告竣役於陛下矣所得
之周詢用享于帝劃然震驚之期以俟觀七日
之獲者弟不佞敬踣而俟之弟南枝一命駕言
將毋抑亦自分嬾拙庶幾不競時適孔棘小戎
五斗非復老措大可竊以代其菽水之日便差
南旋非直老母歸思之永亦將馴以圖還青泉
白石舊時面目耳勉爾勞賢安我淪厠凡百君
子弟有夙夜尸而祝之况實荷大芘如我集之
者哉南都學使者方當試士月沙年兄可乘公
詣追隨老伯凌九年兄去都不遠弟亦并以尊
旨致之只是弟之中懷無從更借兩兄分吾不

備耳老師近社惠聞爲快以時計之此亦不能夷猶燕喜之際矣杖履之侍弟敬伺于澌之涘耳三年兄善狀如此真足藉師門宜台兄喜談之拙選自啖習業并上博粲損惠附謝

與徐明衡年兄

滄江舟中短札想當入覽讀上太宰書抑何泠泠哀玉之鳴也記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箋之者以爲賢者之言無不正未必中也今爲東事而蒿心敝舌者總謂莫可誰何于無相耳無將無兵無餉耳慮表之不振而不思挈其領心可蒿舌可敝而無所益于事何也天子之一怒未赫伸于儼臨諸大夫百執事叩關之誠力未足以上徹也天地隆寒之際水冰而堅靡可解土燥而澤無可滋一世之人縮手躡足穴室墮戶任怪風盲沙之擊撞而不敢與爲難浸而葭飛一縷之灰浸而震震啓蟄之令不知憤氣之何以作向之摧敗困踣者之何以茁芽而昭蘇今之東事可謂摧敗困踣之極矣易窮則變困衰

激極道迎善氣匪異人任近者章疏之下幾幾衝灰之復矣豫以地奮刑清民服在乎善所迎之夫天而誠赫然以其治內庭者治外朝焉周祐以安天下在此舉此時政回翔以視諸大夫百執事誠之殫力之竭何如耳醜虜有交構之端天地祖宗陰陽以旋轉帝心之一大機會也安可失之如今之勢議將議相議兵議餉無着而可此着一得無着不可矣感慨台兄瀝血之忱敬以九丸私質之弟南枝之請駕言將毋抑以頽拙之人釋處宜爾今乃知性之所靳無官可宜少定且尋吾雙柑斗酒初念耳憶兄曾道武學諸生可鼓而募兵何不共當事者言之兼葭懷人拜楮依邇

復錢受之年兄

弟老儒策論氣習好于尺牘漫作莊語自媿縷觀台兄不但笑而寘之若以有概於中備於膝腹大賢納汙藏疾之量使四方九九之士舉獲畢臆陳欵于前屢衡之業此焉職志矣三復誨

可不煩營度相見定不忘訂屬也奴氛日甚哉
定末期祖宗功德之攸遺天地鬼神所嘿相必
有于忠肅王文成其人出而收後起之績者以
時考之則可矣兄其勉之夏繩老金心玉藻天
際真人一再晤言使人有足信而足恃非直江
左夷吾之寄繫于一時也如吾孝若宜有此先
生耳附書一楫并上閩友柯賓明者國士少兩
訪而締之弟近狀具在小力顯佇德音

與錢抑之年兄

日企于旌寫所欲質舛焉走御悵悵可言抑之
兄台行矣三載燕居靜觀所心儼而神將往之
者日且親兄吾君與吾寮友之間矣聖主儼然
旭日始旦之上臨執經而環傳稱輔導論教之
臣者交與喈喈其鳴翩翩其儀以磨高崗朝陽
之慶太行之嶮崎震風凌雨強敵奔獸之激蕩
而賊觸王良造父洵然摧輶債轅之爲怵吾所
處者當其無而有車之用之地夫輶有權而無
不可庚輶輶有債而無不可復整者何也爲車

之用于當其無者陰陽人道之患不及焉故也
抑之所爲日可見之行者卽居常之所神往具
是已弟無所能于世之人孑然一身于世亦無
復存他望之念八十老母繞膝爲娛聊送朝夕
裨官南牧以將吾母今詒母倚念以役裨官時
事孔棘竊祿稽譴又無論矣夫才之不猶以處
此身此官之與吾母愾焉首尾之蹇跋如此哆
口過量之事于先生長者之前不亦哂而可笑
哉別狀一紙伏希督省荒械翹切有耿嗣音

與汪生洲

諸士至自閩者蔚然首元得人之慶遍讀程錄
與熊士之文抑何大雅豈弟深切著明使人反
復而不能已也文生於情真氣玄感鑒悅相命
者其孰辨之皇華之節計且陛見而告事之成
矣袖中白簡孰爲今日天下第一大事者老生
愚見不禁喀喀 天子聖冲儼然聰明睿智有
臨之主者所以格非于心一正其君以措國于
莫不正者大人之所嬗化有妙于人適政間之

功片念致至宗廟社稷之靈實式憑之此之儀
的具在元禮愚以醺士一言矣夫片念致至大
形黃屋轉徙佚宕于吾呼吸指顧之間何虞密
勿之不可神感君之正國之定不如響之應聲
而唯吾嬗化哉吾言之中足下之命則既肄業
及之矣不勝叩友燕荷之企敬敬附以申之東
氛日惡西訐游仍國恤靡屆徐觀我櫻從古未
有之慘君義履從古天性死生難處之變旅櫬
之反末期矣老母何以生出于圍城陡岨之病
莫追矣公典何以伸表于後死仰仰仁者所共
軫耳復有縷私別狀悉之伏惟留察

與李梅臺年兄

謹啓不類弟伏處太末接履豐谿邦君之政聲
靈相及猶是台兄部中一子矜也三載忻厠蔽
帝之陰衣食奔走缺焉信使之候言想長安風
塵期洽未嘗不耿耿此衷如侍燕談耳敝友張
校論授弟八行感苑明侯逮下之雅且云語間
時及方孟旋也大誼如貫以弟之疏節偕與荒

包在孔通豈弟者不遐之感又可知矣豐谿政
成奏最于帝璽書第一褒美之命弟與部中父
老于弟共寵嘉之讀社倉大記諸篇先事維治
周圖未算經濟巨略最著于茲蓋定修管仲庄
世之政而直以其文發之此政此書真并可
不朽者也夫鄙儒囁嚅經生之學其中本無所有
而托爲大以覆其名任不堪于事而哆其口于
理道不足以霸而虛其願于王世所以不得士
之用而用士者所以日甚其輕士之心孔子所
爲思管仲者有管仲而天下不患無桓公也由
此觀之台兄所以惓惓于管子其意更深且遠
矣蓋測之言不知仰當大雅一呖否也弟天賦
奇拙亦復以其境成之猷績祇聞民祝神君錫
逮罔極視弟於嶢匏繫行沐風霜坐虞桂玉差
足豪矣從事靡賢自捐少壯漫言及之聊供捧
腹別悰另狀荒候主臣

奉曾棠芾老師

伏讀吾師頻上大疏當機之畫本之正直而出

以忠厚使天下之人惺然唯恐掛師之議以奮其汲濯之思天下任事之人灑然唯恐不得憑師之衡以致其勛勩之義乃不肖所膺服吾師尤在不於闢之中佐闢而默持純守之氣以密調其兩行一致之道理于擬議之表大人正已物正之道夫孰知之乾象如此合以人謀宇內腥氛未澄殺機方橫之證也此機在所用之子內駸以及外殺可以轉機之生 天子儼然怒臨立法其寵而場尸而踞蔚視而息者紀綱振於朝廷之上聲靈自赫濯於邊徼之遠是也我不內用而聽其用于外生者且陡趨于盡經略必非遼陽之所有而遼東必非國家之所有不待智者了然矣鄙謂今日上計唯有必請天子之怒臨次則商守都城之方略事有不測虜雖薄城聖心屹然砥柱而不動所以備禦調度之計井然有恃而無恐徼天之祚 祖宗功德之繫維合天下之心力以昭往過之儆奴未足爲深患也然必決殲肘腋蔽主之人令無逞

其賣國之毒并斬朋爲賣國之侶以明刈奴內應之奸能辨此耳師視今日 王上之堅定孰與 世宗居中而提操者孰爲于忠肅哉霍食私虞無當老成應機之算顧當事者今已明示孤懸經略而瘦死之之意矣此意將以何爲抑作何究竟奈何不蚤備之至留都今日尤可慮慮國家豐鎬始基 聖祖陵廟之所托嗣統萬年王氣之所鍾桑土綢繆一無足藉夫緩急呼吸先事需賢言乎主提調發之火則部院臺省既噤然晨星之久稀言乎守圉禦侮之選備員者不必得賢員缺者懸而不補或補而不赴汜然虛舟之誰柱金錢過摻于守藏器械殫竭于轉輸一二將領可干城憑而腹心倚者乃張懋勛既以率兵朔衛行今都督張士顯又將以聖壽資慶行矣天下之事不可知 祖宗並建兩都之至意無論以當衣之貳與車之副也財賦之灌輸神京百萬性命咽喉所窺係草澤能儼之徒睥睨此地以覲爲蔬之圖虎之嶠有日

矣失着東南卽西北偏局何計持之子隣之震
將及躬矣此時猶可爲也奈何度外置之待其
不及爲而徒嘆悔之晚哉嫠婦私恤敢私爲吾
師額之有可以爲留都桑土計者仰仰不靳垂
慮并芘所賴如不肖者耳老母日以兄弟之戚
不禁粉榆之想不肖今借一差御以暫還夏秋
之際不得所求于師者老人不能遠出或不肖
去遠不得不長決山林之遁矣五斗之養幸以
及親忝竊不久違負殊造八十歲之母五十有
奇無胤之子形影相依心勢逆切命也如何別
有條狀并希登存

復董見龍先生

讀長箋灼然先亂之策應機之着仰占先生胸
中深心石畫皆當事者所不及嗟乎何怪今日
之河海也天下事之所以壞而不支其大患在
曉事之言每事之後而悔不能用辦事之人處
事之外而苦不得爲殷鑒不遠今特仍之而甚
者耳東豕突駭譬衆方鼾睡震霆乍驚當此之

時真有曉事辦事之人乘 帝心之警動借以
默用其幹旋上下歷年之蒙蔽可使反否以成
泰挈事機之會合羣策之勝張一人之怒以伸
捷伐之威奴酋之頸可夕繫九邊互市之失可
并釐國勢可以振弱而爲強計無復之徒以請
帑一言堅錮夫 聖聰羣相紐於無兵無餉之
患以甘墜乎國威天啓善機坐而自失衆心日
玩天聰日高如此局勢有任奴自起自息自戰
自和而已矣弟以今日之事所患非兵與餉也
患 皇上以恡于發金之意甚其不樂多事之
心駁堅駁錮而不可回耳夫左右侍從之臣伏
檻而上封章其幾微九閭之覽也不啻望幸於
九重之天微外小醜謾書相詒直達黻座假中
人以爲之風也可假之以爲風亦可弭而徂之
爲徽之鼂楔而匿之爲木之杳密伺巧構譁播
蠱惑何所不至肘腋親嬖靡非賊資是虜反中
距而通朝臣工屏而居外訟言盈庭孰是廟勝
夫九世之仇不足易匹夫一言之諾直擣黃龍

之策不能抗宮中十二金牌之徵有與敵爲媾者吸吸其主心以奪衆之議也况旦夕浸糜于肘腋之間冥掩衆之跡而陰操其翼虎之術者哉鑒南宋之敗事不啻先生所謂長驅山海爲足患矣先生逆酋之橫其見誠神計守計勦其策誠遠議將議兵議餉其慮誠周如區區杞恤萬有一當何以處之至先生今日之進止與所以處謗之道在所自斷非弟愚所及也吾之信我不過矢天矢日無爲也信則存瓦存石無傷也吾之自信得過又信人之信我得過槐棘之司可抒性命殉身所以殉道也不信則澗盤泌水有吾經濟自愛政以愛天下也故總之以名教之是非爲任也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孟子則辨而孔子則否均之不忍天下生民爲心也抱懷不忍女子之寒柳下惠則可而學惠者則否節度淺深之分心跡疑似之介冷暖自知豈旁觀之人得參其議哉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此見君子任天下至

重而斯道之需任于君子也至寬天人合一之精神五百年而始一展現且有會其時而不必見者矣然則百年有盡之身其不足以定天下之用舍與吾道之行藏亦明矣故曰在先生所自斷者此也宜之之文誠如尊教向之嘒嘒爲子尹饒舌者此生之人與文非經先生爐錘恐終如所論而不可返仰體先生長育人才雅念以私效于友聲耳來函所縷東事敬錄以密公於相知之曉事者獨不敢發抄宜之報書差悉其概矣希并察之

奉張容老

祥奉教從吏大刻少緩出示想與崇納也孔子春秋需其門人子貢之徒乃始布行於世其筆削之概猶曰隱桓之間則彰哀定之間則微說者曰聖人存三代之直而包周身之防不類以謂此非獨人事宜然亦天地造化宜爾隆冬栗烈之際溫氣潛于淵泉生心輟於枯荻必衝仄旣動凜洎謝事之後乃始發揚昭著芳菲爛熳

以開振宇宙之大寤蓋萬世是非定論不必乘
一時感慨疾以出之默足以容明哲保身又無
論矣伯夷叔齊叩馬之諫彼素亮武王非富天
下之心引切世德棟斷一生危峻以諫天之未
定盟津之旆尚可再返不憚撓怒決起赴之向
非太公自義保持夷齊於此有不可測者矣世
儒目論不知兩人當境幹旋深意比于一瞋不
顧者以爲奇節未可與言聖賢處地之不苟也
屈子情惠露才揚已賈生褊情鵬鳥市傷無益
青本關二集卷之三
君國徒取齟齬貽悼後世近小丈夫所爲君子
鑒之先生之詩反覆誚刺其人與事多在定哀
之間言之深切著明不翅春秋彰於隱桓之義
矣其人旣徂忍不可化誨又或時過事已往者
莫追明信之薦乃以言罪所謂周身之防不敢
過慮於長者運方隆閉而迅霆忽震異卉怒生
賊怪聞見謂我以是非之權侵乎賞罰亦大臣
正靜之德之所不處詩人遵養晦之咏不妨
用備熱腸一溢耳夫及吾耳目之精爽竊所取

義告成剗剗他日子孫門人不得顧避忌諱意
爲增損以沒吾之胸懷奉吾成書藏之名山以
俟來者不急急招搖同乎賣名聲以揭于天下
者俾身負瑕沕而忍腴于吾所誚刺之人憑吾
一線之忠厚以獲暫旋其未死之面目斯亦三
代直道而行所必致之至心矣祥之小跋縷縷
無當祇侍先生三十年儀刑首旨空中之擬議
拜命鄭重瀝臆凜承四十日專思旁擷對客低
回當飯投箸旦晚據鞍二千餘言之縷觀不敢
青本關二集卷之三
一字畜才之不盡上負國士之期賞於心之所
不安庶幾不遺餘力以稟仰鬼神之通矣才之
拙遲文少倫次銘裁杼旨未淨草創之氣鬼神
尸之非祥心力之可及也然亦差足仰告拜命
之辱定不類祥三十年國士被知式似淺深之
節度矣承荷葑菲伏祈一字弗抹並付梓人先
生愛念不類姑爲櫟括以省息譏嫌夫邀附不
晦之心于大人持世是非不朽之業承荷葑菲
藏諸名山以遺來者之渺論相引于大雅遵養

時晦偶俱無猜之地何嫌何譏重勞藥括俯爲
小子畜所未盡事老先生以心所不安也哉不
知我者謂我何求小于何敢讓焉祥所矢直心
以告拜命之辱皇天后土實聞斯言俾祥得奉
春秋之役于子貢之徒從屈子賈生以聽夫萬
古之是非我者先生實嘉之惠矣言又多矣伏
冀察施

復宋鹿遊年兄

驚途拜覲飲之食之備物周之又扞衛之老母
以下含飲仁施弟爲涸轍之魚拜覲台兄不啻
清江之激也弟爲驚棲之鳥拜覲台兄不啻朝
梧之藉也聯翩而附一日之籍孰是實爲急難
之兄弟也哉中心之矢言可載諸弟乞隸而南
駕言將母適茲孔亟根本之備責重戎樞積習
生翫百無足恃嬾氣可振而奮拙性不可轉而
敏當此賢者摩厲以紓國恥之時馬曹五斗非
如弟輩者所幸安其貧仕之地也斗酒黃柑吾
思方永翁兄何以策之轉餉倥傯重資長略夫

神作而可起形之痺者朝之視也旦出而可濟
夕之急者帑之發也老奴發難撫順驟矧爾時
請上視朝爲占緊着以收全着今不得不借劫
着提敗着矣爾時請上發帑爲下死着以碍
後着今不得不就死着求活着矣自古亂亡之
患中于誤國之人什一可救中于賣國之人百
未有一免者何也誤國之人直不忠于國賣國
之人乃忠于敵也彼負人主爲之喝勢既難撼
羣起而攻之者恐嚇之以必不可救之辟而實
不能制其命有愈甚其忠于敵之謀以益疾夫
胥溺之慘已耳今日天之祚宋無所可恃所恃
在 主上之聖明耳人情無有不爲家與身計
者也豈有當如此時而莫不動心者哉當事君
子無實矢感虎開石之誠呼號朋類實迸移山
塞海之力耳矣夫舌鎗筆矛穴戰樽俎之間敵
愾安得伸于疆場之外全在漏舟真無術自渡
翁兄何以策之書生藿臆捧匄台存不禁媿媿
令親媿無能爲北道荒械附報可任遯影

三卷終

青來閣二集卷之四

西安方應祥孟旋甫著

尺牘

與錢受之年兄

恭惟兄台以聖賢典謨雅頌之文儼然天子絲綸平章之地昭代帝音一還渾古直性命經緯所緒餘弟二十年來沐浴文章道義之深獲邀罄歛榮施存歿兩我公田遂及我私不匱之錫寧翅倍百伊載矢之藪樸鄙生期獎過量非青來閣二集卷之四
所得當耳聞瑣聞將撤一日之前風雷驟迅驅奏木石閭堂警動之異此場屋連起之名儒因竒而迸奮文章頻代之蒙氣激極而欲開天盛其發于當代之宗盟不知作何蒐拔以應之夫義晰天人學苞今古聲循景襲宜靡留珍弟以當今急需得王文成于忠肅胡端毅輩人鼎峙一榜又能立地穎脫者乃真能承天之掖以錫帝之祉此有觀其天機于筆心墨氣隱見之外矣伊誰其人弟願聞之留國家豐鎬東承震

僂百備弛墮濩落老生別母于役覲談戎索借箸罔裨倚閭有淚冀情告主者覓一暫假言棒板輿時棘相詫芒如轉石旅況可知矣將毋移忠折衝獻賦兄台所爲極友生之邪許而將之以君父之告誠勸我至意敢墮龜勉其人其時其地恐終爲知己羊公鶴耳老嫠私恤時所深虞竊以爲不在邊境亦不在朝廷清明強固之何以胥祐于本根此應翁兄今日所中蒿矣薄將芹款伏冀鑒茹台從新旋二三兄弟必時相

青來閣二集

卷之四

復張容宇先生

復張容宇先生

先生十月惠書至知有菊望台札未得捧讀候讀修辭則使者已前旋矣缺焉寒暄之子兩辱記存疎節仍爾罪狀曷贖先生大疏朝入聖明廷佇特旨卽朝以布當此嘉命鄭重之日豈非天地祖宗亟眷國鎮以紆時棘先生于此所謂持此安歸其如造物不肯我舍仰知不能不翻然于通思之維勉矣夫聖人之于天下也以

世屬之身所致愾者惟吾之衰也雖磨以疑礪以疑縉不以返其滔滔與易之駕賢人之于天下也以身馮之世所不可必者惟天之治也其交也以道接也以禮并與通其遲遲爲兆之權先生今日所以仕止久速之道可知矣夫行義而揆以可行無其道隱居所自爲求者其志非也不二難老之典刑惟三階事之冕綬十二年遵養時晦之優游夫孰非被和于天食德于地而荷禮祉于君父者哉吾生也有涯鬱然儒者未聞二集卷之四匣之秘藏礪太山而基錮矣子孫之繩誥也極之所不知者何人冀焉堂構之遺裕帶黃河而契邈矣推此志也以畷吾君與其宗社生民以洎其所傳之人庸再計哉不類固有以仰睨先生之不得不翻然于此矣奉教以來勿勿匝歲婆娑選人猶之不習水行之人附載他舫放平江海動止茫茫總莫自由耳春夏之交乞一南缺鼓篋隨侍請益匪遠言之神躍

與徐觀我

應新垣南旋渠以卽履任不能携報音耳此中共魯人覓應爲令者少其人于浙轉移煩台主矣鄒衣白之行當時者爲大厦全難支之一木自不得更顧其既受螫之半脫庖丁操刃不能兩游也餘波及人旁觀者亦或致疑於九里之潤其生于自取者抑復有之以大局觀之此亦一時洩浪也 之于 之于 似競競倒瀾之礎耳弟本矮人卽在場前原係掠耳側目仁兄清心旁睥知此勝物無當俎采也書未聞二集卷之四中之事外廷不知奴虜之事邊臣不知今日大勢不翅古人之所嘆惋夫尚方之劍不以宣威于敵愾而祇借鋒狡弁以重恣疆民之毒蠱廟算之疏不聞制勝于元戎而徒敝舌調停以兩秦鬪穴之鼯鼠天未悔禍人鮮遠猷區區杞憂以爲老奴未必我患竊虞天下之患將此始者此也足下今日 國家之大臣也同履金革之心進進之間可更循居常之跡哉聽履聲爲世勸駕定不翅一人耳弟故吾無復贅聞

與徐觀我

冬杪薄疏奉聞媿無可以副下問隨拜台函重以嘉貺小人有母頻荷仁施缺焉李報祇有感哉當事者欽美令郎同安之理虛岩劇以表循異所治縉紳在都門者不勝借恂之思公以請之王爵者而不得蓋蒸然乍去我君襁抱之爲慨也成理乎微帝特命之如吾民何此亦足觀豈弟入人之淳至矣此中近狀矮觀之人卒卒無能要領相聞伏思古人所謂以無過之地還

青來閣二集卷之四

五

奉其君父與夫以四郊之壘負耻于士大夫者不能不竊竊焉于室之議發之郵凡百君子共此愼愼此固非可徜徉其碩人之寬之日矣弟四月得選丐缺以南老母思近吾土于弟藏拙亦復饒耳幸爲天下蚤揭龍光俾得一承罄咳乃出都門可任顧企九頓荒謝對使風陳

奉堂翁陳蠡源老先生

謹啟某遵荷賜差便以御母暫還于舍喘息小定卽計鼓棹趨事老人懷舊出門爲難又冬春

間適襄先祖母葬事親屬自祥而外無可分其料理者伏讀邸報九月初六日 詔書祥從屬曹一命之末得要浩蕩逮其所生公私之念進退維谷謹托同官請于下吏不諗可微惠于役之命旅奏姓名與拜恩餘否古人捧檄之娛以其身祥得分身之勞代丐子僚友古人絕裾之行以其官祥得借官之籍貺親于里居大人不匱之施鯢生千載之遇永世啣結豈繫一人勸啟不勝悚仄候命之至

青來閣二集卷之四

六

與陳赤石

武林樞侍罄欵荏苒至今缺焉信侯一二門人問業大國時詢道履清風時以習習兩腋間也天地變化日以重明紀綱嚴寄借茲淑德以開三事之治斯世慶欣豈繫吾黨夫麟鳳龜龍所以著瑞于聖期軒鑑虞樽商彝周鼎所以昭禧于國寶不必守閭時夜馳負之爲功操急于儉歲之稷寒年之纘人咨人資以徵烈也精氣搏梳基命宥密鬼神馮之十年丘壑之靜觀弟以

愁企成德之行于日可見之矣翁台于此又何讓焉弟護落老生廁陪戎隸覲非本色矧適震鄰仰藉大雅畫一典刑勉思踵武以幾追于隕越爾老母八十便差南還里處未幾王者檄趨六月遄征獨身于役母子間關危仄相望問馬靡效似是之裨驚鳥祗鬱迫將之愾此可槩弟日來旅況矣時事維棘無地節鉞不荷安危文武吉甫萬邦惟憲此亦今日所企大人龍見之端倪也乞言一冊凱施不匱伏惟便以惠之荒

書來開二集卷之四

指瞻切

與李愧菴

武林獲未罄欬謬附大賢神聽之雅竊自循省非所得當惟是門下過而存之使弟不敢附友聲于一日而不能已豈弟君子弘雅期物一世之士其精神有以蕩發于其采菲拾屨之誠弟之衰頓于世何有太平端揆之業此爲賢于夢卜之職志矣弟天縱奇拙而巧與遇左蹒跚尺幅之間無能闡釋敦悔賈餘自踣勿勿以老性

命之事猶是紛如至于今不得不安其有命于達而虞其無道以處仰藉過存之厚始終教之以弟之老無由與觀門下端揆之業于承明之署庶幾一丘一壑以稱于異日委宛之守府尤拜燕及之賜于非常耳羅君百里之器暫借抱關以李先生聲時相過從敬托布忱羅君其器綴蔭垂天之雲必非久繫榆枋者也彈鋏之問鮮適王者弟殊愧之寔然罄欬十年以往兩奏候報願結可言拙草呈政示弟所處道或在茲

書來開二集卷之四

幸明指焉

柬魏仲雪

讀仁兄所寄徐中明書所念弟之善踈而示以遠咎之道相弟之宜處而決其翔集之策父子兄弟之保翊師友之提誨所希有也嗟乎仲雪足下世間相慕說而稱于隔者不少矣娓娓要言所謂勝我自知而愛之以德者何以得此于吾兄所不中心鑄之勉力以步之趨之以副至念甚頑鈍人不堪此疚矣士屬品題多所獲雋

神聽之鑒先天弗違示端文章之司命以光啟
道德性命之指南大猷是胥期月而可大雅治
甄一世之理弟且以醉里之士爲職志耳友人
劉歸便過而問弟所以起居魏先生者荒
緘介之劉兄恂恂儒者胸儲礪墨抒于尺幅落
落樹丈夫之槩弟與都門邂逅一而托契翁兄
惟中梓漆盈把如此士者見當知爲屈一指也
主者心儀豈弟以鹽官之篆借重夷然不屑
胖于茲追媿三鼻子孔矣兄之誨弟以身敢不
鑄之步之而趨之老母微庇眠食不損然遠涉
風沙不勝南思之永弟計於此益以次矣仲達
起田近相聞否北翎時至企矣嗣音

與易職侯

積歲企予勿勿別去至今思之自覩杖杜之人
寤寐於曷飲食之之不可得也弟謁選得南兵
部職方主事一行作吏自茲伊始生平護落嬾
佚成性驟而纓世法之羈馬旣乏古人竹頭木
屑事事成理之敏又不能蹲踞放意於似是馬

曹之達卽南枝一巢恐亦非越鳥之所得安耳
吾兄何以策之八月之杪可到彼中尊先生狀
周伯譽敘文俱于彼圖報兼設蒼蒼懷人不淺
母玉爾音曷勝仄跂

與薛孔泉年兄

徵幸師門附籍昆弟三載永好偕之乎毛于屬
而裏于離也大雅正容之警弟所日夕灑然蒼
松秀栢碧梧脩竹之間以不覺其意之消者中
必藏之而口不能言何也言之而不知者且以
我爲諛夫有知我不爲諛者乃能真受用李仲
元侯無可其人此豈易易也哉由斯以觀亦可
仰覲吾兄胸懷本趣之于弟其爲非常所暨亦
明矣八行殷諭抑何詞指之敦剴豈弟君子邦
之司直寧以呼之不聞激之不震以紆鬱其與
人爲善之心意以弟爲杓之人姑進焉道之以
不能不使人不保女以共遊乎無窮也與嗟乎
追兄足下我兩人之相得于濠上可謂匪今斯
今已天下是非之端何從而起而猶拘拘者爲

吾心不可傷也物不疵厲而年穀熟此其爲天之行也不翅如弟一人拜賜意消之警爾矣補之文敘奉兄命作之可令灾水與否惟尊裁弟六月之杪奉老母爲陪都之行越鳥南枝旣爲得其私顧二十年栖遲之地山川風物欣晤故人其于吾輩宦途抑亦意表一樂土也正容斯遠借盤日滋母玉爾音時以振我傭楮遡影

復李寓庸

以不惠揣摩吾寓庸文之心與其氣定仙人而肉食者也吾所拳拳愛以其身不以小不勝而中爲纓賞以其身不以必勝而物爲構必寄處清虛閒遠之地與日親博聞道術之士之濯磨所以培九萬里之風以負吾垂天之翼蓋以誼附耶計所不能不時相提振者此耳小刻呈覽惜大面孔然不敢一違心之言向人于不工之中或有微益亦不敢告之不知我者也損惠仍記存拜嘉主臣春景漸融何日慰晤言之期企

與李仲達年兄

別年兄仲冬入都門仲雪起田兩兄時相晤對茗椀酒槍譚談超忽念我四人中夜小庭拍浮清光未嘗不愜然室斯于匡廬彭蠡之間也夫景物之勝因人而成天啟仙都古以故存吏茲而仙者其人曠世乃始一遇然玄賞之士顧有不難其人而難其地者何也我三人所以愜斯于吾兄可以知其胸懷本趣所寄矣鎖闥衡士拔第一人于瓦礫之中弟讀其文無第二義定以非吾仲達無能識此乃從人所棄毅以拔之又何奇也至精冥感器車嵯剗玄珠淵躍耳目之前特達之契所但而問所被而佑其且何如敬以此觀大雅紀綱之政之大矣東來游突我衆殘瘡之餘豈復堪此決裂勝算惜如九閭彌遠徒懷霍恤仰佐縻籌知兄不以疆場之事聽之則有司存也何策以振我處堂之人乎星子簿孫還任之便附茲舁濶用叩嗣音簿弟都門二十年館人相好信其人故長者式憑風植獲以善移今厠張大老年兄幕籍伏祈鼎呂終始

造之弟之荷既借與不淺弟四月丐一命以南
非直老母戒心思近鄉士綴名似是馬曹之官
不妨太常良醞之戀斯人斯地政弟介于仕隱
者所宜審處耳荒巫馳邇

與徐魯人

龍江醉別勿已半載居不能無事之官未有一
事可做依母悵念不能奮飛耳巨嫂何恙遂以
不起聞之驚悼自茲中政家婦持棟抑其旁者
權以代之需爲君夫人者稟成耶有可以已者
新婦精幹不妨永托其小郎有不可已者制忌
共門母寧總轄于一大不則丈夫分神于瑣務
或者且誰適而委政于下移不得不有左右其
祖而陰陽其口者浸以亂吾之視聽其未始有
所難持者矣狠母勝無古人所嘆知子卿宜有
善酌于此耳鄭人山事子卿之愛我之過而不
愛其醜婦人女子豈能知之亦足懲其強作解
事之咎矣弟所謂兩家小忠之人孰宜爲吾兩
人三十年誼好作計者既以肆其譸張亦復何

所顧忌老母弱婦如燕在幕千里結侘無策奮
飛今日政自不能不以百口累卿子卿亦安忍
壹以爲吾不知吾不理而聽其浮沉之自至也
弟老不曉事每望好友周旋之過子卿讀盡天
下書管仲鮑叔張耳陳餘周伯仁王茂弘死生
際合之間豈可謂此小事不百慮存之弟蚤知
有此遲十日出門兩仲初念不遺此難處破綻
以費彌縫于邛友耳然此亦于卿千古一事矣
觀我慘至于此我輩于此世界何地生活耶君
義抑何以處此近歲欲圖短假以迎老母元宵
前後可從于卿勸北上之駕矣夜作此簡不便
親書嗣音爲跂

候許仲葵先生

吾師悠爾東山之日曠矣宇下之士與凡風德
于履綦者翹首謝公日以爲歲當事者所不卽
借龍光以幸天下此非關師一人之出處世治
之少賢者嘗逸此孔子所謂得之不得有命者
也孔子而戚戚一人出處之計安在陳蔡絃歌

犁然金石乎哉十年綰綬滋有土家人不免
羨休儒之飽脫聚不損吾師東山悠爾之致所
構于衷者超而所御乎世者大矣生平猷念未
展錙銖所在席休未言維則是適之福不於身
於其子孫饒有清白之聲以使步趨者之有以
自信廉吏可爲而不可爲也知且一笑寔之矣
不肖吹劔一吹媿負知期竊恃師鑒有以自信
矣目能眎腕能書口能伊吾一日故我一日不
敢罷役公車世人芬華之念披剝殆盡所未免
與少年爭道者酬知一念耿耿未歇耳夫得與
不得所以處命無不一也敢有二心自負所以
效於吾師者哉唯閔其癡而終惠教之近課一
冊上奉削正薄儀備從者一夕之需諸唯崇攝
不盡馳依

與詹廓齋書

恭惟台兄宏懿之抱鑄動成象抒言必典弟之
自分不能爲役夙矣今者暫戢溟鴻之翼而筮
端馴雉之地璽書之命旦夕光翹雲安撮土豈

久容兄跼卧哉入行悉所懷來具覘乘化之達
竊以淳于貧婦之諭不若飛衛視虱爲工自喻
適志與匹夫勝于自慊未可同日道也一家之
中耳目之近子姓臧獲痾瘵難調動指盈萬精
心探體和劑之道政無涯耳仰恃吾兄宏懿必
不以昔至見嗤也弟才不先人而恥操儕俗之
竿年不後人而不能掠追時之伎霜鬢一身寡
營自善過垂期并近且夢不及之矣馬足風塵
實惟朋輩挑撻此中日有倚雲耳霜鬢一身寡
營自善非謾言也今子饒甚光緒時哉乃正及
圖承問敢無處此夫寶鑑攢綉強水與銛刃之
取銛礪礪事有省而功有倍不待明者而後知
也九九之矢匪但自今矣伏惟終答而用焉損
餉養廉之需不乃太逾常貺無以爲酬祇有赤
慙山河修阻瞻邇爲勞願言崇鑒不勝拳拳

復李復吾老師

不類祥吾師四十年噓拔童子仰席啓恭微勝
後息實主者默構其遭以昭明大雅菁莪模範

必世思皇之澤其于不類何有哉高園曲燕勞
苦綢繆教言斐摯儼焉風承廣成先生聲歎于
洞庭鈞天廣樂之中至今惟恍惟惚而莫名所
屆也夫孰非子之于親也乎哉弱喪之子老而
獲奉四方之射以拜於膝下又欣而覲夫瞻瞻
而說愷也主者默構之遭實荷吾師難老之錫
以分之不翅昭明世澤爲愉快矣大兄辱顧殷
殷友聲之好素所未嘗得於骨肉之間也暫爾
東山言申澗待公侯始復之業竊于其父卜之
伯仲聯翩公車燕喜登聽輪音大貺仁逮老母
感輯可言九頓私候并附適影

與詹古愚

弟破落村中一無賴子承長者左提而右挈之
殆三十年升沉動止各自其境備而嘗之不覺
荏苒俱稱老人矣生人歷世譬旦之必暮行住
坐卧懽惡百狀一歸於此求富不得乃知富不
如貧求貴不得乃知貴不如賤何者見在未來
之別也衆人攘攘不悟達士睹指識歸雖然不

得而能悟求之非未必不得之非吾師也生不
如死吾不敢言亦不能知自今以往天不以其
所不可知攘攘于其所不可得矣弟半載都中
窺此消息深嘆造物之善鑄古愚而古翁亦善
承之開縣四年醇理廓齋所以用其生平何遜
古之循吏而不免犄者之口然已四年儼然億
人父母矣日未高春黑甜自適此廓齋性自有
之何惟乎當出作而告晦之息耶仕宦興味一
嘗便熟知之割棄差難此藉旁人痛爲下手耳
美蔭不顧無爲厲階弟過屠門已厭大嚼不但
三十年前火熱于世之心一付灰冷自視此生
不啻浮漚矣此實微有窺芥漫爲本家不喫猪
羊肉話頭以相誑也將俟足疼小愈相期作十
日清話證之兩兄順流而來爲便如難遠出折
簡定期示弟可前詣耳弟已絕飲不煩預醅

復諸葛孟旭

曹郡侯來弟不附書以寄周丈復書不久且弟
近狀曹可略具不謂周書十月乃反弟真無謝

疎鹵之語矣承憊憊背堂之念人子至心烏能不爾夫有兩令弟足寄朝夕兒子抱重孫供舍中之娛致身當年養之以志萬一亦可用以自解賢者捧檄之喜聖人有方之遊全之承歡一念耿耿以乘夫義之所莫貳而安于命之所無何若夫登樓之感之不可托于倚閭之思君子當有所處其間矣弟天縱奇鈍白首而望一郎署不翅渴者之望梅一事差強老母邸中無恙周旋耳使弟不厘終鮮之憾又有子息抱孫旦夕以蹢躅于老人之側宜兄所羨羨以爲當下之希有顧弟與弟婦輩蹢躅老人膝下未嘗不以兩事大不如我諸年兄爲恨恨也然則以老伯母視老母以孟旭視弟所謂無離憂豈肯以易離憂之樂哉故曰兄之亦可自解于萬一者此耳徐玄扈先生甚想念弟以吾兄不遑之苦相述其思卽有以相爲地也不異其所自爲當今其心與力皆足以爲孟旭效者此翁準準少雙矣奈何不作一書詳達之曹郡君倚藉心

齊永好之矢不啻口出如此令人以大雅左右之需之歲月必有益干地方以并益天下如古人之相與以有成者治行之茂更以及期州刀舊物抑或京銜吾自安坐而享其奉不必問津長沮桀溺輩矣精心權之老伯母或肯惠然板輿臨汾尚可爲鴻之桶而未至爲旅之巢十室之邑絕少分甘推父母之戴以代太父母之養菽水固當不乏且自越而之晉與其之燕非甚夷險遠近之懸隔也不差勝弟典家以供客之費而日抱不繼之虞者哉此非弟之可遙度唯兄精思而熟權之耳小刻附覽文詞荒穢不足塵大雅著作之林三斗厝大面孔大槩具矣委蛇之間小史奏之聊可當振晤也拜荷厚餉老母以下共叩仁感九頓謝私附之使者臨楮影企

復韓止修

湖頭儼然惠臨千載晦室一炬神光從空飛耀耳目晶晶白日清對矣豈有身業爲炬而顧以

居晦自疑者哉浮白大叫自來西湖無此勝集
皇天后土實聞斯言非謂此等小事足夸我輩
仁兄勁乎險中赤手捧日之瑋槩弟可於此職
志耳真附性命之好定不相成害人之心真爲
身家之人決不肯作害人之事况身在事外爲
人所使又得罪于當世賢者乎夫尚往需于密
雲羣疑亡于過雨非雲之密安所幾雨之過長
者之過慮其有感歐陽永叔秋聲之賦哉弟不
佞童子垂頭而睡分已久矣一笑

復錢長人

長人足下豈第政成祗聞于帝寵嘉之命榮達
所生爲人臣爲人子爲人父母之道素位而行
無入而不自得長兄足下於此亦可自考其入
之效矣夫不入不素也不素不得也不入不素
而幾得不自也不自非得也正已反求以永終
譽受命之符具此矣君子之於天也有可爲而
有不可爲又何頗領存歿之感焉精誠之極久
而沁達以觀我生以徵庶民以通吾之祖考夫

本通吾祖考之心以懋聿修之念今之稱爲吏
者知有此道而不能用力也非不能不肯也弟所
以謂長兄足下可以自考其入之效于此卽兄
所自道具此矣弟南校一命駕言將母時適孔
棘鎬京鄰震小戎屬隸謬從主者與計安危八
月拮据媿焉似是便差還里蓋老母不勝歸思
之永時賢又幸假弛擔之藉微芘于天微惠于
君筋驚肉緩支離無用之人得以漸還其一丘
一壑之故其于素位是成一道矣時事須賢安
我餘齒唯是叩友紀綱之及足下勉之伯霖半
載饒陽得民獲上駸駸江東第一令尹矣吾黨
之喜想樂聞之令子英英頭角以百里旦夕景
命萬年從以孫子之歡呼祝頌何所不說說振
振于邾之下哉弟無此物吾兄那得不爲弟憶
之頓損仁惠拜嘉媿萬九頓之謝荒附使者小
刻遵諭續寄足下詒我一字無不千古何有扣
缶之聲生平不敢以違心之言自外長者之臭
味其抑以是錄之爲復可耳乞言一冊蹄施不

匱伏祈惠然九鼎錫之肅函影遡

又

三年作令發揮胸中素所期畫身親見之斯以爲快徵諸庶民譽以上逮視三年握不聿矧矧于所不可知卽侍其可知如不惠弟者頎然匏瓜繫而不食足下于此必不肯以其當年期畫身親見之之快易此塵飯塗羹亦明矣上下相安不規則調尤見至心達識度越尋常吾輩所督一家親屬僕從不能百人畢世經綸靡得要領環百里之衆奉我而爲之君精神吸息之倚毗蓋已朝夕寢處其皮毛而盼蠻通吾之祖考亦宜計其長承而矢使不謬矣奈何以爲非善地而輕去之夫避吏者虎吏不避虎不入境者蝗吏不出境也精誠之極久而沁達况徵諸庶民譽以上逮安能慙此并州之念哉第三十處女嫁人作養媳婦讀書末路勝倖鄭人之爭出山小草老共馮生之懷塵飯塗羹時以自嗤然實揣生平才之不猶未嘗不感天之善寘也圖

南一念夢寐以之四月得選當于秋中理棹也兒子英英可喜過慮似不必爾人生墮地卽有其人之命矣第房中之人猶是故吾然弟之此想亦日以杳矣老母自入都門藉庇幸安眠食旅況如蠟差此一事強人意耳伯霖意氣不減試文大佳此番決賣去矣所示三君俱未晤當更計報公車義奉覽拙刻青來集二種守部議錄二冊文彩無當三十年老處子窻下紉紉之業所歷憂愁欷歔之感大略具矣小史時誦一篇猶如共弟傾倒照子中也善理尊體作令一策強飯爲最想不忽也世之官能王人作令尤勝兄身驗之知此言有味厚拜贖覲老母以下并荷仁施九頓荒謝附奏使者臨楮影馳

與陳元朋

仁兄不通京朝書卽弟并無一字之及官之爲厭物也至未有官之人而並羅其第弟乃始悔主者以此老紗帽戲我之深耳令弟致兩揭若有不堪鄉里小兒之聊曾者弟細味此事非彼

非賢不肖之定論不能翻而侂于古人心之踴
態與睡氣不能決而驟憂而醒狐狸猛獸所以
任意於縱橫世宙所以痺痿不振也恨固何傷
于人卽恨于我者亦何傷于我之恨乎故人之
恨惟元朋能言之元朋之恨言竊以謂惟弟能
讀之二氣回薄海波噴湧山川林麓車馬人物
種種萬相倒豎目前百丈浮屠日光挾之迸入
室窟影着帷壁無不倒者一念忼恨對境發舒
維斗或可詆其不可以挹漿儀鳳或可誚其不
可以時夜曾史不妨詛其不修于踳跼不以賢
人事不肖之人臣有可以不君其君不以不仁
迂求仁之令子有可以不父其父孔子以爲伯
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又曰求仁得仁又
何怨兩聖人之心非孔子孰知之不極顛倒之
觀不足以見性命之正能通遊戲之趣乃可不
碍痛哭之旨由斯以觀夫人惟恐不爲元朋所
恨也元朋亦何恨于恨之人哉謂兄之恨言惟
弟能讀之以此此言之可恨與不足恨又憑我

元朋處分矣黃唐虞夏忽焉而沒今我安適歸
矣伯夷叔齊所以致其仁于西山之上也非怨
而以疑于怨太史公之知伯夷孰與孔子之知
哉東警日棘鎬京僞震書生澹其拮据鮮效尋
且御老母而歸以返吾釣遊故服耳 復爾
遭茲恨事想亦相爲恨之碧流紅樹中一卮胥
兄劇談爲快也

復董見龍先生

當事者竟成先生之行爲世道慮者以爲先生
今日倥傯所急藉而聽其自放于十畝之間不
勝西京之懷爲先生計者以爲吾道不非而世
莫能用羈麟檻鳳徒厯忤結于此便可快然長
林豐草之娛此皆非不類所以事先生也夫于
七十二君而不遇自不廢二三弟子絃歌之樂
與六經刪述萬世之業聖人之自貌其行藏之
心則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先生今日所以處
違之道并介之士中邊之見其不足兩繫吾衷
亦明矣記曰君子之道費而隱隱者君子所不

可及命之于性是也對動言之謂之止對實言之謂之虛流丸之行必有所止况騁驂驥之駕于曠實之域者乎童子折管而吹之非虛聲無所出也况張咸池之奏于洞庭之野者乎多取而犯造物之忌不獨世間名利之事也故造物之忌聖賢爲尤甚張皇迸迫其精神于道之費或于隱處少參提耳天欲平治舍我其誰真實擔當世道之人所爲醞醅吾之全力以待天之定此宜無俟旁觀者之從史矣子尹得於蕭初先生於左右之親睺其光景當更不同弟近參休歇之旨回視昔年共子尹對寃亦稍稍有進政擬覓一南中閑署偕與子尹追隨先生尋此轉語事之違心招恨何已一奉老母與觀秣陵名勝遂將返吾屠羊之肆了證性命休歇之寃竟耳毋忘德音始終成我仰侍先生不倦之誨耳宜之試後卽治裝而南弟輩力阻之俟春暖今就其乃兄住東邊一向人神頗王今不免以應酬之費還其羸形然先生旣歸恐其初轍亦

不必果矣弟近况無可道四月可得選此時甚君若尚南當樞衣請教幸先生一言先之

與徐爾芳

爾芳舅翁足下弟聞之矣豫章之生七年虬枝連蜷而于霄不摧秋空之橫一鶚驚鳥衆百而鍛羽靡附天之於人何莫猶是成之者厚而拔之者奇固葆之以需其器之全特表之以著其品之獨也夫取精多而用物宏竭而馮之以爲厲者伯有公孫洩輩之鬼耳故識者還得操其物以攝之若夫蕙薰馨香之沁徹而聰知仁孝所自生天地範圍而不過矣焉所爲憑而受之攝哉進賢冠一俗物耳舉用之其功有妙佐帝王風紀之隄防聖賢性命之檢押者何也慷慨秀絕之士生平怵悒惻惻頗領不平之氣不可一世而無所底一入其身于人情世故中心于理境于事時之宜古之法不能不勉爲鑱括以出之自非曹蜍李志奄奄于狐貉豺狼之啖盡而不可振稽叔夜石季倫諸人放曠徂喜侈汰

消宕相競爲木石鹿豕混冥而不肯返始者皆可悚之而使奮逸者皆可輓之而使收俗物而可得不俗之用者此耳千里函書本寄燕快巾言不節于爾芳五十年顛倒拂亂之苦心所謂成之厚而拔之奇者恐或以世間遊戲排場漫浪承之用當公孫丞相故人之一縷爾矣北
上定須由丹陽從陸以人與行河水可虞徐州揚州轎人皆不可托丹陽不便馳至南京尤易區處耳轎不妨小寬者丹陽夫轎不中用也夫
六名重直不過十八兩北驟轎之費不甚多艾年筋骨既異韶韶北地風霜勁百南服此珍重
第一事宜小損几臺戲几席酒足三千里安穩受用矣性翁親家惠許令甥愛過門弟羈旅寓
百凡簡僊仰恃舅翁周縫爲覬薄俸奉備從者半餐之需一尊雨花牛首間相遲瀝賀肅函神
連

與陳生甫譚菴

制義之文每拈一題一切世界意相變態靡不

森具世出世間法本不二隨人所取風火土石
循業現靈今夫至愚不肖之人出作入息饑飧
渴飲孰非交被天和而食於地德者哉君子固
無所事此也瑤島蓬壺羽客所栖蓮臺萊門梵
士所踞陶虞之總章衢室夏商周之明堂濂洛
關閩之奧窔千古聖賢帝王師相之所宅無論
一題卽彼一字全具諸勝無論字之賤實握義
之紀扼意之要至於之乎也者之類助語之詞
無義可參無意可掇微茫之旨僅寄爲呼爲吸
爲轉爲收之一言甚有直達其詞不煩語助并
無聲响可轉測而還諭者矣石疊雲含水潏波
汜於凡所舉亦是處有之明明現前目中有障
腕下無神恍惚若親者或迫求而去之譬之天
光雲影燦布清空一鑑中開自二俱泐攝非可
語言識解掠而得也凡題中之字以其言之無
義無意錯附於有義有意句字之間猶氣之附
於人身也人之生歿候於煖氣之去來此氣薰
蒸動蕩於一身其百體乃柔和而可任屈伸其

中心乃靈徹而可成變化故煖氣者生氣也生氣在題非關有義無義有意無意與夫有字無字也故曰足之蹶也恃其所不蹶以爲蹶夫悟於不蹶之爲蹶古今宇宙之綿渺不窮於寸趾之轉措矣世人襲陋齷齪偏窄僥統自喜盤窟六經四子之成句成字以謂安身立命不過於是何足與極天地之高深扶性命之窳會哉吾三十年老措大株守一莛茫焉岐路鈍根之效也見前事矣嗟乎生甫以吾自分無所曙於此道也卽微有所曙於此當今之世吾之戲論誰與聽之日讀仁者必有勇佳文隱隱磁芥之翳投嘗已稍志嚙臂之矢於楮尾矣莫逆之言不厭再讀故縷陳之夫德言仁勇世間列定之名目子所爲言不在也夫子所言必有不必有十字已耳此十字者虛而懸於四者之間所謂生氣之附於人身百體所藉以柔和中心所馮而靈徹者也故並提德言仁勇以表符必有不必有不相詭也分標必有不必有以立辨德言仁

勇不相濫也推此類觀六經四子凡所拈兄有義無義有意無意有字無字子百一如孰能於一毫端安立世界本如幻法合世出世間以顯吾神通者吾且旦暮是人相與共質言之深耳生甫於吾其安所取而叩之哉夫挾韶妙之年屏紛華之好究二酉委宛之秘決其猛力專志之所到翔爲獨往之業以掉鞅乎一世如干將莫邪新出於剗夫人按之怵然咸重亦加其頸之裸如養由基見猿而射挽強相擬矢不必發精氣迸激立斂其搏矢而嬉者泫然酒泣輪灰於吾箭芒之注如五丁壯士負巨斧而闢蚕萊魚鳧之徑并力一心觸冒蕞菁陵跡崎嶇誓歟必往虎豹愁而遁其所據之險蛟龍畏而撤其所窟之幽鬼神驚而畢驅夫山之魑澤之魍賈其操蛇擲齒投石跋扈猙獰驚悍門爍超忽之伎倆以助吾絕遠度空掃塵清道之勞蹟哀觀諸蕘已懸國門與乍所賞閱者觀其天機于志力所到凡凡劃乎自堂自室循業現靈亦已足

暴吾能於天下聽夫識者之何如鑒定我矣生甫於此抑安所不得而予之叩哉文立害處嘗舉其端還證吾身言不爲欺耳人之一身從頂至踵其於死生同此關切然有歿之不爲苦斷之而可續者矣不然卽負軀命之患而未必決存亡於瞬咄之頃其中平害也緩則其于吾之生也所係亦未重刺其心而堪其喉雖有天下勇壯之人不須更而立從鬼錄矣何也心者人神之室宅徑寸之咽喉神氣所關出入也故真其殺人手眼者其厝亦也必於人之心與其喉聖賢之言其倚於害以爲生也此之吾身亦心之竅喉之隘也作者必直抵其害之處然後一題之生氣始蒸蒸動蕩于吾文於情可以靡不入而於境可以靡不攝此四北八股之時執所以與六經四子同揭而成昭代之世界也故曰文立害處謂其取精於聖賢之生氣也若夫豎理錄裁挺詞寓旨有全不如缺研不如醜坦不如側瑜不如瑕病有勝乎不病不可解勝乎可

解此神運之極遊戲自在亦莫不以害之大小定功之瘠腴此天稟非常間示悖怪學人效顰恐貽傷指偶然奇趣未關極則且置不言可矣嗟夫制義而豈苟焉也哉本聖之諦而述性道於文章稟王之制以總氣運於風習經生三寸之穎實參握千古聖賢帝王師相受命之符其可不畢吾命以畷之世儒不痛不癢之文介其業于半生半不生之地思有挫於駁舛而不可持精有洩於鍼芒而不可收害政害事之患因以釀於天下國家而不可收舉世襲陋於所固然觸目癡強魔萎之人安得不構成癡強魔萎之天下哉文緊未束在茲之任生甫勉諸

青來閣二集卷之五

西安方應祥孟旋甫

書牘

與徐子卿

署中人眷安帖兄宜自喜意外抑知護法者之費心也一咲日者巾語相聊固不足存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弟不敢愛吾直以自亡其愚人之心狂矜古今之間賢者其何居焉凡認真之心害事燥脾之事害人紗帽之人豪儁自命以此掠高世之名亦或以此襲非常之效一味無賴只是靠天細細勘磨無奈有自打不過處耳譬之樗蒲一擲百萬或先勝後下當局之筭或反不若旁觀何也此言又中矣要思拙夫何以不肖休于此弟憶令兄病劇時出兄上海一札示弟中有讀哥書但少一哭弟于此但少一笑之語不記所指何事然哭者亦自有哭之意兄定不以笑抹煞之當時有令兄分哭兄可以笑相解耳令兄在今日必不能用兄之笑

者改其哭顧其人已不在矣微弟誰爲足下開此笑口者乎此言不止于巾又幾乎不疾而呻無感而慨者矣政待大發白椎此後弟亦知掌嘴矣舍甥孱人煩遠誨爲媿并覆

東吳伯霖

弟避事山中遊覽之暇共友生作課自仲春至今得三十義此中相與以弟日夜之祝多能爲弟之言又四方同調以郵筒見質玉屑珠霏駸滿案頭意不自禁授梓人梨之特端人求兄近作爲之羽毛幸不却以數十首惠之同調之文在帳中或可吹取者更求廣貺五月下旬告成事矣或得一敘尤懇北上之期定在何月示之弟好驅從也

又

自人日感寒至今病未良已聞兄槐陰之市移箸栖水出門一步便覺清虛近人殊相企羨弟緣舊年老母遠別之悵今矢以簞藪堅支其戶不敢復事遨盪亦不敢復通門外剝啄千株白

蔡信東兩足此念庶可把捉以病得閒以老得
息以身世之窮得少分外波查差亦不惡承詢
及弟動定可以相復如此爾矣釋氏三寶曰佛
法僧老氏三寶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弟
亦有三寶曰病曰窮曰老竊謂此三寶者實能
受用二氏之寶皆屬摠持顧實受用難耳其道
亦曰休曰歇人情于一切美好櫻攘愛戀鮮
宜讓人至于無則罷休不能則甘歇自彼凡夫
至于上聖無可相異然則無與不能乃眞實受
用三寶之道也陡發此言似揭本家不喫猪羊
肉帖子病中覺微有會呈此公案或有墮落更
可丐兄鈴捶耳日來羣婢周旋幾似木石相對
生子之念都不復萌此輩心貌安和亦似忘乎
以此斬于老子如此景况可常不失造物至寶
豈不在茲至此欲按筆不寫不禁汨汨恐兄看
此不免金瑣綠沉點綴太親又且噴弟豪氣未
除也惟兄鈴捶之鹽官令君書承命作之宗之
其人稍具耳目自應據筆兄以抑許之聲道弟

于友生之誼可也元魁鼎鑪序文弟令程生相
求惟卽有以命之不勝懸企

與鄭見廷一

客春借來羽通問垂翅而南缺焉至今所以相
思未嘗以室斯自遠也入行飛逮委諭鄭重副
之以養廉之賜居恒積思劃然對晤顧反復書
詞似不勝牢騷之慨者何哉大才屈首辛苦墊
隘不免岑鬱亦情之所有大人達觀政不爾也
世境險巇難記所造心之所安嗅藥含藟有
泰之悅不然則重裋累褥負針氈之虞蜀道雖
難未若永播非人所居也職事之暇左右老孺
含哺弄孫常俸所入退食不匱視弟子然一身
從學子覓食豈第倍之何所不安數賦歸來哉
蘇子瞻云飽飯惠州是吾師也唯兄擇焉弟二
毛已見一點賢書南宮垂翅器不猶人之過也
此志未餒必圖兼勉以副知期並驅中原藉庇
造命想當有日耳徐觀我深知道氣定有以報
所命但以部例俸斯未可越耳彼亦許爲兄曲

計安心待之可也羅二尹致彭公葉毓華致曹府尊書并附去不盡

與勞蹇叔

課文看去如此世境惟有箇端受用造物不能
怯之我輩耳不于此中極力尋味勿勿過去真
具自驅咎獲陷奔亦不肯討便宜之甚矣吾近
移襍倚雲山得少日清泉白石之間翻看舊書
頓覺氣味光景視常百倍知平日跌失悔不可
追又無能將切自創一意見後來盡所謂同成
站充軍之人頃刻離邊五伯所由便執筌挺以
隨其後方處無事可以自由之地以此爲鑒定
知無可空閒日子漫用心情耳所論叔良事此
誠夙諾之未償然以茲事兩月叩人絕不肖應
此非有不放心叔良也如此世境人懷百端而
我爲從吏其中護名則不欲使我知其廣放計
利則防倚我而本息難全宜數叩而數窘于報
也幸致叔良方生恍人之慨自取諾責看造物
究竟育成此區區青松矢心必有以效其一臂

耳秋氣超肅倚雲片石總萃大江以上奇嚴清
遠之觀宕人心目楓林諸勝隱見縹緲東南之
際人間又一別境也宜振履一來共收此勝乎
吾且立青峒絕頂拍掌而呼恕先矣

與詹古愚

一向泊泊世事但有厭煩讀來論譬之半醒半
睡之間忽頭上轟然雷聲殷震三十年來呶碌
過日虛景自慙暫當鞭弭便無尺寸可厝足之
地如此光景真可哭可涕仁兄愛我至此但能
從此以所示八行佩弦佩韋水邊林下日飲玄
漿不啻此言之飲矣仁兄八十道稱國老眼前
所料理將得去的如何十九道黑白眼珠于渠
之看我粗細明通我日子中爲彼分勝分輸頭
出頭沒卽自稱明眼總是轉于法華孰令法華
爲我所轉者乎君子無所爭其爭也君子先師
斷案歸結何處不勝請益之私唯便中不吝時
以提我本紙看有賣主賣之勿勿治行饒舌罪
罪

與胡居敬年伯

日過樓水拜諄欵之誨時一舉念政如霧中日
光微線晶晶心目間嗣捧德音至今蓄臆不能
登對非敢自外遠提至念一線晶晶心目之間
擬圖舉似聞所述悶祇有迷悶枯寂無從生平
哆口妙義耿耿非經大雅頂上逼拶不論中局
閒机如此耳撒手去來全歸造化禁足百日驗
茲光景武公抑詩之慙不知當年于此究竟分
理和洽孰是最佳步法門向悔入息後膳
求衣樵鼓支更繁繁徹夜自非情睡不醒無不
耳根歷然其以明朝封事問夜如何與嗟我懷
人轉展反側者于中光景異同一室天壤况通
乎晝夜之道而操契本無異同之際者哉武公
所謂毋以我耄而怠抑之警非其自以爲耄冀
勉振末力于強弩也蓋警夫不自憬而見耄于
我者喚以漏盡之爲大明之初耳先生之常自
教我無時不晶晶如耳提之矣筋驚肉緩之人
無當時之孔棘又老母不勝歸思之永五月中

間便差還里修老措大菽水初服青山碧水中
矣借謁高齋申茲益請不遠覲披言之神趨仁
惠逮于老母人子私心弗諉矢謝使旋先佈九
頓荒楮媿影

復卓去病

別兄後六月十三日移行奔湧金門之寄園緣
老母頗安其地之涼蔭弟又適以友生在原不
得不爲盡人聽天之周旋遂至五十日許乃溯
棹聖門荷花香滿小蓋山翠中必與夷猶而
不時駐或友朋盃酒回漩宕漾耳目若親矣諱
浪誼填或生客照檢神情玄對敬亭不厭之致
遇閒瞥露忽有物奪之弟奔切一命于留都山
水中與山水之中所以侘合侘離如我兩人之
于心目之際平思光景何莫猶是嗟乎去病直
吾兩人處領云爾哉弟強老人萬里之官以爲
在家奪于負簪不時鄒下借君之祿磕頭促膝
一室爲娛矣或朝而出戴星而入每計一月左
右上食日不得十也勞薪爲命世間之事無不

阻悟究竟安在吾輩于此所謂團團淨土于甚地叅求惟兄示之 帝繼治萬品責昭讀 給事疏一番轉動使草野瞰天之人不知其權輿果屬何自兄具他心通者幸并有以示我在武林時曾附一字薄有將念想不荒唐溧水之議更需後命兄肯蚤時單騎北上此念勃動鬼神相之何必煩爲令郎計未然也弟致孝先語兄可並觀此差當勸駕之先策矣弟八月十八日御老母更稱信安一散人矣菽水無恙貧而非病義以安之耳復函伊企

與徐元晦

十一月初七日抵家拜老母藉芑平安兄于彭仙翁作何道散場弟恐 于此未必洒然無罣不免大家牽搭以我遊戲淺心闢入精深窟子耳世事僕僕無一刻閒幸此心不大夢亂時通年盡索逋者蜩集往時紙窓竹屋佳趣想夢不到官之爲俗物也于此爲之非矣堅守一毛不拔學問弟遂空手而還明年浮家

泛宅之計亦遂以此而阻何也出門便有二十餘人家中尚苦供應舉以馮之不可知之客棹恐所不安不必滄海橫流處也倪仰山以看俞令君留此于弟自負唐舉又決然以必全爲蔡澤叅兄與弟如其術可信豈不可預爲廟勝之策以待之精孰二十房文目前第一籌也古有因相士斷其必爲宰相而折節讀書者如此用志是真有福德之相况以空拳僥倖紗帽之自來可乎惟兄勉之小物奉去別有紀檢人之凡坊刻有我朝諸書俱尋一部明正阿受來取也

又

捧讀惠書其意之切其詞之危滿楮心血對之不潜然流涕此必非人可也豈唯弟心刺之告之老母言之弟頗無不合掌稱四相公眞我兄弟咎我悅不能繹從不能改有負至心今日爲始信服新合九子屏弃一切收斂精神祈延壽命仰副藥誨諸凡登對具報錢受之書兄取細閱好封送之二十年兄弟相對講平話天下事

無足爲一日棄去八股頭便如身坐無舵葉舟
泛泛千頃濤中四顧茫然徒以未有連山歎雪
之浪自寬又以當下自有槁師舵工相諉耳夫
天下豈必連山歎雪之浪乃能覆舟舟之覆豈
擇篙師舵工乃胥之溺哉兄之憂弟之溺也救
之當無所不至不知此溺又何以救之昔年稱
引郭景純之語恐非謾言相戲矣弟以此類推
兄所以示我保身之道弟所奉持諄諄危切之
戒有老母在一言耳兄必不以此疑弟之謾何
患弟之爲郭景純哉雖然老母在一言願與吾
兄矢共奉之必非捨兄強作干連者人豈以有
子而遂不要身也

與錢受之年兄

讀元晦携來手札及九子方仰仰吾兄肺腑之
愛弟鮮兄弟孤寒一身所恃當世友生如受之
其人提其心性使免墮落慚愧蹙拙從事莫由
又爲軫其幽憂之病子弟之所不自知切示保
劑如身負茲旦夕不去結念不已嗟乎受之此

父母惟疾之憂非直兄弟介痛之愛也第三復
而淚泫泫矣今藉元晦介者藥已合成謹于九
月初二甲子日始屏謝一切收斂精神如法信
服勉副殷望嗟乎受之兄知弟者弟之鄙塞本
不猶人于人又多所不合生平以朋友爲性命
以四段八股頭爲衣食以飲酒說腐話爲應付
世間方便之法門以爲如是足了一生矣生于
恥聞之鄉片言自得傍徨欣賞咻者四至捫舌
相對不知人世有性之樂自二三兄弟納之友
籍而弟乃始知生趣之無盡本以嶽奇歷落之
東履茲多愜之境勢進情熱舌酸手鬆遇古今
當意不當意之人世間可樂不可樂之事高明
接坐抵掌津津筆興瀾翻伸紙飲薄聽者倦而
思風方發幅欲止而言泉尚流甚者尊酒燕歡
把杯慨引緒微渺旁掉倒出有我軒願無人
參吻主人告醺之傾客亦既醉而散諸言莊語
雜涕淫以淋漓草藉風酣閱宵旦而忘寐加以
天賦奇癖性好湛思神凝萬里容動千載研筆

殆遍溷廁不知馬足且幾蓋寸心以頻欲嘔而樂此曾不爲疲日以送日不知身中有死之病嗟乎受之自兄揭我沉淖于我所不知今日始懼死期之不遠矣昔元晦以我多飲酒而近婦人好言規我時對以郭景純所受有分恐用之不盡之語元晦謂我謾言支吾爾時所見實自爾爾非爲謾也玩兄來教轉悟景純舍刀厭度之意彼避之不得而乃任于天古人固不輕用其生也奈何騁西馳之驥而更加之以鍼箠哉今矢以兄之厚意佩之終生永弗諉矣所云吾兄出山之事亦細與去病商之老伯母不樂兄久家居此亦父母至情也兄奉母意暫出此題目已大于官矣卽以賢者捧檄之懼破世人憂讒畏譏之怯亦何不可大人舒卷有權有實故非一端第一守部進士儘可栖遲藏拙家口三十踴躍遄征百凡累苦不敢厭煩高堂白髮一望京華亦人子承懼微情宜爾老伯母春秋之富倍吾老母兄旣云然故敢卽以弟近狀相爲

勸駕耳大約此事在心自材諸凡入都更圖請教便聞不悞嗣音

與徐元岳

日者暫瞻芝宇氣用皇如似未忘懷于年來之粗悟者夫世境之隘百端躓人所謂未免有情誰能遣此于此之際惟有尊生一念可以少脫柴柵耳夫身與名孰親哉弟老而無子又無兄弟之于堪爲嗣者愛弟者諷爲廣取媵妾過計弟者又虞弟多旁漏誨令專意房帷爲生育之地此皆不知弟之深者也如此衰相又上事老母子影相依且爲老人保兒子且爲來來兒子保父親無論不作旁漏猷樣一二房中之人幾幾木石與俱矣吾身健在天下事未必不可爲也且名與子又孰親哉弟僻性天成每好向熱人前講冷話又好于急場中下緩著然寔寔有受用處也兄篤誠百倍弟輩少以認真成滯未有極力相爲打破愁壘者精味弟言當有霍然中躍知弟非以無賴拖人胥溺者耳所未盡元

晦道之此亦爲景所弄象所侮之事聽其水到
自成渠可也五叔并此寄耿

與徐伯林

爾日芒芒登舟未遑相需一語而別爲歎老母
賤內承記謝謝把玩引示知吾侄近日于禪理
中悟出世間不可樂境欲索所以解脫之法此
中解法政不須轉念恐伯林于所謂地獄者未
真見其然亦未寔以身處其間耳真見所處之
不可樂生平情氣自于此振放心自于此收牛
頭馬面小鬼夜叉總吾礪砥德性防護身心密
切師友世間何物更是天堂何必更生妄想自
取勞攘哉古人處地之陷缺力圖發奮所謂吞
刀刮腸飲灰洗胃火丸塞喉鐵汁灌腹之地獄
非乎所謂臨淵集木履水焮掌刀山劍樹水池
火宅之地獄非乎功力激劇性命發光身心遂
泰及賢過聖小伯大王世謂天堂出于地獄不
知古人以寔見不可樂之念安身其間爲實在
不可樂之事地獄卽是天堂無煩轉念而得耳

如厭一境而思別就一境如此陷缺世界何處
不是地獄孰爲出頭日子乎吾觀世間落落不
關世情之人其悟理之心多深而入悟之路多
直諸法惟識淨土惟心吾侄以此細細思之必
有過量于吾所質者矣予日望之

與孫不伐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古人此語須具此胸腸者
讀之知味不淺耳不然擊碎唾壺比之酒人之
罵坐而已嗟乎酒入而罵坐不猶勝于不飲而
醉不敢罵而反辱者哉大抵自古有意氣人不
得于世而漸入于境之老其與人未有多多怒
者也佛則免此耳佛不易學學佛而不得而將
比于不飲不罵之世人則君子必有以擇一千
其偏之病者矣弟近狀在恂如字要在急相見
以了其筆之所不能盡者可急拉恂如全來古
人一見一回老其謙識與年言之言識則一見
回得言年則一見一回失矣如此可遲來乎可
遲歸乎候候

與鄒匪石

弟僕款老生因緣天幸獲以職事從遊賢者才之不猶步之趨之時厯瞠乎其後之嘆一二仰窺成德爲行動乎險中作用梗槩未嘗不爲斯道斯世將來碩果之慶也老母歸思遠遠提誨從事一念實夢寐以之天氣奇煥襟舟溯流不堪蒸溽又適有友生急難之事暫憩武林八十八里萬里往來四年旅寄漸及里門仗邀仁庇菽水無恙讀南華第一之篇自分朽木之不才假孟浪以還安其無用之性捧詩人北山之咏孰當王事之靡盬荷賢勞以獨遂其遑將之私生我成我罔極同矢矣乞言一冊呈覽無以爲子希錫袞華惠然命之曷勝翹企秋葭日蒼伊懷無已

與元晦

每讀元晦近書無不使人愁者弟之近共兄言無不使兄怒可知也今事動定當遂明白矣兄子先生一事不可不斟酌葢后生小子不可令

長厭薄前輩之心此在父兄不先以鄙吝之人導之政刑之遂齊不如德禮旨亦如此弟兒有章之師解館決策請子長以托之其歸計周旋在兄大記還當適送之張容老大廷尉之報龍德文明馴以上治斯人之幸想全喜也

與劉冲倩

弟祥敬白冲倩道兄足下丁未夏間遂從過下邑叨承清問兼之雅貺所以奉報之悃至今未遑河勝張歎涕以六明之秒返討孤蘆稼穡間叔稱會冲倩之日相距不甚遠也交臂而失兩載契闊蔑以瀉傾安得不深吾快結哉弟非獨失子此也於越共茲撮土兩真人並時主盟卽弟辱冲倩愛誨比于兄弟老伯在堂子姓之慕無日不倦勿勿徵逐未遑一走山陰道上政所懷來至于石簣先生吾世失之遂成于載昔旣一失于楊于陶復然宜自決矣此勿勿之履猶未遑擺撥也嗟嗟冲倩以如此人尚堪策勵哉所以相報之悃至今未伸足下又何怪焉今

距當年晤言之雅又五載而奇矣碌碌爲生靡可請質竊自省檢未拜兄教之先受嬌之害茲後乃覺稍稍獲嬌之益也弟信兄言下匠物真點鐵成金不知面領神鍼更當何如轉撥耳印持傳冲倩旨似督過弟久不聞問者又以弟或有所蓄疑不妨直致陽子非不能受盡言者也弟所跋逡而未及露章足下已先悉之矣何俟曉曉爲哉下邑去瓜廬不廿里遙也承冲倩之問而不一在玉焉未知不肖有倚門之老母乎古者意氣之父子兄弟得相存也况高標聖賢之目哆稱道義骨肉者哉兩人兄弟之盟五年而奇矣弟以僕僕徒企登龍弟之于兄亦復缺焉未蒙題鳳不令此輩從旁笑人乎舊冬一札附貴地書估之姓姚者薄有問難顛俟反命不謂以盜梗不達今事往可不復贅矣明年夏春之際北旋必候取道上國祇拜老伯從兄借半席周老生之門聞所未聞乃始歸覲更復自失必無人心可耳兄許之否薄附敬備伊蒲之

供于老伯之徒者伏希叱存不盡瞻邇

復謝韶石年兄

兄台玉德藻文一世冕綬主爵者以文獻上邦學使者相重借五馬以開拾級之登唯是文獻上邦保釐斯籍豈弟以殿之聲明文物綱紀而濬發之文武惟憲於斯職志夫孰非未旂而稱太父母也哉黃鵠一舉而千里再舉睹天地之大全局槍榆以自矜其飛之至者曷足語之江干握別弟亦遂南旋六月初武林西湖言奉老母一舟寄柳陰荷香蒙葱芬馥之處以爲宅山水雨晴朋舊夷與五十日而弛扉履于瓜廬差快生平促刺往來魚鳥笑人之夙歟唯是君家小宋尊酒晤言之期是處蹉跎于一日去住之頃念之猶恨恨耳榮晉命下以謂皇華之節必道胥河尊酒晤言寤寐思服捧讀台箋知視事業在初夏天際真人瞻言靡溯轉覺伊懷之經宛耳弟濩落措大覲隸戎行八月于役憑藉誨提可幸不至大詆顛越典刑云遠進退惟谷

何也時事孔棘如弟人才與所處地祇合引分退閒自安其拙者大義相策就爲至情代額必得之人壹意節下經營職業則老母獨子于里間關危仄相望百端縈懷舉動舛錯孰察方寸之亂以違其不適之謫追憶爾日小齋去就至計衷語周旋兄之爲我無不勝我自爲者荏苒迨今徒有此言于我戚戚老母獨于危仄相望有如斷梗中流聽彼漂波之所自向爾矣嗟乎韶石弟許吾兄欲不寤寐思服以致天際之良人之想其可得哉輟景可借母我遐適鄙序一首申子姓企忱于老伯老伯母附以寸縷伏冀叱弟姓名奏之言之不文囑括寄契差爲實錄今者兄台所爲對揚景命以愷悅二人又是一番吉祥善事可以矢之歌頌者矣姑志當時拜發之辱耳廉俸分餉仁及老母媿感可言肅楮影切

東王弱生

高齋晤對勿勿三年之隔矣二畧之行都士是

非翕然歸一吾之鑒衡出自清淨平等之心此中安得復生異同他日所以鑒衡天下之士卽此是矣老母以先君一綫之慮割吾好遊習念塊處瓜廬二年于此消息杳然但饒雪白顛毛耳萬念冷矣明年夏秋之際儼執鞭弭相徒都門以觀足下伊始之業還乃終修補劓之計近構倚雲草舍足頓餘生也足下勉之如來不歷輪王之位于佛地未稱圓滿吾立志不作小乘家門豈可以世間法爲第二義乎吾言不誑慢否唯裁示不勝顙跂土橋二簣附械希咲存師母夫人并希奏百頓之候秋初奉長蘅八行頗寄亭雲之思曾致之否然明均借聲不盡

復徐元晦

弟越烏南枝駕言將母以安其嬾拙不謂得此人官兩不相宜之地尋思真宰至意非以孔棘世事迫担老儒之肩政使飄流軋宕無處可安以自決其長林豐草之念耳來諭娓娓杞憂發恤之忱所以黽勉周詳爲弟以爲弟之官讀至

廿五年相期之私不一刻置念故剝心于弟之語不禁欲涕悲夫盛壯之已過無能矢效吾兄爲時爲朋友瀝血之苦心也嗟乎元晦以今之時弟之年處之以如是之官卽實有其具而重之以好從事之心慨然捉風捕影之無益于短長也吾兄于此不乃以弟而徒負二十五年之心血哉弟長林豐草之念則旣決矣司中更一官來便可尅期買棹事有屬于執掌之可爲而不虞左右之掣肘行有闕于檢押之不可爲而不得不慎城府堅營壘于故吾一日係官之籍一日不敢詭兄之言也其必不能有所短長于世弟亦與世共任之爾矣大事之襄信爲急務形家利害關吾父母子孫世德之大人之所不得主附于墮者必誠必信弗之有悔人子之心不於此用無復有近吾親而用之心矣弟旦夕羈縻未能助兄執紼擔土以伸猶其子者之私耿不腆之款須專力奏之

與徐中銘

趙太老還附奏近狀想已悉弟五月廿五選得南馬曹六月廿四出都八月廿四到任受事筋驚肉緩之久未親勞勩已深長林豐草之思共兄晤期定知不遠也觀仁兄于家道叔孫不伐我輩交遊得力豈必多人真能爲得力于交遊間者于人政不患多也嗟乎當今之世可易言哉有其心而徒了于口卽感慨出手一時快熱未必按其次第之所宜要之經久而可不爽求之古人吾見亦罕矣天下善事無窮盡不善亦無窮盡兄其勉旃學能進人想能懋學放去梯子禪心自妙不覺饒舌及之東事未了知當事者終不肯支此大厦以爲天下燕雀之比越鳥一枝恐竟不足易吾長林豐草晤言不遠非爲誑也郎子進向何如令君相與何似果能有所相與有成否也舍弟還便附荒訊有企嗣者

與王聞修

三十年沒頭舉子稅支屹執不捨如好酒人終歲沉湎酒氣深漬化爲蛆厭斥諸食止依麤

藥爲其性命一去杯勺如復無生白首經生仰
要邪許吹劍一呖不覺其去生平之苦以爲稍
快茫茫瀛海一葦中流不知孰者是吾斗極胸
中所有隱隱不釋胸中所無面前晶晶森森不
宜驅就真如酒人去酒解醒不得欲醉無由關
乎性命之憂說亦誰有信之聞脩以所自處觀
我今日知古人不可無年之愼定非視景桑榆
爲怙恨而已爾時晤對未精及之至今時重勿
勿之悔耳張令君豈弟懋敏事事詳中真實心
于其官者是真能爲實益于地方者也惟不靳
以其敬共周慮餘以振之渠藉申款意殊不淺
也拙刻呈政三十年秀才面孔差具于此燕閒
之際試令小史遍而讀之登其胸懷所托并知
酒人之言非我謾耳廿五日渡維揚書附近况
白露蒼葭小山叢桂可任翫翫

與子將

意久在長安可時從大石師求小清涼法自度
身子人事阱徑僕僕塵中不得出天寧至彼僕

僕反寓不得候師一言以去正力淺薄不能超
解尤悔之念乃倍往前今不特事爲之奪體且
漸以病妨之矣古廟中多年不出靈土偶一人
操豚蹄薦之幸享其報村民相哄以爲神異競
希福益日日擡來擡去橫街蕩市東衝西撞不
暇休息多年土偶體既剝朽數經搖杙皮綻骨
散不復可束去成溝中敗斷殆將不遠念之一
笑今發願必盡一六月守看石師求所道斷乃
始南旋也新刻九種附致印持李長蘅少日寧
家便可邀賓湖上待我并致孟陽不及作書

東宋比玉

別道兄後數過楊實夫徘徊壁間大作不勝蒼
葭伊人之思對孫不伐稍悔前者過愛吾兄之
勞而不及自爲翫其之寄非謂長者有愴也奎
藻淋漓輾焉飛迨如暎玉山顙以弟跂予之深
而未遑追隨甘呈之內蒼葭伊人之思不啻實
夫壁間已長蘅書甚嘆晤兄之晚而別之速予
雲得李仲元豈以易相如臨邛令哉懸榻禮士

之盛舉造物不肖以付俗吏久矣是役也弟以
自效長蘅子兄而效兄于長蘅差以稱子朋友
之際耳貴郡李君弟相見不能數數而深知其
爲君子見兄眉宇定不謬令相看一槭以勞行
李亦猶效兄于長蘅耳李君過下邑一日紆衡
而後弟時以山居未及對晤天懷如此豈夫遺
忽路傍之子者哉江右丘毛伯弟與一面暗中
摸索斷是我輩聞子將變齊作弟判其爲醫家
神手當世少兩小所求多均遠于道一語而已
弟乃俱不喜之英雄固欺人邪然子將絕讀兄
舉子秣周旋之久而不一視弟方生三十年苦
心微長固以飄風電影過之矣何憾于毛伯子
將哉夫不恢萬世之目何以知四海之大吾輩
動趾千里能使足母恨於目千萬年母恨於當
吾世斯不負生平壯游之志耳弟之斯言子之
言也恃兄爲父定我悉耳不然他日中原相遇
此言足殺我矣一笑圖南之興曾未一及其未
得請于鉅嫂乎春夏之交買棹以聽進止唯早

示之

與繆西溪

受之書至知已北發君子大來茹以其類鼻中
氣息可按而會岩居靜觀五載經綸之業兄臺
于此所謂日可見之行之際矣快忭快忭正俟
以其父召馳還一百五十日行任周旋應酬煩
人不能時有開發已稔知此子定爲不踐迹之
善人矣力學正在此時堅其向好之心以易其
成不孤阿翁所以成其父之美念耳其體不足
太質嘗以爲憂然一百五十日客遊精爽便爾
奕澤此病知其源不在于先天矣阿剪催歸之
亟綠橘尚未飽霜進當擇以寄餉行間惠我嗣
音以寫懸企

奉諸舅

君倫叔公還附荒候想已覽悉今五舅父以宗
師到任經營試事先還五舅父念老奶奶老年
姊弟友愛至情二年遠客淡泊拮据百凡藉賴
不肖母千仰累苦辛無能報塞此感此輯有五

內銘之爾矣五月念五日謁選得南京兵部職
方司主事從來守部進士無南選者不肖請而
得之一則鈍人成局隨順造物所以處我之意
一則故鄉近地老人所便居常骨肉親黨心所
繫切聲息可以時通一水葦航踪跡亦易相卽
微愜人子所以怡親之心蓋以甥其人度所宜
處依親辭仕則貧屢之身關心朝夕之菽水綴
籍京都則八十之母六十之子重虞遐阻之跋
跼且以支離之品而廁世事棘騷之地又覩懷
職業之愆瘵所以躊躇再四決計南枝獲微芘
教老母康嘉官守不墮清境勝遊饒益無量斯
亦君恩別異之隆施宦途優閒之樂土矣夫地
有逐羶於脂膾而身或濯以名之高事有鞅掌
于煩拏而食有餘於直之厚可使生平志快於
壯行與所識者啣感于得我人孰無情而命有
底止蝸涎壁泥前戒非遠抑且柰之何哉舅父
望甥成立之夙計甥年紀長邁自處不得不然
之道不翅老奶奶之計其子故縷縷以其本心

清東閣二集卷之五

二十五

與徐觀我

舉似如此老奶奶精爽幸不衰於相別時有璋
稍知向學文亦漸通皆藉五舅父調劑引誨有
章失學之久其性又頑譬之犢子新生不教遲
今齒壯始授以耜耨宜其馴服之難今次未令
歸考冀加工夫或可後望也甥婦及諸妻寄聲
萬福列位舅婆夫人兒女消息日以杳杳仰煩
掛念爲媿可言百頓荒候臨風有頌考槃在澗
碩人之寬及君子萬年景命有僕爲慶爲祝耳

清東閣二集卷之五

三十

公啟事之重應書當佈所感也

與余四泉老伯

謹啟瀕行祇謁辱拜渠誨班白老儒驟而涉世之波儼奉斗極于大雅君于中心藏之卽未見舟而操焉蘆花淺水一葉之命有以自寄夫士固有當吾世而欣荷與刑之與托者矣孰是賚茲恭敬于桑與梓天所以幸不類不以其老驟而棄之此不可不知所自矣四哥駿發必于今日主者所爲並錫難老我兩大人不啻今日之

詩來問二集卷之五

三十一

吉祥善事耳也光昭顯融于其將至身親見之有開必先占具此矣夫當吾世而荷大雅之誨之幸不若其維桑與梓者之快于祝似之近也況寶體貳于自生而樹滋于齊聖者哉天錫難老光昭顯融于其將至身親見之不類且敬借此附申燕雀之賀矣東寇匪茹未知勝算所出天子南顧而追跡惟憲之重膺聖武公定不以旣九十而弁國之恤也不類且並令子登候履聲以與觀舞羽之烈耳拜函神越

謝黃寓庸壽老母八十箋軸文

楚生易道遲趨謁曾附小啟謝爲老母人十長歌繼從聞子將人奉拜大序寶卷緝儀文物理聚備侈仁者不匱之錫不肖何人當此隆施敬告老母率婦以下百頓登此世載弗諼矣謹謝耿悰勿勿未逮備力前陳夫人生之幸躬與大人君于並居當吾之世而獲從之遊至獲邀其言以及吾親幸之幸矣乃家庭之間隱衷極思之微寄有可矢于親而不必著于所從遊者矣

詩來問二集卷之五

三十二

信以著之又重申之然則一日之養安在三公之寵可以易一言之旣安在九命之重可與並哉弟所嘉拜大人君于彌道祿藝之錫謹借介甫之言爲職志矣天下之事表見有倪天地之氣占于衡管日月之景啓以寸圭人主而無與正屬續之息以人主爲之子而無以申嘗藥之愾足下試勘今日孰爲尼珠掌果于明保之維護者遑定邊臣功罪之論也哉夫凝天地日月之神于貌姑射之山具茨之野使青山綠樹

映孤蓬之觀頓還于衝風駭浪之后幸吾世有黃先生輩人在耳弟老書生何足言事一縷佐械伏惟哂入易生郵簡不知曾徹摳寫之期准僣荷花紅映時耳邇風影企

謝李袁一爲老奶奶壽文

敬啟袁一先生門下老母八十伏承大章惠貺摳謝未能先茲疏耿祥聞之夫人之最幸者躬與大人君子並生子當吾之世顧有介然聲氣之風馳處地與機緣之不相偶爲永懷者矣生

青來閣二集

卷之五

三十三

于大人君子之世而又獲從之遊幸之幸矣太史公曰伯夷雖賢得夫子而名益章顏子雖好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問巷之士欣附青雲自古記之識者以謂顏子之遇爲尤幸于伯夷者吾師千古一人顏子生當其世而又得從之遊也人子之于親也無不欲聚天下之美好以事之天下之美好莫如大人君子之言故一日之養有榮于三公一言之錫有增重于黼袞之章滋貴於琬琰之命心向往之而嘗靳于力之不得

致幸而力能致之矣其人非素見收有道之門家庭之間子婦咲嚀之細節直深察其爲隱衷極思所係歛尋常褒美之詞世俗誦之羨夫是人之所以得此以爲快一念之耿耿未必愴恍沁映于尺幅之上者蓋有之夫生子大人君子之世而從之遊又幸而得其言以逮吾親未能快然于纖毫不盡之餘愴人子所求致于其親之心于是有所難言者矣嗟夫祥則何以得此子袁一先生哉二十年幸收有道之門天之幸先生于祥也幸祥以其母也祥之學道無成無足比數視之顏子有其附驥之幸于當吾之世矣嗟夫先生抑何以幸祥于此哉夫邃學擅人天之師高文摠立德功言之命士生當世宜無識一字者不知急李先生片言之懇微惠友生必間關致之文章之壽及親無量亦先生自道之耳祥于何有都門分手浩咲不言就是有概于中而至今存之弟之所以事先生者所以事吾母具是矣無意義語而實可尋思者子婦辭

青來閣二集

卷之五

三十四

說以爲咲樂居平家庭之細節何關文章之事
娓娓乎其推言之弟之所以事吾母者所以事
先生具是矣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弟嘗詒
友人書使祥非老而不遇盡歷天下之崎坎以
澄汰其心無以得吾母之神而空負爲吾母之
子大篇之纒纒三十年老措大所盤桓回薄于
人子與其親之心寤寐而不得其所屈者隱衷
極思快然無復纖毫之餘愠于尺幅之上先生
所錫于我子不匱也卽有黼袞之章足比重琬
琰之命足並貴哉匪莢之美美人之遺詩人之
好是懿德也一物之將鄭重以志其中心之脫
如此况微美速親何以志之徐生恂如肅使千
里以爲友生趙丞申達款誠致命不肅兼樹古
人之誼兩生其子不類並在大雅爐錘中宜並
附先生于千載耳丞名家子受事上國守箴競
職幾不以其官猥屑者假之羽毛翊其前路耶
許之懇敬與徐生共之土織二端附申縷臆百
頓拜函伏所晒茹

復管崔臯

八月馬曹不知勿勿何事倘過青山白雲時歷
故人千里命駕之企室斯非遠爾爾爲勞弟便
差里門惟是老母歸思之永雖以令子切劘方
密不能需選盡所懷來清淮雨花耿耿一念寤
歎以之矣老母旦日伏承遠注洋洋大篇藻幃
殷儀駢相燁燁人之不可無友也不匱爲脫弟
藉以有其母弟之母藉以有其子母也罔極仰
輯仁施與共罔極矣令子近構灼然破的之先
券盤桓顧養知觀感蒸發于俯仰之深以文會
友以友輔仁之益必于都士所區聚以全攝其
精神之映沁兄臺天性遠大之畫當無埃弟之
詰聒耳使旋荒附謝私九頓耿衷慚專以奏勒
楮蜚遡

復馬瑤草年兄

古之人有得拱壁而不以易君子之一言此豈
聲藻之爲貴抑僅稱引仁義道德之旨纒纒而
騰諸日月爲洵美哉關弓而猥爲之泣其前中

者非矢也射石而羽爲之飲其深入者非射也然則吾輩所爲嘯臂之誓其所自致自領于象之外與繫之表者可知矣由此以觀二三兄弟所爲申錫于小人之有母也直拱壁之貺爲拜嘉也哉懿哉兄臺之爲弟樂也弟之無以爲子也長者實以其能爲子者不匱而施之矣夫思爲佛子未能忘情耻爲今人懶于誦讀雖嗜欲尚淺而恐其日深靈根未滅而恐其時晦必于此中求其着落而不勝茫然自失之愴先師何有于我是吾憂也之旨此中境界是一是二實寘此身着落于其中有豪傑有聖賢有菩薩有佛祖存乎自致自領而已矣情何必忘頌讀何必其不懶信得過而必有事爲難耳鍾先生天人也弟學之而瞠乎其后天幸以師兄臺妙香一縷清心時聞何必以自道其責求之道師長者慈悲之餘足度弟于苦海矣弟三十年學道無所成就自分溝中之斷久矣聞大雅勇猛精進之論若寒蟄而驚以震雷不覺勃然遊霧乘

雲之想不禁覲覲惟是仁者震聲啟之九頓楬謝饒新帝御曆春夏之交言之神逞

復黃美中

楚有黃美中子卿安得久著海上然美中之于子卿實微習而似者也弟一老鈍根藉世間好事如兄輩人拾皮齋幾杖之摩之少見光澤耳乃至臞其所好稱引過當長者不嫌置人爐火上耶老母旦日遠辱存注人子之心感輯何已雅文勿勿碎錄無能一符發明風企祇有心義兩可印之神寤間也夫聖人力竭于聰明而六律規矩準繩于是焉生以吾才情赴天下之事孰爲餘地可以留人退步可以托兄哉弟之老而不敢以輟其舞千之一念美中亦何以教之

復金卜公

魁父之丘無丈之材瓦崔之坎無尺之鯉讀卜公制義知其發原造基本領深鉅非止取精用物于宋人之牙后稱工經生之言以譏于世者也矚侯娓娓道述卜公弟乃自喜射覆之不遠

耳老母旦日大章遠貢長箋霏辱引義過分陳
人于中實無一字所得當至于指中制懷恍恨
世遺翻覆倘恍危冠岌岌長劍陸離當年牛衣
之心不禁于我戚戚也富貴之人不留餘地以
一時筆墨故使筆墨之靈亦爲富貴所累斷一
有目人于此世界不可幾矣漫滅之刺將安校
之吾道不非世吾誰舍騎鯨日月之上安所借
客光之照于嘒嘒之明卜公受命貞符吾卽以
所讀揣摩之業占之矣介行崇議一念峻立泰
岱可撼一語操飛溟渤可滂舉子藝文抑何恂
恂要練湛靖致溫習乎善氣之迎人也吾道不
非世將誰舍足下其何患焉千里寄心謝言莫
罄臆矣面問當更悉之

復曹喜王

老母旦日寵章遠汪人不可以無友以光責其
不能爲子之嫌獎引過當非華門鄙廼之生所
勉承耳佳章勿勿不得盡抒作者之旨缺焉大
雅問旨雅念夫多以見疵冒而生巧古之磨厲

文章之道以垂不朽于世者寸心之證所聞如
此自念當年都從勿勿蹉跎歲月貽悔靡追殷
鑒不遠其懋圖之令子風氣不媿崔稜家兒易
有功真喜王起子高第令郎育正良師也諸翁
書並如論草去吾言自輕所藉造命之文錫我
邪許之誼耳顧喬云云須更圖之荒謝主臣

與鄭孔肩

茗中山水久勞寤寐秋初于役嘗鼎一臠轉瞬
之頃晴好雨奇頗饒賞致其如所遊之自未堪
玄對具區敬亭促刺往還差勝屠門大嚼爾已
登畫佳境巨靈閣之爲西湖王人行脚副墨蓬
島闔城仙真所都其于俗客那得不河漢自遠
耶康成先生杖屨所至重借登龍弟以友聲獲
拜燕及幸何如之芥葉遠荷雅贖弟取倚雲石
罇水潑之其清美不啻慧泉暫如披對風味習
習也周銘又選得鹽官喜其得地乃聞其病劇
都門五年窮旅拮据一日端冕恐未可得想亦
共爲心悸耳令子隨侍音旨常益精進安所取

便得近義讀之

與陳古白

別兄以月之望息蔭西湖之寄園繞屋荷花香
藹沁映所愜俗物羈身應酬逆雜江山風景之
玄對交知文史之快論時於百忙之隙僅一相
親未免生平交臂之缺耳擬以仲朔鼓枻溯流
微君之恩知己之芘自此漸反菽水故吾于碧
流紅樹間兄當爲我瀝酒稱快也令子文閔上
風氣自非古白見予不辨弟意以爲于雲流石
轉之中得更加之以岳峙淵停之致受用當復
不貲耳九九薄效咲而置之便疏近狀臨楮影
跂

復馬君常

舟過梁溪日云暮矣以前誤聽詹介言謂吾兄
階元綬讀書署中遂促榜人戴星解纜無數請
益私棕咫尺之間意外阻悵悵恨可知弟溝泥
斷木長者過而賞之飾以青黃三十年腕下老
鬼呼馬先生知我苦勸蕩我鬱紆行且一時化

爲飄風流雲不復盤桓賴端求人懺悔矣佳刻
前爰寔忻爲役日事僕僕無語可拈其若之何
不恡大筆更以青黃飾我斷木不勝貺荷秋風
轉瞬長安卮酒傾茲悵悵可勝跂予

與陳冥昭

雨舟言別一月抵武林又五十日奉老母里居
友生繾綣未便引脫山水夷猶差勝揮汗料理
不了官事耳橘子飽霜紅樹彌望碧流灣環應
酬之暇葉舟一庵好放道故致亦足樂回首鍾
陵煙靄之間便不禁天際眞人之想耳魯人稿
選各一奉上于卿稿有合併來青當氣之王楚
書之集二一集未盡放其心之小他日得其全
豹更有可以相印也覃思新典得于家拜疏晤
言蚤晚未遂定期佳文不郊時以慰臆勒楮影
注

畚文谷上人

蓮居奉誨心花頓開勿勿歸來膺間蒙氣依然
故我業力深重不自酒脫全副靠人佛亦無何

考也五十之年孰歷世人不可樂事學道一念
似暗似明俯仰塵勞之擾并心以討休歇之旨
印于石師揭吾性根癩散之因仰企向上之訣
虛已以幾知識之教印于吾師指爲忙中等過
之病內顧茫然就是入手得力着乎伏惟慈憫
要言示之夫大事入手無所用明當其未入非
明何藉然欲于此中微細分別是明未明了不
可得如師前論不須明白將以不可得者爲下
手着耶反覆思維愈增迷悶伏惟慈憫要言示
之益公此行于平密公案未遂歸結所以承師
囑付又是一番洗發矣見當悉之嘉貺仰仍接
引至意敬九頓拜登薄供一絲并祈哂入儼日
趨侍謠此蒙膺可勝耿企

又

丁巳之秋奉師申旦慈誨爾時胸中景象如初
晨啟戶天光瞳瞳又如薄寒中人口咽溫湯通
體和暖清快一念隱隱膺襟稍用思維一如日
中辨其孰是光之自生一如水中覓其孰是溫

之所麗重增迷悶了無究竟不知師于此機固
不輕逗漏抑蓮居剖示無所用知一語已度金
針如我根器尚不足承當耶夫可謂法何曾法
亦可謂知何曾知所知不難瞞頓領接過去此
際絲毫直心所不容昧何敢于師言下自取泥
犁唯終教之夫夜行不憑炬燭不免抵牾躓窻
之患其得免于患是患者遂矜賞炬燭之功孰知
用炬燭者原非炬燭彼言著言察者宜落二義
乃舍乎著察抑果孰是第一義耶日益逼我湖
頭言以八月之朔躡躡迎師尋平密舊席屬一
言以道衆信之悲跂祥于日益嘉其自利利他
誠勇兩劇爲勒荒函敬問山中敢桂安取進止
以覆是僧夫大人動定行住乘化無心行者一
念血懇或先有以啟之况茲衆信之悲跂其風
依師何忍終以美蔭不顧兩絕之哉澈江片石
躬掃以觀法雲之先布矣

與蘊輝上人

刻字人傳來口信知遠尚爲楚王者未必借此

是息吾師津梁之疲此際猛猛思維誰是痛者是誰覺痛又誰是無痛者霍然病已此中小果衆生一切苦厄無復于此有可度者矣不則卽以此瘍爲厲爲虎又爲舍身之岩二十餘獵煩惱相守輿然冰泮似此功德亦復不淺若以此語爲兒戲者爾日空山精警磨煉果皆兒戲不中用耶弟近有省身中一切煩惱病因不喜其無怕其不有不喜其小怕其不大非爲盲風爍日安見大地淨定清涼非有碍空莫大之須彌山安見盛頓須彌山者有空之大故吾此言不爲戲者非欲吾師自比槁木死灰煩惱困苦一齊放下如若此中平時實實磨煉實實有得床榻呻吟痛哭顛癇求死不得總是我佛世尊金口蓮花妙舌常身熾然說法拔濟耳吾六月杪水路抵南計會期在中秋之後當更有質此紙姑寄問病效首何如

與徐星鑑遊楚

葉敬君瞻念足下自楚移書共傾契濶此勝遊

也日當走別瞻睇眉宇不見軒車之色何哉足下母謂吾歲旣脯又薄寒中人蹣跚征途未免沈淒之感乎足下東西南北之人也備嘗艱阻豈自于今松栢之凌寒霄唯斯多歷之以尺圭寸管有足自憑其何患焉足下行矣胸中生子魂磊之氣蘊結未舒觸以匡廬衡岳之峭嶺蕩以洞庭彭蠡三湘七澤之浩淼魚龍怪幻之所出沒仙聖靈異之所含吐推而衍之陰陽所以差次吉凶得失所以符合矢之口則風雨驚筆之書則日月懸豈直敬君服左券于二十年之前哉荆楚奇俊之數必有宋忠賈誼其人觀采卜數而過足下之肆者其善引筭而劑之夫順德明性多方利助不求尊譽司馬季主所以砥忠與誼至矣惜乎其言徑而誇嚴能噤二子之口而不足以易其心安在導惑教愚無詭曾氏之義乎故仰察星辰俯勘吉凶遠期不失年歲近期不爽時此此世人之稱神足下吾所推轂不在此也周流五曜經緯三度本循忒照胸之

殊乘定人性剛柔遲疾之異數引短契長軌之
大道隱不犯造物之忌而明不冒人道之患足
下所以進乎道吾取其與挾數釣人者徑庭耳
夫自矜其德以爲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
親慈父以畜其子孰與與人于言依于孝與人
臣言依于忠足下其奚居焉負不輻之業遊于
無窮之世得賢者以爲之主往來吳楚之境猶
之堂廡間耳何難色于此行哉敬君當今人士
之型治也甫蒞荆卽討其英秀而課之祝諸惟
中有日矣是役也將借公明水鏡之察以徵林
宗弘獎誘進之神翼宣隆化揚聲九圍職志不
淺足下勉之夫處萬貨灌輸之地營精人倫之
鑒敬君足下所爲國家供億之計大矣不惠邀
聽風聲歛索敝賦以藉平衡而未有弋也足下
其姑携吾言以質之有所聞以告我焉

青來閣二集卷之六

西安方應祥孟旋甫

尺牘

同門公候韓老師

門人道推應祥承疇從事都門門人尚默日亨翰冲際達錫命恒茂雲鵬以上計大鍼以使竣先後狎至朝夕聚首而讌言者十有一人焉維茲之役稱全門生而聚首者未有若斯之多者也朝夕而讌言奉師之誨提撕焉不翅邀花如青來閣二集卷之六

天遠于官謫之爲幸唯是威儀之攝勉以終永而不敢或緩未有若斯之洽者也彼都人士所噴噴于韓夫子之弟子匪直稱全門生者之遜謝靡及矣二三子何以得此于吾師哉古之君子得道而長生者能以氣與人吾師中和豈弟之德蘊醅神明之地塊比于宇宙之間譬之一元之氣觸于衡緹而蒸爲杲日蕩爲薰風萬物潔齊相見于其間不知鬱轡之何以解泮與耳目之何以清明况實荷天啓之基而攝我于形

聲之表者乎夫父師恩載全是罔極丕顯之謨丕承之烈千古洵美矢之詩歌天性不殊而遇際特璋也范希文之遠佩晏公絳帳之資蘇子瞻之素舉醉翁門下之士古人載恩罔極之感直以致身青雲不忘所自爲耿耿哉彼都人士所以跂予于交勉弗諉之矢憑師之靈端使然耳杲日之光旭如薰風之和非遠仰體吾師于二三子不以越在萬里隔于懷抱之視也白雲縹蔚言陟無從人子之心儼寤何已獲承阮先生少日周旋槃聞近祉如暫披侍忭舞可言夫入奉堂上盤桓于卷南面之娛外則良朋好友放懷山水之適以觀性命之致郡邑大夫瞻焉以幾一拜罄欬而不可得孝弟之行施于有政富有之業裕以日新固已聖人奮乎百世之風劃然衡保親見始基之券威儀攸攝于二三子其于職志新爲大矣師母再舉岐嶷景命有僕公侯復始帝祚明德喜可知也阮先生冲懷爽致周旋少日恍附生乎推師燕及之賜不淺爲

荷耿耿下私肅狀申之對函依邇

與文文起翰撰

弟祥舊冬過金閭傳云南旌將指瓜步馳候京口覲以一申企闕再日夷猶蔚此怒懷悵焉于役啟美令弟還會捧讀惠函記存殷切耿耿怒企如暫披寫彼時擬定正望就徐元晦約便可借道池上續圖益請勿勿陳報疏節之罪何以謂之天祚人國篤其祐于命世君子譬之祥麟威鳳或見或隱劃然皆有厚樹于時所謂聞風青來閣二集卷之六

者對時茂育之理斯亦君子不能旦夕濡忍之一會矣春和鼓鬯青陽升天鳳凰方嘯朝梧之鳴忽驚風雨之飄搖于意表天地祖宗巧發帝衷之仁愛以試吾婉轉所靈承真履得親順親之慕者不知如何齋栗祇載以將之吾實今冲聖臨軒首元特拔之士宗子家相精爽玄契當年倚毗所獨深必不輕用其一怒而懟我以無所復之亦明矣奈何遽引摧撞息機之義恕焉自放于碩人在澗之寬也哉水火藏精日月之中陽燧方諸引類而立取于掌握之上氣之與氣相動非遠夫亦致吾心所不自己于吾聖明廟切之初念而已矣令弟近警祇以上栗前件未結當事者不勝相爲之切計爲有待之資小人乘而譸張其間不得所欲以肆其并蜂之螫其盜飾批揭以希赫阻護持善類者爲可恨耳想既馳告雨雪瀟瀟見睨曰消伯兄十重步障從吾鞠抱施之彼狡不難咄嗟喙伏也弟因元晦家下重疊奇慘錢受之書促過婁商所

宜爲料理者未見歸着倉卒出門幸示知之蒙
還趨叩高齋寫所欲請也縷觀主臣

與葉敬君

弟十五年知讀兄書十年稍窺其際若汜大海
舉意所之無不沉潛兩奉話言雖復習習覺南
北東西是處分明是處自在父母之論灼然斗
杓尤揭我節弟所心儀而不能言言之而不能
達者一經兄之口與其筆不但已自了然而并
了然於人之心非帝所特簡斯道主盟何以有
此自今以後讀兄之書當更有進于十五年來
之所蠡測者矣戴錫不淺翹躍可言瀕行饒舌
仰荷涵存益弟默觀仁兄天性苦心于眉宇之
間爲此九九之獻以此益信兄之學至大而寔
至高而卑所以言出而如時雨之發物者其精
神之徹人宜乎無衝不破也古人處孔懷之祖
晤論世間法莫如舜與周公弟尤服柳下惠之
得出世間法也舜以仁履其常周公以過濟其
變柳下惠以油油與偕而不自失用其和夫以

友于之正言之必以善相求以善相求謂之責
善未有不反好爲尤者也下惠不得已而開此
法門以全天下不可全之兄弟上不得爲虞廷
克諧之善而下亦可免東山鞠子之悲然則下
惠之油油與偕其心有苦于痛哭流涕者矣豈
有以聖賢之學主盟吾黨而意不及此哉天性
之愛深而不勝求之厚彼不能副吾求而不免
跡于愛之傷也夫以愚不肖待人人多安之以
聖賢待人而授以仁義道德之必然鮮有不反
唇相稽者也末世人情之不可莊語類如此南
華盜跖之篇不必寔有其事其引孔子爲言正
明世人難以莊語惠之油油與偕爲不得已而
用其和也且吾以仁義道德授人而人不受還
而自受用焉其全在我又羸不強人之便宜如
必強之受不受而反唇焉甚而亦與之爲反唇
此亦賢者分過之苦心孰與我爲大冶洪爐共
忘于無過之爲快哉夫學成聖賢主盟斯道法
屬遍于世間眷屬可弗問也然洩洩融融振振

說世間之樂亦出世間者所不廢也今仁兄
屈王程之嚴太夫人春秋靜攝當去住兩懸之
地春茲孔懷相邀膝下一點滴心之淚以漂從
前之愠壘或片席解頤之談以開當境之心花
天倫鬯墳篋之好室家藹琴瑟之慶堂上全昭
其順之美春秋靜攝寂輿以從可也一子親一
子君亦可也君子有至樂王天下不與易焉此
兄一念所造耳夫極父母之論卽生我之父母
時可遜而居子之位居易則乾坤分役與戰之
紀在舜所謂父不得而子者是也兄弟之于兄
乎哉若止茹其心之苦未遂渙焉顯化以復其
好之初似猶以弟之道讓其兄耳以父母之道
慈其子知必有進子此者矣弟附葭蓍參言至
性九九之獻淺之乎耳仰占宇間仁氣抑何存
納之深兄固以父母之心子弟之言矣由此以
觀德門元化轉移之樂豈不在兄俄頃之際哉
荷言之合敢畢其臆幸閱卽焚之弟非有他避
責也君家天性諸復之後弟猶留此空虛之厓

跡諛人之弟以求親其兄訛人之兄以求親于
弟與于不恭之甚莫逾饒舌之罪耳弟心不能
了然于筆恃兄了然于人心之心邇候德音不
勝顯企

與徐元暉

秦人旋接手書所云此子言纍纍俱秀才論策
妙境其間以好逆一端攻弟之過尤見直腸至
云以兄子不免肝疾好逆之人恐不至此廷玉
兄子之妙由阿翁自不以肝病逆之弟偕兄飲
廷玉所此時會其父子煦然一席觀兄和藹之
氣動于顏色其天性成人之深安得無如是之
子人必無子如弟然後無可奈何耳楊復所順
親有道文以人子不失赤子之心爲聚順之誠
弟爲下一轉語親之視子不異其赤子之時是
卽止慈之道兄當才生長君時撫其孩笑懽悅
何如今以望之厚而反致肝之病猶是父猶是
子也吾肝自病何由咎病之者哉不然好人之
逆而子子反惡之定非情矣弟近來自信微進

正于退處得之此生平共兄剗切頗得力之驗
非強以此相繩也此念于進道學文原不碍但
如飛鷹脫鈴空行翱翔漸覺自如耳蘇子所謂
予淡之境從絢爛而來兄必欲引入少年場中
意欲炭更成木豈特秦老無此力量哉吾兩人
心期若于此段未能合併真負二十年金石之
款此可發肝病之大者矣順上人過婁之便附
質所懷唯精心剖之弟以先祖母葬事未襄又
老母屬營生曠兩月從地師馳騁萬山間差有
成緒未得定議上人行急草草寄訊童復吾遂
作古人如此人歿而後知其不易得耳縷縷恕
罪

又

子卿之見齧還是官難爲人抑人難爲官耶此
兄必不以得失在心念相知無幾箇紗帽今又
當置閑處爲介介耳前者之書政以彼處鄉紳
方尋事于子卿而無路恐以形迹相累又無益
子卿故瑣瑣及之不意兄不解而辨之峻也明

卿竟修文地府矣天生如此人殊不易忽之未
嘗不淚數行下也此番爲龍丘諸大力學生挈
我出門燈節五日後受事四越月爲度不許一
日走作盟之于神三六九會文張燈類櫛窮日
之力繼之以夜爭奇競爽雄氣勃勃老子亦復
不能自禁時以片紙爲之前茅于今五會得文
十篇三年不作一字乃者勿勿如探囊而出亦
一怪事也文之工拙則未暇言且留住數莖黑
鬚髮不然便拉地成婆子相益難將出相見矣
記兄今年是四十亦擬作一文送兄生子意向
所注無幾不欲泯泯與人俱往今壽老伯母叙
一送兄四十歲叙一前奠老伯文此合之足見
兩人之槩他文不作可矣然此非欲世人知也
吾壽文尾語見之矣兄子遲一二年進學亦不
妨此時年事政危微出入之際不可無良師友
夾之聞請朱伯完此極佳合吾意不知有來否
也父之待子固不能姑息然有所以善用其嚴
向前便嗔使不敢近一爲隔絕一爲詭飾皆有

導之蒙蔽之患不可言矣兄目光射物已足使人畏况作勢咆哮兒子小膽何以堪之彼惟避一時得寬一時何苦不避我乎工課規程不可相假文字好惡不可相冒父子意氣決不可不相通前年張談並持館事似以勝之小國兩奔齊楚之命苛求無已幾不可支然觀其進益實無足據不善用嚴之效亦彰彰矣朱伯完且不必論學問文章少年未用得着其聲靈氣魄足服之矣天待節父可謂窮極巧妙父親有此巧左之伎賢郎何更遠過之此可付之一笑矣我文侯兄生日送來此時可得五十首矣過老伯母生日事便可做些好文合刻一本發我兩人北轅之興也崔家千子遠必思重以報之不知還有後頭處分否弟實急需也二翁此番磨鍊定當使爲信貨乃已五月亦可相証不盡

又

十六日昌門別三叔弔沈淮棹住兩日二十日過嘉禾決意月盡到家拜老母矣始意未必如

此漫汗今計倚望且一月兩年安養一動不能保老人之信再出門又難好說寬心語矣兒子非不佳兄自以過量之望成其肝疾古有諛兒爲癖者猶情之常如兄直不可解凡爲精明之父之子甚不易曾子之賢孔子所取者其魯曾哲杖之至流血而怒未已以今觀曾子之爲子豈以不能種風煩父之杖者耶然狂者能進取其樂于春風童冠之間而不能消受天性之魯子道之不同豈遂定賢不肖之分哉讀莊子厲人之語真可發一笑矣兄之肝疾何患終不可解乎次郎誠少慧宜馴養之急于就試甚非愛之之道天下事一切以天爲主顛倒妄想自不聖吾曾中無取天下父癖一人兼之老頭巾言知不中用弟亦無奈如蠅在口不吐不已耳老伯母悅康之色定百歲以外人天所以苞吾兩人不可不知其意之厚弟無兒子不能不令老人愁兄有子而以區區疏節使老人有所不解而又不能言耶背城之戰在今歲百勉必勝

之計弟徒爾流連不得觀三叔成事以去兄屬
蹭蹬人相伴宜有此蹭蹬事也

又

正法還見令郎與翁子長勞蹇叔書觀其作字
之清挺與敷詞之爽致深相爲喜其論交一念
不失乃翁宗風此卽象賢之大至于胷中所存
所發明快醞誼可干筆墨之外望而知之矣徐
東來又讀其二執清真簡出灑然吉人之詞如
此機趣養之曰充以銳德性曰以剛傲學問文
章日以滿達豈止嫩著元宗直使我屢遂無此
物之愾然兄有其子我卽無此久要之誼于吾
兩人定以此世矣安得不倍爲踴躍耶弟以此
知伯融真尼稱兄之友真是活佛出世也兄之
來論所以述伯融相爲冶鑄令郎之神以寬我
之遠計宜言之摯而有味矣 文士氣習
未除煩兄爲媿若以此爲交游之戒恐不必鄭
重耳陳州尊爲兄之深至弟從其戚友中知之
令郎考事政不必他求引薦弟竊以兒子輩旣

有此生生之倪其必爲龍而不爲猪可券矣漸
漬以學問之道使盎然于文章積厚流光之味
自知進退之不可苟而時命之不可以不安州
府之考或少爲進道 此外以過望之心思
操造物之柄直是無益兄過來之事可猛省矣
子弟賢不必文賢而能文不必富貴乃實賢則
未有不能文者也實賢而文則未有不富貴者
也在焉故兄者以大德培受命之基耳癸丑諸
君文場無看張宗鏡李敦伊黃經甫孔中補諸
尊兄全賴他有佳者不必潤之此五人已足恣
少年抽濯矣取材不厭廣作義不厭多須道之
純習不甘不苦庶免他日眼高手生之病此我
輩身歷痛癢那可更以遺累兒子等耶近來造
物爲兄捉去一桓大將軍此所謂網爛自出之
意耶徐明齋真是好命宜乎養成生平溺冠謨
儒之狂態矣今尚有未死而係藉以效死命之
大其心與貌猛于虎狼如狼吾甚畏之不免懷
王夷甫識石勒之杞憂願兄方以爲忠良弟言

安所用之俞令君撫吾邑真以佛心生人不但以古道爲治者也如此三四年于上便可信有使民無訟之治于民便可信有此屋可封之俗大學問人何處得之只是一味清一味慈一味靜不愛錢不愛官并不愛名半載民心渙然如畏壘之于桑庚尤不可及者其于治愈無事而愈湛其德之貞其與人愈相慕而愈見其念之淡此邑中生人之父母吾輩提映性命爲休爲歎不言窮行之狀師豈可得之第三人哉語無以目之目之爲佛目之爲至人之應化以出世者而已矣新府尊何如人弟無他求少有生平發憤於世未了之案不得不于此番結之乃可一切謝去作山中人耳望孟鳧之來借我帆風也陸徵甫每書未嘗不稱共兄情好之洽淡又云逸則歿事已身致之吾輩之交新知定不如故云云以此慰弟于里之外兄何不一及之受之書如命作去矣諸侯嗣音不盡

東楊聖聘書

別兄後迫于卒歲之計勿勿獻節寒病侵之自人日呻吟禱間過元宵不能進粥欲留樊役待小可支吾伴行送兄不謂淹頓不遂清脫樊以尊委先自馳去杜門服木酬對謝絕心事小清構得贈行叙文一篇搖筆觀縷不遑裁剪讀之頗覺纒纒于兄克讓大節養志深心不得盡披雲霧日月皎然此中間解自謂已領其大委曲便可略之矣此意自兄以繼嗣大哥之事相商莊休謂中或面相訂訂則誠清詞揚北不備而後未化終是得失之見未忘弟前舟中又以命一字相証此字要善體之不然又增胃中障星矣不如將兄八譬極意推廣無所不譬無所不化此身便如空立太虛光淨灑脫更有無限快樂處也送兄叙文中間道兄心事冷暖自知無事解說至于推攷伯夷太伯入微之論真寔從古以來之所未有以此發明吾兄養志之說吾知老師當撫掌九京之上矣我輩論心甚深妙義所謂默通造化之宰故使鬼神洩此以示世

人聖踐令弟匪石令怪悟此亦且並受無量利益矣豈非真實有福人乎我輩福不如人弟福又不如兄然饒此識做好人一念與天下同做好人者從吏其欲達之善而使之達出脫其未白之心而使之白此未爲不便宜事也第此老婆念頭非天下真有福德之人不能盡情受用弟惟與兄與元晦三人自知之而已矣令弟諸兄未必知卽六兄父子尤未必知也弟此火藥

下之職業不惠弟之獲以公麼之伎微大雅殊勝之賞竊願學焉日惴惴斯之未信也孰是涓滴之節畲以助軍國之燃眉分文之蠲豁以蘇商民之竭澤經世之與出世見諸行事之實哉故曰非出世間人不能盡今日世間之事反覆台箋期論殷複之旨益有以信爾時誨提之媿媿匪直尋常偶然之邂逅矣嗟夫廟堂焦思極慮之日臣子分憂效力之時也砥濯一念副此夙盟人百其身于今之世示諸斯耳用君之心

行君之事必有鬼神陰來相之杼軸非昔卮竇日滋又何患焉狂言無次長者旣開道而引之矣仁脫之渥拜嘉增愧弗靳終惠願矣嗣音

與楊實夫

徐倉尉來接仁兄手札淋漓滿楮想見老人矍鑠神采夫藏舟于壑有力者負之而趨雖有萬斛之巨艦百尺之輓牽長年三老之左右而固護不能勝一時意外之漂越何也彼夫藉壑以爲藏不知能爲藏者非壑也謝藏于壑壑藏于天地天地藏于無限之太空故曰交藏于所不得達而偕存無所不得遁亦無所不得藏然則彼之所負而趨者孰非吾所藏之壑也哉由此觀之長年三老之所托于舟以爲固者可知矣耳目聰明而心聖智八十年而搏掄于人間靜觀默省此中復何可以久爲恃者康衢擊壤之氓與洗耳棄瓢之士其取達于帝堯之世一而已矣老兄慣開弟之狂言其亦有以政之應圖別後聚首何如汝長可時相過從知友寥寥其

于供養老人尤不堪追想之感懷達觀于此益
可徜徉于秉燭之娛也已弟白首選人拮据多
指見侏儒之飽脫粟便欲心折一事差強人意
老母色笑無恙不妨繞膝之歡官事未相聊曹
翻理舊書時復隱隱天際真人之想耳生子消
息奮然故我四月謁選丐一命而南老人思近
鄉土亦便弟之藏拙聲聞漸以不遠聞之當共
爲快也徐尉補得潮海巡宰弟爲取一道地書
祈其當事者以楊先生爲之也都門風景徐
能悉之願言順玉臨楮遡影

錢御冷年兄

朋友之間性命倚毘譬之四至之風鼓于空中
脆者可煉之使堅結者可導之使散一切芳穢
灑之蕩之和之揉之可使一切攝入衆香而不
二求之古人所謂道義之交侃侃映世性命之
際或難言之今夫饑之于食也渴之于飲也以
喻朋友之交天下因莫有切于此者也世知饑
者渴者之倚毘其性命于飲食不知飲與食實

亦倚毘其性命于饑渴饑渴飲食分爲四物各
相爲偶性命懸立饑渴飲食之中不翅無偶且
復無物太空冥冥無求無與而真倚太毘于茲
出焉莊生之所謂天籟相取于所不得已者也
此子何地更立道義之名擇而處之以自爲又
分而畀之爲人計也哉附籍以還弟所鼓于台
兄四至之風以實其饑渴之腹自知而樂之而
不厭特口不能言之今者且別而南矣敬述所
倚毘之略以求質于左右金陵法燕與醉里有
近遠猶是長者憶氣之中也母新嗣音食之飲
之隄以幾焉復沈孟堅書希付其介者舟行有
水不碍糧艘天熱難堪老母心不甚躁日近鄉
土之喜消之也兄所欲聞故并及之

與錢彥林

謂彥林南旋年來郵牒往還之所未悉長于清
溪許日周還尊酒快對青天白雲江光山翠奇
文欣賞疑義與析不淺起于之企歲聿云暮而
後乃始悵然于履聲之杳杳也小戎屬隸三載

浮沉主爵者習其數焉之無似更而試之以問
禮譬之兼病顰顰之人倏使觀火倏徙審音任
界變遷課其績効情情一如官之非爲我輩設
也風自分于天刑之莫可解矣尊公量進大疏
古人任真推分審處所安以齋身于國之道此
足爲苟且就列敗乃公事而交委無何者之律
令矣古道之不可行于今日久矣彼寧與夫敗
乃公事而巧翳其身者耳君子之用心夫孰知
之到家近却作何功課爲增火法乎爲減火法
乎春秋戰國宇內鼎沸之時孔子孟子生當吾
世與其弟子修吾仁義之說幟于日月一時英
雄豪傑所馳騁槩揀煞之以比于無所用鑿
鑿乎求志行義之必于是又曰天之欲平治而
舍我其誰也以治一身何以不爲三家村中寡
老學究館穀之窮計厝之家國天下何以不爲
秀才文場舉子廷對批論策帖括糊扯龍衡
之禪那然則我輩政不必以世事攢眉自己現
前平等功課思維了當固自不易耳膳署之徒

官况漸清俸入駁減一者差勝職事寬閒三四
月間可覓便差歸寧瓜里當先馳信約彥林則
梁是傳共取一尊詣牢父墓上大呼恕先借麈
尾磊非真其人莫令聞之震之牢載旅署爲計
一十金館無有應者今歸將尋昔年未了之案
爲當下救譏之計神通提挈彥林所爲畢吾初
念不必于喙之長也三塋寺有亡妾之柩寄頻
僧或以目之久怠于守視希勅一紀綱人問之
彼知此中非無註者便是伶傳魂魄安養功
德耳宜之爲金閭游遂展墓墓上不知紆過武
塘否說者以宜之此出爲覓麗人彥林信以有
是事乎

又

瀕行小語聊當別卮復書纒纒讀之使我儻恍
吾弟母乃謂我狂藥相飲故亦不自禁其發作
耶一笑夫見有天可上者必天以下之人也見
有門可入者必門以外之人也自天之上而視
天之下自門之內而視門之外亦復如是是故

從古君子之相與止有相視而笑莫逆于心而無可容言知我此言非躲跟者吾復有狂藥可勸君更盡矣四月圖南得成快晤不遠并致賀廷玉先生誥我長箋深服邇來道氣之冲灝應酬勿勿十指如棘徐可圖報也寄復損餉附謝

與魏孔時年兄

每對台兄未嘗不如新沐新浴之後彈冠振衣相與夷猶杲日之下而翩反涼風之前也何所繫于不惠若有不忘其去使人思之卷卷者此非不惠弟所敢及矣弟陳人涉世汜汜而已偏主一念無論何人每每欲尋其好其待我于吾之心有遜有逆此尋好一念必不敢異同結習以來不知何故不能擺脫顧區區此中非直以爲人心之不可櫻爾也夫人謀生食必期甘衣必期溫此不能取之吾身皆其藉于世間者也壹以爲腐爛而無甘可以食壹以爲汙敝而無溫可以衣此不必其于世多迂也亦甚不爲自己饑寒計矣心誠求之不中不遠心之不誠求

之不中是無赤子若無赤子是卽無母矣夫豈遠也乎哉故弟嘗以爲蘇子瞻之藥誦自謂屏絕一切使蟲無宅以喻久視之旨竊以極其說正可以成仙而未必可以合道孟子反仁反禮至再至三而不已以爲是可存人所以異于禽獸之幾希吾以其身雖賺法天下傳後世之利息而已折閱奚擇禽獸之母錢何也以舜爲極而自反而仁自反而禮自反而忠則其所謂禽獸者非父瞽瞍與其母則弟象而已矣父瞽瞍兄弟之間一爲禽獸而一爲聖人豈非傷本之大者哉嗟乎舜則何忍出于此然則孟子所謂如舜而已矣也者蓋至今猶屢不如舜而不已之憂矣厝大老不曉事見長者一言采菲遂媿媿不能自休恃長者有以質我耳夫宇宙大矣不能以吾痔容一蛆不能以吾身容一痔必絕去嗜味與之俱斃以爲快斯人也卽日處于純綿重毳百蒸瓊樓之中不免爲餓夫凍子以沒世故曰雖可以得仙而未必當于道者此也夫

使人常有彈冠振衣之想平果日之下與京風之前推此志也畢世之毒藥可化爲醍醐凝并折膠之時人可忘寒于挾纊總之洗發當年全則留不合則納履而去素心秀才之本念耳荆山之玉理而琢之爲國傳器彼錐之鑿之雕之刻之極人之工皆生于玉之所不能自己彼園工者乃玉之精神所自呈之變相耳玉豈以工而變也哉弟服膺吾兄攸攝威儀從知事師所未能有冲心之企却不能宣仰承有念言之不休太雅仲懷實開之道想不嘆煩也四月將取南曹謦咳幸日以近承風之請有以慰之宜之或先弟以南也并聞

與盧子占

嗟夫子占足下當今寓內二三兄弟予矢知之矣以世間法而稱爲友者吾得以世間求其際也以出世間法稱爲友者吾得以出世間求其際也吾兩人之于今日也將定其際于何法哉嗟乎子占足下世之定爲主者之不可疑于客

也定爲客者之不可疑于主也吾聞之古德之言古德之爲是言也其將自以爲主而定之抑將自以爲客而定之今夫語言文字之可以迎而求者其不可以進而求夫語言文字所未及亦明矣弟嘗與宜之言之未學之人多以心碍空自謂學人矣又患以空碍心夫心豈有受空之碍哉彼自以學碍其學耳乃如此等事又未可與未學之人道則世出世間之際吾兩人其何敢輕信之弟祖行美存此未了之案以似于占知必有灑然于語言文字所未及者示弟與宜之以共參其無碍矣夫先王鑄鼎象物烹飪以享上帝而養聖賢此爲取新之大者也今之肩列而决吾兩人之背者豈直烹飪之用云爾哉旨哉足下之以吾鼎顏其齋也不及愛而愛存焉此吾所以日游乎足下之無際也然則二三兄弟之于此也即并不言世出世間法可矣舟次醉語書以志別一囑置之

與唐宜之

前得兄書卽欲作報以楮尾今年又有不入場意又不以爲意定如此而疑兆之不吉先自戰於進止之間思所爲効而不得計面以悉其區區耳易旨之精變弟童而習之至今紛如測以今解所謂未占有孚言信在事先似之造化主張原在於我而不全靠著數也至於關帝靈籤所以告兄弟未知其語卽以聖帝當年所以自處則所處宜之又可知矣夫輔先主以成漢業雖所自失之志也豈僅僅以定紛終規樂未成而以非命殞乎當時有籤之靈如正陽門廟者必預而告之以不吉不知帝肯聽之而沮不輔漢乎吾以其不惟不以籤沮也雖有靈籤彼亦不卜何者帝輔漢之志天植之矣吾有志乎天下事以進止之兆卜之帝而示之以沮其進此固不以其自處者處乎我必我非其人而後可此爲可耻亦其矣夫以不必中而不進場自設科以至於今孰是先訂舉人進士之名次而後入試者若以身之病而屢死之患天下之能

死人者豈必試士之場豈一不進場而遂可畢塞生平取死之實哉此爲顛倒而可笑抑又甚矣夫托於重性命之說而謂身名榮辱之可輕一切無不可輕也彼奮身以輔先帝于艱難至殉之以死而不悔斯亦自効於無當之建豎政如兄者所薄而不爲矣又胡取其兆之靈而屈叩之且兄安能必百日以後之病於百日之前灼然而不爽也哉此病不在病而在病病者其不可徵鬼神之靈以自匿其却避和却明其人身世之修短定于數而不可強四體之病與不病聽於人而可自制也宜之心廣體胖之論言之可謂深切著明矣不能調其血氣營衛之輪通謂性命惟我之經緯天下國家惟我之幹旋理所未有矣僂一譬秦兄參之有人於此身臥褥間游竟成夢惘恍超越倏忽變幻千里之遠千古之上無所不之當此之時極夢之趣其行之迅可以逐亥豎而軼其前其任之勇可以凌烏獲而攫其所不勝褥間臥人奄然腐齒呼

之不聞觸之不動挾之而走不能跬步者何也
夢魔牽之而魂不附體也豁然形開大夢驟覺
飲食語言視聽駁歷處處穀轉矣天地精英果
銳之氣人載之以成其身指麾而山岳可摧叱
咤而風雲可變立志堅決鬼神我避病於何有
世人營營朋作醒夢無端之是非不同已之利
害快意適觀矯矯精賊生不可向邇之戈矛與鴆
毒百惜憤心日夜馳騖有如不及真神虧削形
體從之山澤之氣不通水火互以相射雖金石
爲質將木蠹膠解况屬筋骨之間者哉此與在
褥僵尸奄然糜爛亦復何異故曰夢魔爲祟非
病之以也如此神魔非求關帝聖身降伏恐終
此身無復可支之日矣適察世人執出斯境弟
夢中倍人弟自知之知其是夢而病病不已夢
中占夢是祇夢覺非覺覺耳雷潛地中奮動爲
豫斯謂大覺非如吾兄其誰當之弟且與觀建
侯行師之利于宜之豫動之順矣董先生書奉
上其與弟書并附覽弟讀此書不禁背之裂也

當此之時有如此人不得獨當一面效于國家
我輩何藉作太平百姓乎此亦所謂天定之而
人無如之何者耶揭可發抄與否希權示之魏
孔時未入都門奴酋謾書想見之矣日間當圖
晤不盡

與賀廷玉

政擬過兄高齋作無義語相寬譬歸舟老妾病
飢一夜刺促藥餌天明而斃亦病痢也如此旅
況共兄相對徒增侘傺又老母中怛不能更處
哀生之地遂決前征兄聞此信不知以弟處
當哭當笑亦可小以自照其情之所鍾矣平子
謁誨附耿耿小刻呈政蚤趨北裝不勝予跂

回葉復陽

緬言色笑轉瞬四經年矣客子風霜那得不老
不知吾兄亦復昔時健在調鬯否也遠勤從者
躑躅爲左捧教共茲江河之懷耳老母旦日荷
蒙記存衷言娓娓缺焉裁報小力忙不堪使郵
人徒煩浮沉爲虞也鬼神作巧侮人有知有力

者先酷受其顛倒我輩于此世界成人之美既難則當三復不成人之惡一語以致其無可奈何之心猶可以自全而全乎人耳司馬牛慕曰人皆有兄弟我獨無夫知其無兄弟而引以爲我憂也此其用意固已今日聖賢以上之人矣子夏當時只合稽首贊嘆乃爾嗷嗷巾語相爲一不了事癡措大也吾兄于此又安所頗顧而不樂哉荒械附謝何日過我共寫懷思

與張紹和

別兄後促刺旅客日從長班兀兀斗與中拜不相面之人無經之用又種種困之從人借貸如蚊咬鐵牛促刺旅客幾不復存有生之趣隨行宇部每日百錢買蹇驢饒受大半日餓歸則苦憊而思枕文章之事閣不遑理百指仰哺乞俸不得彈鋏又無從老母倚間乞假不得賦歸又無藉弟近狀之可爲兄道者如此知弟此狀定不肯以長安半年之旅况易一日五泄之勝遊矣文旆何日過信安乏主客噉噉子雲掩寶草

貴衙賊都審然想腹而嗟豈卿之傲長楊羽獵子虛大人使人主與縣根不廢騎劫族蘇朔寓里將歸貴尹執及回視子雲不啻條魚鞠彼枯涸耳今輦上君子以四段八股頸致身榮華相如長楊羽獵子虛大人無所用之吾一切土苴當今所以致身之道思以詞賦之工要人主恨不同時之賞此以俟千載有子雲則可耳恐成都富人且掩口而笑吾玄之尚白矣嗟乎紹和吾亦豈以生華也旅困而不得是亦重其前盟哉足下志之勉之拙書奉政令弟并致耿耿

青來閣二集卷之七

西安方應祥孟旋直

尺牘

與葉敬輿

欲書數語以引佳文夜來被酒不能捉筆無可
報命奈何自得佳文臥起與俱殆將十日研其
旨趣大都原本性妙總製清衷其蕙蕙淒愴之
氣浮蕩隱見楮墨之間但覺心靈與相映觸欲
言而不可得張益修本言性理者必欲其言
之爲拘拘安得名言拈之故嘗以爲文章殊勝
譬之山水奇麗秀絕之觀莫不因景與人二俱
印發一日之內一人之情變現惚恍口有欲言
條已失之何者神理空涵性光迸合宜乎玄賞
之不在言也然合觀先後紙尾所箋記亦可以
知作者胸懷本趣之所在矣文章盛衰之數無
所責于尋常隨世之人都士豪自喜者挾其才
情之勝鼓殺之機室窺六經四子之藏顛倒以
恣其轉張爲凶之器使聖賢冤受其敗矧吾乃

僑焉而席封侯世賞之上功道德之傷散豈直
文當之六經四子聖賢生天生地生天下萬世
之書片語隻字皆有鬼神以訶護之其必不假
辦張豪舉之士爲騁兒熾憎之戰場亦明矣故
曰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善
戰者不勝夫唯能修不勝之畫而後可與幾不
師之理嗟乎此又豈兢兢罷埃撤衛銷兵刃以
愚天下移中舞乎歸焉之盛事者所能辦哉昨
者辭官之提提與敵與道非必也後世
畏題文刪去可以肉雖多增之末似不甚經
灑然清露晨流新桐初引之致亦若是則已矣
語于他篇多複不妨小易之耳楓林之行卽未
果諸君書可到卽寄之祝祝子將書并附行李
與任文升

使命遠屏媿然故人先施之雅曠侯函所刻文
升幹焉軒草屬辭敘而行之政儼撰數語志吾
兩人所未竟于秀才頭顱一念微寄以告世真
能賞此文者適有嗣乎我者其生母之戚又老

母一紀綱之婢忽嘔血欲死胸懷作惡卒卒奉
有以報須更覓便圖上耳祥聞之天下之物無
情而化有情者如腐草流螢之類也有情而化
無情如丘蚓金鈴之類也太山喬嶽之嵯峨滄
海衝波之浩渺肆然樹帝王之四望湯湯乎擅
天地之巨浸歷鴻濛以至于今而不變豈造化
之生物果有所不可齊也哉一氣渾淪搏抔諸
有于其化者證物物之不相隔其不變者證萬
物之不相假赤鴉之槍榆枋鴟鵂之翔雲霧總
無所碍其逍遙何也各致吾適于一氣之渾淪
而已矣都門讀見惠大篇并寄來新梓竊所測
闕作者旨趣其大凡前啓拈之夫文章之所憑
者神理也神理之所生者性命也性命真而神
理微神理微而變化生吾稟性命之情以為文
發揮其所不能自己于一切之境之閃忽與物
態之叅沓無不可以致其怵然為戒之心而當
機以奏其劃然虛遊之刃今夫以世之境為文
也與以文之境為世也以物之態為文也與以

文之態為物也誰實為必變又誰實為不化者
哉彼且為流螢吾與之輝燦于幽夜而從風以
徜徉彼且為金鈴吾與之天喬千百卉而應時
以華蔭庖丁之解牛有進乎技以通于養生之
道矣況本聖賢六稅之旨茹吐于經世之業者
哉乃吾以竊闕文升作者之大凡茲有可以申
言矣初獲于名理所未嘗招搖而的詭聖之語
指有所必極其奧窔不敢錙銖佚古之程也厭
循于耳目之素習跳蕩而騁違心之論義有所
必瀝吾骨血不敢跬步逐時之趨也神理微于
性命之真變化生于神理之微其于天下視諸
斯已一邑何有草木垂蠶之屬有可以觀天地
之化君子有不能已于中也二三子之于是草
也安得不計所以存之君子之于氣也朔為重
而惡其盡朝氣與也中氣王也莫氣怠矣吾少
而講用世之學不勝其困于諸生就所為虛退
之說者以劑其憊騷不謂習之久而遂以藥成
病蹢躅一富而吾氣盡矣文升割所甚愛于經

生家言挾其未盡之氣以試爲令持滿而發天下事何不可爲也石城世廟 龍飛中興振烈之地而國家王氣之所鍾也令尹之重比于三輔衣冠歲時之錯列簪履往來之肆觀奉吾大雅豈第無貳之凜以綢繆維掖其磐宗而旦夕以周旋于典禮長江萬里東南半壁之倚藉于以樹帝王之四望而擅天地之巨浸居然社稷一鎮臣矣夫吾無所不致吾之適榆枋寥廓無不可恣吾逍遙也矣安在仲尼之標也于奔車而伯夷之目眴于覆轍哉勉哉文升吾定于尺幅之言參足下耳竟陵多賢所產不惠所交養實李先生者其人天下真人也其誠合于才而爲吏有譜修古人之理者所榻之下廬之式以相與有成者也性命之交鍼石投契區區所致友生嚶鳴聲求之一念邀荷視友之貺于大雅之神聽爾矣綏爾主臣

東李秉一

角曰和來拜讀教言冷風襲人如暫披侍片言

之得收爲吾黨不類私心所欣附也過情稱引何以當之當今道德文章竝推主盟如先生所謂揭日月而行天其間欣附氣類以踰踔乎一時者猶之長庚啓明分未先以司一隅者耳國家經義制科經義于士猶之矢也制科以取士猶之羅也的有所不必中于矢而後明制科之大鳥有所不必入于羅而後見經義之尊夫日月之行經天之中不知其光徹六合之外故非天所得盡也李先生不肯就一第而士與取士者之重乃兩伸于天下豈與夫長庚啓明之嘒嘒晝夜僅爲司而無當于普照者哉賢子詔英咄咄火攻一時彥士吾道不非世以滋大憲軾以觀致差足樂三復惠函使弟懵然遂無此物之愾此亦偏隅之光不足以當中天之照之一嘆矣俞平周旋諦知近履俞平品詣超與每一相對輒引人勝地黃師象賢薰服門下十年玄誨亦重精姿淬以神水宜其丰穎所指千人辟易爾燕稅小敘稍術所自始終爐錘之間此

道司命當並賢于崛起海邦共光嗣服矣第旅
况無足似者栖遲選人猶是公車而需試者耳
四方友生故業過從五花繁族環列几案茗椀
酒槍奇文共賞疑義相晰管不覺日之晡燭之
跋也天縱方生奇鈍不妨饒取意中獨適先生
聞此亦復耿耿然陣雲弓力之一關夢思也哉小
刻呈政三十年厝大影子粗具此矣先生何以
命之便中德音指我曰和就選人得景寧令并

奉韓師

不肖聞之士自以文進而上下之知始日輕今
日之品士以制義又其文之偏者也夫馮據空
中之所見取千百之人與其事相與射覆于目
之前意之表必其才足以辨之經生之行卷不
必才之足以辨而皆可托于文以冒其王者何
也盾羊而襲聖之皮以疑虎行盜而操王之
戈以隅于室莠焉而眎人以不可覈也國家立
法本揭性命之的以壹天下聲利之趨其敝也

天下逐响肖貌之人與毫雋之士胥相蒙不可
憑之尺幅而爭勝一旦之遇以幾倖故今日上
下之知不會輕夫擊轅有應風雅之歌審聲有
徹鈴鐸之聽所期道在其中心誠求之不中不
逮况乎憲制于王以定模稜義于聖以昭物者
哉不肖吾師二十年弱喪之子從尺幅中暗索
之祓之牛馬之走覆之露之襍祿之間師所以
愛其文而異進之也非不肖所及闕不肖所獲
異進吾師其果授之以與匪直以謀文也非不
肖所得言顧揆以世之所謂知其節度淺深之
至致即今天下之識者有能闕之能言之者矣
然則不肖之于吾師也襍祿之間所我覆我露
之慶其于夫人所為慶可知矣一日而左右去
之所匪瞻匪依而不可解其于夫人所不解又
可知矣世人尋常寒暄之間不肖敢以質陳吾
師哉夫母之養子也不學而能焉乃其能為母
也故生于能為女何則求之心無二致也士挾
其業以思一當于知者性命之于此道也唯患

沁入之不深俛得之而思以其言獻其身也此
道之于性命也唯患解脫之未淨程之生馬也
馬之生人也禾之生孺子而士而儒也彼夫取
精于亭毒而任運于自然莫不從必變必化之
時以著其不變不化之體古之君子所謂本其
誠之不容二以妙道之不得已類如此不肖俯
觀世局之糾紛以自反其輕生之面目求所以
解脫之道而茫未有得也知不肖所偶至而與
進之吾師所謂天下一人也非吾師乎孰知其
所未至厚憐之而終教之夫發明國家制義取
士之精意一酒季世文士之習以光昭隆古道
德之旨不肖無能爲役也吾師固已樹前矛以
道之赴矣白雲在天室斯非遠此飛不能奮者
猶之弱喪之身也豈直尋常言陟之愾爲耿耿
哉舍親徐照磨之便百頓備函附奏曠懷不腆
絲將伏惟鑒其耿耿而賜存之臨奉德音可任
依切

與潘景升

再讀惠書不能爲報罪罪焉仲良海內俊人弟
慕欽之久僅一披領然已益自信其所聞何取
于阪生而膚間綴之闕遊甚豪湏得辨古德
輟竹杖是處青山之致然彼遊興乃暢也則飽
啖荔枝御風往來俾彼中之願識韓荆州者望
紫氣而尾不可及不可及卽不得于景升可得
于朋友之毀予者郭景純曰吾生平所受有分
嘗恐用之不盡達者之言弟亦喜誦之顧當時
規之者亦自有其意夫拚老骨頭以五岳作子
孫婚嫁之計而日亦不足不若爲麗長者陶柴
桑母勞子孫萬里而白旄以旋爲計之切實耳
所以必勸景升先取此念與古德磨勘對同以
此漳州山水奇麗弟聞友人言之夢遊久矣安
得親歷其地志之遙奉潘先生憤鼻視市上一
好新伴富想武夷君之作妬也大集方生借之
以傳方生豈能爲大集傳者兩人之勘對尚畜
未定于纖絲豈可以未定之見輕捉筆耶夫景
升之言今日所懸于國門二三君子所爲繪之

而測之似與非似之間各自有其千載矣何事
方生之益多哉孔子之于顏子也曰惜乎吾見
其進未見其止孔子之未見回之止乃自未見
孔子之止也以弟今日之于我景升豈患坐無
尼父哉安可不需兩人之定而言之嗟乎景升
若誠未見方生之止于此也弟有所附載于其
絕塵而奔者于瞠乎之步矣東事孔棘兄膺一
命政當効力之時造物錮煞老措大努筋緩肉
一涉營度便爾憊然非時之無可爲而我之無
青來閣二集卷之七 十一

能爲于可爲之時也凡膺一命皆不可阻竊祿
之心以妨賢者之路只日晷歸得不錯迂于瓜
廬稱老母八十壽觴足下可畢閭遊迴車激上
晤言之快在水亭渡口碧流紅樹之中矣文在
文閣無覓處何如馳一檄從求仲徵之元甫年
兄爲我致聲慢去令郎歎甚

復唐宜之

吳令君人便曾草附八行部中文書遠度意欲
宣之自來早做定奪格表之事宜代爲謀者之

超超也惠來二十房稿拔序佳甚爲弟須兄作
未至前最數言付之遂已入板今未得易悔不
更小需耳二十房拔之役弟亦悔其自爲多事
怵怵之中添此一忙只緣二三同人推其宿業
相命訂定唯唯積篋中几爲發付苟丁諾責不
謂葛藤延蔓薈成自視所置所拾譬之花欄選
花在筐之內與依原在欄一般香豔不知勝劣
終屬何在且于何判斷橫生去處蓋身不在事
之中疼痛既不切于肌膚有漏光明隨相開
青來閣二集卷之七 十二

又不能洞照一切是非妍醜之所以盡然自謂
差爲不爽不知此中魁柄固已有負之而趨者
應我不得自主耳事外之人安得不悔此役之
多哉來書所屈指十人第幸射覆不遠一二質
疑如汪君漸盤陳君所聞不諗其何以進若徐
君紹煒陳君子壯者又不諗其何以絀于十人
外耳愚公盡以定本界弟觀其全豹今之老作
家不得不首位置之弟不勝奢念于文章而求
性與天道以規今日氣運所遷流于葭衡之管

尚不免于以樸示人之小嫌雖然此氣爲之愚
公且如之何矣陳君子壯居然龍種新出渥注
其理與文俱無所因襲復能無所詭畔竟其所
至的成一家言者主者不令盡其才于舉子
稅卽今舉于稅已不可容有第二回賜之間非
先師不辨其孰賢耳今之業已成佛足以自度
而并足度人定當以此推顧君錫疇其用心密
地求易枯呈弟所謬評其三十二義崖畧具此
矣如兄不鄙弟言細細平心下氣披之味之不
青來閣二集卷之二

妨使弟備官師摯之后以仰佐大雅正樂之功
耳強與兄事多又甚矣季彪考事殊可關念以
尊旨對少文兄言之至醉李必有以報其及不
及有主之者非兄與弟所得爲耳朋友相爲有
第一義在主者定不純以其權供天下熱心人
差遣三十年老厝大頗窺其槩未能舉此直心
以爲朋友不信之規往往不支貧而不忍友人
之助此只是學佛不誠不肯以此秀才身子舍
之乞士也真實猛發不可忍念此卽世法中湯

武順乎天而應乎人革命之願之力之本領恐
以半上不下之心終身蹬躲于忍之窠窖今日
以無當受用供無賴少年一絲一粟遊戲褻慢
因循那過日以一日眼光墮地以未還債負博
取自家披毛帶角無量苦趣耳兄但提我正覺
觀照宜之本色子諸法中世出世間委屬何等
可忍不可忍并弗論堪受不堪受又剩義矣武
塘數月乃以晉南此于行住節次既調山水之
勝友生之企亦不瀟灑龍潭一念湏遠度諸
青來閣二集卷之二

復劉太薇

讀惠近業丰穎不異當年精氣深凝極而超忽
馴馴游蒐爲變之境矣今子此道稱匠心者其
神理取精于性命其境界極乎身世所驗宕其
意格憑乎才情所鼓鑄總三物以構文之傳舍
聖賢題目爲之旅客以往來寄泊于其間此卽
供張齊輯賓至如歸祇成一掌亭之子而已則
夫如此而爲文抑一傳舍之文而已寸心之知

莫逆爲誰夫闖乳虎之穴而取其子沒驪龍之窟而攫其珠吾所畢其伎於文者可以雄于一世而靡我難矣徒以所期道在其中則貪夫可使逐餌於千仞之淵狙士可使斂金于萬人之市愚公齒丘開之流且噍之此其得失之幾又綦渺矣足下自顧此意于當年瀟寺相視而嘆果何如哉弟共二三同居嘗摩切以爲吾輩讀書討究聖賢旨義研其句豆必字字氣腥抒勒批文瀝其穎端必絲絲血瀾始稱真讀書子我與古人精神始合併爲一斯乃可謂不傳舍其文矣二十年于此頭出頭沒幾幾一當了不可得讀足下多作而重我未盡之憾也精氣爲物游魂爲變鬼神情狀千古如一知乎此天地範圍而不過萬物曲成而不遺矣足下所爲憾所未盡于此道也直如弟之區區哉弟自分志之精沉氣之猛摯百不逮兄有以信兄未盡之憾定倍于弟世人紛紛之目論便可一切瑱置之矣夫天地生珠玉以瑞王者其精神映見于

山川吾輩亦自思夫珠非明月玉非荆璧已耳何數數焉爲山而虞玉之不輝爲澤而虞珠之不媚哉弟所質于當世之解人以徵效九九於典記者如是爾矣足下裁之拙刻呈政企聽履聲浣我遐邇

與錢彥林

五年濫進賢冠馬曹而似是者才五月于此見端事在天下與其知也不如其不知其當吾身不如其不當吾身也今夫到任升堂吏持文書大判小判大押小押之不知如何下筆也旅見堂翁辟屬肆覲揖拜進反不知其足于何距手于何措也不勝悶然于旁觀之睨語暨心之了而如是焉已矣知之之味短不如不知其味雋矣居常恍慨一世之業見夫有所陳焉而口爲之嚅以爲我之不啻如是也有所勞畫焉而手爲之棘以爲我之不啻如是也今者當吾身而口之嚅猶然手之棘猶然矣日時也地也有所域之精之爲也魂之遊也何所域也不當吾

身而尚有其事也如其當身而并失其吾矣三
十年老措大事外行徑以五年進賢冠失之五
年進賢冠無事閒適以五月馬曹失之然則做
官之無所得總不如其不做官之無所失耳富
不如貧貴不如賤古人所稱做官不如不做官
之說也況其不富不貴又官不官也哉嗟乎彥
林吾近日宦況可似者如此校之當前乳母之
義以爲合耶詭耶夫以形用者事求可而功求
成也其才之至者辨之矣以神用者無所綜修
而物自定名自命也吾有志而未之逮然非如
才之必不可至也吾將以其老勉而凡焉瞽者
之于視也瞽者之于起也爲官人之不如其不
爲官人也吾亦題此不忘之心待夫吾時之熟
而已矣然則此馬曹片地其于吾家碧流紅樹
行且爲吾漸于磐之于彥林亦謂我何如哉天
下事故未可知也吾神之不肯吾許且奈之何
矣令伯父詒我八行津津吾家小阮嗒焉道氣
之迫人也乾坤始際長子乘權難生其間天造

草昧雷動于下雨霈于上君子經綸謂之大亨
此煉于境之效也彥林何以得此哉夫難之守
我無窮也昔人有一日而搏數虎者自參其勇
以爲慶忌烏獲之莫予苦矣不知其未嘗遇真
虎也真虎現前轟爾一聲山岳震動伏地而殭
不可收矣夫狂敢之不可以敵真畏也豈緣虎
有真不真哉牟父于人間事不當而去知其定
是勝我輩人顧我輩亦自有勝場顏氏早天子
哭之痛曰非夫人之爲痛而誰爲知子之痛非
以顏也所謂絕塵而奔騁乎其後顏子所苦于
孔子者今乃苦在孔子矣然使夫子以其戚戚
靡聘卒老于途者易顏子之懸解而早以擔弛
孔子亦不爲回也吾師固自有其戚戚以老之
受用耳賀廷玉先生近作何工課其長君亦時
相劇錯否吾一向尙作寄廷玉書而尚默然求
所以可與廷玉言者而不得自是我之不濟也
乃真知我者能千里而攝我有不忘之心吾必
神之聽之者不在言矣宜之信吾師輩吾近所

擢之頗深八行縷縷或有可共商者不必當于
宜之亦云方孟旋所擬當于宜之如是而已矣
二十房拔不必關論著之至致作者當場遊戲
田僧超壯士歌執麈美童差具矣序文頗志微
寄見當嫣然一咲也吾在都門于老母不以奴
酋之警告出都門而南不敢以徐子卿二老之
歿告思老人心忤不能安其子之貧仕也欺其
親使蒙挨其危之日以遂吾竊祿之念業以不
能一夕安今且稍稍有聞而禦戒心矣豈可以
無效于時之官強其親以冒有違于心之養哉
做官之不如不做官此亦可以決志矣晤言之
快日以幾之

與馮宗之

天下意表之事弟亦多所歷之望吾輩人吉祥
之氣于其文章有不卽得而必無失在意之中
亦多歷而多信之兄何患哉弟信宗之于其文
章信文章于吾宗之也天下不少信如弟者然
必不能勝宗之之自信兄之無患于此也亦何

所事弟之嘒嘒哉夫全于文者之不必全于氣
也全于氣者之不必全于神也神之于全微乎
微矣既彫既琢還返于朴老子之意深矣遠矣
先天元神樸不可名何有彫琢以弟觀吾兄于
此竊自信其劉尹勝我之知久矣夫世人之不
能純食天之氣也造物者之仁之巧于是以其
氣傳之于人而使食之慈母之于赤子也所以
需養于乳也神仙家之于精液亦猶是藐姑射
之神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其塵垢秕糠足以潤
鑄堯舜夫不食五谷矣塵垢秕糠安所取之蓋
與人共食之中超然有其吸風飲露之致所謂
天人參焉之謂道也吾欲以吾之文食于世所
爲傳吾之神于天與人之氣者又可知矣遠荷
記存是焉暫對房拔書生習業不禁游戲奉博
一噓小序頗寄微尚想知我者有心花映發處
耳兒子消息殊杳杳向者芸耕石田今并蠟牛
不可鞭矣得有太上靈符不恡分以度我新令
君何如舊君弟頗托生平未有問者緣伊未先

見聞曾一道及否也損晚登謝諸盡嗣音

復徐女翔

冬初竚讀諸賢捷書寥寥故我相知一命至者
真以後息之勝試吾黨耶東事決裂書生杞憂
已不自禁廷對舉動又復爾爾此可委罪老奴
跳梁耶說者以武之無烈文之不昭其德氣崇
蘊于宮朝否肩之日深而裊其指摘于揆地之
無狀此皆所謂以覺痛之日爲病之始未可與
言扁鵲倉公之治也夫文章之衡不定而士之
氣已先萎譬人一身氣之萎矣形神何以相接
腹心手足何以不散亂潰敗而不可收拾哉東
豕突驚而游見膠元之執天地 祖宗明告以
病之不在痛而應救于真所以病病者我輩霍
食共廬西京寤嘆之愾所爲先振其萎氣以待
夫能言其病者三年之艾求必有不能一息苟
安于燕笑而謂逐于俗囂者矣子長婁東旦日
卽買南舟丈夫有其重于此者一振吾黨之氣
以觀成于敵王所愾乃爲真能以四載之告成

報塗山氏子夏之日冬之夜之耿耿耳文之利
害所由前書已略具之純甫去夏自臨清貽書
以爲正月必晤于都門今未見至日以望之或
事定而還爲致相憶女掄諸友并寄予懷南來
聲聞漸近想全爲快也

與劉吉侯

入都詢吉侯彙試音耗有稱前隊小郤者不得
其故入各昵其所似不應左迂如此讀佳卷知
政以形似太過失之優孟抵掌學孫叔敖楚武
爲之唏噓而低迴設今作此于叔敖之前不真
真捏怪而怒目以向必以爲戲我而唾去不顧
耳夫人愛其貌者之惡夫人之似之與憎其貌
者之惡夫人之似之也其情豈相遠哉况僂僂
似而不掩其中懷之不然彼黠而窺吾于意象
之表必不難倒真情以與我構亦明矣嗟乎吉
侯使伯夷叔齊自旋其面目而以桓桓赴赴者
受上將軍之賞以爲此兩人者肯甘之哉足下
于此亦可固于自信矣夫抵掌學叔敖者徒失

吾吉侯而未必其得于叔敖孰與吉侯而自抵掌未必不得于叔敖而饒不失吾吉侯乎弟所勸駕足下于反日之戈惟有自信而已矣足下其文清真安雅今日大江以西青蘋之先氣也吾道不非神聽自在何必從人執爰以幾一當哉弟之不能似人也至于不合以老而不悔不敢隱其快炙背而美芹子之意以爲獻足下行以歐陽子之文合乃鑒區區不欺耳舊夏二書附周生以應者從蕭伯玉致吉侯及令君不意其無賴而匿之也此生于巧成兩君子特達之知若有神以主之矣茲復作一書令君希從者轉致之

與王平叔

聞兄挈麗人而東使弟無從更覓晤言安得翩然策衛沆我寐憶弟且坐趙老子黃庭爲質不懼兄夾被中不奮發耳弟几見我輩未肯割念世間者便從史專精八股頭事譬寒乞兒習唱蓮花落幸得殘餅以糊其口遂謂人生活計無

復過此不知天下富人固有家受用不盡犬官飽饌也 國家經義之制蓋明以匡束天下奇偉非常之士僭途於我以見能于當吾之世者世之資可以不藉吾斬乎世之志不可不得則所僭以見于世之途不可以不遵亦明矣使麒麟可羈而縻今豈足異夫犬羊羈縻于古文詞也與羈縻于制義何以異哉張季鷹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生前一盃酒古之達人樂得所欲于當吾之世也如此沮夫緯聖之諦昭皇之度道此爲尊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德此爲盛合章時發黃中通理安在一時之不可千萬年哉實不能焉而藉口不屑弟老曆大三十年蓮花落兄業過而端冕以進之矣小言縷羅敬質長公總候西來晤言判之

與虞卿

書來具見感憤之意非造物凍凝之極安得有此驚雷之鳴吾弟起蟄吉祥卽此赫題爲葭琯矣鳥之習飛決不藉傍邊之扶掖馮其生氣以

自鼓自舞于空虛之中九萬里之風皆其怒而
飛之一念所橐籥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此豈
更有以其息吹之者哉吾弟指端搏挽鬼神應
于箇事後先關節無復疑慮諦味來旨抑有未
能信徹所謂致遠恐泥者耶誠之不可掩也瓦
之坏竹之簞死雞之餘骨啄木之跼步總吾心
光明蕭蕭所現露世人掘地得泉而以爲水專
在是無論失全于水卽此一勺不成受用耳漫
去此語情貴情思有以復我此爲驚蟄非第來
旨之陡發也都中一家托庇清安尊公老叔顧
念勝切感荷可言吾前饒舌竊附婁敬陳漢高
帝百二之策以爲非急則吾言誠過至于楮尾
拳拳及于財物之論是我不成長者以致長者
有不信之言真使人媿惡無地矣四月謁選得
南聲問漸以不遠想全爲喜快也

與尹上理

客秋還自都門知足下以試事左于主者嗣又
以太夫人之戚儼然苦塊之中陰陽人道之患

游至一時有情之所難堪弟以病冗曠焉尺素
之問此耿可知世境缺陷多出意外性情之變
亦復傳之所貴吾輩權其當境自爲消息耳八
股事業埋頭半生庶幾一當以報所天計無復
之業已無聊于此而吾親又不吾逮誠哉爲情
之難然以小戰之鄰而淬大敵之鋒邇其所不
可邀者于親之年而奮圖吾所以揮戈于不朽
之計者于將來之日譬之凍雷迅電之掣擊賊
奔于莽蒼之間通天塞地生生之意政所謂應
龍來問三集卷之七
接不服者尚事斤斤作兒女酸愀乎哉中山之
玉炊以爐炭三日三夜而色澤不變一畚煅煉
一番新彩豈惟吾之色澤不爲之變且借三日
三夜炭火之力以益玉吾亘今亘古不壞之真
神從來聖賢道德之純備與福澤之靡窮少有
不從患難醅之而出者春秋所以致警于隕霜
不殺之物也此間能真實受用者存乎人耳指
石爲玉過火則碎此豈吾輩所自處哉從前造
物以小小適意供養足下參我殊深今乃可知

懷與安之爲疾矣此番煅煉非復尋常所以受用之道其備以示我甚樂聞之

與葉郁華

得讀敬與令侄賢書快焉天之所以位置夫人之不遠人意也此際可想吾兄接雲樓燕喜矣弟入都門與居葉郁老者耦俱趺然履聲之企也何以尚爾十畝之間也哉勸駕非言昔牘舉之無所事贅弟見夫此中之薦紳與所嘗交生而過從者其子弟之得傳父兄誼者不喜而羨焉川之于水所爲樂于逝而不舍也其父兄之身考而澤在子弟之未必繩也莫不誠求于上以幸而嗣焉火之于薪有惟恐其盡而思傳也此人之至情聖賢與衆人所不約而全者也况身餘未展之志意而官留侯竟之勞績者哉以兄所快焉令侄之賢書以及觀父兄子弟之至情所翻然于通思之勉者知不獨以始末動靜之不可以繫維矣弟近狀故吾無足賣似老母不勝江南之思擬春夏之交乞一留曹姑托祿

仕得及都門尊酒道澗愉快可言夏中拜刺附謝

與余彬宇

岳仲來拜手教珍贖謝記存之辱兒子小挫益練汰其踴佚之氣歸之大雅遲得一日未爲非天就之弟所可必其才終不濩落耳書中似尚傲心狡童何也古德有言滾油鍋裏天下大清涼處驟聞此者謂之捨淡此惟真正入得滾油鍋人知佛慈不相誑也我輩實實怕熱不如不近熬油竈子此于世法求爲寡過則可其于學道終是未煉之金未琢磨之玉故衆生功德于佛不小信不及者自跽却耳夫目前一尺之光喉間三寸之氣顛倒天下精靈之人汨沒一生可勝道哉弟二便着惟有定守老僧之不動以聽其伎倆之自盡然校前愛用已折半便宜矣弟學佛不成向兄道此不翅扯淡知不我嗔聊用當候笑而寘之

與張子庶

日者獲拜尊翁先生慈惠之命申所益請勿勿
行子倉猝鼓柁溯洞兼葭之洲悵焉伊懷之離
以自致也玩讀千底足下藻文開恍疎節載發
世之器覲披玉質渾毅葆真韞甚深之旨天祚
明德蚤揭亨途所謂闢康莊于曉日以供飛兔
騄騏朝氣之驅驟君子于此所爲兢肅其步馳
以潛遂吾日可見行之用必非世人恃于躋足
之有餘而苟幸以明得志者可同語亦明矣瀕
行諄承問旨之雅勿勿不知時作何語其間有
東坡全集卷之七
謂食以喻學者出入喉間未竟其隱茲謹悉上
政之天地聚百物以養人唇與齒與舌兼官以
司其納之牖齒獨擅其無所不破之銳分鑿上
下之隘革物之形以取其精咬之咀之齧之齧
之物者于此無所避其脆膠者于此無所避其
解而清者冷者于此無所避其熅與糝和劑乎
衆芬以授之脾與胃脾胃不代唇齒舌脆物解
膠熅糝之勞然后能專致運化之功以資澤其
西體心不顛倒枯澹其思慮之官于脾胃之奔

故雖久滯結禰之適而得脫焉世人新婦屏枯
之苦吾淑非德耀 以年倍驟入世法之排場
堂上之嘆喜既未易知厨下之甘辛又不可問
暫學親事欲出一語不省何處說起視老處子
偃仰華實動止便省直如鹿鳥之在籠檻而望
山林才不猶人觸手榛棘亦由韶年擲棄至于
老洎驚筋強骨無復可以供人驅使平日軒輶
談天下事意謂八股頭內殫吾精神刃之所迎
當無屢餘地自身經歷乃自媿軒輶談無有
東坡全集卷之七
是處耳從北而南旁觀之論以爲越鳥一枝庶
幾鴻得其楠此藉驚風驟靖或可波不及餘卽
今天之祚宋今誰爲司馬君實者阿兄人才如
此其必不敢以八十歲之老母徵幸于意外之
萬有一得亦明矣鹿鳥之性安得不益急山林
之歧哉胸懷本趣自身經歷知我不誣也百凡
旅狀舅父逐日言之可竟其端奉達諸舅父五
月草草此時景况又更一番然其指固不大相
遠矣橘予飽霜念之涎墮安得飛騎浣我翻其

別位老弟并寄聲

與萬孔思

我輩業以臭味並當吾世浣此室斯之愾所藉
旦夕言詠如金如王之文耳赤素屢憾杳焉鱗
羽蘊結可知矣癸丑之役王者困抑天下奇服
之士以申其所謂文體者房稿賡出畧約相如
庚戌以前屈指名雋所爲精超渾奧之致無復
可尋然亦絕不見其龐襟不馴之習譬之鷦鳥
冲蜚翻必先戢按夫先氣必有大張此道之人
乘運而興中行之系首稱狂狷惟是吾黨知所
取材已耳夫有使一世之人必好之鄉原無必
使一世不好之狂狷六籍之旨燦于日月有大
力者負之而趨暖暖殊于一先生之言者吾
知其無能爲也三百年來所未易言此時已清
道埃之矣無忘交勉可任拳切

復黃贊伯

不惠祥心儀贊伯之日夙矣生幸當吾之世又
幸以草木之滋厠之友藉長于惠好執刺攝謙

數齒以對未所得申其引分之讓辟景私悵實
耿耿耳敬仲北伐得路師馬得水師蟻耳目殊
曠吾之聰明時密寄于宇宙之間精智點通萬
物之一察并族而佐吾耳目之用彼夫慘然舊
槽殘櫪之桓旋磨礱圩垤一往一來不相關于
飛蓬燕雀之前過其孰爲顧而問之知其可以
翊合匡之勛而起百萬性命之道者乎然則
敬仲之師馬與蟻也馬蟻而師敬仲也與哉不
惠所爲不得申其引分之耿耿贊伯實以路水
青來謝三集
之一察與嘉之矣程墨點燦敘文承屬卽擬取
小構附致耶許未輕脫草者贊伯年來所執牛
耳于此道之丹鉛旣非邾杞宋參盟之敢齒今
日之舉其于贊伯又非往者丹鉛可並論也贊
伯之于此舉也豈尋常視之吾亦豈得輕言禍
之哉草去數語殊媿聊瀟不鄙錄賤姓名希大
爲別正營之欲言滿臆可得長于清溪一尊北
上敬儼田僧超壯士歌以相企耳拜祝并謝

復曾隆吉年兄

當今文章之命世以于斯我父母邁德象賢之盛旗鼓所憑第一老措大得世奉執父之役前導其間靈魚三食神仙五色靈笈而成脉望此重從未來切荷佛受記于文字因緣超證上乘弟之結業自分于此非常拔濟不敢夢見我君代寶五色靈笈不斬三惠先施食之矣此爲鏤荷直一日雁行之翹附百里花氣之氤薰爲快罔極已哉大稿敬襲供家祠兄弟及朋輩稍識字者時啓相爲頌說奉宣作者之旨釋我君德

覲原

與顧伯欽

讀粵錄至後敘傷今天下士少氣之旨令人慨然孰爲以身嘗試又孰爲非以身嘗試者反復精義所在證牘于居嘗所管窺蠡測于長者所以窒瑕蹈間之穎緒吾師實以身廸粵之士何

慮乎不有祝而似之者矣弟老措大本色原不可著紗帽陶中維秋之役二三生平馬笠故舊又一時新苗好事復生尊酒談言夙業披剝東西南北朝夕靡遑不覺婆娑不淺興復兄台所聞意興如昨是卽令弟輩述所周旋言之耳吾黨自擬文章部署操柄有在定不敢以目之不惜借輔于氣任其橫決兄台成事已告前券有何結果云此以悲念如弟等人可耳顧弟實無有所結果者此惟真知我者不詫其狂言耳

懷人曷已

復諸孟旭年兄

人之生也其精神無日而得閒故古人命生日

勞有生之類日在勞中雖聖賢不免所用其精神不相謀耳正而用之有寬有緊不正而用之有浮有泥寬者按吾之步驟以讓造化之先緊者論時之關急以鞭性情之後浮者顛倒於妄想從夢境而占夢勿勿茫無畔岸之據泥者沾滯於影事譬酒人之中酒杌杌不得還湏之寧夫人盡勞也其精神盡不得閒而無所用也直吾與兄也乎哉以弟之樗散無當於世天錫之以八十歲之老母犬馬之齒長矣又無子可以代養鮮兄弟可與分侍在王者明以將母一念厝之於緊之地而官爲寬着矣無當於世而係官之籍是天之德以祿養逮吾母也其人不堪于官而得以似仕似隱之身羈栖南司馬之署是高皇帝之德貺吾母以老而安其子於拙也以一老進士之倖得於意外而妄想之顛倒於意外一老進士舍其所當局希於世有所之而影事之沾滯一不得就兩敗俱傷弟之思此至熟矣越烏南枝之徙計所以自處之道宜必

出此而後可耳來教云若以弟之悠謬於無所可用而恣取愛閒之便宜弟則以弟之精神固未嘗騷於閒而無所用也孟旭所處之地自視於弟何如也哉不得不緊着官之事也浮念於母又不能輕去其官夢中之夢占執與馮乎不得不寬者母之念也泥事於官又不能撒就吾母酒中之酒醒何時解乎不可柰何姑安吾命旨哉兄意何所取西江之沫又何事患粘壁之枯皇天后土矢茲弗諼足吾兩人勞生之養無上法門矣勞以益勞命日益多傷生不淺惟兄省之弟准念四掛帆而南缺焉季昭東道之欸量移消息六月未可知八月決有善勝者落季昭書當悉之臨清老母可得會巨嫂全行甚善弟舟符徑可逢嚴陵也恐時日未便相及耳惟酌材示之

與嚴印持

拙稿甚煩吾兄昔人文成而借譽玄晏未聞并以災木相勸不患所藉玄晏之言不敢自以胸

請耳唯兄不惜齒牙焉三十年守一枯管竟
得無所得而無所得者卒不可得自今已往此
中頗有脉脉處以爲凡言多不如少不如無
顧念既以此道頭出頭沒于人間世如所云
真是說得行不得也雖然辛苦艱難備嘗之矣
非真過量之人搔吾癢而令吾吟按吾痛而令
吾哭吾敢多冀于今之世哉夫搔癢易也按痛
難也漢以前其人足以傳皆以其痛傳其人者
皆以其痛之按譬之醫家砭鍼之工拙而後用
湯藥醫者始多護疾之念天下始有終身病而
不得愈之人師曠之言曰使後世復有如曠者
必有以知鍾之不調世之以欺德相標榜而不
顧天下後世有曠之聽者衆矣弟見不及而竊
知如此者之可閔敢與我輩共切砥之孔子曰
如有所譽其有所試解者以爲善善之長不知
此吾師用譽之慎也何也毀者小人之事君子
必不出之于口君子而未忘于名無試之譽時
不免矣好人譽我亦好譽人堅爲壘而使攻者

之無譽多爲塗而使尋者之靡適天下是非好
惡之實掩于君子之相譽者乃甚于小人之相
毀直道之不行吾黨寔職其咎矣孔子不復言
毀而必申譽之有試其慮之遠孰知之哉弟兒
子之念不敢寘之庶几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
耳承懇懇之諭藏之中心矣初歸不免多俗事
中秋后將稍理頭顱所命當徐首以報也忍公
季方并此寄耿耿佳章時以示我唯日望之
與聞子將
艾千子過此時與之讀大士近業已相共之
壬子又虞伯玉失其故吾然吾未見其文也今
接子將八行具說朋友直亮之繳此須求巧便
力幹旋之人才實難况其人本非不可披心腹
者要思所以能折服之道未可以嘆惋置之
也文之日隨吾輩覬倡草萊之義弘此竊取之
旨文告之行灑然前茅之效江右二三君子獎
翊是先吾大難其于羣詠之中伸茲敵氣標勝
來者不謂驕志客氣頓芽其間以爲說惡者之

藉運之使然無如之何者哉夫吾則老而暮之
如矣所謂是在子將其慈圖之俞君宣作令直
以佛之心生人卽佛之法將無用之況世法耶
此君在百姓其慈悲之父母在我輩恬養性命
大家沒事之大師其人不愛錢而非以食廉殖
其官不惜官而非以勇退護其名吾從未見如
此人殆莊生所謂人貌而天行者也耳伯之說
蓋實未識其人而爲我虞其喋喋耶一樣在佛
事人梵語所以問訓對之方無義語所以借救
饑之計在人所以處之我則已休已歇之人矣
卽遇世法人亦用我法耳人未嘗以我爲羣狙
我亦不必以人爲海鷗也此言對耳伯似太深
對于將又似太遠然于將本以不世法人新入
世法之排場此亦差足備絃之聲與鞭之影矣
俞君大知李君仁季試檄之與校士全事取異
等第一人稱美不啻其口又以雜佩申之此亦
不世法之一端已季不首爲程文宇第二徐應
豸五名內俱族族佳士也程兄文直超超近一

書送詹令君中季和兄之命再三之祝卽言輕
想不茫茫也

又

十四日舟達嚴陵布帆要荒平穩鄙况孟陽書
悉之五十日逍遙湖上劇力擺撥一至超然精
舍回崖相對杯苦別去追思昔年我輩課業此
中子將諸賢休沐子舍子獨飯講堂乾鵲從梅
子樹飛來就吾碗取食剝啄几端與子七筯相
和飯已乃去今暫一登憑把苦未語擡夫因進
主人踏客茫然回馭境變幻怪至于若是顧我
不知還是昔年之我耶光景百年生寓其中祇
憑無端利害誹譽爲境苦樂驅我從之頭出頭
沒了靡歇休由我昔年顛預送日未能磕頭研
參真樂要領今日那得不受假苦折磨桑榆之
光既迫究竟之計勢如反覆摧卿不若瑞卿兆
開蚤騁返真之駕省此十五年益多之業耳言
之匪頑懶不自喋嗟乎子將以吾并觀二三兄
弟亦非復爾時超然傾吐之日矣一息而視食

人間可更顛頂那過此息哉應酬稍定此才爲
動爲靜爲近爲遠作何料理夫身之精神家之
物力生之年事秀才之本領總應世之生業不
必其當于道也吾之父母未能遺世之法以望
吾之供養吾于色身色界不能不就世之法與
之隨順爲周旋安可不精計其節度之饒乏與
緩急以時踞于其所不窮一不窮而世間出世
問法兩舉矣在于將自力斷于動靜遠近之間
而已矣夫不贊之交際簡而物力不虞殫矣
卷之七
之供可不借饒于子舍也不情之酬酢屏而精
神不虞敝敬通之病可不分譴于回車也假樂
之中時而釀真苦之孽出世間之法必不以太
深驚而求也假苦之中不妨透真樂之旨世間
之法不可以習常忽而循也故曰在于將之自
爲力斷斷之此其時矣習氣纏熟舟居半日三
尺老啄便爾嘵嘵用寄一笑老韓書可便致去
并劉方寅有回字俱便以寄我楊甥小有曲助
遲更圖了願耳應祥頓首時舟抵嚴陵

卷之七

青來閣二集卷之八

西安方應祥孟旋甫著

尺牘

與蕭伯玉

當今人文壇坵大國稱勝然論之難定亦無如
大國者何也人爲政而不稟於一尊也大雅紹
明在斯之旨其義斯丘取之豈借子將以徵其
罪哉春秋之作其法詳於治內而其責備于賢
者吾兄今日所以樹表于鑒裁其事之非異人
任可知也子將文告之役猶是草茅之義也孰
與躬受王者之脈以獎吾同好而征其不享哉
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伯玉其懋圖之大江以西
其在近時號主盟者以異全爲臭味以臭味爲
封域足跡有疎於四境之內暇問縣寓之大觀
乎勉哉伯玉總一倫類施及吾黨予日望之矣
徵文奉上不敢刪鉛義在主者矣王參漢年兄
劉吉侯各書一封希卽致之母玉嗣音不勝奉
企

東尹長思

長思足下都中覽誦尊牘度登弧之登必先足
下耳不謂枝斯亦與武夫其儼長思何事亟亟
此哉惟不佞弟老而臊不堪庚薦耳南國丙午
賢書海內推爲冠冕其中沉心穎驚靈氣汾灝
吾脈膺長思殆無兩焉國門所懸已足籠蓋都
士重以年來醞含不朽在斯凌湯轢吳包陶吐
馮直足下長物耳敝友聞子將將尋文告之役
紀綱之使四出而羅宇內名文江右譽髦唯兄
爲政不啻求傾篋中近構同人之作郵筒可糾
者并祈博以致之其懋國焉斯舉也成載錫淺
其留意焉

與聞子將

易文未有頭緒來人且于此待端午後可反命
其強半耳益年來應酬苦人不知精氣皆從中
消耗如今略料十年前生計便覺百病俱來相
虐細小刻字非借日光不能灼見所以校閱之
事一切寘之近文得十一首看之作何語新社

生焉道德文章參萬成純而世每青二爲兩去
逸取勞其間燒吾精管俛而得之者抑繁有徒
矣以吾天陞志之如此其精也氣之如此其厲
也所進于技之如此其冒也其于天下有何不
得而賸賸乎東西南北之曲折之不能了于心
夫河伯一旋其面目而海若固已眴然喪我于
胸中然則塵垢秕糠陶鑄堯舜之業何以効于
吸風飲露之致哉吾知我之終無所益于天陞
蓋自天陞之時我知之矣病侵人小存味
就草須更覓便寄上西戌第一人先聲吾必不
肯交臂自失耳思曠清深朕人同舟趣味真如
來語拙集呈覽三十年措大照子時當晤對諸
企嗣音

與王無沾

老母旦日伏承稠疊之貺人于之心拜嘉感媿
舍弟持來近業讀之駸駸古趣仍捉筆間攻苦
之不易涉世之欄柄日操日習詣理自然日熟
措之于文自然日精此在時以聖賢之言參而

覈之讀書未有無根本而涉世不入俗爲文一
墮魔者此言惟可與無沾道耳家弟周旋一事
無沾根本經略梗概見此矣夫童牛之桔槔已
后時豕之牙不可不當機而積也習用之人爲
之奔走而傳弄者或商所以去之彼可不托宿
逋以多無事之行又可不缺朝夕婢僕之用在一
轉移間矣諸丈惠存儼卽樞以致九頓之謝
僕僕世冗先布耿私疏節之罪伏祈崇察

與勞人

青來謝二集卷之八

楓林之役辱顧惠好百日周旋長者膏大廷
之誼業已千載自憙矣更相從吏蠲值剖劄以
布其文弟亦不揣慨焉拜命蓋庶借執事者風
力之厚以貺一時諸生羽毛之助不謂事局乃
出意外又未嘗不以孟浪自嗤也區區之心差
可解于執事者當年束脩所入罄出以供工費
非敢私擁素坐聽諸君之折閱也乃所選文
亦非鉅貨也徒以市之非其法以致書滯而不
行蓋江右八閩兩以翻板取贏利矣然則此事

之出意外實吾輩共當財運之恡人力無如之何者哉弟今正在旋渦中相燃眉之急而稍爲計焉在定宇或肯曲意爲通融聞近亦不免爲落水羅漢卽此我輩可相譬矣文有鈍而不可恃也天于食物何仇哉弟之此中徒切不安而不能爲力此終當看天何如觀如此景象欲作軟話相寬識者亦共嗤而不信矣伏承督過慙焉靡寧漫爾奉復惟所裁罪

與孟陽印持子將

青來關三集卷之八

元晦人還一字寄于將想具見之 朝議更新凡欲掉鞅一世之間自無隨人脚跟盤旋道理我輩胸中一線衝緹亦自脉脉有所可按者此言吾不能于世所謂必然之筭有所稱引吾生平氣息候于三寸之毛穎天地萬物之于我其氣亦畢于此候之庚戌以還前事歷然宜不忒于識者之審察矣三百年取士制義 國家三百年天地萬物之精氣也必有事焉而弗正心弗忘勿助長也吾氣所以浩然塞乎天地之間

耳于事不能操其所必有心乃不能不正心不能不正則不能不忘于是乃不能不漸長于助矣夫科名之于制義也猶男女之成形于胎息中也故胎之息可調而成男成女不可爲君子所爲必有事焉以任夫氣之所自生亦若是焉則已矣柰之何漸長于制義而挾科名以爲之哉士詭遇以開上之失馭文不昭而釀武之無烈萬物喪其性命之情以致天地不得安上之之位精氣之傷生心害政一至於此今日所操有事之心養吾全氣乘夫衝緹之初動以通觀天地萬物維新之洵美者孰爲激衰道善其人也哉我輩于此亦可自按于一念慊與不慊之介矣應酬勿勿中有微緒引之輒亂漫疏其梗概以質于不甚巾吾言者往復究此庶幾比于巨鑪之寸莛耳聞 曾至湖上所聞幸詳以相示有書尋韓一令寄計日可達也

與伍弱生

傳玉生爲應祥言弱生案頭時置若一編鼓吹

寄賞茗椀酒槍兩人相對品隲天下士未嘗不
拍掌稱劉豫州也不惠祥窮于天下而以老許
慮無可藉生活者又計此等生活唯可用自佐
其老與窮不敢更出求商天下累好我者質非
旃檀輪困離奇錮守偏嗜震風烈日之所摧剝
迅雷驚霆凌水層雪之所激蕩而礪礪益亦備
煉困歷庶以不比陳根腐芟之汶汶于世者矣
歷困之餘光存故我嚼之而有味如臘蕪之則
其臭不芳無如吾質之下耳弱生何所取而奇
青來羽三集卷之八
好之使者捧惠大集觸目之頃光怪隱現悒悒
有物存乎其中流連寢起幾再旦夜不惠弟生
平硯硯不自揣量妄所幾樹于此道境所卒投
而或苦于心之不能攝心所擬到而或患于才
之不能赴雷轟蟄動水窮雲起十年光景一時
迸露奮欲鼓其既衰之氣一櫻弱生之怒畢吾
技于孤城之捍吾以極吾心與才之所能至卽
斷脰決腹而不悔恨雙鳧不用吾命也嗟乎弱
生我其久喪之子乎哉食于其母中心悲喜得

不交集比于玉生松風之夢中間吞針刻臂之
旨一編案頭弱生固有寄賞于尋常茗椀酒槍
鼓吹之外者乎 國家取士稟聖賢四子六籍
爲功令故制義家言標體嚴而其道尊漢唐以
來制科之槩曰孝弟力田詞賦論策季之下也
其害止于詭行之不情綺靡汗漫之不可振名
實質文相爲冒人心壞而世運因之今之名爲
能文與挾其所爲文而櫛爲擅世之衡者其大
可數而知矣四子六籍微密義諦駢驅而胥論
詖語邪遁之詞之桎梏與斧鋸人心世運之惜
毒直漢唐未造所慮云爾哉故今日制義之基
壞非直文章之劫也千古聖賢之劫也吾輩相
勉取義在斯之志所謂慨然共濟以庶起此道
之衰極其心之所攝才之所赴以使聖人復起
而不吾與易者吾以候吾弱生之細若氣微若
聲者于尺幅隱現間其必不以所嘗願領于聖
賢之賁志與世人爭勝一來之言亦明矣若夫
文章古今揚屹性命之變得失寸心之知四子

六籍揭然功令朗鑒之在懸矣安得山水之間
茗椀酒槍相對弱生足下踰以質之夫君子之
有所不得已于世也衆生之弱援以由已况坐
視聖賢之淪洩與出與汨于逝波之不返哉不
惠所以妄冀微樹于此道甘于窮以老而不敢
改吾度也時不我與其若之何以予觀于足下
可謂具有天之所以與我者矣懷之好音日以
幾之乞言一冊并陳生甫稿奉覽邀錫不匱中
有微尚附代承風之請焉爾縷觀主臣

青來閣二集卷之八

十一

東鄒孟陽書

初以力量自計出門之期得孟陽策勉之語蹶
然思奮以十月之初可以拜信今此興又復欲
衰矣詳具子將書索觀之悉我近况也來書以
明年試事不免焦急急之政此時也舊所選易
文精熟於胸中或作或改三五十首以活吾筆
場中四經便可不勞而就新文取其尤妙者輔
之可也但能作應酬往來箋卽辨作論策又時
閱古人文字以潤之卽欲資記癸甲程畧足矣

表不可無二三十則耳此時急之恰好也一月
決宜作十多篇文耳此甚簡易法門吾輩所以
聽天止此矣徒爾焦然無爲也吾胸懷本趣旣
不樂與世人俛仰有父兄在山椒水澨超忽自
放又所不能只得低頭作秀才生活無如盡心
時秣爲勝場矣上智所患眼高手生孟陽之於
二患乃似都欲過我夫不以我爲殷鑒乎梁六
婁東還可令買舟泝流踵庚子之遊萬林紅樹
十里琪花足供擁鄰况唱訓往返不少清發之
言來閣二集卷之八

十二

母忒懶乎橋一雙附械

與徐二官

吾初見二官文奇賞特甚來者之有不可測一
如獅子墮地有掣斷黃金索之猛氣一如天
澍雨雲滄雷轟天地之勢靈霽而若欲倒翻者
政候于此企青山綠樹瑋異之觀于試揭孤蓬
之際不知何說相疊忽失懷來泰山驟礪黃河

倏帶人亦有言虎必無更爲犬之時然莠或有反勝苗之日夫莠則莠而已矣苗而不秀秀而不實焉自喪苗之真思掠而陪莠之席烏知夫苗之不成其苗者卽莠亦不成爲莠哉故曰莠或有反勝苗之日者此也物生之不齊也苗必無變爲莠之理逆持造化之權而不顧其犯陰陽人道之惠固已愚而可笑矣至夫不成其爲莠始乃驟然而思反吾苗其如時之過者已不吾與質之枯者必不復腴一杯水之仁凱救不仁于一車薪之火此孟子所謂終亦必亡者斯誠佛所憐憫而莫如之何者矣熟參今昔之變力奮其雷在地中之復命自我制有何是非之論可眩得失之數不可知也哉虎犬之喻亦若是而已矣老儒巾語從來不敢討偏宜于古今世界人物性命本色畧具于此今單于時義發之孔子不云乎君子于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夫取精明聖之六籍而資身于昭代之典制 國家三百年名賢碩士所奮跡窅係如此其大也

可苟焉以停當于一目哉薄其附野居氣味不足報嘉投也鑒而存之

與徐介夫

臘月奉一札尊公所以寫茲契濶已槩悉之想介夫于此當更有所相明耳夫精神之至忘可以學而以學不怠此豈復有蚊蚋之過之可以挫吾思泰山之前崩與龍蛇虎豹之駭突之可以驚吾神哉蚤知窮達有命恨不使十年讀書古人桑榆感慨透革之言乃有于此更下轉語以爲讀書亦復有命此真天下無志意人委其有用之歲時筋力以聽鬼神之播弄者不惑此語命自我造矣寄來文字具覘氣擬之悍擊吾所求多不已搏萬里之風必須于大如垂天之雲之翼君子亦自勉我之爲真鵬者耳六月之息固吾怒氣所迸激也公侯干孫必復其始時不我與勉旃而已戴府尊稿若行之急便共平予共圖一序冠之吾勿勿酬應乃無一字可枯俗物累人奈何奈何并奏此記尊公

與姜有源

憲翁泊令君來再接有源書發憤之志不以賞音未觀與懶道非私心甚嘉之淮南子曰寧戚商歌車下齊桓聞而該輔至精之入人深也精之至者聲不知其所以出而人不知其所以入兩相遇于甚深之地也聽非桓公不能于吾歌幾入而能與吾精論至哉由此觀之歌不能深入于桓公必精之未至如寧戚亦可知矣歷年之學晝夜不息之勤吾輩自反于寧生何如哉吾道不非賞音未觀直摩厲以需時耳其何患焉風沙屬厭近且圖南可以得請聲問不遠是足快也致意應先均此影注

與楊志莘兄

令郎來詢知仁兄近况雖行步小棘而神氣精王小調理便可出門了意中事意中事不必了我輩幸有兒子又辨得健在閑身看其成立生平微念所鑒于帝以嘉惠于其大者此不可不善有以承之矣嗣聞又新得丈夫子神氣之王

可知念之使弟頓增遂無此物之愜兄當此時顧念及弟以爲我懶想亦全之耳兒子意質俱非常等政須擇師導之幸微祖茔可不就府縣家童子試又不必就秀才隊覓科考世間父兄所泥近小咕嗶對偶之學自不必以汨其聰明擇師必于其積行博學有大儒之樂者日常工課自四書本經之外每年佐以他經古書則必整部熟讀左傳史記管韓莊騷寬其期節其程毋廢其一時一日經生家言故不可已須讀先輩大家及名人程墨使識其脉理今古浸灌文行兼鑄光昭世德成立根基卽豫于此科第之事大德受命其中一節所培九萬里負翼之風此司父兄之教者所謂盡其在我之道也承命尋師一時未得其人當精求以報望兄亦不可以僅僅童子咕嗶之學而輕屬其人也弟旅狀無可道有髮種種蹢躅選人一老公車而候試者耳三百指旦夕歌魚昔年公車無此拮据然一事便宜職事未關應酬多暇共婦等盤旋老

母膝下爲兒女惟回視昔年母問子岫亦無此
欸悅不能不感此老進士之總成耳明夏乞一
南曹奉慈顏以攬金陵之勝少需期月便可覓
差歸家上八十之觴天不吾靳于古人板輿之
樂固以稍舉其凡即可骨肉相隨竟老菟裘爲
西方弟子矣兒子有無殆不易問先君善貽一
綫主者或不頓絕之弟且以此身聽之矣令弟
在此況味亦與弟同人之不肯急爲賢者之後
作緣亦無若之何兒子來不一字示弟此不足
煩問且亦不必煩奈何于元晦亦不令相聞此
非弟之所知矣便言附候不禁縷縷笑而寘之

與徐元晦

州尊人還附書想到教兒子使實實有讀書功
課而作文則要求有思想朋友真實做舉業者
多以助之不專在師也五經之外要讀大部古
書爲主限與程段每月核之讀得完熟諸書自
轉無論遇合錄基做人地步拓據具此矣今人
四書本經忽不加工翻弄時文混過歲月于古

人書中摘頭摘尾作小販子博獵時名卽幸叨
一進其人淺薄無味皆由教者之失好朋友差
易求先生但得有本領有識望真可使學生不
敢慢之人其爲學生進益自無量矣書肯須自
開其想頭悟門政不必盡以死主意錮之一節
通處處通矣兒子差靈慧吾看其福性亦非尖
劣者兄患無師友成就之弟直苦父所以養之
之道難得恰適耳弟欲南之念轉殷未知臘月
能遂圖否若需四月才選老母不便銜熱只得
暫來關二集卷之八

勉就此中年餘乞差或改南也此要藉 聖朝
安寧之庇及天康壽老人耳子息之音愈邈欲
更覓宜生人不但貲乏亦心厭而力倦矣丸藥
服至半忽加脹脘之患今且置之人參奇貴未
遑理他劑治半閒半忙半健半弱身子內外應
酬正是那過自家一分神情無處自在透理言
之真可嗤也徐應魁癡妄絕人其大病在淫與
賭然其才智不能自衣食尚可御能寫數字非
廢人也前日借好差遣還意兄便可借此姑以

片地處之耳夫既知其在外不良誤事非小矣何爲又聽之去其妻女在吾左右任其父子夫婦相離拆而無完聚之樂定仁人所不忍也何必作不良而乃始戒之乎黃上珍七月廿才到得兄手書云云想爾時弟寄書俱未接耳

與李無言

弟陳人自分劒首一快所藉大下友生臭味如吾兄輩耶許之誼一快之餘啞然就廢隸也不力以辱鴈行寸心得失弟自知之足下過而諮

青來問二集卷之八

十九

焉蓋從行卷臭味收之不知臣之精已消亡也嗟嗟無言足下所收十年以前孟旋也時猶勉附少俊奉令執爰今者非復昔之人矣夫捨天下遺棄之物以供吾一人之獨賞而不顧舉世之譏笑此千古遇合所希有也足下豈以友生一日之知槩輦上司文之命者哉制舉之文時焉爾矣吾輩老宿不就爲時而能爲時所不得置其神穎足以折之氣饒有以取之也大將登壇百靈奔命指麾則山嶽摧叱咤而風雲變制

勝在轉念間李光弼河陽之捷非必于戰之日也觀壁壘旌旗之色已覘其必能殺賊矣吾襲高曾之規矩彼且狎以爲芻狗之已陳此不足以奪天下少年之心目而使惟吾之胥附亦明矣故曰廟勝之策在轉念間而已矣弟陳人也足下過而諮之敬申其九九之效如此蠡測佳文多所唐突仰恃雅涵拙卷呈政張搏九年兄并此寄聲毋玉嗣音可任企遡

與余又新葉良甫方元卿

青來問二集

卷之八

二十

吾郡六校之秀近年以來龍丘多士可謂于斯爲盛吾道不非豈唯吾黨阿其所好以相夸嚴風聲被格凡托草木之臭味庶幾一日最勝之業奉其社稷以相從壇坫之間吾道不非猶爾曠野以至於此夫楓林片石維天所啓豈繫昔人所愼廣陵地氣不足勝之爲介介哉二三君子勉以圖之夫志有不挺于匹夫三軍之帥胡可奪也氣匪隄振于三鼓彼四十九年之拮据而始一匡以爲賜于天下非有曠日彌久猝不

能待之虞也勉以圖之以俟天之定爾矣敬與
弘獎楓林之義慨然思糾二三兄弟尋茲終和
言好之雅吾壯其槩以當年盤匝授之而爲之
申告於同事諸君子維我同盟凡與載書共勸
成焉當年廟中誓神之文皇天厚土實與鑒之
吾之此中未遑遂寫而無或敢諼凡我同盟罔
有二德以替前好視諸皎日吾以此樂觀二三
君子志之挺氣之振壇坫最勝之業一日而爲
賜於天下矣其交勉以圖之

青來閣二集卷之八

復余又新

讀寄來近課性情之端蒸然傳其歷練之境以
回薄澹蕩於伸紙和墨吮筆之際又新所以善
用其竟之效可謂左之右之無不有之矣夫龍
之潛也並通澤空界之雲雨吸歛韞積於重淵
之下乾之初九於德所以謂之始於用所以謂
之勿也夫潛之地其卦坎也陽陷陰中諸艱備
試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而乾之用見焉非其勿
也用于何始安貞之吉應地無疆龍德正中茁

芽之一端耳又新理吾前喻既自了了已歷之
塊矣胸中故影安所留之吾南枝一命求閒得
忙有使我爲拘拘者抑復何悔徒擾擾而無所
效短長之數于其官不勝此中之歟然耳雙柑
斗酒理吾初念無日忘之徐似之曹欽之詒我
長箋德心道旨族族言表境之煉人利益如是
主持左右奄我全人韞茲全氣以共乘文明之
會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又新懋圖之吾可懸券
以待濟濟積土天必不使虛生也用則惟時勿
斯在我無勿無用潛之爲言奈何不共切味而
深體之哉老儒無當咲而寘之拜賦謝謝寄訊
尊君

與王清宸

少日周旋丰旨腴刺使我輕心淺心一時具失
所在別來安得不思玄度無已耶吾輩相質被
文其言能發古人所不可易當今與後來所不
得朽此性命之精蘊於心而研隱於楮墨之表
中山之鍾聲衡瑄之葭息須時之至其蒸歔聆

響必不可抑遏天地之間所謂性之不貳而命之必不容已也伊尹借君臣以任天下此言於古之人當今與後來何如哉足下於此亦可以自信者信天下矣昔人樗蒲有不勝不下不得已者其志至而伎因之伎至而鬼神環而遂趨之大德受命其胡不爾故曰足下亦自信爾已矣新郎君文頗覓看否徐紹奎顧錫疇劉夢潮李若愚陳子壯姚希孟趙東曦吾所經見凡几劃然一家言矣須構全稿悉其佳處當有起予其中徐願尤楚楚者也仲秋到南中兼葭懷人此意不淺母玉爾音

清來閣二集

卷之八

三十三

又

不惠天賦癩拙器不適用南曹一命之請駕言將母抑以鴻得其桶庠幾不以竊祿大罹罪戾不謂倥傯騷駟之際動以纓棘受事彌月百務茫然思於職守以內求稍可爲綢繆根本之策徒抱此蹟者不忘起與盲者不忘視之心爾矣良書遠辱記存肫念溢于言表夫八音之奏總

象其質唯是天地萬物性來出入之牖不着絲毫流散沾滯於其間以馮其氣之所自續韶虞象武時以情之文章之道何莫猶是名俊佳篇用供浣濯莊生所謂樂之出虛者吾所倚信作者空衷球璵歷歷耳有小選欲行之倥傯未遑需更便似荒楮溯企

與徐君卿

邵人來京草附八行想徹覽矣天地變化風霆濟蕩日月回薄祖宗社稷之神激衰蕪善至意行於其中離之重明以麗乎正蓋歷震之汴涉坎之習茲且杲然旭然出於地上當乎晉晝之際矣衡茅素士離經辨志上觀下獲咏先王而慨當世因緣興賢之典仰天廷而睹白日咫尺之間性情之所蘊崇文章之所經緯恍忽動變於光明蕙蒿之所沁暎居嘗所爲上觀下獲咏先王而慨當世期一當而未有所屆者心境迸觸神扁修啟中山之鍾霜乍降而不覺其聲之自呖禹陵之矢機旋發而不禁其鋒之四激王

清來閣二集

卷之八

三十四

體所謀國論所斷觸之於境會之于心尺幅爲泥三寸之穎爲印取寄性情之蘊崇以舒吐于文章之經緯襟典裾謨繼明昭德王用正邦受茲介福洛陽治安之疏淄川天人之策不足供吾衙官之騷驟何有多篇帝京掉聽栢梁建章長楊五柞三都二京爲靡々者哉當此之時以觀君卿志意之發舒其爲如龍如虹瞻眺渤濱而不可禦者不必挾秘篋中之藏吾神已晶晶相對飛動於萬里之外矣令子近秣殊見進益

清來閣二集卷之八

五

其學與理與言業已就櫟括於文詞其文與詞馴馴馮出馮入於風雅矣名家先路已肇于此必非久潤葫蘆中者也二郎亦復英英可無煩念弟以世事倥傯不能時與顓切爲負咫尺地上耳風塵寒削不可少酒不須大醉燕姬趙女不妨時一進御以破濛浹以人適我不可以我適人風霆濟蕩日月回薄一氣變化所不得已有不濟不蕩不回不薄者居無事以尸萬物之命君子所以默調回時寒燠之運以葆其天清

地寧之體真以治身斯仰其度數均節之岸略矣弟總故吾無可述似會汪生州可及之

與馬巽甫

高齋清對真如暫入蓬萊承領仙子玄漿耳小草行邁蒼江白露懷溯可言大章信鄙意評上無當作者之旨笑而真之文章通乎性命達與不達定不關世人是非而不能不憑時節機緣至與未至能操未至之非者乃真能詣性命之精變者耳此中消息可以其氣按而知之披玩

清來閣二集

卷之八

五

佳文未至之氣固蒸蒸矣經生之秣根本于性命則旨雋或者影聖人之言以格俚俗則見性命而不見本題之面目性命之文出入於六經則裁雅或者挾天子之命以樓諸侯則見六經而不見本文之血脉卽本題之面目抒性命而通六經之血脉爲文章爲和爲合非和非合是中微義我輩苦心誰與道之披玩佳文不禁言之狂耳弟頑梗成性嘗以自謂此道不非羣我爲的必不爲矢非襲求已之語謾爲寬也以一

人求天下是持一日之綱以羅鳥以天下之人
求我乃張天下以爲羅自無失鳥之患耳夫時
節機緣之至與未至豈人所能爲抑豈人所不
能爲哉弟所劄異甫於氣之先亦自信寸心之
不晦爾矣言之縷絮笑而寘之別楮并呈啓存

東黃公升

去冬接子將書服膺足下求聲之弊業已永好
志之矣長笑飛速陳義殷蒸期獎之過自引之
謙使人一不敢以當而一不能爲對何以得此
青東閣上集卷之八
於足下哉不惠騎人也三十年攻一執騎之好
是徇非有靳於世也足下何所取於騎之人哉
文章之道於斯爲盛作者踵武且不具論撮其
勝者摹泰漢則古文詞耳於聖賢之旨不必覈
也標理則語錄義疏耳於題之貌與情不必肖
也時制也而古文詞而語錄義疏可稱合作乎
嗟乎難言之矣三百年來不墮中邊之見僅守
溪先生一人鶴灘荆川時離合焉他可知已三
十年攻一執寸心嘔壯顏枯矣不以靳乎世者

職此耳足下既旁采而謬可之矣吾文與吾之
言爲離爲合能逃知己之鑒哉佳文妄爾閱去
中間少所褒美足下而偏嗜我矣吾敢自愛其
過乎李于鱗言擬議變化日新富有知變化之
道然後可與言擬議總之富有爲難耳聚天地
萬物之精爽於一腔光采安得不耀兩間而耳
于祺也不然世之所謂擬議君子亦奚取焉足
下答而示之曠日彌久歉焉裁報政沐于來
郵遺敬藉和衷兄爲職志矣

青來閣二集卷之九

西苑大應祥孟旋

尺牘

與林鶴胎年兄

皇華寄道尊酒夜談道德之光性命之旨文章
今故之證嚮邛友臭滋在原急難所以爲親爲
公去就之商權生平晤言未有若斯款綣者也
主者時警促刺獨身就道六月而告竣于役政
圖理前肯仰拜老母之錫于真知我者適當事

青來閣二集

卷之九

者新奉郎署諸臣不得移部紛擾明旨有懷伊
結不敢愬言老母獨子危側相望抑又半載於
此矣古之君子無逃之誼自矢固有叱馭以前
而慮不反顧式過之懷中殷亦有絕裾奔命而
忠以遺親者矣彼有所用其不足或他子姓可
代養也安所期于枵然無當之人母干形影于
弔於唵嚙之際者哉近見邸報學舍之陪弟自
揣量無可以得此者敢忘大雅邪許之貺但以
弟人微望輕之素所需次者又予者所鄭重與

時賢所馳騫之官不知稅駕且於何日居官靡
效借著之裨思親祇蔚板輿之愜蓋不勝其中
之維谷矣老母壽章綿邈鉅麗一字非弟之所
得當三復頌玩無有一字不引弟于其所未至
以共偕之豈弟作人之壽考者兄台至孝樹敦
大德受命他日所以胥一世于春臺之上者先
庀其餘以濡沫夙所愛怜之交弟其敢謂精之
已耗不勉事其母以徽施不置維是不恡時以
提之春風橫槭薪標盛事後棟宗工起衰濟溺
青來閣二集 卷之九

天欲平治舍我其誰弟日以幾之海澄年兄會

便荒附悰謝拜楮企瞻

與張夢澤

都門辱拜龍光紅塵百文之中穆如清風再沁
心臆暫寫三十年雲天之企何其快也弟南枝
一命駕言將母維是仰承台旨量處不兢庶了
昔年意中所歎不謂適時孔棘一受勒羈百凡
期擬無不廢迂進退無據小草自嗤茲借便差
圖還老措大清泉白石故吾耳衮衣繡裳儼然

下土得以編民與荷節庇山水之間式藉公餘
因緣夙跡追隨啓咳發其志意聞所未聞太宗
師提衡當世文章之貺弟且先茲都士欣拜快
私于三十年雲天之企矣小舟借逕晉陵誤聽
周生之言于蒹葭前榮泣缺焉樞觀意中倍頗
頽侘可言爲老母乞言一冊奉覽不靳藻施感
偕罔極拙選附晒荒穢申溯儒力主臣

東鳳陽太守王震川

謹啓弟自識爲文章伏讀台兄行卷道德之光
蔚然筆墨意象之外私心慕之何以當吾之世
得爲王先生執鞭哉癸巳之役叨綴籍尾旣快
生平忻慕之悰時承啓欵亦若不我鄙夷而臭
味收之弟至于今雖極淪落有以自恃不爲名
賢之所擯詘而墮其志意道德之光攝人微密
使弟不以終于淪落不得日侍函丈爲憾而益
快其一日之執鞭長者啓欵之感發所載錫我
者真無旣矣鳳陽國家豐芑之地借尹命世大
賢治理之重比于三輔祖宗神靈實式馮之罔

召之烈茲焉職志諸葛年兄獲捧新命叅佐太
府偕弟一日執鞭之快而更與日侍函丈之幸
仰稟紀綱燕及朋友何其麗也夫定遠之政苦
心勞力寔事茂功明府精覈而尉薦之地方食
其永利而當事者顧爲求多何也弟聞真心計
天下之治者未有不重民之生則未有不注心
于良令者也况周公召公之聖履分陝之司以
厘國家根本之計所爲表著其成勞以鼓任事
之後勁知必有萬平尋常相引之誼者矣不盡
之衷別啓列之冬杪更逐少年北征僂借遲趨
覲備父人之役可寫積企薄賦附九頌之候伏
祈勅入不勝瞻跂

與熊于候年兄

西園高會酒深語劇波濤盧射言之不度傍聽
舌昨兄台快然弘釋於狂至今耿耿老顛欲裂
風景銜感長者之意表玄賞也海上煙雲五色
片片收拾檐頭行歌而入長安告教之成于新
帝阿修燕見相詫所得執與仲多致見樂矣敝

友恩貢生鄭德隅祇覲之便荒附訊私鄭生名
家兒子弟里閨肺拊之好得廁籍稱大賢門下
士弟與嘉之假之羽翰飾以吟睎以方生所風
濡沫與共之懇仰仞欣荷夫于爐錘子非常所
睠耳弟南枝一命駕言將母當茲東虜震隣之
際茫無寸箸以佐主者肉食之鄙謀拙自悔安
得鞭影振之近狀鄭生悉之荒訊影晨

與呂巨源年兄

徐年伯還曾附謝悰想徹覽矣茲薛友正平者
音天閣二集卷之九 王
過弟辭還弟于薛兄二十年心寄之好欲留箸
小簫許月清對以謂離家日久待哺嗷嗷釜中
之魚不堪烹食又曰正平不佞微子之靈獲以
稊文荷我君異知時一披覲惻然蔽桑之人而
思下以壺餐之色隱隱宇間感切捐糜而口不
敢告語也嗟乎更生弟固我君夙所惻然而
數之餐者也有爲我告語者吾可以縮而無言
今之爲叩友言者非我其惡乎屬之不揣煩人
又爲此疏皇華奏晷日月至矣不勒三百其

以易生釜中之魚惟及時圖之鹿鳴詩人之咏
明德也一食之美必呼其羣所以豐宣大雅豈
弟貺施之無已也弟其敢以使君無已之德自
爲私哉伏惟豈弟及時圖之倚楮企仄

與楊蜀亭大尹

日者小草于役借逕蒞陰式瞻儀刑親承音旨
灑焉生平天際真人之企快孰如之雲陽道中
捧讀大編膺襟一班鴈以全豹奇致歎礧應接
靡暇張燈呼酒咏唱申旦弟所論交上國之士
音天閣二集卷之九 不
多矣奇文共賞時時有之若夫包舉三湘七澤
九疑十二峯之勝負之以大力而傾儲以視人
未有如此之恢瑋駿麗者也太玄法言長揚羽
獵千古競爽孰是二俱擅美也哉擬據數語附
托姓名蹲循未迨心神微密之沁暎輸寫政自
不易耳行抵雲陽龍光伊邇期會爲近軼焉過
發耿耿下忱屬敝門人徐士琰疏之徐生從弟
問業有年觀風試卷仰荷雋拔友生居常辨香
之供遂以上邀大雅終和之聽精氣玄感如響

斯諸弟所灑然生平天際真人之企不翅躬與
式承之爲快矣遺才之試藉命宗工羣士穀擊
爭道之時三年一日失得呼懸之際弟誼附友
生升抑共命不敢不向吾師代以鳴之饒舌死
罪顛埃德音

與莊若侯年兄

都門勿勿未申傾寫乞錄秣陵乃得時從尊先
生聞大雅豈弟之政麻城之視蘭陰諸所執掌
無不倍蓰乃吾所奏刀而躊躇者不知何從懸
清來開二集卷之九

之解也作令之無譜如此矣士從楚來者所嘖
嘖神君其所陳述亦如此荷茲紀綱燕及朋友
豈必促郝傾寫爲愉快哉王岷生者天下之士
而著千楚弟所友楚之士譚友夏易曦侯曹喜
王汪闡夫共然牛耳推之者岷生與弟言知我
者我君二三千莫當也夫事之執掌無不倍也
生抑何以得此千我君也哉岷生又言君之我
知不翅生也奇文之共賞偕羣從而儷貺焉奮
千秋之業當吾世而懋一人之知爲龍爲光契

洽千琳琅珠玉之好岷生言之誠士所不能兼
被之遇以簿書期會之蹢躅多士濟濟有其偕
與咏歌先王之風之泮渙天懷中濬聲求玄感
神之聽之直君家令譜不能數數哉甚矣岷生
之善夸也弟心爲快之遂憑寄聲弟近狀岷生
當悉之

與魏仲雪年兄

接兄台手諭續海南韓生如璜過我讀太學錄
課并太叙暫如晤對荏苒未圖尺素之訊蓋弟
清來開二集卷之九

辭老母于役間關倚念冒懷既不能佳時適維
震臨乘問馬半載拮据未得似是每思捉筆一
抒翩而便有物奪之元日蚤起隨了節事端居
不禁斐然卷耳周行之懷敝門人詹楨林來辭
北上便寄此箋生字仲肩李衷一先生高足弟
子推以友弟生爲文語不驚人不肯伸紙其論
理則無所不經道事則無所不史游戲又無所
不予者此其文也乃其人金相玉質龍文縷理
深古而多致弟判斯士以謂後來洵少兩者特

爲介言定于鄙鑑于李元禮郭有道之門兄台
觀其天機于若滅若沒之際當直引之小友匪
第餘論相賞爾已老母壽文可得不得魏仲雪
隻字冠帙日月留照列宿燦芒伏惟不匱且晚
錫之弟近狀具仲肩

與蘇興紫

第二十年論交大國如吾興紫先生輩人按之
友籍庶幾彬彬上國大雅之志林矣神之聽之
終和以平以獲綴門弟子于韓師而獲附雁行
青天閣二集

于吾興紫弟欲不以夙生爲嶺海諸子勝逆之
親屬足下肯許之哉佳集刻成定圖小政稍之
非直臭味因緣與生平親暱不容已也一得鄙
兄竊以爲有劉尹勝我之知焉足下肯遺之哉
貴師故多君子弟所識其人足當明使君胡之
設薦之報者孝廉則陳維謙維恭膠士則陳際
泰艾南英鄧仲驥羅萬藻周懋應魏忠葉洪元
萬建恒建垣此數子者其志非止爲一世之士
今其人亦非啻一國之士也挾非常之器者不

遇今日非常之世弟豈敢以古人前士之誼望
之周生旋便附奉竿牘非以此爲陽鱗地也周
生道氣文心當今勝流第一相賞以文贊弟竊
妄評其拔局舒闊標骨蒼秀定爲元品伏惟太
方有以政之弟自六月買棹北征有問及韓孟
郁希便鄉之縷觀注臣

與阮集之年况

夏初有友臥病燕球者稱遇兄仗還京前沒厄
酒瀝頤頤覺則滿座欲醉也飲未建樹及時
期吾既挾夫世之所必不可舍者于吾之身經
世一事自可長物任之集之于弟豈以此相
哉吾所卜度 皇太夫人年伯大人長春燕喜
之樂以光昭文孫至性不易天人啓基之嫩貞
符受命爲得其大是愉快耳嗟乎集之我輩又
貴弟以其行之奇庶幾于事之不可必者哉即
此益可自信生平最勝之業矣弟初請假以可
奉老母家居歲餘優游爲弟計者以謂與長者
期不可以後遂于六月將母過征遠司之中下

此忙着時以自嗤命實爲之亦無可奈何以順之爾矣武林會劉蒼蘿令親知吾兄業拜皇華之命擬以便道極武林湖山之娛聞之色舞恨小草勿勿無能待兄共爲懽鬯耳武林湖山之勝借遊客爲點綴凡遊客往來能極湖山之勝者其間勝人爲之左右而鼓吹之也武林勝人弟所心契伯霖而外有聞子將嚴印持忍公無勑鄒孟陽皆劃然一代人倫冠冕子將弟子與子有甥楊人駒孟陽弟方回猶子敏士後來之士謾謾少雙兄入武林不急遍識諸君不知弟二十年經營小築所爲壇坫四方之名士以舍吐大江之浩渺發明兩峯二湖五雲三竺靈秀在斯之業真有出山之樂不足與易者耳人駒敏士方以童子待試主者兄過子將進二子試之以究觀其文與人之槩主者能信兄之言出格待士以第一人位置之便可疏其洵美力保任之若猶尋常恩澤相假卽不必言進取之事以天言之人有定命以人言之文有定品卽參

青來閣二集

卷之九

十一

天人言之一名與試途亦甚寬不煩我輩鄭重耳千古湖山之勝必千古勝人收之武林有白香山蘇子瞻縉流女士之都長直揭之以懸于日月况文章韶秀之士固山川靈氣所發皇可使僅僅尋常並叙哉弟敬以二三君子卜吾集之所以奮勝于斯遊者矣曾太先生物甄多士又我蒸民龍山之陽翼然闕闕與人百世俎豆之將孝子慈孫千里懷角几筵之慕錦宮城外碧草黃鸝借茲親賢不謬之遺人以相與繹昭

青來閣二集

卷之九

十一

奉斗冲李老師

師臺奏臆不類某軼焉從者資張菲屨之供當出都門又以風露之疾不獲擁輪郊垞庶申益

請以馮祈嚮至今私衷自訟真無可謝天下之
爲弟子而祇誨于其師者直疏節之罪爲不可
道哉大雅豈弟績成秦畝 天子且遲闡撫之
節褒寵良二千石政通人和之理成德見行凡
在吾黨拭目爲快況于吾師躬荷甄冶者乎乃
區區私祝有進于是齊安名勝稱甲東南竹樓
鴻軒并峙千古彼夫晏仰夷猶清風明月之適
者猶是一時逆旅爲娛耳今按其山川而馮弔
其人恍與追隨于當年低回而不忍去也夫一
青來閣二集卷之九
命而至是邦者孰是民所不能忘哉性情之經
緯其入于人心不翅文章吏事之輝寫亦明
矣然則夫子之於是邦也所爲千古而當年以
燕及於吾黨其必有進於吾黨所欣快者又可
知矣不類圖南私懇幸得俞于主者凡有官守
俱非臣子藏拙之地越鳥一枝不勝老母獨子
依侍之忱撤其晦蒙仰幾拔濟飲江之水吾師
千里德潤在焉日夜幾之別疏并祈覽察荒穢
寄候百頓瞻馳

與黃貞父

別間拜干弼之諭有懷歎焉蓋蜚蓬之間度不
足塵清聽一二所可備擇章甫仲茅孝若張葆
生其于吾師皆所謂忠之大者也無所更事第
縷羅耳江右夙稱理學之府未必其合竅于文
亦有奄文章理學而標其幟者矣孰使一諧制
義以寫之霏霏乎響賴結而綺霞錯也精志鼓
鞀煥煥象表以弟稍讀門下訓試都士諸籍學
使者所以致性于聖之教而植士于王之國已
青來閣二集卷之九
著告成之大矣九九私效竊以江國休明所旁
魄匪直文學之擅其勝也一切聖賢世出世間
遠懿與衍瑰瑋懽怪之觀簇焉豐城之劒芒注
九野精射千里况端坐堂皇而拱受百瑞之攸
輯者哉學使者之得黃先生大江以西凡三百
年而一人也豈可任休 朝廣勵之有所未暢
名山之藏窮藪之逸表章之尚俟將來也哉與
觀之快敬日望之胃生王士煥文器精爽豫士
衆尤之獨拔玉茗堂二十年傳法弟子之高足

也奉其師書不諛不寃先生有意廣勵表章之
曠業此君其文獻足徵之左藉矣進而試焉諸
生劉士楨鄧仲驥者格之內外今竟何以處之
弟近狀附觀生以奏不盡耿耿

又

貴部士王生來會附荒問日企先生所以裁之
豈尚未奉徵耶當事者懋嘉使者造士之勞苦
褒進其秩以相悠久于四時之節吾師哀然中
國之室弟子合哺鼓腹萬鍾之養諸大夫國人
因仍以拜過化存神矜式之貺吾道未嘗不用
之大也豈非賢者快于弛擔而樂觀厥成之會
哉天下庸庸者流不足以寄爲天下者之賞然
亦不足以寄其罰自昔深心幹世之人所借以
輓天下極重之趨必其一世所耳而目倜儻非
常之彥也在吾日月之照天地之心兩相沁映
劃然相與以有成耳材之掛漏者少云先生
亦爲是言耶試士文玩誦之久今乃見其大全
他日足垂江右一經矣弟近狀無可道瞞桓選

人猶然老公車而需試者耳拙刻二種附呈覽
政文之蕪臆濫竿自笑微惠大序不知片言之
當可以不點長者擊轅之聽否也厝大二十年
照子弟聊以當鼓篋之侍爾矣損貺拜謝伯霖
諸兄致尊旨

與嚴德清年兄

飛鳬道下邑時會嚴程未遂傾竭至今耿耿焉
人之嗟也伊邇葉封與聞大雅豈弟之政命世
顯猷立竿見景不淺燕及之慶弟天縱支離揣
非時器勉奉老母觸暑北征愧深小草茲有懇
者弟舟過栖水謁故友胡休仲父玄敬先生稱
台兄方有試士之役二三子姓承蒙超格特與
收試老朽無當仰荷邦君林壑自分軼然謁請
屬弟申誠又泫然謂弟衰宗故忝冠紳先中丞
兄不祿兄嘉謚焉七十之年式微是懷小特先
緒所藉一二童子近且不得旅于冠紳以姓名
通矣夫今之人誰爲矢死生之義而瞻念羅雀
之門復誰爲秉公明之聽而急茹寒暖之士者

哉光昭我君之令德維子志之胡休仲者名胤
嘉癸丑進士改庶吉士而歿台兄定知其人胡
翁名心存其理學邃醇德行超粹敬菴許先生
稱爲畏友都人士能道之弟與休仲並游許先
生門二十餘年道誼兄弟所事胡翁惟父惟師
非直丙午同藉之以也然則弟之于翁凡可爲
之地以怡其老不敢匿言之輕况當台兄至仁
爲政弟又倖附友聲得以齒牙借施故人者哉
敬疏所懇祈推貺焉童生二名一胡胤端一胡
晉及聞二集卷之九 十七

休仲無親孫則二生者卽翁之子若孫也七十
之年式微是懷小持先緒寄此藐諸翁之所以
泫然而屬弟也今其文具奏臺下稍有可觀希
異等拔之更祈吹植府試并與異等開以言矜
之路兩生質穎率念箕裘更得名賢品鑒發其
志意皆可庶幾勉副知期者也理公玄如年翁
兄弟所疏懇一如所懇于我翁兄者仰藉齒牙
不更具疏大雅仁軫觀必同之弟奇鈍天成支

離世局爲人煩人葛藤自笑不但媿深小草而
已慨然察而進之豈弟父母紀綱燕及之賜得
借以報地下故人而博一怡顏于其企軫而不
必自得者之髦父明德不匱天下友生當共頌
之非直胡翁與弟之感輯爾矣許先生後想蒙
恤存荒絨附候縷覲于瀆可任主臣

與劉令君

謹啓諸生以遺才仰稟衡造弟一二周旋之厚
又其才可與進者曰祝聖明李文愷鄭玄錫不
揣上瀆伏祈破格錄之聖明祈并吹植府中令
得列名限內與道試爲感文愷之事前以台諭
亦知甚難顧此生實落魄可憫百里重趸風雨
申愆愷一青衿保復之難父母妻子無以相對
自竄荒絕四年于此至仁在宥死灰不煖恐以
湘纍之哀累左右耳弟聞此言爲之破涕生之
文棘而其命又棘于文所恃台臺矜其志之苦
而其才之猶可以教弟又可不避厭煩卽知不
易爲而鳴其萬一之懇他人真無可控告終身

真無可望骨肉更完之日矣泣血之誠不能以已敢再三瀝之台臺豈弟政成凡茲下邑螻蟻含德履切慈懷而未偕無憾者僅一李生此必浩蕩之恩所不遺也瑣瀆萬罪惟裁察焉

東國博辛蓋宇年兄

官生孫世龜昨謁年台求收試科舉生邀荷國恩優其先烈與綴簪籍自可不與寒士爭道而馳負新耿念未肯中已此其志之可嘉大雅豈弟存故成美錄之觀場此宜盛事之所不靳耳

青來閣二集

卷之九

二十九

方生味玄曾以續取仰瀆又并道之朱晉老越卓老兩年丈共爲推轂業已拜首肯矣續榜生未有名豈言之弗得抑檢生卷不堪固屏之耶生實國士匪弟阿之試卷不堪一日之短不足繫其平昔所長也夫棘園一日未鎖秀才中不中之命仰造於當事而爲國家真憐才之人一日未有定也不揣補續更代生以陳泣血之懇唯我年台終惠貺之卽言之弗得共朱越兩年丈合力以必得申之夫慨感發生邪許之忱無

端而強與人事一之爲甚乃再亦未已斯亦天下一大癡人已弟自厭之乃私初年台必不我厭也何也設以不識丁人要附雁行希齒牙之利以上點宗工知人之籍年台宜無此友不然者蓼苓芷术却車而載以實倉公岐伯之藥籠將唯恐弟推擇之不多而嘉與嗟拔之未盡也必不我厭亦明矣夫胄士千人薪之樵之十人而九文理差就欣與觀光如方生者獨抱向隅之泣此無論真厯憐才之心者所疾呼而亟爲之引手也胄士千人與觀光者十人而九有如生者不免見遺豈所以明太宗師握天下文樞天下士有文而阨于州縣者何以發憤而思見能于太學哉措大夙業因生并縷及之煩人之可厭弟自知之矣

與徐府尹

湯生遺才不取仰窺老先生品文之神鑑矣竊念秀才一日之短長政有鬼物顛倒之以奉其權于當事而真抱憐才之心者妙運其慧力以

造文章瞬息反覆之命湯生之寄命於老先生夫非天下一人之知己以今日之憑危而仰濟此非千載一時當厄之曠遇哉三年之通否自聽諸天線路可緣人情之於進取孰能遽以割之不避屢瀆爲之代籲祥於諸士之待試於過宗師未取科舉而必不可不收之入試者三人湯生則老先生所知願其二人廣德州步念培懷寧縣劉維嶽其才均可決勝千萬人其灑泣而思捐糜於請纓中惻皆可慟鬼神者也故於

書來閣二集

卷之九

三十一

瀕危之際并與及之夫有才如三生又欣逢老先生當事胸縮而不爲之言是素所親暱之人目覩其賢子弟之困蹶不爲涕淚以相告此必非人而可也此區區之忱亦有涕淚以告以矢其技之窮爾已唯台啓而進止之

與張月沙年兄

謹啟懷寧縣生員劉維嶽志士而有文者也遺才之試未得見錄持其居常課稅重趼叩弟曰今在試中當事而可引手者多先生同藉知好

不則生平之臭味不介而自親者也生則已矣前途尚修其如垂白相仝旅寓佗際縮涕者何言之不禁淚承于曉也夫人之升沉各有命也文之好醜各有鑑也事外之人奮喙一時之慨感當此進取爭進瀕危之時幾幸於事以內者無端而貸之力各有鼎以自愛也生情誠懇而可悲矣當此之時吾亦如生何哉乃取其文遍讀之揣摩之業似亦旣成試卷見遺一日之短抑或有之則生之情可悲其文又有可取矣不揣有幾萬有一之幸草此書屬奏之夫秀才一日之短長政有鬼物顛倒奉其權以當事而真抱憐才之心者妙運其慧與力以造文章瞬息反覆之命也當此之時有賞生之文虛拔之者豈惟天下一人之知己生之得此豈非千載一時當厄之曠進哉夫真有憐才之心者視世之能文而困蹶不得通不翅父兄之惻然於其賢子弟之困蹶也所不卽倉皇引手而拯之格於耳目之未到而已矣以所嘗承親暱之人耳目

書來閣二集

卷之九

三十一

其子弟之困頓而不爲泣血以相告此非人情而後可故爲生幾萬有一之幸贅言之不然當此之時何有此飛蓬之言亦大癡而可咲矣願此區區之忱弟亦祇有泣血以告夫良王之未剖以矢吾枝之窮爾矣唯台登而進止之

與楊寨雲年兄

揚州古昔名都 國朝豐鎬左腋重地宜得謝安石李文饒歐陽永叔其人鍾鼓臨之主者所借尹楊先生推轂之當可喜也生平常隸伊爾爾來開之集 朱子云 專城衮衣繡裳愛子及室寧是陪京固圉職事馮式倍百燕荷何以謂之茲有忱懇部下生員饒養默弟十五年德講之交砥行續文東南名俊夙歸牛耳凡我同臭往來維揚者不識其人以爲恨詢之清讌善者之好知弟言不爲阿也近者不諗以何妻非惜人學臺蒙以生所未有之事識其事者代惜者戈無端加以法所不經之慘也老母伶俜九十一子垂死而懼憐雞之人湯國士骭髀三木囚身屈首而忍獄卒之胥

溺即使譴由已作豈弟司憲猶以鞭撻寧威無益威名况事無景响而代人爲惜如生所遭抑自昔士流少纓之毒矣風聞生以右袒一有力渠慙干怒津要翁台明燭其構之誣而不能不鄭重于言之盡如此難助當此尊奉濡沫老友性命倚痛時即欲泣血飛章明生無罪一申友生同患之誼言之不省勢面斷指偕與同譴弗恤爲之爲生深計者以謂本君丰紀告成百事獄獄意少鄒陽獄中太史公報任少卿一書以點綴風雅豈弟之物色姑示游戲爲之想尋且悔止耳薄言往惡逢彼之怒未效切慙徒滋生罪因取成積削之今幸學臺准發免紙事又行縣爰書平反仁者爲政此生與其母出死入生之曠會矣弟嘉與同慶縷觀言之夫潦倒惜大窮暮無那忼慨歷落觸輿輦上時亦有之所恃大雅君子矜之容之適成吾適之寬耳奈何更借公正之憤爲殺入婦人之案哉言無倫次舊時心悸未去頰端知台兄爲我藏拙也生任饒

春聞斃獄中無事系絕此亦足爲生謝惜者矣
小侯願所建者定久在客版見間以弟姓名及
之肅楮影溯

與徐乃乎

竚讀相知賢書慰我岑企乃復寥寥時之不可
爲也抑吾道之果非耶休倩敬與畢竟不出意
外於此有可以自信而懋所以交勉矣吾未四
十見當世表表之士有颺去者亦妄以聲名之
有益於進取而游揚之有益於聲名細察於天
之定而煉以由途所歷隱隱得與失之深知此
之病皆起於倚靠自家不過而爲無益之煩擾
誠之不可掩也鬼神之蒙齋固在我乃使自家
之鬼神播弄我自家哉文章千古得失寸心經
義文之精者也抒聖賢性命之旨以昭釋帝王
經綸天下國家之務得失之大者也其不可容
忤人逗我鍼芒之息亦明矣擺撥家凡山中清
坐百日區區所質自如果日清露空中當知平
日精神之歸未深未實耳有源寒叔似之介夫

時可切嗟子培其人與文之奇與皆益友也夫
聖賢之言之於天地萬物如日月之於天地萬
物也運吾神想取天地萬物之精於聖賢之言
使其栩栩相而來集於吾穎之端而布於楮之上
猶陽燧之見日而火騰方諸之對月而水津也
此想頭之聚而不漏與動而不絃未易與未深
未實之心與用功間斷者道耳我輩析盡世上
便宜差可強意止此一着又復蹉過如此丈夫
須看豈直以不戴紗帽無以見婦人女子哉非
如乃乎不以此言聞也僕近狀故吾老母以下
籍茆安穩明夏圖南或便申昇濶耳

又

乃乎儼然衰經之中不能一語握手相唁緣家
季父之戚奔走經營其病與喪事猝猝出門以
茲負暭至今未寫耳逐人馬蹄關入少年場中
儲然須髮相向爲惡韶壯不勉造物以示齒舞
之報於以爲吾輩如乃乎爲世所急者及時之
儼三年寢苦奮發其所爲於顯揚之大安得以

時方飲血未暇事此地下之拳拳何所藉手以
食之乎初謂七月之杪便可得假南旋當事格
以守部舊例告以至情許半年乃放遲則九十
月交可出都門握手之噉寫言有日矣夕娛草
想已見之其中頗有嗜欲將至之徵讀以清心
當自了了於乎日自家院下消息沁映亦不淺
矣場中成首義已漏下一鼓六作信筆揮之此
時胸中惟有急攘恐卷不完至平日心情無一
可恃真是似有鬼擊吾之指以自顯其伎倆以
青來閣二集卷之九

復曹銘石年兄

嗟乎文思吾兄足下儼然衰經之中也哉應祥
日者借道荆溪貿貿遄征不能躬以相唁於役
裨官讀寄令姪書憬然友生之維疚矣鞅掌職

事往苒逾時辨香悵惻未由備以上致几筵弟
於吾兄何以稱為友哉獲落老生黽勉先志欣
綴同藉，天子覃恩萬里懸倖微兄軫念老母
慷慨矢忱後其躬以申之錫裨官一命詎得旦
夕貺臣母以娛而光臣父於壤吾兄儼然衰經
之中弟乃自為疏節至此嗟乎祥也於吾父吾
母又何以稱為子也哉都門聚首相語以目莫
逆於心其所為莫逆者又非世間私暱之謂兄
台助提世宙砥切性命之念至真世間凡有心
青來閣二集卷之九
人往往趨酒食相呼肝膽相披之表樸遯如弟
安所得當亟以稱之功名有數年時有期乎載
不朽則唯吾兩人自知而自訂之兄台所以營
人於微羹其辦香而引之我輩敢不黽勉矢以
中心顧以時考之如弟非其人何矣南枝一命
駕言將母時適震隣借籌靡效老母八十便差
還里非直藉親友之佐觴文其無以為子之廟
領優游菽水之供便思引決以遂卒歲之計耳
為弟策者以謂新荷 恩命旋告抽簪又時適

震隣冒嫌避難君親之誼兩無所據獨身於後
謂可相事所之告於主者丐申初念日以一日
伊鬱誰語借籌之裨靡效板輿之養徒歎始悔
小人貪進之心過聽旁觀勸駕之策耳三復教
言吾父而不得吾情烏乎用吾情又謂老母期
願未艾天下樂事顧弗虛過嗟乎文思兄以痛
其逝者之淚點點滴滴瀝弟之心使弟無地可
入而奮飛莫由蚤獲斯言決計裹足卽冒主者
避難之謫可免今日老母獨子千里間關危又
請來閣二集卷之九
相望之懷弟實有母莫適爲子安得不以居常
之疏節負愆叩友之在疚哉夫逝者之駕不可
攀矣吾父之身吾母之身吾君之身願言善愛
德業千載之期主少國疑之慮兄台之所自訂
宜無俟弟之更端矣君俞橋梓枉重讀其文章
挹披音旨公侯復始之業日可見之良友相親
感哉可言君家阿咸清風濯濯爲來遍人所憾
卽事叢沓未遂傾倒跼歌鹿鳴而來共以寫茲
耿耿耳縷觀未盡總後別身

東張繩海年兄

弟不惠因緣師門獲綴台兄雁行之次以弟自
分輪囷離奇無當於世仰藉大雅垂天之薦賴
而庇之風雲一日臭味千載二三兄弟願惠有
嘉焉不惠弟所以荷微吾師宏錫於我台兄直
一因緣雁行之綴爲忻慶哉十月之初馳過鍾
陵白雲悠念缺焉登堂一伸子姓之敬於兩尊
君用切耿耿歉會令親彭南老知台兄乃以老伯
母考命儼然衰經之中孰非人子罔極同慘况
青來閣三集卷之九
天秉至性如吾潯伯罔極之痛何能相解哉夫
子之於親無所於解親之於子有不得不體者
時不可爲也一經歷教未視其成之與既視其
成也乘化者之不可待也千里懸符不及親餌
與舍與其親而及也以此觀之天之所以巧相
先君以爲人子無何之恨恨固已長咲白雲而
無憾於年之所必盡矣弟無可以爲兄解也庶
幸以此裁中焉夫吾身之有父之養也新拜君
之貺而有身之宜樹也不翅婦人行哭失聲之

爲孝亦明矣幸以此而裁中馬子姓之敬必衰
辯香躬而奏之彭南老以當今名將試穎下國
遠猷偉略文武惟憲固已駸駸丈人師中前奏
矣辱承異雅所拜兄餘之及也便間幸致鄙寄
荒候悚仄

東勞叔良

尊公高行表俗從古節俠之士隱然世之所藉
局局間左長者自托世多有之比之尊公不啻
尺鷃之與蜚鴻幸生無事之時又居不廁於天
下之都會無有大人先生爲之揚播其風誼一
朝奄溘生平偉蹟靡所著見弟暫查牀前一領
警欬竊以今所當見少有如此人者惜造物者
以病錮之耳區區私臆未嘗不冀霍然起色庶
更觀其慷慨之舉動天之不憖我悼何如叔良
人子之心可勝不堪之痛乎嗟嗟尊公如此之
人則已抱其全而還造化矣人命何常賢者死
衆人亦死旄而死僅倪亦死有子死無子亦死
死而賢令名不死矣死而子令緒不死矣况年

之耄壽考終吉又何憾焉不憖之感重之其弟
又兩重之其子更難爲情矣此處撐持不得不
提身之可重以爲主人生實難死者不作恨弟
歸來勿勿瑣務未能卽就苦次一拜尊公軒此
三尺之喙傾兄萬斛愁耳吾兄天性平粹昆季
多賢定相開譬不令損性弟承雅荅尊靈辦香
之炷決不能已先告耿耿少日圖伸夙悰耳瀕
行惠願茲未贅謝俱嗣布之

與嚴忍公

二月初接孟陽書知仁兄有巨嫂之戚卽欲遣
信一力供藥餌不得出山曠焉至今徒有耿耿
淑媛淪歿痛關內則吾兄鍾情之至所爲悼亡
嘆逝可知也弟之於此欲稱綴合之假以相爲
解則非情欲稱伉儷之重以助爲悲則非達微
有可效於兄者蓋弟亦嘗傷於虎者爾時索居
憐學未受友朋提煨爲悲爲達俱屬兒子行逕
念之未嘗不自咲也請自勘所以處此其果不
屬見女子態者何在則未倩之神傷不必諱莊

生之狂歌亦不必慕矣敬俟裁教楮幣之資用勤從者叱賤姓名致之靈前諸唯嗣布不盡

與詹廓齋

傳言令子元綬之戚弟以謂事之必無其理者叱弗信之見殷末乃知理外真有不可必之事矣夫夜光明月甫現鼃米於清廟法宮忽爾化為烏有凡具耳目者恍焉不勝珠沉玉剖之愴况將馮之依之爲國傳器者哉有欲從傷以一咲相解此必無情之人而後可第無其理者之

青來閣三集

卷之九

書

事卽可以事之無其理者解之耳古志之矣假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復永年強健如虎之人不憂而有不能永年之傷年之旣永而又加以以殷憂不有重其傷之患也哉此亦理之不可必其有無者也此未易以一咲解之或不妨以一哭置之矣本欲振趨共爲哀悰言敘聿瀾病冗軹之寄聲見殷先取裁示古翁亦可並商此言老母旦日伏承記存九頓附謝

東詹休倩

都門僕僕世事未能一字訊茲近况俗物妨人言之增咲爾栗令兄借孫少伯青瑣勵頭巾事續意用道上決議以爲必取蚤孤始及家慶弟緩頰之以嗣祀之計池塘春草羣從追隨之樂乃始許以歲過而買南轅二月之杪想可相共聚首爲歡矣八兄何恙遽爾至此造物者酷用其意於實能爲益吾黨之人豈直休倩天性風流頓盡爲感愴爾耶雖然後死之擔於此逾重從茲感愴未足稱於樹惇之大知吾兄之必有

青來閣三集

卷之九

書

以裁中於此耳弟吹劍一咲仰藉耶許如此頭顱如此局段沉舟側畔何念不已於鱗有言時又安可爲也足下方當可爲之時所爲勉以裁中以圖張吾黨者直後死之擔爲不可卸哉小定必取辨香躬致尊先兄几下并共諸令兄令弟寫茲瀾悰草草先佈可任潤遡

與留人甫

交知子姓存沒喜悼骨肉一如况佳兒子如無疾者乎秀而不實風流頓盡能無墮切雖然游

乎昇之穀中而不免逝者默然不留恒化之二語矣又何益乎啜其泣矣之不已哉既既以破兄所善譬子卿之言勉爲達觀知此中有不得已者然當如此事不勉爲達將以不達爲是耶弟以兄不但宜以此自譬以譬子卿宜并以譬老嫂且譬令愛何也既固已破有屬炊而未熟之米待哺而未及之人事皆集於負此既者使顧既之癡戀未化恐破既之前鑒不遠以此思之卽欲不引古人之達百方強譬不可得矣弟觀令情其人不染俗勞一點卽在問天理便宜不於世人討占一絲必爲乘化之人無疑自抱其全以去而以世間未了之弓之夙世冤親以試其所以成此局之何如耳其於吾兄卽其子之母以托其子也則欲終其慈於子之母不得不曲行吾慈於其子矣其於子卿卽其母之子以托其母也則欲樹其成於母之子不得不完用吾樹於其母矣彼其去而不留恒化之一語有巧托其詔婆與嬰孤以深試吾內父與吾

父者矣爽者云兄謂於此直一啜其泣矣爲足了公案哉子卿迎其嫂與媳至京兄必不可不擺撥與令愛偕來子卿與弟商之到矣折無父之嬰孤豈可不令其大父一見之新寡之弱媳豈可不使知身有姑嫜大姑嫜之依且老人懸痛日夕搖搖豈可阻於遠道不一見以慰之丘嫂體羸卽君足屬扶掖憐女遠別有父提攜不異左右可不畢心佑寡培孤父子之間事殊不易二十年萬全之畫定非遙度可定于卿遊宦不便就兄兄只得勉而就之滿紙媿言計深慮周不如面一揚榷委悉曲折弟未出都亦可少參九九之效也且兄完自身上事完之宜及此其時矣念舉在前或神啟之安得緣此意外遂相晤耶惟勉圖之元宵前後動身弟尚可在此相暱耳弟之近况無復可道兩勤子記兼之遠睨有與老母共拜仁惠爾矣性存親翁有疎候旨見間叱致耿耿并寄聲東華兄凍筆可呵當修荒唁也

復李衷一

詹生來捧拜台函三復踴躍仰仰先生龍光接人之深久而彌壹所以撫膺扼腕世道人心消息密私之慮在事之外而計之逾殷聖賢之生爲益於世楊子所謂在治若鳳在亂若鳳出處之際何莫不然榮施老母赫蹠鳴感弘獎纒紉再邀不試之譽拜荷錫爾於大集中仁人之貺直九命以之乎仲肩遠顧適當試事茲又不勝鼓棹之遄缺焉晤言具人與文華然成爲李先

青來集二集

卷之九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趙尉其人都雅之士能慕古人風政之熾者當式廬道之頃先生其肯爲尉一及齒牙勝弟等曹丘媿媿也令子文采日燁稱于友生之從先生而過我者秋風新翔日企好音勿勿裁報荒楮影切

東毛表叔

三十六叔盛德宜遐齡善終以食天之報忽於三月初八日寅時歿於燈市寓所睡床僅五日病之所中特由食冷感寒寒發舊時痼症醫家診脉無妨老叔亦謂可以無患任寓懸遠夜還早侍倏爾倦忽氣絕呼救不還旅邸之中百事不便只得買杉木鋸板作柩於初九日午時收殮入棺衣服用生時之新厚者綿被褥子亦用生時之物午後侄與同鄉做祭請和尚念經一夜卯時出柩寓海代門外安化寺待得便舁侄扶寄以還床頭捐腰內遺銀壹封十兩零碎銀五兩餘送殮之費取給於此所存衣物及送去者俱列記有帳至人已財銀出納本利饒乏杳

無遺藉可查人心不同有如其面平日相好財物往來客中知友一二得者不肯明說知者難於直指侄但能料理於耳目之所及者於力止矣載柩一節忝附骨肉又三十六叔生乎雅愛自是義不可辭情不容已必定商量爲歸殯下落之計也耳目難掩神明難期官法難遁誠有伏匿自當輸吐後來情節俟再致書不勞榮念侄二罷公車年日以老三十六叔亦勸考選官四月暫且南歸再來聽撥地方忽值此變於清來閣二集卷之九終須了結帳目停當寄舡可治歸計嗚呼三十六叔生平修長者之誼盛德誦於遐邇無子而道死此天之不憖非人之自孽也廉取財而義篤于施厚待人而不望其報萬里客死識與不識皆曰善人可惜此行義之效也終身作客篋無贏錢人之負已良多以致已之負人亦不能少此亦歿後之嘆也此信既至老伯老叔列位忽驚孝友之性必隕連理之傷况四十九叔又同與母錢折閱之慘中心摧割必知有不可言者

矣誠念門祚氣象如此萬惟達觀節哀毋過激切助天爲虐夫人之死也不可復反生者之殷鑒不遠財之去也有時復來造物之善貸不誣有忍力而有性命有人而有財區區之懇節哀達觀力振門祚之哀爾矣身遠誼切不禁饒舌悲亮不盡

清來閣二集卷之九終

青來閣二集卷之十

西安方應祥孟旋甫著

襍著

重建萬田玄通庵碑記

玄通庵在郡治之北距城十五里地曰萬田鄭氏方氏聚廬而處庵寔殿焉踞坎抱離前阻行路大溪自右掖之邇其經始郡乘略矣所爲勒之貞石誌之掌故以徵所勦修者亦無從求之蓋墟落之地凡民奔走香火不綴祀典之列旅音來閣二集卷之十

寓其間者又鮮歷遠畫故紀載泯泯如此也僧法海募于施者拓治斯庵竣于役丐余爲之記問庵所從勦則取敗析數章視余曰其詳無所徵而攷矣籍牘具是洗讀之則庵之肇在宋嘉定之戊辰布金而首其事者邑人鄭元璫也鄭余世姻家崇德里而璫爲某官新建是庵或曰庵舊有之以國禁廢至是禁弛而更新焉自宋而元入我國家暨于斯役修者載重建者四並鄭子孫主之庵所緣起可推矣問財費所從

出則取募疏視余境之內外嘗藉佑于神洎風聽而依仰者或金錢楮幣木植六穀之屬銷銖登之必櫛其違鄭氏之貲廬焉始事于萬曆癸卯之初夏越歲而告成靡金錢計伯千文巷所資用可稽矣問巷之廣狹及其形製畝量其址一而盈四賦亦鄭領之正殿三楹奉佛其中殿前後俱中亭亭之後後廳亭之前前殿前殿之左供三官其右以居柱史龐柱史名尚鵬南海人嘉靖初按余浙時浙方困于賦得公甦焉請來閣二集卷之十

謂有功德于民則祀之者也後亭小井箸東南隅水冽而不涸有事于此者就漱沐焉左右翊屋自後廳草前殿而旣中亭之右爲厨廂對峙小廳三楹延往來者餘房則僧衆憩焉前殿之天井外爲中門中門外圻土墻屏焉其長以田爲界巷之址西拓而東窄不勝屋版流泉地之清聲潺潺時來沁耳疏而葺之亦滌露灑垢之一助也斯巷之體制可按矣余猶憶兒時聞父老言玄通巷香火之盛歷歲秋冬之交上中下

元之會奔走祈請男女闔閭皆祝史駢耦而受事
至腕罷舌焦不能給耳目所經百年奇矣彼縣
魚指石詫爲靈惟者不能有意真有神相度
之宜其廢而屢振也余既許僧海之丐未有以
會再四勸余又介書以請曰此鄭志也必芻附
焉以使來者無賡嘆于紀載之泯泯則片石之
爲檀施宏遠矣于是爲之記授饒之余之記非
徒概斯菴之剏修也承世之難也祖宗考之室
而子孫不能居者多矣肖述木而宮之其可
氏四百餘年之長物也世祠而綜焉若遺簪墜
履之不欲委諸草莽也首事之難也安于頽敝
而計不旦夕人情類然海釋氏之徒一切無可
托藉也毅然以拓治斯菴任之已精誠拮据必
訖其功勒之貞珉以識永久予焉一身振數百
年因仍之緒而示將來不朽之畫又何志之果
慮之周也是役也知祖宗之澤無地可設而天
下事無人不可以力肩余之爲是記也可以廣
爲人後之孝與勸當事者之勇其得已諸若夫

是菴建修歲月之詳與凡施財共成茲勝泊二
氏之儔菴而屬有勞助者並縷列碑之陰至捐
淨田爲菴常住如程君等僧別磨石志之覽者
其并覈焉

遊馬鞍山記

去金氏園舟邇迤循北門遊馬鞍山山多嶙石
歌踞矗豎具衆奇變凡遇一石孟陽必撫掌稱
絕山有寺曰玉峰上人淨心潑茶啜余行龔君
稱淨心善詩多技能願上人政自開雅不
長見也浮屠負殿陰制頗莊峻沿浮屠而西爲
春風亭亭竝萬石之崔嵬業相倚或拳對林立
竅者硯者隼而矯時兕豹而攫挐高者欲墜下
者欲趨山固多奇而是峰獨奄有之蓋腋兩山
而擅其尊靈氣所由鬱蒸也故其高不百仞而
巉削不可攀躋予與孟陽扶挽垂瞰膚爲之栗
小息亭中忽風起蘋末崖樹駭舞幾欲從兩袂
挾余以飛孟陽取所携榼全坐雲卧閑開昂山
之巖間井附次平楚極望吳松一江蒼渺如帶

環其西垂東繚以海遠不可辨水暈白亘而已
淨心云每晨氣清朗見日浴以出光晃映射亦
一奇觀也天欲雨就石間覓路下山及舟雨沾
衣矣此山石勢峻翠秀濯大似武林鷲峰其質
多中空而玉理緯縵又鷲峰所無石之沒土中
者尤奇好事者取之以供几案之玩嵌空瑩白
不啻鏤玉縣當以此山得名山乃別名馬鞍不
甚雅馴不若以本名還之孟陽謂予諸丈惜不
令米顛見之吾恐其絃之穿矣余深概其言余
於山水興復不淺昔年曾携友生一舟登探未
嘗不瀝酒相賞而未盡其奇得孟陽言次次摩
之始笑向之草草耳乃吾從雲卧壁間讀孟東
野諸名人詩亦未有一言乃石之奇者何也家
有名士三十年不知字內不乏奇勝顧難其真
鑒賞者耳惜不令米顛見之孟陽所以吊此石
者微矣

鵝笑軒記

至人自喻適志觀化鵬扶變幻習荒豈有量也

此亦視所期耳彼且爲螭蜥彼且爲蝴蝶小年
之與盡而夢境之與俱寧甘之乎勝茲斥鷃游
戲中林一枝是棲牖戶莫侮山梁時哉之嘆海
翁忘機之舞可謂幽致差具者矣雖然予更有
味乎鷄之失笑也爲雛之嚇慄一世而紛如爲
嚇爲笑是同是異將誰使正之應圖笑而謂予
此吾所謂直寄焉者也夫鰥之化也鵬之扶也
斥鷃之決起于榆枋也吾顧安倪大小于其間
奚用此吾之笑爲拘拘哉予亦笑而系之詩曰
斥鷃開開

乞誥命揭帖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方 爲覃恩事
理合具揭須至揭帖者

一平職年四十歲浙江衢州府西安縣人中萬
曆四十四年三甲進士吏部觀政守部故事守
部進士予選京官職因母老便養告就南選四
十七年五月內得選本職本年八月內到任
一故父文炳本縣儒學生員家世習儒父少有

大志讀書過目成誦爲文一意理勝不襲時趨
爲當代巨公所賞識修眉廣額聲如洪鍾孝弟
之行內外孚之年未四十養志而沒

一母鄭氏本縣石塘鄭洛室女性慈仁孝事大
母祥家善貧母悉簪珥給父脯修不足爲織紵
輔之拮据辛苦念父遺言課祥尤勤懇性喜施
叩者未嘗以無謝自忍饑寒不言也母三十七
歲寡居今年八十

一先室鄭氏本縣谷口鄭爾賢室女婦嫁祥時
祥新去父喪悲思攻苦歸寧吾母歲不幾日婦

共母并日而食以治女紅其色不曠哀其母不
及禪而塲

一繼室王氏常山縣王計室女婦故名家女婦
翁得女晚厚愛之擇壻而屬祥能以貧自甘內
外稱其惠善事姑起居食飲不違其意而自適
于節祥鮮兄弟以時先志未就問業四方得無
內顧者恃吾母之安其婦也祥未子爲置妾而
善待之亦女德所難

題劉冲倩飲水携雲手卷

聖賢于世皆欲出其身濟之聖人以天下治亂
馮之身賢者以轉亂爲治之身卜其用于當世
之天下孔子曰甚矣吾衰久不夢見周公此一
說也孟子曰天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此又一
說也代之季也上挾科第以羅士士非科第不
得以其身爲世用公卿大夫之權重士之出處
不必關吾之身與天下而道德詘矣予從武彝
與冲倩訂盟而稱兄第三十年于茲冲倩志氣
猛厲聖賢經世功業謂可旦夕拾級掇之世人
斤斤尺幅之論夷然弗屑也予劬持經生言晚
足踰時微附仲氏特倩丙辰之役冲倩尚以其
器之大未有知而買之者即吾黨不勝優優遇
合遲莫之愴灑焉弗爲屑意也胸懷本趣之所
向不計其世人尺幅所能圍者矣冲倩驅其柴
車爲燕之遊出特倩所書飲水携雲卷子索數
語以祖其行冲倩之爲經生家言精理曠諦字
尹旁達掩映先輩劃然足樹于世而標幟性命

之場蒿目焦思當世事之善敗人才消長之故
若或不給于本業特遊戲及之卽其業之所就
其于奄取一第芥拾無難天所用吾冲倩若亦
有不困于此者故艱之歷試以老之嗟乎冲倩
其以天下憑吾身而爲此行抑其以吾所及此
一時而還之平治者卜之于天下而爲此行也
哉夫吾之盛衰而證諸周公之夢見其行也藏
也非我之以也天之欲平治而不我舍也必于
我之不可舍其用也舍也又非天下之以也明
乎天人相與之際冲倩所以處其身與處天下
之道可以知其本趣所寄已特倩寄予書伯兄
天下有心人非孟旋不能知之真雖然何道以
輓其蹈海之思夫稻實爲穀精在其中巷城內
錮芒戟外鞭氣動芽拙憤盈勃發彼爲錮爲鞭
者相與盡化爲臭腐以動盪其神奇潛神于淵
美厥靈根風霆流行庶物怒生故曰天不可知
而可知也此卽冲倩所不能自輓從旁之人且
惡乎輓之冲倩行矣三十年于此試取西湖之

水與虔南之水吳山之雲與嶺北之雲兩雨默
參此中真味冷暖何如然後乃可以吾所自知
吾當世之不知而問津于我者矣

志棠編跋

志棠編者龍之校士與其縉紳爲邑侯萬先生
輯也編曰志棠何也 天子之命在焉明非龍
之私役也一腔推赤愷悌樹棠壘書志之矣爲
是對而揚之云耳外史氏方某曰吾讀龍士所
爲志棠編而知凡吏于土者有奇而嘆于安施
有民而苦其難治其人皆實無可見而爲大以
覆其拙者也治之必陋也起于司治者相與驚
爲所無事事之考成而巧托坐嚙畫諾之敦大
此賈生所以痛哭于毋動而蘇氏父子共發憤
于寬深不測者之無益于治亂也候之美政所
以造龍班班牘中詳哉陳先生推言之矣說者
曰候之爲志經以慈和而宣義輔之故寵命之
被愷弟樹棠與神力游刃儼而貺焉此候所由
績茂予下而譽逮于上也嗟乎未易信矣真急

民之生者使民于眉宇之間喻哀毀指之惛嫗與猛不及焉真微民之隱者使民于暮夜之際不欺廉取之心禁與使不及焉誠信不貳幹以沉敏精神心曠志氣激揚天且不違而况人乎嗟乎未易言也吏有才令有譜精神之運用才之所無倚而譜之所不載也走巨靈于練素則山川之英爽蜚薄而成文章御百物于莽蒼則造化之闕陷突吼而占形勝人于其間安能違之大哉王言太末之壤昔精賢令風俗丕變而

書風雨舟中哭言後

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詩書著之荀情傷神謂之惑溺而天下無情男子多托之以敷其薄夫寤寐思復展轉反側生既爾矣歿且奈何所謂情之所鍾政在我輩雖聖人有不能禁者與自三湘九嶷之淚枯鴻汭令媛遂偏操千古伉儷之重非吾夫子闡釋關雎奉文王以分其半席丈夫之于居室一土之像木之偶男子意氣漸盡矣吾有牛衣之婦天喪而哭之哀禮法之士見吾目雖一握為笑吾時性癖不克自堅

命動枉禮法事關寤室知有不言言有不了飲
淚自辛徒悵以死如奉倩者亦未可謂鍾情之
至也嗟夫彼蓋懼夫萍情于空之中孰知乃反
償空于情之外也哉居士謂瑯琊曰存吾此語
待君及子之貴當有傳者善巧方便幾幾黃葉
止啼乃其說法本旨固已直爲瑯琊吸乾愛海
倒底塵飛無岸可回全空迸現真有情人三復
此記居士如此老婆舌根寧渠鼓吹宵雅無儀
之詠卽以衿裾先師孔子聞絳關雖不傷之義
靜來聞之無不感之十

放生會原啓

佛不度衆生無衆生可度者捨錢放生自命學
佛宜無有是處耳日在蓮花庵中曾舉斯義質
問谷大師師曰子吹薤世之求福田利益者爲
此言信佛不及掩他謬得增我真矢試反吾信
心其于佛諦爲及不及是非之論立可宜端于
羣諍矣通和橋庵放生會吾輩期爲集以參其
心之信非爲福田利益以度衆生亦非必不爲

福田利益而謂衆生本無可度也昔人蓋有以
不捉亦不放燠放生之說者矣此言果出佛口
不妨實際乃佛固未肯執定一法也夫不捉不
放與亦捉亦放又與第捉不放率功空有于何
差別吾恐黃面瞿曇未易於中掠取勝義謂學
人有爲行業可一槩抹殺耳

贈舒星術文

舒君用星家言行于四方其人穎率獨爽有儒
者風非以術市者也予于星家言未之能信獨
喜君爲人與相過從時游君同人間所以喜君
無不予若也君據人生時所值按其性情之頗
正以覈於祿命之臆瘠其言切直而多奇中凡
挾策而來無問何人憂憂不假有面頰不能堪
者君理其說益自如事後成敗卒無詭者故其
足跡所歷至再三而叩者亦益進司馬季主自
參其道以爲莊氏之行未增于是彼亦奚瞞瞞
焉于宋忠賈誼之忽而自失茫然而不知所處
哉本初直之東行其奇中之術所至而叩者日

以進其于導惑教愚之旨一而已矣江右有碣石先生以高文介德儀表一時與人遊能使之自輸其隱愿以相劑予十年承教而媿未有修也君自謂先生之宗人其風微固有所自己莊生曰逃虛空者聞人足音蹙然而喜况如君其人也乎其歸而以予言正焉

祈嗣告神文

維大明萬曆四十年歲次壬子五月甲午朔越有九日西安信士方某謹告大神某近受緒龍游十五都之楓林本方親友及同游之士念祥相與之誼年五十二而未有子引古禱禱之禮合致惻誠擇于斯日謁大神于唐廟而祈賜嗣焉某乃藉手諸善男子之代額瀝血而自懇其愆以求其于神夫人生之不幸莫如無子天之罰人莫慘于使之無子也此非一人之以也天地之生意無竟人居其間無貴賤賢不肖生之相仍也亦與爲無竟至無子而受姓以來其前人之艱歷險阻以延茲一綫之緒者自此

絕矣夫鳥之鵲也獸之孳也石之迤泉之引而草木之芽且葉也天不絕其生之脈况人乎哉故人而至于無子其不幸之大與罰之慘莫過此甚矣天之愛人甚而使其無子之不易也其人極惡大罪而有一事之善焉不忍絕之也惡之極罪之大無善可錄矣悲痛感慨而冀改圖焉不忍絕之也其人可以絕矣由父母以迺其祖宗有微澤之留遺焉妻妾之間不淫不妬能一心爲後嗣計焉不忍絕之也即不然而親戚朋友言念一日之雅哀憐其如此共爲匍匐而某父某爲諸生不得志未四十而歿孝友之行稱于鄉母鄭氏性慈而喜施予自忍饑寒推衣食以週其戚屬年七十矣日誦佛千聲幾當身而見子之有孫也祖宏四舍棺助貧者之葬身死而至無以殮此澤之微有遺者也妻王氏心直而頗知大體某之初寘妾也亦未免兒女子之態今見其夫之日以老又單傳而他子侄無

可寄托者以身下妾倪日夜以希其任子奔走醫藥而廣禱祠不倦也此情之稍可矜者也今之合誠而代禱者與某無幾周旋耳一見而歡若生平再見而慮其嗣續至謝不煩而不可得也其或有櫬于某之素不敢知其間美英齒俊而食燕繩之報幡幡不二而擁振詵之慶所謂天之愛子也其生也與天地爲無竟而冀乞其餘以及所將竟之人此亦拓天仁愛之心也某固不肖均亟載而爲天之可也吾之不肖父母前不使之後所愛之子合而轉爲籲懇焉又常理之似可徇者也甚矣天之不忍絕人也三者而有一焉可以幾幸于將來某之于此何如哉神其哀而許之乎某爲子不孝爲弟不悌房帷鮮在洲之別交游寡久要之信天下之大罪人也亦少有以自持而可矢之天日者其稟性之疏恍近于儻然未嘗忽三尺之童以售其欺其與人也臭味偶合肝膽遂披近于濫然必不敢悅仰非類之與以結其好言之是自言其媿以

微也某不敢也所謂不孝不悌鮮別寡信之惡藉衆姓之懇而請厲改焉神其哀而許之乎某當五十之日自檢生平之多過稽首而誓誠于天酒不能不飲而不赴非禮之席色不能不親而不行不關生子之慾財不能不取而不巧獲無厭以傷義氣不能盡下而不伐已之得以矜人不戢物之命以適口犯乎此者身橫殞而嗣迄絕亦不悔今誠者且漸而弛矣借衆姓之證而請厲守焉神其哀而許之乎嗟乎三世百病侵之生不可知一綫懸斷情亦亟矣勢亦危矣此諸善男子所以深悼于心而代爲伸禱也夫爲祈子者之願必驟得子而身享其父母之奉也又必其子之聰知壽考而富厚也某不敢奢望及此也吾之罪不可有而先人之祀不忍絕得一子焉稍視其步履而某死焉甘也猶賢于胤之絕也性愚蒙而五官之用得不廢婚娶可以衍有生之緒歲時可以備蒸嘗之薦而守祖考之丘隴壽夭窮達弗問也猶賢于胤之

絕也某之剖瀝其血誠藉衆姓以告于神如此嗟夫志已苦而辭已竭矣神其哀而許之乎

黃大年兄像贊

曾波臣稱寫照國手貌吾友黃大年尤奇肖其意匠經營惻恍微遠定非我輩第二人所可承領也大年出此幀屬予贊之繼以八行曰余每謂世人墮地顰笑悲愉五官卽不能自主安所得本來面目而猶令畫師圖之曰似也耶余不能自見其面有曾波臣者書出以示余急持鏡

青來問二集卷之一

十一

照之鏡中影果落波臣手矣於是相顧者咸擊節曰似嗟乎似其似乎似其真乎安所得本來面目而稱曰似乎豈五官猶有不與將迎俱變遷者乎此余所不自安鏡中影面謀之波臣復不安波臣之手而謀之方子反覆此帖有善贊者能加損一字耶然命我之意不敢不報故爲重宣其義書以質焉贊曰湛兮燕坐垂眉撫鬚心光瑩然若有所思思如何其思所不思彼美叔姬嬖者誰史奩香欲拈書不語雷藏澤中

震奮地豫薪盡火傳山空雲止人耶天耶似真似似此大年之所不得借貌于波臣也者何帛手而問諸方子歲次癸亥春季友弟方應祥拜書子秣陵之籠哉軒

蘊輝上人像贊

人喜亦喜人嗔亦嗔人以其物我并非心儒乎其行而僧其名僧也吾寄儒亦非真儼而踞坐者蘊公之形也耶可寫而不可寫者其公之神誰者作此幀衣馬人吾三十年得之于濠上付之善書者之曾波臣也

贈南京戶部尚書景渠李公墓誌銘

萬曆四十三年乙卯十二月十日南京工部右侍郎景渠李公薨於位禮部請如制子祭葬得報可又六年爲天啓元年辛酉吏部請如制子贈有旨贈南京戶部尚書蔭一子入國子監且議謚以聞謚未上面公之子敷章數頌以玄宮之石請誌銘於公之治人禮部郎中方應祥謹按公姓李氏諱得陽字伯英世爲廣德州人

以其父松渠公故別號景渠曾祖 贈

祖 贈 父崇謙嘉靖丁酉鄉試舉人歷

官 封 母孫氏封宜人公以嘉靖四十

四年乙丑進士授浙江蘭谿知縣轉南京戶部

主事吏部稽勲司郎中出爲九江府知府轉廣

東兵備副使請告歸養者十年終外艱萬曆丁

亥起福建漳南道遷廣東參政歷江西按察使

右布政使湖廣左布政使尋授節鉞以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再請歸養二十餘年終

喪來聞 集 卷之十 神廟褒撫楚之績驛賜公白金甲

前送南京工部右侍郎以卒公天性至孝勇於

爲學毅然以繼正學爲已任居官廉敏自將而

尤長於政事然終身不苟阿權貴故通籍五十

年而官僅至於郎卿其在蘭谿地衝煩民俗頑

公爲之以廉能稱惟惟陰關盡調浮苛以惠

商民吾耻以闕爲市爲南司勲佐少宰攝理察

政精覈無私在九江築三洲堤障湖濶以圩民

田建澄江樓控長江上游江以無盜丙子慧星

見偽漢裔柯氏乘星變訛言有兵相率詣縣請

甲冑縣令愕不知所爲公曰是可以文令不可

以武禁擇其稍馴者爲請於提學使籍之諸生

餘戒使歸田柯衆以安爲巡撫核賦役之煩擾

者勒爲書築黃梅城建天柱縣以安衆至今利

之中貴人倚採辦罔利荆沙衡永公言木植例

取秦隴立爲奏免省楚費以萬計長安人冒稱

勲臣王弼裔誣楚藩有寄帑請上輸助大工公

言所以重國除豎有帑其子孫中使諸

書來聞 集 卷之十 金吾搜王宮非所以全藩國體既而發其姦果

長安無賴子相聚爲欺島夷蹂躪屬國永順土

司願助兵東征陰行窺伺公力爲區畫而羣奸

屏息蓋公之所以居官者如此然公舉進士則

出相國高新鄭之門新鄭遣所親授意將置之

館閣公耻爲徑賓乃以選例出爲令令蘭谿又

不能屈曲事其部中顯貴顯貴人中之督撫幾

註下考賴龐直指省庵吳黃門悟齋以免既而

新鄭敗公以不走徑晉南司勲而公之令蘭谿

也故相趙公穀陽以老孝廉落鬼嗜酒徒跣而見公公正容格之趙公當國而公以節鎮起田間天下莫不以此多兩公而公雖不阿權貴亦卒以此見直其備兵廣東也松渠公及孫宜人以嶺嵐不欲行公陟使嶺聞鷓鴣聲愀然請歸待十年而終松渠公之喪巡撫湖藩登雄楚樓慨然有狄梁公白雲之感得終養孫宜人者又十餘年計公通籍五十年而先後終養二十八載其於忠孝之思進退之節天下無間言公又推其餘以事長睦族其以甲子領鄉薦也松渠公托公於同年潯陽貞庵先生公事貞庵如父入都門族人以通解繫北司城獄慨然曰焉有數千里外見族人淹禁而不一動念者傾囊中且貸百金贖以歸及其宦成捐田百畝爲義莊以週其鄰族凡此皆公孝友之餘而公自幼莊雅不事諧諛私以命世自期卽爲學使楚侗耿公所知爲詩文清遠閑淡而尤以講學爲急所著理學臆言義蒼子諸書大槩厭近世借良知

之說以文其禪其言曰不知精察此心任其所發遂以爲良知則將認欲爲理率意妄行終歸於無忌憚之小人又曰人心學問涵養方能自立初學小子自謂先立其大不過悍然不顧自用自專而已又曰立門戶以新耳目後儒之陋也其書反復辨論必不苟安於近世徑捷簡易便安藏拙之言以飾其不肖之心世之爲二溪之學者其視公之書宜乎扞格不相入也公生嘉靖丁酉十二月初十日享年七十有九卒之

諸家閭二集卷之十

日同官改亭丁公輩爲之賻而後能舉喪配鄭宜人莊事靡渫門內諧好如良友云子敷章廩生以公蔭恩生次敷碩恩貢生敷章娶夏氏繼娶濮陽氏敷碩娶吳氏女三長適濮陽侯次適步階次適呂孟尹孫男四尊元尊憲尊寧尊宇孫女十曾孫二倬倬曾孫女六其葬九里龍之麓黃楊山公所自卜也今述公孝友居官論學之大節而爲之銘曰孔湮墨熾神徂聖落又於吾儒門分戶角告子曰生佛氏曰覺曰任良知

曰無善惡四者同趨萬口喧詠我觀聖人戒謹
有恪靡朝靡夕臨淵履薄牛毛繭絲石磨玉琢
吁嗟先生振迷秉鐸山陰之門口稍色忤新安
之苗是刈是獲服勞西東維孝與忠廉敏而剛
不避鷹鉞踐屐中外鼓鍾於官江漢湯湯膏雨
芄芄帝嘉汝績朱提驛封晚起陪京宣勞
陵工代司銀臺攝理儲綜城殿嚴嚴靡細必
躬勤官而死帝典克終靡勞不酬司徒是隆
旌於有位銘此幽宮

徐母王太孺人墓志銘

王太孺人之稱徐母也丈夫之子四而光禴從
予授經焉孺人命之也孺人之歿也予唁之光
禴報予傷哉一經以負吾母養靡以爲將而舍
靡以爲視也罔極之憾惟子志之蓋先是孺人
之歿光禴從其兄光祚就試武林弗克與大事
二子之痛所爲倍也予會家季父之戚小定又
迫北征未有以復于是四子以徐君勲狀來曰
日月至矣不孝兄弟將奉吾母葬廿八都之後

溪邊微子言無以掩吾母而永不孝兄弟人子
之心乃爲按狀而誌之孺人系懷玉瀛川王公
近女年十九適光祿公世所誦慕東明先生者
也光祿公先室鄭早世遺子二光祖光祚尚在
耶喃間孺人之歸徐雖新婦乎煦煦稱慈母已
人情之于其子也于其母也不麗于裏生羗殊
觀焉卽無論生羗殊觀閭內之政尤其總總者
況紀綱之以啓所未嘗拮据之人州閭族黨從
旁睨之矣孺人無何舉光禴光祀森森膝下而
豈以義方之教教之不必抑情以撫不已出者
亦不必抗情以御已出者愛敬與同其辨借而
彌善與同其汝濯倫序之間藹乎既翁凡今之
人莫如焉四子雖材皆孺人之以也當是時孺
人稍寘軒輊其能導和若是乎則母德最難而
孺人性敦之大有造于徐矣光祿之就一官也
生平經世之略無以自見姑寄之清華之署大
隱金馬如東方生者流蓋天子之貴近臣也
卽高卧長春園中而四方舟車冠蓋之所屈朝

議國是鄉評所造請募議嚮風靡至全集厨傳
之侍責辦中饋無不咄嗟具者光祿公得以游
諸賢豪間英聲義問鄭重于海內爲之子若孫
者并得食其餘于金之相與石之錯以彬彬于
道德者孺人之力也一切指使而下貞肅以約
劑之惠和以輯睦之柔與以體卹之尤好行其
德居恒有需于光祿公者因諸子請于孺人人
人厭其望以去至于今待以舉火者若而家矣
鬱收不戒兩及其廬孺人益增其所未備警于
自飭典言娓娓履變若常屹乎主持之定焉世
俗華綺之習能不波者有幾孺人大布著簪不
作富貴態乃若寢廟歲時享祀必精必虔儀刑
爾家馨聞鬼神豈弟君子百祿斯弗孺人相之
矣夫物之安于其藉也婉孌之姿睟焉弓之強
于其裏也敬戒之儀著焉性情之微動無所親
疏于不言之和內外之式諧兩忘美惡于不嚴
之教孺人之于徐于婦于母也並稱女宗焉可
矣光祿謂予先君儒俠自意非直寓內賢豪往

來供張拮据靡違公正發憤急人之難有虎而
翼者搏肉于里先君出身暴之兢兢若與俱憊
者屢矣孺人爲之捐簪珥謹于振彌縫吾先君
以相與脫于險而色不曠嗟乎抑何行義慷慨
烈丈夫也又云禴兄弟甫學爲文章先君子儼
問業先生而未逮也禴之獲爲先生門人也益
先君之治命而吾母寔成之追隨杖屨百里之
外海月終必令僮奴彙所課稅稽焉視所升鉛
後獲嘉賞喜溢眉宇爲馳好飲食以示犒焉以
禴等久莫以斬乎遇而孺人無愧于教之不效
時稱先生品目以相慰藉也夫余一箇乎世之
人也孺人奚取其言而信之如此哉善哉徐君
推言之也孺人之歿也諸嗣君與余言潛潛而
泣余亦泣邑之衿紳聞之無不泣也國士蒙欲
周旋捍圉三十年而一日焉先君之恩曷以不
替夫所不能得之婦子所不能得之母也宜乎
鐫人心之深矣嗟乎此卽慷慨丈夫難之矣何
以得此于淑媛間哉大抵孺人以聖賢之道行

之後先母子之際以奇男子之道行之光祿公
宦遊林處之時以長者之道行之中外環嚮變
故交媾之地後光祿公十有七載而逝陰培顯
佑諸子若孫斌斌于文學以光昭其所自出故
曰孺人之造于徐者大也孺人生于嘉靖

年 月 日卒于萬曆乙卯年八月初七日

享年六十有八嗣子四長光祖太學生仲光祚
縣庠生季光禴府庠生光祀縣庠生孫明佐縣
庠生明祚明份明保明詮明代明化明祝明祐
青來閣三集卷之廿
明任及曾孫瑞徵尚在髫年銘曰異視在胤鮮
所茹榮施在夫鮮所致綜庇在械鮮所治玉成
在教鮮所慮懿哉儒人婦則母儀終始不貳用
能繁衍其宗而光大其世有塗而過墓下者僉
馮式曰此徐母王太孺人藏玉之處也于萬斯
年無有替也

赴任辭先考墓祭文

天啓元年五月朔十有八日孝男方應祥敬具
養精之供遺義男大喜昭告我考之塋曰祥去

年五月奉差送母還里今年三月升本部車駕
司員外郎差限今滿擇于本月廿三日起程赴
任天氣蒸暑又時事洵沓留母在家婦王氏暫
代朝夕焚香出門老母獨子靳以情告于當事
者乞身歸養然出門一步此身之歸不歸操之

者人此生之得爲母有不得爲母有制之者時
矣人子有懷人臣有義隨地所在各以身致焉
祥思不孤吾父之教敢特苟且之念於其間哉
雖然天祐明德有所底止親老奴之鬼以還安
集於吾爵綬君父之難而展臣子之私懷義伸
于國氏及爾家人不得操其權時亦不必制其
命惟恃 宗廟社稷之靈有赫以申之佑爾矣
吾父生勵正志歿爲明神有相之道幸惠圖之
本儼百拜塋下稟教以行病旣阻之又追逐官
府之事敬遣大喜告此軼忱神斯允寧用錫吾
母春秋霜露可任依馳

祭先考八十壽文

維大明泰昌元年歲在庚申十一月甲戌朔越

十月二日屆當先考高三十二待封方相公生
壽八十之辰孝男應祥同弟應春應祿應祐
嗣孫有章侄孫有璉有珪有珩有璧等謹以清
酌庶羞之儀迎請神主于錫胤中堂而昭告曰
嗚呼吾父馮凡一瞬遷流靡復遂至今日哉吾
父吾母今年並屆八十祥亦六十白頭相對萊
服奉觴卽生世多所缺然可以堂上壽考古祥
善事之樂忘之夫壽考齊眉世稱希有乃有一
家駢得之者矣天祚明德食報不爽祥之不肖
青奉闕二集卷之十
開罪於天錫靳吾父此痛其可噬哉六月十九
祥生六十念四十年藐諸之子懼重老人未亡
之戚進筋而不敢告也八月廿八吾母八十撫
六十歲未孫之孤不勝往戚緣紫來系綫懸之
感祥奉一卮告母之壽矣低回忼慨酒清而不
能咽也嗚呼吾父今日何日櫟栢儼然音容邈
然子婦上壽依依遶膝之觀誰爲啓九京而詢
吾父之欲猗不歆者乎嗚呼吾父八秩生年強
半鬼其餒而之儼一官竊祿徒切親不逮養之

悲祿之不肖開罪於天靳錫吾父此之爲痛噬
其可及也設有穀維潔有酒維旨馨香芬聞繫
神是疵母也難老從以孫子婿王守宏甥王可
觀等附具牲儀並申明稟神兮尚饗

先王母毛太孺人百歲奠文

屈先王母起廿七毛太孺人壹百歲之辰嗣孫
方應春應祥率曾孫有章敬以牲醴楮幣等儀
奉奠於山東濟寧州北關口之官舟并請先大
父起廿七解元方公先考高廿一義官高三十
青奉闕二集卷之十
二解元同受供養者應祥爲詞以告曰嗟乎人
生百年亦世所有以我太孺人凜冰霜之操厚
葆其性情之和豫以維則乎來茲拮日月之勛
丕振我門祚之替微以漸躋於成立計德食報
百年非壽乃不肖輩之薦馨香而呼號於大空
者且十有四年於此嗟乎子孫之不佑於天俾
我太孺人不身見其一官之稍振也雖有淚如
酒能瀉此罔極之顛頤哉今日修事宜春爲主
並祥舟行去家而從兄於官祥捧一命正巡津

路有官而未安其署伊釜維籩伊尊維水仰特
我太孺人與我祖妣内外在天之靈魂氣之無
所不之其心鑒我子若孫而不忍於責其菲也
澗毛澗酌之無所不歆焉爾矣神之格思嘉惠
來裔

祭李副使徐巡撫章太守文

天啓首元時適奴酋氛惡未輯使者奉 詔書

調土兵四川九月念五日永寧土撫樊龍等集

兵重慶當事者方議選汰以發倏忽變作殺害

書來閣二集

卷之廿

三十五

多官吾師斗冲川東道副使李吾社友觀我四

州巡撫徐吾友被龍重慶府太守章與焉十一

月廿二日邸報至南京兵部車駕司員外郎方

應祥乃並爲位於西營之官署修古師友之服

哭之已乃具酒核爲奠告之詞曰嗚呼奴兒小

醜猊毒頻歲抱薪救燎誰階之厲餉磨刮爪兵

騷調募國等竿濫疆宇鼎沸我厠一官憂心日

切主撫未張民生孰瘳何渠意外隸我作仇吾

師吾友倉卒荼慘丙午聞牘奇文欣賞帝師哀

拔暗摸用享韶齒切靡風雲息壤終和神聰聰
今予世講僧寮邂逅同病馬卿周旋誼契廿載
生平人生師友性命泣盟何物狂且荼我酷深
驟聞奇變五內驚震天道非夢按淚未墮世之
不祚賢哲同命紀綱殄瘁豈繫私恨嗚呼尚饗

祭仰山上人

維大明萬曆四十七年九月初一日南兵部職

方清吏司主事親人方某敬以牲醴楮帛授弟

應春致奠于仰山上人老舅之靈曰嗚呼仰山

書來閣二集

卷之十

三十四

慷慨好義負佛性之生直拈据克家樹桑門之

勸績予以邂逅投分懿戚睽惟先子藉君爲倡

以安有其寔安春秋之享佑我子孫惟振惟貺

斗酒炙雞敢忘報于君之八尺君有風約我官

南國牛首燕磯歲偕流逸電光水泡倏焉遐隔

共淚如泉悼君疇昔子孫時享要靈冥翼惟是

金湯囑付無數山川千古誓不吾言之食也嗚

呼尚饗

檄賻止樂先生潘景升歸柩疏

止樂先生潘景升挾妙于天下文詞遊戲人間
世殆五十年大啓二年正月七日癸亥生右背卒
于留京青溪之旅館于弼子等以歲慶方新不
敢訃告爲景升戚若友者造次治殮今且爲日
扶輿還葬大鄣矣山川修阻有橐磬縣某等念
惟先師惇誨朋友我殯之誼此于景升凡附一
目之好者所不得辭今在知景升之歿者業共
次第修其辦香之賻其未及知者孰令交臂而
悔所未致于友生不勝內瞿所爲交與商榷而
書來問三集卷之十一
有斯告也景升生平文章洵妙所不必言其人
具世出世間法恣情遊戲幾古至人自適吾適
不以脩俗嘆喜滑其平粹者論景升者斯爲得
其彷彿已不知吾輩五十年陰受此老鈴鐺饒
益無量青溪最後一着超逸簡脫是處安閒讀
其屬稿之際口授別書明明道出以身說法矣
夫黃山白岩與念首丘在吾景升咄嗟可辦耳
于歸之誼用導知好老婆子心獨割恩愛爲我
友生深徹如此靈山一會儼然未散昔者吾友

想同寤寐然則還觀樹肝之事其必不可更惡
弼等獨任其拮据亦明矣征旆遄發所有餉助
速請印記擲付來郵止樂先生者二三兄弟稱
引古志私謚景升止取別書觀止之止樂取極
樂之樂異日譜流逸于金陵者此以備徵文獻
云爾

易太公家傳

齊安之湯令始大其以勤學進德端身和家敦
俗稱者則魏彌其入巴崑岡公諱預之而字惟
青條獨三集卷之十一
定其大父青峰公諱大夏富而好施賑貧以石
計者千受爵一級其父雙岐公諱明時娶于徐
舉子四公其季而徐先雙岐公卒再娶于張舉
子爲公異母弟者一而雙岐公又先青峰公卒
青峰公業以祖兼父矣公亦能以孫伐子青峰
公安其養含飴而忘子之沒也公伯兄南蚤世
而仲兄某性惆悵高視一世公比而鴈行進競
爽角秀無慚德其叔兄某有心計代二兄任家
督而不以瑣屑務及其弟故公老無能發舒精專

其業公車之義嘔心而出者累于先後爲衡文
使所賞識乃困于棘闈不售同學者用公經術
取科第如拾芥而公儒冠褐博自如公有子晨
翁慈而天公絮且泣曰駒老且驚而強欲飼之
奚所致千里也奈何復奪我汗血爲心傷焉遂
病病不起矣其家之父老子弟以及鄉之父老
子弟無不爲惋惜痛悼至于今而九族千指無
間言也嗟乎公何以得此于薄俗哉跡公行事
大約不出勤學進德端身和家敦俗其生平大
槩略可睹記者自王父母及後母外父母以下
宗黨若而人饑于我養寒于我裘與諸昆弟祈
箸室廬并不取其敝者以讓而又託處宇下日
相親焉少弟好勇傷人法當抵坐公爲委曲申
救聲家無憾從子邁疫甚篤人謂疫當傳望門
去之公日一再往視調粥藥俄而疫良已隣人
爲盜所株鬻女以飽胥役之追呼者公償金還
其女復白其事而邸婦夜奔公公正色却之垂
橐以出行營壤地復置田以爲歲時蒸嘗費易

身非嚴不端家非恕不和俗非孝不敦易公其
庶幾哉易公其庶幾哉

青來閣二集卷之十終

陳學士先生初集三十六卷(一)

〔明〕陳懿典撰

明萬曆四十八年曹憲來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陳學士先生集叙



聞之也者靈心之所
繪是可統輯元化緯絡
萬象有人爲主其柄天
且縱之俾之碎隱代間

而又欲弘收其衆有假
之翱翔禁近寬衍居諸
抑時置之休沐里第庸
得肆力于不朽其關係
匪淺斯已史稱建安徐

偉長欲損世有餘益俗
不足闡弘大義散敷道
教時人美麗之文都廢
不作用是翹然七子中
而唐世崔玄暉尚經

術絕去鞏悅諸學士美
詞豔曲之風一時少熄
彼衰衰者稍轉文心而
且猶若是况夫學有本
原湛道德浮英華如肌

骨相麗而為得天之精
秉提立之鐸者耶吾郡
學士陳先生少以制義
冠省試醕深閱偉蚤覘
臺閣規摹海內宗之已

序三

而首南宮晉承明緒正
朝彞黻煌煌
帝制則其詞渾渾浩浩纚
纚洋洋一根經術典故
以諧人心而酌國是苞

意也茲標識也定選言
也貴御氣也和攄局也
正儼如垂紳端笏之朝
衣脩爰象閑律度而群
品取衷焉今其文具在

序四

可震而按也先生宴居
默坐沉靜寡欲日擁梅
檀萬卷吟咏其中海內
旦晚先生大用而先生
若不屑者綜述愈富謨

著益精

朝家典制既蔚乎代寶
記贈小構亦屬碎金馬
竒班瞻韓醕柳覈先生
何所不有然亦自為一

本五

家言而絕無肖像之跡
故盥手讀先生文原本
天地極命庶物亦玄亦
史亦博亦竒易稱富有
日新成文盡變斯真有

為假令先生蚤登鉉軸
經在耗神則石渠之鴻
烈不彰名山之副墨猶
靳恐未必弘深鉅麗光
昭一代若此然則先生

本六

之不亟亟用亦乃其所
以成不朽之業者哉語
云能文則得天地有先
生而天地之菁華始暢
晦鬱始宣則論先生者

疑其不自為大用尔烏
能深知先生也

時

萬曆歲次己未仲秋上浣
同郡史氏後學施鳳來

頓首拜誤



陳孟常先生文集序

不佞甫束髮輒神交孟
常先生及長安過從相
與談讌至移日若清鍾大
鏞答扣不匱退而良然

久之造物者其大用孟常
乎曰何不佞以使事歸里
深棲者八年而孟常歷
官寮晉南院學飄然還
山矣會不佞撫浙時得

奉孟常教津：疇昔且
裒所藏集徵之言不佞
以是得卒業見諸體中
書命誥冊閣深典雅其
簪筆起居藏在金匱者

二

雖不可概見而所著國史
正傳體嚴事核有良史
之才左陞紀略一篇即密
勿之地君臣相與之際以
鏡治忽若璿璣玉衡不

踰幾微尺寸以舍周天之
度察往復之氣沉幾密
用有過人者而予

朝家典章制度沿革損益
若

三

廟制譜牒邊防海防漕河軍
制以及夷虜之堅瑕利害
無不一洞若觀火發為論
著援古準今慮終稽弊皆
必然之畫所上封事如策

夏策播策倭及使旋條列
見聞察敵情扶隱瘼若指
諸掌至

宗社大計尤三致意雖不諱
憂危之苦辭而明微典

四

禮期于可行皆大臣用心
也其尚論人物不隳一成
案不拘成案若設身處
地以得古人之作用深淵
故其自叙有之編世乃可

論人論人乃可知人知古之
人則可以知今之人之言也
千聖復起疇能易之于我
國家自

高皇以草昧崇重儒臣

五

文皇設殿閣學士參典機
務其人則皆取諸魁宿
博聞有道術者自是以
來康常之選遂著焉
令甲其教本諸學徵諸憲

章玄莠去稗以統一聖真
叙正彝典故其得人如黃
鍾大呂長日之至今遺集
具在自浦江青田為正始
玉解黃胡楊以下諸賢雖

言人殊大都崇尚經術
通達國體爾雅深厚如
四氣之和動物而不知世
徒見二百年來館閣得人
之盛而不知

二祖之精神為之元命直取
千百年之基隆上理以歸
諸館閣之才而以成館閣
之才歸諸此學故先賢
為文行其所言為治讀

之冲如霽以而萬物備而
唐虞成周太和之盛若達
源取之矣今觀于孟常蓋
所謂其人哉孟常於學
無所不窺其寸之費研

承景舍光雖處阻深
闇智之下而精采溢發若虹
霓之燭天及觀斯集則其
識深其氣恬無師心之智
無偏至之奇無庸華艷

綺以溺質無凌厲刻峭以
傷體而其超然遠覽淵然
深識探治亂之源總窮變
之會真是親見六經陶鑄
千古施於有政無異決江

河溟渤之流以灌尋尺也
此雖其天授乎而予竊窺
孟常以彼其才上下百千
餘歲及翱翔鑾坡鳳池
討求秘典者復若而年而

始成此不朽之業蓋本諸
體性合諸型範德成于高
明沉潛之先才毫于疾徐
甘苦之際故能通微致遠
成文數萬以列于作者之

林如此予讀孟常之文曰
得其所以先于文者而深有
契于

二祖儲才之旨以此知造物者
必有以用之非直以文而已

不佞生平好讀孟常之文
及孟常來微言而適在
事窘于簿領輒讀輒輟
以此更數載未能報命至
避地婺州長夏風林始

讀而卒業乃敢忘其固
陋而為之序昔子雲之
言有云曰據我華而不食
我實不佞于孟常之文
既已食其實矣不知有當

子雲否也

萬曆庚申春正月豫章
年弟劉一焜書



陳孟常先生文集序

余少讀孟常陳先生所為首發
場試制義輒熏玉麝香讀過
過神理都王無一字無來處而
絕不入文人學士之揣摩竊掩
卷歎羨今之世而有是吾願為

史隱存 卷一

之執鞭比壬辰通籍孟常儼然
魁吾儕而余不敏亦幸步其後
塵扣孟常而窺其底裏又醇然
長者也公於書靡不披閱該博
淹貫而出之以邃識深詣鑄意
命辭巧極化工精入理窟時名

史隱存 卷二

甚盛臣攀海內詞人宗匠進之
金馬石渠以蒐皇王之秘檢於
是人間天上之藏書盡歸閤洞
之胷次其吐咳而為詩古文詞
擷英鋪茶根於抵實即短章小
引輒為世珍重通材能備模楷
著作若拱璧天球九鼎廟器黃
鐘大呂蕭勺衆音詞不為瑰異
倔奇而適於坦調不工鉤棘詰
曲而諧於直氣不入結轡凌厲
而洽於和理不涉幽玄渺邈而
底於明體不騖漫漶割裂而妙

於常淺嘗之而即知其味深測
之而莫竟其淵世之繡鞶悅飾
銀黃巧力既盡猶搢：馬而公
學務本真哲名理左右逢源出
之靡竭充然有餘適也昔之論
文者左馬古班楊嚴韓柳粹而

美臨齊二片三

蘓曾也蓋常得左馬之髓融班
楊之趣超韓柳之度沛蘓曾之
氣而總攝於蓋常之正：之為
言應今古窮宇宙不推遷於世
數不代謝於時局以並於貞觀
貞明貞一之義

昭代之文闢混濛於劉宋闢昌明
於王李詞林館閣得公而一振
起焉蓋極流覽橫收併包吞吐
如大海之納百川而潺湲衆派
皆為沆瀣條分之一脈帶河汾
洛傾圖書之源而望巨浸之汪

東隱齊二片四

洋吾知其渺已文章關乎
國運而究竟發自心靈邪正各有
所歸而治亂亦有所屬故叫吽
激烈之音虛於大塊積燄之氣
漂灑何如凱谷天地間正氣發
育而為正人領會而為正學也

世之文其文必正而勲庸事業
亦昭揭光明為一代人文之領
袖公人品純全學行篤摯告歸
十年杜門刪述潛心考文盡埽
游氛習氣鏗然金石為是千秋
不朽之業移時調燮玄工參贊

美隱齋

密勿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詠或
以宣

上德而布絲綸仰佐

聖人熙皞蒸隆以建中和之極事
業炳蔚定傾為平轉側為安公
不啻以文章學術幟名標譽矣

彼百金購學士之什法錦繡梅
宮之詩其所重者文也公之為
文則文與人並重焉公常自序
其文曰古今人未必不相及而
古今之世變各殊能論世乃可
以論人能論人乃可以知人能

美隱齋

知古之人乃可以知今之人當
吾世而有若公之文又若公之
人公之為文與今之所為文者
異公之為人又不當於今人中
求之矣

萬曆歲在癸丑季秋上浣年弟

王在晉頓首題於尚友軒



後學王澍民頓首拜書



史隱齋

序七

陳學士先生集叙

應震注以計偕入都執經于學士孟常陳先生每見先生著述得片指教言若覩煩質一毛吉光片羽秘之枕中善不多改歲戊午先生子儕曹公振執試携所梓先生初集三十六卷

官一

授之謂應震辱侍臯比可無一言以識其自應震獲有大觀之快敢不聞命因思開闢以來立言家曾不能塵沙數而求其景耀萬禩炳然日星者能有幾哉蓋凡立言以鳴于世其情之所至積真迫起若駭氣之為雷境

之所涉國物受則若萬竅之于風又何患其發之無源垂之不逮也故文辭之作必起乎情之所不得不然而出乎理之所不能不至然後足以垂世漢世如東方司馬主父鄒枚之徒皆具吻雲喻霧虎齒豹攫之林連翩

官二

金馬日給尚書筆札其辭非不虛誇瑰麗而卒不能當賈董之著論河梁之激吟也

明興初方宋諸家言本經傳故其用亦宏遠近代以來稍務菁華即于左馬亦中郎之帝賁而典雅之意按之

未免索然亦何關於國家成敗之數乎先生在詞林才若赤隼華鳳而早窺大道小者殺言大者萬言援古揆今無不中的譬之飛帆拾月涵波不興而島嶼之森羅雲霞之掩映龍魚之變勾斗星之垂燦畢陳几席前真

官三

發乎情之必至而恰乎境之適者者賈董諸人以後真未易得也今先生雲卧山中即欲自秘而

朝家多事蒼生想望若以是措之家國天下其所為振動嚳拂者不亦遠哉應震出長沙李先生門習聞其言

曰僕在詞林與爾師孟常先生稱詩
譚稅外寔以經世之業相勗謂吾輩
優游玉署正養無用為有用孟常每
推余之膽智雄爽而余竊服孟常之
經緯綿密應震實肆其言今讀先生
集洵為經國之業非徒文而已也輒

不辭而附題之于末簡

楚黃門人官應震頓首謹



陳孟常先生學士初集序

王仲任有言夫訖一經者儒生
也博古今者為通人也上書奏
事者為文人也能精思著文連
篇章為鴻儒也在漢則劉子政
楊子雲其人云子政當元成間

五

恭顯許史王鳳之屬適專國事
危宗社子政數上疏指陳得失
卒為恭等所困居列大夫官前
後三十餘年退而作洪範論七
畧三統歷譜列女傳新序說苑
諸書凡百餘篇子雲仕哀平代

與王莽董賢同官莽賢權傾人
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
徙官及莽篡位用符命稱功德
獲封爵者甚衆雄復不侯以耆
老久次遷為大夫著騷賦法言
太玄等書凡數萬餘言今二家

左

之籍具在若揭日月而行目以
鴻儒固耳然子政鑄偽黃金及
為蕭望之等使其外親上變事
先後下吏子雲事莽賊作劇秦
美新冀幸免禍卒致投閣當世
儒者羞道之學士陳孟常先生

弱冠有聲名場尋擢賢書第一
壬辰復以尚書魁南宮官史局
者垂二十年晉南院學士學士
階僅五品而詞林最重然先生
前已倦遊還會讒口有不利先
生者夷然不屑辯仍自請告先

序

生為人冲澹簡遠居恒不見喜
愠之色於名利泊如也史稱劉
向廉靖樂道不交接世俗專精
思於經術楊子清淨少嗜欲默
而好深湛之思非聖哲之書不
好非其意雖富貴不事殆似為

先生語也

主上明聖毋肘腋窺伺之奸如漢季翰林官清貴稱為天子私人尚方給筆札大官予餼校書視草之外吏事無所關故先生文章春容爾雅多治世之音辟

卷四

于向雄有九歎廣騷之辭惻而屈其憤有羽獵甘泉之臣麗而削其靡有洪範七略三統之奧妙而不為穿鑿有新序說苑之該洽而不為蔓衍有法言太玄之精邃而不為艱深詰曲經緯

綿密宮商各配彬彬然自成一家言先生于書無所不窺於學無所不究而于法無所不合兩試括帖語名理爛然至今海內宗師之而尤長於叙論古今人事成敗得失燦然若指諸掌通

卷五

達治體囊括世務紛紛藉藉有味乎其言之也先生詩非所篤好間用之於應酬及寫懷之什輒造佳境五七言古近體雜置建安開元大曆諸名家幾不可別識由天授多而學植富乃貴

其造化之淵禮樂之府不第奮藻吐采于翰墨之間而已先生既用名高與時齟齬屏居田野博士弟子郡縣大夫問奇執贄踵相屬見未嘗不披襟絕倒虛往寔歸而益以其餘隙覃思著

序

述雖大寒暑不輟卷至其內行若淵生平無幾微點缺明喆保身不俟終日固非向雄二子所敢望使得參跡樞揆一究極鴻儒作用必有大過人者而僅令寄空言于三寸柔翰間若吐若

茹也向有子散能其業楊烏九齡即叅玄文先生尚遲鳳池之羽館甥曹明經仲麟乃為編次文集得三十六卷而寄以示予且命之序則焦太史已為序而論之太史又言馬遷之業傳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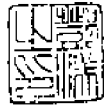
于楊惲昌黎之集就于李漢先生之有仲麟雖勝庸兒可也仲麟美秀而文誠不媿以言予小子為戊戌先生房考所取士常懼身名泯泯負成我恩今得一當以報先生附不朽韋甚楊雄

初作太玄法言獨門人侯芭常從受業而桓譚以為絕倫惟向子歆亦有覆瓿之譏譚等雖知其必傳猶恨不及見予小子羨乃及見先生之集傳視昔人已勝乎先生他著述甚富今名

居

初集者示有待也然非先生意也

建武門人鄧漢頓首拜譔



跋

外學士之視憲來名則舅甥也實則父子也家大人與外學士締兄弟盟因以憲來委禽焉童子時即讀書外學士齋頭弱冠隨侍長安竊窺外學士于崇牕泊如精神所注惟在往代

卷一

故實當世機宜考究每廢寢食或有勸稍休者曰非此無以自遣凡一切著述未嘗不呼小子而授之每謂作者固難即索解人亦不易吾將為名山之藏乎憲來則謹對曰三事之尊誠不若千祿之業護惜珍重小子責

也庚念篇什浩繁且隨應偶筆多散
于廢楮亂帙中倘不早為詮次寧無
遺佚是懼于是百計拮据兩載校讐
始克有緒甫繡之梓祝融氏輒妬燬
之幸存副在獲成茲集憲來于是蹶
然喜而懼始釋乃為外學士壽曰仁
人之言藹如天祚仁人不吝寧馨早
育則非直曹氏衣鉢將陳氏弓裘于
是乎在兩家當共寶之亟命孺子櫟
惻輩敬紀諸末簡
萬曆庚申穀雨日子婿曹憲來百楨
首跋于清照軒

外學士所著有 國朝正史同姓諸王傳二十卷
外制視草十卷廣就李往哲傳十卷左陞紀畧十
卷家乘四卷所輯有 皇明館閣文鈔一百卷古
搜二十卷今宜二十卷藏于家論語貫義二卷四
書緯義一卷讀左史二卷將行茲集入詞林後什
之七孝廉時什之三不盡錄什之五顏曰初集者
以甲寅為止乙卯以後當為續集先後與憲來同
研席而參校者陳玉昆昌祚同倩泰交為外學士
從子也謚生吳君天泰贊之屠君襄孫道子朱君
泰頌為外學士問業士也長康范君明泰元長盛
君士元為外學士年家子也編次則弱息櫟惻惻
恪也得以例書憲來謹識

陳學士先生初集目錄

第一卷 書序

史書纂略序

尊師焦澹園先生文集序

重刻陸宣公奏議序

易二房程士錄序

論語貫義序

潘叅知銓政十議序

李長卿制義序

巨隱序 書錄

馮忠卿小有亭集序

顏侯美駟錄序

余持國稿序

陳居一近稿序

萬經理四六稿序

沈伯含制義序

宣大武舉錄序

陸開仲四書傳翼序

賽翮軒稿序



李兩生連璧草序

陳季襄川流稿序

鹽官奏成彙編序

三輔校士錄序

項君典制義序

王性之制義序

柳文選序

慈微錄序

四生尚書義序

夏隱序 書錄

滙古河華序

選刻壬子程墨序

規家日益序

第二卷 書序

左陞紀略序

刻兩漢紀序

皇明同姓諸王傳序

重刻大藏一覽序

沈宗伯南宮奏議序

張無始先甲草序

皇明館閣文鈔序

翁兆震騰蛟堂稿序

重刻紀效新書序

賀鼎昭稿序

周贊卿幸笑亭序

碧山學士集序

中庸發覆編序

范光父五技序

省括編序

尚書來青堂選義序

郭張虎詩稿序

徵行錄序

吏隱齋選義序

德慧錄序

文江蕭氏族譜序

陸伯承制義序

書法雅言序

沈司李游燕草序

王震澤稿序

曹司李德政錄序

褚司徒從政續錄序

中弁山人遺稿序

第三卷

歷代名臣奏議序

撫淮小草序

王觀察越鐫序

土苴編序

籌邊移稿序

范光父四書程文選序

螢囊閣集序

沈孟威制義序

重刻埤雅廣要序

湖廣鄉試錄序

黃葵陽先生宦稿序

長安嘉會錄序

曹陳兩生制義序

沈司成淇林雅末序

周聲仲經書義序

沈太始制義序

茅孝若焦山稿序

史侯德政錄序

焦兩生制義序

朱沈兩進士丁甲同門稿序

卓光錄北遊稿序

嘉邑民誦序

家乘小序

雜論自序

第四卷 贈賀序

少司空沈鏡宇先生壽序

賀王觀察開撫延綏序

壽蛟門沈公六十序

王賜谷八十壽序

賀項觀察伯子成進士序

懷莊李先生八十壽序

賀學憲王慕蓼擢叅江藩序

壽本庵方先生序

賀張大夫擢貳保定序

壽祝母周太恭人九十序

壽方母劉太孺人七十序

贈徐廣文擢任壽寧序

送海鹽喬侯入覲序

封儀部耿太公七十五壽序

賀淮南寶憲長擢右轄序

壽盛母陶太淑人八十序

賀沈光祿舉子序

壽蓼庵高太史序

贈新安黃次公序

侍御鴻臚張公壽序

壽丘增城六十序

送鍾主簿序

徐司李兩尊人偕壽序

第五卷 贈賀序

壽山陰朱相公七袞序

送宮詹馮琢庵賜假歸省序

賀觀察彭公開府上谷序

御史大夫李漸庵先生六十壽序

賀寧武董餉袁民部榮擢還朝序

大司馬王先生七十壽序

賀密雲楊侯召入刑垣序

翁太史兩尊人雙壽序

東隱齋

送田部張大夫擢守高州序

壽牙臺鍾先生序

賀王慕蓼守杭考績序

賀通州陳大夫擢貳河間序

壽項扈墟四十序

賀順義劉侯考績序

心葵樂先生六十壽序

壽秀水林侯序

賀薊門副帥李將軍序

壽海鹽何侯序

母舅觀山王翁八十壽序

壽曹母徐太夫人八十序

送顧上林致仕南歸序

送蒲臺吳丞致仕還秦序

壽孫心湖七十序

壽余筆峯五十序

第六卷 壽贈序

壽尊師焦先生七十序

東隱齋

賀永平兵太夫顧公晉秩左轄序

御史大夫沈純父先生七十壽序

賀雁平兵大夫李公晉秩憲副序

壽劉柱峯先生七十序

賀密雲項大夫平倭進秩序

壽華崧沈大夫七十序

賀襄陵李侯序

筆峯余先生六十壽序

賀密雲王侯考績序二首

曹赤之盟兄六十壽序

秘書盛行所六十壽序

賀昌平兵大夫許公擢山西按察使仍留本

鎮序

送汪生還新安序

翼所徐先生八十壽序

賀孫比部舉子序

送金全州歸新安序

壽周太宜人八十序

東隱齋

賀平谷趙侯考績序

從兄環山七十壽序

壽汪母方孺人六十序

第七卷

賀贈序

賀萬震澤開府天津序

元輔太倉王公六十壽序

賀叅知許公封三代序

壽給諫鍾乾所六十序

送李大夫守漳州序

壽儀部馬廓庵七十序

送陳大夫出守廣信序

壽賀母張太夫人七十序

賀密雲康侯考績序三首

壽文江高先生八十序

賀撫寧令孟公擢守涿州序

壽陳母樊太夫人序

壽吳母黃孺人六袞序

賀桐鄉須侯考績序

東隱齋

壽曹母徐孺人兼賀曹赤之茂才候選序

賀陳金吾膺新命兼副西司房理刑序

徐太公偕壽序

賀寶光祿擢惠州別駕序

賀昌平常太將軍榮封序

北部紹溪吳公七十壽序

賀遵化王侯考績序

壽朱母吳太孺人七十序

第八卷

碑記

勅建護國慈聖寺碑

涿州重修張翼德碑

壬辰進士題名記

重修歸德府儒學記

舊太倉分司陳大夫德政記

刑部題名記

新設商丘縣儒學記

武清李侯生祠記

秀水縣儒學新建尊經閣記

天津新造海甬記

重修海鹽邑侯張南溪雷帶亭記

重修新城縣儒學記

第九卷

南宮范侯生祠記

密雲縣儒學新建魁星樓記

密雲康侯去思記

重修河南內鄉縣儒學記

滕縣趙侯生祠記

西城義阡記

廬江縣儒學新建文昌閣記

嘉興新築運河石塘碑記

嘉善縣詹侯去思碑記

仁文書院新建曹司理去思碑記

萊陽丈地述

第十卷

正史七太子傳

正史廟祔十五王傳

正史漢庶人傳

第十一卷

吏部尚書陸莊簡公傳

何司寇傳

徐聞令王翁傳

岳奉直公傳

外王父一山王先生傳

沈澄源先生傳

金全州公傳

武孺人傳

濮學博小傳

節孝婦傳

第十二卷 誌銘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贈太保

謚文憲王壘陳公墓誌銘

右春坊右諭德掌南京翰林院事石欄楊公

墓誌銘

福建按察司副使汾源郭公墓誌銘

東陽縣志

刑部山西司清吏司主事一山王公墓誌銘

贈奉直大夫直隸和州知州南塘沈公暨配

陳太宜人合葬墓誌銘

太學生默菴嚴公暨元配仲孺人合葬墓誌

銘

方母張孺人墓誌銘

李明府母趙太孺人墓誌銘

第十三卷 誌銘

總督薊遼保定軍務兼理糧餉備倭經略都

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震澤萬公

墓誌銘

中憲大夫廣西按察使司副使惺復朱公墓

誌銘

山東益都知縣景修陳公墓誌銘

贈承德郎吏部文選清吏司主事懷椿賀公

暨配張太宜人合葬墓誌銘

四川邛州知州春陽徐公暨配祖孺人合葬

墓誌銘

東陽縣志

新安處士纓泉程君墓誌銘

沈母陳孺人墓誌銘

金母茅孺人墓誌銘

吳母詹孺人墓誌銘

鴻臚寺序班對垣沈君元配姚孺人墓誌銘

曹母朱孺人陳孺人合葬墓誌銘

第十四卷 誌銘

中大夫整飭昌平兵備山西按察司按察使

鴻川許公墓誌銘

直隸霍山知縣劉景陳公墓誌銘

太學生佩忠馮君墓誌銘

贈徵仕郎義勇右衛經歷司經歷齊君墓誌銘

處士定齋芮公墓誌銘

處士外父近峯姚公暨外母沈孺人合葬墓誌銘

誌銘

吏部尚書五臺陸公元配陶夫人墓誌銘

福建按察司副使貞所黃公配陶恭人墓誌銘

銘

趙少司徒母姚太孺人墓誌銘

新城令奚君繼配鍾孺人墓誌銘

直隸楊州府海門縣知縣十巖趙公繼配屠孺人墓誌銘

銘

南京刑部主事慎齋劉公元配徐安人墓誌銘

銘

鄉賓西泉曹公暨配徐孺人合葬墓誌銘

第十五卷 墓表

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

贈太保謚文穆許公墓表

贈南京工部尚書李公暨元配高夫人繼配

閩夫人合葬墓表

河南巡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文陸鍾公墓表

封陝西道監察御史謝公墓表

節婦周孺人墓表

第十六卷 行狀

資政大夫吏部尚書五臺陸公行狀

中大夫整飭昌平兵備山西按察使司按察

使鴻川許公行狀

封刑部主事觀湖陳公暨元配胡安人行狀

刑部主事陽川郁公行狀

金母劉太安人行狀

李孝廉母張太孺人行狀

第十七卷 行狀

累贈大中大夫廣東布政使司右叅政肖湖

盛公行狀

文林郎廣東道監察御史慎菴沈公行狀

鍾懷松封公暨配陳孺人行狀

外王母賀孺人行狀

先高王父而下四世行略

先考贈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梅岡府君

暨先姚王宜人盛宜人行略

第十八卷 祭文

諭祭尹都督

公奠趙澈陽中堂

祭南充陳老師

祭山陰朱相公

祭趙定宇館師

公奠周宮尹封公

公奠劉喜聞編修

祭王損菴翰檢

公奠郭汾源憲副暨呂宜人

祭宮詹黃葵陽

祭曹艷伯封公

祭項少溪少參

祭朱完白戶部

祭鄧封公

祭馮繼山

祭鍾文陸中丞

祭楊石閭宮諭

公奠謝老師封公

祭鍾叔亭刑部

祭周崇德封公

祭項貞玄封公

祭蕭瑤房憲副

祭曹西泉太公

祭李伯遠廣文

祭黃貞所憲副

祭張起潛憲副

祭沈晴峯司成

祭顧襟宇奉常

祭大宗伯羅康洲

祭外翁姚公

考績告祖考妣

考績告考妣

祭太倉王太夫人

祭從姑沈母

公奠焦師母

祭吳明府母陳太夫人

祭盛憲長吳淑人

祭李澄川夫人

祭沈光祿母陳太孺人

祭朱明府母吳太夫人

祭李母趙太孺人

祭外王母賀孺人

祭陳母席夫人

祭李母張孺人

祭金母汪孺人

第十九卷 祭文

焚黃告后土

宮諭叨恩告祖考妣

宮諭叨恩告考妣

祭太倉王閣師

公奠余雲衢宗伯

公奠沈鏡宇司空

祭馮具區祭酒

祭朱石門銀臺

公奠劉司空封公

祭石崑山南戶垣

祭沈志堂母姨夫

祭鍾黃門封公

祭光祿顧涇陽

祭楊魯南太守

祭陳諧字大叅

祭謝芳洲司理

祭錢憲副封公

祭李季泉罷丞

祭薛聯溪將軍

祭錢承江中丞

公莫劉柱峯先生

公莫水部陳豫吾老師

祭司馬沈繼山

公莫陸宗伯封公

祭高蓼菴翰檢

祭何乾室大理

祭洪封公

祭筆峯余封公

祭胡毅齋明府

先奉直入鄉賢祠告諸先達

先奉直府君進鄉賢祠告文

祭外母沈孺人

祭太倉王夫人

祭史母吳太夫人

公莫沈司馬夫人

祭新建張夫人

祭洪黃門母郁夫人

祭賀母張太安人

祭姚母施孺人

祭長妹曹母

祭朱師母

祭沈黃門太夫人

閩郡祭丁烈婦

祭申少師瑤泉

祭沈淮槎文部

祭賀伯闇吏部

第二十卷 奏疏

為懇乞 聖明詳釋 祖訓廣集眾思早定

國體以釋郡疑疏

為懇請 聖明定大本昭大信以安宗社疏

為西事孔棘敬陳一二方畧并善後事宜以

保盛治以杜隱憂疏

為目擊時艱敬陳一得以佐安攘以保治安

疏

爲奏繳詔書并陳奉使見聞以裨治安疏

爲比例陳情懇乞 天恩給假遷葬疏

爲假滿赴京中途患病懇 恩寬假調理疏

爲誤叨 新命揣力難前懇乞 天恩俯容

休致以安愚分疏

附送吏部揭帖

接見儒臣疏

擇用邊吏疏

爲恭謝 天恩疏

爲懇乞

天恩辭免非常新命疏

爲再懇 天恩俯允辭免重任疏

擬明學術正人心疏

擬正人心定國是疏

第二十一卷

古之學者爲己

人君不可頃刻忘君天下之心

紀綱法度

性與天道

君子闇然日章

澹泊明志

心之精神是謂聖

王者敬日

天保以上治內採薇以下治外

爲政須要有紀綱文章

士先器識

大人能格君心

蒙養

存心養性

理學

三大功臣

爲君難爲臣不易

第二十二卷

舜

箕子微子

伊尹

管仲

范蠡
子貢子路
秦元
漢高昭烈
曹參
灌嬰
四皓
關壯繆
司馬懿
謝玄
李泌劉秉忠
郭子儀
王荆公
文信國
朱子
政本
董子有儒者氣象
韓范經略西夏

封建
兵食信
災異
九邊
徙大寧棄交趾
徐武功
北虜
第二十三卷 <small>表</small>
擬虜酋俺荅率西夷烏思藏鎖南堅叅等求
貢方物群臣賀表
擬御製聖學心法書成頒賜侍臣謝表
擬纂修玉牒成進呈表
擬朝鮮國王謝復國表
擬宋監上安門鄭俠上流民圖詔罷新法天
乃雨賀表
第二十四卷 <small>策</small>
廟制
孔子

才德
譜牒
時務
交泰
才節
買董
吏治邊防
倭虜
軍制
三衛嶺南
錢法
救荒弭盜
曆法
兵食
第二十五卷 <small>策</small>
理才用兵
君權
御夷

十三經註疏
續治安策
擬廷試策
第二十六卷 <small>策</small>
久安長治并策問
北狄并策問
毀譽并策問
二侯并策問
倭虜并策問
第二十七卷 <small>詔 冊文 檄 贊</small>
擬冊立 皇太子詔
擬春和賑貸詔
擬寧夏蕩平宣諭軍民詔
擬平播詔
加上 聖母皇太后徽號冊文
擬封 皇五子冊文
擬朝鮮倭退後戒諭本國君臣勅
擬諭寧夏塞虜檄

擬援朝鮮總督諭日本叛夷欵貢檄

擬平倭露布

擬天下諸司文武五品以上賀皇太子箋

元良頌

廣唐臣李德裕宵衣箴

恭進儲闈勸講箴

千秋金鏡箴

漢文帝末明殿圖畫五物贊

趙司馬像贊

嘉興鄭侯生祠碑贊

李太公像贊

吳省吾像贊

蔡默齋先生像贊

歲星圖贊

金鶴野像贊

何烈婦贊

第二十八卷

議

辨

解

問

對

寧夏討逆敘功請慎加封爵議

修治河堤議

馭倭議

倭虜別議

性術心術辨

替三百有六旬有六日解

體仁解

東倭請封暨播緬夷情問對

客問開礦利害對

第二十九卷

題

題楊忠愍王司寇手書贈應大夫冊

題陸氏家乘列傳

跋魏太公壽冊

題鄧進士尊人壽冊

題嵩山善養編

題岳游海運冊

絲綸申錫題辭

題趙卿雲傳

跋率真傳後

題陳澹叔春興八首

題伯舅兩試卷

題官東鮮制義

題黃生十稂

題何生寓言十九

題董見心制義

題余生前後十絕句

題曹幼安義

題許正甫北遊草

題張九復尚書稿

題陳玉臺制義

題曹大來行卷

題梅景靈試卷

題張成叔試草

題余生乙兩草

題從孫聲汝義

題官生詩引

題朱生文

題吏隱齋初稿

近義白題

第三十卷 雜著

讀秘閣藏書賦

代柳河東僧巧文

三塔寺重建觀音殿募緣疏

忠恕說

雜說

說馬贈蔣生

擬韓昌黎雜說一首

江陵二事

給慧花菴箋

第三十一卷 啟

荅潘王

辭魯王

荅魯王

候魯王

謝魯王

荅張洪陽閣師

荅王荆石閣師

賀太倉王相公再召

賀朱金庭相公考滿

賀李九我拜相

賀葉台山拜相

候葉台山相公

同門候焦座師

館選候焦師

壽焦師六袞

壽焦師七袞

賀焦師公子得雋

候焦師三首

荅趙定宇館師

上吳韞庵老師

候謝衡冲老師三首

候胡瑞芝老師

館選請陳玉壘大座師

同門請焦座師

乙未公宴新進士請同鄉二閣老

晉宮論謝中堂

謝鄭寰區直指

謝金麗陽直指

先大夫祀鄉賢謝王慕蓼學使

謝王佑雲觀察

荅沈龍江宗伯

荅王衷白宮允

荅傅商銘宮諭

荅施存梅翰編

荅萬丘澤巡撫二首

賀其紫亭廷尉

荅陸仲鶴中丞

荅徐石樓中丞

荅李桂亭中丞

賀劉石閭中丞

覃恩視草荅諸公

荅鄴推考滿

荅朱金岳學憲考滿

荅張雲臺太守考滿

荅林榕門太守

荅鄭太初明府

荅顏雲漢明府

荅陳中湛明府

荅朱鑑利

荅方如庵明府

荅陳端瀛考滿

荅劉方瀛明府

荅張海虹

荅田東明明府

荅程三河

賀喬詡菴考滿

謝譚岳南中丞川扇二首

謝王齊宇中丞川扇

荅顧襟宇觀察四首

壽項玄池兵憲

謝項玄池賀生日

爲憐孫遣聘包孝廉

爲惘孫遣聘吳比部

回施大參聘啟

啟鍾黃門爲惘孫求婚

啟朱官宇

爲內姪遣聘婁氏

第三十二卷

荅吳韞菴老師

寄萬二愚直指

荅馮具區祭酒

與湯義仍明府二首

荅許敬菴司馬二首

復江進之明府

荅褚孝廉

與王懷棘中丞

與呂滄南司空

荅姚羅浮直指

與袁晞我儀部

復查虞舉學憲

荅魏見泉中丞

與何玄谷直指

荅連瑩洲明府

荅張程川別駕

荅曹莒岸親伯

與章念清憲副

寄朱修吾老師

荅陸仲鶴中丞

荅譚岳南中丞

與章衡陽吏部

荅張明寰黃門二首

與邵念渠黃門

荅朱祿江侍御

與屠赤水儀部

與畢白陽司李

與章衡陽吏部

荅余鏡源直指

與田東明明府

與鍾文麓中丞

荅方明齋學憲

與胡玄海明府

荅王澹生武部

與王石廩明府

荅梅泰符

荅馮祭酒

與范光父明府

與史武麟直指

與湯質齋直指

荅許嵐趙兵使

荅顧襟宇方伯四首

與屠緩之

與沈太玄武部四首

荅同年考滿

荅李旭山巡撫

荅李巡撫

荅袁了凡兵部書

荅蕭漢冲司成書

荅劉雲嶠司成書

與史聯岳翰編書

與顧開雍翰編書五首文

與劉喜聞翰編

與伍疑芳學憲

與陸西源比部

與賀伯闇書

與項玄池兵憲二首

與盛若華憲長二首

與陳懷雲直指

與莫器長

與親族

與張凝齋

寄焦老師書

荅朱金岳太守

荅陳南亢老師公子

寄馮琢庵宗伯

荅余少原明府

荅孫區吳太守

荅龔毅所方伯

與管明府

第三十三卷尺牘

與賀伯闇吏部

與曹以山總漕

與高少江司李

與黃與參水部二首

與萬丘澤開府二首書

與沈繼山司馬書

與黃葵陽學士

荅張明用文學二首

寄焦老師六首

荅謝衡冲老師

與沈女納孝廉

與李慎衡中丞

與梅衡湘制府

與孫衛宇方伯二首

荅范芝英水部二首

與王仲齋憲副

與應蘭皋直指

與項玄池兵憲

與岳石帆水部

荅周懷魯中丞

荅范果菴水部

寄朱虞葑光祿三首

與盛成西大叅

荅何本江明府

與袁六休儀部

荅錢明吾明府二首

荅岳石梁儀部

與賀伯闇吏部五首

與盛若華觀察

荅鍾季子

與李維城總戎

與李伯遠孝廉

荅吳揮使

與蔡槐庭太守

與鄭太初明府

與鄧遠游明府三首

荅黃姬璧明府三首

荅歐佩雨明府

荅曾東陽明府

荅崔傲初明府二首

與梁慎菴憲副

與郭張虛州倅

荅沈龍江相公

荅陳貢生

與洪清遠黃門

與三緘姪

與沈虎臣

荅梁文學

第三十四卷 尺牘

上朱金庭相公

與顧升伯宮論

與黃姬璧明府

與鍾樊桐刺史

與沈何山憲副

上葉台山相公

上王荊石相公

與顧涇陽光祿

與金啟心水部

與郭青螺制府

候胡瑞芝老師二首

與湯義仍祠部

與友人評歷科會元

荅金半千爾猷

荅岳石帆水部

與劉石閣奉常

與劉紫垣戶部

與賀伯闇論收荒

與楊介庵直指

與甘紫亭中丞

與陳匡左大叅

與史省愚明府

荅葛丞

與周懷魯巡撫二首

與余少原直指

與曾東陽侍御

與袁六休吏部

與汪若谷侍御

候焦老師二首

荅沈晴峯司成

請告上政府

與姚元素黃門

候焦老師

荅張鍾山民部

荅金爾猷進士

荅王佑雲憲長

荅姚元素問卿

荅黃貞父儀部三首

與周文所黃門

與李湘洲宮論

與顧升伯宮論三首

與王澹生吏部

與朱襟江侍御

與朱平涵祭酒

叨轉南院請告上政府

與同衙門諸公

與許少薇副院

與同罷諸公

與史企愚直指

與黃與參憲長

與劉少彝孝廉

與顧仲恭文學

與趙義文孝廉四首

與何大瀛孝廉三首

與張九復文學

與李蘭畹孝廉

荅陳方石孝廉

與沈太始吏部

與包心涵孝廉

與黃履謙履素

與汪若谷侍御

與劉石閣中丞爲留潘觀察

荅李湘洲宮論

第三十五卷

湯若士二首

項庭堅

胡樸完

周贊卿

王辰玉

朱修吾老師

卞天軸

焦老師

黃葵陽學士二首

王損菴翰檢

張喻齋明府

李君實司李

馮具區南院長

吳瀛海侍御

郭張虎太學

陳玉臺孝廉

吳冲陽太學

項玄池兵使

沈太始進士

陳豫吾老師公子

吳本如明府

王瀛嶠明府

黃與參水部

王還初侍御

李湘洲太史

余少原明府

梅泰符

孫衛宇方伯

馮具區祭酒

葉鹿吳黃門

朱金岳太守

黃履謙孝廉

陸津陽憲長

湯義仍明府

王涇谷餉部

郭青螺中丞

官陽初明府

竇季爾別駕

萬錦衣

陳葆初司李

王隆槐典籍

曹莒岸觀察

賀伯聞吏部

李少春侍御

李玄白

曹赤之

丁見寰文學

朱石門奉常

徐玄仗南吏部

焦老師

吳南嶽太學

劉初陽艷伯二首

鄧環丘明府

曾東陽明府

松江許太守

周懷白太守

李九南廣文

長洲鄧明府

顧開雍翰編

胡毅齋明府

盛若華觀察

沈涵宇刺史

袁節吾餉部

沈銘鎮翰檢

沈何山儀部

海蓋徐觀察

林省庵銓部

朱修吾老師

楊石間宮論

鄭具巖廣文

與同年傳帖

與銓司公啟

朱金岳學憲

陳豫吾老師公子

沈太始廣文

黃與參大叅

岳石梁儀部

何崑柱宮允

焦老師

劉石閭銓部

沈銘鎮

余瑤圖明府

李玄白

三緘姪

包儀甫

史省愚明府

李湘洲

岳石梁

朱石門公子

張雨若武部

焦老師

孫瀟湘明府

姚元素岡卿二首

錢抑之

張瀛海翰撰

楊介庵直指

焦老師

汪曾二直指

鄧環丘直指

李伯遠廣文

王慕蓼太守

洪清遠黃門

韓象玄宮允

施存梅翰編

朱夢始少司成二首

吳因之銀臺

王海若武部

閻鳳陽觀察二首

黃履素

張鍾山民部

奚敏庵明府

朱恕銘憲副

于啟庵比部

史遷岳宮論 後代

顧禧字奉常

沈銘鎮宮允二首

何本江祠部

孫鑑湖宮允

鄭太初儀部

何大瀛進士

余震伯文學

王辰玉公子

第三十六卷

日重光

月重輪

星重暉

海重潤

九日侍宴

讀書中秘言志

施全詠

行路難

贈蜀僧羣公

送張明用還豫章

須桐鄉去思墜

元已篇

星變志警

早秋念守邊將士

鳴鳩

虜王貢馬行 選集詩

咏壬戌以降十舉首

天郭莘社圖歌壽余翁五十

燕臺行贈項廷堅

讀何王諸公集有感賦蠅驥行 有序

艷歌行

感慨行

遼左從軍行

秋祭紅門翌 九陵形勝歌

壽李母八十有五

觀獵

得正師援朝鮮提音志喜

武閣校出

陽春曲

送車太守之任

節烈篇

吳龍伯禱雨輒應

送何太史冊封襄藩還楚

題烟雨樓

送譚中丞之蜀

克忠齋

目錄

五

送顧太史冊封淮藩還里

送朱太史冊封榮藩兼奉母夫人還里

送顧上林南還

李公異招飲柰子花下

十五夜集大風雨後得月馬上口占

從子同倩病起移居新詩日王聊次韻戒其

苦吟并防他想

懋李玄白下第

對菊懷古

蘭雁

陪祀獻陵乘月還昌鎮

送黃簿之寧海

寄題龍君超孝廉棲雲

病中

春樹

孫太僕奉詔歸葬兩太夫人時賜祭開塋

把酒有感

懷伯舅柱峯先生司教越中

克忠齋

目錄

六

壽高中丞

送賀大行南還二首

舟行見新月

舟行得雨

壽朱別駕二首

小園卽事二首

訓屠長卿仍次韻

下第出都門

黃河道中懷黃宮庶二首

楊黃門賑荒有感

天長道中有懷

秋雁

暑中聞鶯

八月四日得懷孫邸中志喜

十四夜集吳允兆錢湛如梅泰符諸君子于

邸中時陰雨忽開朗得月

十六夜同范光父招項廷堅靈濟宮小飲詰

朝 聖壽忽傳免朝遂至夜分二首

東隱齋

目錄

主

送錢湛如孝廉攜燕姬南還

寄劉二穉賓一首劉近事佛

送梅泰符遊遼陽兼柬何仁仲

元旦卽事

贈梅客生侍御西征凱旋

送項廷堅田部

送御史大夫陳公之任留臺

送龍君御左遷武林

送張泰和之任

蕭少司成見枉云昔年有以余姓名相謁者

司成禮之甚殷此猶余身之也感而投贈

賜劔督師有賦二首

懷沈純父出鎮關中

連聞摧稅之變有感二首

送征西將軍

喜西邊捷音一首

送黃太史冊封趙藩兼便歸省母夫人

九日

東隱齋

目錄

主

送梅泰符還宣城

平倭獻俘 上御午樓受賀禮成還宮幸內

苑恭紀

壽李封公七十

喜賀伯闇沈太始成進士

送林太史冊封益藩兼侍太夫人還闕

送李侍御按中州

送黃平倩太史冊封韓藩會尊人解泰太史

扶持還巴里

壽譚太夫人

送曹甥公振使宣

贈鹽官王令君

送周季平太史冊封魯藩

送曹魏伯之任

送馮官詹省覲

贈蔡觀察

感舊

廣陵遊

東隱齋 目錄

過淮吊淮陰侯

哭卞天軸

黃河道中

長陵有感

沈純父以少司空晉御史大夫理經營

懷萬和父侍御

送李長卿冊封秦藩便道歸壽兩尊人

送高朝憲將母還閩兼壽其尊人

憶弟

舟過南陽

讀邱報有感東事

送李太史冊封周藩便道歸省

賦得太平玉燭

送賀伯闇奉使宣雲

送區太史冊封淮藩

懷內弟姚位卿

懷章元禮勲部倅羅定

懷吳汝楫侍御

東隱齋 目錄

送翁兆震冊封周藩便道省其尊人

端陽登東昌光岳樓

洲郭張虛

贈周贊卿孝廉

送人使日本

送董職方擢楚臬二首

壽許相公咏靈山

其二咏洗藥池

送張黃門被謫還里二首

壽崔廣文八十

贈王中翰

荅黃說仲

讀鄭中丞紀余司徒佚事詩有感余建言削

籍當途憾之不置授意鄭幾以惠文法中

之鄭力持得免追司徒沒始出當時札子

示其子太學

壽吳彥伯刺史七十

飲中貴園

東隱齋 六一錄

七夕聞西苑笙聲時 駕幸水殿以西師提

音宴至夜分恭賦二首

贈王上林行父

壽弱侯焦師四首

讀綏交紀贈楊參知

李參知園賞牡丹

送吳承還里

哭王子度太史及其配畢烈婦

送朱職方歸壽尊人

辛丑元旦口號

送商太史冊封瀋瀋歸省母氏

播平獻俘 上御樓受賀恭紀二首

送梁別駕之任曲陽

哭程君謨進士

送姚元素歸武林

壽饒母八十時大參憲副繕部六昆季三通

顯適遇 覃恩晉封

秋祀卽事

東隱齋 六一錄

萬壽節恭紀

壽白母

桐鄉楊令君考績

題真如寺

壽賀伯闇吏部

送李太史宣綸武林

送王別駕之任高州

聽軋車口號

壽李母七十

送陳與偕黃門謫貴陽

癸卯仲夏宿句曲玉帶樓樓爲李文定公舊

遊僧舍徵時題詩有他日定須留玉帶句

大拜後果解帶留王僧後遂建樓藏帶以

後其事王僧出所留帶及題詩相眎有感

漫賦

歸興

壽潘兵使

六十初度承諸君贈言述懷二首

東隱齋

目錄

五

華航上人結慧林社于黃山之麓以憇遊者

賦贈

壽朱相公廿四韻

讀崇德錄有述

新修養心殿有述

賦得鯨波砥柱十韻誦吳太守築海

讀王太僕忠勤錄有感

壽沈太公

題張民部椿萱誥贈卷

頒曆恭紀

浙西三壽誦有序

懷曹甥公振

送經略東巡

送焦座師冊封周藩便歸金陵十二韻

月下有感

賀伯闇應天雄之聘乃令王生落莫長干巷

也詩以調之得二絕

送羅高君

東隱齋

目錄

六

聞平倭奏報偶成二絕

咏落花二絕

爲何太僕題上方山望湖亭二絕

題范長康庭前舞蛟石三首

陳學士先生初集目錄終

陳學士先生初集卷之一

秀水陳懿典孟常父

子增曹憲來原名仲麟校

史書纂畧序

夫史學之難言久矣始未嘗不詳備繁衍而後必舉要刪繁以存其可傳者何也則匪獨以省文便觀正懼夫史多文勝不汰削其富艷而誣終不免也洪荒以降丘索墳典不可勝數乃夫子刪書斷自唐虞筆削魯史作為春秋蓋尚書刪上古以及

夏商

卷之一

三代之史者也春秋刪魯定以及哀之史者也自有書二帝三王之治爛若日星其餘皆可以存而不論不嫌於略也自有春秋二百四十年之行事明如指掌其餘皆可以論而不議亦不嫌於略也此聖人之史也詩書而後載籍日增戰國秦漢之間何啻充棟司馬遷網羅放失創立紀傳作為史記雖或有譏之者而自此書一出帝皇王霸之跡可按籍而知較之尚書春秋則過詳比於後之作

者則已略此史臣之史也由斯以談則史學之難

不難於該博而難於居要可知矣然非博極羣書貫串淹通而漫言提要或併其所當大書特書者而去之又不若傳疑傳信之並存以待後來也史記之後兩漢兩晉隋唐三國六朝五代稱十七史不可謂不多故在宋已有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之論於是為十七史詳節者至我明而宋遼金元史皆備稱二十一史卷帙繁重經生寒士即欲博覽而未必能有其全書縉紳先生力能言之而或非其所好即心好之而官守世紛奪其暇

史隱齋

卷之二

三

日往往不能盡卒其業況望其起凡作例折衷刪削以究其全者乎獨唐荆川先生弱冠登朝直言家食肆力編纂有左編之作以二十一史為主而旁搜群史以成是編近又有李卓吾之藏書鄧潛谷之函史並行於世然左編有義例而無議論藏書則本左編寫獨見而為品隲函史外篇以續八書諸志內篇以君典臣謨續本紀列傳讀者于左編則苦其端緒之多於藏書則驚其褒貶之怪於函史則便其代各為系而尤疑其掛漏之未免嗟

夫此史學之難作固不易而纂亦不可輕言也余友當湖馬武部新甫史書纂略一百餘卷蓋節取二十一史而存其大者也其意與前三家雖相類而用意周密尤爲過之余受讀三嘆大都以君爲綱以臣爲目代各相從洪荒至周不能詳亦不欲遺此三家之所無也自漢至元詳中之略略中之詳此與三家同而間異者也蓋欲令覽者開卷先論其世論世乃考其人三千年成敗得失之林瞭然在目博洽者得之可以提撕其記憶寡陋者得

史隱書

卷之二

之可以開拓其見聞以此編參合於涑水之通鑑考亭之綱目則可以綱鑑爲經而此爲緯以此書印証於唐李之用心則毘陵姚安之衡鑑可不言而喻以函史內篇爲次第而此書之所未收如天官郡國禮樂之類可以函史外篇爲補缺武部所自云未備者固可以無所不備也此非具千古之眼操千秋之筆方強而志遠不厭歲月未易臻此余忝列史局以史爲職而未有所就甚愧之矣武部嶽嶽司馬門攝職方篆推轂材武圖上方略甚

偉而竟以此賈忌盛年里居竭力載籍與唐中丞初歸同著作甚富不止此編令其得時而駕必能爲縣官効緩急之用乃棄之閑曠寂寞之鄉徒銷其神於文章可慨也今天下動稱乏才而有才如武部倘有能破格推轂之者其出而建立寧止如唐中丞之在淮陽乎雖然用不用自關世運輕重於公胸中千古筆端千秋固無與也此可以觀世矣

尊師焦澹園先生文集序

史隱書

卷之二

傳曰通天地八曰儒而世乃分析言之曰有道德之儒有功業之儒有文學之儒夫通則合三才寧有偏致之用獨勝之場哉自三立分途文士以文爲經國大業而學道者嗤以爲雕蟲小技譚道講學皆習爲拙僂語而詞賦文章之士侈然以絺章琢句擅爲登壇之主盟後世競效爲之衣冠形似神情不傳無論學失其宗而文章詞賦亦失其真久矣夫寧有不知學而能文者乎又豈有通天人而文不足傳者乎周公孔子彖繫易卦出入鬼神

條析周禮刪述詩書麗若日星何嘗不極文之妙用又何嘗以德業爲大而遂廢文章特未嘗如後世之沾沾摹倣以求工耳而當時如史佚丘明亦有能窺其藩者乎自漢至宋稱文者自爲文言學者自爲學獨韓歐曾王蘇氏諸君子知本之六經以爲文有志於聖人之學而不肯爲徒文之士庶幾足傳而學猶未能知性是以猶未免於文人之名我朝惟王新建伯安唐中丞應德志真儒之學而擅道人之才其爲文得古人之法不尋今人

更隱齋

卷之一

五

之習王與何李同時唐亦先李王而爲兩先生務先舉所重不近取文之名而卒舉文之實今試舉兩先生集與諸君子較之可說也然猶惜兩先生弱冠登朝名太著用太蚤坎壈中外周旋兵革皆逾五十而以身殉國猶未竟其晚歲之妙悟於文顧亦絕倫超羣矣小子某不及事兩先生而幸出澹園焦先生之門先生之學以知性爲要領而不廢博綜爲諸生以追上公車入詞林無日不蒐獵於古人之載籍聞有異本秘冊必爲購寫又日與

海內名流討析微言訂正謬誤墳索遺義與朝家故實無不指掌雖其精神所注在大道與經世而不在於爲文乃感觸酬應發爲詩文積久益多小乎某嘗請爲詮次以傳先生未遽出也間嘗請作者之旨先生曰僕於此道蓋嗜古而無成有其志而未暇也憶十五六始得左傳國語戰國策史記叢發讀而好之摹擬爲文倩輩嫵笑不爲衰止願以舉業縈懷不得專力追晚歲入仕閱歷日久所見古人之著作日益多洞然悟爲文之法度益信

更隱齋

卷之一

五

近世剽竊支離者之爲非欲奮然大肆其力而年已後矣又念大道難聞餘生有限不欲散精於此此先生自道云爾某則謂先生惟功深好古故妙契古人惟學先聞道故一邁文人以明道象山之見解運昌黎南豐之筆力語無不透說必有據卽博如子政與如子雲不能倣之以所不知雖相如含毫少陵苦吟亦必不敢謂此儒者不閑於詞而獨遜此席也蓋所謂舉其大而細無不苞先沃其根不必葉葉彫枝者也豈與夫學步效顰詩必初

盛文必秦漢乃稱工者同日語哉嗟乎真儒不世
通才實難理學文苑名臣可合爲一傳者獨餘姚
武進伯安良知一脉獨契千古勲名爛然而惜未
竟其用應德有新建之具體而功業未就併其文
而疑信者半若先生之學力仰接聖真其爲孝廉
時已身任斯道之重出入承明 東朝啓沃功在
社稷雲臥累歲天下靡不日爲蒼生望茲 賜
環召起行且以學術變和宇宙俾斯世復見三代
之盛其潤色輝煌之大固不盡於茲集者適侍御
黃公攬轡江北特以付梓蓋深知先生欲以先生
之文爲鵠於今日不獨以文爲先生重也

重刻陸宣公奏議序

古今名臣以奏議行者多矣然代不數人人不數
篇其替萃成編單行而最著者惟陸宣公宣公之
著作爲詩文爲賦集爲表狀其載在別集十五卷
者衆體備矣其單行而最傳者亦惟奏議夫宣公
在唐非諫官也久在翰林周旋內署有奏草七卷
則以侍從諫大拜平章主持國成有中書奏議七

卷則以宰相諫夫詞林之所處閒而政府之所據
要地閒則可以託而不必言地要則或有所憚而
不敢言即有願効誠悃者無所託無所憚然非感
忿而傷於激必且迂闊而遠於俗未有不亢不詭
切人情合國是動中窾係而不失對君之體如宣
公者也人主操不信其臣之意人臣苟非忠實心
誠信於君卽剖心折檻有萬諫而萬不聽者然自
古猜臣之主莫若唐德宗而自古信主之臣莫如
公公豈有他巧謬足移君心令其釋疑而成信哉
愚嘗反覆公之奏議見其陳情如家人父子之相
告語語真懇而未嘗出之以蔓詞也其指事如田
畯野老談稼穡靡靡可聽而未嘗抗之以浮氣也
其切中肯綮如持左券一一符合於後而未嘗逞
之以詭說也蓋其大要論德宗以推誠而其所以
自結於君者亦惟以誠爲主然則其所以崎嶇險
阻出入禁闥卒見信於猜忌之君者寧獨其辭說
善哉蓋有信而後諫之道焉夫子告子路之問事
君也曰勿欺也而犯之若宣公幾近於勿欺矣然

公能伸其志於奉天興元擾攘之中而爲相之日反不免於趙憬裴延齡之謗此則諛諂之蔽明也君聽之不聰也於公何有焉後世人臣之建言者一見牴牾輒負意氣而不知講於先信後諫之誼讀公之奏疏有不爽然自失哉此今日重刻是集意也若夫公之行事唐書本傳及權德輿之序甚詳故不具論

易二房程士錄序

戊戌南宮之役余濫竽分校得士十八人旣撤棘

更隱齋

卷之一

七

各以平時所著就余問業焉因循故事擇如干首梓之余迴環反覆於斯籍而深有感也制義雖曰羔鴈之具然未有不顧情一意而能工者夫世儒熱中進取誰不屈首榻管而何以不顧不一人盡顧一而何以不工則有說矣趨時逢世之念紛然消雜於其中而真識真才反不能自爲主而見所長則謂之不顧情也亦宜又何怪乎不能工也蓋余嘗數困公車矣嘗自驗之則希世之念一動而筆端遂若有所縛愈求以中入而愈自遠迨復累

報罷習爲常前念不復動而信心削墮乃卒見收每與吾黨言之今歲闈中見諸君子凡遇學步時趨者皆棄去已竊復嘆曰此皆窮年矻矻乞靈於人覲收一遇者而祇以供主者之胡盧甚哉阿世之學之無用也余所收茲十八人者才品旣殊聲調亦異而皆言其心之所欲言余始讀其首義卽信其終篇無不符焉讀其首場卽信其終卷又無不合焉及出而諸士來見接其議論皆朴茂自好者頗自信逾時索其篋中草皆匠心獨照者益自信顧余於諸士能相信於言而未卜其行相信於今日而未卜其終身諸士果能使表裏無異致初終無二轍庶幾不負 國家獨重制科之意而余亦得藉手以自解諸士毋謂服官與修業有異術也修業而趨時則胸臆之真意必有所抑而不自伸究且以拾漚受唾服官而趨時則本分之職業必有所缺而不獲盡究且以迎合見恥諸士不必盱衡往昔卽耳目所覩記諸僂巧善宦與時儔仰之輩豈不自謂與時陰陽可以立致通顯乃不旋

踵而一敗不振者何限其惴惴敦龐殫精竭慮以爲民爲國者始或落落卒之功見言信中立不權者皆是也則顓精一意而不纖趨時局之明效也故因是籍而以斯言爲諸士勗卽評騭諸士文亦不盡阿所好瑜瑕不掩以示勿欺天下惟有欺則務爲飾飾者僞之端而趨時之媒也夫制義特差鴈具耳一趨時而務爲飾卽不工況其大乎

論語貫義序

論語註疏各篇之首有正義論次一篇次第之意

卷之二

朱子

三

孔穎達所著也朱子傳註亦間有之余偶爲推廣聯貫始於微子一篇後因漸演積久成帙考之於曾子有子兩家弟子序次之意未必盡合不無牽強聊用以發明分篇之意而已於此知聖賢立言六通四闢無所窒礙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譬如水然江河之流行濂之委沼沚之滴注之大海無不同焉皆合彼執爲分別者自作分別見耳論語首章言人不知而不愠爲君子未章言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不求人知而求之天合之

乃稱君子焉他日又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夫自私自利隔別於儒道明甚小之爲言硜硜然小人哉學農學圃小人哉樊須也沮溺丈人長往不顧獨善其身諸所成就皆儒也皆非君子萬物一體之儒也惟儒脈未明譚名理者或託於禪門之寂照而實踐一不到世遂指爲踰閑之借資檢約之無用不敢以王新建直接明道顏子以上而終信晦翁之繩墨也余嘗反復論語各章論學之語脉而有疑焉由說而樂而不愠而君子由志學而立而不惑而知天命而耳順而從心可共學而適道可適道而立可與立而權皆由淺入深由生造熟進一步有一步之光景累一層有一層之階級而總到知命田地全體盡是前面習學立禮之工夫皆已渾化矣而夫子又於知及仁守之後諄諄以不莊不禮爲未盡善知命之君子而猶恐不知禮不知言則又若深不廢淺已熟而慮其生者何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健故不息於穆故不已有息卽便有

卷之二

朱子

三

已有已卽斷夫子憂愚不肖以聖人爲不可幾及而又憂賢智者之輕認一徹盡徹若禪門之立地成佛菩薩便可行於非道故於智及仁守知命之君子猶惓惓以禮防之原壤子桑之徒其見地豈不超脫夫子固逆知此種學脉將來爲無忌憚小人借託故重以主敬遜弟爲訓耳莊列與竺軋氏之言無言虛豈不知天命而於禮教則甚遠矣爲之徒者庶幾旦暮遇之謂遂可縱橫自在而鄙薄仁義指禮爲僞安知其所終哉乃每拈出一貫

更書卷

卷之二

三

要空爲論最上之學夫無外之謂一無雜之謂一無間之謂一得其一乃得其貫孜孜矻矻不知老之將至不厭不倦則可謂云爾矣此所謂一以貫之者也區區所以讀論語者如此敢以就正於有道

潘紉知銓政十議序

自周官周禮首重天官後世因之歷唐宋皆然而國朝爲尤重蓋唐宋有丞相中書省兼尚書門下吏部所銓除惟五品以下而其上皆中書省取

旨行之我高皇罷中書省獨以吏部任進退人官之權則雖云六部不相彈壓而銓地自與諸曹不同後內閣地親體崇首臣每領家鄉進退人才必相關白京朝方面揆席無不知姓名而用者正與唐宋相倣乃極重之後矯枉勢返閣盡諉而還之部主爵者上佐統均之衡量下總鉅細之流品舉目皆逐羶之場措足俱叢垢之實朝野清議方拭目以觀啓事之當否而城社左右又日夜窺伺其瑕隙豈不難且重哉居恒謂銓司爲天下第一

更書卷

卷之二

四

等要地則銓屬必得天下第一等賢者餘銓政必富有天下第一等文章乃有人與言之品俱不落第二義者而竟不能久於其位此在賢者固可隨地自樹而於此益足以慨世矣余讀觀察潘公十議而不覺三嘆焉夫他曹事君以職銓曹事君以人得人而職無不舉失人而職無不墜未能知人而能用者未之有也不能自治其身而能擅人倫之舉者亦未之有也自治之難莫難於去徇不敢一毫自徇其情必能一毫不徇人之情不徇人

不徇已必先國家之便利而不避親不避怨無所
不可用今觀公十議首曰禁餽遺終曰裁効勞夫
交際聖賢所不廢且以爲賄之漸而絕之効勞正
當先爲逢者且以爲干之鵠而屏之曰率屬則重
以責成於銓宰曰年例則不少寬於銓屬身爲銓
而持論若此總之不徇已之意也曰嚴請託曰慎
薦舉曰禁貪墨曰嚴憑限斷斷乎奉公執法以破
調劑世俗之情總之皆不徇人之意也然後重會
推之權於本部以登進大良立冊庫之法於司勳

吏隱齋

卷之五

五

以肅清羣小以公言而見諸行則銓政無不舉上
而政府下而內外百執事皆可以相成而不相撓
真堪作銓衡者之司南所謂有關世道之文也豈
與夫尋常建白等哉公舉戊子閩闈第一人己丑
以禮經魁天下生平清標絕俗藻鏡若神秉鐸成
均分校南宮得人甚盛以夙望入銓部歷司功不
宜外而公念太公堅求外推不厭薄藩臬固公所
自言者浙西徽天之幸借公觀察加意地方振紀
銷萌大造茲土近又條議助役事宜爲百世利蓋

公真心石豈不肯傳舍其官類若此異日開府乘
重再入銓署必能盡銷偏黨頽壞之流弊以收集
思廣益之實效十議寧託諸空言哉余友賀司封
里選人胄日受公深知稱高足請而梓之令余序
首簡聊爲論其大如右詳具司封序中

李長卿制義序

不佞束髮而爲制義以至於今譬之農夫老於田
逢年則穫不逢年則不穫終莫能解其故而諸交
游妄意其有所解也往往以序命不佞以故不佞

吏隱齋

卷之五

五

之序制義最夥乃今爲李長卿文序序曰制義之
爲物非若詩古文之可以逞才也而爲之又不可
以無才非若詩古文之可以炫學也而爲之又不可
以無學非若詩古文之可以舉才與學惟吾意
之所適也而爲之又不可以拘拘謏謏不惟吾意
之所適吾觀天下雕龍吐鳳之士從事此道者往
往非溢於格則不及格溢於格則傷累黍遠本色
而文病不及格則黠淡無色讀之不成聲而文益
病乃高才生溢者三之不及者五之無異故彼其

中實有闕焉而不悟此道中之正正奇離離合
合則能見其才能見其學能見其意之所欲言抑
亦難矣長卿於尺幅之間雲興霧集不可端倪才
勃勃哉而不至傷於情六籍以下子史百家出入
變化於筆端如部下素集之兵不呼而至非博綜
之學何以有此而不至遂遠於法意有千古所久
秘而以立悟得之亦有儒先累牘所未竟而以片
言盡之剖若發蒙洞踰觀火而又未嘗爲才與學
之所使至鬱結而不明正而奇離而合淋漓愉快
更應齊卷之二

誠枕墳之懸河倒峽手也卷之二他人爲之不溢於
格則不及格於此轉覺長卿之難及耳不佞每恨
才短學渺即欲有所發明若有約結不能自吐故
於長卿文而不覺有味乎其言之也至如長卿所
疑文有匪有靈余烏從解之哉

馮志卿小有亭集序

余之游於正伯欽仲間也則繼山先生時時觴余
於小有亭先生白晢豐順翩翩霞舉望而知爲偉
人而鞠躬篤行退然若不勝衣余每怪正伯欽仲

才情琦偉何啻睥睨千古乃析節退遜恂恂不敢
自見則馮氏之爲長者固世世然也先生蘊藉非
常拙揚恭博而又習聞夫尊人佑山公伯兄小山
公之緒論父兄自爲師友由舉業以及古文詞賦
無不工而襟度溫夷柔澹尤好稱詩其稱詩也騷
雅樂府古選歌行近體無不爲而題咏景物點綴
風流尤好爲律其爲律也開元大曆以上青蓮杜
陵四傑十二家之體無不諳而觸境成篇隨物寫
意尤近於右丞蘇州之間夫詩之爲物取傳情和

更應齊卷之二

志道其中之所欲言而止古三百篇田畯紅女皆
率然矢口以引於韻未有無其情而爲其語者也
降是而靈均憔悴於澤畔蘇李悲送於河梁少陵
饑疲於蜀道太白流徙於夜郎伊鬱軫結忼慷徬
徨傷心刺骨託之篇章自不能無牢騷不平泣鬼
神而指日月者藉令諸君遭逢泰運優游倡和未
必盡爾爾也乃輓近言詩者紛紛刻鵠不論情境
務以悲壯爲高所謂時非天寶地非拾遺殆無疾
而呻吟者也其遠於情實甚矣而且通相祖述謬

爲推輓不亦舛乎今觀於小有亭集抑何其斐亹
泮和語不越境境不越情也雖其縱極才情壯語
亮節間或聲應時宗然皆傳其情境之自然未有
信響附聲而故爲伊鬱亢厲也者稱詩若先生真
能道其所欲言者矣先生華胄素封固無坎壈而
抱璞終身家世積功累行好行其德而晚乃反遭
里閭齟齬詎可謂涉世無陂而先生雅情素氣恬
不爲動甚至公庭對簿賦咏不輟斯其胸中曠達
寧讓摩詰應物哉君家奉世野王父子在漢僅以
東隱齋卷之二

功名顯文采未大表見當世在宋以科名著矣而
止於一身今太僕公功勳令隄先生雖未顯而小
有一集千秋自在正伯欽仲才稱鳳舉性亦龍馴
正伯已有青陽集行世方且爲奕而起三不朽盛
事咸後有之寧讓先世哉

顏侯美鶚錄序

天下親民之官莫如令民之休戚惟令知之最真
而今之賢不賢亦惟民知之最真去惡從好衆人
聽之一人去刺從美一人聽之衆人惟令知民然

欲以一人之身縱橫曲直以厭衆人之心其勢甚
難惟民知令故任其衆人之口是非予奪乎一人
之政其勢甚易苟非令真有爲民之實卽欲要挾
而鼓動之其能必乎顏侯之蒞我嘉也由寧海以
能徙初下車吏民無不以嚴見憚久而遂信之蓋
不待鄭僑之得民猶在三年後也余從侯鄉朱司
功劉太史遊每稱侯素心實學不愧古人余初以
兩君言信侯今益以侯之治行信兩君侯治邑以
平易近民以一切整齊行法嚴於民之所狃而不
嚴於民之所訓不從民一時之便而從民心之所
長便旣已振刷約束之民習於侯之法而不爲苦
難侯亦寬然與民相安而不爲深責卽催徵一事
江南所號爲最難侯酌爲十限戶定所應輸若干
每限必董之如額而止不及額者雖少必併之如
額法行之始猶或參差行之旣久習而安焉反稱
侯之法爲甚便蓋賦稅之不前由法之不一前比
未清後比沓至胥吏得高下其手後限方嚴而前
限且置不問奈何不玩且負也民旣知侯之限不

可以彌縫皆相與勉力以完官既完之後追呼無擾不獨良民便之頑者亦便之矣此法當在在倣行宜民之始而懾中而習行之愈久而誦聲愈盛也侯精神內藏而經緯當機堂簾之下四境之內一見不忘案無留牘雖邑當孔道冠蓋不絕於途三臺諸司之公移如織應有餘閒孰非嚴於法而寬於法行之後之明驗哉暇時又進諸文學講說經義品隲稅文雋穎負奇之倫一經賞譽聲價十倍今歲比士士無不望侯之汲引而侯所以推轂

更應齊

卷之二

三

名流者亦不遺餘力世每患士之易器而不可齊而士獨喜侯之易近而不可遠明於侯之得士心抑足以知侯之得民心矣

余持國稿序

新都余氏爲東南文獻世家始予讀率峰論草大鄣制義心艷余氏之多奇後乃聞納言劾故相於攬權之始未敗節之前私心益嚮往之會方伯蒞我浙余復以公車牒受事紫薇署中寬然博大長者余氏信多賢哉持國於納言臨城爲厲行視

方伯則從王父也不遠千里就予而問業焉余勞生良苦生謝曰衡閭子長著書南探禹穴康成學詩北面馬融衡少產楚邸長婚茗署都試於成均金陵吳會虎林之區登笈之跡時時及焉今且圖易南轅爲北游一觀天子宮闕宗廟之巨麗與夫山川江河之雄賢士大夫之衆庶幾得當海內豪俊旗鼓中原而愧無操以往也唯先生幸辱收而終教之余壯其言遂舍之丙舍相與漁獵千古則見其才高而氣奮蓄富而養深由所讀書所聞

更應齊

卷之二

三

天下大計并諸至言妙道一發之於文章故其爲制義也絕去世俗餽釘剪綵之習而一切根極於理道六籍左史驅使如意期於要言不煩達意而止往往他人千百言不能盡者以一兩言括之其光闇然而不掩其精其色蒼然而不傷於氣蓋真所謂筆實並茂神情符合也者蓋從余游幾一載而鉛槧之積日益富予倒其篋中不啻數千百言而大約三變始讀之如披沙揀金往往見實蓋瑕瑜不相掩焉既讀之則爛若披錦無處不佳然猶

時時見工力之迹卒讀之則如大還鼎熟瓦礫銅鉛皆成黃金業成矣是可操以游矣昔陳伯玉入洛以一寶琴聚諸賢之目一日而散其詩百軸乃碎其寶琴而聲價遂定于游燕以茲編爲寶琴就正大人先生之門而後碎之未晚也前乙酉戊子吾友項廷堅董玄宰操業入燕一日而名滿京兆遂各聯魁其經去旗鼓中原亦豈異人任哉

陳居一近稿序

今世論文者類稱平稱奇稱平者詘奇稱奇者詘

是隱書

卷之一

三

平若兩設然不知奇者特平中之一事文中之一境而非與平對者也文有正有奇奇正之用有主有輔有順有逆有起有伏有合之而離離之而合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盡奇正之妙乃稱平焉乃稱文焉譬如兵家有正兵有奇兵以正合以奇勝所謂有制之師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可撓者也淮陰背水拔幟可謂極奇而所出銳卒不過數千人老營固自屹然不動以待敵之斃武侯七縱七擒木牛流馬可謂最奇而渭南屯田兵民晏如司馬

東隱書

卷之一

三

宣王數挑之而不敢出斯亦足徵用奇之必不能舍紀律明矣彼漫云顧方略何如何用學古兵法不過英雄欺人語耳然則稱文而好奇者逞偏致之才鋒廢先民之典則即使滿志亦侯君集薛萬徹之兵也若近日則遠之益甚既無其才并無其法不顧先後之語脉不論線索之斷續方言梵語硬字俚談盡入舉業豈獨不知奇正合一之爲平卽稱奇殊非其質矣而猶相與詫之以爲高豈真衰世之文已受其必趨之勢而不可挽耶曾見楊貞復評友人文云本朝之制義如唐人之律詩雖極變窮工而粗硬之句字必不可用近吳因之則直謂今之文乃愚不肖之不及而非賢智之過每懷此意不敢與人道尤不敢與少年豪舉者道一日陳居一過訪齋頭語次稍稍及之而居一慨然嘆近來波靡之流淖規矩之消滅有意乎不佞之言居一弱冠舉浙闈第一人所謂少年豪舉者也而絕不作今人虛憍之態絕不喜今人茁軋之文再上春明未達特達之知益務博綜今古探討精

微所爲詩賦古文詞甚富而獨出其舉業近草一編相視則養粹如氣益如法秩如恢奇瑰瑋之神與情隱約於冲夷玄澹之中不可名狀每出片言破的抉髓以方於武事斯亦淮陰武鄉之局也世之論文者以正求之見以爲正以奇求之見以爲奇以古人震澤毘陵之意求之不見其迹但見其合以今人振秀謝華之意求之不見其瑕但見其瑜起衰還淳其在斯乎其在斯乎昔宋文體弊壞忽不覺于魯蘇之一拔制義之顧化每視南宮之更應膏

卷之一

七

萬經理四六藝敘

昔稱絳灌隨陸業雖兩擅惟孟德自謂行軍彷彿孫吳而臨戎不廢吟咏用爲豪舉然僅僅短篇小什已耳若等牘應於羽檄倥偬之時以四六見工則雖伏案抽思猶覺甚苦況立成於手中者乎中丞萬公伯行與屠緯真邢子愿輩以文辭赤幟中

原而家世雲中更工騎射時跨生駒要覲鞭而馳殺弓飛矢無不破的戴鵠之夫皆自以爲莫及也治兵湟中以主戰失督臣旨見絀已從鄭司馬經略洮泯虜酋懾不敢動會倭奴殘破朝鮮天子發緣邊突騎及郡國材官救之而以天津係海上門戶創設撫臣推公鎮之而所遣救兵數前却迺復命公渡鴨綠視師既涉朝鮮屢破倭衆後度其不支鼓衆箕張而進倭遂遁走公手挈玄菟諸郡還之李氏師衆凱入獻俘闕下天子嘉之

更應膏

卷之一

七

而胡解君臣以殘破之餘猶不自保因留公鎮撫其國公嘗以尺一見晤雲霞滿楮竊嘆軍書旁午非公天材安能隨筆出之若此會汪生持其四六稿授余論次夫四六之文濫觴六季而其體備於唐其用侈於宋顧唐辭掩其事宋質勝其文乃公本之神情調以丹青莊嚴則珮玉朝賢宏傑則凌空綺閣或見爲春濤就壑或見爲新柳被風而又渾若天成絕無斧鑿令四傑操觚歐蘇受簡必且奪色他何敢望乎嗟夫文猶兵也善用兵者前後

進止之法奇正變合之妙教之素精練之素熟一遇敵人大敵大應小敵小應驅之即前發之即中不待申令而已得勝算文士筆端亦必有素練之部曲故能於倚馬之頃而伸紙噴墨炳炳朗朗後勁前茅一呼而畢集也以余觀公於文章窺見公之兵法於公之用兵益知公之所以妙於文章公詩文經畫爲集甚夥茲特其開府稿中一體云

沈伯含制義序

伯含治毛詩與其季狎王齊盟吳越間吳越間輒

史

卷之二

主

稱二沈二沈云季君燦舉靈擊有火攻伯仁之氣而伯含往往以閑適勝之尤以治詩故最得風人之趣嚮者故常借丘索墳典之蓄任淋漓豪舉之鋒吐其磊塊而後乃爽然自詫曰溫柔敦厚詩教也余習詩而不習爲溫柔敦厚母乃非三百篇之遺乎聞大英雄爲能降伏其心何物制義乃令沈生雄心未降也於是一切伎倆若棄若忘山房禪宇湖舫酒鈴月夜雪朝優然自養時有所題咏課結浸假而爲輪扁之斲浸假而爲庖丁之解浸假

而爲宋元君之畫史爲紀消子之木雞形發於吹萬而機游於自然巧與拙不之間也昔嚴滄浪借禪論詩一以妙悟爲宗伯含五七言律已與右丞龍標鴈行選體逼真晉魏長歌幾可雜少陵青蓮集中舉輓近所爲雄霸者伯含直棄去不顧曰吾自有正法藏在不墮野狐禪也習於詩又工於詩而其所自好者如此則其閒適也乃所以絢爛乃所以爲得風人之致得三百篇之遺耳今所刻者制義大約得趣在筆墨蹊徑之外神情散朗丰韻

史

卷之一

主

鮮標而總之歸於冲夷委婉初日芙蓉固制義中康樂也不佞與伯含久相嚮慕頃因受事益得斯夕習伯含伯含業風流蘊藉而復持論侃侃多憂國之言伯含所自樹與世所以重伯含固有進於文者矣

宣大武舉錄序

代

萬曆二十五年秋天下復屆都試期則既各彬藉上公車矣兩鎮諸文學褒然得雋於京兆三晉者固自不乏而令甲文武並用其在宣雲偶介戎

虜習於戰伐尤材武之所自出故武舉之役合二鎮自爲政不領於京兆三晉蓋重之也而會倭事日急三韓陷危羽檄交馳主上旰食憂之侍御史某公實監臨兩鎮日夜思得熊羆不貳心之士以稱任使張國威故於是舉也視昔加參合兩鎮材官良家子遵司馬先後所條上及主上拊髀德意先之以騎射挽強命中者復入棘而試之以方略得士若干人某以執事宜有言簡端則進諸士而黜之曰國家於文武二途其始曷嘗偏

重哉

高皇帝以神武開基五都督臨六曹之上

軍國重務相與牛章諸宿將或兼領中書詹事御史中丞而所奉甲乙之科初試皆不過丞尉惟時則武重自洪永以後三事九列日益崇隆諸功臣微侯皆統綽後裔受大司馬提衡亦會天下承平

袍鼓下時警卽有鷹揚燕領無所見長苟掛吏議一切以惠文彈治之於時則武漸輕馴至隆萬之間匈奴解辦比於外藩海波不揚且三十年將校雍容無事庸茸者不免以聲酒金錢爲事卽賢者

亦移情於鉛槧詩歌之間與縉紳游士相唱和循資借譽不數遷稱大帥矣而執禮卑賤一司馬曹郎呼之如小兒然於時則武益輕雖然武士固以積漸輕亦人自輕耳當創虜而有石亨楊洪則與于忠肅並重當秉塞而有周尚文馬芳則與楊襄毅並重當逐倭而有戚繼光劉顯則與胡司馬並重國家亦曷嘗故爲軒輊哉況在今日熙洽久而寓內脊脊多故自火酋發難朔方內訌洮岷之所無日不尋於干戈倭中朝鮮首尾五年而今且

重哉

擁衆公抗將士之頗行踪踐屬國日逼內地當此之時

國家需將材甚急士乘上急時苟真能奮身行伍破敵成功取封侯之業豈不亦轉輕爲重之奇選哉諸士勉之異日者以輕求士士卽無所短長猶可自解今日以重求士行且分麾乘障行且執銳援枹大敵在前嚴誅在後韓弓環甲乘瑕攻堅尺幅所陳凡持以應有司之求者一朝而悉呈於兩陣之間其奮距先登俘名王馘大醜令

國家重士士亦足自重惟此時其或介馬而馳聞

鋒則心悸遇險則束手令文吏素輕士士終自輕
亦惟此時語云劍斷割則知利士驅使則知賢當
是時進退輕重俛仰判於星淵尚安得如雍容無
事之日挽強之技未精跳而匿諸知兵曰我善謀
我懼事司馬法未講跳而匿諸爲儒曰我敦詩書
我說禮樂以相面諛哉諸士勉之雲中上谷風氣
勁悍士以進死爲榮以退生爲辱夙負出將之名
苟實不中聲寧但辱身亦且辱爾之鄉如其名實
相附詎止地以人重抑亦舉者以士重我 二祖

東隱集

卷之二

三

威靈赫濯 列聖養士恩厚以故二正之季也先
選於粘罕劉蕡然於巢卓蟠踞猛於吳楚卒仗將
更僇力旋就披滅即今虜款巨淵倭氛甚惡而以
全盛之天下制之所患者鈕而不振藉今能振一
夫立壇坫之上旌旗改色旋且舉倭虜於股掌之
間耳不俟觀士大夫憂時立譚慨慷壯武往往有
空漠封鯨之志爾諸士或出自世胄或奮身白徒
苟不於此時樹尺寸之功張介胄之氣者非夫矣
國家方重士士方爲世重文武之權方兩相倚

諸士其慎毋令文士之用終重於武哉

陸開仲四書傳翼敘

我 高皇神武聰明冠絕千古嘗伏讀 御製文
集三乘宗旨出入筆端蓋軒皇周文以上見地商
周以下無論也其取士豈不能朔一規條標示妙
解乃經義課試僅從王安石之法而經書訓詁定
於朱考亭何也固念天下多跣跣跳浪之士微經
義不足以束其心柔其氣而朱氏之學主敬窮理
尺尺寸寸以防二氏之竄入士來髮從學卽由茲
途庶幾罔敢稍踰押而國家得其用耳是以二百
年來惟制科得人爲盛肩鴻任鉅之輩無不宗考
亭間有高朗超悟者發前人所未發而亦未嘗敢
訟言與爲敵亦未敢於應制之義及說經之書出
之也近因丁丑庚辰兩論義意各有所重於是士
人各務蒐訪於諸家說經之旨端務新說以相高
末學小生輩動輒稱引佛乘自立門戶至於市本
橫出假借姓名顯然攻傳註轉相倣效共於 聖
祖明經之令謂何陸開仲氏有憂之訂定傳翼一

編以經爲主以傳爲翼諸所發明皆以揚推考亭之緒而上討於孔氏之正傳間有摭其獨得探所見聞咸以補傳註之未發而未嘗有雜出於二氏以顯悖朱氏者蓋其見誠卓矣夫博士家以制義爲羔鴈以經傳爲蘧廬誰肯嘔心竭慮以刊定大業是以不暇深求而逐奇詫異由其無特操也開仲窮經若斯何世好足以移之開仲爲中丞仲鶴公仲子而又嘗游弱侯焦先生之門稟才穎異師承有年以故學不附影行不附羶異日建樹非常以竟中丞之緒詎可量也因其間序而有感於其說充塞聊爲論次以復之

養嗣軒稿序

文章如繪事畫家之妙有力求工而未必工者有無求工之意而反見工者握管不自知落筆後乃始自賞焉作者或未稱滿志而遇賞鑒家乃見重焉初閱以爲平平愈久愈紬繹乃深嘆服焉此其解蓋難言之矣我輩制舉之業以應制也未有不竭力以求工者顧求工之心勝往往神周章而不

全才含吐而不盡極力揣摩更成踈漏則題爲主而我爲役題之權大而我小也此如畫者臨摹位置染彩借景筆筆肖象而生氣索然非能品也必當題入手時神閒氣定好醜巧拙之念都捐而全注於題我爲主而題爲役我之權大而題小未有不天然湊泊併求工之痕迹而俱忘者所謂胸中有成竹急起就之淋漓滿紙方且疑其非竹而賞者定爲神品是也居恒與子弟輩講藝各出所業或雜以友人文及坊本所流傳每一一差等如射覆以爲笑一日季弟敦典出一帙相示讀之初若沖然一再讀而躍然循環反覆不覺瞿然退舍疑爲先輩則風格今疑爲時流而韻度古標新拔異無所不通其品當在神妙間非僅稱能品者深叩之乃知爲義興徐侯文侯初蒞我邑諸生從其隲中請得之者夫武水固多才而所爲文未免爲今局所籠而趨絕大雅之意少得侯爲司南彬彬嚮風吾知其進乎技矣

李兩生連璧草序

夫文至制義其道似淺而實深其用似小而實鉅其門戶似易窺而實難竟則何也帖括餽釘固不堪識者擲榆飾之以古文奇字則既遠假之以竺乾玉笈則又遠觀毘陵震澤至今猶新而輒近不再則知此道之難不難於成名而難於得解也每舉此說與余友陳比部言之辛卯秋比部於北闕中持余說以程量天下士遂得兩李君云兩李君生燕其叔子同余舉南宮又同受事爽鳩署遂得讀所著并及於伯子之所著蓋燕中人士爲制義

者大都學一先生之言卑卑不及格者爲駁而任其悲歌慨慷之性則又不勝其莽互激亢跳而越於累黍之外今兩君業具在試取讀之縉采鮮標俊語亮節匠心玄解種種畢備而每發之以冲恬出之以溫裕豐約適中情文符合絕不作燕市裂臂扼腕之態震澤毘陵之遺意猶有存者當今雅道日琢奇袤橫驚若兩君者可以風矣昔歐文忠知貢舉得眉山二蘇遂以挽回宋世綺靡之習今叔子業已通籍振藻揚葩而伯子益下帷揣摩相

與提衡一世黃金臺畔寧讓軾轍哉異日蘇李並傳吾友陳比部亦得藉手附文忠公後矣

陳季襄川流稿敘

不佞之從季襄游也蚤同贊序已共公車深服其素心雅尚非世俗胸懷而季襄亦謬以朴茂見賞獨不佞於詩少乏指授後苦探索間以罔象玄珠自詫便夢寐推敲目不交睫亦用是每謝去以爲非尊生之道卒不能工而季襄於風雅性情最近鎚錘更熱有感必賦遇境而成旣不苦吟成癖又不耽精癯貌此其不及季襄者一不佞間窺大雄氏之旨戒及綺語不立文字謬信以爲悅禪喜者必不稱詩擅騷雅者必非禪定而季襄乃能參合兩家相提而詣其妙棲心止觀雲卧天游無非自在菩提無非會心景物此其不及季襄者二而季襄猶以臭味之素不鄙不佞之有蓬心季襄遊遍吳越間諸同調者每從季襄乞咳吐付副墨屠長卿今之牛耳詞壇虎視禪林者也盛推季襄與摩詰割席而諸名勝又各贈言題像或以擬元龍

或以擬孟公或以擬子昂或以擬孔璋而季襄乃自命曰川流草蓋其尊人先生性好吟有在川稿潛德未耀而季襄益光大之茲集之所以命也癸未之歲季襄業已擬上第而數奇久淹季襄喜愠不形於色詞盟禪觀自適而不求於世指日奏對大廷主上親擢冠貢籍驚問公等安在不佞則前奏此臣少所嚴事名能詩者知季襄且上幽風七月大東小東以補聖德必不爲子虛上林曲終奏雅誦十而諷一也

鹽官奏成案編序

班馬紀循良令長千載下讀之如親見當時煦沫狀不佞濫竽史局記注起居每見郡國所上治行高等又從視草之役潤色絲綸常欲採其卓犖者人各爲傳使後世識明治似漢焉遠巡猶未卒業自予假歸來習沐桑梓邑侯之能祗席民者又欲紀錄美事如稗官一種使人齒頰故每從人徵實而間命管摹之然以余所觀記未有如鹽官喬侯治行第一者蓋余家秀川而祖籍鹽官

隸版章供踐更與余倩曹生沐浴宇下甚悉非虛恢而貢諛也大都令以賢聞者或虛氣而張政外或實心而酌政內虛氣而張政外塗觀聽爾即實心而酌政內明或不足明足而才不能調劑則興利而亦胎害掃害而亦減利安有開利而永無害祛害而永爲利如喬侯者乎侯才猷博大經緯周詳凡興利祛害之事悉近人情如均役之有貼解貯漕之刵建新倉修葺橋梁石堰城祠諸大役孰非勞而忘怨施而忘德令人日遊其天而不知者當湖曾借侯視篆僅兩更弦望士民幾欲以爲真郡城新議均田敝邑迫欲借寇而鹽之扳留恐後竟不能奪近聖明加意吏治每懸超軼之格以待卓異侯業奏最旦暮銓衡瑣闥之間舍侯誰爲冠冕者鹽邑亦安能終有侯顧侯難終有而侯惠終在刻政略者志惠在也刻詩賦序頌者志惠沾也後之人循政略而規隨之侯之大造於茲土真無量矣

三輔校士錄序

自古帝王化成天下其漸摩陶冶皆以所都爲首善之區而人文曷爽往往甲於寓宇堯都禹甸周之豐鎬遐哉盛矣漢唐都秦關中之文學爛然千古宋都洛洛中之理學庶幾洙泗江左之風流自東晉始也閩越之道學自南宋始也轉移變化之北則北之南則南顧宇宙之精華此盛則彼衰不能以兩盛而無軒輊獨我高皇起自南定北旋都於南我成祖起自北而定南卒都於北一時雲龍風虎佐命名世者南北並稱而文學制科之盛則南士久擅之而北士之齊驅則近益駸駸不讓蓋南自晉以降聲名文物固已特盛迨聖祖開基三吳楚越界在畿輔依光日月興起可知北則自五代至勝國向淪惟結其雅化不變非積之百年之後固未易以遂臻於極盛也皇上繼緒列聖加意作人道久化洽而奉揚德意者又皆人倫之師表余偶從侍御周公得觀三輔校士錄乃作而嘆曰美哉文遂至是乎豈獨埒南將軼南矣夫南之長在出新構每矜出藍之青而不能無

藍也而茲且不藉朝華而啓夕秀於未發南之長在善擬古自詫新豐之營雞犬各識其家也而茲且以我鑄古而得意於牝牡驪黃之外南之長在巧於用虛如懸崖絕澗轉自縱橫而不困而茲則歇後單題更能駕行空之馬起雲中之閣而愈見其奇南之長在緣飾藻績如隋之西苑冬月剪綵爲花爛熳奪目而茲且如風水之相遭漣漪萬態而不假於點染之色雖繩以弘正之典則或合或離未必一一中而卒亦未嘗跳於規矩之外奇不離正情足副文其與夫弔詭支離反經背傳者固自殊科若漫務平正而以蕪脰託之乎返朴者相去更萬萬矣北士風氣堅挺胸中不爲械事機心所纏縛慨懷直前見義必赴不患其不質直而患其純任質任質則不能深湛其思任質則不能闡覽其見觀茲籍也深心博聞兩者並茂斯固聖明教化得於埏埴者近乎然微侍御之握鑒抑又何以臻此也國家南北並重之盛其跨越前代可知矣

項君典制義序

余家食時所與綰帶而譚執者無如項廷堅余先廷堅舉於鄉廷堅先余成進士廷堅進籍後尚津津此道余以屢困公車習之久不覺稍稍有所悟入當兩人風雨相從時有所揚摧君典方舞象已從旁竊聽默喻而心解矣試一操涖語出驚人雖米中典則而神采翩翩逼人後從尊君於易水薊門之間衙齋無喧綵覽益富適余待詔金馬門時時郵寄余於時端務以理解爲宗甚至聖賢之所

東隱齋

卷之一

四

不輕洩者往往割出之然則發太過未免思苦而少甘余固是割之以天倪和之以合響君典亦欣然有當於余言今歲余以宣綸之役歸君典從尊君自剡還更出近著相示則又一變矣神未嘗不注射而傳之以情理未嘗不入微而合之以則見解未嘗不淹通透漏而湊泊一出於天然即取尊君應制言向傳誦海寓者較之猶覺尊君之巨麗中尚有矜莊之色不若君典韶音爲能入脾而動魄也憶與尊君兩人嘗自病其下筆時每刻畫

意多自得意少今見君典游刃承螭若此始知兩人向所娓娓耳熟於君典者誠筌蹄也君典才方銳養方盛旦暮鵲起可持左券適以新執布通都而固請余弁之遂書此以爲廷堅大夫慶

王性之制義序

不佞於此道中實三折肱耳目精神習熟既久戀戀不舍不覺若好之而都人士四方賢豪觀其如此又往往以此相質不佞臆言之而諸君子聽聽之自甲午之春以迄今歲戶履常滿則以是故所

東隱齋

卷之一

五

月旦者什或得其六七諸君子或謬許以人倫之鑒而不佞亦問自詫如老馬之識途乃獨失之於雲間王性之余初不識性之而觀其文於楊彥履齋頭神情翩翩如宓妃神女羽葆鳴珮逍遙於瀟湘洛浦之上可望而不可卽以爲得雋無疑而竟報罷余疑之而不得其故則妄意所見止一班未得窺君之全豈其如楓落吳江句耶後復從彥履盡索其篋中稿讀之而性之亦欣然盡出以相視愈出而愈奇蓋他人之奇以弔詭恣其悠謬而君

之奇以縹渺發其冲夷他人之奇以句字文其淺陋而君之奇以爾雅標其秀色焉有如君才情而長困頓者乎乃與彥履共爲揚摧而刻之因念不佞謏謏耳不自棄於冲風之末黑貂離披卒逢青眼況君才十倍曹丕需之三年氣益厚而神益王中原相遇誰不辟易相避者不佞之言終驗也

柳文選序

柳子厚全集與韓退之集並行茲選則余年友李維業爲李官於柳表章而刻之者也子厚之文自貶柳而益工則文以地重柳州之名得子厚而益著則地以文重而柳之掌故闕如未備維業慨然文獻之無徵乃從全集中選其系柳及開世教者葺爲是編余讀之有感焉世多嗤子厚不自愛失身於王伾叔文之黨與八司馬之徒遂至沒世而不振以爲文士躁而無遠識若此然當是時人主昵於中官其勢甚固自非以巧謬分其昵之情無以破其固之勢而叔文輩能以小技小知內昵於人主而外與名流相結納子厚因而附之意固謂

可乘中官之不我疑而取之股掌間則天下事其可爲乎而不虞其竟敗也其心良可悲矣迨貶承司馬再刺柳州雖不能無牢騷不平之感見於書札文詞之間然處荒服不鄙夷其民而以文教禮樂不變夷俗修復先師廟宇民間之以男女質錢者官爲勸贖四方之學者日益衆悉以先王之遺教教之而粵以西彬彬文學比於中土者孰非其餘靈哉故至今而羅池之盼嚮如事其生非獨其尚鬼之俗固所及者深也子厚文章與退之比肩千載而後韓魏者或卑皆唐宋後稱漢晉而終不能不以子厚爲大家獨有一妄男子桑民懌得柳倖實惡其州不欲往乃大言曰宗元小子久擅柳我往必掩其上遂不往比雖傲之其心實內遜之也維業爲李益士文學吏治卓然一時而道德聞望超軼唐人遠甚乃觀風八桂式重先哲不憚編摩爲郡國揚厲盛美以風來襁其用意甚深匪直如歐陽永叔輯韓文於故麓中而已也又豈與夫夜郎自雄而忌漢大者比哉

嘉邑民誦序

語云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又云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夫上有道則民無議民無議然後謳歌誦德之言作苟上失其道則毀譽淆于好惡聖人且舍之而求信斯民之直道民實有口烏能強其所心非而轉爲誦也昔者鄭僑爲政民且初謗而後歌西京循吏能吏多矣獨五繆來暮之咏與召父杜母之謠迄今傳之則惟民之譽不可干而三代之直道惟至誠而後動也輒近吏治不

東隱齋

卷之一

四十五

古物情競歸爲民上者務好張其聲而下亦因上之張而共爲虛恢不情之事以逢上令長甫下車德政之編不約而具序紀賦誦長篇短什彼此相襲甲乙相傳但一更其姓氏爵里便可成帙其政之寬嚴時之久近地之煩簡不復可辨矣如此則所謂稱功誦德之言皆山人學究預爲撰次遍相緣飾之活套非真庶人之傳言也婁東陸侯之蒞我邑也蓋五年于茲矣侯治不近名壹意潔已奉公以惠養元元每慮筦庫之籍端緒淆雜以致支

費往往踰溢先後不可究詰乃創置手籍躬自勾稽吏不得緣而爲奸所節省無算聽訟虛心平氣以悉兩造間引一二人獨令置對片語折之無不吐情實用是剖決如流庭無滯獄值歲大造議者爭條均田均役之便宜爲百世利而侯擘畫調劑不遺餘力首尾凡三年乃竣局人情乃得帖然若近者三縣田賦之紛紛微侯力持幾至不可收拾當其突發難端如霆擊波駭郡中人情洶洶莫知所出侯訟言不可然後合心集議搜討故牒旁引曲證事漸得定此舉侯爲德于三邑者甚鉅不獨四履之庇也公餘之暇與諸生講學課藝諄諄誨植而未嘗示推輓見德之迹故縉紳文學皆體侯之意入 親奏最不敢如世俗德政錄以相誇詡茲編乃出三老里社兒童村野之口固不能禁之使止所謂勞能思初佚能思始沐浴膏澤不期然而然者也採風者可以觀矣

家乘小序 附

惟帝作命絲綸五色華袞一字服之無數溝斷青

黃泉壤白日寶之百世金石並勒亦有女貴徽恩
椽筆并爲銓次光于世德敘王言第一

惟陳錫姓將相王侯豈無華胄可以作求文獻莫
考闕疑無咎斷自可知從源溯流奕葉紛綸同根
並收立此規條百世可由圖世系第二

景行仰止共宗聖賢羹牆渺渺世遠言湮孰與祖
烈言動宛然習聞習見瞻之在前故老所述撫拾
成編莫敢緣飾掛漏爲愆作家傳第三

凡慕古先精神想像思其所履思其所藏千百斯

更隱書

卷之一

三

年遺迹不忘況乎祖父可昧存亡表其所自肇基
發祥庶幾後裔遠而彌彰紀宅墓第四

國恩家慶莫重顯揚冠帶之倫皆屬龍光制科而
下鳴鹿升庠選具齒胄無非梯航凡遇必書用鼓

翱翔紀仕進第五

文章之用德業黼黻闡幽表著可垂無極作者而
重鼎呂並敵不朽者言千秋潤色蒐之故篋琬琰
盡出立此義例次第續入凡我子姓網羅無佚志

藝文第六

雜論自敘

孟子曰以友天下之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誦
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夫欲
知其人何以必論其世蓋古今人未必不相及英
雄所見不甚相遠而古今之世變各殊應之不能
強同故必論其世設身處地稍或可窺見古人作
用深微處有可行于古而不可行于今者亦有可
行于古而亦可行于今者有前之所是而後乃非
者有後之所信而前乃疑者故能論世乃可以論
人能論人乃可以知人能知古之人乃可以知今
之人正不在拘區區舊案之成敗也譬如奕者案
舊譜覆之依古法而得勝筭與不依古法而得勝
筭均善學奕者也郎中無事偶與曹甥仲麟從子
泰文彈射史傳舊話隨筆其說爲雜論十餘首都
無倫次因友人索觀者多苦于繕寫遂梓之以應
其求夫余何能知古人亦聊以論其世如學奕者
之翻舊譜而已矣

更隱書

卷之一

四八

陳學士先生初集卷之二

秀水陳懿典孟常父著

子爵曹憲來原名仲麟校

左陞紀畧序

古者左史紀事右史紀言凡人主起居言動簪筆以從鉅細罔佚史佚之告成王可觀矣後世史官失職紀注闊畧無論法宮嚴邃宴游祕密不可知卽大廷發號元僚問對一切皆事後蒼撮書之非當日之真也皇上初禩俞史臣之議特開起居

聖隱齋

館日命講官記注

聖明之言動及內閣之疏揭

而又分命史官編纂六曹章奏凡遇朝會應直者趨立金臺之左拱聽渙號每月封稿于金匱蓋其重也臣懿典濫竽史局以筆札從諸臣之後獲窺見記注之崖畧間爲輯錄凡聖政神謨出天語睿藻者皆詳載之閣臣疏揭非與聖諭往復及關係軍國之重與其進退之始末皆不備載積而成帙題曰左陞紀畧庶幾左史之遺意耳竊觀主上所與先後閣臣召對諄復御札詰問往往

出諸臣意表然未嘗自謂神聖其臣莫及而虛已委曲恒約其睿斷以從真可謂必爲堯舜之君而揆席邇更時局密移借重者剛愎自用謝重者又每於上所注意振刷者多調物情而柔之而已之所欲行多乘間曲轉而託之于不可見然謝重而人且明指之爲盜重所借之重不過崇臚勲階陰酬恩怨豐潤子孫而所謝之重遂至世界痿痺紀綱頹廢甚至屑越絲綸明言票擬豈惟輕其地辱其名而于國體政本輕且辱矣又安望其能

聖隱齋

卷之二

爲堯舜之臣以仰承堯舜之君哉所賴主上中心無爲以守至正獨斷時發聖意無倚不至盡

伸偏致之說而默消極重之勢以永此久道之金甌耳敬紀如左以附于聖政紀之後云

刻兩漢紀序

史家之體有兩其爲編年自左氏始也其爲志傳自司馬氏始也自班固范曄倣司馬氏爲兩漢書固書尤爲後世所尊其名與史記等或稱史漢或稱班馬因并曄後漢書並盛行于世其書士大

夫多有之若編年之體則惟荀悅當獻帝時撰前漢紀三十篇袁宏當東晉撰後漢紀三十卷其體皆宗左氏然其書不甚行世卽博雅好古之家或藏有善本而通都大邑遺者寡矣夫志傳始末以人人如臚列則事雖散布而合之可以證事編年始末以事事如鱗次則人雖參伍而竟之可以知人一經一緯所謂合之則兩美而離之則兩傷者也讀漢書而不知漢紀是舉裘而不挈其領矣則今日兩漢紀之刻豈惟表章荀袁其于班范之書

史略

卷之七

蓋亦相左右焉嗟乎遷史之後邇相祖述筆力不逮而卷帙繁重二十一家之籍幾千充棟自學士大夫非費數十年之力莫能卒業況以獻規陳誼于人主之前乎以故凍水氏因之爲資治通鑑紫陽氏因之爲綱目皆倣編年之體冀以進御庶幾乙夜之覽卽好古之士未能卒徧諸史一開卷而三千年之迹如指掌也豈不愉快矣哉則其門戶皆自兩漢紀開之矣我朝國史祕在金匱而大明日曆聖政記亦往往流布人間第未有全編而

憲章通紀之類又皆外臣所論次或聞見未核與正史牴牾謂宜倣漢紀遺意發歷朝實錄撮成帝紀講幄進讀豈不勝于貞觀政要而海內士人亦得共觀祖宗如天之功德豈非今日之至要者哉

皇明同姓諸王傳序

自昔高陽高辛元凱挺生帝胄之良于斯稱盛周封千八百國同姓基置夾輔王室史記世家于今可攷矣自漢而後天千皆合三五之大號加皇于

東漢書

卷之七

帝以王爵爲五等之貴異姓且開永邸懿親類列眞王同姓諸侯之王自漢始也顧南面稱孤車旗服用亞于至尊而府僚奔走又未能人人賈長沙董江都可比于殿陛之諍臣故其驕侈橫恣于紀扞罔往往而是獨河間東平之名榮華至今此雖性習風靡亦由處置誨誘之未周失攻玉範金之效也惟我太祖高皇帝蕩滌腥穢開朗宇宙功高涿鹿慶衍螽斯析爾藩封惟靖江系出南昌其餘二十四王皆託體龍準分源經注自古本枝之

同氣未有若斯之盛者也。列聖相傳，天潢日茂，玉牒所載，千斯萬斯。王爵以下，卽抱殊尤卓絕之行，負閎覽博物之譽者，不及人爲立傳。其親王、開國、錫土、創屏翰于萬年代，與保業騰聲，施于奕世，生膺王號，沒易嘉名，狗齊姻睦，克孝克忠，是皆帝族珪璋赤社之黼黻，不可以無傳也。臣叨列史局，適逢正史開局之初，分纂同姓諸王之傳，或觀盛德大業，嘉言善行，元凱不足比其輝映，伯禽康叔不能顯其美善，于是益歎高皇帝功德之大，濬發東隱齋

重刻大藏一覽序

佛法自漢入中土，初僅四十二章。魏晉及唐，西使幾遣，東譯無算。由宋至元，宗門之詮著與儒彥之叅觀日多。皇明啓運，彙爲大藏，曰經曰律曰論，五千餘卷，卷帙浩繁，窮年莫竟。卽者宿檢閱難周，何況初地雖名，剎尊藏不易，何論僻所則一覽之

編陳居士實之心良勤矣。夫亦謂舉要鈎玄，上根循之而窺大全，勝果妙因，中人聞之而信心，勸起也。凡爲卷十分八門六十品，系以因緣一千一百八十一則八門次第相承，而善惡門獨多，無非以果報提醒衆生之愚濁品。始于先王，終于流通，則又以宣揚敷布，使世人共得親聞受持，爲報恩第一義。蓋有世界必有衆生，有衆生乃成世界，而有衆生又因壞世界何也？衆生性皆是佛性，衆生性不昧卽能見佛，故知山河大地皆心所造，天人流轉終歸有漏，而必求所以安身立命之處。衆生性昧卽不見佛，上知以畢世爲完修，以不朽爲後世名，畢竟從名心起念于真性，何涉濟惡不才者遂以恣睢爲適性，禍淫爲不必然，逞欲任情，苟逃于目前之罪譴，謂覓暴爲得計，當世之非笑萬年之罵詈俱不復顧。執此惑見，一夫自用，萬夫受其慘毒矣。不有佛法以報應之禍福，千劫萬劫不得消磨者，喚回醉夢何所底止哉？茲編一千餘則，因緣獨于此表揚不已，意在斯乎？意在斯乎？世人高明

者少而卑暗者多慈祥者固不乏人而殘忍者尤衆欲引之于性命必先引之于趨向欲引之于向善而去惡必先引之于懼禍而求福因果不爽于窮劫現在可知懺悔可消于無始當下何難茲編流通世間俾管窺之下士寡陋之村巷齒頑之結習皆得領其梗槩沃其清冷作大歡喜開大方便所誘化于林林總總者豈鮮淺哉玄澤姚居士少負才名晚耽禪悅好行其德于所不知尤加意檀施留心貝葉與其子茂才等共尊三寶三塔大士

沈宗伯南宮奏議序

南宮奏議凡七卷大宗伯龍江沈公典禮時履疏草也公受上特達之知晉領秩宗奏草不止是是獨錄其大者刻之則公門人鍾比部意也比部既殺青乃授簡于不佞俾敘卷端不佞在史館之

後側聞公風采標格爲玉署典刑私心嚮往久矣茲獨何敢讓焉序曰高皇帝析中書省爲六部六尚書俱稱執政而獨宗伯得兼學士亞旅內閣領袖詞林啓沃編纂皆所與聞其體視諸曹爲獨優他曹所掌銓衡軍國獄慎非不鉅要而禮曹職掌自郊廟官闈儲貳以迨宗室戚畹之典制皆與九重一體相關所爭執皆在人主之身與肘腋骨肉之間其選舉朝貢士習民風毋論已其事視他曹爲最重而且難蓋文學侍從之臣自宗伯以前橐筆橫經皆難與此之日未嘗事事而其勢已與人主相若之儼非驟而致也迨夫簡在聖明拔擢宗伯秩敘各分稍有未正天下皆責之宗伯而宗伯乃必欲得之天子必得之天子而後可以謝天下其事之重而難也固朝握篆而夕不得安席矣世多謂詞臣不習事又謂其徒操文墨議論坐致貴膺不知其潛心墳典日討故實矻矻若諸生所以待一旦之用奚必身任拮据始爲習事苟不其然平時優游

歲月或徒以文酒自雄不問其他一朝秉事艱鉅
沓來伸紙削牘奏成于手中而欲輕重權衡毫釐
莫爽一人動聽舉朝歎服吁亦難矣公在史館
歷事三朝出入承明幾二十年端慎冲素身若
不勝衣口若不能言居恒閉戶讀書不問閫外事
而遭遇主上懋簡九列典禮之初卽當中外想
望元良蚤建之際而一時掖庭進號介藩
出封戚里微恩上淵微獨裁或斷在必行或若
有所待既難以窺測而羣情過計防微先事引繩
車隱書 卷之三
往往注耳目于公公于斯時急之不可緩之不可
隱約以納牘不可將順以俛仰不可而端委正色
匡弼敷陳援引成憲確然不易義正詞嚴卽上
意未盡俞而多公所持者正每曲賜允答踞
藩之出隨奏卽行冊立諸疏雖未行正位之禮
而已奉定分之旨迄今出閣有年嘉禮詎吉公
之諸奏實開其先至于請恭妃之並進崇禋則
曰母以子貴以待冊立糾鄭錦衣之乞卹典不當
設永年之例則曰承憲身後不許再請明旨嚴

如金石終不以偏徇而虧大體則昔公侃侃赤誠
據禮引誼之明驗也夫惟明主可典忠言亦惟
大臣爲能以道事君公夙依日月之光素心亮節
受知非一日畢志條議絕無忌諱上無不洒然
動色當其時六尚書之事孰有難于典禮者典禮
之事又孰有難于前數者讀公之集度公之時與
勢而知公之用心良亦苦矣而世猶求多于公則
有公集在可按而攷也公學本經術文崇大雅觀
輒近文體之奇表憂人心之傾險屢勸申飭力主
多隱書 卷之三
釐正故其奏牘渾厚典重辭達而止而執禮抗議
三公莫易古稱讀有道之言如入宗廟不肅而嚴
公其人矣我國家相業近者莫逾華亭其大拜
也由大宗伯其所梓世經堂集一何正大雅馴也
公久負蒼生之望異日爰立密勿奏對當不止
此其生平著述祕在副墨尚倍茲集他年合而布
之通都當與世經堂比擅巨麗茲不具論論其在
南宮者如此

張無始先甲草序

往在甲午我師焦澹園先生曾以數友文授之評
騰中有一題而作數義者精詣妙解超然世俗蹊
徑之外其氣韻骨力皆有先輩風心甚異之以爲
此必當爲舉首意其胷中必有舉首之癖因憶我
輩向來因此段雄心縻半生之精力而揣摩太過
竟遠一間安得斯人與之晤對一談罔象玄珠後
乃知爲維揚張無始已心識其名每南宮放榜必
問君名第一否至甲辰而無始乃褒然上第然亦
僅冠其本房耳豈其揣摩之過亦與我輩同遭耶

東隱齋

卷之五

已得其間中讀讀之而知其渾朴沉涵居然大雅
與從來舉首一脉而何以僅冠本房也已又得其
先甲草讀之精微超朗與余昔所見同而所養更
進刊落枝葉妙合自然遠可追步唐瞿近可與馮
開之吳因之同調而何以僅冠本房也蓋科第不
係于士品而文品亦定于科第若時文之品尤以
科第爲重唐瞿之文固自巨麗亦以舉首墨卷戶
習其傳益久開之因之亦以舉首首義足壓一時
若使其名稍落亞旅生平結撰甚少何能命令當

世又如歸震川胡思泉若科第得前名豈不更大
而久此豈非命乎余之復爲嘵嘵非敢附以自張
所謂閉門造車苦心正不相遠譬如孔明行伍營
壘惟司馬宣王低徊歎息以爲天下奇才張僧繇
畫壁間立本坐卧其傍以爲名下固無虛士此皆
身所親歷不覺更有味耳苟遇他人卽未嘗不稱
善烏能知其用心之曲折哉今歲無始以民部董
漕駐節吾郡郡中文學問業者甚衆無始獨舉先
輩清曠自得宗旨與之指點而謂時文勦襲爲可

東隱齋

卷之五

厭又推郡中黃鴻中馮開之賀伯闇范光父併及
不佞爲可法噫愚中伯闇光父皆不欲作第二義
者而竟讓開之宜無始之臭味無已也蓋往時作
者研討經傳旁蒐六籍漁獵三四百家語必有出
說必有本苟非典則之言不敢輕下一語其力甚
勞其思甚苦非若今時學者但取近刻拘語險字
摭拾成篇而本文傳註且不能舉也然則往者皆
身創堂構手自塗茨而今人皆客宿傳舍與能不
動有識如無始者之深憂哉

皇明館閣文抄序

語云三代無文人人盡能文也故詩書所記王公大人與田畯紅女之言並載何至以文章單屬館閣自三代而降人主或起于民間或生于深宮將相大臣多木彊不嫻于辭必選天下能文之士使典文章兩漢制詔爾雅意其時在帝左右必有其人唐宋始有翰林而直院學士知制誥最號華選往往由茲入相顧唐宋入相之途甚雜節鎮任子間參平章而畢竟從北扉兩制者居多故狄梁公

有云論文章則有李嶠蘇味道高適陳子昂韋應物過河云此處可喚宰相作詩此雖輕視相臣文弱之語足徵詞臣作相之盛矣故宋太祖曰宰相須用讀書人韓魏公曰某爲相歐陽永叔在翰林天下文章莫大于是則文之總萃于館閣可觀矣輓近登壇自命卿主齊盟者每卑館閣爲應制體合諸草澤以爭勝文稱西京詩擬初盛而謂非此卽不及格獨不思兩司馬劉向楊雄班固皆身在承明天祿石渠之間摩詰青蓮俱列供奉之班烏得

謂應制爲降格而文人不在金馬門也我明中
天啓運右文興理二百年來官重館閣之選文重
館閣之體國家有大典制大述作俱由茲以出而
天下才俊聰明之士有鼎甲庶常所不及收者則
冠帶紳弁之倫能者甚衆又有科目方內所不能
盡者則山林羽釋之中能者不少合此兩者以與
詞垣競則衆寡之形分而和平典重與縱橫牢騷
者又異何怪世之貶周而尊漢也雖然廟堂之上
綸綍之重必不可少芥凡之氣悲壯之音用者藉

令擊劍弄丸之技而陳于千羽之舞則不典山龍
黼黻之章而難以繫輓之文則失裁何也才不盡
于館閣之人文不盡于館閣之體而在館閣則才
不可逞體不可越也不見相如論蜀之檄子美明
堂之賦乃不與子虛曼衍曲江之哭秋典之哀同
調也由斯以譚則文章之變雖不可勝窮才人之
致雖無所不有而要之合館閣則八駿之絕塵應
于和鸞離館閣則千里之長風不免蹄啮其地使
然也余列詞臣之後間嘗取館閣先後諸公之著

作而詮次之題曰館閣文抄曰抄不居選也不敢信其品騰也不居全也不能不虞其掛漏也用見一代之人文萃於館閣以昭國家右文之意而已矣二百年間領殿閣者若而人在詞垣者若而人大抵由館而閣者十人而九其崛起別署不由館而閣者千百人而一出入承明儲材于館而不登紫閣者亦十之八九無論畢世簪筆終握大斗與優游金馬者體裁若一卽由他途入叅政府其潤色大業爲體亦不甚相遠所謂如入宗廟不肅而嚴也而論者往往稱引漢唐故事謂內閣不宜常用詞臣祖宗朝固有由他曹入者嘗考長陵所簡七人有不由翰林者皆改史局備顧問此與進士之改庶吉士何異永陵議禮諸臣亦皆先改詹翰坊局然後進閣獨朱邸從龍與二正之季有不改館職竟登揆路皆乾坤剝復之大故違會非常豈垂裳委蛇之際可同日而語又其人如薛河汾李南陽張永嘉卽不躋鼎司其樹立寧少遜若徐武功楊丹徒夏貴溪未免押闔剛愎之過

況俞綱袁宗臯之輩哉然則論相而中外之並用其見豈不廣而兵刑錢穀之長終不可與論思密勿之地分道而馳卽如縱橫佻巧之文終不可與代言視草之筆對壘而用其義一也且也詞林從容揖讓一逼嚮用便生戈矛漸次代興多致水火若並進途開爭端殺機何所底止乎居恒嘗謂天下之人材非必盡萃于甲科而孝廉里選雖有異才卒不能勝甲科之多則鼎甲中祕之入材未必皆具輔弼之用而諸司之衆年不能勝于詞林則國家之所重卽天意之所重而非往代之可比也嗟人文無定體用人無定方卽詞臣以詞爲職世且五合六聚以爭其文章之權又況紫微垣中上相上將隱見並列又何能以一丸泥封館轂之口也

翁兆震騰蛟堂稿序

吾黨昔講業于西湖之上黃貞父獨持正始之論欲以先輩大雅命令一世余與范光父以逢時稍劑之貞父則堅持曰今天下風靡非吾黨孰爲砥

柱者余兩人遂巡謝則笑謂貞父世人何所見歐陽子賞識曾子固哉及辛卯之役貞父果得雋問知爲閩中翁兆震所拔余兩人則更詫曰世果有歐陽子矣乃壬辰兆震遂以大廷之對當上意上親擢爲第一人余與光父嘗私相語兆震能拔一貞父便當魁天下後余濫竽中祕日從兆震游觀其容睟如也其氣溫如也其論說藹如也神閒而意縝事至從容應之不失尺寸久與之親令入鄙各俱消余每與二三子歎服兆震其養有過

東隱齋

卷之三

三

人者不然從廣文青氈一旦名冠朝甲致身雲霄雖賢者詎能不驟自誇詡卽慕爲退讓而過自挹損胷中不有一鼎甲在卽有一廣文在也而兆震兩忘之則其胷中奚啻汪洋千頃哉其能識貞父又不止文字臭味而已貞父請兆震制義布之通都而顏之曰騰蛟堂稿騰蛟堂則兆震向典教龍岩之署也其文春容大雅委婉紆徐匠心神解與夫驚采絕艷具體而不見端變化無窮而不離于法譬之孔明入陣之師中權後勁龍虎風雲無不

悉備而非偏師獨進之技也又譬之黃帝張樂洞庭祝融笙鏞九宮六律無不合響而非促節煩絃之調也方今彫蟲之業日趨險怪抱貞父之憂者不少乃或矯枉無方卒以卑蕪當平正此祇足供輕俊揶揄耳必若兆震絃篇大章藏奇于正寓妙于庸始可令豪士遜心當不但雅流欽企矣兆震繼衡在浙旣已如歐之還朴型范在海寓當不讓韓之起衰貞父向所欲命令一世者爾師乎爾師乎誠樹赤幟而呼順風矣又何俟余與光父左提

東隱齋

卷之三

六

而右挈之也

重刻紀效新書序

代

紀效新書者前大將軍孟諸戚公所著也後更推廣爲練兵實紀余昔與公周旋每從公行間觀壁壘旂幟無不有法退未嘗不三歎服公真有古名將風其二書皆鑒鑒可行者會是時虜酋憚公十年之內殲弓橐矢而絕桴鼓之警公緩帶憑軾以觀諸軍之超距爲戲無所見斬鹵功用是世之稱戚將軍者皆盛推其功在南而不知其功在北皆

訟言其善用南兵而不知其妙在能用南法練北卒今觀新書自練伍至水兵凡十八篇皆行之闡者也實紀自練伍以至練將凡九卷皆行之薊者也夫兵亦何常善用者市人可戰女子可使何有于南北浙兵未始有名浙兵之有名自公將師閩始北地未嘗用南兵三屯之參用南兵亦自公帥薊始方倭之中閩也擁萬衆摧堅城而據之勢張甚諸將壁其旁者相顧逡巡莫敢擊公將卒僅數千赴之佯止舍不進諸將或請公疾擊公曰徐之

東隱書

卷之二

二

我休士乃一夜發兵復其城倭大潰諸軍壁其旁者咸驚爲神兵顧公所以得士力者則不在戰而在練也迨後尋大入雲中破石州西北日急乃召公鎮薊公上書言虜闖入數得志弊在北兵不任戰兵不任戰弊在北將不練兵將不練兵弊在腹軍以養外舍兒徒務掩襲爲功而不講于堂堂之陣臣請以南兵爲倡簡北人而日討以南法當是時南北參伍軍容甚盛冠于諸鎮虜謀知之愈益懾不敢動其後乃稽首請封比外臣固 莊皇

帝神靈威武所變化哉而公實誓之矣顧閩之功可跡而薊之功不可跡可跡者伐敵不可跡者伐謀用南以練南而南張用南以練北而北勁用練以戰而戰之功在一時用練以不戰而不戰之功在百世迄今閩粵浙直之間橫海樓船之師雄于海上漁陽上谷臺堡之卒推爲軍鋒皆公之餘烈也藉令公而尚老廉頗之身何憂倭虜顧公雖沒公之規條未盡湮廢繼公者苟按細柳之威儀尋西宮之刁斗收子儀之部曲樹光弼之旌旗而酬

東隱書

卷之二

三

酒以吊公公寧不許之哉余別公二十餘年適以屬國之難出督于茲土巡行昔日從公周旋之地低徊不能去諸將士有及事公者有不及事者咸思起公于九京而余則謂能讀公書能用公法公固在也乃檄密雲令爲重梓二書以授諸將士余猶憶爲令時嘗與公深言兵法公亦壯余掀髯爲余論用兵要渺且笑曰將兵者余他日將將者公今讀公二書蓋不啻山陽之感矣

賀興昭稿序

陽昭舊刻緒業不佞業爲序之矣緒業行自通都
靡不讓旗鼓奉約東顧名走四裔而尚未得掛賢
書之末望實傾中朝而不見收衡文之主司卽主
司亦未嘗不慕說賀生欲網羅之以爲重而佹失
之也陽昭少與開之太史並開之早成名當壯而
隱陽昭以縫掖有聲其重等金馬當壯而未遇至
豪輕後少年疑陽昭文如石田無所用不知其息
以六月而蜚則冲天旂常燹陽之業未晚也讀傳
記公孫丞相蓋六十始徵上公車又以不能罷後

東隱齋

卷之三

三

五年復徵對太常第又居下遇武帝親擢爲舉首
不數年而丞相封侯吾浙之先蓋有永嘉張文忠
焉文忠釋褐時計已五十餘不數載取相位相業
爲世宗朝冠當兩人未遇時詎不嫌遲暮哉一
旦雲蒸龍變事業非常此豈直遇合之奇則其生
平之積蓄不容終沒沒也陽昭年方強仕其進取
視開之太史則已晚視平津永嘉兩相君則尚少
其制舉義太史遜心推服而又慷慨憂時所筆畫
救荒八議視廣大節儉之對與大禮或問不啻過

之生平孝友節俠動以古爲則又非曲學好爲逢
者比此其人寧終沒沒者哉屬躡轡北遊更出篋
中稿繼緒業乃爲書此以問之咸陽

周贊卿幸笑亭新義序

陸士衡文賦云雖滄發于巧心或受嗤于拙目巧
者笑拙拙者亦笑巧世之巧者常少而拙者常多
則天下之巧而工于文未有不賈天下之笑者也
故屈大夫之爲騷也曰舉世皆醉我獨醒韓退之
爲淮西碑也竟爲段文昌之所奪夫醉者多其笑

東隱齋

卷之三

三

醒者亦多尊段之所作必笑韓之所作何足怪也
嗟夫所笑寧獨文也與哉古之大聖大賢其立身
立論抱獨知之契信獨見之真不徇衆口不顧流
俗有不被當世之非笑者乎孔氏之在春秋不以
爲當年莫彈累世莫竟則以爲栖栖碌碌孟子之
在戰國淳于髡負滑稽以相誚公孫丑又詫管晏
爲難貶朱考亭之在宋季正心誠意之說人皆以
爲上所厭聞而非笑之所共集固斯道之所共宗
不可謂笑皆遭時之所不幸也豈惟古昔于今益

有不可勝數者竄凌詬誶惟以衆勝不以理勝惟以同者主之必于異者奴之有一人焉信心之所是違衆之所非有不哄然笑且攻之者乎而理之直者自在卒不可以衆亂也然則流俗之見不足定妍媸之衡明矣今天下人心日壞而文體爲甚文體日壞而制義爲尤甚余友周贊卿近從富春山中以新著見示而自顏之曰幸笑亭稿其名亭之意爲文之指語具自序中余受讀迴環不覺心折世共稱才難而如贊卿才尚在寥落世每歎安

事應書 卷之二

三

得真正奇文以關天下好奇之口而負奇如贊卿猶未見收也乃贊卿不作卞氏抱璞之泣而忻然幸世人之笑卽此曾次眞超軼千古矣稿中往往發所未發如論夷齊衛君斷斷以子當讓父足爲雲中藩服公案若如朱註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與陽明依倣後世上皇故事周旋費手猶不及贊卿二義之直截而痛快也昔楊子雲草太玄曰後世有楊子雲當必知我而桓譚同時卽以爲絕倫近世如歸熙甫及吾師焦弱侯皆困頓公車及其成

名主司相慶余雖固陋願爲贊卿之桓譚世有人倫之鑒如歐陽公者當不少遜玉峯石城兩先生之遭也又何問世之笑不笑哉

碧山學士集敘

自四科三立之名出而文章經濟遂分兩途然詩書所載典謨雅頌皆古聖臣身所親建之事手所親述之言孰非文章孰非經濟也深惟其故唐虞三代疇咨夢卜非統萬類參三才者不以兼左右寄心管載筆授簡之儔卽宅揆秉衡之佐不借才

集應書 卷之二

三

于他塗故所勒成洋洋渢渢爲古今文章之極則也後世參與政事者侯王將相其途甚雜或不嫻于修詞而別選摛藻之士以典文章故典制之體下同文人如漢封禪文相梁諸什遂開六朝唐宋靡麗之端獨 國家簡儒臣充文學侍從之官而政本之地非茲途不與蓋有唐虞三代之遺意焉用是館閣之體與當世作者異文宗典謨詩雅頌卽負異才博學者不敢稍踰而以典重和平爲范乃世之妄作者或嗤館閣體爲平平無奇不知

論經濟以均平爲極治論文章以平正爲至文蓋
平之中已苞舉世所稱爲奇者渾然出之非其不
能奇也試取典謨雅頌讀之典謨之中盤詰左圖
之妙無不具如必倣盤詰左圖則失典謨矣雅頌
之中國風騷選之態無不藏如必步國風騷選則
失雅頌矣然則館閣之體正如鈞天之響八音具
備而主以后夔之六律時主聞之或惟恐卧而其
感召諧神人和上下儀鳳舞獸天地訢合豈與夫
繁絃促節清商哀角慘澹迸裂而後爲快哉近世

東隱齋

卷之三

三

七子之流擅霸自雄舉世翬然從之而獨館閣諸
先輩不爲波靡令天下得覩大雅之遺意 列聖
之注意詞林其效居然可覩矣吾郡蔡陽黃學士
少以解額舉首尋以南宮第二人入中祕歷史局
至宮詹學士出入承明者二十年 予告而歸優
游林泉者又十年其所著合若干卷自題爲碧山
集伯子履常于先生沒後而勒成之憶余少爲逢
表先生偶物色于郡試卷中遂令履常伯季先後
從余問業歲己卯幸步先生之武而累因公車先

生所以慰藉者必勉以經國之大業壬辰濫竿詞
林則先生已 予告歸矣先生于余國有鮑子之
知而余于先生不啻侯芭之好先生嘗與余論文
章必本于六籍本典謨而爲文本雅頌而爲詩舍
此皆外道皆閤餘也而詩書之體惟館閣中猶存
蓋其地近宸嚴代言視草皆不得逞其跳盪之才
致以自豪而結撰締構盡以汰其偏枯獨往之氣
而養其蕩平正直之用庶幾以此黼黻卽以此平
章持論若此不獨通達國體而于作者之意深遠

東隱齋

卷之三

三

矣今其集具在文卽高華瑰瑋變化出入極意求
工而有一語一字不中率而恣睢不雅馴者否詩
雖不備諸體而雄渾和平有不合唐人初盛應制
諸篇者否蓋先生之爲文取才博用法嚴鑄意遠
一洗輓近之習而獨尊館閣之體真以均平調燮
之手先見之于文而需異日之左券者惜也館篆
詞林遽爾乞身生平憐才好士獎誘後進如恐不
及而反用以來羹菲之口先生歸旣十年士之被
指謫遂有登上第治邑稱強項者而先生且捐賓

客矣獨其遺集在余恐後之讀者或好稱奇服則謂先生以彼其才何爲斤斤不敢越局卽能知先生之文爲大雅正始之音而不知其爲養館閣之用故循館閣之體也乃獨推本 朝家卜相之制與先生論文之旨敘諸簡端嗟夫詞林之人未必皆大用而大用必于是在上旣重儲之而下安得自輕文之爲物正其自重而養大用之一端也宋歐蘇皆擅文學歐相而蘇竟坎壈終身後世稱子瞻者每歎其有相天下之才則以其集也先生立朝猶當 上在宥之盛其時簪筆橫經日近咫尺之清光而先生于儕偶中受知尤甚每與余譚講筵故事娓娓不置由今思之重可知矣則先生雖未登紫閣而碧山之業寧不足不朽哉

中庸發覆編序

中庸發覆編者吾友周彥雲所著也其稱發覆者從前所覆者自今發之彥雲所自命也彥雲于吾黨中最號博雅淹通而好深湛之思我輩有所撰次必得其賞譽而後信有所疑問必得其剖析而

後明茲編雖成于匝月然其生平積累之工夫實中研究之見解槩可知矣不然何能開今人不敢開之封發前人所未發之指如撒葑蒔而見天日也世儒狃于舊聞驟而語之必駭且疑以爲牽合以爲鑿空不知從古聖賢著書精微變化無所不有無所不通本非一家之言一人之見所可畫疆而守況經籍流傳闕文錯簡往往有之釐正刊定更不可少故仲尼刪詩及書去者千百篇而其贊易引書稱詩何嘗執成說膠本文斷斷乎如錐畫地而不可動也則讀書者信乎當以我見印聖賢之言而以經解經不必以聖賢之言蓋我心而以傳解經明矣仲尼沒而微言絕秦人一炬經籍殘闕漢人從而尊崇之爲之註疏自以爲不可易而宋人且以爲加之覆也訓詁于漢唐宋人從而表章之爲之傳註自以爲不可易而陸子靜王伯安之流且以爲加之覆也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則又何重訝彥雲今日之發覆乎中庸與大學向俱在禮經朱晦翁祖程學而章句焉我 朝制

科且與論孟並稱四書士人無不誦說異于六經之分占遵朱註如功令而講學諸賢尊古本考石經翻朱氏格致之案不啻數十家而中庸未聞新標別義少時見袁坤儀中庸疏意疏仿朱而解意多矜所自得心甚喜之然猶未及茲編之盡掀舊說而得所未有也茲編訂定如武周達孝繼述二條次于作述之下續緒之上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一條次于在下位一條之下天道人道之上語脉天然可謂不易定本矣雖其中與傳註不同者

東隱齋

卷之三

三

什九而要之皆以中庸解中庸發其真見恭以家聞亦循程朱從禮經中特稱學庸王新建以下諸家討朱註信古本石經之故事而已讀者又何駭焉余嘗竊疑中庸性命之書而古者乃置之禮經豈以武周祭葬郊社爲禮之大者故以入禮經中乎論語終篇云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然則知命而不知禮則其所謂命之知乃莊生列禦寇之知其流且爲晉人之清談祇以供無忌憚小人之恣睢知禮而不知命則其禮之知不

過叔孫通劉歆之知其弊且以階新莽之恭儉卽檢點未至敗露不過成就一無非無刺之鄉原故曰依人性以作儀禮之三千三百無非性命也而不可認禮爲性命外之物也聖人之致中和無非性命中來則謂中庸爲性命之言可也謂爲禮經亦可也彼以禮爲偽者乃以爲駢拇爲芻狗其去中庸之旨遠矣彥雲解禮儀威儀爲道之愈析愈大處待其人而行所行卽禮君子尊德性要歸于崇禮真發我覆也

東隱齋

卷之三

三

范光父五技藁敘

光父之霸吾黨久矣吾黨中翁齋不佞首伯閣次光父不佞皆嚴事之猶子與明卿之奉王李也然吾三人者雖臭味哉而遇合各異不佞最難于爲諸生爲諸生可三年而遂成孝廉以孝廉四上公車輒報罷而今始得收伯閣知名最早以諸生頤頤開之諸公間最重凡試輒高等自督學開府直指藩臬郡縣無不人人知賀生而迄今朱登賢書若光父則少不若不佞之困也爲諸生有聲且久

其傾天下士不減伯闇也而其去諸生游成均也則繇客歲之受格于郡試也夫一光父也數爲諸生冠軍而末乃逡巡不前于一郡若積薪而于京兆于南宮若持券而誅負也雖曰逢年豈其技果由窮而益工耶此其故難言之矣光父業在壬午以前頗以輕俊自喜有秋水編自癸未後刻畫矣窮態極致不工不已有媛姝草自二編行世學士人人慕說光父而光父益深求之蓋自乙戌兩北以讀禮不與試益得以發憤下帷舉經史百家以

東隱齋

卷之十一

三

追朝章家乘一一臚列而獄究焉視向者錯繡綺語棄若春華而總歸于精實故今所行斷自乙酉迄今七年問文凡五變大都庚寅前三稿其瑰琦則帝子游行羽葆旌旗非人間所有也其匠心則講師說法石點頭而天雨花也其邊幅則晉漢衣冠鳴佩飾劍雅步闌視而或不適于今之用也乃辛卯壬辰間忽念文從境生神到則縱橫無不游刃法縛則妙悟總屬葛藤乃翻然一變爲今之文不佞始讀之而疑其非光父筆再讀之而驚光父

何以遂至此三讀之而信非光父不能乃不覺愀恍自失蓋不佞之好爲深湛也其癖甚光父自見光父今日之文乃始踴躍以機神爲事而僅僅得其似亦遂以脫十年落魄之苦然則光父之一出而魁京兆魁南宮也雖曰逢年其技果窮而益工哉論詩者曰能爲獻吉者乃能不爲獻吉也者又曰富有而日新擬議以成其變化藉令光父師心固守其文雖工必不能機神符合如此然非有光父之稿積累歲筭數累更卽欲一朝舍去程不識

東隱齋

卷之十一

三

之刁斗部伍而漫學淮陰戾之木罌震沙豈不殆哉讀光父文者知其苦心處又知其得力處庶幾近之矣

省括編序

伊尹告太甲曰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夫省括者省機也機張于此釋于彼中不中分焉張不爲省釋無及矣此其說虞書先有之曰一日二日萬幾又曰惟幾惟康蓋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光見者故聖人慎焉求事之康不求之事勢而求之事

幾則機固安危之首而聖人之所不諱者乃莊生則曰機械之心存于胸中則純白不備失機心不可以操而事機不可以不省惟完純白之衷者能忘機亦惟完純白之衷者能審機忘者但不億逆而非不先覺也審者正求先覺而非用億逆也嗟夫天地之間氣有開而必先勢極重而必返聖人皆先事而豫迎之飛灰布律履霜戒冰皆所以審機而因應也而況于人事乎幾伏于前能審而應即天地不能違不能審而應雖目睫之近履錯而不自覺則災亡善敗之關不可不省也三代而下自春秋至宋元二千年來治亂循環得失倚伏之跡載在史冊往往如在而所以循環倚伏之機或有君定謀而臣贊決以竟其功者或有臣畫計而君採納以收其效者或有主憂切而下不能分之者或有臣獻忠而君不能用之者或有廟筭失而江湖策之不爽當局迷而旁觀見之甚明者或有功雖未成而言本中者亦有謀雖小效而禍反隨者或有得窺于一絲而山岳轉移者亦有坐失于

蟻穴而滔天莫挽者讀史者考鏡前事未嘗不爲太息而未嘗一一爲之標識余友姚元素乃捃摭蒼萃而爲茲編題曰省括凡爲類者三曰言曰事曰兵其鑒機識變自王侯將相謀臣策士隱逸方術卒徒婦孺罔不採偶有所感聞識數言于後而止載原文者爲多蓋欲使讀者躍然豁然自得于言外而不必人爲剖判事爲指點也余初與元素同事祕館每翻閱史籍借以射覆時事十得八九相與歎天下事何可不先機而審因機而應也已

東隱齋 卷之二

元素入諫垣益深惟固家之故遇事輒盡言又必援古證今當情實而中肯綮退公屹屹丹鉛以成此帙其所取不論成敗不分鉅細惟知幾者乃表而出之余謂此幾康之遺旨而致治保邦之所資者今天下不無事矣盍公之以爲救時之筏元素曰民之難治以其智多世得毋疑其爲機械事之嚆矢乎余則曰聖人不能絕人心之機械而能破人心之機械則所謂去億逆而先覺者也惟覺可以破迷惟不迷于幾乃可出于機入于機而無

所不善國家亦有賴焉不然托于忘機而以憤憤
嘗事不獨誤身亦且誤天下豈聖人之所貴于明
哲哉元素朴誠忠信尺寸不踰而性恭靜澹所以
上洞千古下燭當世有如指掌所謂誠而生明非
世儒揣摩之學也讀其書可以知其人矣

尚書來青堂選義序

六籍中獨尚書爲經世之言旃屢進講首重之然
匪直以道政事也危微十六字開千古心性之源
洪範九疇盡造化人事之變則易之陰陽與衍具

東隱齋

卷之七

序

是矣禹臯臯明良之歌五子矢簪陶之什數言具
咏歎之體則詩之雅頌十五國之風具是矣類禮
望秩朝巡玉帛翼室應門之制鳴球琴瑟笙鏞簫
鼓六律五音之數則禮樂之大端具是矣書帝書
王書官書各書載書年書祀典夫居桐書宅憂避
位書居東之類則春秋之書法具是矣夫尚書體
備六經文更五代則後之爲經義者固非通經學
古不能也而帖括沿習沾沾守一種卑蕪之語以
擬疏通廣遠之旨寧有合乎兩金生曰元會半千

東隱齋

卷之七

序

甫曰元嘉爾猷甫半千精麗綿密爛然奪目爾猷
注射激發一往破的癸卯半千幾欲壓卷而數奇
未上榜其志愈堅而養日遠丙午丁未爾猷聯翩
成進士出孟太史之門太史深重其文同門諸君
子亦皆傾嚮爾猷盡出笥中經義相示爾猷携之
歸以示半千以爲巨麗之觀而半千亦出所蒐吳
越諸君新著以爲此東南之美寧讓通籍諸新貴
遂共以質于余余覽之曰兩生所得譬諸草木其
臭味也微兩生何能得此千諸君子微諸君子何
以投兩生且余觀諸君子之文雖各自成其品調
而總之非勦襲非悠謬其根于六經之脉同遂擬
付剞劂氏嗟夫自有書契以來庖羲畫卦而無文
文王周公之重而象象皆在唐虞夏商之後詩有
商頌而虞夏缺如戴記周禮儀禮孝經春秋皆繼
興于周初周末則尚書古文固古今文章傳記之
前驅非但義例苞舉六經而作述之途實其首倡
矣兩金生倘有意乎今 聖明特命成均重校十
三經註疏正望學者由漢魏緒言尋殷周遺意而

勿徒守章句于宋儒耳若曰六經註腳當下自得則我斯之未能信

郭張虛詩稿序

記曰詩以道性情又曰溫柔敦厚詩教也夫子論學詩而曰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而後曰可以怨則聖人惟恐怨之流于悱惻悲憤而遠于溫柔敦厚之本旨也然而風雅之流往往隨氣運而人莫能主三百篇中已開秦風其變不能不至楚騷之深于怨也漢魏變騷而盛者也六朝變漢魏而衰

東隱齋

卷之二

者也唐初盛而詩律乃稱大全然有初盛不能不漸降于中晚有中晚不能不漸降于宋元雖以歐蘇諸君子而不能一望于唐則氣運爲之也然而各出于性情則一也故宋元與唐之中晚未嘗不與初盛六朝漢魏並傳吾朝自何李出而詩無不尊初盛者大曆以後遂退之于閩外而世猶未盡然永陵中李歷城王婁東六七人執牛耳而號海內海內靡然嚮風當其時分宜秉重自以爲作者所推轂毘陵晉江皆一時名流而竟不能奪

王李六七人之氣而拔其幟此豈六七人之力遂足以勝天下之人之衆則惟成弘以來人文之昌奕昌熾至嘉靖而極王李六七人因而適收其成也三十年間稱詩者未有一人不尊王李者乃其在今日學士大夫以及山林稱詩者未有一人不謂脫盡王李之習而乃稱美善者此何以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譬巾幘之高卑衫袖之寬窄循環之勢固然耳余嘗謂詩不尊漢魏初盛而反稱宋元是貶周而尊漢也非也若必尊漢魏初盛之

東隱齋

卷之二

句字格律而自掩其性情此贗鼎而藥煮也尤非也欲爲可傳之詩則試取今古之詩所流傳者讀之有不出自性情者乎有寫其性情而學步借而得稱美善者乎余友郭張虛觀察汾源先生之佳公子也先生深于詩而不近詩名所著韻閑而意遠張虛負才豪雋而湛于思少時與余結社講藝性好稱詩已游南雍游粵游晉遍交海內登壇之彥爲詩益工余入詞林每苦吟未就張虛時時詩寄余未嘗不豁然如助我池塘句也後張虛留滯

長安余深得其鼓吹詩腸之力然性嬾未能竟而張虛聞余性情之說心是之張虛宦蜀益部山川發其菁藻有杜陵客夢之風解官後浮沅湘過洞庭想見靈均以來離憂之派爲詩益富發乎情止乎理義未嘗以牢騷不平之氣怨悵發憤于當途其詩清婉而多風柔情而不傷于媚雄沉跌宕而不亢于貌庶幾尊唐而不局于比櫛矯王李而不至卑稱宋元者張虛年方盛宦情他好盡捐而專精于詩不獨家傳藉以濬發將大雅推爲雄長茲

東隱齋

卷之三

五

集固不足以盡張虛也

徵行錄序

徵行錄者史侯所評選諸生課業也文言也何以徵行稱則侯訓士意也古者校士升才考言詢事未嘗不主論行自鄉舉里選之法變爲辟舉中正漢晉之季躁競巧僞之流率以賈售故宋唐謂行舉之權操于有力徒資緣飾不若羣天下之才俊而試以言令士得自見其奇不託于推輓獎借之力也而後又慮詩賦取士雕績日虛又改爲經義

以束之經義依經傳以發明言子子鵠言臣鵠言君父師友則君父師友之鵠士筆寫之必心明之心明之必身踐之一不側足于規矩必且衾影自慚然則經義取士 朝家獨襲宋制無非經明行修之意重也而近或離之則其言已去道行于何徵史侯課士文必以典雅清夷爲尚正謂心正而後文正文正而後行正故于茲集題之曰徵行庶幾有從先進之意乎嗟夫古來以文命世如董仲舒劉向韓歐輩皆廩廩修矜莊之行慎檢柙之

東隱齋

卷之三

四

防而後世乃有文人無行之說往往以相如臨邛太白沉香亭爲倡狂恣雅之口實不知兩人天才橫發世不常有非遭漢武唐玄不能使人主降尊以成其名顧子虛賦清平調亦何益于漢唐之世今無其才而無行且欲過之何可訓也史侯之倦倦課士而不離徵行也意良盛若夫諸茂才之文評者自定又何容于贅乎

吏隱齋選義序

昨秋余以 魯藩之役歸未幾而病瘡開戶浹旬

葉爐茶竈遂爲齋中雄長楮生墨卿閑寂久矣今年春弟姪及曹甥各挾策北上爭下帷請題而諸士又爭以文相質几案爲滿齋中又若惟制義爲雄長余稍爲披閱觸目瑯玕不覺少年挾纊輒欲拈筆點綴每爲客話所奪偶出訪客輿中忽臆而成篇曹甥覩之詫謂惟胃中有成竹急起逐之故稱畫家神品余則自笑此政如先儒所云少曾作屋後見林木遂度此可爲棟此可爲椽非必公輪削墨引繩也適削廁氏索而梓之曹甥乃出近者東隱齋

卷之二

三

數首併余舊作弁簡端而以伯履弟同倩侄趙生義文義附焉義文齊之名士應選入都從余問業與曹甥同倩切劘臭味而義文先與計偕然自遜以爲雄渾精鑒吾不如同倩翩翩注射吾不如公振其嚮往東南竹箭益甚適緘寄新篇駿發簡練不減南士伯履在雁行中與余同擅齊晉盟久應鵬奮頃始以遼恩稱鷄薦第一人此皆斲輪技也朝家方建紫宸運斤成風以佐將作是在後來之彥若余則方將墨守何暇輪攻區區工拙不暇

論矣

德慧錄序

古人讀書之法各緣其性之所近有會心得解處卽爲拈出往往櫟括成編其用心與今人之孟浪開卷掩卷了無關涉者遠矣余性頗嗜古雖不敢蹈今人孟浪之弊而習嬾爲常心有所自喜不能一一拈出追憶檢索不勝其苦觀余友包襲明包儀甫之德慧錄深有合焉襲明淹通遠澹爲吾黨領袖于書無所不讀而尤崇精禪乘其見解晃無

更隱齋

卷之二

三

咎張子韶之輩也儀甫總角下筆翩翩豪舉試輒爲鋒而恬穆博雅與尊人同調其爲此編蓋隨所披誦有當于心各爲類萃久而成帙父子實共揚摧焉類凡若干始于引君終于密行大都潛孚巧轉于可見不可見之間者爲多而非拯救顛危之妙用其命名德慧蓋本之孟軻氏而暗合子釋氏之圓覺夫世人任慧之過必至于挾術舞智以機心械事陷人而因以自陷逞爲大巧實則大愚聖賢君子以德爲慧其慧卽德一腔活潑到處利

人而于已亦無不利未嘗少露其巧其愚不可及也襲明父子之彙此編豈無意乎史載西伯陰行善世儒疑其類于陰謀而非之以文王不宜有此然文王陰行善正所謂潛孚巧轉于可見不可見之間如請解炮烙之刑以善歸君田里樹畜之政不過修明職守之事而未嘗顯出其名子如燬之日蓋脫美里演周易之後善藏其用大德不德大慧不慧益深遠矣襲明儀甫生子世閎譽擅通儒而苦心戒行務約其身而廣施于衆宰官佛于兼

東隱齋

卷之十二

七

行其利蓋誠憫濁毒之世刑政之所不及格非廣大慈悲不能喚醒又慮因果報應之說高明或有所不信故有此編皆經世之業可作佛事者其意良遠余覽其近著皆如蘇子瞻從王彭遊讀佛書後文字皆從妙明中發出父子旦暮通籍弘濟清時不可思議其茲集爲之前茅乎

文江蕭氏族譜序

三代而上諸侯大夫皆世其爵土故宗法大行于朝而有世家三代而下公卿士庶邇相貴賤族系

散漫故宗法僅存于野而有譜牒然則先王封建豈徒公天下而不私亦惟是分封錫姓敦宗重本之意于是乎存而輒近如歐蘇諸君子汲汲以族譜爲事其尋源合派固所以存先王之遺意也夫吾儒學問動稱一體苟人已物我之間稍分畛域卽匡合之功終局一膜況乎五世之上九族之下原同一氣而家乘湮廢漠不相關又安望其于六合萬品而聯屬之哉江右之有蕭氏也蓋歷來元以來世居吉水廬陵爲望族代有顯者其自吉而徙泰安也則自今宮保大司馬之尊人贈公始也其起家泰安而益增其重于吉則自今宮保大司馬始也其既貴于泰安而猶不忘夫吉于姓羣從歲時往還趾相錯于道則亦自今宮保公聯之也其合吉水泰安上邇千禩旁及五葉而輯爲譜系以詔來裔者則亦自今宮保公躬之也公通籍三十年由邑令積至今官河洛秦晉之間所至勛伐爛然今制府雲中提衡三鎮虜王頻首奉約束惟謹俾縣官寬然無憂得以西定甘涼東逐遼左又

東隱齋

卷之十二

七

東而討倭于高句驪皆公之威靈也不然者方軍出時而大虜稍動卽宣雲之精甲銳士安得從大軍在行間而東西之役又安能一意而愉快乎此皆公社稷之功然世徒見公之功而不知公所以有其功今觀公貴而不忘其所自生居齊魯而不遐遺江右處軍旅而不憚編摹以合族而敦宗本本原原其講于一體之誼固深遠矣惟公學有本原藩籬洞撤故凡所建樹皆欲合異爲同聯遠爲近以歸于一體他不暇論卽今制府雲中提衡三

東隱齋

卷之三

四

鎮三鎮將吏何止千計三鎮士伍何止萬計三鎮隸黎戎落何止億萬計而公以一人周旋其間以恩約結以法操縱之散則犁然百千億萬而合則歡然一家則公之所以治軍者固卽其所以譜族者也公綏靖邊隅功勒旂常國家崇報推恩帶礪之封方與三代比隆而兩地子孫繩繼相與修明敦宗重本之意于無窮又寧止如歐蘇諸君子徒存其說而已也

陸伯承制義序

今歲南宮舉士文大都貴匠心薄勦沫者然未放榜前余所見匠心之文則我郡陸伯承項切輿范光父樂之律皆其尤也乃范樂已入彀而兩君竟寘孫山外則遇合信有時哉深惟天之收才有未及其成者有及其將成者有及其大成者未成者過微天幸見在廊廡之間將成者才華鬱勃川至雲流揖讓升堂矣若夫入室之妙神游象外法借才融斷輪削鏤絕無痕迹非大成孰與稱焉大成之名談何容易有其才而不必有其學未成也有

東隱齋

卷之三

五

其學而不必有其才未成也有其才兼有其學而不必有其識則成而未大也才本乎天學本乎人識本乎養而天與人參焉少年美質連翩得意既不能屈首下帷砥礪鞭策以求其至老成宿學久困有司中不能不有所摧抑而外不能不有所趣舍雖負異才博學其識恒闇蹇而未耀于光明則何也得天者不勞得人者過勞不疾不徐非甘非苦惟養則識具惟成而未收則養完故曰參乎天與人之間者也我郡黃懋中馮開之皆一再上公

車始建鼓旗指揭海內海內賢豪莫不望風而稱
主臣夫當兩公報罷之日豈真有所遜謝不前者
而必需後舉則天意固可知也伯承才鋒礪發意
氣淵沉所爲制義洞筋擢髓抉精入微務以發前
人之所未發讀之者如游張公善權幽壑深岩之
間劃然天開萬象俱新毋論他名家莫與對壘卽
取伯承醉墨齋義讀之相去遠矣藉令伯承連翩
得意寧詎至是哉伯承倦游而還將出副墨授之
殺青欲余言弁之首余于文不能爲伯承役則舉

東隱齋

卷之六

吾越鑄劍之說爲伯承頌之余聞赤堇之精若耶
之銅風胡之冶百神之靈光燭九天價重連城匣
而藏之三年乃鳴夫然後陸斷水截指石開山卒
以成名于天下今伯承之劍成矣芙蓉之鐔紫氣
陸離風雷變化轉盼間耳讀伯承文者甚母曰神
物在茲而謂世無雷令司空也

書法雅言序

吾郡有項子京先生博物好古所收藏古今金石
尊彝法書名畫甲于海內而特以已意匠古法作

山水竹石好事者寶之如拱璧其書法亦自適雅
可愛所居有天籟閣世以比倪元鎮之清閟而伯
氏貞玄獨端精嗜書自晉唐以迄宋元 本朝諸
名家無不獄究而折衷之觀近世之易超纖詭宗
蘇米之途忘二王之矩著書法雅言用以尊正統
而分餘閏夫新聲易賞雅音倦聽凡在藝文無不
皆然而書家尤甚貞玄鑒別既精臨摹更力日書
蘭亭聖教序數紙真得二王用筆之正法眼藏而
後發爲是編可謂書家之臨濟宗而一切跳浪縱

東隱齋

卷之六

橫以自喜者皆野狐外道霍然汗下矣昔劉勰慨
文章之弊而著文心雕龍劉知幾痛史傳之訛而
作史通非其身有之莫能言書之爲用通三才垂
萬禩不減文史雅言垂之後世當與二書稱爲鼎
足貞玄少負不羈頃刻千言所至詞人名媛傾動
奔走絳帳之內絲肉雜陳有馬南郡之風而晚盡
謝去獨臨摹之興與道念並進其隻字落人間直
當駕文祝雨家之上吳越之間幽人韻士禪林歌
院一繪一書非近代名筆則位置無色而君家兩

擅之各足千古寧讓義獻同以書傳哉貞玄初名德純後更名穆字德純與待詔以字行畧同旦暮元良正位將備宮家侍書之選行且妙簡名流貞玄卽煙霞自信恐終當繼徵仲故事爲玉堂生色不佞且蓄廷珪之墨命管城子楮先生數輩遲君于瀛洲亭上矣

沈司李游燕草序

余向在史局嘗與年友顧升伯極論文章之變而于時文論之尤細謂他事他文可以才力學識用

東隱齋

卷之二

五

而惟經義深淺疾徐之間有童子之所可就而大儒之所不能竟者故文莫難于經義經義得解六通四闢世固未有能文章而不能于政事者亦未有能精于經義而不能修詞藝苑擅長吏牘者苟于此不得解卽才高學富必有倔强倨侮而不中程者矣吾高皇取士以科目列聖以後盡罷諸科而獨重甲乙之科固所以盡籠天下之俊而采其骨研其慮也故得人之盛于今爲烈其由他途者卽絕倫軼羣亦未免有倔强倨侮之態矣兩

人持此論相視而笑余請假里居丁未見升伯入闈心謂得人必多已而闈中沈侯來理吾郡一再接觀外恂恂而內井井心竊異之後升伯長安郵致同門錄得侯文數則讀而心尤異之益謂升伯之言信也里中有問業者必舉升伯錄與侯數則爲訓以爲大雅卓爾而尤以不多見爲恨余門人屠生襄孫一日持文數十首示余余讀之曰華而不綺精而不鑿典則懇至而不膚不險此必我沈侯文也問之果然余因笑語之曰向與升伯持此論且欲以相古今文人與今日海內之作者庶幾得之文字蹊徑之外然則茲刻也寧直爲時執之型準哉

王震澤稿序

制義之盛至今日可謂窮工極變無所不有矣以不佞所窺同籍諸君子應制之言字挾風霜筆含風雨藉令兩司馬屈首博士烏能駕其上者而世儒不察或見以爲非毘陵海虞家法不能不心悻目懾疑且駭者半矣不佞亦安能家置喙顧惟當

東隱齋

卷之二

五

今士大夫皆投筆而修羽檄之業蓋兵今所急也則請以兵喻古司馬法不亦兵家尼孟哉然後乃有四衡魚麗又後乃有八陣六花縱橫變化曷嘗尺寸寸爲也如必古人之法然後可則彼木罌囊沙何所祖述絕幕空庭之將何以云不至學古兵法哉愚嘗爲之說曰兵無論奇正斬于破敵文無論古今斬于得解苟其無當雖黃帝之握奇方牧之十五篇宓義氏之六畫猶以爲芻狗遺廬也而何有于毘陵海虞哉然則今日之文體非我二

東隱齋

卷之二

三

三兄弟能爲創不能爲襲也機有所必至勢有所必趨固不能尺寸寸而毘陵而海虞也豫章王孟箕與不佞同出焦先生門聞不佞言而賞之乃出一編示不佞曰此余所爲制義也其子所謂尺寸寸者時離之時合之子其爲我判定而授諸副墨之子不佞受而一再讀乃益信余說之不謬孟箕才無所不擅而不爲才使法無所不按而不爲法縛當其神情所到僊僊乎如宓妃玉女蹁躑隱見絕非人間耳目之所及則所謂尺寸寸時

離之時合之者正以謝朝華而啓其夕秀也孟箕樸茂退讓身若不勝衣乃其文采瑰琦凌轢古今如此今且借仙鳬于赤城天姥之間俗雖窳陋出其緒餘拊循而潤色之異日望氣者謂赤城之霞增而麗天則孟箕之政成也

曹司理德政錄序

古者士教民養愛養休息之外所以提撕整頓之者皆刑官事故曰明刑弼教則執法之吏非端以苛察爲聲已也國家郡置李官託之三尺撫按

東隱齋

卷之二

三

激揚之寄于是取衷故不獨法律爲用而察吏治課人材一切甄敘之事皆理官輕重布之輓近頗視教化爲迂闊不競于治之實而競于名即賢者爲李未免以刻覈爲舉職于法務周內而詘平反于士務峻絕而少品藻刑不中率化何以成不能服民心何以得士心乎大洪曹公之理吾郡也五年子茲矣所獻比無筭其殿最之吏治與網羅之人才不知其幾乃無不推轂以爲明允循良第一而庶士庶民又交口而頌之積久而縉紳衿弁之

歌咏與里巷田野之風謠囊而成帙大要皆服其持法之衡平燭隱之膽照而尤美其尚仁恕陶才品而鼓舞歡欣之不倦真所謂刑罰教化合併爲一庶幾所云士制百姓于刑而隸民彛者也余觀公其貌冲然而自檢嚴其度整然而接人務自下以盡其情臨事未嘗盛氣疾言而執法一毫無所假借斷獄爰書不厭精心審克而大指主于寬恕聽棘舉帷之暇所至蒐其才儔品其菁藻加意翦拂士有負奇懷璞于衆中拔而弘獎之居平與文學博士蓋未嘗數數然而值部試之日或淹抑不自見公往往陰爲薦拔之士多有得公賞譽遂脫穎去于是士之受知者無不人人感奮而公實未嘗引以自重蓋公知理官之職隆典折刑本非二事故下若俗吏之酷烈武健端其力于刑之中而燕視禮教又不肯如能吏之緣飾號召用其心于刑之外而務廣桃李宜其民俗士風一時顧化也今天下民之難治士之難馴在在而有顧以督責繩民而民愈以梗功令束士而士愈以玩如公者

不勞而理則刑與教合而不分之明驗也異日者進而立言路爲聖明陳說清濁致治之源用襄有道之長海內且興雅頌以繼響于三代矣

褚司徒從政績錄序

歲丙申夏五不佞奉宣綸之役于淮西時大司徒褚公實總漕務不佞因覩新河叩公河上曲折公纒纒言之因旁及朝家兵食諸大計無不手指掌而口河懸也不佞蒿目時艱久念非藉才如夏忠靖劉忠宣輩何以勝大肩故見公不覺心折公又出所著從政績錄命不佞弁簡端不佞讀之皆公佐將作董儲開府中都時奏牘公移也其填洛以前別有錄故稱續云夫世之倚才甚急而才之得全實難才之出也天畀之其成也事鍊之其用也識主之氣張之而又養濟之負卓犖非常之器而敗歷淺諳練疎懼其勇而不合節也稟既絕倫身更事變而主持無畫一之識揮霍謝蓋世之氣尚虞其緩急失措而當幾或不斷也有才矣更事矣中有主而外不怯矣而苟不足于養則見謂孽

畫而不免于露才見謂堅持而或搖于羣碌于事亦未足以濟也以不佞所覽觀先朝諸大臣如夏劉兩先生輩其行事載諸國史其議論具諸家集以前言責後效持券不爽行河則河治主計則餉足秉樞則威伸域外贊化則功在斧晨此寧獨天賦不羣其涉歷而養之非一日矣故曰非材實難材而得全實難世豈無手削百牘坐答五版筆搖風雨字落珠璣者顧可言而不可行此說鈴耳亦豈無慨慷任事艱險不辭竭蹶以赴國家之

東隱齋

卷之三

事如恐不及者乃志所欲爲口不能言口所欲言筆不能寫此石因耳公集具在指次有遠于情實者乎稽訪有迂闊泥古而不中肯綮者乎胷中之奇有約結而不盡宣于椽筆者乎執所言而徐驗之有不一一懸合者乎固知根于所養者深不直以才雄一世已也以故諸編中即重有所節縮深有所自信而不激不隨從容以觀厥成居內而塞帑施之百寶居外而消蜚輓之千變此其勲伐寧讓忠靖忠宣旦暮聖明卷焉南顧虛台衡以召

公公益矢謀猷入告於平臺便殿之間其建白當寧止此哉

中弁山人遺稿序

文人之以一家言命令當世輝映千古者雖其才實天縱而所以老其才而收其名者亦天成之蓋文人往往少年氣盛不耐事筆端卽橫溢而多空語無涉世實境非遭患難摧殘寥落之已極然後發爲文章一寫胷中之不平不能窮工而極致也然文人于患難之中又往往不耐憤或鬱鬱不得

東隱齋

卷之三

意遂自傷其天年不及老其才以竟其志于文則所傳斷簡殘篇亦復不數數惟負才觸禍放廢之後而神情無倦發爲文章愈老愈熟斯可傳已古之作者如司馬遷韓愈柳宗元蘇軾所謂窮而有年以老其才者也如賈誼禰衡楊修曹植所謂窮而無年而未老其才者也斯二者皆天也近代文章家其才大而名尊苞舉廣而雄霸久者無如王司寇元美其少逢家難跼伏累歲卒踰六袞位八座而文集其大成則人固不可以無年于文不益

信哉中弇山人者其仲子王房仲也房仲白晢軒
舉亭亭物表氣甚悍而意甚遠余所見其制義皆
絕去格套而軼羣超乘者間爲詩古文司寇每稱
之卽起居家牘司寇嘗丹鉛賞譽令天老其才所
就何可量突遭摧折脫身歸里苟能自寬以有其
年從容以著作自娛痛定說痛江山風物草木蟲
魚何所不供其抽揚窮古極今聖賢仙佛之所未
發裨官百家之所不載何所不託其鼓吹其所就
又何可量乃盛年一跌并其身而俱盡故篋所藏

東隱齋

卷之六

三

生悲君之才之奇不勝人琴之恟因

刻而序之讀者其勿以茲集而盡君

可也

陳學士先生初集卷之三

秀水陳懿典孟常父

子婿曹憲來原名仲麟校

歷代名臣奏議序

自昔名臣所以輔世匡時疇不資于論建哉顧其言非苟而已積誠已久而情格于未通則言擘畫有素而事觸于當機則言視國之利害君之淑慝真若疾痛之不可忍而衆憚于先發則言故其言往往明白剴切合窾係而當事情能令人主驟讀

更隱齋

卷之三

之而恍然心動再讀之而犁然背背即或慷慨激烈傷于過慙然皆出于愛君憂國而非以自發其牢騷不平之氣故一時或不見信異日必知之賞世不獲試後世卒行之則何也惟其稽積講求非一日而發憤非意氣也夫誠則必動確則必行切直而憤激則終必見諒自周秦漢唐以來名臣奏議之可傳者其有不踈斯道者乎試取讀之何其諄諄懇懇不夢肆也蓋古人告君非中心之語不敢聞于上非確然之畫不以筆之書非萬不得

已不欲以引繩批根之說唐突乎天聽此非但告君之體宜然而挽回救正之機正在于是不然九重一夜烏能遍山積之牘窮畧衍之旨乎軌近世此義不明進言者立名抗節之心每勝於定國正君之心于是斬于暴直不斬于悟主斬于駭衆不斬于中窾斬于逞辨快志不顧夫傷元氣而失大體連篇累牘稱引枝蔓卑者掇拾書生故篋以滿志才者鉅釘秦漢字句以求工拘于對偶務于橫肆官品不遵當代而引古制典故不覈本朝而述

更隱齋

卷之三

迂遠君前而或不稱名瑣鄙而或不避穢甚者巧詆直攻怒罵慨歎所不可施于執友而以瀆于君父之前其去古人奏議之意遠矣夫不務至誠以感動而以空言爭非所以爲忠也不通達諳練於平時而以說鈴勝非所以爲用也借綺語臆見雕恣奏牘之間而不顧非所以爲體也往韓司徒令李夢陽作奏章而諭之曰此不可多多上覽勿竟也此不可文文上勿解也先輩用心如此當是時康陵業已回聽而持之太激卒失事機則非言之

罪也此真進言者之法也故因名臣奏議之刻而併及之庶幾補衮批鱗之一助云

撫淮小草序

海內大勢以江河爲界限故稱江南江北河南河北而淮又介于江河之中淮揚四郡以及徐滁諸州雖隸于南服而實稱江北其形勢襟帶江海綰轂黃淮古來號爲重地以其控制南北爲天下樞也我明受命高皇帝肇基于此迨後兩都並建而鳳陽尤號爲中都設留守豈徒以湯沐東隱齋

故夫亦謂祖陵爲國家根本漕渠關京師

咽喉淮徐安則南北之勢合卽四方有變可恃以無恐淮徐動則南北之勢隔卽海內晏如不能以無憂故撫淮必州重臣而軍府尤以鳳陽爲號意居然可觀矣邇歲以倭警析漕于撫旣又因漕梗仍合撫于漕其端撫也重在扞南北之衝其合漕撫也重在通南北之絡要之合者爲長計爲舊制也備吾李公之乘錢于茲也始單開府已總漕撫稱督府于時淮徐之間眷眷多故因備倭而增兵

餉動以數萬計河患幾更治河而役夫動以數十萬計中貴人出莞利權千里之內真州維揚彭城相望暴置三稅監之下虎冠而噬人者各十百餘人加以歲之不時人人皇皇仰屋而歎草澤困而生心大盜累起每以權採爲辭公念茲土爲天下動靜之首茲土之民情爲四方安危之倡身任封疆而不以利害得失之故窮愁怨歎之情爲聖主痛言之非所以達民隱也苟言之而不中實與可言而不可行或有所隱伏避忌而不盡吐與失徒責望于朝廷而不拯救于疆場有一于此非所以明不欺也故凡有所見必言凡有所言必覈真吐露而無不盡其辭危而皆實語其氣直而皆朴誠陳憂亂之言卽盡消亂之策盡消亂之策卽行救亂之事上于公言雖或俞或格而神聖度越尋常能不于公久益相信哉惟上信公之深不拘局于形迹故許公乞身而委任之天語獨切條奏之俞旨獨多如彭城諸無賴中外撼之不動爭之不得而獨以公言伏其辜惟公感

上之信不引嫌于去畱故求代之章時有而任事之精神益自發舒蓋上下之所交相重者誠獨注于南北交會之間也公奏草積而成帙皆關天下大計其云小草公自道云爾余觀公之材力勲名其與韓魏公之鎮陝張方平之定蜀可以並稱然魏公之功畧而世或短其不能文章方平之鎮重擔荷而諫用兵一疏猶假手于子瞻猶未及公之見事風生若是其淋漓而雄快也古人事業半載奏疏有如公者乃可與古人並傳不然卽摘藻如吏隱齋

卷之三

王

春華曾何益于殿最矣

王觀宏越鐫序

越鐫者參知怙雲王公梓其詩若文于浙署而名也公著作其富所至有集如蘭江草楚篇甚盛茲集詩文各若干卷不盡作于浙而總隸之越志越刻也公蒞浙泉省會事繁又兼攝數篆督汎巡方往來如織而周慮精敏案牘如山無滯無實無一事不爲地方計久遠者每歎服公之才而又出茲編相示余受而卒業焉益信公才籠罩古今文學

政事兩擅而兩極其至者也夫物必有至乃合天則故曰聖人人倫之至規矩方圓之至文章之至亦曰聖品亦曰規矩蓋不易言矣乃世之能臣良吏或惟不嫻于詞借言雕蟲小技壯夫不爲而文人韻士又往往流連文酒疎脫自喜而于政事不勝鞅掌若此者皆偏枯之局堂廡之見而非其至者也天下無不學無術之政事亦無授政不達之文章詩書所載甘棠採薇禹貢洛誥諸篇皆古大臣身所經畫手所發揮當其時山川郡國草木昆

吏隱齋

六

蟲宇宙之間景開色新有不勝其爛熳者政事如斯孰非至文其詩其文經緯文武位置方域後世立言之徒摹聲倣句固以爲取材之譜牒立功之輦筆畫指注尤視爲輔相之津梁文章如斯孰非實政韓退之歐陽永叔蘇子瞻弟兄詩文隨其宦轍所至感物觸事皆能寫其心之所欲言身之所得行者至于條議當世之務井井鑿鑿尤有味乎其言之雖後之論文者或軒之兩漢之前或抑之六朝之下而終不敢以爲非至也此無他諸君子

學術皆淹通有本且各稟命世之才留心經濟所爲詩文皆發于憂時救世不以絺章繪字徒取文人之名故也語云文章經國大業不朽盛事然則文不闢經國者不堪不朽矣余在詞林二十餘年每思以此自勗而根鈍性懶不能遍走四方訪究中外邊海之故網羅聞見以成一家言何幸當我世而得巨麗之觀于公也公起家薇省宜在環

東隱齋

卷之三

三

具蘭江楚篇中茲來治越車不停輓坐不煖席建威銷萌軍民並受其福而賈其餘勇題咏酬答大篇小言諸體畢具漢魏三唐之音兩司馬八大家之法皆以古人供我用而我不爲古人用此寧獨才穎濬發夫亦生平博物閱覽書無所不窺故實形勝無所不蒐討思路無所不窮用是橫身所履橫目所覩若出夙構而湊泊天然也余誦公詩如登秦望視舟師諸什想見公緩帶臨戎洗兵清海之意讀武試二策覽萬言與嘉區十二則胸中

武庫何啻范文正數萬甲兵宜其勲猷所至爛焉焯爍吏士夷戎無不改觀易聽者所謂有用之文章卽文章卽政事文苑名臣不必各自爲傳孔門求仲游夏猶未免已分科遜讓矣公望實蔚起開府秉軸潤色太平當不止在越而高文巨帙日新富有越亦寧得而盡公名山之藏余以越人聊爲論次如此公其以余爲管窺蠹測哉

土苴編序

客歲余從公車之役論交莫市卽未能盡讀天下之書盡相天下之士而物色造請之所及海內賢

東隱齋

卷之三

人

豪所心折而虛左者幾人所雁行而肩隨者幾人益信我里之多才也籍令吾黨諸君子一時共建旗鼓長驅而前中原之士必當辟易相避卽禦兒港上十輩兒郎足鞭箠寓宇矣奚待六千君子哉故不佞雖報罷而落魄自豪者猶恃諸君子餘靈捲土重來終當效一隊之用也歸臥滄江方且尋俠客劍士相與談張雷故事暫解胸中牢騷壘塊之氣而故社友戚嚴兩生儼然造焉勞苦休畢手

一論示余則兩生僭儔輩爲垣而盟者之衆也雖
機纖豈約奇正長短言人人殊總之不棄陳吻炳
炳煥煥自成一家言可以稱雄擅霸者也亦之通
都大邑益令天下得親瑰璋奇麗之觀就李一獵
上且將相驚顧以爲如赤堇之藏風胡之冶出之
皆噴風雷而亘牛斗運之皆截駭兕而挾浮雲相
戒不敢當敝邑之前茅矣兩生聞余言遂相顧起
舞爲請曰請因足下之言益努力以六籍爲鋒諸
子爲鏑左馬爲春班韓而下爲鐔竺軋雲笈爲鎗

東隱齋

卷之三

七

苞以元氣鼓以橐籥淬以清冷之起鍛以鑪錘之

工直之無前舉之無上茂先爲之失色雷令爲之

鼓掌詎不大愉快也哉余因次第其語以弁之俾

卷帙之上龍光隱隱陸離起也

籌邊移稿序

國家威德翔洽四裔咸隸于象胥北虜雖倔強時

爲邊患至莊皇朝遂請比于外臣當時持議者

豈不爭言虛中國以實夷狄長瓊裘憑陵之勢消

介胄敢戰之心虜日驕而我日挫驕則難制挫則

難振一旦突起何以應之此非直攻款之失蓋深
憂忘戰之害也乃主議者亦曰或可保十年無事
而及時以脩戰守我十年生聚十年訓練甲具庫
盈卽虜倏變不足慮此非獨稱款之利固求預養
其戰之力若然則言款非便者不必以罷款爲便
要在不因款而忘戰言款便者非必以廢款爲不
便要在于乘款而備戰總之爲封疆求可久之策而
已貢市之開山右與雲中上谷竝肩其事大庸雖
住牧雲中而毳幕去偏雁三關一望非遙板升之

東隱齋

卷之三

十

衆皆中國通逃築室耕樹互市時與虜雜而入市
窺我之虛實動靜日夜教虜以無厭之求索無端
之賄要挾邊吏若不深惟遠計一切徇之苟幸月
前無事款市畢秋防竣卽緩帶而嬉不問兵食之
登耗不察險阨之凌夷雖有軍府之申飭閱視之
殿最目爲故常以空文塞白如是則虜必輕我而
生戎心我不得不媚虜而增撫賞撫賞日增不得
不殷削于軍興而濫畧于備禦邊事安得不壞而
款何可久也趙大夫之治兵岢嵐蓋自太原守高

策遷領邊道大夫守太原民事之外卽留心邊事
習知山右沿邊形勝與諸虜情形迨分憲臨戎益
求所謂保塞安邊計念偏老與大虜僅一牆之隔
套虜止一水之隔固不敢浪言戰而破款亦不可
怯言戰而特款欲款之固必在我有可以守可以
戰之具而後虜不敢輕我虜不敢輕我而後故額
之外無所要挾而不增如此而款乃可以久而不
壞乃首條十二事上之制府中丞制府中丞咸歎
服大夫言爲鑒鑒至計次第如大夫言行之大夫

東隱齋

卷之三

上

益自奮發躬歷諸路相度衝緩勾稽籌機調劑本
折與夫添戍守易將街廣城堡選智勇之算先後
所上公移累數萬言既得請皆銳意力行不避勞
怨務以洗因循之積習而脩綢繆之實事將吏覩
大夫拮据苦心皆鼓舞踴躍以求稱固圉宣威之
意八年間諸務爛然畢舉虜歲入貢市見內地備
禦其嚴詢譯者譯者告以趙兵使日討軍實狀虜
咋舌驚用是故額之外一毫不敢有所加而大夫
又精心提衡斟酌于其間歲節省數千金積至于

今節省且幾十萬金上之幕府用代司農年例夫
款之弊惟恐虜貪難厭虜衆生齒日繁勢必至于
增額外以彌縫之長此安窮而大夫乃能節之于
額內而醜虜帖然者斯不亦居平備備預伐狡謀
之明驗哉嗟夫世豈無閑居發憤而談當世之務
者慷慨論列務縱其筆之所欲到而不顧其力之
所未及惟夫身當一面成敗利鈍落筆爲功罪之
案一語少不售人卽執券而議其後而欲言必可
行行必可久斯亦難矣然款貢之策寔鑑川王司

東隱齋

卷之三

三

馬堅持之卽王司馬初建議時亦不敢謂羈縻之
術可以畢世而無患止欲思得真心任事者因款
虜而內備備不肯徇虜之所欲乃可久有如趙大
夫之心其有當于王司馬乎惟有王司馬而後可
以操戎索亦惟有趙大夫而後可以堅虜盟創謀
固艱善守亦不易後之覽者其毋以公移而忽視
云

范光父四書程文選序

吾黨譚執皆以衡文爲典則而風藻則取于墨卷

居恒各極意詮次丹鉛而藏之而光父所編纂最善凡先輩之題評與吾黨之標識一一鱗次臚列而時折衷之以獨見其收藏搜剔之廣如米元章之書畫舫倪雲林之清閨閣三代尊彝金石無不有也其鑑定位置之精如昭明之文選孫過庭之書譜去取褒退不失尺寸也其抉發作者之旨援新領異如向秀之註莊杜預之癖左卽作者不自知一言剖出劃然天開而日朗也蓋光父之精心事事如此而于此道尤注意焉用是吾黨所裏兩

更隱齋

卷之三

三

家言往往或離或合各散佚湯惠不可讀而光父筭中之集獨收其大全其令商也進商諸生而敦誨之間出二編示諸生商諸生相與大駭業請墨卷詮品付之殺青又競爲梓其程文選墨卷之行光父自序甚詳而間郵致其程文選命序不佞不佞憶與光父苦心此道非一日向吾兩人與二三兄弟尊程而亞旅硃墨其尊程也又重成弘前而附離以正靖隆萬之間卽雲蒸龍變稍漓本始猶在所殿意豈不曰聊存先民之遺意以挽回靡俗

乎乃風世則勤而逢世則拙值個偃蹇幾遭按盼幸大雅先生猶于驪黃之外賞其樸質則吾黨終得力于尊程可觀矣乃邇來彫績滿眼競趨險怪毋論拾瀋循聲之輩幾于牛鬼蛇神卽綉虎彫龍之才振華啓秀使人一覽無復餘味此寧止文體士習所關其爲世道憂正不淺自不佞居長安耳目所得囂凌睢恣之事不可勝紀大都議論務漢刻而昧大體操趣喜標榜而蔑檢押上以爲號下以爲習一切皆出于好奇而不可枚舉若文體則

更隱齋

卷之三

四

更甚因思國家敦龐渾厚道化翔洽莫過成弘朝而人材風俗士習文體俱最稱雅馴至今讀其所刻程文猶可以想見熙朝光景蓋惟無好奇之心也以此爲鵠豈但爲商士指南其示海內以太輅椎輪之範所挽回寧止文字間哉是編爲文若十首始于洪武丁丑終于萬曆癸未未以後禮官條議錄文純用墨卷勿代飾卽有刪潤非其實矣故不錄讀者其慎尊程而重成弘之本旨云

螢囊閣集序

文章與時高下代各爲體人各成家如必尊古而卑今拾吐而學步則六籍之後何以有秦漢唐宋三百篇之後何以有騷選而唐又何以有初盛中晚也蓋自嘉靖中王元美自負其才目攝一世欲摧抑晉江昆陵之輩而駕其上乃恐天下不我信而李于鱗氏出稱文必先秦西京詩必大曆以前有一字一句不類者卽汰去以爲不及格元美遂以身下之招齊輩宗吳七子之徒推爲盟主于鱗益自矜以文統自居數十年來海內靡然從之士更應齋

卷之三

五

大夫陳文遂無及東京者稱詩無及中晚者顧惟于鱗句比字櫛刻意摹擬庶幾似之然獨秦一篇高華峻絕尙累牘卒業不勝飽飮矣若元美之集其詩律固王初盛間出中晚其文卻春容大篇氣韻翩跹半是子瞻步驟固未嘗鼎傲秦漢也奈何尊王李者務以緣飾相高事本常也而參合于奇情本平也而附離于感情顧頗矯揉率爲不必有之言談不必有之境彼自謂此胡寬之營新豐而識者固窺其爲叔敖之優孟矣余嘗持此公案

東應齋

卷之三

二

與談執者相楊推謂立言之道與孟氏論氣同由情吐者卽謂之生不由情吐者卽謂之襲生從天者也襲從人者也生之妙至于日新富有不求合法而自無不合襲之弊至于外腴中枯神之不存法將安傳近得車子仁大夫瑩囊閣集而深有賞于心焉大夫稟才既異托興尤遠通籍二十餘年宦迹遍燕吳九江八閩之間其山川之勝風物之佳麗與詞人墨士之雄長皆收而佐生花之筆所至唱和題咏動輒成帙詩有古選近體排律絕句文自序紀碑銘志傳以迄雜著對偶體無不具情境無不寫音調無不合節而成響未嘗字字句句乞靈漢魏借面六朝分剽馥于三唐而置之古詩中幾不可別也長篇短牘金石之刻家庭之譚游覽之作語皆實事文皆實情無不可對之人言卽無不可筆之紙上豈與夫曼衍虛恢不論情理以相而謬者等哉當大夫起家時王李之擅盟正盛結紳先生靡不稟受約束非尋盟者卽黜之大夫雖與唱和而獨以大雅自持且大夫產于楚楚之

君子氣強陽而難柔音易亢而難馴而大夫獨不
受變于其俗大夫雖早達然亦嘗驅車羊腸九坂
投荒塞下悲歌感慨以無聊不平之情發悲憤熱
望之語有不期然而然者而喜慍之意匪但不形
于色抑亦不形于文字之間斯亦難矣世每嗤文
士爲輦悅無益殿最而詞人又自誇爲麟鳳之不
可少不佞則謂輦悅之文巧而其用小麟鳳之文
奇而其用遠若化工之文百昌萬類菁葱華實極
天下之觀而濟天下之用則惟六籍三百篇爲然

東隱齋

卷之三

七

沈孟威制義序

不佞已卯前讀尚書口義卽知秣陵沈孟威以小
友誼頡焦先生聲名滿海內矣每制科書出未嘗
不竊惟焦先生沈孟威何以尚落落也迨己丑而
焦先生大魁天下始信陵陽之璞剖卽連城今壬
辰而沈孟威遂出焦先生門益信不有卞氏離夜

尤在前希有不接盼者也深惟己丑以往凡南宮
之役焦先生且儼然在兩陣之間與我輩旗鼓相
向大將軍未大拜登壇偏裨安所歸命乎則雖肩
奇如孟威其落落無恠矣又何有于不佞也不佞
以同門故益得習孟威孟威古文詩賦在而京大
曆間絕無模擬痕迹每讀一過不覺意消至于制
義家言則又匠心入神斐疊錯落當其得意處筆
墨淋漓意象滄宕驟讀之如鉅鹿昆陽之戰雷霆
虎豹震蕩天地無不人人失色者也再讀之如靈
光之殿凌雲之臺雖晶瑩鉅麗若神工鬼斧而引
繩削墨不與毫釐尺寸者也細讀之如臨濟曹洞
汗下拂豎標新義于言外照本體于域中可令石
亦點頭者也夫業無兩擅才有偏長毋論古昔卽
我朝諸名輩如北地以蒼雅信陽以流麗濟南
鄒瑯立幟于古文毘陵震澤主盟于制義未免偏
霸有餘大成未集合孟威今古兩家言讀之不可
以得其大乎夫以孟威而事焦先生其參陪雁行
則元禮孔融其執禮門牆則晦翁元定不佞竊用

東隱齋

卷之三

大

自序矣

重刻埤雅廣要序

埤雅二十卷宋陸丞相佃撰述于熙寧元豐間以上之神宗初進說魚說木二篇後廣爲物性門類積久而成埤雅其廣要增至四十卷則皇明天順中蜀府護衛千戶牛衷奉賢王令而推廣之者也余年友孫孝廉成名承大司空簡肅公家學絕好紛華耽情圖史家殖蕭然而間有癖本秘冊竭蹶構求其于茲編校讐刊訂積有歲年今于戊辰歲暮

卷之三

七

才弘範重付剞劂用廣先志而問序于余余交孫氏三世簡肅位躋八座產僅中人孝廉昆弟負瑰異而敦素尚諸孫皆翩翩雋才而孝廉父子注意博綜尤在世俗所厭苦難窮之學卽茲編之梓寒暑不輟舟車不倦家人產不問而研精殫力以就之良亦勤矣序何可辭序曰爾雅一書列于十三經之中儒者又從而註且疏之夫亦以釋經之用其重不減于經而名物器數其非心性外無所關涉之麤可知也易言多識以蓄德而夫子論詩亦

曰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夫精微莫若易而夫子提一貫非多學猶然不欲空諸一切而何世之學道者遂欲託言名理而盡掃博聞格物之功哉余師焦弱侯先生曰爾雅津涉九流標正名物講義者莫不先之昔人所歎謂數可陳而義難知今之所患在義可知而數難陳孰知不得其數則影響空疎而所謂義者亦無自見故舜稱玄德而察邇言明庶物仲尼弟子豈不問性與天道而史稱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後世尊爲七十二賢卽夫子

卷之三

七

論學志道據德依仁可謂純備矣而必終之曰游于藝游如游水水之波流曲折無不涉焉而游衍于其中水始爲吾用而不與之俱溺是蓋玩物爲習格物爲游其不可以喪志之物而并廢致知之明矣爾雅雖訓詁之學而通儒名賢往往演繹之經籍志自劉歆李巡郭璞而後無慮數十家陸佃所著尚有爾雅新義爾雅貫義各若干卷于此見古人學問真實非後世所易及若廣要成于朱

郎之好書牛弁可謂材官之鄉校矣按蜀母昭異有爾雅音畧三卷唐李商隱有蜀爾雅三卷則益部山川先後映發原與是書有緣乃當時蜀邸曳裾相與揚摧微義禱綴奇字諒尚有人而牛列校遂附名于不朽良亦厚幸顧設無孝廉之寶重茂才之繕梓蜀道艱難舊本漫漶何能令茲書流布江南文物之敷煥然一新哉余因是而有感焉訓詁盛于漢唐註疏何啻繭絲自程朱之學行而註疏誠自陸子靜王伯安之學興而傳註又若誦然吏隱齋

卷之三

主

藏無不盡出而求如虞世南劉貢父之徒實未之却則得書之易而讀書之少今古所通患也因茂才是舉而及之以與藏書者共勗云

湖廣鄉試錄序

代

皇上御宇之二十二年歲甲午復當比士期先是廷臣條議京朝官典文衡或言便或言不便事下大宗伯大宗伯總衆論非廷遣莫能重簾內之權奏報可于是湖廣巡按監察御史某仍以故事請上命臣某偕主事臣某往臣竊自循省起

卷之三

主

諸生兩爲縣令簿書鞅掌久離故業昨幸蒙召傳掖垣所領法比所司封駁而又觀四方災稜邊隅多故兵驕士玩議論煩興主上鯁鯁憂治雨露雷霆非不交發而卒不見衰止每欲因事納忠少效欸欸媿積誠淺無以回天故業匪但離而去之益非其志矣乃一旦被程士之命而又程士于楚楚才數也又爲世廟湯沐之鄉埒于兩京兆臣不閑于文又久離不相習何以稱薪類豐芑之

旨然而不敢辭也苟爲國家多得貞良

不貳心之士合衆以動。上不猶勝于一人之輶
恍乎既入境。凡諸綜覈稽防御史。既悉且虔。與提
請某監試某外爲政矢之曰。凡在外者無敢實也。
而臣某則暨臣某與所遴聘某內爲政更矢之曰。
凡在內者無令漏也。于是合提學某所彙士三千。
有奇三試之。遵故額取九十人。錄其文以獻。文悉
仍諸生言。不敢代爲飾。示勿欺也。乃進諸士而告
之曰。往驛取弁言類。稱引山川連類物產。或取質
其鄉先生。楚爲南紀。苞孕靈異。霸視海內。迨我

東隱齋

卷之三

三

世廟龍飛江漢。太和之封爲岳。衡。五岳之上。
三湘七澤益增巨麗。何論往昔。此雖抽左思累歲
之秘思。具茂先博物之遠識。不能揚厲其凡。况臣
之陋乎。獨念臣伏在赤墀交戟之間。以言爲職。
今者奉命程量。楚士亦僅以言夫言之爲物。本
乎心而徵于事。有根心之言。然亦有違心之言。根
心之言可言而亦可行。違心之言可言而不可行。
國家功令士必通經學古。闢先王之訓。明當世之
務。故試之經義。試之論表策。必合而後得。雋今觀

楚士文抑何其洋洋纓纓也。與之談四子六籍。無
不根極理要。洞徹抉髓。備先所已發。固闡繹之。卽
儒先所未發。亦未始不聞得之也。與之上下今曩
權衡載籍。無不含竹素于形內。挫萬象于毫端。二
酉五車不足儷其富也。與之商國家之利弊。條
時事之失得。又靡不循委答源。覩指識歸。鑒鑒乎
矢賈生之畫吐晁錯之奇也。臣則伏而歎曰。高
皇帝之所涵育。肅皇帝之所興起。楚材若是其
盛乎。臣與諸臣竭其目力。應接不暇。卽限制額不

東隱齋

卷之三

三

能張彌天之網。以收之而援其雋異。庶幾械櫟之
遺。或足稱任使也。者顧臣所得于諸士者。與所藉
手以窺諸士之用者。孰非言哉。藉令諸士之言皆
根心而可行。陳詞不媿其親身。摘文不踈于致用。
今日譚經術。矢謨謀于寸晷尺幅之間者。士也。他
日涉世。漂行肩大樹奇行之終身措之當世。卒無
負于先資之言者。亦士也。則豈惟足張楚將鳳
家重得楚士力。臣亦與有榮藉焉。不然者。徒工其
筆悅習于揣摩。務以趨好投時而止。則雖仁義道

德之詞皆違心而出已不勝其背馳矣况予服官
膚寵日夜行乎羶之途而耳目淩于競之境寧止
素羔雁之言爲弁髦爲芻狗方且以博聞醜辨濟
其奸而文其僞始肇悅其辭後肇悅其行前之端
摩以趨主司今之揣摩以趨貴賤世尚通則集如
魏世尚名則取如射世尚詭譎則難知如陰陽不
測如鬼神逐利若陶計之算而籌國則舌橋然而
不能舉鶩榮若孫吳之兵而應變則足縮然而不
能前士如此卽在平時伎倆將立窮以爲舉者羞

東隱齋

卷之三

三

况今天下不無事矣赤白之囊交馳公車之牘山
積祝融玄冥之災疊見士一朝通籍爲策任使惟
上所命脫使乘一障綰半通之綸何暇禦侮止亂
進此而寄耳目條便宜何以仰贊石畫又進此而
乘旄持斧彈壓一方又進此而論思贊化參與帷
幄其責愈竑其報塞愈不易而徒以機械緣飾之
術應其何以彌縫而不窮卽舞智善權彌縫一時
久之未有不卒露而遭世大詬者爾多士獨不觀
楚之近事乎長沙江陵文章術數脾睨一世而今

竟何如則言而違心其弊至此可懼也臣竊竊
每自思進言易中窳難以言市聲易以誠動主難
故上一封事未嘗不躊躇反覆心口自語曰得無
非中心之譚與得毋恃虛憍之氣與得毋過則激
而卑則徇終爲說鈴塵飯與故今者程量楚士亦
惟從其言而妄意其心務收其懇款者朴茂而無
飾者而枝蔓藻績者必決然去之言之爲物真贋
兩岐真之端一而贋之端且千變而萬幻故臣願
與楚士交相勉也言與心一則士無負臣臣無負
吏隱齋

卷之三

三

國言與心違則士爲辱臣爲辱 國臣卽善祝
終始無能越于言爾諸士其永矢之哉

黃葵陽先生宦稿序

今天下文體日獎屢煩功令申飭甚且摘句字而
厲禁之彈射之而正始日遠風靡益熾豈真世變
江河而不可挽耶則以先輩之典則非但成弘久
置不講卽隆萬初年其所稱卓然大家者亦未嘗
標之以爲式也徒曰平正平正乃賞才俊者未免
雜收夫佻巧衆且以主司爲不信務釐正者又進

陳君而當平正則衆且以主司爲不明而何怪乎
文體之難正乎不佞嘗謂欲正文體必懸鵠非真
登大雅之堂者不足以爲鵠也又必賞駿非真中
和鸞之步者不足以言駿也吾鄉學士黃先生起
家隆慶首應崇雅之詔鄉會諸卷迄今傳誦每
課伯子履常仲子履素及惟中問業之徒時手制
義津津揚推多所著以爲式三典文衡衡文莊重
典雅爲一時冠冕伯仲咸奉先生之教伯子弱冠
登朝仲與先生印可陶鑄者又十五年沐浴大雅

更應齋

卷之三

三

縱其才情博綜煅煉一洗輒近陋習而含意題外
韞奇毅中以成弘之法按之而無不合以隆萬作
者之旨按之而亦無不合以先生之精神法度按
之亦無不合先生且暮期仲且紹我業乃先生竟
捐賓客而仲乃手編先生宦稿併諸衡文而授之
殺青不佞受讀而深歎微先生之文不足爲文體
正鵠微仲子之篤信不逐時趨不能表章先業而
張之也藉令主司懸先生之文以式浮吾知上士
遇之而心折下士望之而却走天下必不敢以跳

蕩不羈釣索隱晦者而做平正亦不敢以淺陋果
瑣措大冬烘之言而自附于平正其汗文體何難
正哉譬之武事成私間則軒轅之法也先生則師
尚父六教之妙用也仲子守先生之說則諸葛武
鄉李衛公之陣也其他即有才情超逸豪舉亦不
過草莽英雄若籍若巢與嫫姚之適有天幸而已
然則非文體之難正而所以爲正者未之得也

長安嘉會卷序

京師爲天下所輻輳五方之趾錯處如繡于是各
更應齋 卷之三

卷之三

三

有鄉會之館或合省合郡或一州一邑群鄉人之
來京者宴聚恒于斯弛擔恒于斯蓋自有會館凡
久客京華夢寐粉榆者一登堂而恍然若還故鄉
從其父老子弟笑語游處矣其驅車至關甸邇遠
道者一入門而供帳飲食不移而且宴然若就里
舍矣有故必告出入必聞祖餞期集必同所以決
洽鄉曲惠顧同好甚厚道也夫世風之薄久矣其
端皆起于人我之畛域太分而一體同胞之誼不
講異之極則生隔隔甚則骨肉參商也况鄉之人

而能合衆同之極則生合合甚則吳越一家也况鄉之人而能分乎顧人情久處其鄉則情忘暫遠其鄉則情動遇鄉人于里閭徵逐之時則情忘遇鄉人于天涯逆旅之間則情動然則會館之設正所以乘其易動之情而合之者也其于敦崇厚道豈淺鮮哉乃會館恭列而我嘉獨闕光祿賓君侍御姚君慨然謁若干縉以遍贊曰我就李文獻領袖纓綬連翩不可以當吾世而不備前人之所未備凡我同心其交相勗以竣此役也其官閣及所

上應

卷之三

三

蜀之數各麟次以列于此卷而顏之曰長安嘉會因命不佞序之不佞觀二君誼甚高意甚厚通籍之初忻逢桑梓之誼舉更何所稱說深惟天下事始難倡既難任有倡者則衆不虞其不應也而不任則應不繼也有任者則功不虞其不集也而任不堅則集易毀也今二君既首爲倡而光祿君又堅爲任計凡堂廡庖廂周垣門墻塗茨架構總之不過數百緡以兩君之倡且任及諸君子之樂于應日計不足歲計有餘始于拓基終于告竣可屈

指待也夫吾郡之夙敦鄉誼同而不異厚而不薄不待茲館然自此以後宴樂有所施擔有地居者悉歸至者怠倦永永以厚道相維持則皆二君與諸君子之賜也若諸君子之樂義無窮豈藉愚言幸弗以愚言等于竺乾氏之疏

曹陳兩生制義序

不佞于制義相習最久卒不得其要領自釋褐後屏去不復事乃稍稍得其解此不可以深心求以淺心出之而又非也此不可以空手搏必腹笥五

上應

卷之三

三

車胸羅百氏而始稱巨麗又非也以神爲主以機爲輔不論奇正濃淡備短期于題之旨而止以故當其也毋論作者即末學足以自見當其未也毋論膚說即匠心徒自苦耳意鑿之而愈遠色飾之而彌黷一再覆之自不能解烏能當主司之意而愉快乎自余從長安抵里中諸君子就而問業者不少矣乃讀曹陳兩生文而爽然曹生起中原其氣壯而神渾陳生吳音縹緲自其長技兩生臭味既投韻度相劑以東南之流麗佐西北之

壯皆能言其中之所欲言而無齒軋艱難之狀
機鋒圓而若含神理雋而不炫以準于先民震澤
昆陵之典則雖曰有聞其于今日可謂絕塵而奔
者矣兩生年方少氣方盛稍稍蘊藉沉涵便當弁
冕一時昔建安之盛我家孔璋附于建而名益大
今陳生同曹生共業郡齋寧讓西園飛蓋哉陳生
名國是字無非曾從余問業而曹生則郡伯苕岸
公佳公子也

沈司成淇林雅永序

更應齋

卷之三

三

古者禮樂並重以陶世樂之用始于教詩子極于
諧庶尹讓群后儀鳳舞猷千載之後聖如孔子賢
如季札聞韶爲之忘味歎息護武以降于列國各
寫其成功習尚以爲樂伶官樂師各守其職而踰
河蹈海則當時之樂所被于金石八音之間者意
必各有詩其詩必皆當時君臣朝野卿雲擊壤解
慍勅天之歌惜不盡傳後世莫考孔子刪詩斷自
商周意黃虞之詩清雜散逸故獨存雅頌國風于
二代而夏之五子虞之喜起皆見之書又曰雅頌

各得其所然後樂正則正樂者正詩也詩樂齊
而後乃分之則以新聲作大雅運詩變雅而宗風
楚之騷漢之樂府又變風而遠于雅漢唐以後之
樂朝堂郊廟又別撰爲天馬汾陰七德九功之詞
而學士詞人所爲詩什未嘗布之管弦卽有一二
譜之供奉亦多淫靡杳渺之語其流爲宋元之詞
曲而太常教坊且以羽流歌伎充之若民間又用
軍中鐃吹之具繁弦促節有調無詞則豈獨詩失
其用而不諸子樂併樂失其用而不衷于詩久矣

更應齋

卷之三

三

何恠乎經國者知有禮而不知樂言詩者又詩自
爲詩而言樂者又樂自爲樂乎詩既與樂分途世
不知雅樂亦不知雅詩窮工極巧總皆變風大雅
之音漸滅殆盡可歎也每以此意存于中而不敢
發近得晴峰沈先生雅永讀之又覩先生所自序
有曰余舊嘗論樂在士大夫屏淫而好雅淫哇絕
則大雅自流將使詩樂合爲一道人心既正宇宙
泰和此其竊比自道者慨然三歎洵哉其爲千古
定論也士大夫誠崇雅而兼風不端學變風而忘

雅頌以此爲詩可以奏文王生民之什以此爲樂
卽可以合九成兩階之節天下之人心風俗其有
賴乎先生之詩自樂府四言五七言古五七言律
五七言絕句諸體皆具其取材博其自得多漢魏
六朝以迄唐之初盛無不咀其華鈎其玄得其肯
綮而不竊其肖貌東髮登朝從游玉署金門之彥
與夫登壇建鼓之倫無不把臂論文切劘唱和晚
歲巖棲益陶鑄今古獨持大雅苞舉變風古今之
所有者無所不有古今之所有而未化者無所不
化東隱齋 卷之三卽觀其評陶古今詩人而先生之詩具見矣夫
詩之稱工者不少而雅音罕聞惟其慷慨悲歌之
意勝而和平詘不脫詩人之習故也以先生之詩
而卷舒胸懷諷咏口吻客氣消悵悵絕豈獨正詩
正樂也與哉

周聲仲經書義序

制義之體主于說經初取註疏衍之後漸因衍加
文因文加意因意加法然而不敢縱者恐其近于
論而遠于疏也乃邇歲恢奇馳盪何啻于論而疏

意絕少及覆其二三場視之又淡然嚼蠟及覆其
他詩律古文詞而又謝不能可惟也故不佞嘗謂
往昔之體靡能不靡而邇雅者爲傑輒近之體詭
能不詭而典則者爲傑諸隨風而治化者卽稱工
凡民也不佞少習此人競詒以爲奇服迄今而循
髮自省亦何能奇不過于疏之中稍稍含論法耳
比于今日則邇累黍之極則矣不佞嘗以此語人
而衆咸笑班君之言平平獨周聲仲亟賞之及聲
仲出所著而不佞又不覺津津深賞之笑謂不圖
今日復覩漢官威儀令我縣叢生色東隱齋 卷之三蓋聲仲博洽
瑰瑋其胸五車其筆五采詩律古文詞皆其勝場
而又與我友周先覺王無名割席對壘無名每自
喜以飛將軍獨當左賢而先覺又每稱程衛尉之
刁斗聲仲則衷兩家而爲之神理合而不鑿標格
鮮而不莽是寧止搏沙弄蠅者望之如外道之于
真禪卽我輩向所斤斤者亦小巫見大巫矣聲仲
舉進士出宰江城刻此屬予題其端令君蒲縣花
方且爛熳已收秋實何藉春華但欲令江城諸文

學能其落英人人作江郎夢耳

沈太始制義序

余觀近世舉首自晉江公安會稽以至吳江宣城
豈不皆翩翩飄渺宛然一脉哉大都以閒勝忙以
逸勝勞以少勝多以輕勝重以淡勝濃其天賦既
已超超而超操機鋒又能以不用爲用不佞猶髮
自省天質沉滯所好成弘前輩典刑而雄志苦心
又未見索之太深而出之勞攘故其得處不過人
巧之極而失處遂至于痕迹之露其于晉江諸君

更隱齋

卷之三

予不亦愈驚而愈遠乎嘗見王元美論書法而自
云眼中有神腕中有鬼不佞竊用自笑矣吾黨中
若光父伯闇廷堅皆錚錚大匠意嘗睥睨舉首然
刻畫先輩深心盛氣亦皆有之獨太始質既敏妙
筆更翩躚韻度超其鮮標機神熟于點綴昨歲應
茂才特選至都門每奏一篇不佞未嘗不賞其絕
似會稽而兼有晉江諸君子之致當其巧骨盡鎔
火候已足其于大物負之而走不佞每笑謂太始
足下有此天授又不受人殃已具第一人胚胎惟

落筆時稍汰綺語含巧心足矣乃太始遂連舉
第余猶以爲未得盡償我輩之望爲恨今試取太
始牘與宣城並置案頭覺太始尤密尤濃或其所
工一念尚有我輩之病至其郎中諸草其從容閒
曠而出之湊泊天然機神飛動詎敢謂非初日美
渠也不佞獨惟吾黨中日講此道乃當局時竟不
解及解又已在局外惟太始質近之心解之而又
竟失之于局中也若太始于秋之業不啻以科名
重又不啻以文章重况制義又細細者乎

更隱齋

卷之三

美

茅孝若焦山稿序

予素稔孝若翩翩裘馬出語橫絕丁酉春探奇焦
山有焦山行卷江山映發坐使筆端增勝矣顧余
嘗謂于長壯游足跡遍天下奇麗盈胸故史記成
千古絕調焦山縱鼎峙江流洪濤驚泳出人日月
然僻在東南猶崑崙耳盍進諸乃今孝若遂棄諸
生籍游成均沿淮泗沂河濟歷魯齊燕趙故墟擷
精薈勝不減于長壯游時予一再望孝若神襟王
氣蔡冲馬後奚囊更陸離呈彩色孝若故工詩開

元大曆轆轤舌根有祿圓初集予不佞幸釋鉛槧雅意此道近都試乍迫未可以此涸君業已命童子習刻燭擊鉢故事遲孝若于木天之秘閣孝若其許我乎世嘗謂風雅與制義分途卽前輩何李王唐各以一名學士家遂謂諸生奈何稱詩以妨業余謂士苦才短耳誠有其才嬉笑怒罵皆成文章詎有工于今而拙于古者唐人以詩取士則應制諸什其和平柔雅卽三唐之制義也 朝家以文取士則歷卷諸篇其整麗精工卽今日之雅律

更隱齋

卷之三

序

送史侯入 覲序

書陳儆戒以違道干譽與拂民從欲同稱夫從欲之非賢者不爲干譽之念賢者不免然干譽必至違道精神所注皆在巧于立名之事事苟不足以

立名者必不肯斷然行之下必有陰受其獎者卒之求譽而譽終不完必在此不干譽必不違道精神所注皆在爲民而不分其念干彌縫粉飾之具卽一時民見以爲不可犯下必有陰受其利者卒之不近名而必得其名者必在此今天下民風日薄下多鬻凌矯虔之習上每存姑息調停之意上與下相狃惟務苟且以見沾沾之德以博煦煦之名苟欲一切以法整齊民且曹起而議其後此豈斯民之直道漸滅殆盡則亦上之繩民甚急而自

更隱齋

卷之三

于左右次則隸卒次則最右有犯必懲有創必重
齊民非有大罪不爲深求爰書所定有如目覩無
不驚以爲神遂有夜出體訪之疑而侯未嘗出也
賦稅舊未有一歲首尾俱清者卽能者不過十之
七八自侯定限限必盡輸邑遂絕無逋賦民間無
賴往往呼盧賽博以傾產侯廉得其魁卒逮囊三
木人人心懾敝俗頓爲衰止侯之信令行法皆此
類夫豈有一毫近名之心哉使侯稍有近名之心
豈能一意發舒必稍俛仰以取衆好之名顧侯能

吏隱齋

卷之三

七

自信而衆亦信侯在他人嚴于左右則左右或陰
持其短長嚴于賦歛則小民或疑其取美而侯斷
斷行之卒無一人有間言士與民且交口而誦之
蓋侯先自洗其干譽之心故絕無違道之事故事
堂饌取給筦庫支應取給羨餘食貨取給舖商侯
念吏筦利權方防其染指而官取供具是教貪也
小民正賦苦不能供而又責其羨是重困也市民
逐什一之利官取物而直不半給是攫金也皆幾
然盡去之侯先自檢約其身如此宜民之始而肅

于外久而肅于心愈久而名之愈集也蓋侯之爲
治其心真而不貳其作用實而無矯飾有利于民
者不必執途之人而告之務竭力從事令民自受
其益而不知卽今歲比士士競于進所以奔走于
侯之前者踵相接侯皆陽謝絕卽受知之倫不少
假顏色然侯所以陰爲名士推轂者無不至士因
此益感侯而侯終不自明也若欲每人而悅之有
不厭其意者能必其無後言乎侯之得民心得士
心皆所謂不近名而名自近者也今天下之所思

吏隱齋

卷之三

四

正在圓巧趨避之日勝而真誠擔荷之日少侯任
事真而宅心實異日爲國家斷大利害有大是
非端有賴焉茲侯以觀行合邑縉紳父老子弟
咸爲詩什以誦余辱知於侯不敢虛詞侈說以貢
諛卽述其實政如左侯大指在振弛而張之旣張
矣必有寬然廓然與民偕之大道者一張一弛因
俗變化侯觀後之治固未可以一端窺測也余
言何足以盡侯哉

焦兩生制義序

我師弱侯焦先生真所稱天人師其學博類漢而見解遠駕于宋要以立命證性與天下同明其明德且欲併三立之迹而融之而何有于著作何有于文字然先生雖不溺心于彫蟲蟲魚顧一攷訂一論次必覈必盡卽制義生平所不汲汲而應制言一何中率入微也余聞神獅提象提兔皆以全力先生教我輩凡事勉之以盡心其于家庭告誡可知矣先生堂無鐘鼓堵有瑯玕諸公子咸稱鳳毛長君業已應選雋之詔仲君亦以茂才高等

東隱齋

卷之三

星

同入太學衙齋掃軌每奏一篇百琲錯落兩生卽深自閼匿無柰其溢出人間余因得而丹鉛之其格羔雁體也其神與骨則千秋業也其見地超絕則輔嗣之解易子玄之註莊其筆端縱橫變化縹緲跌宕則耳聽鈞天之樂身入化人之宮駭目駭心莫可窮詰蓋兩生天授旣奇氣蓋一世而又得于我師之指授讀必異書聞無凡諦蒲志操敏率稟于尚精之誠不敢以難求之不欲以易出之深淺疾徐天然湊泊懸之國門有不使讀者心折哉

余頃此道苦心四十年祇有得無服膺吾來漢劉述語似不從人間來令觀兩生草無片語不出宋天倪顧英氣燭燭逼人稍令養之內朗而外晦此道中更無有據上席者矣

朱沈兩進士丁甲同門稿序

代

予西京兆比士余濫竽分校得吳興朱生松陵沈生既撒棘人皆推轂兩生爲吳下名士謬以人倫之鑒相許乃至今歲甲辰始舉進士皆侯都諫所取又同門也異哉都人士咸艷兩生名索其篋中

東隱齋

卷之三

星

稿懸之國門余惟文章之用才情各具態而同于意之能達見解各探微而同于理之不悖矧制義以釋經爲體以訓詁爲功今宜其如以范鑄物以篆印楮無不同者而人奏一篇自一二人以至千百人卒無有同要以得雋者爲中率而同收于一門者爲臭味此必有深契于中者豈偶然而已哉漢世明經各中師說主于述傳稱爲同門以同授同進以同家制義者自篇其所得以羽翼四予不藉以徵有可也知其稱同門以同賞同也今兩生

之文始同見賞于余而全官廢與余師焦太史又同賞之今侯先生又同賞之三先生不與二生期而品藻合二生不與三先生期而知遇等余不與二生三先生期而先後若執左券同之中又有同儻亦其技之工有神解在乎大江以南推尚書品門者無不以松陵之沈吳興之朱爲最其科名赫奕接踵而起而沈生之兄兩進士君朱生之兄觀察君狎主齊晉盟兩生淵源家學博洽推敲各極才人之致譬之臨池家鍾王虞褚之墨妙筆法無

東隱齋

卷之三

四

不臨摹而落楮翩翩自得人工極天巧錯淋瀝變化毋論書家具眼見而寶之卽未深于此道者觀之亦嘖嘖歎賞矣又何必點畫之一一相肖云此出某法此出某法而後稱同工哉視兩生之集者相其天機斯得之所以同矣

卓光祿北游稿序

代

往余爲孝廉游南太學則虎林卓徵甫實稱同舍一見莫逆遂定交焉是時徵甫年尚少卽好稱詩余深歎其才嗣後余待詔承明旣以迂顛補外簿

書執筆于詩道日遠而徵甫以不得意有司之尺幅其好稱詩益甚海內諸名勝如元美本寧輩凡旗鼓中原者無不造請而交驩之諸君子亦人人慕說徵甫于是徵甫之詩大工而詩名亦大起時時從郵筒中示余余奔走四方得徵甫詩讀之未嘗不爽然自失也迨余賜環日會徵甫已授官光祿再得聚首長安二十年生平之好如昨日事徵甫因出近稿示余曰此某卯辰間北游稿也惟不靳寵靈錫一言弁之將藉手以爲行卷之光余

東隱齋

卷之三

四

惟昔與徵甫定交時兩人俱壯年盛氣期以千秋之業相爲切劘乃余別徵甫來稱詩之興半奪于官守半減于道念因循剝落譚之二十年卒未工而徵甫一意顯精遂已如此海內諸名勝旗鼓中原者業已皆推徵甫在大曆堂廡之間又何俟余言獨念余與徵甫交非一日親徵甫著作之富深自慚其才力之不逮且知天下事非一意顯精莫能臻其妙苟一意顯精宇宙內亦何所不可竟也惟與徵甫更相勉以無負太學綰帶之誼而已矣

慈徽錄序

西韓太史虞臣與不佞二三兄弟均以史署
滿三載奏最而微 綸褒于其親虞臣因循例上
疏請復其尊人納言故秩 詔報可而其母祁宜
人加封爲恭人 予誥命虞臣拜命 闕庭喜動
顏色再閱歲虞臣念兩尊人圖以奉使歸不得又
欲以告歸而恭人之計至矣虞臣哀毀幾不欲生
予者見之靡不動容奔喪歸以納言公命強食謀
裏大事上壤得吉納言公自爲誌虞臣乃哀次

虞臣

卷之三

呈

綸封誌狀與夫哀誄之文而題之曰慈徽錄不佞
乃掩卷而歎曰始不佞交虞臣淵淳玉立久而愈
信汪洋千頃則未嘗不頌納言公之義方也今觀
茲集蓋亦其聖善茂焉恭人之歸韓也榮瘁升沉
之境凡幾易矣納言爲孝廉時家徒四壁恭人以
富貴家女入寒士室人情易爲戚而恭人安之迨
納言上金門立交戟長掖垣揚爲風雲抑成瘡痍
冠蓋靡不引領望下風在人情易爲汰而恭人安
之已而江陵秉政納言公首遭摧抑拂衣歸田空

豪敞廬門可羅雀納言公固蕭然自如而恭人結
据治家以儉佐之納言公杜門二十年不至乏絕
者恭人與有力焉已江陵敗納言公優然素封而
巖棲虞臣昆弟翩翩露頭角苟其徒爲後人家殖
計鮮不繼齋保之者恭人則日督兩郎以詩書爲
積積而陰爲德于門之內外族黨里巷人人厭其
意而施不倦恭人沒而里媼巷哭奔赴者如失所
親是必有中實心誠信于人者嗟夫榮瘁升沉之
際賢者猶以爲難况閨閣之流乎士有困阨愈奮

虞臣

卷之三

呈

者真他日富貴耳一旦得時而駕其侈肆如段文
昌者比比其不能居富貴則其安貧賤非真也古
之人亦有蟬脫軒冕而猶以其不盡用于國者爲
用干家身致富而身散之如陶朱者惟其散能使
之聚故可以避世惟其聚能使之散故可以玩世
恭人固閨閣之流也而與納言公周旋涉世以貽
其後人虛盈消息無不曲當有豪傑之所不能廢
幾于有道者不佞反覆于誌傳而微窺之納言微
徽諫垣排擊不避世或疑其有所左袒而公意實

所以陰折江陵此與呂誨之論介甫何異恭人固知其料虎贄或不免虎口而曰爲國不顧身家于何有則惟謹扁鑰却苞苴用清白自完其後江陵僅徙公官而卒無能以他中則察知公橐中無長物也納言歸而江陵耽耽意未已非杜門謝賓客不能無生得失而非稍稍以家殖示無意于世其耽耽猶未已恭人佐公課農桑督減獲固曰惟此可無外營亦惟此可消世猜而江陵聞之亦曰薄恭議不爲而乃爲家人生計耶固嘲公亦無疑于吏隱齋

卷之三

四

公矣此與鄧侯買田宅自污同而恭人見及此此豈尋常閭閻之識故其生平所語多合道者納言每稱之而虞臣昆弟耳目濡染所以檢押身心斧藻大業約而能泰盈而能謙委蛇進退與道合真信非此母不能生此子矣茲錄也寧獨韓氏世世奉之固海內女士所宜誦徽音而師保者

四生尚書義序

我郡之治尚書家言甲海內矣海內之業是經者靡不以儀的視之余少從父師長老談經義嘉靖

中則湯納言呂比部爲郡冠冕見湯專意摹瞿海虞酷得肖貌呂游唐毘陵之門頗傳其機軸大約以典顯清祭爲宗而郡中遵爲不易之矩者且數十年至隆萬間黃官唐刻意匠心馮祭酒瀟酒自得一洗卑局之風而巨麗之觀乃出嗣後人人樹幟鄉會必爲壓卷往往踵接肩比海內益推遜我郡擅霸尚書然典謨訓誥所載皆國體朝常旣非可草野而倨侮而凜凜憂盛危明動色相戒又寧可鼓其曠蕩之筆乎是以嵩門名家皆務在莊嚴典吏隱齋

卷之三

四

實而間劑之以虛圓以求其旨而已如黃馮兩公所爲衡文可觀也近乃一切以超脫爲可喜而不論經文莊語正語皆以虛圓凌駕自見其才而不顧君臣相詰之語脉此則矯枉之太過非先輩之典則也歸來每以此與子弟提命而曹甥公振從子同倩門人黃履素甥倩沈鴻生各出尚書義相視余輒爲評之同倩如講師說法疑難迸碎鴻生如猛將破敵堅瑕皆摧履素如春園花事老餘舊條峇然一新公振如畫家逸品古法生趣縱橫

妙令雖人各操一韻局而大要以典重為主輕微
爲用實不沉滯虛不佻巧殆有大雅之意焉余少
館官詹家塾晚與祭酒相習每以兩家衣鉢與子
弟相鼓吹而三生與履素皆親炙于官詹者是以
鑪錘所近多稟承于黃而兼收于馮之風格蓋經
義至黃而業已苞舉湯呂濬發開之矣是編出而
官詹之一脉大昭我郡之崇門擅霸其代興不遠
乎

滙古菁華序

夏應喬

卷之三

序

滙古菁華張大夫自爲諸生時所手勒服官以後
更廣蒐而詮次之者也大夫淹通博洽書無不窺
而提要鉤玄特輯此以詔來學用志良勤其叙次
皆有深意首六籍尊經也次以周禮家語左國皆
經之亞也周秦兩漢迨于有宋文以代列盡文之
變見作者之大全也詞賦雖小道然君子所不廢
則別爲一類道德南華要眇沈洋顧大指謬子聖
門故以二氏終焉夫今世操觚家多艷言先秦西
京而唐宋以下則皆爲不及格動稱靈均祖述老

莊借其餘潤用以自文而六經與諸儒先之言輒
鄙若嚼蠟而度之高閣矣毋論談藝家卽制義本
以說經而今且顛務以僻錯相矜詡經術置之若
棄自以爲橫行中原前無古人而求其逼真歐蘇
之筆無有也則以其習膾而不根極于理要也夫
文之爲物體以代遞貌以情肖自卦畫已非結繩
之舊典謨亦異丘索之文盤詰不以詰曲爲嫌雅
頌自以和平爲則由春秋戰國而有西漢然兩司
馬輩未嘗字學用秦之步也由東京而漸衍爲兩
晉六朝然機雲沈謝之流亦未嘗句拾漢人之唾
也韓退之文起入代之衰豈不刻意史漢而鎔裁
亦自與班馬殊科歐陽永叔力挽西崑之陋意在
獨宗韓氏而韻雅又夔然自成一調此豈古之人
其慕古不如今人其善學不如今人何今三尺童
子人人速肖而古才人大儒類多不能步趨隻字
哉此殆如商彝周鼎不同製而同爲一代之寶若
今人之以句字爲古此贗古也祇足供識者揶揄
耳大夫此編以經爲前茅以子爲後勁而中竝陳

夏應喬

卷之三

序

列代之文俾學者之胸次浸灌經術而後遍讀諸籍賈其餘勇始通莊老命名滙古若曰此學者之雲夢具區也豈但經生藉爲陸海雖玄覽閣博之士挾此一帙可以左右逢源矣大夫曾從左司馬定播不佞傾蓋投分觀其意氣慷慨抵掌譚播曾輪服狀鬚眉開張謂其雄畧當與君家忠定比肩而又嫻于文學若此文武爲憲大夫其庶幾矣

選刻壬子程墨序

天之土人衆矣衆之中必有賢智負才識者如足更隱齋

卷之三

七

爲世用而賢智負其才識往往跳盪超軼而不適于用故先王設爲詩書禮樂以成就之三物六藝皆所以範其度約其氣而合于矩矱然則先王之教其意固主于開愚不肖而慮賢智之過者尤重也不然三代以降莊荀楊墨名法短長之家豈不足各自雄霸而孔孟獨以六經仁義爲訓意可知矣漢唐取士之科或以辟舉或以詩賦宋中葉始用經義高皇見邁千古而取士之制乃不遵漢唐而斟酌宋元之間以四子五經立千學官鄉會

首場皆重經義何也聖祖固知一代人才必萃于一代取士之科士之能致身通顯者皆不憂

其愚不肖之不及而憂其賢智之過過之害其足以禍天下國家尤甚于不及故令其童而習之白首而不敢踰溢庶幾其才寧靜而致遠其識沉潛而周慮也故取士必用經義中式錄其文以獻或主司自爲之曰程其舉首得雋者傳之四方曰墨士皆則而象焉奉若累黍之度隆萬以前無不人人然矣余少時猶見先輩耆舊所遺如項歐東敖更隱齋

卷之三

七

清江所批義訓銖稱分積極其精細而吾郡黃懋中官詹馮開之祭酒嵩精刻畫成弘程墨我輩與賀伯闇范光父項廷堅極意丹鉛皆以此爲宗而近世離而去之不但成弘典則漸滅殆盡卽嘉靖間程墨可傳一切屏去後生輩有不能舉其姓氏題日者又何惟乎文體士習之江河而不可返也中表王生疆爲外王父一山比部之孫其才穎發其識超朗胸中富于武庫下筆立就數千言試輒高等癸卯名冠乙榜間走燕趙三晉士靡不爭拜

下風而數奇未售近乃取壬子省直程墨評選成
帙篇各有評兩直隸十有三省各爲小序蓋所選
已極一時之盛而所品亦盡文章之變矣夫王生
以彼其才古文詩賦四六無所不能而抑其橫逸
沈洋之氣以爲舉業其爲舉業又不自信自用而
取衷于已試之程墨以求不爽于發率斯亦蘇秦
做貂六益工揣摩之意也由此而迦嘉隆而成弘所
裨于 朝家廣厲申飭之指使躍冶泛駕皆收南
金上車之用寧有既乎

文應齋

卷之三

五

規家日益序

今天下學士大夫編摩日富大者包羅宏鉅細者
探索纖僻而未有切近精實提齊家以爲訓者卽
講學諸賢標良知揭仁體身心之際恒惓惓焉而
未嘗端爲書以規家豈不曰脩齊治平同條共貫
性命既徹萬里同堂况一門之內乎顧儒者雖以
宇宙爲分內然天下事惟人主與卿相大臣擔荷
之國事惟郡國大夫共肩之若家則自帝王以迄
士庶人人皆同未有能離之而獨有其身者也卽

文應齋

卷之三

五

二氏見性明心致虛守靜傲立三界之上而出世
必先出家豈非以情緣之相纏難讀情分之相障
難洽哉則家之不易齊亦明矣蓋嘗論之功令可
整頓一世而家則法所不能行臨民蒞衆矜莊之
貌檢押之節可以外動之而家人則朝于斯夕于
斯終身于斯我少有嘖笑衾影之愆家之人且議
其後故曰家難而國易非虛語也堯之得舜不得
之叙揆納麓而得于家之蒸蒸又而猶觀厥刑于
二女乃授以總師之命焉舜之玄德過化耕稼陶
漁無不丕變而父頑母嚚象傲必待富貴好色無
以解憂而後允是不但古今處父母兄弟之難莫
如舜而處夫婦之難亦莫如舜何也二女竝託體
至尊舜處田間則當有嫡妾之分後受唐禪則當
有后妃之等然則舜于釐降之際不惟以帝胄周
旋尊章之爲難而姊嬪在右閨閣之間亦有不
易者夫而英皇之嫌順與稷卨俱化相得
益章虞帝之不可及真不在卦山濬川舉于六族
殺四凶也余嘗欲集六經以降賢人君子齊家之

Z121.7
20d(78)



ZW 21181888824716

嘉言善行特爲一編未遑卒業而從舅氏王季公
所得武湖姚君覲家日益讀之犁然有當乃爲論
次而序之姚君之編有上篇下篇上篇皆自少至
長有父兄在之事下篇皆中年至老身爲父兄之
事其所輯自經傳子史以至後世載籍無不採而
猶恐挂漏故題之曰日益凡我同志幸相與推廣
而彙萃之慎毋曰經國大業要言妙道無關於是
而目之爲家人言也

史隱齋

卷之三

七

Z121.7
20d(78)



ZW 21181888824716

嘉言善行特爲一編未遑卒業而從舅氏王季公
所得武湖姚君覲家日益讀之犁然有當乃爲論
次而序之姚君之編有上篇下篇上篇皆自少至
長有父兄在之事下篇皆中年至老身爲父兄之
事其所輯自經傳子史以至後世載籍無不採而
猶恐挂漏故題之曰日益凡我同志幸相與推廣
而彙萃之慎毋曰經國大業要言妙道無關于是
而目之爲家人言也

史隱齋

卷之三

七

Z121.7
20d(78)



ZW 21181888824716

嘉言善行特爲一編未遑卒業而從舅氏王季公
所得武湖姚君覲家日益讀之犁然有當乃爲論
次而序之姚君之編有上篇下篇上篇皆自少至
長有父兄在之事下篇皆中年至老身爲父兄之
事其所輯自經傳子史以至後世載籍無不採而
猶恐挂漏故題之曰日益凡我同志幸相與推廣
而彙萃之慎毋曰經國大業要言妙道無關于是
而目之爲家人言也

史隱齋

卷之三

七